

回归文化丛书之

# 老子的大智慧

——兼论儒释道文化的同一性

张戡坤 著

光大出版社

# 目 录

仰谒古今智境界(序言).....	(1)
再版说明 .....	(7)
 <b>从老子的认识论看老子的“道论”</b>	
——兼论儒、释、道认识论的同一性 .....	(1)
<b>第一章 认识论中的二相与一相</b> .....	(1)
一、原本是一相一体 .....	(1)
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	(6)
三、从“有欲”到“无欲” .....	(14)
<b>第二章 从二相的“识”到一相的“智”</b> .....	(18)
一、无相“心珠” .....	(18)
二、二相与一相 .....	(20)
三、识与智 .....	(30)
四、大觉与大梦 .....	(36)
五、极性与非极性 .....	(47)
六、“玄德”成智 .....	(58)
<b>第三章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b> .....	(59)
一、绝对的世界观 .....	(60)
二、绝对与相对的统一 .....	(85)
三、追求绝对 .....	(98)
<b>第四章 突破思维与自性开显</b> .....	(99)
一、极性思维的困境 .....	(99)
二、破极性，“同于道” .....	(112)
三、如何“从事于道” .....	(115)
四、如何“同于道” .....	(132)
五、“道亦乐得之” .....	(163)

---

附录：摘自《首楞严三昧经》	(169)
<b>《道德经》讲记摘选</b>	(172)
第一章 讲记摘录	(172)
第二章 讲记摘录	(195)
第三章 讲记摘录	(197)
第四章 讲记摘录	(198)
第五章 讲记摘录	(202)
第六章 讲记摘录	(209)
第七章 讲记摘录	(217)
第八章 讲记摘录	(217)
第九章 讲记摘录	(223)
第十章 讲记摘录	(224)
第十一章 讲记摘录	(228)
第十二章 讲记摘录	(229)
第十三章 讲记摘录	(231)
第十四章 讲记摘录	(234)
第十五章 讲记摘录	(240)
第十六章 讲记摘录	(241)
第十九章 讲记摘录	(252)
第二十章 讲记摘录	(254)
第二十一章 讲记摘录	(254)
第二十二章 讲记摘录	(263)
第二十三章 讲记摘录	(265)
第二十五章 讲记摘录	(266)
第二十六章 讲记摘录	(285)
第二十七章 讲记摘录	(286)
第二十八章 讲记摘录	(289)
第二十九章 讲记摘录	(301)
第三十三章 讲记摘录	(302)
第三十四章 讲记摘录	(304)
第三十五章 讲记摘录	(307)

---

第三十六章	讲记摘录	(309)
第三十七章	讲记摘录	(310)
第三十八章	讲记摘录	(312)
第四十章	讲记摘录	(327)
第四十一章	讲记摘录	(336)
第四十二章	讲记摘录	(341)
第四十三章	讲记摘录	(367)
第四十五章	讲记摘录	(368)
第四十六章	讲记摘录	(368)
第四十七章	讲记摘录	(369)
第四十八章	讲记摘录	(371)
第四十九章	讲记摘录	(379)
第五十章	讲记摘录	(381)
第五十一章	讲记摘录	(382)
第五十二章	讲记摘录	(384)
第五十三章	讲记摘录	(385)
第五十四章	讲记摘录	(386)
第五十六章	讲记摘录	(387)
第五十七章	讲记摘录	(388)
第五十八章	讲记摘录	(389)
第五十九章	讲记摘录	(389)
第六十章	讲记摘录	(390)
第六十一章	讲记摘录	(391)
第六十二章	讲记摘录	(391)
第六十三章	讲记摘录	(392)
第六十四章	讲记摘录	(394)
第六十五章	讲记摘录	(395)
第六十六章	讲记摘录	(396)
第六十七章	讲记摘录	(396)
第七十章	讲记摘录	(400)
第七十一章	讲记摘录	(400)

第七十三章	讲记摘录	.....	(401)
第七十四章	讲记摘录	.....	(406)
第七十七章	讲记摘录	.....	(406)
第七十八章	讲记摘录	.....	(411)
第七十九章	讲记摘录	.....	(412)
第八十章	讲记摘录	.....	(413)
第八十一章	讲记摘录	.....	(414)



老子顯聖像

## 仰谒古今智境界（序言）

今年的“年”照例是在灵山过的。说是过年，而其实是向往回到这片到处洋溢着灵光诚明的净土圣域，心崇见到慧恩弘慈、勤苦不息的张老师，景仰那份徜徉于交龙文化愍世化人无量智境界的快乐与逍遥。默默地奉献，无为地施化，确是再妙不过的“春”的祝福！

春节前后这几天，老师在写“从老子的认识论看老子的道论——兼论儒释道认识论的同一性”。当我有缘先拜读了这篇论著，并为《老子的大智慧——兼论儒释道文化的同一性》作序时，我再一次真实地体验了境界的悬隔和语言的乏力，久久无法入笔。作为一介凡夫，面对道心德行无不现量的化世宝典《道德经》及眼前的《老子的大智慧——兼论儒释道文化的同一性》，吾不敢冒然用溢美之词扣其头上，深知这便恰恰是坚诋了大智自性的高迈离执。故今，吾唯一能做的、唯一敢做的、也最是想做的，就是把我在灵山所见到的、听到的和领略到的这份感动、这份法喜、这份妙得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惟愿从中能有些许的启迪，而使我们一同深入圣贤大智慧的无边大愿海——增进心灵人格的净化完善，趣进智慧道德的明悟体证，坚进续圣贤慧命、弘法利生的大心大行，重沐法乳，咸沾利乐，圆成道果！

今天，当我们在解读《道德经》，探索宇宙真理，追寻古圣先贤的智慧足迹时，又不得不为我们朴散为器愈演愈烈的凡圣悬差而潸然泪下。站在这样的识情蕴界，一般人很难觑透圣德道行超卓的智境界。因此，最简捷的方法便是从如道而行者的文笔言教中去启悟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老师一向韬晦无为，平凡馭道，更常严诫吾辈断尽妄语，默默清净行道。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在您开启这本书前先将眼前的这位师尊介绍给您，旨为通过了解他，而了解他的教诲，更进而解悟他身行笔下弘传绍隆的儒释道圣贤“不住无为、不尽有为”的道德智慧。以此，亦尚堪倚圣德

之大而度吾斗胆为“序”之嫌，倍幸与圣走近，随喜与师有缘。

下面我就拈几个关于此书的实事出来，叙给大家。能感悟者，自是有缘；能启悟者，自得受益；能明悟者，自然相通；而更能证悟者，自入不二。

老师的勤苦令人心痛，而他却乐在其中，安忍洒脱无碍，躬身现证了“大道至简”的平等一如。

一间土墙屋，一碗浆水面，一身中山服，一双纤布履，这便是老师的平常人生。平常中，老师的笔从没放下过；平常中，老师的弘化从没停歇过。一天天，一年年，他精勤不息的人生态度和无我利他的心境德行，成了他人生态度、价值观的全部内容。十多年苦心效力的无私奉献，他青丝多成了银发，可岁月的流逝映照在他身上的是如实的言行举止所朗现升华出的智慧与道德的圆融统一。也正是在这种长者风范和人格光华的启悟中，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以得其一言一教而乐此不疲，以致甘愿放下了俗世的荣华显耀而去年复一年地追寻那生命本身的自在逍遥。

不渊远的，且看在这本《老子的大智慧——兼论儒释道文化的同一性》一书中，他又以一位大智的慈悯，如实开示了“见颠倒”对于人们彻底认识宇宙人生真相的方向性毁失，进而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从如何建立正确见地的“认识论”的角度引导人们一步步趣向老子所谓“无欲观其妙”的智境界。为此，他一写就是几个昼夜不合眼，手写肿了，身坐麻了，大家心痛劝憩，可我们已深知，哪一个又能挡得住老师的愿心呢？这种自性属性的现量流露，非契悟心地者而不能为之。大家看在眼里，惜在心上，而老师始终乐在弘道度生的三昧正受。这便是眼前一篇篇智慧之作的诞生。

老师的智慧令人钦仰，可他却“为而不恃”、“光而不耀”，诚笃自在“玄同”，真实现量了“唯道是从”的自性妙德。

亘古绵延的智慧传承，“唯道是从”的圣者足迹印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老子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圣人之一，他守“慈”、持“俭”、“不敢为天下先”的扑朔迷离的一生恰恰真实写照出其“为而不争”、“道法自然”的“长生久视”之境和“无欲”认识状态。他“知而不言”，常“不出户”，然杲日当空，紫气东来，老子化世终不可掩。正因如此，两千多年来，虽大智弥远，但作注之人仍层出不穷，权从各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境界作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而今，道学作为交龙文化其中的一个内容，老师以

其本具的觉智能力和真实的自性体证，对《道德经》这一光辉典籍用交龙文化的理论、观点作了全新的释解，从而形成了这部颇具独到见解的精彩论著。

多年来，老师随顺学人的认识和修为层次，不止一次地讲过《道德经》。他指出，要认识老子，必须先认识老子的认识，由此而深入浅出地通过对老子道与道之德、德道、天道、圣道、人道以及悟道、馭道等的精辟论述，揭示出道是演化的本源，至上至真的道之德贯穿于大宇宙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状态。人是道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存在。这样，由道之本源开始演化，形成了道、天、地、人的不同世界，也就是说形成了交龙文化中所讲的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层次，最终，“朴”性归隐，而“器”界炽然。他从演化和回归两个角度，一再倡导人们树立主客体相统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启迪人们遵循道的自然法则，清醒地认识道性德行之伟大所在，透器澄静，砥砺磨练，一步步地法地、法天、法道，最终实现无私、无欲、无为、自然属性的真正的“天人合一”。

另外，老师不仅是从道学的角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从儒、释、道三学同一性的圆融中对宇宙本体，即人类自性的大智慧做了明朗精辟的再揭示，一语道破，不论是三藏十二部的佛经，还是五千言的《道德经》，最核心的问题是开示悟入“常道”，了悟宇宙万物及思维现象，皆是不同认识状态的不同的自心现量。从本无所有的道体循业展现出如虚空华的“徼”的极性世界，领悟老子和佛陀“玄之又玄”的证悟，知其“同出而异名”的机制，转“常有欲”为“常无欲”，升华“徼”的层次为“妙”的智境。

《老子的大智慧——兼论儒释道文化的同一性》一书，内容丰富，教法明直，涵容了儒释道三学同一性翔实的理论阐述和道本无相、万法唯心确系洞透直指的实地修法两方面，生动展现了老师与古圣先贤“玄览”妙契的智境界，而且愈是深读，您就愈会在字字句句中真切体尝到无不蕴藏着厚德流光和无尽恩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是老子大智慧的“无欲”摄化，也是灵山精神及老师奉献人生、济生度世的如如法爱！

书中，针对当今人们日益与道隔远，越发转不相应；入信难，足信更难；悟道难，入道更难的认识与操行的现实问题，老师断然劈开一切世俗的尘见和执著，率性中肯地从四个角度深谈了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毫无隐讳、毫不犹豫地揭示出，“人类最可怜的地方，莫过于确认和坚执主客



两相分别的认识”，洞然豁破了一切“有欲”的认识，皆是自塞两孔之空中频伽瓶。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众生万物，身心世界“三道境”皆是根尘发识之自心现量，如虚空华，本自空寂，是认假为真、认幻为有的“见颠倒”遮蔽了人们“知常”的大智慧。故如何使人们由主客两相的极性认识进入能所消融的一相智境，从相对真理的时空局限之“有欲”进入唯此一心绝对真理的不动周圆之“无欲”，是认识老子、契会儒释道认识论同一性的根本机制，也是我们突破思维、开显自性、达圣成智的必由之门。

就在眼前，是这样的真实；就在心间，是这样的如实。日日澹泊，却时时如掌摩尼，自性宝智从其心地法门中娓娓流出，文字机锋，一片婆心，得心应手，“为而不恃”，真实现量了一位普通而非凡者对真理的笃信妙契和胸次洒然。

老师的恩慈令人尊崇，而他却一向平易近人，善导后学，广施群生，随缘现化了一位体道者的信、愿、行范。

自灵山开辟以来，无数的有缘人便在自己的心里竖立起了一座归根溯源、回归自然的丰碑。而在碑文中，大写着这样一些既令无数人铭刻永远的字眼：古家圣域，亲兄弟姐妹；交龙文化，奉献人生；“十四条”，“四不要”；自然疗法，“手术”净化；“二转”法门，明心见性；发菩提心，成佛心愿；续圣贤慧命，弘法利生；三教合一，东西融合，万法归宗……然所有这一切，又都无不与眼前这位师德的无尽恩慈紧紧相连。

单说在这本书里，老师广征博引儒、释、道圣人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开示，揭示出儒、释、道三学之究竟实义的统一性，进一步启迪人们加深对《老子》深邃内涵的再认识，并提出厚此薄彼的二相之说都不是对大宇宙本源整体的智解。由此而带引人们豁破相对，渐近绝对真理之所谓一相认识佳境，正见继而正行，塞兑闭门，挫锐解纷，终以和光同尘，“无为而无不为”。

尤更恩慈的是，老师在特地充实的有关道学实地修证方面，如“老子大智慧的修法——转正觉”等内容中，反复阐讲了“塞其兑、闭其门”及“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于无名之朴”等直指妙法，使人们更易于彻悟回归自然，更便于契证回归自然，无不体现出了其自然流露的自性觉智和济生愿怀。而事实上，老师不论是从《道德经》看儒、释、道学说的同一性，还是从儒、释、道认识论的同一性看老子的“道论”，在谈认识的同时，旨

在直指修法；而在契会修法的当下，又不离树立正知正见，从而益更彰显了大智化世、知行不二、理事圆融、唯此一心的究竟无量义，对不同根性的参修者都无疑是架起了一座明直的金桥。彼岸道光通明，行大步，是也！

而此时，就在这篇“序言”结束之前，吾还想就一个本不必谈的问题再举言几句。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自古以来，慧者如云，但“大笑”者亦不乏其人。窃以为，闻道、悟道、明道、体道的前提首先是要把握一种谦逊开朗、取长补短、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意实证的参学者，心态及见地的纯熟更至关重要。修道如此，参读他人亦是如此。所以，尤其是对现代科学尚未认识、尚未定论、或在现有境界中就根本无法验证的问题，切忌站在狭隘和孤立的立场就事论事，执著表象，一叶障目，一味武断地打倒一切，否定一切，这难免会扼杀智慧的萌生和发展。《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类本身的物质层次已经决定了我们思维认识的局限性和境界属性的庸劣低伪性，这是不好毁认的。究生命而言，从无始执著自我的本位出发，大凡都是纵其本能而蔽其本性，依假六根驰逸，演绎世界森罗，庄周梦蝶、蝶梦庄周，游戏幻影，虽现非有，不能从根本上建立对大宇宙整体性的认识。如此“昭昭”、“察察”，看乎明然细然，实则却愈趋主客分离、能所分判之极性对待，你因我缘，我缘你果，周转循环，怪圈不断。这与大智慧老子“若昏”、“闷闷”之“贵食母”义形成不可否认、不得不认的凡圣之鲜活对比。故此，在圣德面前，契则契，不契则惟忤己不达之咎，万辞过言。“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欲以观其妙。”六根的见闻觉知只能著相于外围、边缘，而真正的内核、精髓，非慧不妙。古今大智慧告诉我们，透“徼”观“妙”直截的方法就是契入主客一相的现量之境，宇宙巨细，同归方寸觉明妙圆之本性；有情无情，悉入大道无为清净之本然。“谷神不死”，廖然周圆，灵觉妙明，道成也！至此，则茫疑顿释，迷雾自散，化入智境。

“政通人和全在文明昌盛，万物有序就在道法自然。”我诚知，父母尊长、亲兄弟姐妹、莘莘有识、泊然苦行，上升至本愿，没有一个人乖违达圣成智。因昔日本就是道根同源，德性同体，今日有何不堪“复印”同行呢！道本无相，然法门无量；入道有别，但唯此一心。末笔深信，通过对《道德经》及《老子的大智慧——兼论儒释道文化的同一性》的学习领会，通

过修德符道的勤参苦练，有更多的人能进一步了悟宇宙的大智慧，亦更能从这些古今智慧者的伟大精神和奉献足迹中洞明生命的真谛，进而塞兑、闭门，挫锐、解纷，涤除玄览、损之又损，虚极、静笃，和光、同尘；正人道、步圣道、体天道、归德道、道法自然，终契大宇宙至高无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完美！

大道无不当下，智境即在眼前，愿我们一同走入……

勉为序。

古弘  
於交龙书院

## 再版说明

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中璀璨的一颗明珠——《道德经》，承载着古老华夏民族的文明文化的历史，更凝聚和传承了古圣先贤大智慧的结晶。所以，圣者老子在中国乃至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受大家的神往和喜爱。

然时至今日，正如老子所说的，在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今天，道风不再，德风愈薄，世风日下，人心浇漓，其根本原因就是整个人类失去了圣贤大智慧的引导，人类社会不是像圣人希望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光同尘，来开显本具的灵光智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从每个人到每个国家都在“坚其锐，强其纷”。同时，人们对古圣先贤深邃的大智慧也愈加不认识，不了达，甚至加以歪曲、诽谤和诋毁。

鉴于此，恩师将他几十年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悲心化世著成的回归文化系列丛书奉献于世，以弘扬圣贤的大智慧来文明普化人类社会。老子三部曲：《老子的道论》、《老子与禅讲记》和此书《老子的大智慧》只是其中有关道家的一部分。此次再版《老子的大智慧》一书，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使此书内容更加充实完备。

恩师在《老子的大智慧》一书中，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充分展示了圣者老子的大智慧。在此书中，恩师以独具匠心的慧眼不仅圆融贯通了儒释道三家文化，还互通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他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以崭新的视角，全方位的论述《道德经》的旨意，而不是以主观臆想和习惯思维让现代人来认识和接受老子的大智慧。

例如，恩师引用现代前沿科学量子力学的结论：世界依观察者而存在，以及“量子纠缠”现象，以直观令人信服的实验证据，证明了时间空间、主客内外的存在是虚妄幻化的假相，对待双方无先无后，相对的事物是同时顿现，世界原本是主客相融，内外一体，天人合一，从而证明了儒释道圣贤理论的正确。

从宇宙演化生成的角度看，大爆炸理论中的“奇点”，才是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有”；真空对称性破缺的学说才类似于老子

说的“有生于无”，而老子仅仅用这十一个字就把整个宇宙的演化讲完了。

在此书中，恩师对老子这位“大科学家”又有广泛地论说。道是什么？“老子的道就是零。因为‘道生一’，万物回归到三、二、一，直至回归到零位的道。”所以，零的发明权应该是老子。还有，“对立统一规律是伏羲、佛陀、老子、孔子等提出来的，最早的发明权是伏羲”。

老子在几千年前就讲了万事万物自组织系统的平衡原理，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多么简捷、深刻、通俗的认识和表达，但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物理学家勒夏特里才提出来。

老子提出了“有欲”“无欲”认识通道的理论，此理论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认识机制原理，这是哲学史上认识论中最精彩的智慧表达之一；运动变化的物极必返理论，也就是哲学上说的质量互变理论；道法自然的馭道理论，就是我们说的要按规律办事；还非常深刻和简练地阐述了“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无私奉献理论，这是天下为公的道德品质。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颖论述，将古圣老子以一个超凡而又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当然，此书最主要的是融汇贯通了儒释道三家圣贤的学说和理论，使您在领略老子大智慧的同时，跨越时空，畅游于伏羲、佛陀、孔子、庄子、列子等古圣先贤浩瀚的智慧之海，沐浴着圣者法雨的滋润，汲取着甘露的营养，来培植增长吾人的法身慧命。

在对世界本体本源的认识上，儒释道三家之圣都认识到了究竟一相的宇宙真谛，也就是唯道独尊，只有“道”，一切极性对待的法、相、事、物和“道”只是一个，即：“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如何修德符道、回归本源？也就是从二相的比量，进入一相的现量，转识成智的修法上，《道德经》中最主要的是超越极性的修法。如“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知其雄，守其雌”，这是突破极性思维的智慧法门。

还有大字修法：“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这些都是用极性的相对表达非极性的绝对，这类表达正说明了老子大智慧的所在。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学不学”，这都是破除极性阻隔，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修持妙法。

“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的“守中”、“抱一”、“得一”，就是孔子说的

中庸，佛陀说的“脱离两极为中道”，也是如来法门的“性自尔”，这是超越极性进入非极性的智慧法门，是古今中外一切圣人的智慧之结晶，也是一切圣道的根本特征，亦是勘验是否成圣的标志。

老子的“镇之以无名之朴”的修法，正是佛陀的直指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微妙法门。

“奉献人生是智者高尚追求的必经之道，是净化、完善、圆满心灵、人格、智慧之必需，也是我们自性本体的自然属性。”所以，老子的“报怨以德”和佛陀的“有人捶晋，同于称赞”，都是圣人认识了深层次规律的超凡智慧之举，是圣人超凡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

老子说“以万物为刍狗”，这和佛陀说的众生平等同出一辙；“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其无私耶而成其私”，“利而不害”，“为而不争”这是老子奉献人生的最高境界，体现了高尚的境界和圆满的智慧；是无私、无我、无为精神之所在；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达到无上境界之圣人奉献人生的终极体现，同时也给人类指出一条人生光明大道——奉献人生之路。

总之，恩师在此书中不仅非常圆满地将儒释道三圣的理论学说自然和谐地圆融在一起，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渊源，更显示了恩师深契古圣心地，而具圆融无碍的大智慧和高雅的境界。恩师大智的慈悯、坦荡的心胸、济生度世的情怀、无尽的悲愿赫然熠熠，和古圣先贤之道风浩气交相辉映。

读完此书，不由的对古圣先贤超凡的大智慧赞叹不绝，佩服的五体投地。怎奈学生愚钝笔拙，十分汗颜，不能窥其堂奥，只能由您一睹为快，亲临圣者的智慧境界，领略大智慧者无为自然、“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之风采。更愿我们步古圣之后尘，开显本具之般若智，继古圣之绝学，扬古圣之大道，开万世之太平，以此回报往圣前贤大德济世度生的一片悲心。

勉为序！

古 慧  
於中国交龙书院



老 子

# 从老子的认识论看老子的“道论”

——兼论儒、释、道认识论的同一性

## 第一章 认识论中的二相与一相

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五十六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一相）。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二相）；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五十二章）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

我们以前谈过认识老子的认识，但只是泛泛而谈，适应大家的认识境界，浅显地说说而已！现在该更进一步地认识老子的认识。更确切地说，认识老子的认识是认识“人类认识”的根本机制，亦是认识一切圣贤大智慧的关键所在！从《道德经》的这三章（四章、五十二章、五十六章）可以看出，老子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反复强调“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为什么只有五千言的《道德经》，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问题呢？可见“塞其兑，闭其门……”是老子认识论中的必经之门，也是我们认识老子认识的契入点！

### 一、原本是一相一体

#### 1、共同习惯的遭遇

什么叫“兑”和“门”？“兑”者，口也；门者，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也就是我们说的感官及其处理系统。那么，老子为什么要闭塞我们的感官系统呢？而且反复强调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闭塞我们的感官



系统时，我们的认识必然是二相的认识——具有感官认识的主体和所认识的客体。有了主客的二相对立，佛陀就称为“见、相”二分，或“能、所”相待，我们交龙文化就称为极性的观念。这种二相对立的认识（观念），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认识功能，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熟习得再不能熟习了，以致熟习到成为我们认识深化的根本障碍了！甚至熟习到连提这个问题都成为多余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生到死，天天日日，无时不在主客二相对立的认识中。佛陀称为无始以来，凡夫无一不在根（兑、门）、尘（客境）相对中发“识”，形成六入（六根）、十二处（六根、六尘）、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的虚妄知见。哀莫大于集体认同的欺骗！人类最固执、最愚痴、最苦恼、最可怜的地方，莫过于确认和坚执主客二相分别的认识。古往今来，这种认识人人具有，个个不缺，习惯自然，自然习惯，年年岁岁，世世代代，因循展转，不知贻误了多少代、多少人！所以，老子大声疾呼，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让人们觉醒。

哪些地方主客二相的认识贻误我们，以致老子忧患世人的愚昧呢？这不能从哲学的争辩中来理解，也不能从主观臆想和习惯思维中去证明，更不能从投票表决，而且最可怕的是用人人都认同的“实证”来欺骗自己。那么，该用什么方式方法让人们理解老子大智慧的认识呢？时至今日，主客二相的认识唯一化、绝对化了，人们缺乏老子、佛陀等大圣者的“不二随顺”、“涤除玄览”、“归根复命”的三昧境地和认识手段了。所以，要想让现代的人认识老子的认识，还得用现代人可接受的“证明”，才能领悟老子的伟大。现代人共同的认证，必须是要看得见、摸得着，否则完全是“假的”！一概不认可！幸而有相对论、耗散结构等理论，帮助人们亦可窥视圣者大智慧的堂奥，但仍不直观，并不引起人们的关注。然无独有偶，现代科学中，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能给人们以直观信服的证据，证明世界原本是一相的，不是二相的。亦就是说，世界原本是主客相融、天人合一的，而不是主客分立、极性对待的分割和僵死存在。

## 2、划时代的发现

江本胜博士通过水的结晶实验，证明人的心灵、语言、音乐、文字都能影响水结晶的有序化程度，不同的心灵、语言、文字、音乐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结晶形状（参看江本胜《水知道答案》一书，海南出版社）。当水“看”了“谢谢”的纸条时，水结晶将是整洁有序的六角形形状；然而当“看”了

“浑蛋”的字眼时，水不仅形不成有序的结晶，而且是杂乱无章的丑恶图象（见 171 页插图）。江本胜博士划时代的实验，震撼了人们的认识观念，刷新了现代人的认识。下面看几段江博士书中的论述：

“人的意识或语言所具有的能量，能通过水结晶以人的肉眼可见的形态显现出来，这件事令许多人惊讶不已。在过去，诸如此类的语言或思想改变水或其它物质的性质的想法，都常常只是被归入宗教或哲学的范畴。但此刻，相信许多人都有了与我一样的感受，那就是在水结晶的庄严姿态中，蕴藏着世界上所有存在着的美。相反的，根本无法成结晶，甚至只呈现出扭曲状态的水，则暴露了长期隐藏在人们心底的黑暗。”

“另一位瑞士女士也深有感触地说：‘通过水结晶的照片，我们可以亲眼目睹意识或语言等能量的转化。这是惟一一种能让我们看见能量的真实状态的方法。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水结晶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切。这已经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实验、去证明。’”

“一位日本读者在寄来的明信片中这样写道：‘……看到人的心理波动让水结晶发生的变化，让我感觉到人的心灵与语言的重要性。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的一份珍贵材料，它令我感动！’”

“万物是通过波动而存在的，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在波动，并且各自拥有一定的波长，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波动，这就是我所有实验的前提。而我在不断研究水的过程中也发现，这同时还是宇宙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原理。……世间的一切都在波动？眼前的桌子、椅子、自己的身体，眼前所见到的一切都在波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的确，若单是相信人的触觉所触摸到的物体的实感的话，告诉他说，其实内外都很坚实的木材、石头、水泥等物体都在波动，真的会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在量子力学等科学领域，物质的波动是一个常识，如果将物质一一细分，其实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一切都是粒子与波动的不可思议的世界。”

“所有的物体通过波动处于非静止状态中，并以超高速的频率不断循环往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换言之，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未必就是一种真实，肉眼所不见者，却常常就是真实的存在。”

“人也在波动，每个人都有其各自固有的波动频率，同时也像具有接收器一样能接收外来的波动。”

“为什么水听到音乐，其结晶会发生变化呢？还有，为什么听到声音或者看到文字的水，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呢？这一切都因为有‘波动’存在，还因为水对万物所发出的波动都非常敏感，它能够将那些波动一一如实地复制下来。我们都知道，音乐和语言其实就是一种波动，音乐所拥有的波动频率是在人的耳朵最乐于接受的范围内。连佛教仪式中的诵经都通过开口发声，产生出一种有治疗作用的波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解释水看了文字后其结晶所产生的变化呢？那是因为写在纸上的文字本身就会发出一种固定的波动频率，而水能够感知到这种频率。水可以忠实地反映世上所有事物所发生的波动频率，然后通过我们肉眼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看到文字的水，把文字视为一种波动，并将这种波动给它留下的‘印象’具体的现出来。”

### 3、心境一如

通过以上的引文，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心是境，境是心，心境一如，主客一体，能所不分。心灵、人格、语言、文字，一切形体，一切事物，用江本胜的话讲，都是一个波动源，同时又是一个波动接收器。可见万事万物都统一在波动的能量场中，都以能量信息结构得以存在。物质世界的一切，以能量信息结构“齐物”时，则无主客差异和能所对立，因为都是能量场中不同的波动而已！何况每一波动源都全息着宇宙的一切波动信息。这正是佛学中讲的“一多相容”，帝网珠互含互摄，“一微尘中尘刹佛”的道理。在我们感官看来，物质形态各异，万事万物分齐；但以波动看来，万物一体，互容互涵。如果把能量的波动态看作空的话（姑且在这个层次这样对应），那么形体各异的物质（色）无不体现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深刻认识，更何况世界是以三大层次而存在（物质的世界、能量的世界、信息的世界）。

如果把三大世界喻为一棵大树，那么我们人就处在枝叶末梢。这样用感官识别到的就只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态，而看不到归根溯源的“树干”、“树根”的统一体。于是，用感官必然得出二相（主客、内外、能所）的极性认识观念。处于二相分立的认识时，仅能看到这片树叶不同于那片树叶，这片树叶（主）观察那片树叶（客）。自然的二相极性分割，使一棵整体大树的四季运行的变化“看不着了”，而只是看到所观察的树叶在生长成亡的变化中枯荣。岂不知所观察的这片树叶的枯荣，正反映了能观察者的生长成亡的变化规律。这好比放影机的“镜头”，只看到屏幕上事事物物的运动变化，而不知道是自身所带胶片所放出的影像。人这台“放影机”的“镜

头”——眼睛，所见到的万事万物的“影像”，何尝不是这样呢?!只是人们拘泥于二相分别的习惯而不去深入探究罢了!

可见，以二相分立的认识无法了知一相整体的存在状态，更何况现在人们对一切分别分析得愈来愈细，这就更难以认识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如果人们以主客相融、天人合一的一相（非极性）观念来认识事物，知水的存在形态，那是体现了各种能量信息结构的综合。犹如当今世界的水质、空气的污染，那是体现了人类整体的心态、心灵、道德人格的综合。正如江本胜的实验所证实的那样，水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实际上，万事万物皆是心灵的“镜子”，同时心灵也是万事万物的镜子。因为心灵人格也是万事万物中的一事一物，在宇宙本体上的“大圆镜”中，心物皆是这个“大圆镜”的“影像”，故佛陀称为“自心现量”（主客一切皆是自己身心波动与宇宙万事万物的波动的综合体现）。所以，二相对立时就不能认识主客波动共同体的“自心现量”。

#### 4、认识自己认识的局限

人们总是用感官自然将本来一相的本体分割成主、客二相，并将主客独立的观念坚固化，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错误的认识，也习惯了这种二相分别的颠倒认识的处理感受!于是，各自按各自感官处理的判断，得出“应所知量”的结果。从而，猫头鹰说这个世界是灰色的，我们人（绝大多数）说是七色的，色盲者说是六色或五色的。事实上，二相分别处理的感官感受，总以各自的处理能力和处理机制为转移。人嗅大小便是臭的，远避不及，而苍蝇猪狗却趋之若鹜，那么大小便究竟是什么气味?哪有气味可谈，皆是不同感官用自己不同的处理机制所得到的不同的感受而已!哪有独立于“处理仪器”之外的味道呢?根本没有，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正如《金刚经》所讲的：“是××，即非××，是名××。”一个久蹲的人，猛一站起来就会感觉到眼前“火星”飞溅，但未蹲之人并未见到空中有“火星”。可见，各自以二相的感官感受来认识事物，那是无法认识真理的。因为各做各的“梦”，各自二相处理出的“梦境”，无一不是虚妄，哪有真实可谈!

有个故事讲，一狗见井水中自己的狗影便狂吠，水中狗影亦狂吠，最后激怒此狗竟冲进井中去瞋杀，结果死于非命。此案喻二相分别的认识误人不浅，无法接近真实的面目。故佛陀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根、尘相对的二相认识，皆如以上举例，无一真实）；若见诸相非相（按各自感官处

理出来的相状，无一客观的真实存在，而是按各自不同的处理机制，得出各自‘相对应的感受’。你看到空中‘火华’相，实非‘火华’相；猫头鹰看到的灰色世界，其实并非真是灰色的世界），则见如来（如来是指本有的面目，老子称为‘朴’）。”其实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并无一色一相可得，所见色相皆是“朴散为器”而展现的相状，无一真实可言，皆是二相认识处理出的虚妄的感官感受而已！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是诸法空相”，“照见五蕴皆空”。事实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二相感官处理的基础之上。如果有人将见到“空中火华”的感受持久化、永恒化，他也认为空中真有“火华”存在。如果人人都有这种感受，那就当作客观真实的存在了，谁要是说这“火华”是虚幻相，不是真实的存在，那十有八九，人们会认为他神经不正常。要是现在有人说日月星辰、宇宙、众生等的“空中火华”不真实，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神经病了！因为，人人都处理出日月星辰、宇宙、众生是“真实的存在”，唯独佛陀、老子等的“圣智现量”者认为：“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与其自住三摩地（一相）中，见（主体）与见缘（客体）并所想相（感官处理出的相状和感受），如虚空华（空中‘火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主、客二方面），元是菩提妙净明体（宇宙人生的本来一相的面目，哲学称为‘本体’，老子称为‘道’），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二相的极性观念中，有‘是’和‘非是’的极性表达，但在妙净明体的非极性一相中，根本谈不上有极性观念的‘是’与‘非是’等一切对待事物存在）。”所以，在老子、佛陀的一相“认识”中，证悟到了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存在。故佛陀强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老子讲：“常无欲（欲者感官也，无欲是不用感官的认识状态，也就是一相的‘认识’）以观其妙（本质的、内核的、真实的存在状态），常有欲（二相的感官认识）以观其徼（非本质的虚幻现象，如梦幻泡影的相状）。”“有欲”的认识遮蔽了我们“知常”的大智慧（知常曰明），故老子崇尚一相的“无欲认识”。因此，如何让人们由二相认识进入一相的“认识”，是老子认识论中的入门关键。

## 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 1、知与不知，言与不言

懂得了上述道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老子反复强调的“塞其兑，闭

其门，……”的用意何在？很明显，老子是让人们从二相的“有欲认识”进入一相的“无欲认识”，以达到“抱一为天下式”。这是说，以一相的“认识”为认识的终极模式。严格地说，一相没有认识，一相时只可说是现量。事实上，究竟一相时，说现量亦是多余的。因为一相时的境界，用我们二相的思维、言说、文字已无法把握，它超越了我们现有的一切认识（二相的认识）。二相的认识已无法推测想象一相的境界了，更何况用二相的认识去证明它！所以，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者”是一相的“无欲认识”，是非极性境地，用二相认识的表达工具——言说，无法表达，故“知者不言”。反过来说，凡是可以言说的，必定是二相的极性认识境界，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极性存在，根本未契入一相的“现量”地，更何况谈究竟一相的“圣智现量”呢！所以，老子说“言者不知”。

《庄子·天道》中亦讲：“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世人以二相的感官认识想掌握宇宙万有的本来面目，或绝对真理，实在是愚昧可怜啊）。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的确，从感官见到的形色、音声等根尘处理的幻化相，无法认识真实存在的面目），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的大智慧也肯定了“有欲”的感官认识是无法把握真理的存在，二相分别的认识无法穷究事物的本质，从而形成了二类认识的境界差异。“无欲认识”证得的“现量”境，“有欲认识”无法领略，故前者（知者）不屑一顾后者（言者）的浅薄无知，或者可怜后者的愚昧；而后者则以无知的狂妄嘲笑前者的迂腐不堪，甚至大加可笑地评论与笔伐。于是，造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境界隔阂。《庄子·天地》中著名的“索珠”之喻，正是对二相与一相认识的形象表达。“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这个寓言很绝妙地说明了如何求（索）得“玄珠”（宇宙万物的本体，吾我众生的自性），二相属性的“知”（“知”喻二相意识思维的代表）、“离朱”（用眼睛等感官“有欲”观察认识的代表）、“喫诟”（用语言文字来认识的代表）都无法认识宇宙的真理和吾人的本来面目，唯有“象罔得之”。“象”者相也，“罔”者无也，“象罔”者无相也，无相者一相也。可见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理，必须进入一相的境地，超越二相反映的认识局限，这才是正确的认识论。

《庄子·知北游》的公案中更深入地说明了“知者不言”与“言者不知”的道理。“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弇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阙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知谓黄帝曰：‘吾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应我，非不我应，不知应我也。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问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庄子》的这一段，集中地表达了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内涵，以及“有欲认识”和“无欲认识”的机制与原理，是哲学史上认识论中最精彩的智慧表达之一。“知”代表二相的极性“有欲认识”；“无为谓”代表究竟一相、无二无别的非极性、“无欲认识”；“狂屈”代表已降服了极性心识，能契入一相境地的明心见性者，但还未达无为自然的一相认识。虽然黄帝答的无有不对之处，但错就错在无有错处。正是“一句合头语（正确的表达），万劫系驴橛”，恰好堕入有言有说、有思有虑、有相有住的二相识心分别的窠臼中，没有脱离极性属性的语言相、思维相，仍处在“有欲认识”的桎梏中。“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不知”者是无有二相分别之知也，不再有主客对立的“有欲认识”。由于进入无内外的一相境地，没有可认识的对象，焉有根尘相对的反映之识别呢？！故“不知”才是一相的真知（真是）。庄子这一深邃的认识，唯独圣者相通。伟大的佛陀亦讲：“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未见，斯即涅槃，无漏真净。”佛陀的大智慧明示，只要是主客二相分立的认识，必是一切错误的不正确的源头及根由，直到无内外一相的“未见”之“知见”，才是无生无灭、无二无别的究竟一相之“真是也”的“圣智现量”。“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知”与黄帝终不近道的根由，就在于二相的“有欲认识”状态的限制，也就是受“知见立知”的二相认识的无明愚痴所障碍故。

## 2、“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这一点在后来的禅宗悟道中表现得极为细腻和精湛。禅宗三祖僧璨大师的《信心铭》中有绝妙的体证：“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二相分别的‘有欲认识’）。”“唯滞两边（局限在二相的‘有欲认识’中），宁知一种（怎么能知道本来就是一相的真实存在呢）？一种不通（不能入一相的‘无欲认识’，就不能证得非极性一相的真实相），两处失功（不能‘无欲观其妙’，极性观念的认识必‘即无明本’，其所得之认识定是颠倒梦想，无一真实可言，何有功德之存哉？）。”“一切二边（一切极性的二相认识），良由斟酌（皆由极性观念分别而形成），梦幻空华（极性的‘有欲认识’所得的知见，皆非真实的存在，无不是虚妄的颠倒之见），何劳把捉（徒劳无益）。”“非思量处（二相的极性思维无法契入真如实相），识情难测（有欲的认识只能‘观其微’，无法‘观其妙’），真如法界（一相的状态），无他无自（无主客、无内外、无人我）。要急相应，唯言不二（要想认识真相的存在，只有从二相的‘有欲认识’状态转到一相的‘无欲认识’状态才可）。”

《庄子·齐物论》中讲：“既已为一矣（究竟一相），且得有言乎（一相给谁言说表达呢）？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相本无言，言为‘一相’，是为有言）？”“不得有言”而有言，佛法中斥为“增上慢”。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常道”一相，二相极性言语一表达，就落上极性的烙印，故成“非常道”了。正如佛陀讲的“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以极性观念揣测非极性的属性与状态，佛陀喻为盲人摸象。言说思维是二相极性认识的集中表现，这种极性观念的活动，严重地阻碍着一相契入。故佛陀在《普贤行法经》中强调：“一切法如是，无住无坏，如是忏悔，观心无心，法不住法中，诸法解脱，灭谛寂静。如是想者，名大忏悔，名庄严忏悔，名无罪相忏悔，名破坏心识。”只有“坏”掉极性心识，才能不受语言思维的干扰。

吾人要想突破常规认识的束缚，非进入“坏心识”不可！否则，永远只在门外徘徊，无法入其堂奥。禅宗对心识极性的观照极其细微，对“坏心识”的操作独具风格。诸如机锋棒喝，以截断二相极性之识流。如：有僧问赵州：“一物不来时如何？”答：“放下！”问：“一物不来，还放什么？”你说该放什么？放的正是“一物不来”的极性观念。语言、思维的极性，我们太熟悉、太习惯了，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就受其缠绕，不知不觉地陷入极性对待的



困境。禅宗语为：“灵龟曳尾于途，拂迹迹生。”故三祖僧璨称为：“止动归止，止更弥动。”“一心不生（坏心识），万法无咎。”极性的二相思维，无法进入一相的境界，只有“一心不生”时，心识不存，自然“能由境灭，境逐能沉”。能所二相依极性心识而立，只要按佛陀“坏心识”的智慧指引，我们会突破能所极性认识造成的茧缚。禅宗将一相无相之实相，称为“如如”。但当用“如如”表达一相时，一相却成了能言和所言的二相，故宗门有：“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唤作‘如如’又却迂”。《金刚经》直接以“是××，即非××，是名××”的公式来深化极性与非极性的认识。

《庄子·列御寇》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若是者（指如果只有感官反映的认识），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悲哉乎！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知道易，勿言难。”知道非极性一相并不难，但要坏心识，泯灭极性言说，可比登天还难！“天”者自然中道，无有极性心识的波动。老子要人们效法“知而不言”的“天”，故曰：“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知而言之”者，无法坏掉心识者也，故为凡夫（人也）。如果不能“坏心识”，必在二相“有欲认识”的“轨迹”中生存，一旦根尘相对，自然被见闻觉知的世界现象所迷惑。因身根处理感受的虚幻颠倒，不知道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不知太初）。真正证到究竟一相之人，其“精神”不生不灭，无形无相，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无处不在处处在。“水流”者，散布也，非言水也。“发泄”者，充盈也。至人是“始觉”与“本觉”相合，“唯道是从”，从而契合无相之实相的“无何有之乡”。但要达无二无别、圆满十方的一相，毫毛般的极性观念和二相的“有欲认识”，就障碍我们不能证究竟涅槃（大宁）。所以，老子反复强调“塞其兑，闭其门”，其深远意义就在于此！

孔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的“予欲无言”正是“知者不言”的另一类表达，绝不是孔子不想说话了，而是孔子想将他的教学纵深化，超越二相认识的层次，也就是想进行“无欲观其妙”的课程。这是孔子为了解学生境界的发问，看学生是否可接受一相境地的教学试探。结果，高才生子贡的表达，说明了与“知者不言”的一相认识还有差距，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贡只具备二相的‘有欲认识’的接受能力，故说

老师不讲，我们无法得到知识)？”孔子是大智慧，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暗示了无言之言，让子贡了解“知者不言”的微妙境地和深邃一相的现量认识。子贡由于境界不到，机宜不对应，故孔子未对子贡进行“不言”之教，子贡也未领略“无言”的境地，以致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实，儒家的教学亦是从“有欲认识”开始，最终还是导向“无欲认识”的究竟，并非夫子不言“性”与“天道”，夫子的言谈举止、行住坐卧，无一不在展现性与天道。

禅宗讲，“从门(感官)入者，不是家珍”。可见从外求的二相所得的“知”与“识”，不是究竟的认识。孔子亦提倡实证、体悟的一相认识通道，而将一相“认识”的究竟性特别提出，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知之者”是二相的感官认识，“好之者”是从内心的体悟感受，“乐之者”是体悟体证的一相法喜。这里孔子说的乐，不是娱乐的乐，而是三昧正受，非乐之乐。故“知之者”(二相认识者)不如“好之者”(领略、体悟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一相的三昧正受者)，足见孔子修证的大智慧。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明确指出，“易”，二相的极性思维无法契入，二相的有为操作无法认识。因为‘易’本是“寂然不动”的一相。“易”，清净本然，常住妙明，故只能以一相的“无欲”认识通道“感而遂通”(体悟体证)。“易”是非极性的究竟一相，是超越感官的形而上的“道”，而不是极性的二相之“器”，故认识“易”不能用极性的思维、语言、文字等的有为法来把握。相反，“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儒家讲的“性”与“命”，乃是非极性一相的属性与状态之谓也。

《中庸》中讲的“至诚”，就是非极性的一相状态，达此状态才能与宇宙本具的属性相契。故《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不二的一相状态)，为能尽其性(只有一相的认识状态，才能开显自性)。”“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从认识来说，“至诚”是非极性一相的认识状态，也就是老子讲的“无欲”认识的通道。“无欲观其妙”，同样，“至诚”能“知天地之化育”，“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这些都是指一相认识状态的真实与精妙。

### 3、塞兑闭门才可

如何达到“知者不言”的一相实相之境呢？老子反复讲：“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塞其兑”者，非言说相也。因“不言”之境，“说似一物即不中”，不可思，不可议，可思维可言说的事物，一定是极性层次的事物。言说必然有能言所言，一涉言说，必是二相，故佛陀反复强调言说的局限性。《楞伽经》讲：“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第一义。”“言说法如影”，言说是极性思维的表达工具，而思维本身是以二相识取为前提的，“心本无生因境有”，可见一切思维都建立在二相的反映认识基础上，何况表达思维的言说呢？故佛陀说，究竟一相的第一义，那是处于非极性状态的圣智现量，这种现量境，极性的思维、言说无法表达。如其表达，亦是梦幻泡影般的虚妄颠倒。佛经上讲，有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赞叹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这个公案正说明了“知者不言”和“塞其兑”的精妙智慧，但唯证者、契入者才知“无声如雷”。

《维摩诘经》上讲不二法门，唯有维摩诘“默然无言”，大智文殊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这就是“三问无为谓不答也”！佛经上经常提到“离四句，绝百非”，就是否定二相的语言、思维的不真实性。《金刚经》讲：“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这是佛陀对“塞其兑”最彻底的表达，也是对二相认识最明确的否定。“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金刚经》）无说而说，才是真说，“有欲认识”之说，一说入“徼”；“无欲认识”之“说”，无说无示，无闻无得，此“说”入“妙”。禅宗对“塞其兑，闭其门”的奥妙发挥得淋漓尽致。“塞其兑，闭其门”是要关闭二相的“有欲认识”通道，开启一相的“无欲认识”通道。因为“言说妄想不显第一义”，“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语言的极性表达，非但不显一相真如实际，而且是契入一相的极性障碍。《信心铭》曰：“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可见言说思虑的极性观念是明心见性、悟道成佛的障碍。“言语道断，非去来今。”（《信心铭》）依赖二相的极性言说，是无法契入无主客、无时空的非极性状态和属性的。试想，用牛顿的时空观来认识爱因斯坦的时空观，能契入吗？！

#### 4、无言胜有言

二相极性的语言思维要深入事物的本质，往往体现着不相应性。这一点《庄子·天道》中桓公与轮扁的对白说得很明确。“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

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的确，这桩公案中“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的微妙，唯证者所知。轮扁以得心应手的体证体悟，体现出心手一相无碍相通，而二相的语言要表达一相的得心应手，就显得苍白无力。这正说明了二相的极性“有欲认识”只能“观其微”（糟粕而已），而一相的“无欲认识”才能“观其妙”（得心应手而口不能言）。

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的公案是庄子这则寓言更深刻的表示。佛陀“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庄子所谓“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是指二相的语言思维“不可传”一相的境界，这正是佛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所在。所以，老子主张“行不言之教”，用“不言之教”来传庄子“不可传”的“得心应手”之所证，而不贻后人以“糟粕”。正是基于这一点，要“观其妙”，必须“塞其兑，闭其门”，关闭六根趋外的“有欲认识”通道，这是“观其妙”的先决条件。言说不到、文字不逮、思维不入的“涅槃妙心”，正是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也是人类认识的终极所在。然而要入这种认识的境地，只能明心传心，唯证所得。佛陀将他独一无二的的心法，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心心相印，代代相续，绵延至今，真可谓大智慧的圣人之杰作！留“精华”于后世之典范。

《列子·黄帝》中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你）矣。”“情求”者，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攀缘六尘所求也，是外求非内求。二相反映的外求无法得“至道”（绝对真理）；一相现量的内求，才能认识“实相无相”的宇宙本体的状态和属性。老子“塞其兑，闭其门”的“无欲观其妙”，正是佛陀所说的“微妙法门”和“正法眼藏”。然而，“而不能以告若（你）矣”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是对“微妙法门”的同一体证。后来的禅宗，则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来勘验入一相境之与否，并将机锋棒喝式的“教外”之教（不言之教）流传于世。

《列子·说符》曰：“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非极性一相的现量认识，尤其是大圣们所证得的“圣智现量”，无言说相、文字相、思维相（至言去言）。至言、至为正是“涅槃妙心”之境地，唯“无欲认识”通道的“微妙法门”才可观其妙道。人类的两类认识系统导致了两类文明的出现，有欲的认识发展为主客对立的科技文明，称为“硬件性文明”；而无欲的认识深化，则泯灭极性的对立，成为天人合一的文明，称为“软件性文明”。“硬件性文明”由于对原本一相本体的二相分割，造成了主客两方面不可逆转的“烙印”，体现出“双刃剑”的虚妄之道；而“软件性文明”由于主客合一，无不可逆之效应，体现出“利而不害”的真实之道。

六祖惠能说：“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回答说：“是诸佛之本源，乃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坛经》）这个公案和《庄子·知北游》中黄帝给“知”的解说同出一辙，“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根尘相对，以“兑”、“门”入者，终究陷入二相极性之束缚中，说个“本源”、“佛性”、“无思无虑”、“无处无服”、“无从无道”，从逻辑上讲无错无乖，但却深深地印在极性观念的框框里，佛陀称为“频伽瓶塞其二孔”，细极性认识没有解脱。

### 三、从“有欲”到“无欲”

#### 1、“有欲”的危害

老子反复讲“塞其兑，闭其门”。“门”者，感官之门也。从世法讲，不闭其“门”，就会扰乱民心，故老子主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确，世风的日下，人类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人们不听老子言，开其兑，敞其门，纵情贪欲，放肆无度地满足感官享受所导致的。所以，“塞其兑，闭其门”也是治理人类社会有序化的根本所在！从认识角度讲，二相的根（主体）尘（客体）对立的认识状态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更是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真理的根本障碍。老子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可见关闭感官“有欲”的奔驰，泯灭二相的极性观念，才能彻底断除烦恼与痛苦（“终身不勤”）。

用佛家的话讲，只有“塞其兑，闭其门”，“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才能体道，才能证入实相本体，六根（门）的趋外奔逸，二相识取的认识，

无法认识自性，更谈不上证悟、契入“无上道”。佛陀在《楞严经》上讲：“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六门），六为贼媒，自劫家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于器世间，不能超越。”佛陀明确指出，不“塞其兑，闭其门”，六根外驰，犹内贼劫自家珍宝，使无量劫轮回生死，于极性世界不能脱出。“从无始来，循诸色声（六根攀缘六尘），逐念流转（二相分别的‘有欲认识’），曾不开悟性净妙常（无法认识究竟一相的宇宙真谛，不生灭的真如实相）。”

## 2、妄与真

“若弃生灭（一切根尘相对，必然外界事物的变化反映入心，‘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外境事物无一不在运动变化中，两相执取，根尘相对，反映成识，必然极性生灭观念不断，故生死轮回种子相续。若能‘塞其兑，闭其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攀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必弃生灭’），守于真常（因一切生灭运动变化，皆在不生灭的真常中运动变化，犹如电影上的一切运动变化，皆在不变的屏幕上进行。能于生灭中识取不生灭的‘真常’，这是‘塞其兑，闭其门’的必然结果，久久功深），常光现前（这是‘塞其兑，闭其门’的微妙玄通，‘是谓玄同’，一相的‘无欲观其妙’呈现），根、尘、识心，应时消落（有欲的二相认识完全转成一相的‘无欲认识’）”。

“根尘同源，缚脱无二，识性虚妄，犹如空华。阿难，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无漏真净，云何是中更容他物？”这是佛陀大智慧对应“塞其兑，闭其门”最本质最彻底的诠释。老子讲，“塞其兑，闭其门”达到“玄同”的境界，具有“终身不勤”的效应；否则，会有“终身不救”的恶果。但没有佛陀的大智慧，人们很难理解“塞其兑，闭其门”的深邃意义，更不了解“不勤”、“不救”的根本所在。有了佛陀的大智慧点拨，我们才知道“根尘同源”，根（主）尘（客）不是二相，是一相，本来不二，只因极性识心，妄分内外、主客、人我，致使一相的自体，习惯地分割成二相的虚妄认识和感受，从而颠倒妄想、无明愚痴层层叠加，恶性循环，无法解脱。犹如虚空中挂鸟笼，鸟认为虚空分成内外（根与尘），其实鸟笼并未将虚空分成二相，实则虚空仍是一体（根尘同源），只是鸟的识心处理成内外二相的感觉和感受而已！

“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根尘相对产生的一切感觉和感受，无不似虚空中挂鸟笼，妄分内外，实无内外之实。是故佛陀说“识性虚妄，犹如空华”。空华本无，病眼妄见。见者，自以为感觉感受真实，其实华本无生，是感官处理得到的感受在欺骗着我们。为什么？根尘犹如太极图的阴阳两半，当“S”线一旦现于无极圈内，阴阳同时并立，互为前提，无先无后。同理，根尘交芦，相辅相成，亦无先后，同根同源。故“由尘发知，因根有相”，尘由根有，无根不显尘；根由尘立，无尘根不存。我们六根对六尘的能见（见）所见（相），佛陀证实了都无自性（相见无性），都是根尘相对的识性所现（唯识所现）。虽然所现之感受真真实实，实则与空华显现的感受无异。这正是佛家讲的“唯心所造”，唯识所现的机制。佛陀讲：“诸根（六门）如幻，境界（六尘）如梦。”这种深邃的“观其妙”，唯其佛陀也!!!

根尘相对的发识，犹如我们戴墨镜看见晴空为“墨空”一样，晴空本未变，戴镜者成镜色。同理，我们的六根亦如戴有色眼镜的镜子，受镜子的限制，只能感觉到镜色的感受。可见，众生各自的六根结构和功能不同，处理出的感受不同，所见到的事物不同，以致各自所见的世界各异。《大般涅槃经》讲：“‘恒河流水，汝（指五百饿鬼）何不饮？’鬼即答言：‘如来见水，我则见火。’佛言：‘恒河清流，实无火也，以恶业故，心自颠倒，谓是为火。’”《楞严经》讲：“有一小洲，只有两国，唯一国人同感恶缘，则彼小洲当土众生，睹诸一切不祥境界，或见二日，或见两月，其中乃至晕适佩玦，彗孛飞流，负耳虹霓，种种恶相。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同处一小洲，各自的“循业发现”则不同，故猫头鹰不知七色，人不见单色世界。《金刚经》讲：“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因为众生根尘相对，所见到的世界，无非是各自“循业发现”的“应所知量”。

据佛经讲，地狱众生根尘相对，只发现铜、铁、火、石四种物体所组成的世界景象；饿鬼众生根尘相对，发现阴沉昏暗的阴间；人道的我们则发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的世界存在；天人见不到日月星辰的世界。我们和畜生同处一世界，但由于二者业根不同，所感受到的世界并不相同，如食肉动物闻着血腥味，口垂馋涎，而人闻着却不香美；人见到日月星辰，可天人却见不到日月星辰的世界。所以同处一地球，各自的世界感受不同。所以，世界的现象并不实有，都是各自依据自己的一套处理系统处理出来的现象。所谓的世界，正是根尘发识的产物。故佛经曰：“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各

法界众生，各自循业发现不同世界的总和)。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圆觉经》称为：“非实有体，如梦中人，梦时非无，乃至于醒，了无所得。”“譬彼病目，见空中华及第二月。”（《楞严经》）

### 3、挫锐解纷

明白了佛陀讲的这些道理，就更能深入老子“塞其兑，闭其门”的深远意义。如果我们不“塞其兑，闭其门”，就总是被自己根尘发识所现的梦幻泡影之现象所迷惑，永远在虚幻颠倒中徘徊，岂不是“终身不救”吗?!若能“塞其兑，闭其门”，进而突破根尘识的现象迷惑，破除根尘“立知”的无明，达到“知见不见”、“无欲观其妙”，就像《圆觉经》所说的“知是空华，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这岂不是实现了老子所说的“终身不勤”（解脱了生死轮回的烦恼痛苦，达到安稳自在，不生不灭的一劳永逸）的功效了吗?!

老子知道修道之人，从“有欲”到“无欲”，必然要经历“挫其锐，解其纷”的过程，才能进入“和其光，同其尘”的“玄同”境界。从认识论讲，这里的“锐”，就是二相“有欲认识”的坚固性、习惯性、自然性。因无量劫来，若无善知识开导，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受根尘识的制约。首先是无法认识，其次就算是认识了，也会被坚固的妄想所牵制，佛法上就称为业力的障碍。现在要清除这个业力的障碍（锐），就必然要“挫”其炽然极性分别的“锐”性。二相分别的认识是一切痛苦之源，因二相的认识分成主客内外，必然要摄取外物来满足主体，于是顺则贪而逆则瞋。人人都以此贪瞋的心态来生活，势必造成争、贪、夺、抢的恶性局面，从而痛苦烦恼永无休止，这就是恼乱人心的“纷”。要“解其纷”（去掉纷扰），必先要“挫”其两相分别的“锐”气。儒释道圣哲建立的净化心灵、完善人格的一切理论与实践，都是“挫其锐，解其纷”的教化与操作。

佛陀规范的四圣谛、八正道、六度万行、戒定慧三无漏学，无一不是“挫其锐，解其纷”的法宝。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明明德、止于至善，皆是“挫其锐，解其纷”的坚实基础。老子的“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归根复命、“知其雄，守其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上善若水”、“涤除玄览”、“为腹不为目”、“不欲盈”、“见



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贵食母”、“不自视、不自见、不自伐”、“去甚、去泰、去奢”、“得一”、“知足、知止”、“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为而不争，利而不害”、“损有余而补不足”，皆是“挫其锐，解其纷”的具体操作。

## 第二章 从二相的“识”到一相的“智”

### 一、无相“心珠”

“和其光，同其尘”，这是从二相之“识”的比量到一相之“智”的现量之转化。佛法称为转八识成四智（将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第七识转为平等性智，前五识转为成所作智，第八识转为大圆镜智）。

我们先看佛经上的一个公案：有一次，佛陀拿着摩尼宝珠让四大天王看，四天王各从其方位看到宝珠之色彩，并作了表述。其后，佛陀放下摩尼珠，伸掌让四天王看真正的“摩尼宝珠”，看有什么现象。四天王很纳闷，明明是空手，哪有真正的“宝珠”呢？佛陀说，我将假宝珠给你们看，你们都能看见，将真宝珠让你们观看，却见不着！这个公案隐含着极其深刻的道理，当四天王看佛陀手中有形的摩尼珠时，随其方位不同，所现光色、影像各异。这种色光、影像来自根（四天王）尘（珠）二相的比量之“识”（光色、影像）。因众生皆具根尘发识的见闻觉知，故眼根见其珠上色像。但当佛陀空掌显现真正“宝珠”时，众生皆见不着“宝珠”，何况见其珠上的“色光、影像”呢！二相的比量之“识”（色光、影像），是借助摩尼珠而显现。那么，如今佛陀和他的空掌及四天王等“色光、影像”依什么而显现呢？

人们习惯了根尘二相的见闻觉知，往往忽略了我们见闻觉知的根尘同源性。根尘皆是真正“宝珠”上的色光、影像，这个宝珠就是我们的自性，或称为“心珠”（《法华经》喻为“衣珠”，《庄子》中称为“玄珠”）。我们所见到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宇宙众生，无一不是我们自性“心珠”上所现的色光、影像，佛经上称之为“自心现量”。虽然这自性的“心珠”看不见，摸不着，但却人人具足，个个不缺。只因二相的“有欲认识”障蔽，不自觉知，背觉合尘，抛弃自家珍宝不顾，穷露孤贫，枉受辛勤。正如《楞严经》

中所说：“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藉劬劳，肯綮修证。譬如有入于自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虽实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从认识论来看，当人们“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时，是吾人二相的“有欲认识”状态，处于不“和光同尘”的根尘炽然对立的极性观念中，故怀珠而流落。然当“智者指示其珠”时，“方悟神珠非从外得”，“胜净明心，本周法界”，自性本有，不假修证，转念之间便从二相的极性观念当下契入一相的现量境界。

《庄子·在宥》曰：“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之谓至贵。”所谓“大物者”，宇宙万物之本体也，吾人本具之妙明自性也，《楞严经》称为“胜净明心”者是！宇宙的本体是万事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源，故不可作为有形有限之物来看待，它“物而不物”，即非物非不物，是无形无象的无限之“物”，故能产生有限的物物（故能物物）。任何有限具体的事物，都不能称为“大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若见诸相非相也），“是谓独有（则见如来也，一相也）”。“独有之人（处不二之境、转识成智者），是之谓至贵”。“大物”正是佛法讲的“无相之实相”也，老子称为“混成之物”。此“大物”周遍法界、横遍十方（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谁能契合此“大物”，可谓穷人得“珠”，自然“至贵”。此“大物”老子称它为“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只要我们“和光同尘”，转识成智，“象罔无心（坏极性心识）却得珠”，就成为“至贵”的“独有”之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将二相的“识”转为一相的“智”。若能完成这种转换，就“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

后来的禅师们更是说得具体。郁山主曰：“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吾人二相识心的认识知见，就是“尘劳关锁”，只有“和光同尘”，才现“无量光”。丹霞禅师曰：“般若灵珠妙难测，法性海中亲认得。隐显常游五蕴中，内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昼夜光明皆悉照。觅时无物又无踪，起坐相随常了了。黄帝曾游於赤水，争听争求都不遂。罔象无心却得珠，能见能闻是虚伪。吾师权指喻摩尼，辨人无数溺春池。争拈瓦砾将为宝，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罗万象光中现，体用如

如转非转。万机消遣寸心中，一切时中巧方便。”“灵珠”自带，亦未曾失，只因二相知见的外求（争听争求），习惯于“有欲认识”，被见闻觉知所迷惑，故穷露孤独，流落他乡，忧悲苦恼，旷劫难了。只要我们“万机消遣”，“罔象无心”，识心休息，完成二相转一相的认识，“至贵”、“大饶富”、“巧方便”应有尽有。

## 二、二相与一相

### 1、和光同尘

《庄子·天地》曰：“机心（识心）存于胸中，则纯白（究竟一相的认识状态）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我们不能认识宇宙万物之本质，不能彻底解决人生终极的痛苦烦恼，就是胸藏“机心”，根源就在人类的二相“有欲认识”，方法不对。所以，再发展科学技术，也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所以，必须要转变认识观念，摆对人类的认识“知见”，内求不外求，天人合一，主客相容，“和光同尘”，修德符道，“止于至善”，就体现了认识上转变的效应。

老子讲的“和其光，同其尘”，正是这种二相认识向一相认识的转变机制，也就是泯灭能所、绝去极性对待、消除炽然的极性差别的方法。庄子称这机制为“齐物”；佛家称为“转识成智”；孔子称为“吾道一以贯之”，“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老子称为归根复命、“复归”、“得一”等等；惠能称为“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儒释道圣哲在这方面的论述极为广泛，尤其是后来的禅宗，基本上就是以二相归一相的雷同机制而展开了一千多年来的东土性海修证历程，开悟明心了一代代的伟人大丈夫。由此可见，除佛祖心法的代代传递外，亦可从儒道圣哲的智慧中找到端倪。

一室千灯，光色各异，但互照互映，浑然不分，一体无二，可谓“和其光”之浅示也。山川日月，万象纷然，卓然有别，一镜圆摄，同为影像，可谓“同其尘”之明示也。《列子·黄帝》曰：“和者大同类于物；物无得伤阂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其关键在“剜心去智”（剔除极性心识）。老子的“和光同尘”和列子讲的“剜心去智”都是认识论中二相归一相认识的转化机制。

从“塞其兑，闭其门”的六根不外驰、反观内照、反闻自性，到“和光

同尘”的“玄同”过程，可比对于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的整个过程。“塞其兑，闭其门”者，对应“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到“挫其锐，解其纷”，可对应其“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最后进入“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则对应“生灭既灭，寂灭现前”。这样就完成了由二相的有欲观其微到一相的无欲观其妙的彻底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二相极性的“有欲认识”状态（识）向一相的非极性的“无欲认识”状态（智）的转化。达到“玄同”的非极性境地，就泯灭了极性的亲疏、利害、贵贱的差别。“玄同”中“不得”有亲疏、利害、贵贱的极性属性和其观念，否则就未“和光同尘”而达到无差别的无漏真净的“玄同”。

## 2、“玄同”

庄子讲“至人无亲”，非不亲，一视同仁也。老子讲了六个“不可得”[“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五十六章）]，这些都是对二相极性观念的扫除，是坏极性心识的操作。二相的极性通过“扫除”、“坏死”，开显自性本具的非极性的一相“玄同”，“故为天下贵”。“和光同尘”达到的“玄同”境地，《老子》第四章中描述为：“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吾人因“有欲”只能“观其微”，所见所闻，皆是“微”属性的物质世界。在此物质世界，人们感官认识系统只能处理出“视而可见，听而可闻，转而可得”的物相声色。当“和光同尘”，消除了粗、细极性，从而进入能量的世界、信息的世界，进而便无色无形，一物不存，实相无相，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故“湛兮似若存”。虽见闻觉知不到，但真实永存，是万事万物之“母”，故“象帝之先”。“母”者本源也，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一切极性的事物，皆在非极性的非事非物中存在；一切生灭变化运动过程，皆在永恒常住的不生灭变化的“母体”上进行。从认识论上看，了知非极性一相的无欲观其妙，就是“既得其母”；明白极性二相的“有欲认识”和“无欲认识”的关系，就是“以知其子”，知道有欲只能“观其微”，只能认识表面的虚假的幻化相，无法认识真实的存在和事物的本来面目。于是，转识成智，由二相的极性认识转到一相的非极性认识，从而断绝生灭的极性，进入常住妙明的非极性“玄同”，这就是“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 3、坏识无知

《庄子·在宥》曰：“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大凡二相认识的“识”，皆属有为，故处一相的无为，一切极性认识自息（而物自化）。忘掉你的心身存在，自然炽然二相的主客消融；抛弃你的聪明，就是转识成智（因聪明是二相执取的机巧，智慧是一相显露的妙明，二者不同），把自身和万物一样，看作是自心镜上所现的量（相），这就是“伦与物忘”。人们就是以自己身心为主体，而形成主客对立的认识。庄子的大智慧要人们将自身心看作与山川草树一样，忘掉自身存在的心识分别，像电线杆一样地处于自然界。这种观念的转变，佛法中称为“自心现量”，这是坏掉我们极性心识的巧妙操作，也是老子“和其光，同其尘”的方法，交龙文化称为“转正觉”。如同镜子中自己的影像与天地万物无异，自然就“同乎溟溟”。“同乎溟溟”者，海印三昧之谓也。如日月星辰、山川林木投影于清潭，自然归一，不受心识分别的干扰，好似“心”、“神”、“魂”荡然无存（解心释神，莫然无魂）。这是庄子大智慧的转“识”操作，以此深化，“万物云云，各复其根。”“根”者本体也，“胜净明心”也。因本体（“胜净明心”）是究竟一相，无二无别，无内无外，无见闻觉知（只有二相才有），故“各复其根而不知”。一相无知，有知是二相的“识”（“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是比量；“不知”（无知）是一相的“智”，是现量。这种坏了心识波动的“浑浑沌沌”状态，正是我人自性本具的属性，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当我人归根复命时，才能契合，或显现。佛法称为始觉合于本觉，故“终身不离”，本自具有，从未丢失，只是被极性心识遮蔽，无能开显之。所以，庄子讲：“若彼‘知’之（二相极性的心识分别也），乃是离之（一相妙明的智慧隐没）。”

三祖僧璨曰：“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只要坏掉极性心识的活动（拣择），大道自现当前。故古人云，一念不生全体现。“毫厘有差（一念无明），天地悬隔。”（三祖语）。有梵志持花供佛，佛说：“放下！”梵志放下左手之花。佛又说：“放下！”梵志放下右手之花。佛还说：“放下！”梵志奇怪，两手空空，还要放下，不知放下什么？吾人六根、六尘、六识的二相极性观念，死死控制着我们，使我们无法跳出“徼”的世界，进入“妙”的层次。只有统统“放下”，“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才能“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梵志这时顿悟本心恒存，亦会佛陀“放下”的妙旨。后来，禅宗祖师讲：“唯

是休歇到一念不生处，即是透脱，不堕情尘，不居意想。”放下一切极性观念，坏掉一切心识活动，便是诸佛诸祖出世的本怀。“诸佛出世，祖师西来，实无一法与人，只要诸人休歇。”这和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同出一辙，皆是绝弃极性观念、对待心识的转“识”成“智”而已！

#### 4、归根复命

由二相的认识到一相的认识，老子的论述极为广泛，也是儒释道圣人悲悯世人的本怀显现。让我们从认识论角度作一了解。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所谓的二相，就是除一相（无相也）外的一切相状之谓也。佛家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相是业相，是根尘对待处理出的“幻妄称相”、“一切浮尘诸幻化相”、“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妄想来自心识的波动（妄动）。不同的心识波动，产生不同的相状。犹如不同的狂风（妄想），掀起不同的巨浪（幻妄称相，业相）；不同的巨浪，就是不同层次的境界；不同层次的境界，“循业发现”不同的法界（亦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法界、世界呈现不同的事物。如：鱼的妄想业“发现”水中生存的世界，而人却“发现”空气中生存的世界；狗的妄想业闻着大便当作美味佳肴，而人则觉得臭秽不堪。总之，不管多么复杂的世界，无不是自己妄想心识的“狂风”所掀起的“巨浪”（万物之相）。要认识这一微妙深远的机制原理，非得以“无风无浪的清澈静水”作为参照，才可晓悟其中深不可测的机制（老子称为微妙玄通）。所以，老子要求“致虚极，守静笃”，达到绝对“零点”状态，也就是达到究竟一相、清净本然的“不二”之态，这样才能以此为参照，了悟“二相”（二相及多相）状态的存在。犹如零度下的冰晶水，随其升温，观察水结晶的变化，开始氢键振动加剧，再加热，氢键断裂，冰晶开始融化，水分子振动加剧，依次经历消融成液体，水分子的布朗运动随温度时时相应变化，运动之相状各各不同，直到蒸发为气体。水在固、液、气三态时的各种运动变化就是“夫物芸芸”。把冰设为绝对零点状态的参照（一相），就可认识一切“二相”的其它状态。懂得了水从晶体到高度气态的变迁过程，就可知道气态水冷凝成冰的逆过程。

同理，达到“虚极静笃”，就能知道“万物并作”的回复过程。也只有

“虚极静笃”，才能真实再现其实质存在及其运动变化的“幻妄称相”，也就是“吾以观其复”。纷繁万象，归根（绝对零点也）则动止，气态水结冰，高温水蒸气自然冷凝而失去“狂动”（“归根曰静”）。宇宙万物的一切运动变化相，皆以不运动不变化的本底为体为依。变动是相对的，不变是绝对的。犹如绝对寂静虚空中展现着各种微观、宏观的运动事物，起于虚空，灭于虚空，而虚空本性不改不变，不增不减。所以，归根到静（绝对参照状态），就恢复到本底的状态属性。起于本底，归于本底，故称为“静曰复命”。“命”者，万物原本之面目也。

### 5、“知常曰明”

原本的面目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常住的真实存在，其他的一切都是生灭变化，有其寿命程序的暂时存在，故知“复命曰常”。“常”并非死寂的空相，而是灵明妙性的状态，犹如镜子无物，鉴影妙性常存。佛陀称为“常住妙明”、“妙净明体”、“涅槃妙心”、“妙觉明体”、“圆觉妙心”等；老子称为“知常曰明”；哲学上称为本体。“常”是本体的状态，“明”是本体的属性。从认识论上讲，我们就要抛弃“有欲”的二相认识，进入“虚极静笃”的一相“无欲认识”。“无欲观其妙”，就是要观其“归根复命”、“知常曰明”之“妙”，这就是认识通道改变的目的所在，也就是二相“识”转为一相“智”的价值。人类最高理想的追求无过于此!!! 故佛陀讲，他之所以降世，就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也就是达此“知常曰明”的目的。“明”是无上智慧之谓，佛陀称为“无上正等正觉”，儒家称为“明德”、“止于至善”。认识论上的“根”、“静”、“命”、“常”、“明”都是一相无相的非极性状态与属性，识此、入此、契此，即为转识成智，亦谓修德符道、明心见性、“明明德”。可见，儒释道三家最终皆以无上智慧为其究竟，所以三家宗旨皆可称为“智慧学”。

要“知常曰明”，必须从认识上入手。知道“有欲”的二相认识是认识真理的方向性错误，故无法“知常”。因无法“知常”，不知道万事万物的真实存在，亦不知道万物存在的机制原理，必然无“道”无“理”，故“妄作凶”。只有入一相的“无欲认识”，才能导致灵光妙性显露。自性本具的智慧妙明开显，则一切相应的状态属性自然展现，诸如“容”、“公”、“全”、“天”、“道”、“没身不殆”等。“容”者含容一切，“公”者同体不异，“全”者周遍法界，“天”者无所不能，“道”者独一无二，“久”者无量寿，“没身不殆”

者究竟涅槃。

同样的道理，佛陀表述为：“净极（虚极静笃）光通达（‘知常曰明’），寂照（妙明智慧开显）含虚空”，“尘垢（识心）应念消，成圆明净妙”，“明极即如来”。“生灭既灭，寂灭现前（‘静曰复命’）。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归根复命），十方圆明（‘全’、‘天’），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知常曰明’），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容’）；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全’），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公’）。……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天’），入诸国土。”“殊不能知，生灭去来（‘夫物芸芸’），本如来藏，常住妙明（‘知常曰明’），不动周圆（‘公乃全’），妙真如性。”知一切运动变化的二相，皆是依“根”、“静”、“命”、“常”、“明”一相之体（如水）所起之波浪（二相），知波水一体，波不异水，水不异波，才可谓真“知常曰明”。

“善男子，彼之众生（‘夫物芸芸’），幻身灭故，幻心亦灭（‘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幻心灭故，幻尘亦灭（观其复）；幻尘灭故，幻灭亦灭（‘观其复’）；幻灭灭故，非幻不灭（归根复命）。譬如磨镜，垢尽明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夫物芸芸’），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从‘根’、‘静’、‘命’、‘常’、‘明’的本体上现出幻妄相）。犹如虚空华，依空而有相。空华若复灭（‘各归其根’），虚空本不动（‘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幻从诸觉生，幻灭觉圆满（归根复命、‘知常曰明’、‘容’、‘公’、‘全’、‘天’、‘道’、‘久’），觉心不动故（‘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夫物芸芸’）。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吾以观其复’，归根复命也），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复命知常’）。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知常曰明’、‘容’、‘公’、‘全’、‘天’、‘道’、‘久’等）。”“所谓离识想故（‘各复其根’），无有一切虚伪之相（‘夫物芸芸’皆虚伪相，当虚极静笃时，归根复命时，无一幻化相所存），毕竟常恒，不变不异（‘常’、‘久’），……又彼无分别实体之处，从无始世来，具无量功德自然之业（‘知常曰明’、‘容’、‘公’、‘全’、‘天’、‘道’、‘久’）。”

归根复命是去极性的过程，“知常曰明”是明心见性的顿悟现象。所以，虚极静笃、归根复命、“知常曰明”，是二相的“聪明”转一相智慧的认识过程。《庄子·在宥》也讲：“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入究竟



一相，无二相之感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唯道是从，‘久’，‘没身不殆’）。”《庄子·人间世》曰：“瞻彼阒者（归根复命者），虚室生白（心地虚极静笃，‘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知常曰明’），吉祥止止（‘常’、‘明’、‘容’、‘公’、‘全’、‘天’、‘道’、‘久’、‘没身不殆’）。”

## 6、从有我入无我

庄子讲的“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藏天下于天下”，这正是佛家讲的始觉合于本觉，老子讲的“唯道是从”。只有修德符道，才契“恒物之大情也”。要想“没身不殆”、不生不灭，必须要“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只有无量无边的实相本体（道），才“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它一切有限事物无一不在周转循环的生长成亡中而有“殆”！是故古今中外的大圣哲人皆在追求“常”而“明”的究竟涅槃，佛陀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认识论上，从极性认识到非极性认识，亦终归此目的。所以，庄子主张“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的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之境地，自然“久”而“没身不殆”。

同理，庄子还表达为“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不生，不增），酌焉而不竭（不灭，不减），吾将游焉。”（《庄子·天地》）“大壑”者，实相本体也，道也，究竟涅槃也，故大壑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庄子反复让人们追求“不得遁”（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境界，这和佛陀的主张同出一辙。归根复命，“知常曰明”，知“常”、“容”、“公”、“全”、“天”、“道”、“久”、“没身不殆”，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灯塔，也是人类文明终极的体现与归宿。因为，这是佛陀、老子、庄子等这些圣哲大智慧超人的深邃认识（圣言量）。“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处乎无响，行乎无方，挈汝适复之挠挠，以游无端，出入无旁，与日无始。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庄子·在宥》）“故余将去女（我将离你而去），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叁光（无量光），吾与天地为常（无量寿）。”（同上）具有超人智慧的“大人”（圣、贤、佛），他们是不请之友，以大慈大悲之心，游化人间，如形影不离、声响相随一样度化众生，这就是“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为一切众生服务）”。这样的“大人”，处于无生无灭（“处乎无响”。“无响”者，无起也，无生也，自然无灭）的境地，

不受时空限制（“行乎无方”），大愿无尽，度化众生不厌生死（“挈汝适复之挠挠”），目的是带领众生进入非极性的世界（“以游无端”）。非极性状态无量无边（“无端”、“无旁”）、无始无终（“与日无始”）、无形无象（“颂论形躯，合乎大同”）、究竟一相（“大同而无己”）。究竟一相的境地，怎么有“我”呢？有“我”就成了二相。既然是无我的究竟一相，怎么能有有限的“有”存在呢（“无己，恶乎得有有”）？有“有”就是二相的极性世界。“睹有者”，还是未达究竟一相，或究竟涅槃的果位修行者（昔之君子）；“睹无者”，是达究竟一相，或究竟涅槃的圣人，这样的圣者是无量寿（“天地之友”者，与天地同寿）。圣哲从认识上二相归一相，目的就是从小我到大我，大我无我，无我才是原本之“我”（大同而已）。这就是老子讲的“常”、“明”、“容”、“公”、“全”、“天”、“道”、“久”、“没身不殆”的追求价值。

### 7、演化与回归

“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缙缙，若愚若昏（无机心、无识心），是谓玄德，同乎大顺。”（《庄子·天地》）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根”、“静”、“命”、“常”、“明”乃宇宙众生的本体之属性，万事万物的本源原本如此。但因吾人一念无明“无极而太极”，清净本然的“常”、“明”荡起了一缕波动，犹如无极圈中现出“S”线，形成波峰、波谷的振动，于是从无极的非极性化为太极的隐极性。这就是佛陀讲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无同异中，炽然成异。”（《楞严经》）“性觉”者，无极非极性态的“常住妙明”也（老子称为“常”、“明”）；“必明”者，本具之性也；“妄为明觉”者，一念无明妄动（无极中出现“S”线）；“觉非所明”者，“不了（不明白）法界一相”；“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者，“自心取自心，非幻而成幻”也，无极而太极，“S”线分成阴阳两半的隐极性；“无同异中，炽然成异”者，从非极性演变到隐极性，“清明空”变化为“晦昧虚空”，“如来藏”成为“阿赖耶识”。于是，产生三细（转相、现相、业相）六粗（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的演化历程。老子把顺演的过程用“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来表达。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用其光，复归其明”，知道演化失去了道的“根”、“静”、“命”、“常”、“明”的属性与状态，因此，老子主张“复归其明”，“复守其母”，“大丈夫”不安处于“六粗”[失仁、失义、失礼的粗极性（薄）状态]的下劣境地（五浊恶世），而要居于“道”、“德”层次的太极复无极（厚）的无漏涅槃状态。要回归逆返，这就是庄子说的“性修反德”。修德符道了，就是“德至同于初”，也就是归根复命，佛家称为转阿赖耶识成“大圆镜智”，转八识为白净识。

这些逆反回归的过程，正是认识论上破“识”显“智”的过程，也是二相极性归一相非极性的过程。识心的二相“有欲认识”得到转变，一切纷杂万象（夫物芸芸）自然消亡（挫锐解纷），识心休歇，必然虚极静笃，归根复命，“同乃虚”。“虚”则没有二相的极性分割，无心意识的“S”线波动；无波动则无起伏不平的界相划分，自然一相无边无量（虚乃大）。无相为虚，无垠乃大，“虚”、“大”则能“唯道是从”（合喙鸣）。于道不二，庄子称为“喙鸣合”。逆返回归达到“同乎大顺”，“是谓玄德”，证究竟涅槃，居“不二随顺”，表达为“与天地为合”。可见，一切大智慧的圣哲，皆以劝人归根复命为己任。

儒家讲“穷理尽性，以致于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致中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自明诚，谓之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亦是以回归溯源，寻根返本为其宗旨。佛陀说，他为一大事因缘才降于世，那就是要人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要人人成佛，成觉行圆满的圣人。成佛就是始觉合于本觉，仍是回归于本具的妙净明体，事相上佛经称为“寂光净土”、“一真法界”、“安养无为界”、“极乐世界”。“有欲观其徼”，处于二相极性认识的人，只知道“道”展现的表面表象，只追求眼前蝇头小利（前识者），于是总被如梦如幻的“徼”（道之华）所迷惑（愚之始）。二相的极性认识导致坚固的极性观念，使人们无法脱出自织的茧缚，成为刚强难化的众生。这样的人只有“有欲”的认识通道，因而也只能“识”“道之华”，不能知“道之本”，故与“根”、“静”、“常”、“明”的宇宙本体无缘。圣哲们鼓励“大丈夫”要回归逆返，战胜自我，转二相之“识”为一相之“智”。“大丈夫”依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色、受、想、行、识）皆空”。“大丈夫”要“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大丈夫”“处其实（‘无欲观其妙’，入‘根’、‘静’、‘命’、

‘常’、‘明’之境)，不居其华（不强化‘有欲认识’通道，不安居于‘徼’，不认幻为实，不认假为真），故去彼（去六粗，去极性，去识心识念，不被‘徼’所迷，不被芸芸万象所惑）取此（取无上菩提，证究竟涅槃，归根复命，‘同乎大顺’，契清净本然、常住妙明之境）”。

### 8、返朴归真

“知其雄，守其雌，……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复归于朴。”（二十八章）雄雌、白黑、荣辱等代表了极性世界的一切极性属性。吾人失道、失德后，进入了极性的世界状态，故起心动念、言谈举止，无不是极性观念，无不是极性的作为，真可谓处在极性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除了满脑子的极性对待观念，别无他有。因而只得在“反者道之动”的极性运动中周转循环，自觉不自觉地受极性规律的驱使，导致无穷无尽的生老病死的烦恼和痛苦，而这都是由二相的极性分别带来的。

故此，老子要人们“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婴儿”喻无分别的至诚之直心。直心是妙明真心的自然流露。婴儿无有极性的分别识念，无善恶美丑之情，无雄雌黑白之分，无荣辱安危之虑，无上下大小之别，无远近久暂之忧……。可见，吾人只要没有任何极性心识的干扰，自然如婴儿之憨直。俗言道：“小儿口中讨真言。”有爷爷问孙子：“想爷爷吗？”“想！”“想爷爷的什么？”“想爷爷的罐头。”这里没有虚伪诡诈，没有矫揉造作，婴儿直露心扉，可谓无知、无聪、无识，但这正是难能可贵的道德属性。所以，老子反复用婴儿之憨、之愚、之直、之昏、之朴、之敦来表示大道所具的状态和属性。如“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敦兮其若朴”，“我独昏昏”，“我独闷闷”，“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常使民无知无欲”，“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婴儿之愚，是纯朴善良的至善之心、至诚之态，因不具有识心分别的极性认识，才显得真诚可爱，天真无邪。这是大道所具有的无私、无欲、无为、自然之美！所以，老子要人们脱离“察察”机灵之识心、“昭昭”聪明之分别，“非以明民（不坚固百姓的极性观念，而是要淡化其分别识心，非强化‘有欲认识’而聪明），将以愚之（使之回归婴儿之纯朴，转识成智，不狡猾诡诈，成就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道德属性）”。

### 三、识与智

#### 1、坏识之“愚”

现在的人不能理解大智慧老子“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慈悲之心，也不能理解老子的近虑远忧。你看，从广播、电视、广告、光盘、音响、图书等一系列现代化手段，极尽“明民”之能事，导致争贪夺抢之“明”，唯利是图之“明”，毫无公德之“明”。从鲜廉寡耻到无廉无耻，从不顾他人到极端自私自利，从投机取巧到损人利己，都是违背老子的教导而“明民”的结果。于是，世风日下，人心浇漓，社会动荡，世界不宁。人们若能体悟到老子的本意，才能理解老子“复归于婴儿”、“将以愚之”的超人大智慧！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和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同一道理。“使由之”是指要解脱百姓的二相极性观念之束缚，要教化百姓认识“有欲认识”方法的不对，放纵感官享乐不对，不要极化人们“有欲”之本能，才可“使民心不乱”。人们不能解脱自在，在内因而不在外因，是自己作茧自缚，非他人与之。典型的公案就是禅宗二祖的悟道过程。慧可用断臂的代价来求达摩安心。达摩说，拿心来，让我给你安。慧可觅心了不可得，找不着这个不安的心。正因为找不着不安的心，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慧可言下大悟，成为禅宗二祖。可见束缚吾人的是我们自己没有“解脱知见”。故圣人教化天下，是给天下人以解脱的方法与智慧，而不是俗解的要愚民，要百姓听话。不极化二相分别的心识，不坚固“有欲”的认识通道，不放纵六根趋外攀缘，百姓才能解脱自在（由也），才可脱离由“知”和“明”（识心也，极化也，二相坚固也）的“有欲认识”而造成的烦恼和痛苦。

再看，当今有不少人虽富有贵达，但内心的烦恼痛苦却解除不了，甚至比百姓还苦恼。有的富翁、歌星、政要，就是不能“使由之”、“愚之”而自杀寻短。所以，圣人化民，将百姓从有欲中解救出来，入无欲的自由解脱，庄子称为“逍遥游”。孔子讲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还是同一精神。君子内求，破除趣外奔逸的二相执取和根尘相对的攀缘心，不被外物所转。内求诸己，达到能转外物，这就是孟子讲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小人”者，极化“有欲认识”者也。小人二相坚固，随

外境而转，“心本无生因境有”，外境怎么变，其心就怎么转，故不得自在。所以，圣人悯之，大声疾呼“求诸己”，莫“求诸人”。“求诸己”“使由之”，“求诸人”“使知（识心极化）之”。

《列子·周穆王》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列子》讲的是极性观念和二相识心分别，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痛苦（乱吾心如此也）。想要须臾不受“有欲”识念的干扰，从二相（识）转为一相（智），都难以办到！因此，“知雄守雌”、“二道相因，生中道义”，从极性识心复归于非极性“婴儿”的直心之“愚”，都体现着“有欲认识”向“无欲认识”的转变。

## 2、有限必有极

“复归于无极”，是从有限复归于无限。因为，只要有限，就必然有内外主客之分。吾人是有限的物质身量（佛法称为有限的四大假合之身，五蕴幻化之体）。有限就会有量；有量就会有界、有相；有内外、有限、有量、有界、有相，就有交流交感；有交流交感，就有运动变化，就有摄弃取舍；有运动变化，就会有生灭、始终；有生灭、始终，就会有变化过程；有过程，就必然有其生长成亡的程序。于是，有限的无常变化，导致不能无量寿而具有消亡之苦；有相的形体界定，导致不能无边身而有阻隔之苦。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无有限之身），吾有何患。”有限不能周遍，有限不能“不动周圆”，有限不能无量光，有限不能无量寿，有限就有运行程序的极限，有限是烦恼痛苦的根源（佛家称“诸行无常”，“行苦”），有限亦是极性“有欲认识”的基础。所以，老子提出“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无极”，就消除了极性心识，就泯灭了极性的观念，最终就能周遍法界，常住妙明。

孟子讲“夫道一而已矣”。道原本就是非极性一，而修道也只是复归于一而已！这和老子讲的“复归于无极”是一个意思。因为“一”无极性，“一”而不一，一相无相，故“复归于无极”就是“一而已矣”。《庄子·则阳》曰：“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道无形无状，物是有形有状。无形无状是有形有状之极也。可知物是有极，道是无极。无极者，言与不言皆不可及道，无法语道，无法形容道。言是极性事物，“不言”是

以言而成立，故言与不言皆属极性属性。故“言默”有极限，道无极限。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知其“恒德不贰（甲本），复归于无极”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庄子·刻意》）这里庄子讲的“静”、“虚”、“淡”、“粹”，亦可说明“复归于无极”的属性。

### 3、“朴”——菩提自性

“复归于朴”，“朴”者，本来面目也；“朴”者，如来、真如也。“复归于朴”，就是开显本具的状态与属性（如来智慧德相）。“朴散为器”，“朴”是未经雕琢的原本不缺的自性本有，惠能叫“菩提自性”。他说：“菩提自性（人皆有之），本来清静，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个“本来清静”的“菩提自性”，就是老子讲的“朴”。“复归于朴”，就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惠能还讲：“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这正是老子讲的“朴（自性）散为器（万法）”。惠能彻悟后讲：“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可见“朴”具有“本自清静”、“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的状态和属性。“复归于朴”，就是要开显我们这些本具的状态和属性，这仍是二相（识）归一相（智）的认识而体现出的回归效应。

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本心也，朴也）而已。”“放心”之“心”，就是老子“朴散为器”的“朴”。“朴”就是吾人的本心，此心久已埋没，故孟子提出，一切学问之道，无非是要找回早已丢失的自心自性。这与老子讲的只有“复归于朴”，才能“常德乃足”，是一个道理。

孟子又讲：“返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返身而诚”，就是“复归于朴”的修持。“乐莫大焉”，就是“复归于朴”的法喜。“万物皆备于我”，就是唯“朴”（本心）为真，其余皆是“朴”散之器（万物）。此“朴”（自性）具足一切，能生万法。故“返身而诚”，反闻自性，就是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破除识心妄意，才可诚，诚则见性）才能知性，知性才能知天（天者，儒家讲的“朴”也）。故存心养性，破识显智，二相归一相，才“复归于朴”。《庄子·天道》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万物之本”者“朴”也，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朴”之属性也。

老子曰：“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三十九章）凡是“抱一”、“得一”，都是从极性到非极性，从二相到一相，从“有欲认识”到“无欲认识”的过程。“一”者，负阴抱阳之态也。“一”，进可喻“道”、喻“朴”，示非极性之本体；退可喻“中”、喻“和”，表隐极性之平衡态。“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是老子讲如何驾驭极性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老子反对极化，反对物极，主张“守中”、“复朴”、“平衡”。“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中”亦是“抱一”也。“复归于朴”亦“抱一”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达平衡也，保持平衡也。“抱一”、“守中”，不极化、不恶化。“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曲则全”，“损有余而补不足”，皆是趋于平衡，防止极化失衡的法则。

#### 4、“抱一”、“得一”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就是要保持平衡态的平衡点，否则就会趋极化而产生剧烈的生灭变化，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天”、“地”、“神”、“谷”、“万物”、“侯王”等，若能“得一”时，守其“中”而稳定，保持“和”而平衡，故才产生“清”、“宁”、“灵”、“盈”、“生”、“天下正”的效应。所以，“抱一”、“得一”，是老子施给极性世界的人驾驭极性规律的大智慧。极性世界极性观念的人，面对极性事物，如何认识，如何生存，如何驾驭，这是最难的学问，也是最难的操作，一不小心，失中伤和，极化剧变，给人们带来额外的痛苦烦恼，这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其原因仍在未“抱一”、“得一”而极化所致，故俗言道：“不听老子言，是非在眼前。”“不听老子言”，就是不听老子“抱一”、“得一”之言。不听则极化，极化则“是”与“非”两极炽然显化。极性显化则两极交感，交感则运动变化，运动变化则不稳定。于是展现在哪个系统，哪个系统就受到破坏，结果是“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

“抱一”、“得一”的认识论，就是二相的分别之“识”转化为一相的平等之“智”，泯灭极性的对待，由“有欲”入“无欲”。认识其中的道理，听、行老子“抱一”、“得一”之言，就会转识成智，转凡成圣。不“抱一”、“得一”，则不免陷入“为学日益”的困境。因为“有欲认识”积累二相识取事物的材料（前尘影事），而且愈积愈多，乃至形成我们所谓的“知识爆炸”。但满脑子的“知识”皆是“道之末”，犹如在一棵参天大树上识别片片绿叶、



缕缕细枝，纵使认识了片片缕缕枝叶的差异，仍不知春荣秋枯的总变化。就算观察研究了所有的枝叶，却掌握不了大树整体，犹如对大树拿不动，不如抓住树干、树根，牵动全树，何况枝叶。更进一步“归根复命”，了知树籽中的参天大树的信息结构，何劳殚虑枝末来劳神呢?!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孔子说，吾“无知也”。孔子没有分别之“知”（识），但有二相归一相之“智”。因为，孔子“叩其两端（两极）而竭焉（消除极性，泯没对待）”。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孔子“竭”其“两端”，就是“中”，“中”就是“抱一”、“得一”。“中庸”是孔子“抱一”、“得一”的理论基础。中庸之“中”，是指宇宙万物的本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庸”是指本体之相用也。中庸者，体相用一如也！所以，从认识论来看，能达到体相用一如境地，就是“中庸其至矣乎”！孔子明确指出，很少有人能契此（民鲜能久矣），说明其境界的高雅。但圣人传道，治世化民，必以终极为灯塔，必以“绝对”非极性为目的。佛陀称为发菩提心，追求无上菩提。孔子讲：“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能够以终极灯塔为目标前进之人，必是君子（君子中庸）。佛陀称此君子为“大心凡夫”。虽是凡夫，已发大心（大愿）追求。追求不息，就叫精进；精进之极，孔子称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时能契中庸，佛陀称为不退转菩萨。故时而中庸的君子，必得三昧正受，达无生法忍！

### 5、择乎中庸，追求无上智慧

转识成智，达中庸的体相用一如，极不容易。孔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守中庸的典范颜回。同时，孔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同时颜回不二过而千古流芳。

“中庸不可能也”，是指治国、辞禄、蹈刃，一切时一切事，皆符中庸。毫厘有差，则天地悬隔，并非中庸不可实施也。若不可实施，焉有不能守期月之说，也不会有颜回“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关键是要有颜回之大心大愿、精进不懈、永往直前的精神。精神来自认识。一般百姓只要认为对他有利之事，尤其是有大利之事，命也不顾。这是认识了对他有名利之利，就能命所不惜，何况认识到能使他彻底的了脱之道、长生久视之道、究竟涅槃之

道呢？只要他心底明白，知见正确，认识对他真的有“大利”，就一定会精进追求！问题出在人们对眼前的小利小惠，“有欲认识”就能感觉到；而无上菩提之道，非极性的“无欲认识”无法感觉，无法领略。认识不深，导致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导致不能“拳拳服膺”，往往时冷时热，不能期月相守，何谈“而时中”呢！自古圣贤不绝代，朝朝代代证悟成道者不乏其人，自颜孟后，南北朝、隋、唐、宋不知证悟了多少人，成仙、成圣，明心见性者甚至普及到婆子、村妇，不能不说是儒释道圣人的威神之力。

如今佛法衰微，圣道零落，只知感官享受的追求，毫无智慧大道的期望。优裕的条件下，尽皆沦为行尸走肉，只知娱乐歌舞、麻将、宠物度日，不以愚乎！佛陀讲，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今人视圣道圣教若草芥，不亦悲乎!!! 忆古往，颜回“其庶乎（差不多），屡空（经常贫困）”，但“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能长久地追求仁德）”。“回也，闻一知十”，他将自己的聪明智慧用在追求高雅境界上。虽则“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能在贫困中以“法”为乐，能在生活压力下不忘大道的追求，成为千古崇道求道的典范。他的行持激励着多少人奋发向上，净化心灵，完善人格，今人实该见贤汗颜矣！

老子将此“时而中”的三昧表达为“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抔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是老子对三昧正受的另一种表达。因为“死”的是极性的识心识念，却开显了自性，谓之活。活者，“知常曰明”也。“知常曰明”而能“没身不殆”，也就是本体实相的妙明常住不亡。能不产生识心的波动，清净本然，虚极静笃，自然“得成于忍”（《金刚经》），则不失其三昧状态而能恒久（不失其所者久）。

老子把本体所具有的大定称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楞严经》称为：“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稀有。”谁能契入这稀有的首楞严大定，就能“消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证究竟涅槃，法身常住，当然“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

如果极性观念的清除不能“得成于忍”，“死而”复燃，就是老子说的“化而欲作”，从无欲退到有欲，从一相退到二相，从智退到识。这是转识成智的功夫不到家，还得精进不懈，老子用“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来对治。因“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三十七章），直契涅槃

妙心，除识显智，就是“镇之以无名之朴”，“不欲（极性心识不起）以静，天下将自正”（进入三昧正定也。老子讲的“天下”，多喻内心之世界）。

## 四、大觉与大梦

### 1、“天地一指”

“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庄子·齐物论》），这正是《华严》因陀罗网的境界，一微尘中尘刹佛的境界。将天地万物“抱一”、“得一”为“一指”、“一马”，人们很难理解庄子齐物的深邃认识，但以“帝网珠”喻之，则可窥其一斑。帝网结点上的每颗宝珠，其影像落在其余一切宝珠上，而其余一切珠影又皆全摄在该宝珠中。于是，形成宇宙间任一事物，包含了宇宙间一切事物信息结构的机制，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就证实了这一点。他描述为：任一事物既是波动源，又是其波动的摄受体。于是，万事万物组成了因陀罗网的信息结构场，得以普遍联系。所以，佛家称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不二法门”。“不二”正是“抱一”、“得一”的真实基础。“天地一指，万物一马”，是“一指”含天地，“一马”摄万物。庄子“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超人的大智慧，是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写照。

### 2、在内不在外

二相归一相，是泯灭极性的差别相。差别相因何而有？非客观存在也。“所言心外相者，谓一切诸法，种种境界等，随有所念，境界现前，故知有内心及内心差别。如是当知，内妄相者为因为体；外妄相者为果为用。……又复当知心外相者如梦所见，种种境界唯心想作，无实外事。”（《占察善恶业报经》）心外相者，喻为电影屏幕之影像也；心内相者，喻为电影胶片也。胶片上有何形体感光，屏幕上就有何影像。佛法讲，“心外相者如梦所见”，“无实外事”。可知一切差异皆来自不同的“循业发现”。惠能称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风幡之动，乃心外相，电影影像之动也。差异的根本在心内相（识心、业妄不同），而不是心外相。

《列子》中讲，赵襄子于中山中，见一人“游金石，蹈水火”，无碍无伤。赵襄子感到奇怪，问曰：“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谓石？奚物而谓火？”可见金石、水火是赵襄子的“循业发现”，而其人不知金石、水火也。人看猪在厕所臭秽不堪，而猪不知什么是臭秽。故见色

之人，色炽然存在，而《心经》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观自在菩萨，却“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色即是空”。《心经》讲的“诸法空相”，那是归根复命、虚极静笃的境界所见。“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心经》）从常人来看，这不是明明违背事实吗？唐代开创曹洞宗的洞山良价禅师，幼时念《心经》，读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时，以手扞面，问师父曰：“某甲有眼耳鼻舌身等，何故经言无？”后来证道，明心见性，才知行深般若的境界中，确“无眼耳鼻舌身意”。

佛陀在《楞严经》中讲：“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于其自住三摩地中，见（六根）与见缘（六尘），并所想相（六识），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云何于中有是非是。”如来在其三摩地的境界，照见六根、六尘、六识如虚空华一样，本来不有；而我人所见的三六一十八界的景象，实是妙净明体被吾人业妄转化显现出的幻化相。不同众生业妄各异，故“随众生心”（不同的业妄），发现“应所知量”（对应心内相业妄所该显现的心外相）。明白了佛陀给我们开示的这个原理，就能明白“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的道理。一切法皆是众生各自“应所知量”之法，从虚极静笃、归根复命的一相境地来看，本无所有，一物不存，“常自寂灭相”。所以，“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相状分明显现，差异炽然存在。而“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异者”，“有欲观其微”也；“同者”，“无欲观其妙”也。“有欲认识”认识“应所知量”的差异，“无欲认识”呈现照见五蕴皆空的“万物皆一也”。明白这个机制原理之人（夫若然者），就不会被自己耳目之所见所闻而迷惑了（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因其“自住三摩地中”（游心乎德之和），万物皆如虚空华，本无所有，常寂灭相（物视其所一），根本不存在“生灭”、“有无”的极性（而不见其所丧）。在行深般若境地，“足”和“土”皆是色相，照见色相皆空，并无“足”与“土”的差异（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庄子讲：“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

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论》）实相无相，无相为一相（道通为一）。无相之实相，循业可现一切相（佛家称为无不相）。真如不守自性，遇缘即变。循业现相，性全幻化成各种各样的相（其分也，成也）。一相的性，全幻现成不同的物相（其成也，毁也）。因而性隐没在相中，全性成相，全相皆性。虽性幻化为相，这只是有业识之人所见之相，无业识之人并无所见。犹久蹲者见空中虚华，未蹲者本所不见。所以，万物之成毁，乃是业识所现之幻化相也！“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本无“成与毁”。成毁皆如《楞严经》所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凡物无成无毁），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复通为一）。”伟大的庄子和佛陀的一切种智所讲相合，真了不起！没有证到此境界者怎么知道诸法常寂灭的真相呢（唯达者知通为一）？知道“循业发现”的道理，而再不执著“有欲认识”的徼，不将自己不究竟不了义的见闻觉知（极性观念）真实化，不再依赖于识心分别的认识，而把根尘相对，唯识所现的现象，作为称体性起用来对待（而寓诸用，庸也者，用也）。一相的本体虽随缘现相，但所现相皆为幻化，本体随缘不变（为是不用），体相用不二，只是一个！犹如镜中现像，虽现而镜体不变，这就是“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正如《金刚经》所讲的，是××，即非××，是名××。三谛（空、假、中）圆融，事事无碍（用也者，通也），才是究竟了义（通也者，得也），与道相符（适得而几矣）。真如自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因是已），真空妙有，故十法界唯心所现，空有不异，空有圆融，非空非有，这才是真谛（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 3、穷索本源

“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庄子·田方子》）“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庄子·天地》）世界的本源是一物不存、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虽一物不存，但妙明常住；虽一相无相，但能无不相。老子称为“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宇宙本体虽“窈兮冥兮”，但不死寂，有其真实之体（真精也），而且无处不显应其妙明（信）和其永恒的存在（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真精”者，无相（一相）之实相也，它是宇宙万物之根源（以阅众甫）。认识了宇宙人生的本体，就明白了一切万物其性本一，只是一个（得其所一而同焉）。穷究到万物共同的本源，世

界纷繁万象的机制原理就了如指掌了，到了只是一个的境界，就总持了宇宙万物（通于一而万事毕）。达到“以无所得”、“无智亦无得”、“无有少法可得”的境地，才是真正的“抱一”、“得一”、“得其所一”、“通于一”、“无心得”的究竟了义。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讲“夫道一而已矣”，“一”皆是指无相无不相的究竟实相。后来儒家用无极表示；《易经》中称为“易”（如“易有太极”）；老子称为“道”；佛经称为“实相”、“真如”、“涅槃妙心”、“妙明真心”、“如来藏”、“妙净明体”、“般若实相”、“一实境界”；哲学上称作“本体”；数学上表示为“零”。

#### 4、庄周、蝴蝶皆是梦

从认识论讲，凡是二相的“有欲认识”，其特点是识别和使用比量。比量的认识，是依据极性对待事物的对比参照而来认识，是依设定已知为参照的间接认识。二相的“有欲认识”（感官认识），因其所“知”来自比量，故必须“学而知之”，也就是说，知识是靠积累得到的（为学日益）。因为是二相，不向外学，则内无知，学一有一，不学则无。这是“有欲认识”通道的方便之处，也是最根本的缺陷，人类的认识基本上皆限于此。于是，因外境无穷，则学海无涯。俗言道：活到老，学到老。这种二相分割的认识，认识不了宇宙万物真实存在的机制，不知主客本无，本是识心妄分的颠倒知见；亦不知万物一体、究竟一相、水波不异的道理。因不识此理，盲目趣外穷求，迷惑于现象而不知。正如佛陀讲的，如渴鹿追逐阳焰，认幻为有；亦如空中虚华，病目所见，非实存在；更如梦境不实，醒后全无。不知二相的主客内外本是根尘相待的“循业发现”。“诸根如幻，境界如梦”，庄周、蝴蝶皆是梦幻。“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丘也与女（你）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齐物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

二相分别的见闻觉知，无不是根尘相对的唯识所现，所现主客都是循业产生的空华相。因二相认识将如幻的主体、如梦的外境，当作真实的存在（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以幻为实，以假为有，二相分别，“有欲认识”，虽穷研极究，也只可谓是“梦中之又占其梦焉”。唯有一相的“无欲认识”，达到究竟处，方知其“诸根如幻，境界如梦”的事实（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佛陀讲：“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殒，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楞严经》）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宇宙万物，无不依虚空而立，而“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同上）无边虚空却是大觉妙明净体（或妙明真心，实相本体）中现出的一个“水泡”（一沤发）。所以，当吾人发真归元时（大觉而后），虚空消殒，大地沉没，业尽情空，业相（虚空及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不存。至此，才知其大梦也。

当代高僧虚云老和尚“大觉（明心见性）而后”，同证佛陀、庄子的大智慧认识（虚云悟道偈云：“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明代著名高僧憨山大师的悟道偈亦可证佐：“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洞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起灭。”当吾人破除识心，除去业妄时，循一相无欲的“智”，自然现出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的“量”，明证“虚空生汝心内”之“量”，清净本然、常住妙明之“量”。至此，可谓“知常曰明”，才了悟到存在一相无相的真实之相（本体）。再回过头来看宇宙万有、芸芸众生、你我皆梦（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正如《楞严经》所证：“尘消觉圆净，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故蝴蝶、庄周皆是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同上）“知一切世间悉同于梦”（《华严经》）。历代都有“大丈夫”证到究竟之境，无不再现宇宙万物的真实体相，皆是佛陀、庄子等大圣们的知音（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是旦暮遇之也）。吾人在识心识意的制约中，在根尘相对发识现相的迷惑中，在五蕴覆盖的无明中，将圣者的真知灼见，深层次的“科学规律”，当作荒诞的“迷信”（名为吊诡），这才是真正愚痴无知的邪知邪见。现在，再看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更明白了。迷惑于循业发现的现量，执著于“有欲认识”的通道，只能“为学日益”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学问，终不究竟，不能认识宇宙万物之“妙”，故不是真实的“知识”。要认识宇宙人生的本质，必须损减其二相分别的识念，“塞其兑，闭其门”，入“无欲认识”的通道，才是正确的方向。

### 5、现量不迷

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七十一章）

如何达“无欲”？就要损“有欲”，将吾人的心意识、极性观念、二相分别、对待执取、主客分立等一切方向性错误的知见扭转过来，并加以清除，清除得愈彻底愈好（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佛陀也讲：“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楞严经》）远离诸和合及不和合的虚妄病缘，就是老子的“损之又损”。“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圆觉经》）远离二相分别的“有欲认识”，就是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为什么要“损之又损”呢？为的是不受虚妄境界所迷惑。为什么叫虚妄境界呢？“藏识因，攀缘自心现境界，计著心聚生，展转相因。”（《楞伽经》）吾人所见闻觉知的一切，皆是自己妙心净体循业所现之量，因不了主客皆是自心所现之量，故分成二相，“攀缘自心现境界”，落得个“自心取自心，非幻而成幻”的错误认识（有欲的认识），而且还把这种错误认识坚固化、真理化（计著心聚生），于是，梦中说梦，幻中求真，梦幻相因，梦幻不了（展转相因）。因而，只有将错误的观念损减，直到无有二相的识念对立，无明识梦清除（以至于无为），“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才可显现。也就是“损之又损”，达到“无为”境地，转识成智了，清净本心的常住妙明则得以开显。此心的开显，妙用无穷，有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

佛陀在《首楞严三昧经》中讲了一百种无为无不为的功用。吾人鼠目寸光，焉能揣测其一二呢？芸芸众生，“有种种心生，境界现于外，是世俗心量”（《楞伽经》）。世俗心量，现出世俗的世界。佛陀要我们“觉外性非性，自心现相，无所有”（《楞伽经》）。一切自心现相，无有真实，当体皆空，是梦幻空华。“善觉知自心现量，不著外性，离于四句，见如实处，不堕自心现妄想二边，摄所摄不可得。”（同上）明白了“诸根如幻，境界如梦”，就是“善觉知自心现量”；不被见闻觉知所迷惑，就是“不著外性”；不受极性观念的束缚，就是离四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破除极性识念，关闭“有欲认识”的通道，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无欲认识”观其“妙”，就是“见如实处”；明见如实处，就是明心见性；明见心性，就再不会“堕自心现妄想二边”之极性缠绕。吾人明白了根尘相对的“摄（主）所摄（客）不可得”，一切皆是循业所现之量！至此，我们会明白“为学日益”是“有欲认识”通道，只能认识“徼”，不能认识“妙”。圣人要我们“学不学”，“损



之又损”，“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不要“愚者自以为觉（自作聪明），窃窃然知之（自以为自己清醒明白）”。

现代人往往是“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把自己的“有欲认识”看作至真至实的“科学”，作茧自缚，井蛙自诩。以浅薄无知来嘲讽大智慧圣者的了义之境，当作迷信、落后、荒诞、宗教臆造、非科学、非理性……，并尽其能事诋毁，将人类最宝贵的智慧财富、最究竟的认识抹杀、贬低，真是人间最大之悲哀！“例如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见与见缘，似现前境，元我觉明，见所缘眚，觉见即眚。”（《楞严经》）“有欲认识”所观（见闻觉知皆可看作观）见的“微”（山河国土及诸众生），佛陀认为都是“无始见病（其它感官皆同）所成”。我们能见和所见所展现的尘境，似乎真实存在（见与见缘，似现前境），其实是我们妙觉明心被业所转而变的自心现量，犹如翳眼所见色相，依翳障不同而不同（所见缘眚）。更深刻地讲，我们具有的“见闻觉知”本身，就是眚病的体现。犹如哈哈镜照物，镜本不正，故所现其影必是歪曲。故佛陀阐明，“诸根如幻，境界如梦”。明白此理，就可理解老子讲的“知不知，尚矣”的道理。能知道“有欲认识”通道无法认识“无欲”的“妙”境，这是浅显的“知不知”意。更深入地讲，凡所“知”皆是二相分别认识所得，故佛陀说“知”“皆是无始见病所成”，“不知”才是一相的真知现量。

因一相无内外，无外可识，你能知什么？所以，“知‘不知’（能知道一相本‘不知’，是现量，非比量），尚矣（深层的认识）”，“不知知，病矣”，一相本无知，“知见未见，斯即涅槃”（《楞严经》）。有知则为无明本（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本该“无欲”一相为“不知”之智，今反而“知”，肯定为二相之“识”，故为“病矣”。正是这种“病”，使我人“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因“无始见病所成”，我们人观见山河大地及诸众生是轻的“见病所成”，地狱众生观见铜铁火石的刀山剑树，是重的“见病所成”。总之，还未证到究竟一相的“不知”境地的众生都有“见病”；唯有佛陀永断了极性观念，究竟一相，才无“见病”。我们本不该有知，今则有知，就是“不知知”，这是与生俱来的“大病”。“圣人不病”，圣人转识成智，转二相为一相，故不病。圣人怕二相极性观念不了，识心分别不除，则道业不成，故害怕识心再起（病病），时时观照，达到无生境地，识心永除，“是以不病”。

## 6、复返“浑沌”，“智”生“识”亡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浑沌者，非极性之无极态也，用○表示；倏忽者，一念无明刹那起也；南北二帝者，突然生起的一念无明，由南到北贯通成“S”线。于是，无极而太极（○→☯），非极性的无极图，因南北二帝之无明心识，形成“S”线的波动线，成为太极负阴抱阳的隐极性，再经“七日”极化，犹七条“S”线形成，如西瓜切了七刀，则西瓜亡。

庄子的这则寓言道理极其深刻。我们的感官系统本不具有（《心经》讲：“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原本不存，见闻觉知的“浮尘根”“如幻”，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虚妄病缘）是“浑沌”被开凿的“伤残”所成，故称“病”态。五官七窍未开凿时，圆融互用，一根可起诸根用。一根无根，故浑沌无根却具足一切根用，七日凿成五官七窍，官窍功能具体化而不能互用，眼不能听，耳不能看，故浑沌死。二相的“有欲认识”的强化，就是再凿浑沌。只有“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时，才能使浑沌复活，再次诸根互用（破了五蕴，才能诸根互用，诸根互用是佛的“八大自在”之一）。从认识论看，一相的浑沌最怕二相极性的分割（凿浑沌）。凡夫无知，皆以为“有欲”感官的认识天经地义，依自己的浅识对待浑沌（真如），岂不知真如自性，循业现相，遇缘则变，故浑沌随开凿之缘，变成“有欲”的认识，从而消亡了“无欲”的认识（浑沌死）。这就是浑沌本“不知”（无知而无所不知）而开凿有“知”（知而有所不知），故“不知知，病矣”。能知道浑沌诸根圆融互用，无根胜有根，这是高境界，也是深层次的认识，故“知不知，尚矣”。所以，转识成智就是“去小知而大聪明”。（《庄子·外物》）

“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庄子·徐无鬼》）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以天待人”者，是人法天地，以顺自然规律也；“不以人入天”者，不悖逆自然之道也，不人为干涉也。庄子讲，“得之也生”，“得之也死”，“失之也死”，“失之也生”，这里的死而生、生而死，正是为学为道的关系。当我们“损之又损”时，死去的是识心识念，消亡的

是二相“有欲”的认识，而产生的是一相“无欲认识”的“智”。“智”生则“识”死，“识”生则“智”死。“为道日损”生一相之“智”时，必然死去“为学日益”之“识”，反之亦然。“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阳》）有“私”，必以二相为前提。二相有对待，有内外，具备立私的条件；一相无对待，无内外，故无私。“道不私”，因道一相也，一相谁给谁安名呢？“故无名”。同理，有为的前提亦是二相，一相谁给谁为呢？故“无名故无为”。道一相而无私，人却有欲极化分成二相而有私，损减有私契无私，就是为道（修道）。为道的标准在无为，无为的成果在无不为。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机械”、“机事”、“机心”，其共同的特点是二相。二相的“机心”，正体现极性识心的分别（“有欲”的认识）。只要识心（机心）“存于胸中”，就是为学的摄取（为学日益），而不是为道的日损。不能损之又损，必然“纯白（究竟一相）不备”。极性识心的分别观念在，当然心波荡漾，“神生不定”。未损到无为境地（纯白），无不为的道“用”是不能开显的（道之所不载也）。

“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动，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庄子·在宥》）五藏者，五脏也，古人指人藏魂住魄之处。“无解于五藏者”，魂魄不外驰散，反观内省也。反观内省，合损之又损也，正是老子的“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能损有欲之识心，才是内省反观其实，不纵耳目，不极化“有欲认识”（无擢其聪明）。庄子说的“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仍属于老子的“损之又损”。“尸居”、“渊默”者，表示损至无为境地。“龙见”、“雷声”、“神动而天随”者，“无不为”的显示也！“万物累”者，被物所转也，受役于物也，属于“有欲认识”的属性。“炊”者，吹也，停息之意。“万物炊累”，是指无为而达到能转外物的境地，属于无欲的状态。佛陀讲：“若能转物，则同如来。”（《楞严经》）损减到不为外物所转而能转物的无为境地，庄子称为“从容无为”，佛陀誉为“则同如来”，老子称为“无不为”，儒家称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从而可见，为道为到“从容无为”的境地，就成为“与天地参矣”的“无不为”、“如来”了。亦可见成佛是与道同体的“玄同”，故“玄同”者是具有“神动而天随”的“无不为”功能的大自在者。

“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庄子·人间》）“为道日损”就是“不欲杂”，“为学日益”就是“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可见“有欲”认识的“为学”，没有出路，最终给人们输入满脑子的极性观念，种下周转循环的生死不了之因，招致烦恼痛苦无尽（扰则忧，忧而不救）。所以，大智慧的老子要人们“学不学”，“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让人们“绝学无忧”，不要在“有欲认识”的“为学日益”中徒增烦恼，要“为道”无为，才能彻底解脱，“无不为”而逍遥自在！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经·系辞上》）这里的“易”是和周敦颐说的无极相对应的状态，是指宇宙万物的本体，是非极性的实相本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是说太极是“易”态的变化态。所以，“易”作为宇宙万物的实相本体，原本不存在极性的“思”和“为”。但从“为道”来看，从无欲观其妙的认识论来看，“无思也”、“无为也”和“寂然不动”，正是“损之又损”所达到的“无为”境地。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都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

佛经常讲，“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亦是讲“无为无不为”也。佛经上讲，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化，能“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指观世音）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我（观世音自称）又获是圆通，修证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化和十四无畏，皆是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四不思议是无作妙德。这“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和“无作妙德”的三十二应化、十四无畏、四不思议，正是老子“无为无不为”的具体表现。

释迦牟尼佛说：“吾亦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钝，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各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帝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辅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

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地藏经》）佛陀的这种“无为而无不为”，不但可现有情的各类众生，而且还现化为无情的“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佛、菩萨以此“无为而无不为”，“感而遂通天下”，“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千处祈求千处应，无处不现身，无处不感应。因他们法身常住，不动周圆（不行而至），无届远近，皆如壮士屈伸臂顷（不疾而速）之易，“无作妙力，自在成就”。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至诚”是损其极性识念，达到“无为”的状态。吾人皆有识心妄念，要达“至诚”之态，“能尽其性”，非经“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境界不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事实上都是“损之又损”的“为道”操作过程。“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亦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不是“为学日益”之学，而是“学不学”，为道之学。因古人六、七岁入学，按《礼记》记载：“一年（入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考察学业成就，学术见解，选择同学朋友的眼光），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知识渊博通达，各科融会贯通，有自己明确的学术观点，心不迷惑，能尊师训而不违反），谓之大成。”天聪孩童，六岁入学，九年则十而有五。因此，对“为学日益”之学，早以“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所以，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立下大愿、追求为道之学，佛法叫发菩提心。“三十而立”，是“损之又损”的为道功夫达到不退转位。“四十而不惑”，是“损之又损”的修证功夫，达到不被外境所迷惑，法眼清净。“五十而知天命”，是“损之又损”达到明心见性的境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归根复命了。“六十而耳顺”，是指“理则顿悟，事则渐修”，证悟后还要保任，清除无始劫的业妄习气。“耳顺”是说“损之又损”达到“有人捶詈，同于称赞”（《楞严经》）的境界，见思烦恼断尽矣。“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境地，能“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也就是从容中道，佛家称为事事无碍也，这正是老子讲的“无为而无不为”。

## 五、极性与非极性

老子曰：“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

“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十章）

### 1、“欲”与“朴”

圣人为什么主张“去甚、去奢、去泰”呢？因为“甚”、“奢”、“泰”都是极性的观念，二相所具有的属性。圣人追求大道的无为、无私、无欲、自然的非极性属性，要损掉极性事物的过分、太侈、极端等极化状态。要守中，要中和，要平衡，要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这一系列的内容，乃是“为道日损”的过程，亦是转识成智的操作。损减五官的贪欲，减少情欲的追求，能“少私寡欲”，这是“为道”的基础操作。“少私”人敬仰，“寡欲”鬼神钦。“少私寡欲”，这是“塞其兑，闭其门”的必然效应，也是“无欲认识”通道开启的先决条件。素朴是大道的状态和属性。损减“有欲”，入契“无欲”，目标在素朴复归。吾人先天本性本具纯洁素朴，无杂无染，因后天的情欲染污，便远离大道；极化不已，则走向极端（甚、奢、泰）。能知大道清虚寂静、不二圆融、常住妙明，发心为道，损减“有欲认识”，目的在“见（现也，开启也）素抱（不失也）朴”。素朴本具，只要少私寡欲，垢尽镜自明。

庄子曰：“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本体之性本具素朴，只因“有欲”污染而失之。故只要清除二相极性的“有欲认识”，损减感官之欲，达到“无欲”，素朴至矣！

同理，“有知”是二相分别识取之“知”，“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能二相归一相，一相无可知，便转识成智，本具之属性（德）自不再失（不离）。“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庄子·刻意》）纯素朴的自性，不要“自心取自心”，不要二相妄分，不生识，不极化，就是“唯神是守”。在逆返时，能二相合一相达三昧正定（守而勿失），自与法界一相不二（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始觉合于本觉（合于天伦）。老子称之为“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绝学无忧”，就是要关闭“有欲认识”的通道，不让“为学”的二相识心分别牵累。“绝学”是为道的“损”减也。只要不为二相攀缘所牵，不为外境所转，不受物相所役，自无忧无恼。

## 2、“损”与“补”

老子讲过“四绝”（绝学无忧，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仁弃义）。“四绝”，是要绝极性的观念，绝二相的攀缘，绝“有欲”的认识，绝分别的心识，绝人我的执著。老子的“四绝”正是转识成智的认识操作及其功用。老子的“三去”（去甚、去奢、去泰）、“四绝”，是“为道日损”的根本内容，也是体天道自然属性的基本要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的“损有余”，就是“三去”、“四绝”的内容。损掉人们的贪欲妄想、私心杂念之“有余”，这是天道的属性在人道上的体现。所以，智者自觉地损减自己的情欲识念，按其修养的层次，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上根者，会自觉地断欲绝情，以符天道无私无欲无为之理，以契“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中根者，在善知识引导下，在条件的促使下亦能损欲去情，在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下，被动地有意无意地以符天道之属性，以合“发而皆中节”的“和”，能保持在一定的平衡位置，不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对抗；下根者，纵欲醉情，与“天之道”有意无意地对抗、阻挠，孔子叫“小人反中庸”也，老子称为“注其耳目”者，佛陀称为“业重（者），不生敬仰”。上、中根者，先后终为圣教所化，迟早定得解脱，不虑恶道坠堕。而下根之人则应及早熏习，多加关注，别弃而自流，永处沉沦。

反过来看，一个放纵情欲的人，一个强化自己识心识念的人，必走极端。趋极适端，则有余；有余，则天之道必然损之。先看自然界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能明白天之道“以万物为刍狗”的“不仁”之仁。日中必移，月

满必亏。为什么日中不暂留，月满不久持呢？“天之道，损有余”也！冬至冷有期，夏至热不长，为什么？“天之道，损有余”也！不需多说，整个极性世界皆体现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运行规律，展目皆是这种“天之道”的体现，只是运转周期长短不等而已！“反中庸”者、“注其耳目”者，“业重”而对“天之道”不生敬仰者，无视规律的存在而将“有欲”要极化，不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之“不仁”。不信因果，肆无忌惮，任性妄为，结果都被“天之道”碾得粉碎，不亦悲乎？！虽悲亦是“天之道”的“不仁”之仁。试想，夏日酷暑天道不损之，不灼焦万物吗？！人还能生存吗？！冬天严寒，天道不损之，不僵死生灵吗？！人还有生机吗？！这难道不是“天之道”的“不仁”之仁吗？！

同理，“天之道”不损人之私欲贪心、妄想识念，人岂不成了畜牲？！用佛法来说，这不是陷人于阿鼻地狱而不顾吗？！所以说，“天之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天道的“不仁”之仁。懂得这个道理了，就能明白老子讲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的规律了。“天地”和“圣人”的“不仁”之仁，就体现了“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深层次含义。

### 3、圣人的职责

“圣人在天下”，以自己的道德智慧教化人，以身作则来教化人，以心比心来慈悲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恕人，以“行不言之教”来示人，以开示悟入来成就人。圣人“歛歛焉”，是“塞其兑，闭其门”的另一种表达。圣人六根不外驰，紧闭六门，敛心“观自在”，收心视“真如”，摄意拴“心猿”，息念降“意马”，坏识驱无明。圣人以转识成智的表率来为“天下浑其心”。浑者，非极性之心也，非分别之心也，非有欲之认识也。“为天下浑其心”，就是让天下人都转识成智，亦是通过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让天下人皆成佛。

庄子讲的凿“浑沌”七日而死，是喻顺着贪欲而演化的堕落；而老子讲的“为天下浑其心”，是转识成智的回归。只有坏掉识心识念，关闭有欲的认识，泯灭极性的观念，才能“浑其心”，才能破除二相的分别执著。“浑其心”达到“平常心”，进而“常无心”，无心便与道相契相融，可见“圣人在天下”的目的，是示范人们修德符道！但百姓百姓，自有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耳目”者，指一切感官也；“注其耳目”者，放纵情欲也，满足



贪欲、极化“有欲认识”也，六门开启趣外也，六根攀缘六尘也。满足情欲，强化二相识别（注其耳目），这是百姓的无知与愚昧。正因为此，圣人处世，以开启百姓之迷雾为天职，以示教回归逆返为本职，以使其“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为目的。

庄子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庄子·人间世》）天下有道，正是转凡成圣的大好时光；而天下无道，则是圣人悲悯世人，倒驾慈航苦海度化的时期。所以，圣人在天下，就是“为天下浑其心”，为度化众生而来，为朴化社会而降！

#### 4、人心惟危

因为“僨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庄子·在宥》）失控放纵、难可系缚、难可降伏的，世间没有大过心的，最难管束的就是人心了。佛陀说心“如恶马不以辔制，将当牵人坠于坑陷。如被劫贼，苦止一世，五根贼祸，殃及累世，为害甚重，不可不慎。……。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好制心。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大火越逸，未足喻也”。（《佛遗教经》）所以，圣人“为天下浑其心”，是圣人最大的作为，最本职的工作。人世间千重要、万重要，无如“浑其心”更重要。其心不浑，一切其它工作皆无落地之根基也。儿子愚昧忤逆，万贯家产何用？人心浇漓冰冷，智慧不开显，社会动荡不安，就算富有，生存价值何在？

“故目之于明也殆，耳之于聪也殆，心之于殉也殆。”（《庄子·徐无鬼》）“百姓皆注其耳目”，那就危险了（殆）！人类社会只知尽情享乐，放纵耳目情欲，不知追求无上智慧，人心必奸宄械意、狡猾诡诈，必然极化为毒蛇猛兽、狼心狗肺。难道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吗？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圣人“为天下浑其心”，朴化社会，纯厚人心，培植道德，开显智慧，扭转百姓的愚昧无知，引导大众追求高雅境界。佛陀一生所教者，心地法门也。放纵情欲，“注其耳目”，极化心识，最可怕的后果是循业发现三恶道也！因果规律丝毫不爽。正如老子所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膨胀感官的五欲之乐，强化“有欲”的认识通道，极化二相执取的识心识念，最终如老子所说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

为什么不能“如”放纵者“意”呢？因为，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制约着。“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不是自然之道，故不符天道、人道之法，必然“自遗其咎”。“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庄子·在宥》）庄子说，你不要内心贪欲妄想炽盛（慎女内），也不要六根外驰，放纵“有欲认识”（闭女外），以追求感官的满足，更不要奸诈诡谲，心眼太多，识心太甚，这样必溃败衰亡（多知为败）。不要贪心太重，不要沉湎于耳目，不要狡诈心恶。要把心思放在追求解脱之道上，必然智慧道德圆满，证得无上觉道（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于如何使我们“遂于大明之上矣”，圣人只是给我们开了“药方”，吃不吃药还要靠我们自己，指要靠我们自己来修习解脱。

“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庄子·天运》）道不可以从外而得而证；道不可以“贡献”而传给他人，不可以“进奉”而传给他人，不可以言说而传给他人，为什么不能以“献”、“进”、“告”、“与”传给“其君”、“其亲”、“兄弟”、“子孙”呢？因“道”只可以心传心，心心相印，以心悟道证道，不可外得，只能内契。外传者，不入心（不止）。没于泉水中，不喝者，不解渴；浸泡在道中，心不修证者，与道无缘（中无主而不止）。即使心虽想修，外无善知识的正确引导也不行，没有圣人智慧的开启也不行（外无正而不行）。所以，圣人“为天下浑其心”，是教化、度化世人之需要，朴化社会之必须。

“圣人皆孩之”，圣人与百姓的“注其耳目”、顺着贪欲的心行正好相反。圣人要百姓回归于婴儿（皆孩之），少私寡欲，返朴归真，见素抱朴，“三去”、“四绝”，让百姓究竟解脱！“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二十七章）这就是“圣人在天下”之所以为圣人者也！

### 5、“贵食母”

“众人皆有以”，众人“皆注其耳目”，看似“昭昭”（足智多谋），其实“昏昏”（愚昧不堪）；看似“察察”（聪明伶俐），其实“闷闷”（浑浑噩噩）。“而我独顽似鄙”者，“正言若反”。以百姓认为的聪明伶俐，足智多谋，自然“比量”出圣人为“昏昏”、“闷闷”。以百姓认为的大有作为、尽情享乐、没白活一场以及不虚度此生来看，圣人真是冥顽不化，愚昧不堪（顽），心

无大志，庸庸碌碌（鄙）。但从圣人深不可测的境地、微妙玄通的功能、大智若愚的素朴、慈悲无量的胸怀、彻底解脱的自在、追求无上的大愿来看，众人是多么的可怜可悯、可悲可叹啊！无智而自见，无功而自伐，无是而自彰，无德而自誉，无能而自傲，还不可怜可悯吗？！

老子用“二道相因，生中道义”，以极性破极性，以对待破对待的“正言若反”之法，指明了体道之者“独异于人”的品格、气质、神韵、威力、智慧、憨厚、敦朴等。因为，圣人“贵食母”。“母”者，道体也，根也，本也。哲学上称为本体；佛陀称为真如实相；儒家称为“明德”。“贵食母”者，体现了老子追求大道，以道自任，“唯道是从”，时时契道的追求和与道不悖的境地！而百姓皆是“饮其五欲”，“皆注其耳目”，皆食其“可欲”，皆摄其六尘，皆享其“太牢”，皆登其“春台”。老子与百姓有异的是：“我独泊兮”、“我独若遗”、“我独若昏”、“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五独”正是体现大道的深奥与微妙，也表明了老子境界的超脱和智慧的超群。老子以“母”（“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喻道，让人们求道如想母，修道如寻母，悟道如闻母，证道如见母，得道如养母，与道不二如作母。

老子的以道喻母，对后世影响极大。首先，在道教的神祇中以“母”命名的尊神很多。如：王母、九天圣母、斗母、骊山老母、无生老母、西王母等等。以致民间将儒释道三教各类圣佛（菩萨）仙多冠以“母”字，以表示亲切与崇敬。如：观音老母、佛母、无极老母等等。

“圣人皆孩之”，这的确是老子极为关注的问题。五千言中，“圣人皆孩之”的内容很多，从开示、引导、告诫到具体的修法操持都体现了老子“皆孩之”的慈悲关注。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

“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三去”“四绝”亦是）

“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儻儻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飘兮其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直指无名之朴的清静本然和无私、无为、无欲、自然之属性，欲念将不生，生而即息）。不欲以静（欲念不起，其心自定），天下将自正（心身返朴而正）。”（三十七章）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取天下常以无事（于心无事，于事无心，心波不起，识心不出，则心身清静，心安体泰），及其有事（极化心识，六根趣外奔逸），不足以取天下（心身不安稳，不能入三昧）。”（四十八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七十二章）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七十七章）……。

圣人“贵食母”，故慈悲大愿，“为天下浑其心”，也要让天下百姓皆“食母”，“皆孩之”。以己所得，愿人所利；以己所益，愿人所乐。故要皆“食母”，故要“皆孩之”，让天下百姓同其利，同其乐。这正是佛陀讲的“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八千次往返娑婆世界救度众生的情怀。

“贵食母”要“食”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贵食母”的修道、悟道、证道，能否达到“载营魄抱一”而不离？这是老子衡量“贵食母”的第一个标准。“营魄”者，魂魄也，魂魄抱一，指神聚不散、不外驰，形神相合。俗言道：魂不守舍，是指人的精神妄动并耗散。从认识论看，“载营魄抱一”，就是不极化“有欲”通道，不二相外驰而分散精力，能反观内省而神志专一。不散乱、不失念、不掉举，注心一处，入于三昧也。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对应零或无极；一对应太极，

太极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负阴抱阳，就是古人讲的阴阳二气混融融，正是“抱一”之态。“抱一”能不离，这是指极性世界的人修道（食母），修到阴阳合而返太极的阶段，由显极性（如乾坤、阴阳等）回归到隐极性的非极性状态。能不离，就回到原本阴阳未剖的状态，也叫“复归于朴”，二相归一相，转识成智也。

## 6、“致柔”

“抔气致柔，能婴儿乎？”抔气者，有序化能量信息场也，消除阴阳二气对立之离散也。人体的阴阳属性，是物质世界极性属性的集中表现。当阴阳二气极性极化不相合时，中医就叫阴阳失调。故“抔气”使之阴阳平衡，“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典型的二相归一相的体现，也是典型的极性“识”向非极性“智”转化的体现。“抔气致柔”，“柔”是这种转化成功的标志。当极性泯灭，非极性显现时，必然表现出“中性”的属性。“柔”是老子对这种“中”性属性表达的术语。比如：化学上的酸和碱，当两极极性对立时，显出强酸强碱的“苛性”（极端性）来，腐蚀性极强，破坏性极大。但将等量的强酸强碱完全中和时，便成为中性（PH=7.00）的水，苛性被消除，不但毫无腐蚀性、破坏性，而且还清爽可口，可以饮用止渴。用这个浅显的例子，可类比“抔气”的去极性过程以及对“冲气以为和”的非极性“柔”的理解。“柔”不能只局限在柔软的感觉之柔上，“柔”是二相归一相的一种属性表达。这种属性包括柔软的柔，故老子将“抔气”进行的程度，用婴儿的柔和来衡量。

老子还讲：“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胜刚强。”（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守柔曰强”（五十二章）。柔是与刚强、坚硬相对立的。不同事物、不同层次，柔与强的所指不同，但“柔”总是表示去极性的属性，而刚强坚硬表示极化极性的属性。在物质的世界，气态比液态柔，液态比固态柔。故有形物态柔的表达，老子往往用水，因在此范围内，水属最柔。以固态的人体表达，老子往往用婴儿，因在此范围内，婴儿最柔。但能够“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就不是水和婴儿了，而是能量态，更深层次地讲是信息态，直至纯信息态。所以“天下之至柔”是纯信息态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愈柔的状态，表示极性的消除愈完全，非极性的显现愈充分。愈强愈坚的事物，表示极性的极化愈极端。在人体上，婴儿柔于小孩，小孩柔于壮年，壮年柔于老年，老年柔于僵

尸。所以，道返回到“婴儿”，以示柔之至矣！“抔气致柔”达到婴儿的程度，这都是二相极性归一相非极性的显现。“柔弱胜刚强”，“守柔曰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些都说明了极性事物是暂时的虚幻存在。老子讲过：“弱者，道之用。”（四十章）那么道者，就是弱之体。依此类推，强者，弱之用；弱者，强之体。可见刚强是柔弱本体所显现的相用。“抔气致柔”，就是要回归溯源，归根复命，二相之“识”归于一相之“智”。

### 7、涤心镜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玄览”者，吾人之心镜也，佛家称为大圆镜智。此“心镜”（玄览）有垢，智慧则不显，禅宗称为“古镜无光”。此“心镜”尘垢除尽，则为“古镜重明”。心镜之尘垢者，极性之观念也，二相分别之心识也。坏掉“有欲”认识的心识（也就是抽去太极图中的“S”线），清除极性的观念，就叫“涤除玄览”。“涤除玄览”的过程，就是典型的转识成智的体现。“涤除玄览”愈彻底愈干净，转识成智愈充分。“涤除玄览”达到无丝毫瑕疵时，“识”尽“智”光显，就叫“顿悟”，叫“明心见性”。“尘消觉圆净，净极光通达。”（《楞严经》）“尘垢应念消，成圆明净妙。”（同上）吾人本觉具足妙明，只因识心妄想所造的五阴覆盖，灯光被罩，无能显示。只要“尘消”，大圆镜智自然显露。无量光人人具有，就看能不能“净极”（能无疵乎）。消除尘垢，这是清除识心识意的形象表达。若真至“净极”、“无疵”之处，则寂照之光通达，“知常曰明”，“圆明净妙”，究竟一相，十方圆通，可谓无疵光自显矣！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庄子亦将心喻为镜，亦寓意要“涤除玄览”。“无为名尸（心不要成为追求名利之体），无为谋府（心不要成为识心分别的出谋献策的官器），无为事任（要于心无事，于事无心，不被外境所转，要应无所住），无为知主（心不要被极性观念所束缚，不要被‘有欲认识’所驾驭）。体尽无穷（心不要被识念所分割，不被极性的界相所阻隔，心就能显出原本无边无际一相的属性），而游无朕（朕者，迹象也，我也。只要有迹象有我，就成为内外对立的二相。无朕者，究竟一相也。清除了我执，不留私心妄想，才能无相、无念、无住，就是‘游无朕’也！）；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心无识心分别，无极性的分割，其原本周遍法界、不动周

圆的天然属性自然展现，因无心波极化的界相，唯是一相无相，无主客内外，无能所见，故无见无得），亦虚而已（无相无界、无边无际的本体实相，一物不存，一无所有，故称为虚，表示‘玄览’无疵也）。”这一段表达的正是老子说的“涤除玄览”，达到无疵的境地。

### 8、“应无所住”；“自心现量”

“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这是指转识成智后，至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的绝妙表达。吾人“有欲认识”的二相分别之心不除，见境被转，“心本无生因境有”，令二相的执取之妄心识念，见物境如照相机，按动快门就感光落影成像（这就是妄心的来源），念念心心是识，在“软件”（对应胶片）上落下深刻的烙印，八识中落下了生灭的种子，放影时生死不了，这就是凡夫二相识心分别的严重后果。转识成智的目的，就是要“用心若镜”。“用心若镜”是指根尘相对时，无染无杂，对境不著，无念无住，能转物自在，过而不留（无烙印），“软件”上不落下生灭的种子。正如惠能《坛经》所讲，不是“百物不思，当令念绝”，而是“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庄子的“不将不迎”，形象表达了“玄览”（妙明真心）和吾人妄心的区别。妄心是二相分别的“识”，境有什么相，内落什么“印”，一生一生，烙印展放不完，故生死不了。而“玄览”（真如妙心，实相本体）如镜照物，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不将不迎），应照自如，善能分别，但镜不留胡汉之相。这就是圣人的荷叶水珠“应无所住”（应而不藏）。凡夫识心胶漆相著，不能自在，随境生心，痛苦烦恼不了。能“应而不藏”，则“软件”上不落识念，心身不为物境所支配，无劳于境，无役于物，其心自在解脱，就是“胜物而不伤”。“能善分别”是“胜物”，“应无所住”，“无住、无念”是“不伤”。“涤除玄览”能达到庄子说的“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时，堪称“无疵”！庄子还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意思还是“涤除玄览”达“静”（无疵）之时，就成为“天地之鉴，万物之镜”。八识转为大圆镜智时，遍十方通彻为一“圆镜”也。天地万物，只是此无边无际“圆镜”中之像（相）也。

《楞严经》称此“圆镜”为“大觉”，“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此“大觉”之镜，性澄圆妙（“觉海性澄圆，圆澄觉元妙”），故可鉴天地万物。当“玄览”“无疵”时，便可映现主客内外一切影像，才知妄心、幻身、外

境（心、身、世界）三道境，均为“玄览”之现影也。此时，才知佛陀讲的“三界若空华”、“诸根如幻，境界如梦”是千真万确，也知“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的真实。（《证道歌》）

“天门开阖，能无雌乎？”天门者，非它也，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门也。雌者，与雄相反，表示阴藏也，承接也，应对也。六根之门开阖时，必然根尘相对生识。若能不生识，便不落“烙印”，无住无念，不被境物所转，就是“软件”不阴藏杂质，不承接前尘影事，不对境生识。能如此，可谓乎“无雌”也。如果我们六根对境之时，就像雌性一样摄藏、接受承应雄性（喻外境也），被外物所转，见相著相，见境生心住念，这就有雌也。老子问：“天门开阖，能无雌乎？”就是看吾人转识成智能无念、无住、无相吗？能“不将不迎，应而不藏”，“胜物而不伤”吗？！庄子也讲：“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庄子·天运》）其心不然者，指意根不承接前尘影事，指不著相，不落识念，犹如天门不开一样的效应。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转识成智之人，事事无碍，凡事皆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参禅打坐也好，从事政务也好，一人则“慎独”，理众则无恼，见境则无著，言谈则无念，遇物则无相，能在六尘中不染，纷杂中不乱，万象中不惑，事事无为，自然通达无碍也。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明白四达”者，明心见性，彻悟本来，一相无际，知见不见，无取无摄，无知无识，与“知不知”道理相同。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天地万物者，乃实是“随众生心”，各自循业（共业、别业）发现的“应所知量”也。从极性世界的因缘生法来看，“因缘和合，虚妄（相）有生；因缘别离，虚妄（相）名灭。”（《楞严经》）但所生之相当体皆空，本无自性，唯识所现之量也。知诸法本寂，“精真妙明，本觉圆净，非留死生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觉，妙明真精，妄以发生诸器世间”。（《楞严经》）“本觉圆净”（实相本体），一物不有，无有生死、尘垢及虚空（非留死生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虚空在大觉（本觉也，妙明真精也。老子称为“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也）中，如大海中的水泡一样，何况虚空中的十方世界、万物众生呢！所以，惠能讲：“本来无一物。”《心经》讲：“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知达此理，“生之畜之”，



则是唯识所现的“应所知量”也。对转识成智之人，“法不见法，法不知法”（《父子合集经》），故“生而不有”。“无为无不为”之人，愿以什么得度，现化什么，现化如幻，故“为而不恃”。“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故“长而不宰”。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无作妙德者，是为“玄德”最具体的表达了。

## 六、“玄德”成智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六十五章）“玄德”者，唯道是从，事事无碍，体用一如，无为而无不为者也。

佛家讲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是本有的不经修为而具足的常住妙明之属性也。般若德是自性妙明的灵光智慧。解脱德是修证所得的自在无碍、无为无不为的胜妙之德性。用解脱德显现“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地度化一切众生，是解脱自在的表现。故“深矣、远矣”的“玄德”即是解脱德。解脱德自在无碍，是与道相符时展现的道的属性，是始觉合于本觉时所具有的无为无不为之妙德。故“玄德”无障无碍，无形无相，是信息态的属性，是无量无际的一相之智德，自然与有形有相、有限有界、有碍有障的物相反（与物反矣）。“玄德”是以始觉修证到与本觉相契（乃至大顺）时开显的解脱之德，故必须是始觉达到至深（深矣）至远（远矣）的境地时，才能与本觉相契合一。相契合一了，老子称为“乃至大顺”。

为什么称“复”呢？因为本觉常住，不生不灭，只因吾人一念无明、三细（转相、现相、业相）六粗（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的演化，本觉被无明迷惑所障蔽，经大智之人指点，回归逆返，归根复命，清除妄念，关闭“有欲认识”，转识成智，恢复本觉之妙明，“穷理尽性，以致于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时，才与本觉相契而解脱！故称“乃至大顺”。“玄德”者，亦是“唯道是从”之德也。“唯道是从”就是大顺于道，与道相契之谓也。

佛陀曰：“天主，一切世间，皆无有相；相为系缚，无相即解。相是心境，心境不实，真实之法，是智境界，远离众相，非心所行。天主，一切诸相，是三界法。色声等法，名之为相。诸根境界，一切众生，系缚之因。若能于相，而不贪著，众缚悉除，安乐自在。”（《佛说大乘密严经》）根尘相对的二相“有欲认识”，必然循业发现三界之相（三界之中，一切动不动相，

皆称三界之相。如：虚空为不动相，其它一切运动物体为动相；无色界天为不动相，欲界、色界为动相。因为人们“有欲认识”的发“识”（唯识所现的一切世间相，都是循业现相，故称为业相，有业相皆是二相攀缘执取所形成的），故有世间诸相之所显现。但人们不了解“唯识所现”世间相的原理与机制，故不能“远离众相”，反因著相而系缚。所以，转识成智就是根尘相对时，明白“相是心境，心境不实，真实之法，是智境界（本无一相的妙明本体）”，故不攀缘不执取，不产生分别之“识”，则达无相解脱（相为系缚，无相即解）。不发识就是二相转一相，成为根尘相对的应无所住的智慧境界。当转识成智时，智的境界是根尘同源的一相。

根尘同源时，根尘皆是自心所现的量，犹如镜中的人和环境的影像，在镜子里都是平等的，所以根尘都是自心真空大圆镜上所现的影像，喻为一相的智境界。智境界是没有循业所现相的境界，因为“相是心境，心境不实，真实之法是智境界”，所以二相归一相，转识成智是“有欲认识”转向“无欲认识”，解除众缚（若能于相而不贪著，众缚悉除，安乐自在），自在解脱的法宝。佛陀在这里强调的是，凡夫“有欲认识”的根尘相对，必然由识现出各种现相，“相是心境”。所以，转识成智的操作要“远离众相”，远离“色声等法”，就不被识所蒙蔽，入智境界就是“无欲观其妙”。

### 第三章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二十一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

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朴散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二十八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而天下莫能臣也。”（三十二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四十三章）

“道者，万物之奥。”（六十二章）

## 一、绝对的世界观

### 1、相对与绝对

一部《道德经》，可而言之，是讲相对之理与绝对之理的宝典。相对之理哲学上称为相对真理，绝对之理称为绝对真理。但用“真理”二字，也是顺势而已！因是真理不能相对；是绝对者，不能称为真理，因真理之真亦相对也！既以姑妄，则姑妄之！相对者，皆是极性状态；绝对者，则是非极性态。《道德经》一书以讲绝对非极性状态属性为主体，相对极性状态为相用。绝对的非极性态，老子用“道”、“常道”、“无名”、“谷神”、“冲虚”、混成之物、“希”、“夷”、“微”、“无”、“万物之宗”、“无物”、“无状”、“大”、“朴”、“母”、“至柔”等等来表达；相对的极性态用“可道”、“非常道”、“有名”、“天地”、“有物”、“有象”、“万物”、“有”、可视、可听、可抔、“器”、“子”、“刚强”等等来表达。这就很显然，世界的存在是二部分：一部分是相对存在，一部分是绝对存在。我们把对相对存在部分的认识称为相对之理（相对真理），而把对绝对存在的认识称为绝对之理（绝对真理）。人类的认识不外

乎就是这两方面的认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非是对这两方面的看法；人一生的所为和其追求，无非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圣人、凡夫以此而分，君子、小人以此而定，一切经书典章据此而著，世出世间以此而立，高低、贵贱以此而成，智慧愚钝缘此而彰，学问修习之道亦不外乎此！所以，老子大讲特讲相对与绝对的道理。

《道德经》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讲“可道”、“不可道”；“可名”、“不可名”；“常道”、“非常道”；“有名”、“无名”；“有欲”、“无欲”；“徼”、“妙”。“可道”、“可名”、“非常道”、“有名”、“有欲”、“徼”是属于相对真理的部分，而“不可道”、“不可名”、“常道”、“无名”、“无欲”、“妙”是属于绝对真理的部分。凡是相对真理，都是二相的“有欲”认识通道所认识之理，而绝对真理则是一相的“无欲”认识通道所认识之理。比如，科学研究是以主客两相（人和仪器）的“有欲认识”通道所得到的认识，故只能是相对真理；而一相（人用“人体”这台仪器）的“无欲认识”通道进入“不二”境地所得到的认识，便为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适用一定范围的认识，所认识的对象是暂时的、虚幻的、无常变化的、当体皆空的，是只能以运动方式存在的事物；而绝对真理的认识是无待的、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时一切处的认识，所认识的对象是永恒的、真实的、常住的、唯一真正存在的，是不以任何方式运动变化的存在。

## 2、认识比量

相对真理的认识，因是相对的二相（如人与仪器相对成主客二相），故所得的认识只能是比量（对比规定才能确定的量）的认识。因是比量，则随不同的规定对比得出不同的结论，以不同的参照得出不同的表达。所以，相对真理的真理性，只能相对地存在，有条件地存在，不究竟不了义地存在。绝对真理的认识，因是绝对的一相（如，人用人自心身为“仪器”，无能用所用，故为一相；以自心现量，人及人这台“仪器”与天地万物同是所现之量，故无主客，无能研究和所研究，古人称天人合一，是故为一相。可用梦境作譬，做梦时，做梦的人和所用来做梦的“仪器”以及所做的梦境是一不是二，依此可领悟一相之理），故所得的认识是现量（不需任何条件，直接就可确定的量）的认识。因现量是无条件的、独立的（独立而不改）、不需分别对照的，是究竟的了义的认识；是“如是”，本来如此，是自然。用“存在”表达已成为二相，故只能表示为“如是”，本就如此，自然而然。

我们处在极性的世界，因极性观念的习惯性，用二相分别的比量，已“得心应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在比量中认识世界，于是形成了一系列非真当作真、非幻当作幻的颠倒观念。如，佛陀所说的凡夫四颠倒（常颠倒，无常计常；乐颠倒，把苦当乐；净颠倒，不净为净；我颠倒，无我认我）、八颠倒[凡夫的四颠倒，再加二乘的四颠倒（无常颠倒，于涅槃之常而计无常；无乐颠倒，于涅槃之乐而计无乐；无我颠倒，於涅槃之我而计无我；无净颠倒，于涅槃之净而计无净）]等。我们日常生活中，以至科学实验中，都以比量来计量，来表达，来交流，来认可，来否定，来划分是科学非科学。以此比量来衡量一切事物时，我们已经陷入一种共同的“昏糊”状态，就无法认识本来的面目了。佛陀说我们凡夫智力低下，无法认识究竟实相，还把自己浅显的认识，视为真理，固步自封，形成“世智辨聪”的顽固的境地。于是，不但不能深化认识，反而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排斥圣者的大智慧所得。把圣者不可思议的究竟了义的见地和理论，当作“奇谈怪论”、“神话故事”，甚至视为“迷信”，感到荒唐可笑，故出现智者反为愚、愚者倒自诩的“夜郎现象”。犹如几十亿人每天全都是酒醉状态时，在比量中就无酒醉可言，倒是有一不醉者成为醉汉。

### 3、极性思维的局限

极性世界的相对认识就是这样。所以，老子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美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一系列极性相对的比量，在《老子》一书中非常之多（如，虚实、强弱、无为与有为、无欲与有欲、唯阿、昭昭昏昏、察察闷闷、曲全、枉直、洼盈、蔽新、雄雌、黑白、荣辱、朴器、歛张、开阖、兴废、取与、柔刚、巧拙、寒热、静躁、生死、母子、祸福、难易、学不学等等）。通过这些比量，我们就可知道，我们每说的一句话，每思考的任一问题，无一不是用极性的观念进行。也就是说，没有比量，我们连说话思维都无法进行了。于是，我们就发现语言思维都是我们无始劫来在极性的世界培养、发展起来的处理和交流的工具。但深入一步，是有了极性世界而后有极性的观念呢，还是有了极性观念才有极性世界呢？也就是说，先有比量的世界才有比量的观念呢，还是先有比量的观念才有比量的世界呢？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就牵涉到了整个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根本关系问题，也就涉及到世界的存在

和起源问题了。既然思维语言皆是比量的产物，那么我们的思维语言就皆是相对的、暂时的、不了义的和不真实的。因此佛陀将我们二相“有欲认识”的极性思维称之为“妄心”，把“妄心”依赖产生的差别外境称为诸法。是先有极性的观念（比量）呢，还是先有境界差别之相（极性的世界）呢？

佛经对此早就作过极其深刻透彻的表述：“一切有心起分别者，犹如幻化，无有真实，所谓识受想行、忆念、缘虑、觉知等法，种种心数，非青非黄，非赤非白，亦非杂色；无有长短、方圆、大小，乃至尽于十方虚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状，无一区分而可得者。但以众生无明痴暗熏习因缘，现妄境界，令生念著。”（《占察善恶业报经》）由此可见，我们的思维（忆念、缘虑、觉知等）所用的比量（青黄、赤白、长短、方圆、大小、虚空、世界等）都不是真实存在的（犹如幻化，无有真实）。要找我们思维的相状（求心形状），用极性比量的“有欲认识”是无法认识的（无一区分而可得者）。因为，极性的观念来自极性世界（现妄境界，令生念著），而极性的世界来自极性的观念（但以众生无明痴暗熏习因缘，现妄境界）。

到底先有极性观念，还是先有极性的世界？这是认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障碍！首先，这个障碍来自极性观念的极性思维自身的限制。因这个极性思维本身自觉不自觉地要产生一个谁先谁后的“起源”问题。人们最熟悉的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就是极性思维的悖论。当你认为是先有“鸡”后有“蛋”时，那么“鸡”从何来？当你认为是先有“蛋”后有“鸡”时，那么“蛋”从何来？这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极性思维本身的“缠绕”。这种思维的“程序”必然会产生出这种想法和问题，从而自己作茧自缚，形成一个极性思维“自我”编造的“怪圈”，叫你永世钻不出来，而实非真的存在。所以，极性世界的思维（或“有欲”的认识）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陷入了困境，不能自拔。这已经暴露了极性思维的比量应用的局限与障碍，以及比量处理的不真实性。但当让你在无极圈中“画”“S”线时，你说是先有太极图的阳半呢，还是先有太极图阴半呢？你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明白了，极性思维的“怪圈”就不存在了，谁先谁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鸡与蛋的先后问题自然心地明了!!!

“所谓此心（极性思维）不能自知，妄自谓有，起觉知想，计我我所，而实无有觉知之相，以此妄心毕竟无体，不可见故。若无觉知能分别者，则无十方三世一切差别之相。”（《占察善恶业报经》）由于极性思维用比量进行，

于自我编织“怪圈”不能自拔（不能自知），总是陷入在谁先谁后、谁主谁客等极性思维的自我缠绕之中（妄自谓有，起觉知想，计我我所）。而这种无意义的缠绕的陷阱，愈思维愈陷得深。实际上“先后”极性，本无所有，纯属极性比量思维方式的差错，因为任何极性事物都是同时成对出现的。

庄子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庄子·渔父》）庄子讲，有人害怕自己的身影和讨厌自己的足迹而奔走，想用快速奔跑来甩掉影、迹，没想到跑得愈快，而影、迹愈多。我们亦是想要用极性观念来解决自身缠绕的问题，想要用“有欲”的认识来认识世界，想要用比量来解决自我缠绕的问题，想要用二相（主、客对立）的认识方式去认识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一系列认识之谜，就犹如庄子所说的“畏影恶迹”一样，哪怕“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因为“实无有觉知之相，以此妄心毕竟无体，不可见故”。因“处阴”而影休，“处静”而迹息，哪有“觉知之相”？“觉知之相”亦是我们二相的极性思维的比量所展现的。

无此比量的极性思维，“觉知之相”和“此妄心”实则无有，毕竟无体。再看，形影谁先谁后？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比量的极性思维非要产生这个想法不可！这就是说，“若无觉知能分别者，则无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别之相”。若无极性比量思维，焉有形影谁先谁后的问题？！若无极性思维的缠绕，自无“鸡”先“蛋”先的悖论！缠绕于悖论来自极性思维本身的作茧自缚，处阴休影，处静息迹，这是大智慧们的解脱之法。对一个被极性思维控制的人，看到此说，反更会激起他的“疾走不休”，甚至“绝力而死”（怀疑、批判、讥讽、自作聪明而陷入“世智辨聪”的“八难”之中，谓之“死”也）；而对一个认真对待，成熟修证的人来说，可能会起到“处阴”而影休、“处静”而迹息的意外效应，但愿我们由此“顿彻”、“顿悟”！

“一切诸法皆从妄想生，依妄心为本；然此妄心无自相故，亦依境界而有，所谓缘念觉知前境界故，说名为心。又此妄心与前境界，虽俱相依，起无先后，而此妄心能为一切境界源主。所以者何？谓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说心有无明。”（《占察善恶业报经》）先有极性观念还是先有极性世界？实无先后。太极图中先有阴还是先有阳？“心生故种种法生，法生故种种心生。”（《占察善恶业报经》）根本是极性思维的二相认识的差错，是设立二相比量

的前提的方向性错误所致。极性思维将原本一相的法界被自己的无明愚昧认定成二相，形成坚固的极性观念，从而导致无休止的极性观念的缠绕。若能知原本不存在极性的二相之实，问题就解决了（处阴休影、处静息迹）。但由于无量劫的极性思维坚固（坚固妄想），无法摆脱，故始终在相对认识中“疾走不休”！“当知心外相者（外境、客观世界），如梦所见，种种境界，唯心想作，无实外事。一切境界悉亦如是，以皆依无明识梦所见，妄想作故。”（《占察善恶业报经》）本是一相，本无先后的形影关系，一旦用极性思维，必然要处理出个谁先谁后的问题来。因为，极性思维的人无法脱出这个桎梏。于是，圣者们随顺人们的比量表达，不得不权且以“妄心为一切境界源主”来解决极性思维的先后问题。等到无明识梦结束时，才知梦境中本无能梦所梦的先后问题；但随顺极性思维，总是说“我是梦境的源主”。亦如形影本无先后，但人们总会感到先有我形，后有我影。以此方便，顺指寻月，先视指头，再见指月。

先知外境，“如梦所见”，“实无外事”，就可最终突破极性思维的“怪圈”，了悟妄想与妄境（以梦境来对比）是波水一体（波即是水、水即是波），自然便进入绝对之境，认识绝对真理，体悟绝对“存在”，彻悟绝对无比量、无极性，更无极性思维、语言以及一切境界差别之相。

#### 4、领略现量

比量是以妄自分成二相为前提，现量则相反，依一相的特征而建立，若无妄自分成主客内外等二相的极性虚妄观念，则原本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以自心自身为参照进行比量的识别，于是就无主客内外的极性感受和对立“比量”。这种说法，对一个识心分别、未经领悟现量境界的人来说，能够理解比登天还难，何况“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境界呢？为什么？极性思维坚固故！怎么能让一个人感受到“妄心为一切境界之源主”呢？怎么能深入到唯此一心、余皆自心现量呢？历代圣贤哲人最困难的是将“心法”之现量（绝对真理）让人“现量”！古语有：“修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证道难，证道容易成道难，成道容易弘法难。”难的就是将此现量（尤其是圣智现量）能“现”在他人之心。若此易到，就不需要“三藏十二部”了，也不需老子讲《道德经》了，更不需要对此问题啰啰嗦嗦了。

现量有业相的现量，有圣智现量。从事转识成智操作的人都知道，外境乃识梦所现，但往往又忽视了自心（妄心）和自身更是识梦最直接的表达！



我们交龙文化称为“三道境”（妄心、幻身、妄境）。“三道境”都是大圆镜智（玄览）上的影像。要入现量境的人，欲以“无欲认识”观其妙者，首先要将妄心境、幻身境“看作”妙净明体的大圆镜上之影像（实际上，不是“看作”，本来就是，只是在你未入门前作一方便操作，待到自肯自了时，冷暖自知），这是极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进入了，所谓的外境自然不外，乃与妄心、幻身同处“一镜”之中之影像耳！至此，更显得大圆镜上三道影境之真实。能入三道境皆是镜像的境界，达到“展目皆是如来地”、“山河大地尽露法身”，作意存想的有为认识远离，能自然而然地领略“三道境”现前，可谓现量境初现耳！前面我们谈过四天王观摩尼珠的公案，佛陀以摩尼珠为喻，让四天王进入自心现量境，故收珠观掌，让其悟入“玄珠”、“玄览”（妙明心镜，“知常曰明”之镜）之三道境，以“明明德”，但因四天王极性观念坚固而错失良机！

现代人是佛法道规衰微之末世众生，禅机难悟，现量境界难入，“顿悟”难开，故以如幻闻熏、渐入为方便，以补先天根性之不足，亦能终现妙明之本体。“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将三道境作为业相的自心现量法，积极转识成智（涤除玄览），坏心识（涤除）坏到主客泯灭，极性消除，则垢尽尘除，古镜重明时，便从业相的自心现量进入无业相的圣智现量（实相境界、观其妙）。不管是业相的自心现量，还是实相的自心（圣智）现量，叫现量是针对比量而言的。在任一现量中，是现量就是一相，无二相的识心分别，这是现量与比量的根本区别。现量的真实性在于“直接”二字，如镜照物，直接应对。这正是庄子讲的“不将不迎”，也是老子说的“以阅众甫”、“明白四达”而无所知之知。

一相境界之现量，贵在“无所知”。老子要求“能无知乎”？“明白四达”，如镜照境，巨细无遗，却无识心的分别，这就是“能无知”。“能无知”的“明白四达”，就是一相的现量！所以，现量的真实性就在于“直观”二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体验现量和比量的认识之差异。比如用筷子吃饭，小孩现量的认识看到大人怎么吃就怎么模仿，根本没有思量拿筷子的力学结构，该用多大力才行，更不会建立拿筷子吃饭的数学方程，用来计算筷子运行的角度、力度及食物重量等之间的变量关系。一件用现量非常简单的事，用比量就极其复杂，甚至就不能进行！如见一个杯子，现量法中，杯子的大小、色泽、容量等直现眼前；如果以比量法，用语言给人描述，那就费劲多

了，对方还难以明白，出力不讨好，不如让他亲眼看一下，以现量直接解决。

再看，随一彩画，要用比量说清楚就更困难了。比如，给人描述某一色彩，你说这色彩“比橙的浅一点，比黄的深一点”，这是比量无法表明的问题。但只要用现量，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有形有相的事物是这样，何况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事物呢？更何况本就无形无象、无量无际的实相本体呢？！我们为什么认识不了电子运动的真实状态，多少计算的方程都无法吻合呢？就是我们将电子的运行不能现量化，用比量的“波函数”来描述微观运动，那也是无法得出正确认识的，因为根本的错误是二相的前提。相对论的真实性，先是来自爱因斯坦坐光子火箭所具有的相似的一相性，而量子力学看似正确，而实远矣！原因是二相的坚固性。

老子“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正是波粒二象性（用比量，实则比此更复杂；但用现量，比波粒二象性更简单）在老子现量中的一种比量表达。它就像我们看一幅油画那么直观，要用比量则复杂得不可想象，但在现量境界中却很直观，再无比量的复杂性。老子在自心现量中，对物质态与能量态的存在状态，以及能量态与信息态的存在状态，物质、能量、信息三态共相混融的状态，都是直观的现量把握。用比量的语言表达，就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虽然，老子体悟的现量无法表述给我们，但老子还是将它们间的平衡转化的状态及其究竟一相的现量，表达为“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惟恍惟惚”、“是谓惚恍”、“渊兮”、“湛兮”、“混而为一”、“复归于无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有精”、“有信”、“寂兮寥兮”等等。老子的这些描述，都是他自心现量的“强为之名曰”。因为，一相“不知其名”，“其名不去”（不可得名也），只是为提携接引众生入一相现量的需要，老子不可言而言之，不可名而名之。

我们现代科学所用的数理的认识方式和认识状态，基本上都是二相的比量认识机制。这种认识工具和认识状态，和现量相比，并不优越，尤其在对微观、能量态、信息态的认识中，远不如现量简单明了，真实可靠。对于有形有象的物质态，比量可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也是相对于现有的认识状态而言的。愈到深层的境界，比量就无法适用了，而且是极其严重的障碍。所以，要掌握绝对真理，必须要入现量，而要入现量，先要“涤除玄览”，清除识心的比量分别，才可契现量的境地。

一部《道德经》，全是现量的“比量化”。老子五千言的真实性都来自现

量的真实直观性。任何现代的比量科技发展，只能证实证明现量的可靠性和真理性，而不能推翻现量的正确性。这就是儒释道圣人经典千古不衰、万古流芳的根本原因。不管是来自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墨客；也不管狂徒多么嚣张，多么定论，最终将会被现量的绝对真理性统统推翻，而且显示出主客比量浅薄无知的可怜！比量认识不了“诸根如幻，境界如梦”，认识不了“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而得住持，暂时为有。”（《占察善恶业报经》）

老子、佛陀在他们的圣智现量境界中，掌握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佛陀是一切种智，他所证得的究竟真理（绝对真理），我们用比量的认识是无法认识的，就叫“不可思议”。因为“思”是比量的极性观念按一定程序的组合处理，“议”是“思”的一种表达，都是粗相的比量认识。所以，我们不能以“比量”之心去揣度圣者大智慧的“现量”之境。正因为他们处在甚深般若的状态，自住无量三昧的现量“观察”中，将其真实可靠的现量传递给人间，这是真理的语言相，将此语言相称为“圣言量”。我们凡夫证不到“圣智现量”，但可从圣者的“圣言量”中得到启发，受其引导，经闻、思、修的程序，自得证实“圣言量”不虚。古今中外，代代的大丈夫们踏“圣言量”的足迹，自证到“圣言”之境。所以，“圣言量”的真实性不依“世智辨聪”的怀疑不信、打击诽谤而寿终，反而续圣贤慧命代不绝人，更何况不乏其人。

知道了比量、现量、圣言量的关系，我们会明白，比量充其量就是“聪明”。“聪”者，耳敏，“明”者，眼锐。“聪明”是耳目识别的灵敏。故二相“有欲认识”的聪明不出比量的范围，因而“聪明”突破不了极性观念和极性认识的束缚。所以，现量及圣言量，不能亲证，不经人开导，再聪明也是无法理解的。有一从小聪明出众的高才生，到他取得了博士教授后，认为科学、哲学之路不契真理之道，转而研究道教经典。后经人介绍来交流一些问题，果然“聪明”，对我让他思考的问题，他耻于提示。但怎么使水晶球上没有影像这个问题，却几天未得答案。我给他说，佛法无人讲，虽慧不能知，他才感受到佛法深如海。虽然这人聪明，但始终在比量中，无法领略现量境。而般若智相反，那是现量的智慧，是大智慧，非比量的聪明所知。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若不是历代证悟者深入不可思不可议的现量境界，要以

比量中的聪明去理解其内涵，那是不可想象的。

“尔时，世尊如是逆顺入诸禅已，普告大众：我以甚深般若，遍观三界一切六道，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离，毕竟寂灭，同虚空相，无名无识，永断诸有；本来平等，无高下想；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不可系缚，不可解脱；无众生，无寿命，不生不起，不尽不灭；非世间，非非世间，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际平等，等诸法故。闲居静住，无所施为，究竟安置，必不可得；从无住法，法性施为，断一切相，一无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众，应断无明，灭生死始。……复告大众：我以摩诃般若，遍观三界有情无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无系无缚，无解脱者；无主无依，不可摄持；不出三界，不入诸有；本来清净，无垢无烦恼，与虚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尽诸动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见此法，名为解脱；凡夫不知，名曰无明。……复告大众：我以佛眼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明本际，性本解脱，于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无故，所因枝叶，皆悉解脱。无明解脱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脱。以是因缘，我今安住常寂灭光，名大涅槃。”（《大般涅槃经》）

这一段佛陀讲的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现量境”的表达，我们可从中领略到佛陀以不同三昧入不同现量境的情况。首先，佛陀入“甚深般若”，观到三界六道主客一切境界，“毕竟寂灭，同虚空相”，“永断诸有”，“断一切相，一无所有”。这种“现量境”，比量是无法知道的。只有到“甚深般若”的三昧境地，才可知本无一相，一无所有。焉有主客内外之相呢？！更何况是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宇宙众生！只有证到甚深般若之人，才真正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真实含义。吾人所见的主客内外一切之相，也是我们共处在“甚浅般若”中所见到的现量境（只要对所现境不二相分别的话，就是现量）。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外境，以及我们自己的心身等三道境，都是“循”我们业妄的信息结构所展现出来的幻妄相。比我们人业妄重的众生所展现的三道境就更低下了，比如蛆发现大便可能是它的大城市，但对人却是秽物。

佛陀讲，各类众生在各自业妄的信息结构的处理下，展现出各自的“应所知量”。唯有佛陀入“甚深般若”时，其所现的现量才是超越其他众生所现之量的真实“存在”！能知本无一物、“一无所有”的现量事实之人，“名出世人”（将后再不会展现三界世间之相了）；否则，因未认识到“本无所有”现量机制的智慧，没有“涤除玄览”上的业妄信息结构，仍循此业信息结构

展现三界六道的主客现象（现量）。

当佛陀入到“摩诃（大）般若”境地时，观到三界一切有情无情，“悉皆究竟，无系无缚，无解脱者”，“不出三界，不入诸有，本来清净，无垢无烦恼”，“尽诸动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可见在“摩诃般若”所现的“现量”中，“动念”、“思想”的心都息灭了，进入了无动、无念、无思、无想的“大涅槃”现量。“真见此法，名为解脱”。到达此“现量”境时，断了尘沙惑，名为解脱。前一现量为“名出世人”，但出世人不一定究竟解脱。破了我执的业妄，断了见思惑，不一定破了法执的业妄，未断尘沙惑，故不究竟解脱。

当佛陀以佛眼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时，现量的层次更深更细微了，观到“无明本际，性本解脱”，“所因枝叶，皆悉解脱”，这是佛陀给我们展现断了“无明惑”的“现量境”。断了无明惑，就入了“常寂灭光”之大涅槃。断了三惑时，所现“现量”不同，这是比量无法认识的。比量只能认识它那境界中所现事物的表面现象。我们先要明白比量所见现象，不是常寂灭光的究竟实相，都是各自循业发现的应该所知道的“现量”，并且这些“所知量”都是实相本体所现的业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皆如梦所见”，“实无外事”，“皆依无明识梦所见，妄想作故”）。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一切法毕竟无体，本来常空，实不生灭故。如是一切法实不生灭者，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寂静一味，名为真如第一义谛”。所以，比量是不真实的；即使是现量，业相现量亦是虚妄相，只是不陷入比量的无明中受其欺蒙，得智慧知见。直到破了三惑的“常寂灭光”现量时，才是宇宙万物本体的真实现量。

### 5、“道”是绝对的

对这些自然界的甚深规律、微妙之法、究竟“存在”，非入无欲的认识是不能认识的，非以主客合一的认识状态是无法了解的，非以现量的一相观照是证不到的，非转识成智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认识过程中，我们先要认识老子的认识、佛陀的认识、庄子的认识、伏羲的认识、孔孟的认识、列子的认识等，才能体会到圣贤大智慧的宝贵之处。以此，或许能知其大圣们的一点点真实信息。否则，不容置喙，免得贻误后人，自造无边业果，更何况是无知有意而诋毁，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有了这些认识，我们再来看《道德经》第一章中的“道可道，非常道。”

道是老子所证的甚深现量境。当老子观到此现量时，将此现量表达为“有混成之物”存在（指老子证浑沌未分的现量），比天地还早。这与佛陀在“甚深般若”所观的现量一样，三界六道，日月星辰，诸山大海，大地含生，断一切相，一无所有，焉有天地之相呢？（天地是指物质的世界，是物质世界的总称。）

“天地者，形之大者也。”（《庄子·则阳》）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庄子·在宥》）

庄子说的“大物”，就是老子说的混成之物。“有大物者，不可以物。”“大物”不是有限的具体之物，名物而实非物，但却能化生万物，这就是实相无相（“物而不物”）无不相（“故能物物”）。“大物”虽与具体有形有状之物不同，是“无物之象”、“无状之状”，但可以“为天下母”，产生万物，所以庄子说“故能物物”。明白了证到了实相无相无不相、无不相无相（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的境地，也就是物与非物“只是一个”的境地，不只可治天下百姓，还可十方世界不动周圆（“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于实相本体（大物）相契之人（唯道是从之人），是证悟得道的圣人，庄子称为“至贵”之人；佛陀称为证了无上菩提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老子称为“微妙玄通”、“不为而成”的圣人。“至贵”之人是掌握了绝对真理之人。“能物物”的“大物”是属绝对真理的现量界，而“大物”产生的“物物”是属相对真理的比量界。老子说，“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说明老子证到了一相无相、真空绝对的现量，说明了老子已证到实相的境地了。“寂兮”，是实相清净本然的属性；“寥兮”，是实相周遍法界的属性。“独立而不改”，是实相的唯一性、不二性、绝对性。佛经称真如不生不灭，不变（不改）随缘，“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法无不还归此法界”，但不增减。“周行而不殆”者，是实相的常住性，随缘不变性，“用之不勤（尽）”，“动而愈出”，真空妙有性。犹如三维坐标的原点，看似只在原点处为零，实则处处相对正负数相消为零（ $-1 + 1 = 0$ ， $-\infty + \infty = 0$ ）。原点可产生一切数（道可生一切法），“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故称“为天地母”。

老子对此“现量”，无法表达，也无名可称（因万物皆极性，故有名可

称；唯此现量是非极性，故不知其名），但为了与众生交流表达，只好勉强“字之曰道”；不可名而名，为“强”字之，“强为之名”。但凡有名者，皆属极性比量也；现量一相非极性，故无名。“强为之名曰大”者，非极性的实相大而无限，周遍十方，不动周圆，无边无际。这种“强为之名曰大”，非常清楚非常真实地表明了老子所证实的现量境。唯证到此究竟处，才能观照到道的周遍性。道无处不在处处在，这一“大”字涵盖着老子现量境的真实“感受”（是无法表达的表达）。证到绝对的、真实的、唯一存在的、产生万物而“用之不勤”的、独立而不改的状态与属性，是非极性的不可名状之现量。“说似一物即不中”，故强名之曰道（曰大）的非极性现量，是不能用极性比量的思维、语言来表达的，因“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要给只有比量极性观念的人交流表达，还得“道”（言说），但一“道”便成比量，不对应所证的现量了，故称“非常道”。道本无名（不可得名），因是绝待之“物”，一相无相，起名安字，必成二相。既称为一相的、绝对的，谁能给它起名？有谁给它起名，它和命名者不成二相了吗？！

庄子曰：“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然为一，怎么能用语言描述呢）？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有言，现量成比量了，一相成二相了）。”（《庄子·齐物论》）所以，“名可名，非常名”。凡“可名”，皆是比量。有名皆不实，是相对之名，而“无名”才是“常名”，真名无名，无名才是大名。因道独有不二，不可名，不能名，名之则非一成二，失去了“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属性，故老子说：“绳绳不可名。”“无名”是真实现量之名。“无名”的唯一现量（真如），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真如不守自性，遇缘则变，但虽变却独立而不改。犹如镜之鉴物，随外物而镜之现影，但虽现影而镜体不变。故老子喻为不死（不生不灭）之“谷神”，为产生天地万物的“玄牝之门”，故“无名”为“天地之始”、“天地根”。

“有名”者，从非极性到隐极性的非极性态也。“无名”是绝对的非极性，而“有名”则是负阴抱阳的隐极性的非极性；“无名”可喻之为处女，而“有名”则可喻为孕妇；“无名”是天地万物的始源、本源，而“有名”则是孕育成熟的胞胎、种子。要认识不可道不可名的非极性实相的“道”，二相分别的“有欲认识”是无法领略其现量境（妙）的，故只有“常无欲”（甚深般若，甚深三昧）的状态，才可证到真如实相的现量境（才可观其妙）。因此说，二相比量的“常有欲”认识通道，只能观察到“循业发现”的“应

所知量”（虚幻不实的变动不居的极性事物之量）。极性的世界中，一切现量都是业妄现量，而业妄现量皆是虚妄之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故“常有欲”只能观其业妄现量的非实相之“徼”，观不到圣智现量的真如实相之“妙”。

老子在这一章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表达得很清楚，“可道”、“可名”、“母”、“有欲”、“徼”都是极性二相属性的比量界，属相对真理的范畴；而“非常道”、“非常名”、“始”、“无欲”、“妙”都是非极性一相属性的现量界（专指圣智现量），属绝对真理的范畴。其实比量界亦是现量界（业妄现量），只是吾人妄分主客内外二相而形成的虚妄观念而已！诸法“毕竟无体，本来常空”。只因吾人极性心识的分别，造成自我的束缚观念，但绝不影响现量界存在的一相机制。只是现出业妄现量时，无明迷惑不知不了法界本是一相（即使你不知不了是一相，只影响你造新的业妄、产生新的妄想，但不影响循业现相产生现量的机制）。所以，“可道”、“可名”、“母”、“有欲”、“徼”的比量界，或称业妄现量界（二相分别就成“徼”，不分别内外主客时仍是现量）与“非常道”、“非常名”、“始”、“无欲”、“妙”的圣智现量界，都是道所展现的“现量”，同出一个机制，只是真如（道）不守自性，循业变现出业妄现量和依“玄览”无疵而现出的圣智现量不同，故老子称“此两者”为“同出而异名”。因业妄现量和圣智现量的微妙机制与原理一样，故称为“同谓之玄”。

要认识这种现量和机制、原理，必须要通过层层“涤除玄览”，直到“玄览无疵”的境地，才能证得，才能知晓“微妙玄通”深不可测的境地与机制，故曰“玄之又玄”。圣智现量证得的实相本体，以及真如（道）不守自性、遇缘则变的微妙不测，显现“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妙明”。虽能产生万物（惠能称：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而“用之不勤”，“周行而不殆”，故“妙”在用而不竭（“谷神不死”），“虚而不屈”，反而“动而愈出”（如镜，遇物遇缘则现则变，愈变动现的愈多。也就是说，造的业妄愈多愈复杂，循业显现的现量愈多愈纷繁），怎能不称为“玄之又玄”呢？！更玄妙的是“道”虽能变现一切，但其状态却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寂兮寥兮”、“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这就是佛经讲的实相无相。

无相又不是死寂，不是顽空，有真实之体（只不过是“无相之相”），“绵绵若存”（无处不在处处在），“湛兮似若存”（清静寂灭之相，似空无而却又真实存在。“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可为天下母”，“万



物之宗”。佛陀称为：“菩提妙净明体”、“精真妙明”、“妙觉明体”。此无相之相（无相存在的真实相），却能无不相（能产生一切相，可“朴散为器”，“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阅众甫”）。《华严经》云：“知一切法无相是相，相是无相；……非有是有，有是非有。”一切宇宙万有从此无相之实相而相，循业现出各种现量，犹白净的电影屏幕，可演出（现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汪洋大海、一切含生、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宇宙万有，但此屏幕却不因演出大海而沉没，不因岩石而坚硬，不因枪杀而血流，不因爆炸而毁坏。无相能显现太空宇宙，能现细菌病毒；能显现宏观天体，能显现微观粒子；能现富贵荣华，能现贫困潦倒；能在比量中展现生灭变化，而在圣智现量中却“常自寂灭相”；能让众生看到佛陀出生涅槃，佛陀法身而实常住，不来不去；能循业现出十法界（地狱界、饿鬼界、畜生界、人界、阿修罗界、天界、声闻界、缘觉界、菩萨界、佛界），但却空、无相、无愿，“罪福皆空无所住”；能叫凡夫感觉天地万物、人我是非真实不虚，但却其实“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你说妙不妙?!一切不可思议之妙事，皆从此机制而出，故曰“众妙之门”。

“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庄子·知北游》）体悟大道之人，现量中证到道无形、无声，但与谈论交流时，表达为“冥冥”。这种比量的表达能体现出现量境的真实情况吗？所以说“论道而非道也”。这和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同一意境。

“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尝相与无为乎！淡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不知其所止，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彷徨乎冯闾，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大智慧的圣者到此现量，也穷究不了其边际）。（《庄子·知北游》）

这是庄子证到绝对的现量境之描述。庄子讲的“无何有之宫”，也就是一无所有的境地，这全是对现量境的表达。如：无边无际、无作无为、淡泊宁静、清净本然、空虚无垠、寥廓无际、无终无始、无来无去。“无何有之宫”乃绝对真理之境，是绝待的非极性现量境。此等现量，庄子虽用语言来表述，但又如他说的，“论道而非道也”。现量不用比量来表达，是比量无法完整表达之故。故我们更能理解“道可道，非常道”的含意。究而言之，虽论道非道，却不废言道，才是“事事无碍”之境。[“无分别是分别，分别是无分别；……非说是说，说是非说”（《华严经》）] 故有庄子、老子、佛陀等

圣者之妙道也！

列子曰：“朕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其术。疲而睡，所梦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列子·黄帝》）列子以黄帝之梦，亦在表明现量境不能用语言让别人领悟（不能以告若矣）。梦境尚不可言传，何况证悟的现量境呢？！

## 6、无相无不相

“道”是无相之实相，是虚无之体，无极之态，喻为“谷神”。“谷”者，虚寂无相；“神”者，妙明灵光。“谷神”者，是虚无状态与妙明属性的统一体。虚无者称真空，妙明者称般若德。另外，“神”者，变化无量、应现无穷之谓也。因清静本然、常住妙明的“谷神”能真空妙有，随缘变现无穷，故喻为“玄牝”，称为化生万物的“玄牝之门”，化生的机制见上所说。因“谷神”虚而不屈（不穷尽），动而愈出（应现而自如，生生而不竭，运运而无穷，犹风箱一样，愈鼓动风愈出），故产生天地万物（天地之根），而绵绵不绝，无有穷尽，从不衰竭（“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大道虚无（冲），无形无象，真空之体。但，虽虚无而称体起用却无穷无尽（不盈），是万物最本质最真实的根源，是产生万物最幽深邃远的生机之体（渊兮，似万物之宗）。看似虚无却真实存在，深湛而不可思议（湛兮似若存）；能生化一切，但却无有始生，引申为不生不灭（吾不知其谁之子），连天地也是道所产生，故曰“象帝之先”（“帝”者，非天帝也，中国自古敬畏天地，指天地也）。

“道之为物”的“物”，非实物之物，“物”者，存在也。“道”的“存在”状态是“唯恍唯惚”，“恍、惚”者，非有非无之谓也。用恍惚喻道的存在状态。若说其无，则处处显应，无处不有，无不是道，土石砖瓦、秽净诸物，无一例外；若说其有，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于万物象前，找到的哪个是“道”？能离于物而存在的道，寻无踪，觅无影，故老子称为“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更深刻地讲，“恍惚”乃心物一如，是现量中随念而现相机制的一种表达。“一切诸法，种种境界等，随有所念，境界现前。”“依无明力因故，现妄境界；亦依无明灭故，一切境界灭。”（《占察善恶业报经》）

到了实相本体之境，这时宇宙众生归根复命到唯此一妙明真心也，别无他有。此妙明真心，只要有丝毫的“波动”，整个妙真如心便随此心波之缘

即变，展现出象、物来（妙明随缘变现成能量信息结构，或物质能量信息结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佛经讲：“一念无明起，山河大地生”，这就是随念念而变幻其相。心是境，境是心，心境一如，无二无别。“随有所念，境界现前，故知有内心及内心差别。”在“无欲观其妙”的层次，随念而境界变化；反过来，境界变就显示着内心有了差别（喻为波动）。“种种境界，唯心想作，无实外事。”（《占察善恶业报经》）达到究竟一相的现量境时，无心无境，非心非境。表达为妙心、真如妙心，就是指的“道”。“道之为物”，“道”作为心物一如，心物一体不二。恍惚者，是指心微微波动也。随其心之波动，真如妙心现出“象”、“物”的现量，这就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一相的“其中”，而不是二相的内外；是心物一体的现量，而非主客内外的比量。“其中有象”、“其中有物”真实地表示了老子处在究竟一相境地的现量证悟！

佛陀曰：“清净本然（道），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清净本然、寂兮寥兮的“道”，是怎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呢？从比量讲，就叫宇宙演化，因缘和合，化生万有。从现量讲，不是风、幡动，而是其心动。心动则境变，因“妄心能为一切境界源主”，何况在“玄之又玄”的现量境时，心境一如，心波动，其中就有“象”或“物”变现出来。犹如戴墨镜（心波动），眼前之全体同时展现成墨色。“其中有象”、“有物”，就是这样随波动而变现的。再如，虚无一物的无极态中（表示为无极圈），一念妄动，无极中表示为“S”线，于是无极便转变成太极了，成阴阳二半了，虚空中产生了“太极图”的“象”、“物”。从现量讲，没有演化过程，一切现象都是刹那刹那的现量境的展现。如幻灯片，一片一个现量，非演化。但在用比量的分别之人来看，电影上是因缘生法的连续影像，而其实本是胶片上一格一格的现象连续变迁造成的幻觉。随其心动，信息结构变化，对屏幕影像的连续显现则感觉是境界的变化，“有欲认识”自然会处理成这个错觉。所以说，唯证者能了知其中的道理，故惠能讲：“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老子的“其中有象”，“其中有物”，是指同时同体，在现量境中，心境“起无先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水波不二，一相属性如此！以回归逆返的层次来看，“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妄动较粗，对应着“象”（能量信息结构，是能量态）、“物”（物质能量信息结构，物质态）。“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窈、冥”要比“恍惚”的波动细微得多。对此细微波动，其中变现出“精”（信息态的信息结构）。“精”者细微精微也，这时道变现对应的不是物质态，也不是能量态，而可看作是信息态。无信息结构的纯信息态，可视为“其精甚真”。从复返回归本体实相讲，“甚真”之精与实相无相极为接近，几乎成为一体。“其中有信”，“信”是指与“道”本具的属性状态完全相契合，也就是始觉合于本觉了。亦是老子现量境证得“道”的真实存在性，信实不虚。老子证悟到“道”是不生不灭的本体存在，自古及今，从今至古，道体恒常不变，故道无古今，无寿者相（自古及今）。道是非极性一相，不可得名，无法去命名，命名则不是道的一相，故“其名不去”。宇宙的演化是从道→“信”→“精”→“象”→“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的回归、归根复命则是由“物”→“象”→“精”→“信”（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如何知道万物演化、回归的颠末原委呢？就是老子“无欲观其妙”，证得宇宙万物的实相本体现量（道）时，才掌握了绝对真理，才明彻了万事万物存在的玄妙机制。

以此掌握了宇宙人生的根本存在及其规律（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明白了宇宙万物皆依道而生，依道而存，从无而有，有而归无。“随有所念，境界现前”，“有”是循“恍惚”、“惚恍”、“窈冥”、“冥窈”的不同妄动之业变现了“物”、“象”、“精”、“甚真”等不同的幻化相。“道”是绝对真理，不存在“存在”之说，说“存在”就失去了“道”的绝对性，甚至“字之曰道”都是对“道”的委曲和歪曲。因“强”字之，就“强”述之。但要知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虽道本现成，无修无证，但吾人妄心遮障，涤除不无，故道是修来，悟到，证得；言说不到，思议不可，给与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庄子曰：“夫道，有情有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无为无形（“道法自然”，“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可传（可以以心传心来证得）而不可受（不能授受而传），可得（可证得）而不可见（视之不见）。自本自根（“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谁之子”；“莫能臣之”；“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未有天地（“先天地生”，“象帝之先”），自古以固存（“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无始无终，“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神鬼神帝（鬼神上帝依道而成，借道而灵），生天生地（天地

之根，“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道无上也），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道无底也），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道无生也，无始也，亦无终也），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不生灭）。”（《庄子·大宗师》）

这一段，庄子对“道”的描述与老子对“道”的描述极为相似，他们都是现量境的证得，是对绝对真理的极深刻认识。绝对真理唯证可得，唯德可从，无道无德之人，是无法认识绝对真理的。

古今中外，伟大的圣者皆是道德的典范，道德的化身。所以，只有修德才能得道。“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无德之人，与道远之；下德之人，与道有隔；修德之人，与道有缘；上德之人，与道不离；厚德之人，与道相比；玄德之人，与道重逢。道体人人具有，不欠不余，因无德而不显。只要修德、植德、养德、培德，自会有德。德之于身“乃真”（真者正也，正心诚意也。德之与身，其人才心正意诚，身修而人正）；德之于家“乃余”（正心诚意，修身而后家齐，说明德有余而感化家人，德充裕而可泽全家）；德之于乡“乃长”（修德满家而溢外利乡，可见德之长大，可化一方）；德之于国“乃丰”（修德丰满泽及一国，能使国治）；德之于天下“乃溥”（修德充沛，周流十方，可平天下）。

相对真理可学得，可传得，可授与，但只是“学问”，未臻道德境界时，就成为“知识”。“学问”、“知识”的相对真理于心灵人格无关时，会于身、于家、于乡、于国、于天下不一定有益。当相对真理有益之时，对等之害不可避免，佛经上喻为“功德天”与“黑暗女”不离；老子称为“福兮祸之所伏”。现代科技是相对真理的认识，当我们在享用科技成果时，对等危害潜伏等待着我们，有的眼前已显现，如空气污染、水质污染、食品污染、人心污染等等；有的一时还未显现出其危害，如核燃料，现代人得利，子孙后代却遭殃，核废料通过地震、海洋巨变（如：南北两极变更位置）等意想不到的因素，总会祸患众生的。所以，人类应追求绝对真理的一相性、无害性（“利而不害”）、利他性（“为而不争”）、究竟性（彻底解脱）。

“物物者与物无际（能产生万物的“道”与万物没有界线，真空绝对的本体和它产生的宇宙万物不排不拒，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故“无际”），而物有际者（而物体与物体之间有界线），所谓物际者也（这就是常说的相界面）。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不际者，无限之“道”也。“道”不际是指“道”无边也；际者，有限物也。“不际之际”，是无边有限也。无边的道中

产生了有限的物。“际之不际者”，是指有限之物存在于无边之道中。所以，“不际之际”就是“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庄子·知北游》)

庄子讲的有限之物存在于无限之道中，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与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无边论相似。一切万物都是人循业的自心现量，一切现出的物象皆依无相一相的道体来现，故道体虽现物象而本身不变。犹水中现月影而水体不变，镜中现影像而镜体不变。水月镜像有盈虚衰杀，但水与镜却无盈虚衰杀。在有限看来有盈虚衰杀的变化；在无限看，则根本没有。这就说明了，一切相对事物的存在皆是暂时的、虚幻的、非本质的，于其认识，也是相对的真理。而无限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存在的绝对真实体，才是绝对真理的“存在”。

### 7、“道”无极性

“夷”、“希”、“微”都是用来表示“道”的属性的概念。“夷”者平也；平者，一相也；一相者，不见也，有见只能是二相。可见“视之不见名曰夷”，是表示“道”一相的非极性属性。见而无见是真见。佛陀讲：“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楞严经》)一相的真见不是二相的眼见。真见见时，无二相的能见所见。真见离于用眼所见，感官之见无法见到真见(见不能及)。佛陀又说：“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知见法界，解了实相，空无所有，无有和合觉知之相，得无漏相，无所作相，如幻化相，热时炎相，乾闥婆城虚空之相。菩萨尔时得如是相，无贪恚痴，不闻不见，是名菩萨摩訶萨真实之相，安住实相。”(《大般涅槃经》)所以，老子的“视之不见”和佛陀的“见见之时，见非是见(第一、三“见”为真见)，“无有和合觉知之相”，“不闻不见，是名菩萨摩訶萨真实之相，安住实相”是同一个道理，真可谓唯圣者与圣者相通也！

“希”者，无也！老子讲“大音希声”，无声才是大声。凡有限皆是局部，而无限才是全体！全体、无限者大，部分、有限者小。只有无声才是无限之声，全体之声，故“大音希声”。可见“希”仍是表示道无声无响的非极性属性。

“微”者，摸不着也，无形也。“大象无形”，凡有形皆是有限、具体、有界、有相之物，只有无形无相才是无限、无界、无际的大象，大象就是“道”之象。

故“夷”、“希”、“微”三者都是表达“道”的非极性、无限性、无相性、一相性等的绝对真理之属性，都是描述绝对状态的，都是表示绝对存在的，都是老子以现量境证得的绝对属性。绝对的属性不能用相对的比量来表述，只可从现量境深入体悟体证。故用极性属性的语言思维无法把握，故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致诘”）。

佛陀讲经，常以不可思议告诫人们，那是现量境，非比量的思维言说可揣测。老子亦然，告诉人们非极性现量境不可用思议来穷究，就叫“不可致诘”。为什么语言思维不可穷究呢？因“致诘”二相的比量认识，无法认识一相（混而为一）的现量境地。“皦”与“昧”是明暗一对极性观念，对混而为一的非极性的“道”来说，它没有任何极性属性，不但无明无暗，也无上无下，无大无小，无善无恶，无好无坏，无长无短，无生无灭，无增无减，一句话，无一切极性属性存在！道是周遍法界，无处不在处处在，无处不有处处有。从空间看，无量无边，无穷无际；从时间看，无始无终，无头无尾。老子把时空的无量性称作“绳绳”。正因无量之一相，故“不可名”。“复归于无物”，这是老子归根复命过程所经历现量的表达。“夫物芸芸”，归根复命过程中，物物皆复归到“无物”之境，“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从“夫物芸芸”到“复归于无物”，一个“复”字，正好说明了“道”本无形无相，无物无状，归根复命时，才又复归到无物的现量境。

惠能复归到本体时，亦说“本来无一物”，“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把“道”本来无物的一相状态，谓之“无状之状”。因为，有形有相是状的一类，无形无状亦是一类存在之状。有形有相之状，有限有界；无形无状之状，无限无际。“无状”是一相的“道”之状，“无物”是无形无界的“道”之象。“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才是真实的永恒常存的状态和形象，一切绝对绝对的存在皆如此，是绝对真理的体现。而相反地，其余一切有状有形的存在皆是相对相待的存在，是相对真理的体现。把“道”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称为“惚恍”。“惚恍”者，说有则无状无物，说无则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的“惚恍”属性，正是非极性属性的一种表达。佛陀常用离四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绝百非来表达，佛经上常用“非”字来破除极性的肯定表达，用来消除极性观念的影响。如：非有非无、非内非外、非断非常、非一非异、非染非净，一切极性观念皆非，以否定极性来表达非极性。老子把这种离四句绝百非的否定的肯定表达法称为

“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是表示道非极性的另一类表达，用来说明“道”无头无尾、无始无终、无来无去的非极性属性，这是用否定极性来表达“道”非极性属性的一种方法。看似否定，却寓肯定。如上否定的表达，但却肯定了道的无处不在性、无时不在性、常住不动性。

道贯古今，无古无今，三世永存，无未来、现在和过去。三世的观念是人们的极性观念分别来的。“道”没有极性的时间观念（“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但体道证道之人，三世皆通。佛陀的宿命通能知古往今来的无穷劫。如《悲华经》上讲，到末法时期，天上要下酸雨。果不其然，现在全世界都下酸雨。佛陀能观尘点劫以前事犹在目前（“我以如来知见力故，观彼久远犹若今日。……佛智净微妙，无漏无所碍，通达无量劫。”（《法华经》））为什么老子、佛陀等能“执古御今”呢？关键是“能知古始”。

“古始”是什么？“古始”佛陀叫“无始”，佛法常称“无始劫来”。因为极性观念追求开头开始，实际上那是人们极性观念的虚妄。开始的开始还有开始，开头的开头还有开头，这是比量的“怪圈”，是虚妄观念的缠绕。故叫“无始”，才就究竟了。因为本是非极性一相，故“无始”。老子的“古始”亦很巧妙，“古始”和“无始”一样，都是讲没有开头，不陷入极性“怪圈”中。“古始”有今人的“古始”，有三皇的“古始”。“无始”和“古始”直推，就破除了极性，契入实相现量，本无“始与不始”的观念。所以，“能知古始”就是能知从实相到幻妄相的一切机制过程。证道证悟之人，以得道而圆通，以道的状态属性可鉴古今往来三世之一切，故称“道纪”。能知古始的“道纪”，佛陀称之为“总持”。

“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大小、长短、修远。”（《庄子·天地》）

“视乎冥冥，听乎无声”，这与老子说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一样。但一相无相（冥冥）之中皆光明（妙明）独现，这和佛陀法身所居的“常寂光土”一样，虽不见一相一物而“冥冥”，但却具无量光寿。道虽深之又深（“窈兮冥兮”），无象无状，但能化生万物（“而能物焉”，真空妙有）。虽“玄之又玄”，但并不顽空死寂，有精有信（佛陀称为精真妙明、妙明精真），真实存在，“神之又神而能精焉”，道与万物相“接”为一体。虽无一相一物，却能供给万物之所需（“至无而供其求”。“道”生之、畜之、长之、成之）。



故“道”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生长成熟的场所（“时骋”），又是万物的归宿之地（“要其宿”）。一切“大小、长短、修远”的极性事物无不从“道”产生，但又无不归还于“道”。这就是说，极性世界的万物都在非极性本体中产生、运行、死亡；一切运动变化的事物，都在不动中进行变化运动；同样，一切相对真理只是绝对真理中的一种虚幻认识。明白了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在依不运动变化的本体（道）而存在，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动中有不动”，那就该恭喜了。你还可对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皆在不运动不变化的虚空中进行，把虚空看成绝对的存在，一切相对存在的万物皆存在于虚空中，万物有生长成亡的运动变化过程，而虚空无生灭变异的现象。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是道的别名，是描述“道”的周遍性、无际性、无量性、不动性。而“逝”是“大”的属性称谓，是“大”的扩拓，形容“大”了还要“大”，要将“大”扩大到“远”，扩得远远的。有多“远”呢？“远曰反”，远到无限远了，直到“远”到返回到始点，无始终点，是指将“大”扩大到无边无量之义，使大无“大”相。这是老子的大智慧对“道”无远近极性的绝妙表达，若不是亲证现量，此话是说不出来，想不到的！只有佛陀有这样的现量证得，佛陀把它表达成“不动周圆”。故“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是说“道”的“不动周圆”性。“道”无远近，道无量无边，周遍十方，无处不在，所处所在皆是“道”的存在和“道”的显现。因无处不是道，所有见闻觉知、起心动念、言谈举止，无不是“道”所展现的相用，连虚空也是“道”展现的一种相状（“空生大觉中”，“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所以，无处不是道，无事不是道，无物不是道，无时不显道。天、地、人皆是道的展现，皆是道体的相用。叫天、叫地、叫人也是人比量的认识所分别的，在“道”来看，天、地、人皆是“道”之本身。禅宗有“翠竹黄花无非般若，山河大地尽露法身”之说。张伯端的《悟真篇》也讲：“三界惟心（道）妙理，万物非此非彼。无一物非我心，无一物是我己。”“见物便见心（道），无物心不现。十方通塞中，真心无不遍。”“法身即是天真佛，亦非人兮亦非物，浩然充塞天地间，只是希夷并恍惚。”

佛陀讲，道不能离一切物别有自性。道在物中，物在道中，道、物原本只是一个。本来无一物，有物只是吾人的循业发现。在业妄的根尘相对中所见到的天、地、人之物，如虚空华，然无病眼者不见虚华，只见虚空。故天、地、人诸法，以“道”的角度看，常自寂灭相，全是“道”一相之“存在”。

吾人所见天地人乃“道”的显化相也。所以，佛经讲：“是万象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见者，指“见性”。“见性”者，佛性也，这里可直接对应“道”。宇宙万象中，仔细观察，哪个不是“道”？无非是“道”。“庄子曰：道‘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稗稊。’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庄子·知北游》）庄子讲：“道”“无乎逃物”。道在一切事物中。蝼蚁、稗稊、砖瓦、屎尿等一切物，无不是“道”。不要把“道”看作是脱离事物的一种存在，一切事物皆是“道”的体现，道与万物无二无别，只是一个！《心经》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天、地、人有形有相（色）的事物，以“道”观之，色不异空；以人观之，空不异色（真空实相已被业转化成色相）。五蕴包括了天地人三才，行深般若时，照见五蕴皆空，故可知天地人皆是“道”的体现。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事实上，天地人就囊括了全部极性世界的存在。演化的程序不同，道显化的先后有异，全部极性事物皆是非极性的道，故言“全妄皆真”！

“天下之至柔”者，在可见之物来说莫过于水，在绝对真理来讲唯“道”莫属。因“道”无形无状，“抟之不得”谓之“微”，没有能柔过“道”体的，故“至柔”者，道之属性也。“至坚”者，无过金石也。但“至坚”的金石亦是“道”体所现之物，故“无有”的道何处不入也！即使就是无间之物，亦是“道”之所现。故道“驰骋天下之至坚”无隙之物中，表明“道”无处不在，无处不入，无处不是。至柔至刚者，无柔无刚也！

“道者，万物之奥。”奥者，奥妙也，万物之主也。妙者，妙在万物出于“道”而归于“道”。万物无不是“道”之体现，但无一物可为是“道”。因有限不是无限，有限之和是无限。全妄皆真，全真成妄，妄不是真，真皆成妄，这正是《华严经》所说的，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法无不还归此法界，这就是“道者万物之奥”也。庄子曰：“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庄子·则阳》）这也是说“万物之奥”，人不知“根”、“门”（指不知其产生消亡的机制和处所）。

佛陀讲：“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相为身。聚缘内摇，趣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

知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楞严经》）宇宙的演化，佛陀讲，先有“晦昧虚空（天）”，后“结暗为色（物质引申为地）”，再“色杂妄想，想相为身（成人）”。于是，天地人形成。但“不知色身（人），外泊山河（地），虚空大地（天地）咸是妙明真心（道）中物”。

### 8、“道法自然”

天地人皆“道”中之物，故皆大。但演化的次序不同，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者，不是“道”之上还有自然，而是“道”具有的状态属性以及随缘现化的机制都是法尔如是！原本如是！如“道”在树的体现中自然成树，“道”在大海的体现中自然成大海，如是一切等等，不需作为，自然而然而成，故曰“道法自然”。

“道”演化为天地人，亦是自然而然。“道法自然”，作为法则，则极为重要！人应顺道自然的法则，不要人为干预“道”体。佛陀说不要贪瞋痴，就不堕三恶道；如果我们极化贪瞋痴，道就自然而然展现出饿鬼、地狱、畜生的三恶道；行十善，就自然现化出天道的景象；守五戒，就可保住人身等等。佛陀讲的这些因果对应，不是谁给谁有意造下的，都是“道法自然”自然而然的体现。所以，要按照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行事，必然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天下、十方世界都会有序。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有序，皆是“道法自然”的结果。

“朴散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朴”者，道的非极性属性也，指本来如是的状态。佛家称“朴”为真如。“朴散”，指“朴”失去了非极性的状态，进入了极性的“器”世界（能量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常言讲：一本殊散。由“朴”（一）的非极性世界殊散为极性世界的万事万物，也就是从绝对的世界（信息世界）堕入了相对的世界。“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圣人处于极性的器世界，见相不迷惑，见相见性，不分成二相执著。所以，圣人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被物转，而能转物。因能转物，犹如物之“官长”（能主宰物）。“故大制不割”者，“朴”（道）可随缘变现，但虽变现，“朴”体不变，这就是不变随缘、随缘而不变（大制不割）的道理。因大“道”（大制）称体起用若镜也，相用在变，镜体不变，故称“故大制不割”也。“道常无名，朴虽小，而天下莫能臣。”“道”一相不可名也！“朴”喻“道”的非极性属性，“小”喻“道”无所不成，巨细皆是“道”之体现。“道”能成一切，而一切皆不能成“道”，故“天下莫能臣”。另外，“道”无私无欲，“利

而不害”，“为而不争”，显得谦下微小，亦称为“小”。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泛”者，喻大“道”普周法界、横遍十方也；“左右”喻道处处皆充，无所不在。极性世界的万事万物无不借“道”而生，“道”无分别识心而辞拒。生物不辞，成物遂事，无己而不据有，养育万物而无有主宰之意。因为“道”常无欲、无私、无己也。故“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不辞”、“不名有”，不主宰，似显卑小。但万物无不归于“道”，而不知其是主（因道一相，万物皆道体也。一相无主无客，故不为主），故唯道为大也（可名为大）。要领悟“道”的无主客、无私欲、无得失、无名利、无大小的非极性属性。

正因为“道”无私无欲、无利害得失、无主客大小，才成其大。能向“道”的这些属性发心，就叫发菩提心；能以“道”的这些绝对属性为追求目标，必得道无疑，故为“能成其大”。

## 二、绝对与相对的统一

### 1、“道”与万物的展现机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段话，极妙地说明了极性世界因缘生法的规律。极性世界的一切事物，皆以因缘和合而生，亦以因缘别离而灭。“道生一”，“道”是非极性状态，周敦颐以无极表示。“道生一”，可对应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太极是隐极性的非极性态（太极态“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还未极化为显极性；而“一生二”则极化为显极性，成了阴阳两极的分判（称为二仪）；“二生三”，是指极性世界的任一事物要产生另一事物时，必须要经过阴阳两极的事物合二为一，形成两极互交互感的“中和态”，才能进一步化生。这两极互交互感的“中和态”，就称为“三”；“三生万物”，是指极性事物的演变生成，皆要以此“中和态”而生“万物”。这在佛陀的教法称为因缘生法。但佛陀又明确指出，因缘生法非第一义，“非因缘，非自然”。所以，在相对真理来看，因缘生法千真万确。但以究竟机制来看，应是前面讲的现量机制。其实，直接就是道生一，道生二，道生三，道生万物。

佛陀讲：“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这是说“清净本然”的实相本体（道），直接现出山河大地来。犹如镜子直现镜前物像，而不是先现

这个人的头，后现他的上身，再现他的下身，而是顿现全身，并无先后次序。再如电影放映，胶片上每一格图案就是一个现量。从比量看来，连续放映则有先后次序，这适用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因缘法。但从机制原理上讲，并非如此，而是一幅幅“现量”的连续表达过程。从因缘生法来看，是张飞骑马跑上了当阳桥；但从机制现量来看，张飞不存在跑上当阳桥，而是直接现在当阳桥上。我们眼见的一切主客现象，皆与放映雷同，只不过是“屏幕”不同而已！电影图像在白布屏上显现，而我们所见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众生万物皆在妙明真心上显现，或谓在实相本体的大圆镜（玄览）上显现（放映）。每个人的“软件”就是我们的电影胶片，将早已拍摄好的胶片这一生来放，也就是说将一格格胶片连续来展现，连续每一个“现量”，就成为我们天天日日、岁岁年年所见所闻的一切：昼夜的交替、月圆月亏的盈虚、日月的运转、四季的更迭等等，都是一幅幅现量刹那刹那展现不停的结果。

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可明白，其实我们一生中的喜怒哀乐、生长成亡，不过是一场“电影”而已。知此“胶片”是自己早拍下的，就能看此大圆镜“屏幕”上的“放影”，明白此场电影在什么“屏幕”上展现，就是“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能深入久观此理，必透悉妙道，绝不会被比量界的“有欲认识”所迷惑！也不会相对事物中不知所措！人生的放映，胶片是第八识，带动放影机的是第七识，拍电影看电影的是第六识，摄像机和放像机就是前五识和第六识。所以，我们自己既是电影制片厂，又是放影公司；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懂得一切在于自己，就能拍好、演好、放好这场几十年的电影。

## 2、以绝对取相对

庄子、列子和老子一样，从对“道”的描述而体现出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认识。庄子对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论说极为精辟深刻，是人类认识上少有的大家。庄子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

庄子讲的“彼是”是对极性事物两极的表达。庄子认为，相对真理中（极性事物），事物都是以对待为前提而存在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相对真理的事物单从哪一极来看，都不能认识其“真理”的相对性。极性的互为前提存在的事实（“自彼则不见”），只有将两极对比（比量），才可明白相对真理的有条件性、暂时性、不了义性、不真实性（“自是则知之”）。相对的事物都是以对方为其存在的前提，这就叫有待。相对事物相辅相成，不能独立存在（“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这就是相对真理的相对性和相对两极互依、互生、互存的原理（“彼是方生之说也”）。相对的极性事物双方对立共存，“左”相对“右”而成立，说“左”生时，是以“右”生“左”也。所以，当说这是“左”时是“左”生也，肯定这是“左”时（生）则“否定”了这不是“右”（死），这就是“方生方死”的道理；说这不是“左”时（左死），就肯定了这是右（右生），这就是“方死方生”的道理。

从事相上讲，人一出生，便迈向死亡，这就是“方生方死”。人一死亡，便是新的开始，故称“方死方生”。佛陀称为“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随处灭尽”，“当处出生”。由于相对真理的这种相对性，于是就有了肯定与否定的相随。用肯定时，同时也产生否定（方可方不可），亦有了否定与肯定的统一；用否定时，同时也产生了肯定（“方不可方可”）。相对真理中对错都是相对的，严格地说，相对真理中根本就无对错，对错是看你站在哪一方说呢！要在相对真理中讨论明白是与非是不可能的。两极的任一端都会以肯定自己的理由来达到否定对方的目的，反之亦然（“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此，在极性观念中，相对认识中，根本就说明不了谁是谁非，缠绕在极性事物中必然形成悖论或“怪圈”而不能自拔。由于相对真理的相对性不真实了义，大智慧的圣人不陷入相对的漩涡中作茧自缚（“是以圣人不由”）！有外道让佛陀答“不问有言，不问无言”的公案，正是要陷佛陀于相对的漩涡中去，然佛默然，外道钦服。

圣人跳出“怪圈”外看问题，因原本就不存在极性相对的观念，这种相对的认识是由于人们不了解宇宙万物本是一体一相的错误造成的（因不了法界一相，故说心有无明），是妄分二相造成的。于一相的存在事实中，硬被自己的心识分成主客、能所、见相的内外二相。由于虚幻的分别，于是就产

生了虚幻而不真实的认识，从而陷自己于“怪圈”中不能自拔。圣人看到相对真理的这些缺陷（亦因是也），于是提出破除心识分别的作怪，恢复原本一相的事实“存在”，跳出极性妄念的茧缚，这就是庄子的“照之于天”。极性的双方“是非”无定论，此“是”彼“非”，此“非”彼“是”，各有各的是非（“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相对的事物究竟有没有“是”与“非”呢（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是非是极性观念所幻化出的一种二相分别的执著，本不存在这种虚妄的观念。

佛陀对此反复强调，要人们破除这种极性观念的缠绕。六百卷《大般若经》的中心就是破除极性观念的相对认识，而显一相的非极性绝对真理，这亦是转识成智的内容。破除极性观念，庄子叫“莫得其偶”；泯灭了极性的认识，庄子称为“道枢”。“道枢”者，非极性的一相之谓也！“道枢”的一相性、非极性喻似环中之位，不受二极对立存在的影响，像处环中，无端可见，无极可寻，故才能不受极性对待的“怪圈”制约，以“应无穷”的极性变化事物。这是极其宝贵的智慧认识，以无极性的“无”来对无穷的“有”；以一相的绝对来应二相无穷的相对。

庄子以绝对把握相对，以简驭繁，佛陀叫“总持”，老子叫“道纪”。惠能讲“动上有不动”，以不动观动，就是处环中应对无穷。庄子认识到极性事物皆是层层极性相因相成的。如：阴阳的极性相对中就有天地的极性相对；天地极性的相对中，有日月的极性相对；日月系统中有男女；男女系统中有正离子负离子；离子系统中有原子核和电子……可见，“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在无穷的极性幻妄中无谓地死死执著，不如跳出这个陷阱。认识不到相对真理的极性心识分别之过咎（故曰莫若以明），怎么跳出极性观念的束缚呢？怎么坏掉心识的分别呢？这是认识绝对真理的关键，也是摆脱相对真理束缚的根本。在这方面庄子给我们一个启迪，就是“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

要破除极性观念，要坏掉心识的分别，不能盐水止渴，要跳出以指喻指、以马喻马的对待范围，要把对待极性双方全盘抛掉，将相对观念泯没。以电子和原子核辨不清谁是原子，抛开电子和原子核的对立，才可知什么是原子。以食指喻中指来说明食指中指是不是指（马也亦然），那是理不清的无底洞，不若用头、腿、足来说明食指中指是不是指更为明白。因为以相说相还是相，诸法相本无自性，一切法、相、事、物皆是真空本性，故以非相的本体本性

来看待一切相对，一切相即非一切相，一切相只是真空本性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亦即一切相只是真空本性本身！这就是以非指非马喻指、马之非指、马的道理。

佛陀讲“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圆觉经》）以妄心驱妄心，妄不可息；以波止波，波不可止。所以，佛陀的大智慧要人们跳出以妄心息灭妄心的以指喻指，而是“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于“妄想境不加了知”，因了知妄想境还是妄想牵缠。“于无了知不辨真实”，因相对中的“了知”还是以波指波，故不加了知，当下清净，即不受极性观念的缠绕！禅宗对此非常深究，知道用极性的言说思维无法破心识分别的极性，故用突如其来的棒喝机锋（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来救极性陷阱中人。

惠能曰：“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坛经》）相对真理中，“一切无有真”，不能说在相对中见到真实，相对中无真实。认为相对中有真实存在这类观念的认识无一是真。那么，真理在哪里？真实之理在绝对中。在绝对中本无指、马等的相对事物和观念。“天与地”是最大的一对极性，而“一指”极小，与“天地”是不相对的；但在绝对真理中，大小却是同一的（“天地一指”）。同理，万物与一马的“一与异”，也是绝对绝待而同一的（“万物一马”）。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

前已说过，极性观念中，极性思维必然要产生出一个“端点”。说天（空间）必然问天边在哪里，天有多大？说时间必要找个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究竟有多长时间？这些观念人人具有，觉得不这样想，不这样问，还感到奇怪。因为人人都习惯于这种极性思维方式了。但人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是因极性观念造成的。如果我们没有极性观念，你就会感到问这样的问题才奇怪呢！吾人受极性观念的制约，被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所固定，所以要跳出这个框框极不容易。从相对真理要过渡到绝对真理，这些习惯的框框必须要打破！

在这里，庄子给我们说的正是这种极性思维的习惯：要找一个尚未开始的头，当找到一个尚未开始为头时，这个头也有个“尚未开始”的头，再往



下推，开头的头还有开始，层层无尽，头始无端。存在与不存在的道理一样，尚未开始的不存在还有尚未开始的不存在。可见，极性观念形成了无穷尽的恶性缠绕。哪里来的“有、无”的极性观念呢？哪里来的最早开头的问题呢？因有了这种极性观念，才产生了这些问题。那么，极性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庄子讲是突然产生了有无的极性观念（“俄而有无矣”），而且产生极性观念的人也不知道是否真有“有无”。的确如庄子所说，人们头脑里产生极性观念就是刹那形成的。佛陀就叫一念无明起，三细六粗的演化（一念无明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三细者：业相、转相、现相；六粗者：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用周敦颐的说法，叫“无极而太极”，由无极（○）到太极（☯），一念心识的波动（“S”线表示波动），将无极变现为太极（三细），太极（业相）就产生阴阳二半（转相与现相）的极性观念，也就是庄子说的“俄而有无矣”。那么，到底有没有阴阳（有无）的极性呢？佛陀说，虚妄的极性观念不是真有，如一惑南为北的迷人，迷从何来？佛经曰：“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楞严》）可见极性观念是无因而有，“此迷无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亦如翳人，见空中华，翳病若除，华于空灭。”（《楞严》）可见极性观念当体皆空，没有根本，无因而有，觉悟即无。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相对真理的虚幻性、暂时性时，极性观念就不难破除了。破除极性的办法，就是以非极性的观念觉悟之，用绝对真理开显而清除之。

庄子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庄子·齐物论》）

这一段正是庄子用绝对真理破除相对真理的绝妙安排，也显示了庄子极为透彻的现量境和见地，除了佛陀和大菩萨，很少有人能达到庄子的认识！太山“大”，秋毫之末“小”，这正是我们人人都具有的“正常”认识，但不知道太山之大和秋毫之末之小，是因我们有了极性观念后比量思维处理得出，假若没有我们大小的极性观念及其极性思维的处理，哪有什么“大”和“小”的极性认识呢？假若没有这个极性思维者，谈什么太山之大和秋毫之小呢？所以，问题出在吾人的极性心识的分别上。有了分别心识，才有了大

小（太山与秋毫）、寿夭（彭祖与殇子）、主客（我与天地）等极性观念。庄子直接用否定极性心识分别的结果来破我们的相对真理的认识，故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齐物等大小，泯灭大小的极性，直接进入无大小的现量，自然极性分别心识坏矣）；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等寿夭，同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主客、等一异、等一多、等极性）”。

庄子是“大禅师”，使用的手法和后来禅宗祖师的（机锋）作略相似。给已习惯了极性思维的人说太山小、秋毫大，这无异于当头一棒。庄子的这种“机锋棒喝”，当下堵塞吾人的极性思维习惯，上根利器者一悟即到果地，极性心识直下休歇！大小、寿夭、主客、一多、一异等极性破除，皆归于究竟一相了。既然一相了，还能有说吗？但说了“一相”，怎么能说没说呢？一相本是无言，一相谁给谁说呢？一说便成二相了（“一与言为二”）。佛经也讲：“白言世尊，此乐变化天所说实际，我今于实尚不可得，云何复说更有于际。何以故？世尊，若见实者亦应见际，当知是人住二种相，何能入解，证彼菩提？应知彼说，是非道行。若善男子，离此二相，名善安住。住无所住，则无言说。求菩提者，无有少法当情可见，而能觉悟得彼菩提，何以故？此实际法，非有非无，离一切相。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非有为非无为，非识非智，非观察非现证，无有少法为能对治，亦无少法作所对治。何以故？法非烦恼所染污故，法无自性不可得故。”（《父子合集经》）“若见实者亦应见际”，实与际者，极性识心观念也。一旦有极性语言和思维，“当知此人住二种相”（“一与言为二”）。若住二相则非实际，言“实际”者，亦非实际。庄子曰：“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庄子·知北游》）因为，“无无”者则有，“有无”者非无。“无无”、“有无”无不是“有”，驱“无”则“有”。正因为此，佛陀讲：“于诸妄心，亦不息灭。”因为识心分别，“止动归止，止更弥动”，“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信心铭》）

言语、思维的极性，吾人无始劫习以为常，一切极性“怪圈”的困扰皆缘于此！一相对应无极（○），一相中有“言”的心识波动（此波动用“S”线表示）便成太极（☯）隐极性的二相（这就是“一与言为二”）。二者，太极之阴阳也，原来一相无相的非极性无极圈变为太极图的“一”了。阴阳二极和整体的太极“一”合起来为三（二与一为三），这三者正是佛家讲的三

细（太极是业相；阴阳中为主的为转相，为客的为现相）。只有用佛陀的智慧印证，才可知其庄子的伟大。了不起的庄子，千古以来被人任意曲解，古今把庄子看成文学家、寓言家的人是多么无知啊！由这三细再产生出无穷无尽的极性事物，大数学家也推算不清楚（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从非极性的无极态到有隐极性的太极态是从无中产生一念无明而成三细的（自无适有，以致于三），何况从有到有（“而况自有适有乎”）呢？那极性事物的产生就更多了，不可穷尽了（故自无适有，以致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这就是佛陀说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无同异中，炽然成异”。（《楞严经》）虽然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有，极性事物层出不穷，但从绝对真理的实相本体（道）来讲，一切极性事物“性本空寂”，“本无所有”，是根尘相对的循业发现。所以，本不生不灭，本无来无去。只因一念无明生三细六粗，而形成幻妄相而已！庄子称为“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虽然“俄而有无”后产生了极性演化的征程，这是相对真理的演化起源之学说，但从绝对真理来看，根本就没有演化，正如佛陀说的“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才是绝对真理的认识！

极性相对的两端，在非极性绝对的一相无相中根本不存在，只是二相人的极性心识，用极性的观念分别所见闻觉知的事物时，才呈现极性对待的识心分别。究其实质，只是妄心作怪的结果！何以故？“法不知法”，相不见相，一切外境的事物皆因观察者而存在。正如庄子所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佛陀也说：“根尘同源，缚脱无二，识性虚妄，犹如空华。阿难，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不见，斯即涅槃无漏真净。”一切相对的事物皆是同体同源、同时同等的无差别之存在，一切极性的差别皆吾人妄识分别而虚妄而有。犹如水月、空华、梦境一样，有而非有，虚幻而现，故说“诸法本无”，对待非有。现代科学也证明了主客的存在是虚妄幻化的假相，量子力学的结论表明，世界依观察者而存在。另外，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证实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量子纠缠”的关系。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无论相隔多远，同时都会“感知”对方的状态，并作出相应的反应。科学实验表明，“量子纠缠”不受我们四维时空的约束，存在超距作用，且具有瞬时性质，并表明物体具有整体性。当今最前沿科学的实验结果强有力的证明：时间和空间的虚假，对待的

双方根本就无谁先谁后，相对的事物皆是同时顿现，主客内外本是一体。明白此理，就能领悟王阳明说的“花不看时花不在”的道理，也就解决了爱因斯坦的“月不看时月在否”的问题。

老子对此类问题讲的非常明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就说明对待的双方是同时同体的等同存在，只要用等号法门，就可直下超越极性进入非极性。到此，就能理解庄子讲的大小、寿夭等一切极性对待平等不二的道理了。从而就明白“相对不异、即是绝对，绝对不异、即是相对”的究竟了义之哲理——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无一个。

老庄讲的“道”，是绝对真理的存在。在绝对真理中，特点是没有相对真理的极性思维相、言说相、文字相，因这三相皆是相对真理的表达。所以，庄子曰：“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道”者，“物之极”，是万物之本之母也。“物”是相对真理所认识的内容，而万物之极的“道”是非极性态，是绝对真理的境界。因其绝对，故用表达相对真理的极性语言不能正确表达，沉默亦不能表达，因其默而不言也。言与不言仍是极性，故道是“非言非默”（道无言语相）。议论语言、思维文字都是极性观念的产物，都有使用的范围（“议有所极”），都适合于相对真理的表达，对绝对真理却显的苍白无力，其根本在于，“道”是非极性绝对真理之境地。“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庄子·齐物论》）是非（比量）等极性观念一旦产生，非极性的现量就显不出来（亏），亦是相对真理的显示，绝对真理受损；绝对真理不能发挥，则相对极性的偏执偏爱就在所难免。所以，要显绝对真理，必然要破除相对极性观念，而且还要堵塞产生相对认识的前提。这一点老子的论述很多，诸如：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要知人、自知、自胜、知足。孔子的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是破相对极性观念的方法。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合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庄子·知北游》）

庄子说，圣人就是效法天地的状态属性（美德、规律、机制、原理）通达万物之理的。因效法天地之德，至人法天地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属性，故无作（无作而有妙力在，如天地无作而日月常运行，是无作妙力）、无为（无有目的作为，无为无作，皆无欲无私之作为）。能与天道的妙明相合（“合彼神明至精”），就能参与天地的各种变化（“与彼百化”）。万物形态生灭的变化（“物已死生方圆”），难以从其相对认识中知其根由（“莫知其根也”），但万物自古以来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巨细一切事物皆在其天道内存在（“六合为巨”；“秋毫为小”），依于天道而成体（“未离其内”；“待之成体”）。天道表示绝对的存在，而巨细万物表示相对的存在。相对存在的万事万物，没有不生灭变化和新陈代谢的（“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一切极性事物的运行，各有其程序（“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这些程序是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井然有序）。 “道”（天道）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没有，但它真实而存在（“惛然若亡而存”）；无形无状，但妙明神韵炽然（油然不形而神）。这是庄子形容“道”寂然清静，“常住妙明”、“谷神不死”的属性。它能畜养万物，且自然无为，无知无作，这就是绝对存在的状态和属性。知道绝对的存在是无为无作，无知无主，一切相对事物皆赖其生灭、运动。道不露形体而处处真实存在，求不来也推不掉，灵光永照，这就是对绝对真理的认识。

### 3、从相对入绝对

列子曰：“夫无意则心同，无指则皆至，尽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说在改也。”（《列子·仲尼》）列子讲的“无意”，即无妄心识念也。有妄心识念的分别，则成为“有欲”的认识。“有欲”认识就陷入相对比量的相对真理中。无妄心识念时，前面说过，还存在什么？什么也不存在，只存一相绝待的妙明真心（道）！所以，只要“无意”，就从相对真理中迈入绝对真理的大门；只要“无意”，当下就显真心。常言道，一念不生全体现，一念不生如如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如何从相对真理迈进绝对真理，要在心地上可操作。列子的“无意则心同”，就是一个入口，用“无意”来清除极性观念，就是脱离相对真理的认识。“无意”和“心同”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当你脱离相对比量的当下就进入了绝对现量。

“无指则皆至”，凡有所指，皆是具体有限之事物。本来一相的实相存在，只要有具体的所指，则成有限无边的界相分割。犹如大海中的水泡，大

海喻无边，水泡喻有界。有界就有内外，有内外就成为二相，二相则不能皆至，因相界阻隔之故。列子讲“无指则皆至”，“无指”则无有限之界相的存在，故自然“则皆至”。“皆至”者，周遍也！“尽物者常有”，能尽括万事万物者，只能是永恒常住的实相道体也。“影不移者，说在改也。”形动则影移，这是常识，但列子在此是说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影确实不移，“影移”是“形动”的一个个现量的连续，但二相的“有欲认识”则感觉是影在移。前面说的电影影像变化也是这个道理。新影并非旧影的移动，而新影、旧影皆是形体变动现量的展现，形体刹那刹那现量的连续，感官分别则误认为是影在移。这和佛陀讲的“舟行岸移”、“云驶月运”即是同一道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错觉，舟车行时，人却见到岸移景动，实际是舟车中的人眼前的一幕幕现量的连续，是舟车运动带来人眼前一个个现量境的出现。天上云在行走，但人们总觉得是月在走而云未动。

佛陀和列子讲的这三个例子看似很浅显，但寓意极深。如果我们感到影动、岸移、月运时，相当于我们陷入了感官“有欲认识”的（比量）相对真理中，如果我们明白非影动、岸移、月运时，我们就不被我们的感官“有欲认识”来欺骗，能感受到是一个个现量的连续时，就好比进入了“无欲认识”的（现量）绝对真理中。从此三例中，也可以体悟到比量的相对真理的不真实性、相对性和不了义性，也可知现量的绝对真理的可靠性、绝对性、究竟性。也指明了我们应当追求绝对真理，认清相对真理的相对性，抛弃其虚幻的不了义性，直到无上觉道圆成。从此三例中我们要进入最难觉悟的同一类问题，那就是惠能的风动、幡动、心动的公案。懂得了这三例就明白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机制原理。舟车、形动、放映机动、云驶，吾人好理解，但心动人们却不好直观的理解。其实道理一样，只是心动不直观而已！吾人皆有“软件”，在色、受、想、行、识五蕴中的行蕴刹那刹那的带动下，我们“软件的胶片”亦在不停的刹那地变化，也是一幕幕的现量在展现，由此形成我们见闻觉知的主客“三道境”（内外一切，皆是电影屏幕上的现象）。

列子和佛陀的例子，根本用意就在于此！我们看到风、幡动，犹如感觉到是月运、岸移、影动的错觉一样，能像识破非月运、非岸移、非影动一样，来领悟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时，就与列子、佛陀的大智慧有缘！我们反复讲这方面的例子，问题就在于要突破此障碍，因为这是相对真理迈向绝对真理

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有欲认识”进入“无欲认识”的关键认识，也是破除极性心识进入非极性的关键见地。所以，得反复强调！

庄子曰：“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这个公案很著名，寓意极深。但仍和“云驶月运、舟行岸移”的机制联系起来，与风动、幡动、心动则可直接对应。云驶、舟行，我们看到的只是“三道境”中的一道境（客观外境）的现量境在变化，实际上，变化的是舟车的运动使我们在时空坐标上的位置在变动。把在舟车里的我们可看作是舟车的“软件”，舟车运行对应行阴的“运运密移”。当“软件”被行阴带动刹那刹那变化时，则现量连续展现。佛陀讲，行阴一瞬间变化八万一千次，以速度的现量变化，形成了我们见闻觉知的外境（现量）。而我们的“软件”是第八识的“舟车”，连我们的心、身、外境，相对于第八识上所带的“软件”来说，三者皆是“外境”，犹如我们在舟车上看到的舟车内外境一样。所以，我们把妄心、幻身、客境三者就称为“三道境”。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皆是第八识上所带烙印形成的“软件”的“三道境”也。

当庄周梦为是蝴蝶时，蝴蝶的妄心是蝴蝶“软件”上（胶片也）展现的第一道“外境”，飞行的蝴蝶之身是第二道“外境”，晚间的梦境则是其第三道“外境”。当蝴蝶梦为是庄周时，庄周的心、身亦是二道境，则白昼的庄周是蝴蝶的梦境。在这个公案中，庄子首先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白昼亦是梦境！因为，夜晚的梦境人们可以理解，但白天亦是我们“软件”放映的“梦境”，则会让人们难以理解。虽然难以理解，其道理和舟行岸移、云驶月运的颠倒无异。能理解昼夜皆是梦，就可不受我们“有欲认识”来局限，就可从相对真理的圈子里跳出来，就有可能从昼夜二十四小时的梦境中醒过来，从而见到究竟一相的绝对的真正觉醒的现量境，那才叫绝对真理。庄周梦为蝴蝶，夜梦的一切境皆是庄周的现量之连续；反之，“昼梦”中的一切梦境，皆是蝴蝶的现量之连续。庄子的第二本意就是什么时候众生能梦醒？庄子说：“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虽然庄周与蝴蝶不同，但二者皆是“物化”，都是循业展现的“物化”现象。物化者，业妄现量也，仍在极性世界，故都称无明识梦耳！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齐物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谁在梦时知做梦？能知者乃“大觉”者也。我们夜里做梦，不知是梦境。同样，我们在白昼的“梦境”中，有谁知道是在做梦呢？所以，梦中不知是梦，正是吾人的可悲之处。而这都是极性观念作怪的结果，也是二相“有欲认识”知见不正造成的，亦是相对真理坚固束缚所形成的。“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这是吾人最常见的事。知道人生一场梦，但私心、贪心、名利心放不下，拼命追求，到头来一场空劳神，万般带不去，唯有业缠身，这就是“梦之又中占其梦焉”。梦中占梦，喻迷得深，业妄坚固。我们哪个迷得不深？从夜梦中醒来是觉，“觉而后知其梦也”，从昼梦中醒来是大觉，“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庄子说的大觉之人，就是知白昼无不是梦境者也，也就是彻底破了无明识梦之人。这样的人，佛陀是也，老子是也，庄子是也，达摩、惠能等皆是也！代代都有从昼梦中醒来的大觉之人，人人也可以大觉过来，就看你喜欢不喜欢让“叫醒”。因为，尤其是末法众生，绝大多数人喜欢不觉醒，怕耽误“瞌睡”！只有大觉，才知我们在相对真理的梦中占梦。一些故作聪明的人认为他很觉醒，很有见地，自以为是，但满脑子只知道君（君乎）贵民（牧乎）贱，拼命追求名利地位，把这种人生观的固执当作自己很聪明、很觉醒，真是梦中占梦，梦不醒。孔丘与你在世间的存在皆是梦境也（“丘与女皆梦也”），我说你这一生白天黑夜皆是梦，亦是我在做梦（循业发现的都是梦）！讲的这些道理，一般人听到当作“大怪话”（“吊诡”），万世之后而遇上大圣，才能够理解其中的真谛，那就是不可多得的知音了（“是旦暮遇之也”）！

庄子太伟大了！在佛陀大智慧的经教未传到东土时，而能把佛陀大智慧的一些内容以中华文化而表达出来，我们不由地惊叹，他和老子一样，真了不起！人们对庄子的认识不够，尤其是儒、释二家。就道家、道学者而言，不懂佛陀的经教，要理解庄子也是很难的，尤其是现代人，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现代人不体证，而是做学问，那就摸不着边，不知庄子说的是什么）。

三祖僧璨曰：“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空华，何劳把捉？得失是非，



一时放却。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信心铭》）三祖的“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是从相对入绝对的极妙法门。透彻“梦幻空华”，就能彻底看破放下（“何劳把捉”；“一时放却”）。凡人能到此境地，必是庄子的知音。

庄子的知音，或确切地说是证到“昼梦”醒悟的“大觉”之人，历代均有，或因圣者未留言教，以身教化世而已，或为门派之见，未能相涉，不相传承，但境界证得的人总可找到。南梁的志公禅师就是一例，他在其《大乘赞》十首和《十四科颂》中就有表达。“妄身临镜照影，影与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虚。身本与影不异，不得一有一无。若欲存一舍一，永与真理相疏。更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烦恼因心故有，无心烦恼何居？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梦时梦中造作，觉时觉境都无。翻思觉时与梦，颠倒二见不殊。改迷取觉求利，何异贩卖商徒？动静两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身本虚无不实，返本是谁斟酌？有无我自能为，不劳妄心卜度。众生身同太虚，烦恼何处安著？但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落。……譬如梦里度河，船师度过河北。忽觉床上安眠，先却度船轨则。船师及彼度人，两个本不相识。众生迷倒羁绊，往来三界疲极。觉悟生死如梦，一切求心自息。”“迷时以空为色，悟即以色为空。迷悟本无差别，色空究竟还同。愚人唤南作北，智者达无西东。欲觅如来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阳焰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匆匆。自身虚假不实，将空更欲觅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汪汪。”（《景德传灯录·二十九卷》）

### 三、追求绝对

如何克服相对真理的局限而进入绝对真理，让人们未来解脱，现在生具法乐，这是历代圣贤的悲愿善慈！一相的绝对真理之乐是法喜法乐；二相的相对真理之理是感官娱乐。法乐利己利他，毫无后患，而有善果；感官娱乐看似利己，实则害己损己，况且娱乐“利己”往往损他，因为二相的娱乐极化自他，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后患无穷，定有恶果。所以，人们要认识转识成智的重要性，要认识相对真理的虚幻性，要明白绝对真理的智慧性，要清楚极性观念的危害性，要追求非极性境界的无上性，要获得一相无相的解脱性，要体证实相本体的真实性！

“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

天道者，非极性绝对之谓也；人道者，极性相对之谓也。天道无为，绝对真理，非极性属性也，故至尊（“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为一切极性事物和相对真理之“君”（本根本体也，主者）也。人道有为，相对真理，极性属性也，故为累（因缘所生，当体皆空，幻化不实。但因无明迷惑，识心分别，二相取舍，是非蜂起，烦恼无尽，生死不了，岂不累），故为臣。臣者，为非极性实相本体或绝对真理之称体起用，循业现相也。“天道”之无为，体现着我们追求的目的。人生最高雅的境界，是智慧道德圆满的属性（世界观），慈光善意普照的状态（人生观），自在解脱无碍的作为（价值观）。“人道”者，体现着众生各自承受的现状，是众生被动展现的结果，是迷惑无智的愚昧状态，是贪瞋痴慢的属性，是无可奈何的被动。这里的“天道”不是指天堂的天道；“人道”也不是指人间之人道，是专指两类状态属性，是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亦是本章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界线。所以，庄子说：“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 第四章 突破思维与自性开显

### 一、极性思维的困境

#### 1、愚民非愚，聪明非聪

人类从“有欲”认识到“无欲”认识的过程，就是突破思维与自性开显的过程。此过程转识成智亦是，二相归一相亦是，极性转非极性亦是，比量到现量亦是，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亦是，转凡成圣亦是，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回归自然亦是，儒释道圣贤的理论操行皆是！

老子曰：“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

“常使民无知无欲”，这是人们很难理解老子慈悲智慧的内容。为什么要“使民无知无欲”呢？“无欲”还可以理解，“无知”就不能理解了。尤其是“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之说，就更不能理解了，甚至

就想不通了。于是，被一些浅薄之人说成是“愚民”政策，将老子说成了复古倒退愚民学说的理论家了。的确，二相有欲的认识必然导致识心分别强化；识心愈分别愈强化，“为我”的主客（二相）取舍就愈坚固，自私自利的观念就愈敏锐；为我取舍愈敏锐，则争贪之心愈机巧，愈“聪明”；为我自私的心眼愈“聪明”，人心就愈浇漓；人心愈浇漓，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良心等文明的人性就愈泯灭；文明的人性愈泯灭，鲜廉寡耻就愈显露；愈显露，人就会习以为常，成为“情理”。于是，世风日下，作恶造罪不知羞惭；不知羞惭，则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结果人性堕落，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义、道德、理智等特性，就成为人面兽心了，社会必然无序化，天下必然在争贪夺抢中大乱矣！

老子的大智慧，明晓人心二相分别极化的恶果，必然导致人类社会争贪夺抢的局面（“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枪，失枪而后杀）。他的慈悲之心，不忍让子孙后代陷入失去人性的泥潭中去，故大声疾呼，要使民“无知”，要“愚民”。要“愚民”的老子，是先从“愚自己”开始的。请看：“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知道老子首先不是“愚”民，而是“愚”己。正因为老子“愚”己，才使老子成为老子。老子“愚己”，成为千古之大圣大智者也，而百姓“聪明”自己，结果生时烦恼痛苦，死后罪业累累，被历史遗弃！那么老子是如何“愚己”、“愚民”呢？就是二相归一相，转识成智，从相对到绝对，从极性到非极性。愚人极化，二相分别强化人的私心杂念和贪欲妄想，必然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失法，天下大乱，沦落得禽兽不如；圣人去极化，泯灭极性心识，入非极性境地，一相同体不二，培养人的公而忘私、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的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天下大同，同体大悲，最后究竟一相，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而成佛。

老子愚己愚民的具体操作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功遂身退，天之道。”“为腹不为目（实其内而不攀缘外；反闻闻自性，而不六根外驰），故去彼取此。”“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而贵食母。”“是以圣人抱一为

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要认识到，老子是以超世绝伦的大智慧启悟民众的迷昧，因众人迷习已久，故以“正言若反”的方式方便善教，开启民众之愚习，故以“愚”以反民之所谓之“明”。倘若不理解圣人之心法，妄自否定，自害则已，害人业重。严复深痛世人对老子之无知，感慨地说：“而世人读老者，尚以愚民警老子，真痴人前不得说梦也。”世人不理解老子的本怀，不理解老子对人类社会的关怀，老子是担忧人之不人也！故大声疾呼“愚民”以救民！

请看一刚刚发生不久的事实，以帮助我们认识老子的大智慧。一独生女，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不错，父母鼓励好好学习，将来成才，父母还可晚年有靠。望子成龙，父母心也。“聪明”的女儿，在一次不满父母管教之下，恶意顿发，瞋恨父母管教严格，“原来是为了他们晚年有靠”！故写下遗书说，你们想让我好好学习，以图晚年靠我享福，别想！我绝不让你们得逞！于是自杀了。父母伤心不已，但看到此遗书后，其心却释然不悲。二代人的家庭“有欲认识”之危害，说明了什么？父母以二相识心教化子女，以世俗之利诱导子女上进，不能不说是其分别粗心也，自私自利之引导也！子女从小受不到孝养父母、敬奉师长、推己及人、先人后己、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无私奉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良好教育，反而养成了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识心分别坚固的习气，“聪明”而无智慧，残忍而无慈悲，自私而无孝敬；“为我”焉有国家？“自私”岂能悯众？“唯我”怎能慈悲生灵！二相极化必爱憎取舍，从而导致悲剧发生，实在可悲！但究其实质，还不是“不听老子言，是非在眼前”的见证吗？！如果从小就能受到一相同体不二观念的教育，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然不会铤而走险。所以说，“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常使民无知无欲”，这才是大智慧的启教于民。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同样的道理。

《礼记》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民众在于教化，家庭在于教育，个人在于“修道”之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吾人

本有之性是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天命”之性，也就是我们的本性。能顺从本性之人性，就是体道，就是唯道是从，亦是一相的与道相合。但吾人生于世间，主体感官感知外界客体时，必然使二相分别识心慢慢强化。故圣人主张，从小从家从国以教育为先，开显“天命”之性，泯灭识心“有欲”的强化。因为，“性相近，习相远”矣。因“习”不同，故有秦桧的残害忠良，也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杀身成仁的文天祥，也有卖国求荣的石敬瑭；有亲尝汤药的大孝汉文帝，亦有弑父篡位的阿阁世。所以，开显本性、净化本能（后天养成的私心杂念、贪欲妄想）是圣人化世的根本所在。

《礼记》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教育培养人才，能诚实（讲信）仁爱（修睦），能推己及人，一视同仁（“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慈悲他人，怜悯众生（“老有所终”，“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公而忘私（“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为（为大家、为社会多奉献多作为）而不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为使自私自利的狡诈诡谲之心不起（“是故谋闭而不兴”），而不争贪夺抢（“盗窃乱贼而不作”），四海皆兄弟，同体不二（“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人积善德而无后患，社会大同而皆有序。和谐社会、完善人格、净化心灵、升华境界，追求无上智慧，才是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都是圣哲希望人们破除极性思维、开显自性大智的慈悲心怀。

我们应尽力倡导老子大智慧的本意，怎敢以我们的短浅眼光评说大智者的深邃境界呢！老子反对的是二相执取的“有欲”极化，反对“智慧出，有大伪”，反对“虽智（识心分别）大迷”，反对不走正道，走邪道（“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老子让人们“知常曰明”，“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心善渊”，“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可见老子绝无愚民之意，恰恰相反，他主张给百姓以真实的智慧！

## 2、老子说禅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是指圣人用善巧方便堵塞“智者”的极性思维，使“智者”无法施展极性逻辑的认识及其分别思维的活动。帛书乙本作“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这就和上句（“常使民无知无欲”）吻合了。上句是总论，此句是具体的实施，或具体的教学操作。“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在禅宗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有效的实施。例如：百丈禅师指一净瓶说：“不得唤作净瓶，你唤作什么？”首座用“智”（逻辑思维）作了“敢为”的回答：“当然不能唤作木椽也。”而汾山禅师却以“不敢为”之“智”，当百丈问时，一脚踢翻了净瓶。于是，百丈说：“首座输了一座山。”让灵祐大师为汾山主，人称为汾山灵祐大师。

要突破逻辑思维，使自性圆觉开显出来，要经过一个常“无知无欲”的修持。“损之又损”极性的逻辑认识与思维的习惯，达到“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这就是“知常曰明”的操持和修行，也是“为无为”的“为”。要开显自性的“大智慧”（无为），必须先要经历一个“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的过程，才能达到“为无为”、“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不治”境地。从认识论上讲，吾人只要剔除了极性思维的定势，剿绝二相逻辑思维的套路，回归一相的自性圆明（“知常曰明”），这就是“为无为”。

禅宗将这种“为无为”发展到登峰造极了。唐时，宣州刺史陆亘给南泉禅师出了一道逻辑思维的难题：肚大颈小的瓶中养了一只鹅，长大后，鹅出不了瓶。问：“瓶不能破，鹅不能死，如何出来？”南泉禅师叫了声“陆大夫”，陆亘说：“诺”！南泉禅师说：“鹅不是出来了吗？！”陆亘因之言下大悟。从这个公案我们就可看出“为无为”的自在无碍，亦可领略“无不治”的大智慧，不知读者“会”吗？能体悟老子和禅宗大师们“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本怀和境地吗？

同样的公案很多，如宋代首山省念禅师的“竹篋子”公案亦是：“唤作竹篋即触，不唤作竹篋即背，唤作什么？”“触”者，太平常、太无意趣，太刻板了，谁不知道那叫“竹篋子”？“背”者，于事实不符，明明是个“竹篋子”，叫其它名称就与状态属性相违背。这是禅宗大师们有意设下的思维陷阱，使思维（智）在悖论的逼拶下，寸步难行（不敢为也），从而将二相极性思维（逻辑思维）的识心堵死，使其休歇，两相归一相，使自性妙明开显。古人称之为“死而复活”（死二相之识心，活一相之“常”、“明”）。只

有堵死极性思维的路子，才能开启妙明常住的大圆镜智（玄览）。这一死一活的禅师作略，老子称为“死而不亡者寿”。

极性思维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有障碍的，而非极性的大圆镜智（“知常曰明”）是无限的、无条件的、无障碍的。古今中外的圣者，其终极的目标，无非是开显吾人自性本具的圆满智慧。惠能开显后说：“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佛陀开显后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老子悟道后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知人”是二相的极性思维，是识心分别的“智”，而不是非极性一相的“明”。只有主客一体、内外一相、无二无别的境地，才能开显自性的妙明（“自知者明”）。一切极性思维皆是非极性妙明本体的有限应用，犹如一切有为有相皆在无为无相的本底上运作一样。再看：有为有相的日月星辰皆在无为无相之虚空中运行。一切极性思维之“智”皆是非极性自性之“明”的相用。所以，“不失其所（非极性“道”之本性也）者久”，妙性之明常住，“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凶”则不久。故不开显妙明的自性，则既“凶”，而且不“久”。

圣人悟道，知自性具足一切，知“玄览”本来妙明常住，知人人“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佛家称人人皆有佛性），目的在“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不失其所”（不失本性之妙明）而“长生久视”（长生久视非肉身不死，而是法身常住、法眼常明）。堵死识心之思维，开显本具自性之妙，才可称“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讲“知常曰明”，“常”是自性本体的不生不灭状态，“明”是自性本体无相无为的照性。只有自性的状态属性“不亡”，是“无量寿”、“无量光”，不生不灭。而极性识心的思维是刹那变化不停的生灭过程，如早上高兴，下午哭啼。高兴早上“生”而下午“死”，然而会高兴和哭啼的自性本性则“久”而“寿”，永远是不会死的，否则再也不会会有高兴与哭啼等生灭相用了。

老子明白，只有“为无为”，才能“无不治”。“治”者治其极性观念也，治其二相思维也。只有达“无为”才能“无不为”，“无不为”才能“无不治”，“无不治”则“无所治”。“无所治”即是究竟一相，无处下手，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故逼拶“知不敢为而已”到妙明自在无碍、体用一如时，必然大用现前，言谈举止、起心动念，常“无知无欲”、无不在道、无不是真如妙性的现量现前，一切现成。所以，无识心分别者、自性开显者，必是朗朗

荡荡，无拘无束，无丝毫界相，唯此自性本体（佛法称：唯此一心；老子称：唯此一“大”），万物万法皆是道（庄子曰：“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稗稊”，“在瓦甃”、“在屎溺”。“汝唯莫必，无逃乎物”），寂湛圆明，焉有二相极性分割?!

的确，认识到道“无逃乎物”，物无逃乎道；道不异物，物不异道；道即是物，物即是道，达此境地，必然事事无碍，“从心所欲，不逾矩”。入此“不二”之境的障碍，就在于吾人的极性心识和“有欲认识”。从认识论上破除极性思维，是至关重要的。故禅宗用“剿绝情识”，“斩尽葛藤”的“不敢为也”，达“无为而无不为”的“不二随顺”，“逢物直达，知其本源”。（达摩语）“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常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只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马祖道一语）“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来是汝个自己，何处有许多般。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地，无丝发许与汝作见解（究竟一相，无二相之知见）。所以，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黄檗语）

用老子的“道”讲，宇宙万物，有情无情，无非是“道”的体现，故唯此“道”而已，无二亦无三，万事万物皆是“道”之现量，时时不离此“道”，事事皆在此“道”，当下即是此“道”。故老子称为“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无处不有“道”，无事不现“道”，无物不是“道”。识达此理，才能“无不为”，“无不治”。故禅宗公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庭前柏树子”，“吃茶去”。问“如何是佛？”曰：“麻三斤。”诸如此类，在极性思维中是无法理解的，但非极性妙明开显后，在明心见性者看来，却是句句对机，无不是妙用，无不是大道的朗然呈现。

要透视宇宙万物的真相，必须关闭二相“有欲”的认识通道，开启一相“无欲”的认识。“无欲认识”达到“常使民无知无欲”的状态，“玄览”无疵，自然会“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最终必至“知常曰明”的自性开显。所以，“常使民无知无欲”，才是常使民“大知大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才是使夫智者“随心所欲也”。

### 3、破妄显真，妄真同妄

《列子·仲尼》曰：“夫无意则心同；无指则皆至；尽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说在改也；发引千钧，势至等也；白马非马，形名离也；孤犊未尝有



母，非孤犍也。”“无意则心同”者，无妄皆同一真也。心体本来清净本然，无有妄念识浪，犹湛水无风，自然恬静一相。无极性识念（无意）之分割，自然心体同一不二，故曰“无意则心同”。“无指则皆至”者，意在去掉有限，自然无边。宇宙本体，原本一相，只因“有指”的极性分割，造成观念上的无边有限感觉，犹如无边虚空本自一相，只因日月星辰等天体故，形成局限分割，致使无边一相之虚空似有相界阻隔。一切“有指”，便形成一个具体的存在，这种极性观念使人们无法透异见同，所谓的见相著相、见水沤忘水、见有忘空、见末忘本者是也！所以，只要“无指”，自是一相，一相“则皆至”，“皆至”必然一相。

“尽物者常有”，是指凡物皆有生灭、有限，一切有限之物的生灭，均在无限的不生灭（常有）中生灭存在，故无限的不生灭者，括尽一切物，一切有限之物灭尽，无限“常有”。

“影不移者，说在改也。”幻灯片、电影屏幕上的影像，均不移动，只是幻灯片和胶片一格一格地更换（说在改也）。连续的现量，形成影移的错觉。因每一个现量不同，不同的差异形成比量的连续变化感，这是吾人认识论中不易突破的定势。从而忘记了幻灯片、电影胶片更改的事实，却趣外“狂奔”，认为是客观存在，实是颠倒妄想。再如，空中虚华，非空而有，病眼所见，幻有来自感官系统的处理，在内不在外，实无内外，乃二相认识观念人为分别造成的错觉而已！假若空华一经产生再不消失，人们也会感到是客观存在！幻灯片、电影胶片固定不移，该影像亦会当作本来就有。如若全人类皆为红色色盲时，自然就认为无红色色相的存在。所以，这是多么可怕的认识之“欺骗”啊！依此类推，我们所见到的世界，我们所感触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的处理系统所得到的结果，哪有什么客观性、可靠性？！人们习惯于颠倒认识的感觉，因而不能接受惠能“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不是屏幕影像动），仁者心动（电影胶片动）”的真实机制。明白这个道理，就能理解佛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的道理。

“发引千钧，势至等也。”一发怎么能牵引千钧（三千斤）呢？但这在失重下完全可能。如一杯水在失重情况下，向上及四壁流而中空，就是一例。

“形名离也。”语言思维的极性观念，本来就是梦幻泡影，但在因缘法中，识心分别中，差异炽然。“白马”是“马”的具体化，“马”涵盖“白马”，而不等于“白马”。

“孤犊未尝有母，非孤犊也。”叫“孤犊”是指无母之小牛。此“孤犊”之名以无“母”而立，假若无母，何来“孤犊”之名？故必“有母”作待，才有“孤犊”之名成立。所以，“孤犊未尝有母，非孤犊也”。《列子》中讲的这些道理，亦是要人们识取本来，突破极性思维和“有欲认识”的局限，深入宇宙万物本有真实存在的“认识”，不要被幻相所迷惑，更不要被文字、语言、思维的定势框框所束缚。要见相见性，了幻明真，破妄显真，最后真妄极性同泯，才是认识论的目的。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认识，我们要透悉“正言若反”的内涵，使吾人的认识由“幻相”过渡到“实相”。

“保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十五章）

佛陀说，人的极性观念“犹如猿猴”，刹那不停，体现在“行阴”上，则“化理不住，运运密移，甲长发生，气消容皱，日夜相代，……则汝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楞严经》）吾人最大的不自由不自在，就在生灭变化的心识上，由此而造成无法控制的极性心识的活动，推动着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反者道之动”，极性事物二极相对，必然要互交互感，犹如正负电荷的互交互感一样。有交感必然有运动，有运动必然要极化，极化之极，物极必反。于是，周转循环，无始无终。极性心识、极性思维则是此种极性交感产生的运动变化的反映（佛家称“法生则心生”），故吾人极性心识、逻辑思维，正是外界周转循环事物映象的体现。老子、佛陀都认识到这种“幽隐妄想”难以遏制，“甲长发生，气消容皱，日夜相代，曾无觉悟”，但若不遏制这种“化理不住”（变化不停）的“运运密移”，吾人始终随极性心识的生灭变化而周转循环，永无“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之日（佛家称为不出三界、六道轮转）。

正因为此，佛陀开“奢摩他、三摩钵提、禅那”来对治五种妄想（坚固妄想、虚明妄想、融通妄想、幽隐妄想、微细妄想），破除五阴，“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槃（不生为涅，不灭为槃），不恋三界。”（《楞严经》）老子也感叹：“孰能浊以静之，徐清？”（谁能将心识荡漾的“浊浪”止住，使之“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恢复本有的“寂兮寥兮”的清净本然呢？）“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谁能够将识念不起，但又不死寂，而能活活泼泼，“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即心无心”，自在现身，“无作妙力，自在成就”，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呢？）所以，老子为救吾人之沉沦，提出以“致虚极，

守静笃”，“涤除玄览”来降服吾人之妄心，以达到“归根”、“复命”、“常”住妙“明”、“执大象，天下往”的解脱自在。

可见，破除吾人之识心识念，突破极性思维定势，成为当务之急！所以，老子讲：“保此道者不欲盈。”（“不欲盈”者，即不希望极性识心识念相续不断，不欲极化。道本冲虚，清净无杂，一旦充盈，必是尘垢杂染。从认识论讲，就是极性观念。）因不盈，则不污染；不污染，则无极性识心识念；无识心识念，则道之“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属性自然现前，亦就完成了“致虚极，守静笃”的“归根”“复命”的回归程序。“敝而不成”者，是讲“道”本不生不灭，“道法自然”，常住不变，“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故“道”不属于成与不成。马祖道一讲：“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谓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马祖道一语）“众生著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黄檗语）向外求，二相极性炽然，将心捉心，则是扬汤止沸，以风止波，愈加颠狂，故息念忘虑，歇则菩提。故不需修，不需证，坏掉心识，无二相攀缘执取，自是不污染。一句话，没有极性观念，就是无污染。南泉禅师曰：“道不属知不知（道是非极性属性，不属知与不知的极性观念），‘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知与不知均是二边事）。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道”无是非、真妄等极性属性，犹如太虚空，本无东西南北，东西南北本是人的极性分别。“真如佛性，没在知见六识海中，沉沦生死，不得解脱。”（《心王铭》）只要不被极性知见、识念所淹没（夫唯不盈），自然本体依旧朗然（敝而不成）。这就是老子讲的“夫唯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的道理。

这段王本作“故能敝不新成。”帛书乙本作“是以能而不新成。”《淮南子·道应训》为：“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王本如上。因不了解老子本怀，王本后，尤其今人，多以己见更改，便失本意。“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这是老子道论的要害处，绝不能随意篡改，使“佛头着粪”！大智慧的认识，不可思不可议的境界证得，非思议推理而得。今人以“敝则新”的对照多改为“敝而新成”，或“是以敝而复成”，这种更改，有失本意！

老子讲：“大成若缺。”“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不成”才是“大成”。凡所成，必有限，有限非道也。“不成”则无限，无限与道相符，故不能改为“新成”、“复成”等。道本冲虚无相，本无一物一什，故称“不盈”。因“本来无一物”，是以能保持本来面目常住，古今一如。此处是讲保此道，而不是用此道。“敝”者，旧也。帛书为“敝衣”，破旧衣服，喻之未变，引之不变也。“敝而不成”，还是老样子，“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也。

惠能悟道后讲：“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正因为道“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无动摇”，故老子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回归本来。也因为道“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故老子曰“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大用现前，体相用一如。有人问云门禅师：“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云门答：“须弥山。”不起一念，是谓“能浊以静之徐清”，如果不能“动之徐生”，就死寂了，道无所用。故大道冲虚，却其用不穷。“以能敝而不成”，是老子让人们认识“道”的本源性、不动性、无限性，从而引导吾人示道、修道、悟道、证道。六祖惠能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只要吾人能无念、无相、无住（“保此道者不欲盈”），当下就是自在天真佛。老子亦是此目的，才讲“保此道者，不欲盈”，以达“归根”、“复命”、“修德符道”、“唯道是从”。能达到“死而不亡者寿”，“不失其所者久”，则与道常存矣（“是以能敝而不成”）。

#### 4、唯道是求

“我独泊兮其未兆，若婴儿之未孩，儻儻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飘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老子讲的“泊兮其未兆”，“若婴儿之未孩”，皆是指极性观念未生的状态，识心未起，无知无欲。“前念未生即心（本性妙明之心）”，“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圆觉经》）“泊兮”、“婴儿”喻纯真本性，素朴本来，情识未开的非极性状态。只有像老子这样的圣者，才能处其不群之境。“儻儻”者，喻“归无所知”、“无智亦无得”，“一无所得”的样子。（《礼记》讲：“丧容儻儻”。《史记》讲：“儻儻若丧家之犬。”皆喻失而无得之状。）处在究竟一相的不二之境，有什么归处（“若无所归”）？无内外，无差别，有什么所得？“于十方求，了不能得，

根本无故。”（《涅槃经》）有所得尽是妄，有所得必二相，只有无所得，才是一相。故“儻儻兮，若无所归”一句，表明老子所处的绝待境地（圣智现量）。

“众人皆有以”，本来众生与佛无异，本性同一，只因众生皆是二相攀缘摄取，满脑子的贪欲妄想，日日营营，时时逐逐，摄取无度；私心杂念炽盛，贪求不已，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妄想充心；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等是非填膺，极性观念“众人皆有以”。

众生皆摄取贪求，相比之下，老子“独若遗”，一切皆舍，一切皆损，舍之又舍，损之又损，直至一无所有，一物不存，真好似“无所归”，但无处不是“自家舍”。

正因老子“独若遗”，“遗”得一无所得，故而才得“道”，可谓得而无得，无得而得。人人皆求取，皆竞争，以展现才能才华，老子则相反，岂不谓“愚人”哉！众人为追逐名利，精明强干，不昧分毫，用尽了心机，想尽了办法，外露聪明，趣外奔逸，唯利是图，岂不显得“昭昭”“察察”乎？而老子“俨兮其若客（不争不夺，不敢为天下先，若宾客之拘谨之矜庄），涣兮若冰之将释（上善若水，无执无固，利万物而不争，恒顺众生而圆融无碍），敦兮其若朴（至诚无华，真诚无饰，真如本来，真实纯朴），旷兮其若谷（心无挂碍，空虚旷荡，包容天下，公大长久，无私无欲，无为自然），浑兮其若浊（和光同尘，应物随俗，不与物异，无可无不可，万事万物皆道）”。如此之心身，较之众人，岂不是“愚人之心也哉”！何不显得“独昏昏”、“独闷闷”也？！老子心似大海一样广阔无垠（“澹兮其若海”），行似飘风一般无依止（“飘兮若无止”），修德符道、“唯道是从”，像道一样“寂兮寥兮”，无边无际，无依无止，这正是大圣们究竟一相，不二随顺的写照。

“佛告华德藏：菩萨摩訶萨成就一法，得如幻三昧。……何等一法？谓无依止。不依三界，亦不依内，又不依外，于无所依，得正观察。”（《授记经》）老子以身示“无依止”、“无边际”的无为解脱，无碍自在；但众人却各有所为，各据不同的识心识念，“妄作凶”，逐境随流，奔驰不息，被物所转（众人皆有以），系缚于境。而老子“无欲观其妙”，收摄视听，反闻自性，于境不生心，不被外物所惑，不二相攀缘摄取。外不著相，内不妄动，“外禅内定”，转物自如，岂不显得“独顽似鄙”吗？！

众生无知，鼠目寸光，急功近利，名利是图，营求枝叶，舍本逐末；而老子却“贵食母”，追求根本，务求大道，“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无量之心

胸，应“道”无边之属性，佛家称始觉合于本觉)。老子“贵食母”，“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归根复命，返本还原，追求“长生久视之道”，唯道唯止，这就是老子的“独异于人”处，也是老子认识的终极所在！佛陀让人们发无上菩提心，追求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是老子主张的“贵食母”和“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贵食母”就是以追求无上觉道为贵，发无上菩提心，以追求无上正等正觉为目的，以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为“大事”，以证佛的“一切种智”为“贵”。只有发无上菩提心（“孔德之容”），才是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唯道是从”，才能解脱自在，无为无不为。

《列子·仲尼》曰：“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众人“昭昭”、“察察”，皆是外游也。六根外驰，二相执取，攀缘外相（“求备于物”），只见外境之幻化相（“游之不至也”）。老子“昏昏”、“闷闷”，却是内游。内游者不惑于外境，知心是境、境是心（“取足于身”），内外一如（“游之至也”）。“至游者，不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视。物物者皆游矣，物物皆观矣，是我之所谓游，是我之所谓观也。”“至游者”处于一相，故“不知所适”。有所适者，必是二相。“至观者”无见（“不知所视”），因不二之境，“唯我独尊”，故不见。有所见者，必是内外二相对立，才可有见。老子“孔德之容”，“贵食母”，无所见，无所去，无所来，岂不“愚人之心也哉”？！在二相分别看来，是“儻儻兮”，“沌沌兮”，其实是三昧正受，“游之至矣”；无余涅槃，常寂灭光，虽无见而无所不见（“物物皆观”），虽“不知所适”而无所不适（“物物者皆游矣”）。这就是老子“贵食母”、“唯道是从”的境地。

### 5、道无问，问无应

《庄子·知北游》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太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

老子讲“有欲观其微”，众人皆以感官“有欲”通道来认识世界，不知被自己的极性思维制约得死死的。所以，极性思维的认识，乃是“知乃不知乎”，因“知”不离二相识取。不了解这一点，这是认识上的最遗憾处，老

子叫“不知‘知’，病矣！”众人“昭昭”、“察察”，皆在“知”中，不知一相“弗知乃知”的道理。“孰知‘不知’之知？”唯有“无所归”、“无依止”的“唯道是从”者知。禅宗讲“明心见性”，明心无相，见性无见。可见，要“知‘不知’之知”，非要“明心见性”不可。“明心见性”就是明一相之本体，见无相之本性。“道”就是本体本性，故道不可以见闻觉知“知”，亦不可用言谈思维去会（道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以此会之，则得“微”，不得“妙”。故听到的，看到的，言说的，思维的，皆非“道”也。要悟证“形形之不形”（有相来自无相，有形来自无形，形与不形“不异”、“即是”）。“道”既非有形，也非无形，道不当“有形”与“无形”之名，有无皆非，故曰“道不当名”。

正因为此，问“道”而应之者，以言言“道”，言则二相（能言所言），乖违一相之“道”，故曰“不知道”之一相也。一相之“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故不可思不可议，唯亲证乃真！然问“道”者，“亦未闻道”也。“道无问”，一相怎么问？“问无应”，一相如何答？这一点在禅宗公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临济义玄三问“道”，吃黄檗三顿棒，正是“道无问”的表现。禅宗的棒喝，正体现了“道无问”、“问无应”的认识境界，这也是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法门。用棒喝截断二相的意识流，入“无问”、“无应”之门，体证不可问、不可应之堂，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义玄禅师彻悟后，用拳筑胁答大愚禅师之问，正是“问无应”的表达。“无问问之”，是隻鞋双脚，故“问穷”也；“无应应之”，是双脚隻鞋，故“无内”也。一相之“道”以二相言语来问答，自是“问穷”、“无内”。老子深明此理，故曰：“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众人皆有问有答，“不知道也”！老子“独顽似鄙”，明彻“道无问，问无应”也！“以无内待问穷”，这是以极性观念止极性观念，以此认识世界，则外不明宇宙是什么，内不知本体本源何在（“内不知乎大初”）。这种境界远未明悟本性，尚不及有形二相之昆仑之高，何谈遨游无形一相的周遍无量境界呢？唯“唯道是从”者可“游”。

## 二、破极性，“同于道”

### 1、瓜、豆种得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

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二十三章）

佛家讲：真如（道）不守自性，遇缘则变。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真空（道）可妙有，妙有却真空。老子的这一段正说明这个问题。老子讲：“夫唯道，善贷且成。”“道”的不变随缘，就是“善贷且成”。“道”的随缘不变，就是“谷神不死”，“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犹如明镜，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不变随缘），但胡现汉现，镜体不变（随缘不变），故镜子亦是“善贷且成”。再举：无形虚空与有形物体的例子。虚空无形，方物现方形，圆体现圆状。什么物相作用于虚空，虚空则同于什么物相，任何物体现于虚空，虚空亦乐得其形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的机制原理。一个人发心修道、悟道、证道，道体随你的“从事”，自然对应，无纤毫差失。“道”是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属性，修道、悟道、证道与此属性相符，自然就“唯道是从”了，必然“同于道”。“同于道”是始觉同于本觉的解脱德。“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是本觉本具，非修非证，破妄显真，孟子称为“求其放心”的“放心”收回，佛陀喻为“珠不曾失”，“方悟神珠非从外得”。从认识上讲，仍是突破思维，开显自性。

“同于道者”，乃转识成智（八识转成四智），破迷开悟，般若德展露，谓之“道亦乐得之”。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始觉属德，本觉属“道”。与“道”合一，“道亦乐得之”。本觉重现，而不是修德而证得“道”，证得为二相，“道亦乐得之”是一相。因修道者本是道体，“道得之”是本来未失，“证得之”意味着本来不有。犹水泡本是水，不存在得水。于德的层次作用于“道”（德者），则“同于德”，“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是同一个道理，意指“道”按德的属性而对应之。帛书为“同于德者，道亦德之”，这就更为直接显示，“道”按德缘作用，道现德的属性状态（道亦德之）。

“失者，同于失”，违背“道”的无私、无欲、无为、自然之属性，反其道而行之者为“失”。以违背“道”的行为作用于“道”，必然“同于失”。比如：极性观念坚固，二相摄取顽固，贪瞋痴刚强难化，自然于道于德远离。“夫物芸芸”，识心识念纷飞，五阴覆盖浓厚，“常道”之光当然不现，何谈“知常曰明”呢?!这就是于道相失（同于失）。“同于失者，失亦乐失之”，于违“道”之缘作用于道，就得失道之果。帛书为“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可见得道失道，道乐得之，道乐失之，全在吾人一心所为。规律不可无视，因果不可无信。“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就是以什么样的因地“心与行”作用于“道”，“道”就准确无误地展现其所对应之果。因道“善贷且成”，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不爽。这就是佛陀为什么主张用戒定慧来对治贪瞋痴的道理所在。因以贪心作用于“道”，对应现出“苦海”；以瞋心作用于“道”，对应现出“炽火”；以痴心作用于“道”，对应现出“狂风”。所以，佛家讲贪瞋痴招来水、火、风三灾。

佛陀提倡“四圣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四摄[布施摄（财施、法施、无畏施）、爱语摄（慰喻语、庆悦语、胜益语）、利行摄、同事摄]”，以此类缘作用于真如妙性，自然变出吉祥安稳，智慧光明，于事相上便是七宝池、八功德水，极乐净土应念现前！再看吾人所处的环境：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战争、饥荒、狂风暴雨、瘟疫疾病等等，皆是人类恶心恶念，贪心、瞋心、愚痴心等作用于“道”的“道亦失之”。对老子讲的这些道理认识不明（“信不足焉”），当然会熟视无睹，讥笑而已（“有不信焉”）！俗言道：“不听老子言，是非在眼前。”你不信因果，因果却信你，因为“同于失者，道亦失之”。以不信因果的心行作用“道”，“道”亦不信于你。看！当你无视“道”所体现的自然规律，乱砍乱伐乱垦，“道”也无视你的期望，飞沙走石，狂风肆虐，结果得不偿失，这正是“同于失者，道亦失之”的现证。以损人之心，来达到利己之目的，这就根本违背了“道”无私无欲的属性，结果无一不是以害己的“道亦失之”而下场的。

三教圣贤彻悟此理，故皆以仁义、慈悲、善良、智慧来教导人，让吾人以此仁义之心、慈悲之心、善良之心、智慧之心来作用于道体，自然会得无量的功德利益，必将五浊娑婆改变成为清净莲邦。佛陀讲：“心净土净”，“万法由心造”，“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失者同于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影如响，这是千古不移之规律。领悟者自善之，不领悟者自咎之。佛陀、老子讲的是规律，不是鬼神作祟，上帝惩罚，全在自己主观能动的“心与行”，看是“同于道”呢，还是“同于失”呢？休咎自取，无怪他人！我们要突破习惯思维，开显自性，以上求证道之大愿，以下化众生之悲心，作用于“道”，“道亦乐得之”，迟早令开悟明心，利乐有情。认识此规律，精进不懈，“道”自乐助之，潜移默

化，日久功深，自有消息呈现！真如不守自性，愿吾人以善缘作用，开出菩提正果！

## 2、“不异”、“即是”入妙道

从认识论看，“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是究竟一相的自性开显。而“同于德者”、“同于失者”等一切其它的操作，仍不了义，未能突破极性思维的桎梏。所以，“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是我们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唯一途径。如何“从事于道者”？如何“同于道”？如何“道亦乐得之”？“道”者，一相无相，谓之本体之实相也。此实相犹如坐标之原点，“原点”乃是一切数、象、形的背景或本底，数、象、形有多大，“原点”就有多大。 $-1+1=0$ 、 $-5+5=0$ 、 $-10+10=0$ 、 $-\infty+\infty=0$ ，坐标中的一切数、象、形都是从“原点”本底幻化出来的，任何数、象、形的运算及变化，都不离“原点”的本底，都在“原点”的本底上进行。也可以说，一切数、象、形的有，都来自“原点”的无。推而广之：数、象、形不异原点，原点不异数象形；数象形即是原点，原点即是数象形。这和前面说过的镜不异像，像不异镜；镜即是像，像即是镜，是同一个道理。

再深一步，那就是“道”与万事万物的关系。要从事于“道”，先要明白“道”与一切事物的关系。其实，“道”与万物还是这个机制：“道”不异万物，万物不异“道”；“道”即是万物，万物即是“道”。明白这个关系的本身，就是“从事于道”，亦是“从事于道”的根本基础。万事万物不离“道”，行住坐卧皆是“道”，言谈举止无非道。儒家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道的确是找不见，摸不着，但推也推不掉，赶也赶不走。因为我们主客内外的一切都是“道”的体现，“道”在平常生活中。庄子讲“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稗稊”、“在瓦甓”、“在屎溺”），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必需要“从事于道”。

## 三、如何“从事于道”

### 1、有无相生

泛而论之，凡是“从事于道”的理论和操作，都是突破习惯思维的认识过程；凡是“同于道”和“道亦乐得之”的层次境界，都是自性开显的果。

五千言的《道德经》都是“从事于道”的学问和实践。具体地讲，“无

欲观其妙”就是对人们执著感觉认识是唯一认识通道习惯的突破，也是突破原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所在，更是“从事于道”的根本入手处。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是对人们二相认识极化的否定和如何达到非极性认识状态的具体操作，也是“从事于道”的终极实践。“夫唯不争，故无尤”，这是对我执坚固、极端自私贪争习惯思维的告诫，是对痛苦烦恼人生解脱的法宝，也是“从事于道”的当下效应和利乐。“载营魄抱一”、“抔气致柔”、“涤除玄览”、“爱国治民”等，是“从事于道”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落实和功夫建立的过程。“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是对极性观念、极性事物之相待性、相辅相成性、虚幻不实性的表达，是“从事于道”应该具备的深刻认识；反过来，具备这种认识也是“从事于道”。

老子讲：“有无相生。”在极性的物质世界，“有无相生”构成了器世界的基本框架，也是对“从事于道”理论和实践的方向性指导。庄子讲“虚室生白”，“虚室”是“涤除玄览”的成就。当心地一尘不染、极性观念歇息无余时，便“寂然不动”（无）、“感而遂通天下”（有），“尘消觉圆净，净极（无）光通达（有）”，“致虚极，守静笃（无）……归根曰静，……知常曰明（有）”。儒释道三教都体现着“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深奥道理，所以它是“从事于道”的基本认识。

## 2、“为腹不为目”

“知足者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吾人在极性思维的控制下，自然而然地为满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营务一生。人人都以满足自己感官的欲乐为目的，势必相互争贪夺抢，最终导致两败俱伤，身心交瘁，痛苦万千，烦恼不已！当人们突不破这种极性思维认识的时候，只一味唯利（满足自己的感觉之利）是图，必然适得其反，“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行妨”之祸缠身。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但人们宥于无量劫来坚固的极性观念，无法突破这种思维习惯时，其言谈举止，行事作为，自觉不自觉地落入“咎”、“祸”的漩涡。故“从事于道”必需懂得“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知足之足，常足矣”的道理；必需明白感官欲乐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愈满足感官欲乐，则盐水止渴，恶性循环，非堕入痛苦深

渊不可。所以说，唯有“为腹（内）不为目（外）”，突破极性思维的局限，跳出二相摄取意识的控制，建立“从事于道”的无上智慧追求，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否则，为感官欲乐满足的“甚爱”、“多藏”，必荒废一生的宝贵生命，招来“大费”、“厚亡”的“辱”、“殆”。极性极化，变化迅速，祸咎不了，焉有安宁之日？！

老子的“为腹不为目”，是“从事于道”的最浅显操作。“腹”者内也（绝不是指吃饱肚子，是心腹之“腹”。人们常说心腹之患，是指内在根本之意）。老子让人们追求内在根本的需求——自性的开显、智慧的圆满、道德的完善，唯有这种内求、求内，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为，这是彻底解脱之道，而感官满足是顺着贪欲堕三途之因，故老子大声疾呼：“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外）取此（内）。”

### 3、“三绝”与“增上慢”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从事于道”，要认识“道”的“冲虚”本性。“道”清净本然，“寂兮寥兮”，“本来无一物”，所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皆是“道”的“循业现相”，污染所致。佛陀讲：“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楞严经》）正是“道”本有的这种属性，“从事于道”者，就要“致虚极，守静笃”，虚其极性观念的污染，“虚”致“极”处，“入无生法忍”（“守静笃”）与“道”的“寂兮”相符，永处“敝而不成”的“独立而不改”，这就是“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老子的这“三绝”道理极深，既属“从事于道”，又属“同于道”、“道亦乐得之”（见后述）。从“从事于道”看，“三绝”的根本是绝极性观念，突破极性思维，坏心识分别，入非极性一相。

“三绝”的内容，佛家称为对治“增上慢”。“一切诸法，无有分别，无缚无解，不作思维，乃能得见，无有缚著。一切诸法，无住无染，不作留住，乃能得见诸法清净。一切诸法住虚空际，离诸处所，乃能得见所作清净。一切诸法，逮无斗争，前际后际，不可得故，乃能得见三世平等。一切诸法，离诸施設，心无所行，乃能得见断于疑结。……云何名为菩萨增上慢？佛乘

最胜，作是思惟，我当于中发菩提心名增上慢；行六波罗蜜当得作佛，作是思惟名增上慢；般若波罗蜜能得出离，更无余法而得出离，作是思惟名增上慢；于甚深法应作方便，不因世法，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法甚深，此非甚深，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法是净，此法非净，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是佛法，此是辟支佛法，此是声闻法，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法应作，此法不应作，作是思维名增上慢；此是近法，此非近法，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是正道，此是邪道，作是思惟名增上慢；疾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疾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是思惟名增上慢；一切佛法不可思议，未曾有人能觉之者，作是思惟名增上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思议，彼不应思议，此非是见，然是过患，是名菩萨住增上慢。……云何比丘离增上慢？佛告优波离：若有比丘思惟诸心，思惟心时，不著思惟，是名最胜离增上慢。……不应分别法非法，戏论诸心不应住。”（《佛说决定毗尼经》）佛陀的大智慧，深究到极性思维的本质属性，即是吾人自缚之茧。不识此理，似是皆对，而实大错，必然陷入根本的“思惟心”的极性网中，不离思维，即是“增上慢”，妄心戏论耳！悟达老子“三绝”的内容正是对治“增上慢”之过！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抱一”就是突破“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二相极性观念，开显自性非极性智慧的“从事于道”。只要二相人我极性存在，二相摄取之争就在所难免。只有处于“抱一”的非极性状态，再无能争所争，才能不争。达到一相的不争境地，“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去甚、去奢、去泰”，皆是破除极性心识、突破极性思维、避免极化动荡剧变的“从事于道”。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能驾驭极性规律的运动变迁，已是“从事于道”的成就者。

#### 4、直指心源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从事于道”，功夫不到，还不巩固时，极性思维的习惯就会时而反复，习气难改（化而欲作），这是难免的。因此关键就在于及时觉知，“镇之以无名之朴”。佛家称为，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当然“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二相的极性观念）”更好，但未得无生法忍、未入三昧时，“化而欲作”是“从事于道”的必经阶段，关键在能否及时“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者，本来清静

之自性也，究竟一相的“涅槃妙心”也。惠能讲：“菩提自性，本来清静，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当“化而欲作”时，直契“本来清静”的“菩提自性（无名之朴）”，自然“夫亦将无欲”（极性心识破除）。禅宗的直指人心，就是直指佛陀讲的“涅槃妙心”。老子的“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指身心）将自定”的修法，正是佛陀讲的直指“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微妙法门”，可以说，此法门是佛道二家最直接了当的“从事于道”了。老子讲的“居其实，不居其华”，就是“居”其“无名之朴”之“实”，从清静自性（但用此心）、“涅槃妙心”入手，直契“前念不生”的自体实相，“见素抱朴”，而不在枝叶浮华上着眼（“不居其华”）。

老子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大道无修无证，本自圆成，行什么？“修证不无，污染不得。”“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去吾人的极性心识的污染，就是“勤而行之”，也就是“从事于道”。“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天下”者，吾人之心地也。惠能讲：“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邪正俱不用，清静至无余，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吾人心地不起贪欲妄想和二相分别，自然“天下”无事。“从事于道”者，就是要“天下常以无事”，能于心无事，于事无心，“万物将自化”，亦称为“以道莅天下”。

### 5、追求大道，启“如来藏”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施”者，二相极性识心妄念也，六根外驰的攀缘也，有为极化也。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正确见地（正知正见），那么他这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行于大道”（从事于道），佛家称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这样的无上菩提心为其目的，这才算是见地透彻，信根信力具足，可谓“介然有知”。

老子曰：“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壁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六十二章）一个真实有智慧的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是追求富贵荣华，而是追求本性的发明，自性的开显，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为终极。“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同上）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有舍命为道之人呢？当人“介然有知”，认识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认识到宇宙万物的法则时，是解脱自己呢，还是堕落呢？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所以，人生中最重要莫过于先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正

确的知见，这是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汝将走向何方？谁不想走正道？但走正道先要了知正道在哪里，然而，若没有圣贤大智慧的引导，正道则很难知。故一生能读圣贤书者，皆是福慧深厚之人，幸哉！幸哉！能够“坐进此道”，“贵此道”，就是“从事于道”，“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贵此道”者，必得“道”；得“道”者，不但可以免罪，“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而且“道乃久，没身不殆”，“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以其无死地”，“长生久视之道”，“无为而无不为”也，“故为天下贵”。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六十二章）“奥者”，主也，源泉也。“道”是万物之本源，万物是“道”体之所显现。“道”不异万物，万物不异“道”。善人不善人皆属万物之“物”，既然“道”为万物之源泉，故善人与不善人皆为道之所现之“物”。只是善人明心见性，于道珍而宝之；不善人不知不晓，“百姓日用而不知”，佛家称“如来藏”，身怀摩尼宝珠而不知也。从“道”来说，善人与不善人并无差异，不欠分毫，“心、佛、众生，三无差等”。佛陀在《大方广如来藏经》中喻为：“譬如稻麦粟豆，所有精实，为糠所裹”；“譬如有人怀金砖，忽然误落于粪秽”；“譬如贫人家伏藏，金宝充满在于中”；“譬如藤子之中树，藤芽一切而可得”；“譬如秽帛令厌恶，缠裹彼之如来体”；譬如丑女怀圣胎。老子称为“不善人之所保”。

老子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佛陀讲“但有言说，皆无实义”，何况不信实的“美言”。“美言”可以哗众取宠（“美言可以市”），徒有虚名；“尊行”者不美，大道无为无行，“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而尊行者是“下德无为而有以为”，只能展示与人，并非道之无行无为。从道体来讲，人虽不美，然“道”不相离，“心、佛、众生”，佛性等同，故不该舍弃之。从“道”的属性看，不善人之恶习狂心并非实有，恶业本空，烦恼不异菩提，转念即是，“狂心一歇，歇即菩提”，故“人之不善，何弃之有”。从粗事相的主体来看，一个不善之人识心识念重，二相极性观念坚固，必然愚昧无知，他哪里知道“损之又损”的道理？哪里知道悔过自新的道理？更哪里知道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道理呢？故这样的人，不了解不知道“人之不善”，当然“何弃之有”？！

## 6、无为无执，无败无失

佛陀曰：“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普贤行法经》）求道者得道；得道者契实相；处实相则众罪消除（有罪以免）；众罪消除者，就是“为道日损”，“以至于无为”；“以至于无为”则“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者，“贵此道（从事于道）”，“求以得（同于道）”。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转识成智，智现识亡；二相归一相，一相不二；突破思维，开显自性；自性开显，极性思维破除，“故为天下贵”，“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那必然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六十三章）大道是一相的非极性，非极性自然是无为、无事、无味，一相本无大小、多少、怨德的极性分别。吾人识心思维，必致有为、有事、有味的身心极化，“故从事于道”的体现，就看“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的事相能否透过去。“从事于道”的一切所为，就是为达“无为”。“无为”不是不作不为，而是不为我为，“为而不争”，大作大为。因为唯有“无为”才能“无不为”，“无不为”才是大作之为，还有什么比“无不为”更为“所为”呢？所以，“为无为”才是真正的大有作为，只是“应无所住”而已。

“为无为”是老子对人们常有为的对治。吾人不能无为，常在有为中痛苦烦恼。老子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六十四章）“为”与“败”、“执”与“失”，都是极性的二端。故凡“为”凡“执”，必是极性所为所执；极性所为所执，必受极性规律制约；极性事物的特征是物极必反，无常变化；无常变化总是体现着生长成亡的周转循环规律，故“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极性所为，皆是被境所转之为，二相取舍之为，“不知常”的“妄为”。此“为”此“执”远离“无为”，非“道”之为，故“妄作凶”，当然不“可以长久”，非是“长生久视之道”，故必败必失无疑。

“为”、“执”是以我为主的意识所为。主观意识来自七识末那识，七识违逆“道”的平等性智，主观自私，固执刚强，极化人我是非，种下运动变化之因，故“为”之而“败”，“执”之而“失”，是“反者道之动”的体现，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运行之必然。鉴于此，圣人主张“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的智慧之为。“无为”、“无执”是一相非极性之属性，体现“道”的“常无欲”的妙用，亦是“知常曰明”的智慧体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可见，“无为”、“无



执”，是无私无欲的公容心量，圆满展现天道不二的自然流露，无极性心识分别的圆融同体，无我执坚固的平等一如，亦是“无作妙力”的“自在成就”，是“为而不争”的无私奉献，“利而不害”的“无作妙德”，“上善若水”的无碍“大顺”，当然无败无失。

### 7、极化与去极

老子“为无为”的大有作为，体现在“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贵食母”，“唯道是从”；“不如进坐此道”；“常无欲以观其妙”；“为而不争”，“利而不害”；“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繹然而善谋”；“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腹不为目”；“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行于大道，唯施是畏”；“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从事于道者，同于道”；“抱一为天下式”，“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佛家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大作梦幻佛事，皆是“为无为”。

“无事”者，于心无事，于事无心也。“从事于道”，贵在无事于心。心无极性观念，没有识心分别，自然无事。于事无心，应无所住，转物自在，不为境转，“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者，就是“事无事”。所以，“事无事”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事事能事，事事无碍，只是不落二相识念，如镜照物，过而不留，无住无念而已！老子要求“常以无事”，是指事事中无极性思维之事，无二相取舍之事。事事中无事，就入了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在解脱。

“味无味”，有味之感，是根尘相对所生的识念，是炽然的二相感官分别之感受。人们皆贪著美味，被美味所困扰，终身不自在。有的人为追求口欲满足，杀生害命，造下了无边罪业，背负了无穷的冤债，永无出头之日。

故佛陀曰：“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楞严经》）圣人见此业因果报之可怕，故佛陀戒杀，老子“味无味”，要人们不贪口欲之味，而追求“无味”的大道之味。“无味”是无世俗的酸甜苦辣之味，却有无穷的“道味”，佛家称作三昧正受，法乐无穷。一相则无能味所味，但其“味”无穷；否则，就不会有佛陀的王位不顾、美女不恋、六年苦修、终身托钵之举，亦无慧可断臂求法之务，更无惠能千年不朽之身。老子明确地说：“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贵食母”，就是专求道“味”。“无味”实则是其味无穷。佛陀将“首楞严三昧”之“味”讲了一百种（见附录），岂能“无味”乎？！虽然老子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这是对不“从事于道”的人来说的。因那些人专嗜口味，无法战胜自己的口欲之贪和感官欲乐（“乐与饵，过客止”）。斯等人不知法味，不喜法味，“业重者不生敬仰”。（《地藏经》）他哪里知道“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的自在解脱和法喜充满？“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是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根本的“从事于道”。

“大小多少”，是“为无为”的具体化，一相才有“无为”，一相了哪有大小、多少的极性分别呢？三祖僧璨讲：“极小同大，忘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信心铭》）

“报怨以德”，是“事无事”的具体化。如其有怨，必其有事，“报怨以德”，是示其心地无事。心地“无事”，则无“怨事”亦无“德事”，有任何极性之事，都不是“无事”。“报怨以德”，只是老子显示“无事”的一个比喻而已！要依文解义，意在昭“无事”，“忘绝境界”，诸法本空，心不分别，怨德平等。

老子还讲：“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欲不欲”、“学不学”，道理同前。老子着重强调“无为”、“无事”、“无味”、“不欲”、“不学”，问题的症结，就在二相（极性）与一相（非极性）的认识上。二相则“有为”、“有事”、“有味”、“有欲”、“有学”，而一相则皆“无”。凡“欲”，必是主客内外二相对待有之，左手“不欲”右手，同体不二之故。但有争贪夺抢、财色名利之求，皆是二相，有内外使然。一相自然无欲，如人欲吃动物肉，却不愿吃己之肉。

凡学，则是内所无也；所学皆己不知不识之外事也。虚空不学万物，因万物皆乃虚空所有；自己不学自己之知见，由自是一相也。圣人二相归一相，转识成智，泯极性而成非极性，扩己心于无量，纳虚空于自性，“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沓发”，真心无量，周遍法界，不动周圆，于道同一，还学什么？水晶球有限，则必映外像；若水晶球大而无外，则何像之有？吾人妄心有限、有量，必有主客内外的极性分判，自然有欲有学。“从事于道”，就是将有限扩至无限，将有量变为无量，“会万物为己”，天人合一，始觉同于本觉。其极致，则宇宙唯是吾人妙觉真心。吾人之妙觉真心与宇宙无二无别，究竟一相，“唯我独尊”，还欲什么？还学什么？老子的大智慧的慈悲，让我们“欲不欲”，“学不学”，悟道证道，与“道”合一，与“道”不二（“道亦乐得之”），才能辅万物之自然。因为，万物与己同体，万物不异“我”，“我”不异“万物”；万物即是“我”，“我”即是万物。同理，如前所说，“道”不异我，我不异“道”；“道”即是我，我即是“道”。“道”无私无欲无为自然，“我”当然亦无私无欲无为自然，怎能不辅万物之自然呢？！

众人皆是二相的识心分别，将心量愈极化愈小。心量愈小，内愈缩而外愈大，致使“小心眼”所欲愈多，所学愈多。贪不完的外物，学不完的“认”与“识”，所谓的“欲壑难填”、“学海无涯”，正是极性思维的必然结果，而“无欲”、“无学”正是自性开显的“无不为”境地。佛家讲，自性具足三藏十二部经典。六祖惠能正是“欲不欲”、“学不学”的成就者，也是“无欲”、“无学”的典范。他一字不识，却通解《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了义经典，可谓“无学”而无所不学；无争无夺，自然六祖；默默无闻，上承佛之心印，下化无边众生，一华五叶，顶天立地，创立了人类文明的奇葩——禅宗遍天下，可谓“无欲”而无所不欲。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

怨以和来解，和后仍有余怨，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故称不上为善。因为，和解是两相调谐，不是一相相融，只有不二一相，同体不分，才无有怨，何谈余怨。老子要人们体道一相，无怨可和，才是为善。老子主张“报怨以德”，佛陀主张“有人捶骂，同于称赞”，和怨要以无怨为“和”，“有人捶骂”（打骂），要以赞扬视之，自然与道不远。“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者，有债主之契据（合同），却无有债权之索还心。佛家称作三轮体空（债权、

债务和债物，当体皆空，本无自性），无施可施，施不求报，亦无求报心。道本一相，一相焉有能施所施?!故有道者体道，三轮体空，无人无物，何有责人之说？有德之人体道之一相（“有德司契”），无求无索，无人无我，在生活中尽是奉献施与，“为而不争”，“利而不害”。无德之人二相执著，识心分别，故像追索租税一样攀缘摄取，极性极化，人我对立，顺喜逆瞋，私欲情念不息，亲疏远近炽然，差别对待分明，违背天道平等，与“道”之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相异。

大道无私，“天道无亲”，“天地不仁”。无私至私，能私一切；至亲无亲，亲如一子；大仁不仁，一视同仁。天道无私，天道无亲，唯德是辅，“常与善人”。这里的机制佛家讲得很透彻，真如不守自性，遇缘则变。犹如明镜，随形现影，美现美像，丑现丑像，镜无偏私。天道亦然，无亲疏远近，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无为自然地进行，自在成就。善人成就善业，恶人成就恶业。善业成就者，是为道之人，“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这就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失者同于失”，“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不信“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不信修道得道，不信失道，“失亦乐得之”。因其不信，受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制约，而不知也。不明大道运行，不“唯道是从”，“不知常，妄作凶”，故天道无疏，咎由自取；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繝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勇于敢”者，刚强众生也。老子讲：“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佛陀讲：“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辈人，如履泥途，负于重石，渐困渐重，足步深邃。”（《地藏经》）“勇于敢”者，主动故意与“道”的柔弱相违，逞强好胜，胆大妄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与老子的智慧相违。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从事相讲，“勇于敢”的鲁莽贪争，无知勇烈，必致杀身之祸；相反，“勇于不敢”的柔弱不争者，则

无此杀身祸端（则活）。从理相讲，“勇于敢”者，极化极性，必然导致剧烈变化，远离大道的清静本然属性，道隐不现，随业受报，永无解脱之日，故慧命断绝（杀），与“道”无缘（杀）；而“勇于不敢”者，积极主动地“从事于道”，求道悟道，故不极化极性，无为清静，于“道”日近，识心渐息，二相归一相，慧命日增（活）；突破思维，自性日显（活），终可与道相契（活）。故“勇于敢”和“勇于不敢”，是两种主动的积极作为，其动机目的不同，故结果大相径庭。可见，与道远离，违天悖道者，极化极性，极性观念有余，自私自利有余，争、贪、夺、抢有余，必受“天之道，损有余”的制约，故体现出“天之所恶”的效应。

“天之所恶”的是什么呢？是一切极性观念、极性事物的极化。一极化就失去了“道”的平等一相，就不能清净常住，亦不能周遍法界，但“道”始终有一种恢复本体状态属性的趋势。与此趋势相应者，则为“道”（天）之所不恶；反之，则为道（天）之所恶。如，老子曰：“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二十三章）飘风骤雨是天地极化之极性，天地的极化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从而可见，一切极性极化现象、状态、属性都不能长久，皆是无常变幻的事物。而不能长久而变化的动因，就是要恢复大道“寂兮（清净本然）寥兮（周遍法界，不动周圆）”、“知常曰明”的究竟一相的属性状态。自然界的一切变化运动，总是趋于平衡，趋于零。化学反应自发趋于平衡状态；狂风暴雨，必归于晴朗宁静；怒发冲冠，必归于心平气和；恒星演化亦归于中子白矮星；正负离子，必归于中性分子；沧海桑田，物极必反，终受回复本然不二状态的趋势所制约。谁明白此理，就是“知其故”。

故驭道用道，必要了然大道之属性状态，不违“常”、“容”、“公”、“全”、“天”、“道”、“久”的根本属性，自合天之道。“不争”、“不言”、“不召”、“緘然”，这是大道（天道）一相不二的属性。一相无可争，一相给谁言？一相不需召（本一体也），一相非极性（緘然），本自平等一如。大道（天道）的不二属性，死死地制约着万事万物趋于一相非极性。举一例便知：数轴上的一切数（代表万事万物），正负相应，极性对待。任何数都不能永久常存，正负数相加，皆归于零，自本底都是原点！由此“强大”的归零（道）趋一相非极性的“势能”（热力学称为自由能），必然产生“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緘然而善谋”的“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也显示了大

道规律的无私性、“权威性”（趋零的威力）、自然无为性；也正是这种机制的微妙运行，才体现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严密性、无漏性、准确性和因果不失性。

庄子曰：“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庄子·知北游》）“有”、“无”的极性观念，死死地控制着我们的思维，况且，我们的思维正是有无极性观念的体现。常人著有，声闻、缘觉等修道人著空。修行人可清除杂念（“涤除玄览”），达到空无一念一物之境（“予能有无矣”），但却著“空无”，不能无“无”。有是相，“无”也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相”之相亦是虚妄。“道”不存在“有”相，也不存在“无”相，“道”是非有非无。即使达到无“无”，却又成“有”矣，有个“无无”。佛陀讲，离四句（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绝百非。关键在用极性的思维来消除“有”、“无”的极性，犹扬汤止沸，那是无法达到非极性的“道”的属性。因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当思维活动进行时，想从中理出有与无的绝对来，结果还是“有”、“无”的“怪圈”缠绕。

庄子讲“道无问，问无应”。道无言语相、心缘相，绝言绝虑，只是“不思善，不思恶”（不思有，不思无），将“思”的狂心歇下，歇即菩提，一念不生全体现。突破思维，开显自性，就是破除“有无”的极性观念。庄子的“道无问，问无应”，和惠能的“不思善，不思恶”、“无念、无住、无相”皆是突破极性思维的办法，同时也是开显自性的体悟，用不思维来解决思维解决不了的困境，能悟入吗？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用者乎！物孰不资焉！”（《庄子·知北游》）极性事物和极性观念，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极性的任何事物，充其量只能有一半的“利”和“用”。因为，极性对待时，恰好是太极图的阴阳两半，它们总是互补的。只有抽掉“S”线的界相，成非极性的无极态时，全体大用才自然显现，无穷无尽，无为无不为，这就是“而况乎无用者乎！物孰不资焉！”故“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正是突破极性思维、开显自性的大智慧！

“不以生生死（生的极性观念，必以死为前提，故言‘生’时，‘死’则随生矣），不以死死生（有‘死’的极性，必相待‘生’的对应），死生有待邪（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皆有所一体（死生、生死的极性，皆是虚幻

的观念而已！及至吾人出生入死，亦是不生不死的道体的虚妄称相。”（《庄子·知北游》）一切极性的事物都以非极性为底本，为本体。极性的生死、生死之变化都在不生不死的非极性本体上进行。所以，要二相（极性）归一相（非极性），就要从极性思维这个枢纽中证取，将思维赖以存在的极性观念泯灭（既不思左，又不思右），自然天下太平，“不欲（不思善，不思恶）以静，天下将自定（极性观念泯灭，本来‘不动不摇’的自性显现）。”（三十七章）“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本体妙明之心）即是无心之心、离一切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之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黄檗传心法要》）当下泯灭极性思维，断除分别识心，大道本在目前。但吾人二相之妄心坚固难化，非是说说就能清除，非下一番实证功夫了断不可。“心本无生因境有”，吾人妄心皆因外境而有（是六尘之缘影），乃二相攀缘落谢的影像耳！“前境若无心亦无”。可是，吾人难就难在不能转物，而总是被物所转。

庄子曰：“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知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岂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为去为。齐知之所知，则浅矣。”（《庄子·知北游》）

世人的可悲就在于见相著相，见境被境所转，根尘相对生识。识者，外境外物之映象也，前尘影事也。吾人之心，直为外境外物的集栖地（逆旅），摄取了满脑子的六尘幻影，成为吾人之心。凡夫只知道见相摄相，见物印物，将反映在意识中的“烙印”（知遇）进行组合运算，产生出爱憎好恶的极性观念，这就是吾人之心（即思维）。根本不知道正是由于有这种前尘影事，致使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生灭观念。所以说，“心”是极性分割的根本所在，亦是生死之根源也！圣人知此机制，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见相见性，不被境物所转，于境无心，于事无心（事无事），知一切皆是自心现量而不“自心取自心，非幻而成幻”，“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无不是自性之展现）”。这就是庄子说的“所不遇”，遇物遇境而不被物境所转，体现出“所不遇”的效应。

凡夫只“知遇而不知所不遇”，只“知能（只知见境见物攀缘取舍）而不能所不能”（不能见境无心，于境上无念，不能见境心不乱）。见境心不乱，见境不生心，能转物境，这是常人所做不到的（“无知无能者，固人所不能免也”）。但总想转不了物境，无能力转物境，并以此为借口而听之任之，

随顺妄心的分别执著，不“从事于道”，不“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自暴自弃，实在太下劣了，太遗憾了（“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岂不亦悲哉”）！“至言（最真实之言）去言（就是不言），至为（最有价值的作为）去为（就是不二相有为）”，就是“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齐知之所知，则浅矣。”“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二相之“知”愈多，所知愈少，“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圣人“学不学”、“知不知”，才是真知真学，亦才是真正的“从事于道”也！

### 8、“明明德”而平天下

儒家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

《大学》卷首已将“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阐述得淋漓尽致。“大学”者，最大的学问也。“大学之道”，是最大最重要的学问，道理何在？目的何在？历程如何？

人生最大最重要的学问、道理在于“明德”二字上，目的是“明明德”。先明自己的“明德”，就叫“自觉”。自觉后还要“觉他”，让所有人都明了“明德”，就叫“亲民”。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是“止于至善”。可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佛家称为“成佛之道”，因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为“佛”，所以“大学之道”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之道。从历程来看，“大学之道”，要先发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的根本就是两条：上求佛道（“明明德”），下化众生（“在亲民”）。上求佛道，入佛之知见，开显自性般若德，就是“在明明德”；下化众生，同体大悲，不舍一人，就是“在亲民”。上求下化，所做圆满，就是“止于至善”。

“明德”者，吾人本具妙明之性也，称为“佛性”。“明德”，人人具足，凡圣一如，本自圆成，非假修证，称般若德。犹如镜体，本自明彻净亮，只因众生无始劫来的极性污染，致使明镜蒙垢，光明蔽隐，故需拂尘除垢（明），



使“古镜”重明，即“明明德”，亦称解脱德。此“明德”无关明与不明，不明也不减，明也不增。“明”，“明德”真空常住，随缘而不变；“不明”，“明德”妙用无穷，不变随缘。可知“明德”非有非无，是非极性之妙性也，故称法身德。对“明德”最具体的表达，无过乎惠能的五个“何期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坛经》）

“明明德”之“明”，便是修证。“明德”虽本具，非修非证，但“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自本心，本来如是，若无无明迷惑，一切现成，故所谓“明”者，实为不污染也。要完成“大学之道”，先要发无上菩提心，以突破极性思维的束缚，开显常住之妙明，为本因地之心；然后六度万行，行菩萨道，救度一切众生，圆满菩提大愿，“止于至善”（“道亦乐得之”），完成修证历程。

“大学之道”的根本在于“明明德”。“亲民”是“明明德”的推广；“止于至善”是“明明德”的完善程度。明白了“大学之道”的这个根本道理，就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目标清楚，就是“知止”。如何开显自性之“明德”呢？就有知、定、静、安、虑、得的六个阶梯。关键在“知”，因为“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因地心真，初发心即至果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见地十分重要，因地以本具“明德”开显为目标，这就是五祖弘忍讲的“了本真心”。“三世诸佛，皆从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后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祖也。”（《弘忍·最上乘论》）“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常。不循所常，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弃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识心，应时消落。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知觉？”（《楞严经》）知情想识念为障，知而歇息（“二俱远离”），当下真心现前，亦是“知幻即离”之妙道。故“知”极为重要。

知道以“明明德”、“止于至善”为目标，时时直契“明德”，守此真常，注心一处为“定”。定功加深，物境不扰，见境不著，转物已胜，名为能“静”。“静”功深化，心境相融，不分内外，唯自心现量，名为能“安”。“安”功深厚，慧光生焉，迷惑渐消，妙智开启，名为能“虑”。“虑”、“安”互资，寂照不二，日久一如，“寂灭现前”，明心见性，名为能“得”。

“大学之道”属于圆顿法门，直指“明德”，是直接从意根上转正觉。六根上均可转正觉（古人有以耳根圆通对应，以耳根转正觉最方便），在本性上无别，但依根性不同，六根上转正觉有异。“明明德”明到唯此明德为是，一切事物皆是“明德”的幻化相。知“明德”为体，“物”、“事”为相用，称体起用，“明德”的非极性无相的信息态，现化为极性的有形有相的能量态和物质态，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一切事物皆是“明德”不明所现（佛家称循业发现），就是“知所先后”。了悟“明德”明则真空无相，不明则真空妙有。妙有就是物是事、本末、始终、先后等。明了“明德”不异“物”、“事”，“物”、“事”不异“明德”；“明德”即是“物”、“事”，“物”、“事”即是“明德”，“则近道矣”。

发菩提大愿，要“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大愿成就。这和老子讲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应。“欲明明德于天下”，这是佛陀出世的本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是为了让天下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如何入佛之知见，最根本最基础的操作是“格物致知”。“格物”者就是穷究“物之本末”也，认识物是什么？物从何而来，由何所起？古人有以“穷至事物之理”为格物，此为格外物也；有以摒除物欲为格物，此为格内物也。二种“格物”不无道理，可以普化，但仍不究竟。因为，“明德”，非内非外，“格物”就是二相归一相，转主客对立的极性观念为主客合一的非极性认识。因无明的根本就在于“不了法界一相”，故“格物”非是研究物理，研究外物仍是二相。同理，清除物欲亦是二相。可见，格物就是要转识成智，突破极性思维，开显非极性的“明德”。于是，问题的实质就在格“根尘同源”之“物”。此物既是外物六尘，又是内物六根，还是极性分别之六识。六尘六根称物，六识称事。所以，“格物”是格“物”之本末，“事”之终始。格清事物的终始本末，才叫“知至”。但若只以“物”来说，“事”在其中，“由尘发知”，故只讲格“物”而已！“格”者观也！更明确地说，“禅观”也！格物要格到“会万物为己者”，格到心境一如，本无内外，根尘识同是自心现量（是“明德”本体的幻化相），格到唯此“明德”是存，见物见“明德”，才是真正的“明明德”。

佛陀讲：“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

明心，宝明妙性，认悟中迷？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相为身。聚缘内摇，趣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楞严经》）“格物”格到“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明德）中物”，才是究竟的“知至”。明白了外物不外，色身不内，皆“明德”所现之“物”，无内外，无主客，即能转六识为妙观察智。此智开显，自然破除思维极性，再不二相分别，我执破除，自然“意诚”（“知至而后意诚”）。“意诚”，即是破除坚固我执，转为平等性智，再不执著太极图中一半为见分，一半为相分，抽掉“S”线，再不“自心取自心，非幻而成幻”，必然“心正”（“意诚而后心正”）。心为一身之主，心正而明了“明德”，自性开显（“心正而后身修”）。“明明德”而智慧光照，触着皆化，故先家齐（“身修而后家齐”）；“明明德”于全家族，智德更盛，足以普化邦国（家齐而后国治）；国国皆“明明德”，自然天下平（“国治而天下平”），这是从外来说。从内来讲，“意诚”则我执破，“心正”则法执亡。明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自“明德”之相，“相不异性，性不异相；相即是性，性即是相”，直下承当，则可谓“家齐”、“国治”、“天下平”之实质也！从“格物致知”到“天下平”，这是儒家“从事于道”、“同于道”的修证历程。发菩提心，上求下化，四摄、六度，行菩萨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佛家“从事于道”、“同于道”的修行过程。“方便有多门”，“归元性无二”，故儒释道三家本质不异！

## 四、如何“同于道”

### 1、“知常曰明”

“同于道”的内容，老子阐述得很多。“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中的“根”、“静”、“命”、“常”，都是“同于道”的状态表达。“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其中“容”、“公”、“全”、“天”、“道”、“久”，都是“同于道”的属性的表达。“同于道”的状态属性一体不二，都是突破思维、自性开显的说明。修道修到“同于道”，就转凡成圣了。故“同于道”的状态属性，就是圣者的人格、心灵、智慧的境界，亦是圣者普化、救度世人的大智慧、大慈悲的流露。“同于道”的“常”，佛家称为涅槃，亦是了脱生死的不生不灭的状态。

守“真常”、达“真常”的“从事于道者”“同于道”时，“没身不殆”。因我与“道”相合，与“道”同一，“道”我不二。“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当然我则“没身不殆”，这是“常”的表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有国之母”者，显示道为万事万物之母之本，国土山河皆是“道”体的所现之物。既然日月星辰、山河国土皆是“道”所现之“物”，治理国家之事仍不离道，那么“以道莅天下”，就可长久。身“同于道”，“没身不殆”；国“同于道”，“可以长久”；心同于道，“死而不亡者寿”。

主客内外无不是“道”的体现。开显自性，“根清净故，色尘清净；色清净故，声尘清净；香味触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地大清净；地清净故，水大清净；火大风大，亦复如是。……一身清净故，多身清净；多身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善男子，一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故，如是乃至尽于虚空，圆裹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圆觉经》）所以，“同于道”者，根身器界，一切清净。“觉性遍满，清净不动。……由彼妙觉性遍满故，根性（主）尘性（客）无坏无杂。”（《圆觉经》）这就必然“深根固柢”，“长生久视”。所以，“同于道”是“长生久视之道”，“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三十三章）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五十章）“道”周遍法界，不动周圆，一相无相，无所不在，而无有所。凡有所者，皆是二相的有限之物，有限之物，必能失其所。如桌子有所，可移其所，便失其所。虚空周遍无所，不可移，则不失其所。“道”无限无所，怎么能失其所呢？不失其所者当然久。“同于道者”，与道相合，无限周遍，亦不失其所，故能死而不亡（死其有所之极性，不亡其无所之非极性），自然无量寿。一个真正善摄生者，必是“同于道者”。“同于道者”，性体周遍，与“道”同在，无所无相，故“无死地”也！譬如虚空，角、爪、刃“无所投”、“无所用”、“无所容”，自无可死之处。“久”、“寿”、“无死地”，都是“同于道”的“常”的状态属性。

## 2、返朴归“常”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

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这是“同于道”的“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是二道相因，生中道义，亦是突破极性思维的智慧法门。“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这是“同于道”者的属性状态，表明了归根复命的完成，标志着自性的开显流露，展现了“唯道是从”的孔德之容，亦是圣人所处的一真境界，究竟涅槃的大自在、大解脱、大休歇之处，法身常住的寂光净土也！“婴儿”示“同于道”的本来面目，无雕无饰的“如是性”。“无极”示“同于道”的实相无相，无量无际的周遍性。“朴”示“同于道”的一相非极性性。“为天下溪”、“为天下式”、“为天下谷”，是表明“道”为万物的本源性、归依性、随顺性。显示“道”的“容”、“公”、“全”、“天”等属性，也是表明“同于道”者的心灵、人格的升华。

“朴”者，体也；“器”者，用也。真如不守自性，遇缘则变（“朴散为器”）。“同于道者”，称体起用，“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五眼六通，“微妙玄通”，妙用无边，度人成就，利人利物，神通自在，这就是“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佛陀曰：“吾亦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钝，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各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帝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辅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地藏经》）“同于道者”，称体妙用，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真空不碍妙有（不变随缘的自在成就）。虽真空妙有（用），但妙有不异真空，如水月镜花，水、镜不变，所谓的随缘不变者也（“大制不割”）。佛陀讲：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金刚经》）就因“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故“大制不割”。“朴”为空，“器”为有，“空”、“有”皆“道”之所现也。故“朴”不异“器”，“器”不异“朴”；“朴”即是“器”，“器”即是“朴”。众生与己，皆自心现量也。心无众生业，境无众生相。三道境（自妄心，己幻身，众生相）皆一心所现，自性众生度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有情无情，同

圆种智，故“实无众生得度”！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五十五章）

“同于道者”，“唯道是从”，体道行道，自是“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一个“孔德之容”的“同于道”者，他的信息场、能量场完全有序，自无业因，哪来恶果之召感？臭则蝇逐，香则蝶至。身不系磁石，必于铁器物中逍遥自在。心如赤子，天真无邪，德厚之至，慈悲流露，禽兽必远之，或不生害意，故“不螫”“不搏”。《庄子》和《山海经》上都讲，上古之人，淳朴无私，与禽兽和谐相处，不相异别，互不戒意，猛兽可以同游，鸟巢可以攀窥，相处熙熙，心慈意诚，两不相害使然。“同于道”者，德之至也，于众生同体，己不害众生，众生不生害意。佛陀在世时，申生下毒药，毒药不毒佛陀。佛陀说，心中无毒，毒不能害。达摩也是数次服毒，毒不能害。今时代，亦有婴儿与狼相处，安然无恙，可见德之至的可贵。

庄子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庄子·秋水》）

一个“同于道”的圣者，于物无忤，于事无碍，理事圆融，业惑涤荡，不召不感，自是物资事达，何其有害哉！人们能从老子的智慧中领悟其修德的规律，认识到“同于道”的高贵，可谓受用无穷！婴儿“握固”、“媵作”，说明守道自足，精充神沛（“精之至也”），是“同于道”的生理效应。“号而不嘎”是“同于道”展现的能量不衰竭、信息不紊乱效应。“德之至”、“精之至”、“和之至”，都是“同于道”的表现。“至”者，突破极性分割的非极性状态也，是无限之意，故有限之极性属性不能及“至”。只有达无限无量状态时，才谓“极至”。故“德之至”、“精之至”、“和之至”皆是“同于道”的表达。老子以赤子之状态属性来说明“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深奥道理。“和”者，指突破极性相界的阻隔，泯灭极性的两极对待，达到非极性的畅通无阻，相融无间，柔顺无逆，和同全一，事事无碍。凡能常住永存之事物，必是极性消除，对待不存，故而互不感应，则无运动变化，永保“敝而不成”。所以，“从事于道”者，知“和”才能“同于道”之“常”。也就是说，只有突破思维极性，契入“和”的境界，才能展现自性“本不生灭”、“本无动摇”

的“常”。

“知常”是看破“无常”的悟道。认识到万事万物皆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能悟此理，解脱有望。知“无常”无情，刹那逼近，就是看破。于是，寻求永恒之道，就是解脱的开始。了悟一切“无常”变化的事物，皆在不变化的“常”中进行（如万物皆在不运动变化的虚空中运动变化）。识此“动中有不动”，就是慧眼的明悟，故谓“知常曰明”。知有“常”存之“道”，立志追求，锲而不舍，突破极性，自性开显，智慧增益，非极性本性渐渐显露，曰“益生”。佛家讲，破一分无明，生一分法身，无明全破，法身尽现。所以，知常而追寻求证（“从事于道”），求则得之，日于“道”近，显示“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者”之“祥”。极性突破，识妄不生，无为无不为，故能无作妙力，自在成就。能现“意生身”广利众生，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就叫“心使气曰强”。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这都是“同于道”的圣者破除极性观念所达到的成果与境地。凡夫不知突破思维，开显自性，尽是极化极性，故无量劫在极性运动（生长成亡）中周转循环，被动地受制于物极必反的运行，远离“同于道”的“长生久视”，在无常中挣扎，这就是老子讲的“物壮则老（成则亡的极性变化），谓之不道（与‘周行而不殆’相乖），不道早已”[众生无量劫生死轮转，从未“同于道”。因为，一旦“同于道”，则“其金一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重为木”（《楞严经》）然今仍极性思维未破，自性未显，生灭炽然，生死不免，故知“不道早已”，非始当今]。

### 3、平凡寓道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四十一章）“同于道者”，突破思维之极性，挫锐同尘，“光而不耀”，无私无欲，虚怀若谷，大智若愚（“明道若昧”），心无俗争，唯道是求，退让自卑，先人后己，知其进而守其退，务求二相归一，极性泯灭。“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似退实进（“进道若退”），“大道甚夷”，前途广阔，求道证道，了生脱死，自在解脱，究竟涅槃。但行道却要时时慎独，精进专一，谨小慎微，如临渊履薄，似走崎岖小道上（“夷道若类”）。“同于道者”，无所不纳，无所不容，宇宙万物若大海一沓，心如虚谷，无形无相，上德不德之貌（“上德若谷”）。“同于道者”，德泽天下，

普化众生，慧光遍洒，生灵蒙辉，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永无极性之限量，犹如无底“大壑”永不足（“广德若不足”）。“同于道者”，建德立业，无求无望，以无所得心修德符道，不求闻达，不露形迹，唯畏显露，如若行窃，怕人所知（“建德若偷”）。“同于道者”，精纯无杂，朴实无华，质真无伪，至诚敦厚，无饰无表，“浑兮其若浊”（“质真若渝”）。“同于道者”，极性断除，无白无黑，玄览无疵，洁净无尘，素朴天真，和光同尘（“大白若辱”）。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同于道者”，无自无他，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普施为喜，奉献为乐，利乐有情，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无私无欲地行道，不争不害地施为，为法界依正无为自然地庄严，佛陀称为“不住无为，不尽有为”。

#### 4、“善”化一切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尤。”（八章）

“同于道者”的所为，以水比喻，再恰当不过了。在极性的物质世界，没有比水更近于道者，更能体现于“道”者。“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充方现方，填圆显圆，“为而不争”。处众人所恶处而不厌，冲秽厕而不嫌，上国宴而不喜，“随众生心愿”，如镜映照，不拒好丑。“同于道者”，像水一样，广利群生，庄严法界，有情无情，善化善得，做不请之友，救济困厄，施桥船之功，德泽世人。善利众生，无愿无求，一相平等，视一切有情为未来之佛，悲悯一切众生为一子之想，行“德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而显平等性智。普化无分，同体不二，广施德教，明察秋毫，善巧开启，方便教化，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行“德信”（“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而显妙观察智。“同于道者”无自私自利之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百姓作归依处，为百姓作大利益，为百姓而生，为百姓而死，“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维摩



诘经》)乘愿而来者,现化世间,无一己之私利,无人我之纷争;以无私奉献为价值观,以度化众生为人生观,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世界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二十七章)导入入“道”,突破极性思维的分别执著,开启自性的常住妙明(“明明德”),救人出痛苦烦恼的三界火宅,众生无边誓愿度,不舍一人。

物无贵贱,尽其利用,不暴殄,不浪费,各适其所(无弃物),不偏党损益(善救物),互为资用,是圣者的慈心及物。有情无情皆吾人“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故善救人救物,尽才尽用。“归元性无二”,同共圆种智,这就是“同于道者”的若水之上善。

“同于道者”,德厚智明,居处蒙益,如蕙兰生处香溢,宝珠现处光耀,圣者居处利人利物,为“居善地”。六祖惠能不识文字,智慧超群(“弟子自心常生智慧”),言惊四众(“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语出不凡(“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广韶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坛经》)这就是出世法的“居善地”。世法中,德才兼备者为宰,兴利除害、修桥补路、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百姓爱戴、万世流芳者,不乏其人,亦是“居善地”也。

“同于道者”,心处大定,湛然常寂;智慧无上,“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定慧等持,寂照不二,是为“心善渊”也。

“同于道者”,本无利害之极性,“圣人无常心”,但一切作为,自然显示“利而不害”之功效。“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所施所为,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成)之、毒(熟)之、养之、覆(保护)之,悉无唐捐,是为“与善仁”也。

“同于道者”,“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金刚经》)老子讲:“善言无瑕谪。”(第二十七章)无虚言,无过言,无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虽“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信言不美”,但言必于“道”,不戏论;言必有信,不欺诳;言必善化,不误人;言必有实,不空谈,是为“言善信”也。

“同于道者”,知心境一如,究竟一相,心无业因,不现业相。故能“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史记》)正己则能正人,正心则能境治,“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涤除玄览’,泯灭极性观念,突破极性思维,转识成智),实其腹(腹者内也,心腹之谓也。不被外境所转,

六根不外攀缘，不二相分别执著，无有前尘虚妄影事。心无极性的界相分割，自是究竟一相，无二无别，唯是真如一心，实相无相，真无幻妄，妙心遍满，可谓内实不虚。“虚心”、“实腹”，妄除真显，妄除则心清净，真显则本大定，清净大定，天下自正。所以，老子曰：“清净为天下正。”（四十五章）此之谓“正善治”也。

“同于道者”，八识转四智，“能善分别诸法相”，法眼明辨，慧眼明彻，善巧无穷，方便应手，随机应变，自在无碍，理事圆融，无所不通。犹如观音三十二应化，“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十四无畏，“福备众生”；四不思议，“无作妙德”。佛家讲，七地菩萨以善巧方便，随机利物，称方便波罗蜜。有善方便才能巧度一切众生。“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维摩诘经》）

“同于道”的“众导师”，必以智慧为母，方便为父，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方可谓“事善能”。《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中有一段专讲“事善能”。今录如下，以资深化“事善能”：

“摧灭烦恼贼，勇健无能逾。降伏四种魔，胜幡建道场。

虽知无起灭，示彼故有生。悉现诸国土，如日无不见。

供养于十方，无量亿如来。诸佛及己身，无有分别想。

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

诸有众生类，形声及威仪。无畏力菩萨，一时能尽现。

觉知众魔事，而示随其行。以善方便智，随意皆能现。

或示老病死，成就诸群生。了知如幻化，通达无有碍。

或现劫尽烧，天地皆洞然。众人有常想，照令知无常。

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

经书禁咒术，工巧诸伎艺。尽现行此事，饶益诸群生。

世间众道法，悉于中出家。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

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时作地水，或复作风火。

劫中有疾疫，现作诸药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众毒。

劫中有饥馑，现身作饮食。先救彼饥渴，却以法语人。

劫中有刀兵，为之起慈悲。化彼诸众生，令住无诤地。

若有大战阵，立之以等力。菩萨现威势，降伏使和安。

一切国土中，诸有地狱处。辄往到于彼，勉济其苦恼。

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啖。皆现生于彼，为之作利益。示受于五欲，亦复现行禅。令魔心愤乱，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或为邑中主，或作商人道。国师及大臣，以佑利众生。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藏。因以劝道之，令发菩提心。我心骄慢者，为现大力士。消伏诸贡高，令住无上道。其有恐惧众，居前而慰安。先施以无畏，后令发道心。或现离淫欲，为五通仙人。开导诸群生，令住戒忍慈。见须供事者，现为作僮仆。既悦可其意，乃发以道心。随彼之所须，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给是之。如是道无量，所行无有涯。智慧无边际，度脱无数众。”

“同于道者”，“知常曰明”，不妄动，动必有时。不动才是真动，时时于动中不动，可谓“动善时”。凡夫“不知常，妄作凶”，不由自主，极性心识刹那不停，妄心妄念相续不断，此为动不善时。圣者心常寂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二相泯灭，攀缘不起，一相现量，不取不舍，自在如镜，“不将不迎”，时时应对，无时不善，无处不宁。佛陀的“三念住”（第一念住：众生信佛，佛也不生欢喜心，而恒常不变地安住在正念与正智之中。第二念住：众生不信佛，佛也不生烦恼心，而恒常不变地安住在正念与正智之中。第三念住：同时有一类众生信佛，一类众生不信佛，佛知之也不生欢喜与忧戚心，而恒常不变地安住在正念与正智之中。）可谓真正的“动善时”。事相中，把握机宜，教化开启学人，啄啐同时，不失时机，是禅宗大师善施机教的“动善时”。佛陀和大菩萨具他心通，不请而施教，自是“动善时”。孔圣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亦属“动善时”。

具上善的“同于道者”，可谓如水之上善。如水者，“夫唯不争，故无尤”，这也是“同于道者”的解脱自在。圣者无私无欲，故能“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突破思维极性，开显妙明自性，一相境界，能所不存，自无能与之争。老子的“夫唯不争”，正说明圣者唯此一心，故无私；只唯一相，故无欲；究竟不二，故无为；无内无外，故自然；无我无人，故不争。

圣者“抱一为天下式”（二相归一相，一相无相，“字之曰道”），“一”

者，不二也。“不二”，与谁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不二”、“唯道独尊”、“同于道者”，便是“唯我独尊”、“唯我独存”。既然“唯我独存”，自具“不争之德”（六十八章）。佛陀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四相全无，唯存妙明之常（儒称“明德”，老子称“谷神不死”）。于是，妙明所现之宇宙万物非“我”其谁也？故此，圣者“会万物为己”！“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十七章）有道者，无人我，四相全无，故“常”、“容”、“公”、“全”、“天”、“道”，一体不二，自是大公无私，为天下奉献就是为己，为己就是为天下。知此，便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道理。圣人知道，“为人”、“与人”，不出己心；为物为事自心耕作，“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七章）。为利为害，不在心外，为善为恶，俱在心田，一切皆在吾人之“软件”上存留不亡。故“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倒反而“己愈有”、“己愈多”。能明此理，就能理解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的意义了。一相无己，全非是他；为他非失，反益自己。故佛家讲，财施愈施愈富有，法施愈施愈智慧。

佛陀提倡的六度万行，正体现了一相不二的为众生即为己、为己即为众生的辩证关系。“夫唯不争，故无尤。”尤者，自尤也。无自无他，“唯我独尊”，何尤之有？凡夫有争，因小我存在，二相分别，故争不得便尤，怨天尤人。圣者不争，故无怨无尤。得失不尤了，就无过失和错误了。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二相归一相，转私为公，大公无私，天下为公，自是无上妙法妙道，大道至简矣！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七十章）突破二相的思维，开显一相的自性，“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此理易知易行。但吾人因二相极性思维的私心贪欲作怪，莫能知此妙法妙道，更谈不上能行。人们不相信老子讲的“夫唯不争，故无尤”、“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的道理，也不了解老子所言是有根有据的（言有宗）。按照老子所言行事，实践证实是没错的，故老子所言可作为行动指南（事有君）。人们因人我的二相分别心识坚固，无法突破极性思维，故不知冲破自茧的束缚，无法领悟易知易行的内涵（“夫唯无知”），又怎能领略老子大智慧的境界和慈悲的心怀呢（“是以不我知”）？！认

识此理的人很稀少（知我者希），依此理修行者就更可贵了。圣人的大智慧不被了解，是众生的业重（业重者不生敬仰）（《地藏经》），当然无法受其润泽。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二十七章）“善人者”，“同于道者”也，已觉之人，大善知识也。“不善人者”，未觉之人也。觉者是未觉者之师，未觉者应尊敬觉者（“贵其师”）。未觉者是觉者之资本，觉者是未觉者之华果。故觉者应爱未觉者（“爱其资”）。“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华严经》）众生（未觉者）为根，诸佛菩萨（觉者）为华果。前者是后者之资（根本、资本），后者是前者之师（“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懂恭敬其师，未觉者无法觉悟而解脱；不爱护怜悯未觉之众生，觉者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如果不明白这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虽多智多聪，仍是迷惑不解之人。此理至关重要，修道人务必清楚！认识了这个道理，就能更深入了解老子“无弃人”、“无弃物”的大智慧和大慈悲。

老子主张常善救物，不舍一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六十二章）佛性人人有，凡圣不差分毫，觉者为佛，迷者为众生。众生是未觉之佛，佛是已觉之众生。众生未觉，待觉者开启教化，自有觉悟之日，故未觉者无由抛弃，不应舍弃。这就是老子的“德善”（善不善皆善之）、“德信”（信不信皆信之），体现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非极性属性，这正是佛家主张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同于道”的圣人，以大慈大悲之心，自然流露出怜悯的情怀，故“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四十九章），教化开启世人突破极性思维，开显本具妙明，返朴归真，修德符道。

### 5、智慧方便

圣人慈悲，不舍众生，但“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十八章）世人无始劫来，根尘相对，感官认识，极性思维，迷惑于内外之分，障碍于主客相待，困扰在无边（大我）

之有限（小我）中，无法明悟解脱。所以，圣人在天下为世人“浑其心”（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以善巧方便（方）引导启发众生，令有正知正见，让人们突破习惯思维，开显本具的灵光智慧。其使用的智慧方便、善巧法门，“利而不害”，不以“方”割物。因“同于道者”能“大方无隅”，故圣人化世的八万四千法门，解缚脱粘，“方而不割”。

圣人洁身自好，以法示人，以身作则，垂范天下，引导世人，让人们走向解脱之道，但圣人以己之德能智慧，苛求人们当下看齐；不以己之境界行持，迫拶人们恐惧紧张，不难其所不能，按认识水平施教化导；依根性成熟程度，对机说法，不伤害他人自尊，不对比而显其低下鄙劣，分阶段分层次循循善诱，这就是圣人的“廉而不别”。

这一点佛陀给世人做出了圆满的示范，他以太子身份，江山不顾，美女不贪，看破放下，出离皇宫，舍弃王位，栖身深山，六年苦修，皮骨只立，誓愿不退，精进修持，终于大彻大悟，证得无上菩提。但佛陀按其众生根性不同，说“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四摄”、“六度”等法，亦以对象时节因缘，开五时教化（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时），以各种善巧方便开启迷雾，以权实之教善诱引导。佛陀具备十力（一者、处非处智力。二者、教示过去、未来、现在业因果报智力。三者、种种信解智力。四者、种种界智力。五者、了别自他根智力。六者、至处道智力。七者、发起一切禅定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染净等智力。八者、宿住随念智力。九者、生死智力。十者、漏尽智力）、四无所畏（一者、一切法现证智无畏。二者、一切漏尽智无畏。三者、决定说障道无畏。四者、出尽苦道无畏）、十八不共法（一者、如来身无懈倦。二者、语无卒暴。三者、无失念。四者、无不定心。五者、无种种想。六者、无不知舍心。七者、欲无减。八者、精进无减。九者、念无减。十者、慧无减。十一者、解脱无减。十二者、解脱知见无减。十三者、于过去世，无著无碍，知见随转。十四者、于未来世，无著无碍，知见随转。十五者、于现在世，无著无碍，知见随转。十六者、于诸身业，智为先导，随智而转。十七者、于诸语业，智为先导，随智而转。十八者、于诸意业，智为先导，随智而转）、八大自在（一、能示一身为多身。二、示一尘身，满大千界。三、大身轻举远到。四、现无量类，常居一土。五、诸根互用。六、得一切法，如无法想。七、说一偈义，经无量劫。八、身遍诸处，犹如虚空）、三念处（第一念住：众生信佛，佛也不生欢喜

心，而恒常不变的安住在正念与正智之中。第二念住：众生不信佛，佛也不生烦恼心，而恒常不变的安住在正念与正智之中。第三念住：同时有一类众生信佛，一类众生不信佛，佛知之也不生欢喜与忧戚心，而恒常不变的安住在正念与正智之中），但并不苛求众生之所不能，分三皈、五戒、八戒、比丘戒、菩萨戒等不同操守，别声闻、缘觉、菩萨、佛等四圣差异，立初、二、三、四果等不同品级，躬身垂范，让人们见贤思齐，循序渐进不感到胁迫威逼，恐惧忧伤，而是法喜充满，自觉自愿，自然而然。“同于道者”是直心、诚心、真心、慈心、悲心，怜悯众生迷而不觉，教化众生不随俗逐流；该断则断，该立则立，毫不苟且，更无谄曲，严肃规章，精守律条。严格要求，不允曲就；棒喝交加，老婆心切，威而不猛，严而不寒；教之以理，导之以道，虽坦诚直率，但必循规蹈矩。如此者，方可谓“直而不肆”。

“同于道者”，和光同尘，不卓然独立，不炫耀，不显示，“明道若昧”，“大智若愚”，无展现之欲，无闻达之心，无较比之显，无相形之势；妙道充盈，含而不露，慧光四溢，温而不刺。佛陀为天人之师，却四十九年托钵乞食；梵王帝释叩首，却妓女诬陷而不愠；五眼六通自在，却任凭他人疑猜；福慧圆满无量，却不舍丝毫功行。可见，佛陀一生的行持，是“光而不耀”的最好说明。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三十九章）“一”者，喻道体也。“得一”者，喻得道也。因为，以演化讲，“一”为太极，为万物之母；以回归讲，“一”者，“太极本无极”也，无极者道本也。“昔之得一者”，指已得道者。道朴散之为器（天、地、神、谷、侯王等），器不异道朴，器即是道朴，齐物（器）则了无差异。“诸法（器）从本来，常自寂灭相”。（《法华经》）道“寂兮寥兮”，无形无象，无有差异，究竟一相，完满十方；朴散则万象并呈，虚空大地，宇宙万物，“夫物芸芸”，不一而是。然而虽一本殊散，但体性无失，道本不变，各得其所，“道”隐散于万象万法之中，犹镜“隐散”于幻像之中。幻像不异镜，幻像即是镜。镜像非镜体，镜体非镜像。镜之本体喻之为“道”，镜之呈像喻之为德。觅镜从像中找，全镜以成像；寻像从镜中显，全像皆是镜；见像见镜，见镜是像；像妄镜真，真在妄中；镜真像妄，全妄皆真。齐物归元者称道，殊散为器者

谓德。器物各依道体而现相，道体散隐于器物之中而成德，天地万物缘道而“生”，故称各得其一。

得其一者，负阴抱阳，依德现道。万物虽异形而互含互摄，一多相容，“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集万德于一体，全妄皆真；散一真于万类，皆幻妄称相。万类得一，各称道之德性，故有“清”（显“道”清净常住之属性）、“宁”（显“道”寂兮不动之属性）、“灵”（显“道”妙性觉明之属性）、“盈”（显“道”周遍之属性）、“正”（显“道”无私、无欲、无为、自然之属性）的一相道性之显现。如若不得其一，违道背道，极化分割，心识波动（无极圈内起“S”线），则一相分为二相，“自心取自心，非幻而成幻”。自是陷入极性法则之中，受极性规律制约。于是，“恐裂”（“道”的非极性破缺）、“恐发”（“道”失不动不摇、不生不灭之性，而极化妄动）、“恐歇”（“道”之一相的妙明智慧不显，圆满觉性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二相的聪明机巧，狡猾诡诈的阴谋）、“恐竭”（“道”一相之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枯竭，无为无不为功能不具，代之而起的是二相的感官功能延伸，奇技异巧兴盛）、“恐灭”（道不断灭不死寂的永久性功用不兴，代之而起的是死寂断灭的邪知邪见）、“恐蹶”（“道”之一相无私无欲无为自然之属性萎缩不振，代之而起的是私心杂念炽盛，自私自利充斥，贪欲妄想膨胀，邪门歪道猖獗）的二相极性极化，道德沦丧，智慧泯灭，邪知邪见泛滥，唯利是图，眼光短浅，不求大道，直行小径；将竞争为能事、损人害己而不惭，视奉献为迂腐、争贪夺抢而不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颠倒，导致社会动荡，世界不安，环境污染，自然破坏，生态失衡，人心浇漓；不能辅万物之自然，而有为极性强化干预自然，造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反动，背道逆天，人与自然乖违，和谐破坏，对抗征服，导致横灾频起，防不胜防。故善为道者，抱一不失，得一不离，混而为一，守中大顺，“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致中和，达至诚，天地人三位一体，无利不兴，无业不就。襄赞天地之化育，“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

## 6、唯道独尊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六十章）“同于道者”，修身治国，皆不离道。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治大国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同于道者”，视大国若巨镬之小鲜，视十方世界若乱舞之空华，视无边虚空若大海之一沓。因一相无相，心包太虚，量周法界，国土众生，物我不二，无为而为，无治而治，“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故“以道莅天下”，身国皆治。

“神”者妙不可测之谓也。“其鬼不神”者，是指“同于道者”一相周遍，无量无边。鬼神有限，有限无奈何无限。有一公案绝妙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有禅师名金碧峰，因阳寿已到，两小鬼捕捉，但因禅师处禅定中，两小鬼怎么也找不着金碧峰。正着急时，土地神告小鬼说，在禅师坐处有一水晶杯，你们敲一敲就能找到他。果然，一敲水晶杯，禅师找到了，被两小鬼捕捉去交差。至此，金碧峰才后悔不该贪恋水晶杯而落入阎王之手。于是，求情于两小鬼，宽限少时，再去不迟。求准后，他立即摔碎水晶杯，再不挂碍，入于无限中，逃脱了阎王之手，并作偈相赠：“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这个公案说明了，只要心中的极性观念（贪心等）在，就不能处于无限；不能无限，就有寿量。所以说，只有破除了思维极性，才能无限，无限就了脱了生死。“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因“以道莅天下”时处无量无限之境，鬼神皆无奈何无限状态（“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佛陀讲：“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汝妙觉中（“以道莅天下”），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汝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邻，不日消殒，徒恃神力，但为其客（如两小鬼）。成就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如金碧峰贪杯子的极性观念），客得其便（如被小鬼抓住）。当处禅那，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汝何！阴消入明，则彼群邪，咸受幽气，明能破暗，近自消殒，如何敢留，扰乱禅定？”（《楞严经》）只要我们突破思维极性，清除极性观念，处于一相境地，不要极化分割为二相时，鬼神、圣人亦不伤人。“伤人”者，非外之魔鬼也，实因内之极性观念的极性分割，将一相极化为二相，将无限大我分割成有限之小我，那么有限就有存在的寿量，自有生死。圣人处于一相，当你始觉合于

本觉时，与圣相齐，故“两不相伤”，而且法身无形，同为一体（“故德交归焉”），无处可伤。

老子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以道莅天下”，就是其心与“道”同体，与“道”不二，自然无伤害之处。“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心经》）这只有“同于道者”才可了脱生死，解脱自在，“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是何等重要啊！人们不认识，不了解，是何等的遗憾啊！

### 7、无为无不为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

“同于道者”，于道不二，道普天下，天道体道，道贯万物。凡夫只有感官认识，老子称为“有欲”认识。感官认识是以主客二相对立为前提的，仅限于二相分别的认识之中，故“有欲”只能“观其微”，只能认识感官相对的认识层次，只能认识表面的非本质的一切现象，属于“为学日益”的“知识”。这种“知识”愈多，二相的极性分别观念就愈坚固，二相归一相、转识成智就愈困难，“无欲”认识通道就愈难打开，“无欲观其妙”也就更难领悟。不认识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妙），就永无真理可谈，尤其是绝对真理。

“同于道者”的一相圣者，心是境，境是心，心境一如；主是客，客是主，主客一体。故“天下”者，本是其“心身”也；“天道”者，本是其“心身”之运行也。无有内外之分，无有主客之隔。宇宙万物不离一心，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觉妙明，觉圆心体（一相妙心），与十方佛无二无别。由汝妄想，迷理为咎（一念无明），痴爱发生，生发遍迷，故有空性（一念无明，极化为晦昧虚空）。化迷不息（层层极化），有世界生（由信息态→能量态→物质世界），则此十方微尘国土，非无漏者（无非都是极性的世界），皆是迷顽妄想安立（都是极性观念的业因坚固，循业所现之相）。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虚空万物在吾人一相妙心中，如天空一点片云而已，故心包太虚），况诸世界在虚空耶（量周沙界）？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殒，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楞严经》）“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如来是一相无量之妙心，一切众生若干种心皆是有限之妄心，故一切众生心，皆在如来一相无限妙心之中），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二相之识心，非妙明真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金刚经》）三世时间虚幻，亦皆在如来一相妙心中现。“诸比丘，是人所经国土，若点不点，尽抹为尘，一尘一劫（一劫十多亿年），彼佛灭度已来，复过是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我（佛陀）以如来知见力故，观彼久远，犹若今日。”（《法华经》）

从佛陀的大智慧（五眼六通）可知，时空皆在一相妙明的真心中现，况时空幻有（这一点相对论也得以说明）。四相（主客时空）皆是一相妙明真心中所现之物。所以，“致虚极，守静笃”、“归根”“复命”、“知常曰明”时，一切宇宙万物之奥妙，皆现“无欲”认识状态之中，故“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不窥牖”而能“见天道”。何以故？“天下”者，空间所包；“天道”者，时间所含。时空皆从一相妙心中“观”，时空所现宇宙众生、万事万物等自然不离此心之中。“觉海性澄圆，圆澄觉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空生大觉（妙明真心）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楞严经》）老子讲，“无欲观其妙”，处于“无欲”的认识状态，自他一体，主客不分，皆是自心中所现之相，故“不出户”、“不窥牖”，亦能明了天下万事万物及其运行之道。

此种“无欲”的认识状态，非处一相之非极性态不可，非破除极性观念不可，非突破极性思维不可。因为“所（极性）立照性亡（极性立则一相妙明性亡）”。一旦极性观念（极性思维）干扰，就不能显现一相的“圆澄”、“觉性”（“知常曰明”之“明”也）。因极性分割，一相妙明觉性消亡，故必须突破思维，开显自性（圆澄觉性），方可“观其妙”。所以，二相的感官认识，全是极性分别。这种认识愈坚固，一相妙明就愈封锁，故认识就愈局限、愈具体，愈失去了整体把握。犹如见树叶之细胞，不见大树四季枯荣之变化。所以，老子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俗言道，“学海无涯”。以“为学日益”的“有欲”认识来认识世界，认识得愈多，不认识的亦随之增多，其结果是永无了悟之日。故圣者不主张以“有欲观其微”来认识世界，而是提倡“无欲观其妙”以了究真理。故老子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损减极性污染和分割，达到圆澄圆妙时，“一念不生全体现”，一切明彻自见。惠能就是这方面真实的例证。

所以，二相感官认识愈多，一相的“无欲”认识就愈少。如果固执二相认识而排斥一相的“无欲”认识，就陷入永不能自拔的认识泥潭，就成佛陀

称为八难之一的“世智辨聪”。“世智辨聪”者和三恶道、聋盲喑哑一样可怜。但处于“世智辨聪”之人，却自视聪明，以为圣者之作为主张皆是迷信、神话，于是他再也无法涉入圣境了，何不惜哉?!

明白了佛陀的大智慧，就可知老子讲的深奥道理。“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十五章）“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就是入“无欲”的认识状态；“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就是“损之又损”的操作和过程；“知白守黑”等就是泯灭极性的方法；“和光同尘”，“是谓玄同”，是二相归一相的操作；“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就是对一相状态的保任，也是直指妙心的顿悟法门；“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欲不欲”，“学不学”，都是破除极性、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修持。老子认识到“无为之有益”，故“常使民无知无欲”，“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入“无欲”认识的状态。达此认识状态，就能“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这正是佛陀讲的“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完全一致！

《列子》中讲：“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骨内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则理无所隐矣。”（《列子·仲尼》）清除了是非、人我、内外等极性观念，彻底破除了极性观念，则出“六根互用”的功能（破五阴后才显）。此时，心、身、世界、思维、言说，均“齐物”为一相，无阻无隔，自是一相妙心呈现，“则理无所隐矣”，一切宇宙万物之事理，大彻大悟。“如是法门（断除五阴极性），先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乘此心开，得无上道。识阴若尽，则汝现前，诸根互用（如列子说：“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矣”），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乾慧，圆明精心（一相妙明真心），于中发化，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入于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楞严经》）可见老子所说的“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的境界非常精深了。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六十五章）突破思维，破除极性阻隔，六根自是圆融的“一精明”。本来“一精明”具足六根之功用，因其极性极化而功能专有化，各司其职，不能互用，成为阻隔状态。现在要破除极性分割，突破制约障碍，开显自性妙明，恢复诸根互用之本来，

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是“软件性文明”的开启和显现！佛陀讲：“明妄非他，觉明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逾。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由是分开见觉闻知。”（《楞严经》）“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处成休复，六用皆不成。尘垢应念消，成圆明净妙，余尘尚诸学，明极即如来。”（同上）由一念无明（觉明为咎），极性发始，能所相对，一相妙明之遗失。于是，原本六根互用之一精明，变成相互阻隔的六根专用，成为眼只见色、耳只听声的专门官器，这就是吾人的“见觉闻知”的感官功能，从而失去了妙明顿现的“无作妙力”。现在要回归本源，返朴归真，就必须突破极性思维的桎梏，才能开显非极性的妙明功用。

《列子》中讲：“在己无居，形物其箸。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违道，道不违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视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用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亡情，能而不为，真知真能也。发无知，何能情？发不能，何能为？聚块也，积尘也。虽无为而非理也。”（《列子·仲尼》）“在己无居”，就是不执著“有我”。要突破思维极性，最坚固难破的就是“我执”了。一切极性观念的形成，都是以“我”的执著而形成的。有了“我”的极性观念，主客、内外、人我、是非等的二相识心分别就坚固难化，由“我”引出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和愚痴，使吾人陷入痛苦的深渊，堕入无明迷惑的昏昧之中。但吾人自先天带来的这种坚固“我执”的信息结构自然而然地展现，习气习惯导致不能认识其本来，还当成自然属性；更由“我执”信息结构的业力作用，顽固地阻挠极性思维的突破，形成开显自性首当其冲的障碍。所以，“在己无居”的破除我执，成为一切圣者共同的主张。佛家的修持，主要先破“我执”，达“我空”后，见思烦恼（贪、瞋、痴、慢、疑）断除，就已能了脱分段生死，不受后有。可见破除“我执”是破除极性的根本障碍，故要从破除“我执”的思维极性入手，二相归一相，达到泯灭极性。

《列子》中讲，只有达到“我空”，主客消失后，自然就处于自心现量的境地。这时，自身（形）与外境（物）不分，都犹如镜像水月般平等自现（“形物其箸”）。这种主客一体的现量境界现于心地，刹那不停地在变化（如电影屏幕的现量一样，连续展现），犹如流水一样自然呈现，相续不断（“其

动若水”。在未变化的每一现量间，犹如镜中现像一样（“其静若镜”）。吾人妙明真心远胜镜子（称大圆镜智），主客内外三道境（妄心、幻身、物相）皆现于妙心，就如声之于响一样灵敏准确（“其应如响”）。自心所现物量，是“道”随缘所变现的。道无形无相，本来无一物，但妙心随极性妄念自如变现出各种相状。犹如镜体本无一像，但随外境而现出各种影像，镜体成镜像，见镜像即知是镜。所以，凡吾人妙心中所现主客一切“形物”，即要知是“道”所变现的幻化相（“故其道若物者也”）。虽则“道”不异物，物不异“道”，但循业现成物相，已违“道”无形无相之本体状态，亦违“道”无阻无隔的究竟一相之属性，这就是“物自违道”，成为有形有相之体，界相阻隔，不通不畅，失却一相不二之性。但究其实质，一切形物当体皆空，以“道”为体，依“道”而幻现，故称“道不违物”。禅宗大师洞山良价对“物自违道，道不违物”有深刻的证悟，其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道）今正是我（“道不违物”），我今不是渠（“物自违道”）。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景德传灯录》）明白此理者（“善若道者”），不用“有欲”认识通道（耳、目、身、意等感官系统）去认识“道”的存在。若六根外驰，用感官认识（“用视听形智以求之”）“道”的属性状态，那是方向性的错误（“弗当矣”）。因为“有欲”（感官）只能观其“道”所现之形物（“徼”），而不能观其“道”之本质（“妙”）的属性状态。

“道”无形无状，无前无后（“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起用时（循业现物形相时）无处不在，周遍法界，不起用时（无业因时），清净本然，“寂兮寥兮”，了无一物一相，无处可寻，这就是“废（不起时）之莫知其所”。有心（有极性观念者）、无心（无极性识心者）皆是“道”的起用（相用）。虽有极性妄心（有心者），但不能使“道”远离（“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虽无极性观念（无心者），亦不能使“道”靠近（“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这就是禅宗所讲的，“迷时找也找不见，悟时推也推不开”。一精明所分之见性，与根尘识皆无关，不是根，不是尘，不是识；非从空来，非从根来，非从尘来，非从识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妙性中无有根尘识三道境，故三道境全是妙性循业的变化相。故见相见性，要真见，要知三道境本幻，“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皆显妙性之存在也！列子曰：“用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列子·仲尼》）妙性常存（“非有心者所能得远，亦非无心者所能得”）。

近”)只因众尘隔阻,借窍才能显出一点妙明。直至破了五阴,一精明性全显,六根才能互用。

如何得“道”?“道”本不存,无心缘相(不动心识,心行处灭),无文字相,无言说相(言语道断)。故只有突破思维极性、破除极性心识、无丝毫心波动荡(默)、自入三昧而得无生法忍、首楞严大定者,才能与“道”相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能善分别诸法相(知),于第一义而不动(忘情)”,能“无为而无不为(能而不为)”者,就是“同于道者”的“真知真能”。破除二相极性的心识分别,开显“道”一相的无欲无知(“发无知”,“知”是二相的认识,“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开启了一相“无知”的认识,哪还有二相的情欲呢(“何能为”)?同理,开显“道”无能无所的一相,“能”无用武之地(只有二相才可使能为,故为“发不能”),何能有作有为呢?“道”虽无作无为,但非是土石、尘埃等死寂般的无作无为。“道”,妙明常住,随缘变现,真空能妙有,活活泼泼。所以,道的无作无为,与土石砖瓦的无为不同(聚块也,积尘也,虽无为而非理也)。“道”是活灵活现的真实“存在”。庄子讲得也很清楚:“夫道,有情有信(妙明存在,不死寂),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道”虽“无为无形”,但活活泼泼,“有情有信”,言谈举止,无一不是“道”的作用。佛家讲,六根门头佛性大放光芒。故根尘无不是“道”的相用,“三界六道,唯自心现”,妙明常存,绝不死寂,是可传“可得”的。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

“同于道者”,何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呢?《列子》中讲的“在己无居,形物其筭,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物我一如、主客皆是自心镜上所现影像时,其极性分割不存,心自同物,心自同境,境物不异心镜,心镜不异境物,心境一如,所观之“身”、“家”、“乡”、“国”、“天下”等,无不在自心镜上了然。要观什么,如镜现像,如响随声,自在自如,这就是老子“不出户,知天下”的机制原理。以此方法,老子“以知天下之然哉”。

佛陀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是善男子、善

女人，父母所生清静肉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有顶，亦见其中一切众生，及业因缘果报生处，悉见悉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若于大众中	以无所畏心	说是法华经	汝听其功德
是人得八百	功德殊胜眼	以是庄严故	其目甚清静
父母所生眼	悉见三千界	内外弥楼山	须弥及铁围
并诸须弥山	大海江河水	下至阿鼻狱	上至有顶处
其中诸众生	一切皆悉见	虽未得天眼	肉眼力如是

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得千二百耳功德。以是清静耳，闻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有顶，其中内外种种语言音声——象声、马声、牛声、车声、啼哭声、愁叹声、螺声、鼓声、钟声、铃声、笑声、语声、男声、女声、童子声、童女声、法声、非法声、苦声、乐声、凡夫声、圣人声、喜声、不喜声、天声、龙声、夜叉声、乾闥婆声、阿修罗声、迦楼罗声、紧那罗声、摩睺罗伽声、火声、水声、风声、地狱声、畜生声、饿鬼声、比丘声、比丘尼声、声闻声、辟支佛声、菩萨声、佛声，以要言之，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内外所有诸声，虽未得天耳，以父母所生清静常耳，皆悉闻知，如是分别种种音声而不坏耳根。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父母所生耳	清静无浊秽	以此常耳闻	三千世界声
象马车牛声	钟铃螺鼓声	琴瑟箜篌声	箫笛之音声
清静好歌声	听之而不著	无数种人声	闻悉能解了
又闻诸天声	微妙之歌音	及闻男女声	童子童女声
山川险谷中	迦陵频伽声	命命等诸鸟	悉闻其音声
地狱众苦痛	种种楚毒声	饿鬼饥渴逼	求索饮食声
诸阿修罗等	居在大海边	自共言语时	出于大音声
如是说法者	安住于此间	遥闻是众声	而不坏耳根
十方世界中	禽兽鸣相呼	其说法之人	于此悉闻之
其诸梵天上	光音及遍净	乃至有顶天	言语之音声
法师住于此	悉皆得闻之	一切比丘众	及诸比丘尼
若读诵经典	若为他人说	法师住于此	悉皆得闻之
复有诸菩萨	读诵于经法	若为他人说	撰集解其义



如是诸音声	悉皆得闻之	诸佛大圣尊	教化众生者
于诸大会中	演说微妙法	持此法华者	悉皆得闻之
三千大千界	内外诸音声	下至阿鼻狱	上至有顶天
皆闻其音声	而不坏耳根	其耳聪利故	悉能分别知
持是法华者	虽未得天耳	但用所生耳	功德已如是

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成就八百鼻功德。以是清净鼻根，闻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种种诸香——须曼那华香、闍提华香、末利华香、薷卜华香、波罗罗华香、赤莲华香、青莲华香、白莲华香、华树香、果树香、栴檀香、沉水香、多摩罗跋香、多伽罗香，及千万种和香，若末、若丸、若涂香，持是经者，于此间住，悉能分别。又复别知众生之香——象香、马香、牛羊等香，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香及草木丛林香，若近若远，所有诸香，悉皆得闻，分别不错。

持是经者，虽住于此，亦闻天上诸天之香——波利质多罗、拘鞞陀罗树香，及曼陀罗华香、摩诃曼陀罗华香、曼殊沙华香、摩诃曼殊沙华香、栴檀、沉水种种末香，诸杂华香，如是等天香和合所出之香，无不闻知。又闻诸天身香——释提桓因在胜殿上，五欲娱乐嬉戏时香；若在妙法堂上，为忉利诸天说法时香；若于诸园游戏时香；及馀天等男女身香，皆悉遥闻，如是展转乃至梵世，上至有顶诸天身香，亦皆闻之。并闻诸天所烧之香，及声闻香、辟支佛香、菩萨香、诸佛身香，亦皆遥闻，知其所在。虽闻此香，然于鼻根不坏不错，若欲分别为他人说，忆念不谬。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是人鼻清净	于此世界中	若香若臭物	种种悉闻知
须曼那闍提	多摩罗栴檀	沉水及桂香	种种华果香
及诸众生香	男子女人香	说法者远住	闻香知所在
大势转轮王	小转轮及子	群臣诸宫人	闻香知所在
身所著珍宝	及地中宝藏	转轮王宝女	闻香知所在
诸人严身具	衣服及璎珞	种种所涂香	闻香知其身
诸天若行坐	游戏及神变	持是法华者	闻香悉能知
诸树华果实	及酥油香气	持经者住此	悉知其所在
诸山深险处	栴檀树华敷	众生在中者	闻香悉能知
铁围山大海	地中诸众生	持经者闻香	悉知其所在

阿修罗男女	及其诸眷属	斗诤游戏时	闻香皆能知
旷野险隘处	师子象虎狼	野牛水牛等	闻香知所在
若有怀妊者	未辨其男女	无根及非人	闻香悉能知
以闻香力故	知其初怀妊	成就不成就	安乐产福子
以闻香力故	知男女所念	染欲痴恚心	亦知修善者
地中众伏藏	金银诸珍宝	铜器之所盛	闻香悉能知
种种诸瓔珞	无能识其价	闻香知贵贱	出处及所在
天上诸华等	曼陀曼殊沙	波利質多树	闻香悉能知
天上诸宫殿	上中下差别	众宝华庄严	闻香悉能知
天园林胜殿	诸观妙法堂	在中而娱乐	闻香悉能知
诸天若听法	或受五欲时	来往行坐卧	闻香悉能知
天女所著衣	好华香庄严	周旋游戏时	闻香悉能知
如是展转上	乃至于梵世	入禅出禅者	闻香悉能知
光音遍净天	乃至于有顶	初生及退没	闻香悉能知
诸比丘众等	于法常精进	若坐若经行	及读诵经典
或在林树下	专精而坐禅	持经者闻香	悉知其所在
菩萨志坚固	坐禅若读诵	或为人说法	闻香悉能知
在在方世尊	一切所恭敬	愍众而说法	闻香悉能知
众生在佛前	闻经皆欢喜	如法而修行	闻香悉能知
虽未得菩萨	无漏法生鼻	而是持经者	先得此鼻相

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得千二百舌功德。若好若丑，若美不美，及诸苦涩物，在其舌根，皆变成上味，如天甘露，无不美者。若以舌根，于大众中有所演说，出深妙声，能入其心，皆令欢喜快乐。又诸天子、天女、释梵诸天，闻是深妙音声，有所演说言论，次第皆悉来听；及诸龙、龙女、夜叉、夜叉女、乾闥婆、乾闥婆女、阿修罗、阿修罗女、迦楼罗、迦楼罗女、紧那罗、紧那罗女、摩睺罗伽、摩睺罗伽女，为听法故，皆来亲近，恭敬供养；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王子、群臣、眷属、小转轮王、大转轮王、七宝千子、内外眷属，乘其宫殿，俱来听法，以是菩萨善说法故；婆罗门、居士、国内人民，尽其形寿，随侍供养；又诸声闻、辟支佛、菩萨、诸佛，常乐见之。是人所在方面，诸佛皆向其处说法，悉能受持一切佛法，又能出于深妙法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是人舌根净	终不受恶味	其有所食啖	悉皆成甘露
以深净妙声	于大众说法	以诸因缘喻	引导众生心
闻者皆欢喜	设诸上供养	诸天龙夜叉	及阿修罗等
皆以恭敬心	而共来听法	是说法之人	若欲以妙音
遍满三千界	随意即能至	大小转轮王	及千子眷属
合掌恭敬心	常来听受法	诸天龙夜叉	罗刹毗舍闍
亦以欢喜心	常乐来供养	梵天王魔王	自在大自在
如是诸天众	常来至其所	诸佛及弟子	闻其说法音
常念而守护	或时为现身		

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得八百身功德。得清净身，如净琉璃，众生喜见，其身净故，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生时死时，上下好丑，生善处、恶处，悉于中现。及铁围山、大铁围山、弥楼山、摩诃弥楼山等诸山，及其中众生，悉于中现；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有顶，所有及众生，悉于中现；若声闻、辟支佛、菩萨、诸佛说法，皆于身中现其色像。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若持法华者	其身甚清净	如彼净琉璃	众生皆喜见
又如净明镜	悉见诸色像	菩萨于净身	皆见世所有
唯独自明了	余人所不见	三千世界中	一切诸群萌
天人阿修罗	地狱鬼畜生	如是诸色像	皆于身中现
诸天等宫殿	乃至有顶	铁围及弥楼	摩诃弥楼山
诸大海水等	皆于身中现	诸佛及声闻	佛子菩萨等
若独若在众	说法悉皆现	虽未得无漏	法性之妙身
以清净常体	一切于中现		

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后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得千二百意功德。以是清净意根，乃至闻一偈一句，通达无量无边之义。解是义已，能演说一句一偈，至于一月、四月，乃至一岁，诸所说法，随其义趣，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若说俗间经书，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众生，心之所行，心所动作，心所戏论，皆悉知之，虽未得无漏智慧，而其意根清净如此。是人有所思惟，筹量言说，皆是佛法，无不真实，亦是先佛经中所说。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

言：

是人意清淨	明利无浊秽	以此妙意根	知上中下法
乃至闻一偈	通达无量义	次第如法说	月四月至岁
是世界内外	一切诸众生	若天龙及人	夜叉鬼神等
其在六趣中	所念若干种	持法华之报	一时皆悉知
十方无数佛	百福庄严相	为众生说法	悉闻能受持
思惟无量义	说法亦无量	终始不忘错	以持法华故
悉知诸法相	随义识次第	达名字语言	如所知演说
此人有所说	皆是先佛法	以演此法故	于众无所畏
持法华经者	意根净若斯	虽未得无漏	先有如是相
是人持此经	安住希有地	为一切众生	欢喜而爱敬
能以千万种	善巧之语言	分别而说法	持法华经故”

从佛陀的大智慧可知，只要六根清淨，六根上就能展现宇宙万物，一切所有。因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一指含天地，一马显万物；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因陀罗网式的互摄互含（因陀罗网上，一珠现一切珠，一切珠中有一珠），无漏无遗。只因吾人极性心识分别，极性思维分割，致使一切本具的功能不能展现。佛陀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却因妄想分别执著，不能证得。如来具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肉眼凡夫所具，遇障不能见；天眼天人所具，远近昼夜，有障无障，均可见之；慧眼声闻所具，能看破假相，识得真空；法眼菩萨所具，能了彻世出世间一切法门；佛眼如来所具，兼有前四种眼，无事不知，无事不见）、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众生和如来本来智慧德相不二，就因极性分别、执著二相之识心妄想，使吾人本具的六根功用不能现前。所以，突破思维，开显自性，恢复潜能，成为儒释道三家理论与修持的重要内容。

《易经》讲：“‘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经·系辞》）“无思”“无为”者非极性属性，“寂然不动（‘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妙明周遍，应物如镜如响）”。“天下之至神”者，乃大圆镜智也，“知常曰明”也。“唯深”者，真空无相

也，唯无相真空才能通天下之志，为天下万物之本体。“唯几”者，真空妙有也，虽空无一物，但“能生万法”，可现妙有，“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者，不动周圆，周遍法界，无处不有，无所不在，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都是表达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属性状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易经·系辞》）作《易》之古圣，亦是为了归根复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以顺性命之理），“乃至大顺”。“至诚（清除极性心识的一相寂灭之妙心）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中庸》）“唯天下至诚……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儒释道的圣人，虽理论表述不同，“方便有多门”，修法不一，但“归元性无二”，这才显示真理的特征。真理不因时代而变，不因人而异，亦不因地域和文化背景不同而不显其唯一性、绝对性的特征。

### 8、“大”为无上法门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夫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六十七章）

老子将“寂兮（清净本然）寥兮（周遍法界），独立而不改（不动不摇，不生不灭），周行而不殆（常住）”的“混成之物”，“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正因为“道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不动周圆），故无有一物与“道”相似，这就是“夫唯大，故似不肖”。如有其相似者，就不能名为大，早就为细小了（“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老子用“大”而无比、大而无外来说明“道”的绝对性、无极性、一相性、永恒性、周遍性、无相性、无边性，亦通过一个“大”字显示了修德符道的修持法门。首先道“大”的属性状态，要求修道者心要“大”，要大到与“道”一样大。只有大到与“道”一样大，才无极性分割、阻隔、界相等障碍。这样自然就无二相分别了，无执著了，无内外之分了，无主客能所了，无极性观念了，无有限体相了。体现在心态上，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当然也就无人我是非了，无贪、瞋、痴、慢、疑、嫉妒等众生心了。因为有了各种相、各种烦恼，就不能与“道”大的属性相符。所以，要得道，就必须清除这些心相与烦恼。“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从”什么？就是德要“从”道之

“大”。“孔德”者，大德之谓也。大到什么样的状态（容）呢？大到与道之“大”一样大，这就“从”道了，“顺”道了（“大顺”）。

大道至简，理论修法，只一个字——“大”！领悟这个“大”字，就是突破思维，开显自性。“同于道者”，就是同于“大”；修道者，就是修“大”。时时以“大”来要求自己，就是佛家的直指涅槃妙心，也是儒家的“止于至善”。佛家的六度波罗蜜，就是这个“大”字；儒家的“明明德”，还是这个“大”字；佛陀的“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玉毫相光、大玉毫相光；紫毫相光、大紫毫相光；青毫相光、大青毫相光；碧毫相光、大碧毫相光；红毫相光、大红毫相光；绿毫相光、大绿毫相光；金毫相光、大金毫相光；庆云毫相光、大庆云毫相光；千轮毫光、大千轮毫光；宝轮毫光、大宝轮毫光；日轮毫光、大日轮毫光；月轮毫光、大月轮毫光；宫殿毫光、大宫殿毫光；海云毫光、大海云毫光”，（《地藏经》）正就是显这个“大”字。老子讲：“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有多大，则天有多大（空大），地有多大（色大），人有多大（识大）。何谓也？佛陀称地、水、火、风、空、见、识为七大，其机制原理仍在“道大”上。

佛陀说：“汝元不知，如来藏（道）中，性色（地、水、火、风、空、见、识）真空，性空真色（地、水、火、风、空、见、识），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楞严经》）所以，老子的四大，佛陀的七大，归根结底，还是显这个“大”字。佛陀曰：“善男子，觉性遍满（道大），清净不动，圆无际故，当知六根遍满法界；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尘遍满故，当知四大遍满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遍满法界。善男子，由彼妙觉性遍满故，根性尘性无坏无杂；根尘无坏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如百千灯，光照一室，其光遍满，无坏无杂。”（《圆觉经》）“遍满”者，亦显道的周遍之“大”也！“觉性”遍满，正是老子讲的“道大”。“觉性遍满”故，六根、六尘、四大皆因“觉性”“大”故都“大”。因为，“夫唯道，善贷且成”，“循业发现”。老子还讲：“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二章）“白”、“方”、“器”、“音”、“象”等，皆是极性世界中的极性属性，是六尘之物，但用个“大”字，就消去了极性属性和极性观念。所以，突破思维，开显自性，这一“大”字是

无上法宝！缘此，希望吾人一切皆“大”，就万事大吉了！老子的“三宝”亦是这个“大”字的体现。

### 9、“慈”——无能胜；利乐有情

“慈”者，愿人得乐；“悲”者，拔人以苦。悲心易而慈心难。同情弱者、济人困厄、拔救苦难等的悲心并不太难，但愿人得乐，愿人财、色、名超过自己，愿别人的孩子优于自己的孩子，如此等等的慈心很难发出。只有心大到与道“大”相比时，才可能有慈心的开发，尤其无私的大慈心。所以，老子的“慈”宝，是直接显示道“大”属性的。开显了慈心，才有勇。

“勇”者，大誓大愿也，非俗人之勇（俗人有拼命之勇，义士有舍身之勇，但均非智慧慈心之勇）。慈心之勇是无所得智慧的大誓愿。如佛陀的“一子”想之慈心，还有佛陀为他人得乐而为圆满无上菩提之大愿，能舍头目髓脑、江山城池、妻子儿女等，此“勇”是以无个人所图的智慧大愿大誓为前提，这种智慧的大誓大愿之“勇”，来自道“大”的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属性要求。此“勇”能消除极性，突破思维，开显自性。故这种慈“勇”是悟道得道之宝。如无这种慈心而勇，就是小心、私心之勇，那势必要极化极性，流入有所图的追求中，故必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此非专指世间攻伐卫守之事，乃主要是指“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事（世间之事的对应乃是真理在不同层次上的全息现象）。

“夫慈，以战则胜”，是大誓愿引导下的精进进取、必胜信念，以及最终证得无上菩提的成功；或说，是以度一切众生成佛的慈心，促进完成无上菩提大愿，以此愿力圆成佛果，这就是“以战则胜”。慈心的大誓愿不退，处于不退转境地，就是“以守则固”。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天道救人成就道果，就是让人们早日开显慈心，以慈心的开显，来巩固修道的成果，来圆满无上菩提的大愿，这就是“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 10、庄严佛土

“俭故能广”。“俭”者，淡泊寡欲之意。淡泊寡欲者，不奢侈浪费；不奢侈浪费者，不暴殄天物；不暴殄天物者，能惜物爱物。实际上，“慈”心是道“大”属性体现在人上的“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俭”德是道“大”属性体现在物上的“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也就是说，“慈”宝爱人，“俭”宝爱物。爱人爱物，达到“无弃人”、“无弃物”，自然心量广大。这就是“俭

故能广”。

“舍俭且广”者，是指不爱物的心量广大。这种心量广大很危险，很可怕，它会发展到挥霍浪费，奢侈无度，暴殄天物，从而导致人物乖违，人与自然不和谐。于是，人与物之间极性极化，最终是死路一条。老子的“慈”在佛家讲，就是“利乐有情”；“俭”则是“庄严佛土”。佛家讲依报正报，众生生存的环境条件的果报称依报，如国土大地、房舍器物等；众生五蕴假合的身体称正报，如身相大小、五官相貌等。依正二报都是众生业力的展现，都是自心循业所现的量。“利乐有情”的“慈”心，是改变正报业因的根本；“庄严佛土”的“俭”德，是改变依报业因的根本。“慈”、“俭”二宝，也是行菩萨道的根本内容。

### 11、先天下之忧而忧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慈”则爱人，愿人得乐，其内容是舍己为人，先人后己；“俭”则爱物，愿物各得其所，顺其物性，护物、培物、育物、惜物，为物行方便，为物劳作。所以，“慈”、“俭”二宝的成就，必显出“不敢为天下先”的无求、无欲、无私、无为的品质。因“慈”人、“俭”物，利乐有情，庄严佛土，有情无情，悉是他无求无私服务奉献的对象，故必然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正因为此，故能于有情无情皆自在，不被人物所转，不二相分别，没有极性观念，不执人物之情。“慈”、“俭”亦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慈爱人非著人我相，俭爱物非著贪物心。无我为谁求安乐呢？但愿众生得离苦！无我哪来的众生呢？“故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爱一切物又总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能看破放下，于物自在，于人自在，“故能成器长”。另一方面，“朴”散为器，人与物、依正二报，皆是“朴”散而成的有形有相之“器”。见相不著相，见相能见性，自是大解脱，“故能成器长”。“舍后且先”，争先恐后，一定不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认幻为实，认假为真。于是，总是执著挂碍，于人、物不能自在，必二相取舍，极性观念丛生，终无解脱之日，死路一条（“舍后且先，死矣”）。另外，“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周流天下，遍满十方，人、物皆“道”所现。“道”外无人、物，人、物外无“道”。敢为天下先者，终是敢为“道”先；敢为“道”先，则无明炽盛，极性极化，不顺于“道”，于“道”乖违，必是绝路。

老子的三宝，正是佛家所说的利乐有情（“慈”）、庄严佛土（“俭”）、不



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敢为天下先”），亦是“同于道”的具体体现。人能守此三宝，必能“同于道”，“道亦乐得之”。故持此三宝，是突破极性思维、开显自性的人人可操作的法门。

## 12、“无相、无念、无住”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

老子曰：“大象无形”，“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大象”者，大道也；“执”者，持也。“执大象”者，“同于道”也，与“道”无失也，得无生法忍也，不退转也。以理相讲，“执大象”者，已能不动周圆，因为没有极性的界相分割与阻隔，一相无别，故喻为“天下往”。吾人无量劫来，将原本一相的无形“大象”，被极性观念、识心思维极化分割为无数阻隔界线，故不能畅通无阻。其小心眼只是为“我”，心识感觉不出吾人六根之相界，妄立主客，人我对待，从而事事处处无不受极性观念的遮障。在粗相中，个人、集团、民族、国家、社会无一不在极性束缚中竞争、斗争、战争，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达不到，怎么“天下往”呢？人与人有人我的极性对立，家与家有我家你家的极性对立，集团之间有我们你们的极性对立，民族之间有同异（风俗、文化、信仰等）极性的对立，国家与国家有明确国界的极性对立，人与自然界也有主客分立的极性对立。从极性的细相讲，吾人一念无明，就产生见相、能所、主客等极性观念，从语言、文字到思维、意识，无不是极性属性。所以，二相分割，内外皆不能“天下往”。“执大象”了，极性“无生”了，自然就“天下往”。一个“执大象”之人，内无极性心识，外不被境物所转，而能转物。佛陀讲：“若能转物，则同如来。”（《楞严经》）吾人最大的分别识心就是主客内外的极性。若能入自心现量，转物自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是“往而不害”。见境不乱，见境不生心，不分别执著，自然“安、平、泰”。“安”者，见境不乱，无念也；“平”者，内外一如，无相也；“泰”者，见相见性，无住也。

如果不见相离相，不能转物，根尘相对时，就随境转。“心本无生因境有”，感官随物境所转之人，都是贪著感官享受而被物粘，耳被悦耳之音所转，口舌被美味佳肴所诱，于是耽着声色美味，见“乐”与“饵”，就自然贪著不能离开，故“过客止”。贪著感官欲乐之人，不能理解“执大象”（大道）的重要性，闻“道”平淡无味（“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不生爱乐

之心，再加上“道”无形无相（“视之不足见”），无声无响（“听之不足闻”），所以一般人对“道”并不欣乐，更不了解正是“道”无味、无嗅、无相、无形、无声、无响，才能其用无穷（“用之不足既”）。只有“同于道者”，才能知“执大象”者“安”、“平”、“泰”之价值。

## 五、“道亦乐得之”

### 1、“上德不德”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道者”，是修德符道；“道亦乐得之”者，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本具足一切智慧德相，不需修德，也不需证德。佛陀曰：“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四十二章经》）“上德不德”是因为“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德者，得也”（王弼注）大德无德，本具原有，具足一切，故称大德。不需修证（“非修非证”），本来如是，究竟一相。“同于道者”，“无智无得”，“归无所得”，“以无所得故”，名曰“道亦乐得之”。“道亦乐得之”是无得之得，有得之得不得道。佛陀曰：“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即不与我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金刚经》）三世诸佛是指应化佛，应化非真佛，是应化众生之业和佛行菩萨道时的大愿共同产生的幻化相。法身佛是真佛身，属“道亦乐得之”者；应身佛是应化相，属“同于道者”。老子讲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三十八章）“上德”即同法身之属性，法身是实相本体，实相本体即非极性一相，故何谈“有德”、“无德”之极性，何谈“修德”、“不德”之分别呢？一切极性观念不存！法身为一真法界，唯一真实自如如，无证无修无住无念，究竟一相无相，一无所得，无内无外，证什么？修什么？住什么？念什么？得什么？故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三十八章）“下德”之“无为”是修无为，学无为，证无为。这种为达“无为”的修学，正是“有为”法，非“道”本具的无修无证无住无念之“无为”也，故称“下

德无为而有以为”。“上德”是未失“道”的道之德，“下德”是“失道而后德”；“上德”是“道亦乐得之”，“下德”是“从事于道者”。处于“孔德”，“唯道是从”，就是“同于道”者；“玄德深矣，远矣！然后乃至大顺”，可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 2、“复命知常”

归根复命，“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归根复命，达到“知常”境地，才算“明德”开显，自性显露，明了“明德”，可谓“明”矣（“知常曰明”）。什么是“常”？“常”者，不变也，一相也。只有一相不二才能不变，故不变者，为“常”。“根”喻“常”的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命”喻“常”的属性[“天命之谓性”（《中庸》）]。状态（根）属性（命）合一的非极性，就是“常”[“率性之谓道”（《中庸》）]。故“常”者“道”也，亦是“道亦乐得之”也。

“知常曰明”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也。“不知常”者，是不知道、不明道的凡夫。因凡夫“不知常”，所以“妄作凶”（尽干一些极化极性之事），起心动念，言谈举止，无不“违常”，无不乖“道”。经云：“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妄作凶’）。”“知常”（明心见性）者，证悟到一相无相，一相唯“我”，唯“我”无我，独尊无二，无内无外，故无所见，无所闻，无所念，无所触，无所尝，无所嗅。六根无见闻觉知，因根遍满故尽法界一个眼（耳鼻舌身觉等六根亦然），你能有所见吗？知此便谓“知常”。明白此理，就能知“常”的“容”（乃一相无所不包）、“公”（一相同体不二）、“全”（一相具足一切）、“天”（一相“唯道是从”）、“道”（一相本来如是）、“久”（一相则不生不灭）。“没身不殆”者，法身常住（无量寿，无量光），常道也！

“常道”的这些属性，庄子也讲得很清楚：“夫道，……自本自根（自给自足，‘全’），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常’），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天地神鬼等全包‘容’）。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无高低），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无深浅），先天地生而不为久（无久近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无长幼，为‘没身不殆’）。”（《庄子·大宗师》）吾人要体“道”的“容”、“公”、“全”、“天”、“道”、“久”、“没身不殆”，就要“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突破我们的思维，开显自性本具的“常”道属性，

这是众生最终极的目标。

### 3、无四相，无依止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其大也），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大道无处不在（“泛兮”），展目皆是，左右上下，主客内外，根尘识三，无不是“道”的体现和周流（“其可左右”），“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故佛陀称：“诸法所生，唯心（道）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道）。”（《楞严经》）佛陀讲的“心”（妙明真心），就是老子讲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是的“道”。佛家讲的“唯心”所现，“三界六道，唯自心现”（希迁语），就是老子讲的“万物恃之而生”，“衣养万物”，这是指“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功成事遂”，这是指“一切因果”“因心成体”。“不辞”者，指本为“道”所现也，万物是“道”体的幻化相，故“不辞”。“不名有”者，本为不有，有而不有，故不名为有。“不为主”者，一体不二，无内外主客，故“不为主”。“道”无私无欲，“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淡乎其无味”，劳而不辞，功而不居，养而不主，故“可名于小”。但“妙明真精（道），妄以发生诸器世间（“朴散为器”）”，“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楞严经》）可见，虚空大地、日月星辰、宇宙万物，皆是“道”体（“妙明真精”）依妄想之业所变现的。虽然“道”循业现相（万物），但这是道“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属性使然，并无我所现、我所有之二相极性观念，故称“万物归焉而不为主”。无主客、无能所、无人我的不二一相，故“可名为大”。“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道常无为”，用极性观念看，是为“小”；而“无不为”则为“大”。但在非极性境地，大之所以大者，以无大为大。“道”无大小无极性，有大不为大，有小不为小。若吾人能体“道”之无大为大的一相属性，显示出“不自为大”的心态，反而“能成其大”的效果。

### 4、色空不异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天下至柔”者，大道属性之谓也。“至柔”者，道也，“至坚”者，物也。世界存在三大状态：物质态（“至坚”，不柔）、能量态（中坚，中柔）、信息态（不坚，“至柔”）。宇

宙的演化是信息态→能量态→物质态。信息态无形无相的非极性对称性破缺后，成为极性的能量态；能量态的高度集中，便是物质态。极性的能量态和物质态，都是纯信息态的非极性真空极化后产生的激发态。“至柔”的“道”就是非极性的信息态，中坚、“至坚”的能量态和物质态是非极性信息态的激发态，分别称为能量信息态和物质能量信息态。能量信息态是能量世界的状态，物质能量信息态是物质世界的状态，信息态是信息世界的状态。物质态和能量态是本源信息态的激发态，所以能量态和物质态都是信息态极化了的变化态（“朴散为器”的器世界状态），也就是“道”体的相用。体相用一如，体不异相，相不异体；体即是相，相即是体。所以，“无有（信息态）入无间（物质态）”。实际上用“入”字也是老子随顺世人习惯的表达，本来是“无有”转化为“无间”。懂得此理，就能明白“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了。“天下之至柔”的“道”体，无处不在，无物不存，所以形容为“驰骋天下之至坚”。王弼说：“虚无柔弱，无所不通，无有不可穷，至柔不可折。”

佛陀讲得最彻底：“色（‘至坚’）不异空（‘至柔’），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经》）“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楞严经》）“性空”是指“道”的“虚无柔弱”的属性，物质（色）是随众生业因而所显现的“量”，所以“至柔”的“性空”随业变现为“至坚”的“真色”（物质），故不存在入不入的问题，而是波即是水、全水成波、全波是水的关系。“至柔”、“无有”是描述大道状态的，无为是说明大道属性的。老子讲：“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无为之有益”就是“唯道是从”之有益，“从事于道”之有益，“同于道”之有益，“道亦乐得之”之有益。佛陀要人们依般若波罗蜜多，“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经》）“究竟涅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为”之益。“不言之教”者，指突破语言思维之极性也。大道无色无声，是“非极性”的属性，言教思维是“极性”的表达，“不言之教”，即突破语言思维的非极性之教。禅宗称“无情说法”为“不言之教”。“无情说法”，是无说而说。古德言：“无情说法不思議”，就是指“不言之教”的重要性和稀有性（“天下希及之”）。

庄子曰：“鲁有兀者（断足人）王骀，……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庄子·德充符》）

庄子讲的王骀，“立不教，坐不议”，就是实施“不言之教”。“虚而往，实而归”，是“不言之教”所达到的不可思议的效果。王骀的“不言之教”的成功，说明了老子的“不言之教”，“天下希及之”的正确性。列子也讲：“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列子·说符》）

“不言之教”，意在“至言去言”，有言之言属极性有为。有为功用有限，故有言之言教功用有限。无言才是至言，是最妙最大之言，属非极性无为。无为功用无限，故无言之至言之教功用亦无限。这是极性识心识念者（“浅知”者）所难理解的，故曰言说之教“末矣”。俗言称，身教大于言教，亦是表“不言之教”的益处。

孔子亦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的确，“不言之教”的规律性、形象性、准确性、微妙性，是语言思维难以达到的，也是任何其它方式之教难以比拟的。四季的更迭，日月的周转，昼夜的替代，生死的循环，历史的盛衰，沧海桑田的变更，花草的枯荣等等，无一不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给人们的启迪，是无声胜有声，无言胜有言。对一些人来讲，“不言之教”的效果更殊胜。佛教中的独觉，就是观因缘分（不言之教）而自悟道的，还比听佛陀言教的声闻之果更殊胜。所以，老子讲“不言之教”，“天下希及之”、“无为之益”，是“大顺”于“道”的无上智慧和圆满德相之益。达“无为”境界，自性开显，智慧、道德圆满，“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可无不为，这皆是“无为之益”。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五眼六通，亦是“无为之益”。“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繹然而善谋”，“柔弱处上”，“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我无为而民自化”，“清静为天下正”，“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夫唯不争，故无尤”，“为无为，则无不治”，皆是“无为之益”。“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二章）故此可见，“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

“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赚，大勇不忤。”（《庄子·齐物论》）

“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列子·说符》）

大道无名，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老子用“大”表示一相的非极性属性。老子凡是用“大”表述的事物，要么消去极性属性之用，要么就是直接表达“道”的属性状态的。

“大成若缺”，从“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来看，“大成”者，无成也。“大”是“道”的非极性属性，故“大”中无“成”与“缺”的极性对待。大道无成，有“成”非“道”，“成”则成“器”（“朴散为器”）。正因为大道无成，才能成一切。如果大道仅为某器之成，就不能再成其它一切之物了。所以，“大成若缺”才“其用不敝”。“不敝”者，无穷尽也。因大道无极性（成、缺）对待，才有无穷尽的起用。要是有限性对待，“其用”必有限量，必有极限。老子讲：“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有”者属“器”，“无”者属“朴”。“有”（器）之利，是以“无”（朴）而起用的，如风箱的“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正是无成之大成（虚）所产生“其用不敝”的事例。老子精辟地道出了极性与非极性的关系，一切“有”皆在“无”中成其器利；一切运动变化皆在不运动的虚空中成就；一切有限事物皆在无限中存在；一切个性皆在共性中显示；一切极性皆从非极性中产生。

“大盈若冲”同理。“盈”、“冲”是一对极性，非“道”之非极性，故大道不盈，才是大盈。“大盈”无盈，就是“若冲（虚）”。正是无盈之“大盈”，才“其用不穷”显道用。

“大直若屈”，大直无直，何谈有“屈”？无直无屈，才是大道的非极性属性。大道无形无象，才是大直，有形有象的“直”，是有限之直，有限之直必有屈处，只有无象之“大直”，本无有“直”，故何谈有“屈”。如若以“直”名之，就必需要消除“直”的极性观念，以符合大道的非极性属性。所以，就用“屈”来消除“直”的极化，“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坛经》）六祖用极性的二极相因，以显非极性的中道之义，这和老子“大直若屈”的去极性道理是相同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也就迎刃而解。

“大巧”无巧，至神无机，故“大巧若拙”。

- “大辩”无辩，至辩无词，故“大辩若讷”。
- “大白”无白，至白无色，故“大白若辱”。
- “大方”无方，至方不割，故“大方无隅”。
- “大器”无成，至成不成（不成为免成），故“大器晚（音‘免’）成”。
- “大音”无音，至音无声，故“大音希声”。
- “大象”无象，至象空虚，故“大象无形”。
- “大道”无名，至名去名，故“大道不称”。
- “大仁”无仁，至仁不二，一视同仁，故“大仁不仁”。
- “大廉”无廉，至廉不廉，故“大廉不嗛”。
- “大勇”无勇，至勇不违，故“大勇不忮”。
- “至言”者大言也，大言无言，故“至言去言”。
- “至为”者大为也，大为无为，故“至为无为”。

老子用“大”和“至”表述“道亦乐得之”的“归无所得”，使吾人透悉“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理论和操作、目的及无上智慧境界的归宿。古今中外，突破思维、开显自性的理论和操作很多，但唯以老子和佛陀为代表的心地法门，最为真实，最为直接。自古历代，从此心地法门悟道证道者不乏其人。无量古佛圣贤的慧命，都以此心地法门而接续延传。三教圣人同证此心地法门，各以不同的方式方法传承，吾人应当广为弘扬，广度有情，才可报答圣贤大智慧滋润我们的慧命之恩！

## 附录： 摘自《首楞严三昧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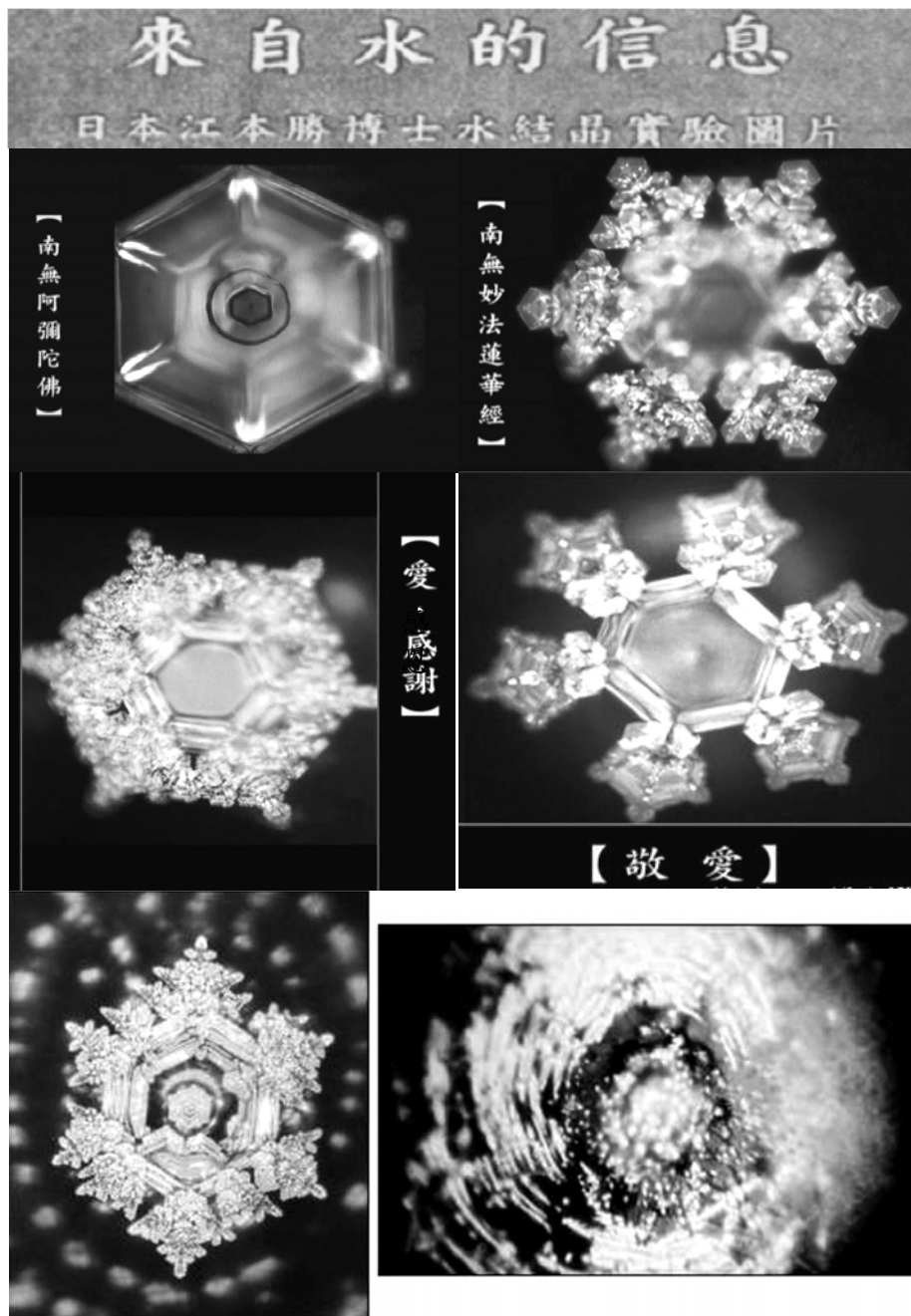
何等是首楞严三昧？

谓修治心犹如虚空（一）。观察现在众生诸心（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三）。决定了知众生因果（四）。于诸业中知无业报（五）。入种种乐欲，入已不忘（六）。现知无量种种诸性（七）。常能游戏华音三昧，能示众生金刚心三昧，一切禅定自在随意（八）。普观一切所至诸道（九）。于宿命智得无所碍（十）。天眼无障（十一）。得漏尽智非时不证（十二）。于色无色得等入智（十三）。于一切色示现游戏（十四）。知诸音声犹如响相（十五）。随顺入念慧（十六）。能以善言悦可众生（十七）。随应说法（十八）。知时非时（十九）。能转诸根（二十）。说法不虚（二十一）。顺入真际（二十二）。善能摄



伏众生之类（二十三）。悉能具足诸波罗蜜（二十四）。威仪进止未曾有异（二十五）。破诸忆想虚妄分别（二十六）。不坏法性尽其边际（二十七）。一时现身住一切佛所（二十八）。能持一切佛所说法（二十九）。普于一切诸世间中自在变身犹如影现（三十）。善说诸乘度脱众生，常能护持三宝不绝（三十一）。发大庄严尽未来际，而心未曾有疲倦想（三十二）。普于一切诸所生处常能现身，随时不绝（三十三）。于诸生处示有所作（三十四）。善能成就一切众生（三十五）。善能识知一切众生（三十六）。一切二乘不能测量（三十七）。善能具知诸音声分（三十八）。能使一切诸法炽盛（三十九）。能使一劫作阿僧祇劫（四十）。阿僧祇劫使作一劫（四十一）。能使一国入阿僧祇国（四十二）。阿僧祇国使入一国（四十三）。无量佛国入一毛孔（四十四）。一切众生示入一身（四十五）。了诸佛土同如虚空（四十六）。身能遍至无余佛土（四十七）。使一切身入于法性，皆使无身（四十八）。一切法性通达无相（四十九）。善能了知一切方便（五十）。一音所说悉能通达一切法性（五十一）。演说一句能至无量阿僧祇劫（五十二）。善观一切法门差别（五十三）。善知同异略广说法（五十四）。善知出过一切魔道（五十五）。放大方便智能光明（五十六）。身口意业智能为首（五十七）。无行神通常现在前（五十八）。以四无碍智能令一切众生欢喜（五十九）。现神通力徧示一切法性（六十）。能以摄法普摄众生（六十一）。解诸世间众生语言（六十二）。于如幻法无有所疑（六十三）。一切生处遍能自在（六十四）。所须之物随意无乏（六十五）。自在示现一切众生（六十六）。于善恶者皆同福田（六十七）。得入一切菩萨密法（六十八）。常放光照无余世界（六十九）。其智深远无能测者（七十）。其心犹如地水火风（七十一）。善于诸法章句言辞而转法轮（七十二）。于如来地无所障碍（七十三）。自然而得无生法忍（七十四）。得如实心，诸烦恼垢所不能污（七十五）。使一切水入一毛孔，不烧水性（七十六）。修集无量福德善根（七十七）。善知一切方便回向（七十八）。善能变化，遍行一切诸菩萨行（七十九）。佛一切法心得安隐（八十）。已得舍离宿业本身（八十一）。能入诸佛秘密法藏（八十二）。示现自恣游戏诸欲（八十三）。闻无量法具足能持（八十四）。求一切法心无厌足（八十五）。顺诸世法而不染污（八十六）。于无量劫为人说法，皆令谓如从旦至食（八十七）。示现种种癱残、跛蹇、聋盲、瘖哑，以化众生（八十八）。百千密迹金刚力士常随护侍（八十九）。自然能观知诸佛道（九十）。能于一念示现无量无数劫寿（九十一）。现行一切二乘仪法而内不

舍诸菩萨行（九十二）。其心善寂空无有相（九十三）。于众伎乐现自娱，乐而内不舍念佛三昧（九十四）。若见若闻及触共住，皆能成就无量众生（九十五）。能于念念示成佛道，随本所化令得解脱（九十六）。示现入胎初生（九十七）。出家成就佛道（九十八）。转于法轮（九十九）。入大灭度而不永灭（一百）。



听到美好祝词的水结晶

听到“浑蛋”的水结晶

## 《道德经》讲记摘选

### 第一章 讲记摘录

◎ ……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是究竟一相的无相。一相无相必然真空绝对，绝对能道吗？绝对给谁道？若能给谁道，那不就成了相对了吗？！所以，道能说吗？你给谁说？“道”是非极性的无能、无所、无内外，绝对一相的时候，连思维都不能进行，哪有言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说的是“道”的一相之绝对，“道”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可道”就成了两相的极性对待了。“道”既然是究竟一相，一相无相，本无一物，谁思谁议？不可思不可议！一旦把“道”“可道”的时候，也就是说，把“道”用语言来描述的时候，就成“非常道”的极性观念了，不是那个“常道”的非极性本体了。

“名可名，非常名”，你能安上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成两相的“可名”了，不是一相的“常名”。一相无名，一相给谁安名？所以，那个一相的无相就是无名。无名才是天地之始，那个无名就是《心经》上讲的“空”。无名就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无名就是“空空如也”，无名就是“寂然不动”的“常道”，无名就是无极。所以，无名才是天地之本源，所谓“天地之始”，也就是刚才说的“古始”，是最根本的最究竟的本源。你看，一旦有名，就成了太极，有名就是“万物之母”。一切宇宙万物就是从太极演化出来的，无名就是天地的本体，有名就是天地万物之“母”。这个用个形象的说法就更好理解，无名就犹如未下种的松树籽，虽然松树籽没种到地里，但它已经包含着一棵松树，它是那个潜在松树的本根本源，所谓“天地之始”者也。种到地里即将发芽的松籽，便是要长一棵松树的母胚，所谓“万物之母”者也。亦如男人的精子是孩子“之始”，受精卵就是孩子“之母”。所以，老子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当你无欲的时候，有没有念头？有没有S线？没有。你没S线的时候，“常无欲以观其妙”，你才能知道刚才讲的本体本源、本心本性的这些妙道，你才能知道这些深奥的道理，究竟了

义的甚深微妙法。“常有欲以观其徼”，一旦S线一起，你就看不到全体了，只能看一半。“徼”就是外表的东西，不实在的东西，不真实的东西。“妙”就是刚才说的精、纯、真的东西，也就是永恒的东西。徼就是变化生灭的万法。那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徼；《心经》的“空”呢？就是“妙”。“常无欲以观其妙”就是照见五蕴万法皆“空”，就是归根复命，就是“知常曰明”，就是见到本根本性所具有的大智慧的解脱知见。“常有欲以观其徼”就是照见五蕴不空，著在五蕴的幻化相上，不能归根复命，不能认识本根本体，是见相著相而分别的凡夫知见，是被相束缚的无明愚痴者。

再看，“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此两者”是哪两者呢？是“妙”跟“徼”。你看，那个太极圈中有一条S线，太极的那个外圈就是那个不变的无极圈，没有S线还是那个外圈O，有S线还是那个外圈O，是同一个无极圈。所以，无S线的“妙”和有S线的“徼”同出一处，所谓“同出而异名”。一个叫无极，一个叫太极，只是名字不一样，实际上太极本无极、无极而太极，“同出而异名”，只是一个东西，所谓“同谓之玄”。“玄”者，指幽深微妙而不可见的本体本源，“徼”、“妙”同出一源，犹如镜像与镜体同一本源，水月与水同是一体一性。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个“玄”是指你见到的“徼”所代表的宇宙万物，那是虚妄的假相，但相妄性真，真妄同体，所谓“道”之本体。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一切所显现的妄相和真实的道体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所谓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若能在万境中见到如如的本体本性——“道”，这就是第二个“玄”字。认识了“玄之又玄”的道理，就具有了如如之心，此如如之心就是“众妙之门”。为什么把此如如之心叫“众妙之门”呢？因为宇宙万物都起源此“玄之又玄”的如如之心，所以“众妙之门”就是指那最本质、最微妙、最究竟、最深奥、最圆满的真空绝对之本性本体。认识了“众妙之门”的妙道，就掌握了总持，老子叫“道纪”。你领悟了这个深奥的道理，一切的法门就在这里。你抓住这个总持，一切的妙道就都解开了。

◎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不分别不执著相者，为“常无欲”的圣者，不分别六根门头的相，就直下见“玄之又玄”的本性，这就叫“观其妙”。“常有欲”的夫凡，见相著相，分别拣择法、相、事、物，不能见相（法、事、物）直下见性，故只见到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能明白性相的关系，故随外境变化而产生各种业信息结构，生死不了，痛苦万千。“此

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相依性有，性依相显，棉花（喻性）做成了衣帽鞋袜（喻相），衣帽鞋袜就是棉花，故性相同出而异名（称性相，分棉花和衣帽鞋袜，全是假名），究其实质，性相不分，性相不二（“同谓之玄”）。去掉相、名、妄想的分别心，般若实相（“玄之又玄”）何有性相之假名？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有一物，色即是空，物即是心，相即是性），只是一个圆融宝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称为道。

但有名称，就是“可道”，“可道”非是“常道”。道无言无说，无思维言说相（“道可道，非常道”），故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心此性（圆融宝觉），究竟一相，无二无别，唯此只此，无有内外，圆满十方，谁给它安名字？故“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已成二相，绝非“常名”。“常道”、“常名”一相无相，永恒存在，绝对独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故“无名”。此“无名”便是无心识的如如本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天地之始”）。老子说的“无名”的“混成”之物，就是我们说的圆融宝觉，也就是本体本性，它一物不存，但具足一切。六祖惠能以五个“何期自性”表达得很具体（“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那为什么给“无名”的“混成”之物安个“道”的名字呢？圣人证得的心法，不用名字怎么跟你交流？这就是佛陀讲的“说不可说”。说必源于思维，一思维必然陷入极性二相的对待中，而圣人是给人们传授一相非极性的“道”，所以叫“道”已非“常道”了，但为了交流，“强为之名曰大”，“字之曰道”。这是凡夫不能亲证的一种不得已的而所为之！所以，名相说教绝非第一义谛，故如来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

佛是非极性的“无名”，说“佛”、“菩提”、“涅槃”、“如来”等名相，都是随顺二相“有名”的凡夫而采取的方便之说。老子说的道、常、无名、朴，“绳绳不可名”，“自古及今，其名不去”。道是非极性的一相，永恒常存（“常”），无时空属性，故“不可名”、安不上名字（“其名不去”），“道隐无名”。有名便成二相，一相为此心此性，二相为物，故“有名”为“万物之母”。名、相是分别识心的产物，妄想是对名、相的抽象运算。相、名、妄想就迷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以破除相、名、妄想，就契如如、正智，这就是如来说的五法。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就是如如，就是正智。我们转正

觉，见相见性，达到“性不异相，相不异性；性即是相，相即是性”的不二如如，这就悟道、明道、证道、成道了。

◎ ……老子讲，人有两套认识系统，一套叫“有欲”的认识系统，还有一套叫“无欲”的认识系统。“有欲”的认识系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感官的反映和处理系统，哲学上就叫反映论。然而古今中外的智慧者都已经认识到，除了我们这套反映论以外还有不同的认识方式、手段、通道，这就是老子说的“无欲”的通道，“无欲”的认识。老子把我们“有欲”的感官认识叫作“为学日益”的认识方式。也就是说，学问知识可一天一天地积累，例如由小学到中学，由中学到大学，由硕士到博士，你学的所有的这些知识老子安了个名字就叫“为学”，交龙文化就叫“学理知识”。而事实上仅仅靠“学理知识”是很难认识深奥的世界的。那么，这就要靠老子所讲的“无欲”的认识通道来认识。古代像老子、释迦牟尼佛等，他们之所以认识了宇宙的奥秘，都是由于开启了“无欲”的认识系统而获得的。

◎ ……凡是圣道都要突破感官的认识局限，才能进入更为甚深微妙的境界，所谓本体本性的真实境地。老子把认识过程描述为有欲观（指感官认识）其微（表面的现象和现量），无欲观（非感官的认识）其妙（本质的真空的绝对的非相非量），圣道的认识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儒家人也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显现（见）的都是生灭变化的虚假之现量，只有隐微的才是不生灭不变化的唯一真实永恒存在的非量。佛陀最基本的教法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教圣人都认识到，一切运动变化的（无常）事物都是没有本性的（无我）虚妄幻化相（显现的现量、感官感知的事物、诸行诸法），只有真空绝对的本性（“隐”、“微”、“妙”、“妙觉明性”）才是唯一真实的永恒“存在”。

◎ ……现在看，原来是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因一念无明起，便成了晦昧虚空的相，这就从一相的无相变幻出两相的晦昧虚空和清明空，也就是真妄二相的和合存在。第一个虚妄相就是虚空相，如来叫晦昧虚空。你看，一切众生头顶上都是虚空。为什么最早幻现出来的相就是虚空相？一念无明起，妙明真心的一相无相变成了晦昧虚空的有相。一念无明起，无极而太极，S线的无明生起，就把常寂灭光的真空本性变成了不发光的晦昧虚空，于是就形成见分和相分的对待。见分和相分正就是太极图的阴阳两半，S线就代表真空极化了，从而形成的隐极性的对待存在。这种隐极性的对待，成为后

来整个宇宙万物的演化起点，这也就是老子说的“有名万物之母”者也。由一念无明，把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极化为见分和相分的两极对待，这种无极而太极的过程就把绝对变成了相对，把非极性变成了极性，于是就产生了非极性世界和极性世界的界线。无极代表一相无相的非极性世界，太极则代表极性世界的总源。虽然无极而太极的初始，它是隐极性的非极性状态，但这种隐极性的非极性状态是一切极性世界的本源，一切显极性的世界皆由此本源演化而来。这个全过程，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母），有生于无（始）”，也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

◎ ……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你看，有了S线的界相面，就展现出阴阳两半所代表的一切对待相。这面（阳半）叫昼梦，那面（阴半）就叫夜梦，阴阳两半都是梦，因为阴阳两半都不真实存在，依S线而有。抽掉S线，阴阳两半的昼梦夜梦了不可得，一无所有，全是虚妄幻化。凡以界相面出现的一切相都是虚假的，虚假的相如梦如幻。抽掉S线，什么都没有了，唯有妙明真心如如不动。这个时候说个妙明真心都是方便语，因为说妙明真心时就已不是妙明真心了。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妙明真心）是一相无相的独立独存，那谁给它安个名字叫道（妙明真心）？如果有人给它安个“道”名的时候，这已经成两相，不是一相了。一相无名，叫“道”就是有名，有名就成了两相的对待事物了，就不是一相的一无所有、无名无字了。所以说，只是一个的时候就无一个，只是绝对的“道”时，叫“道”亦非绝对一相的属性了。说个只是一个时，就不是只是一个了，而成两个了。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只是一个无一个。真到一相无相的只是一个时，连一个都没有，还有什么颠倒梦想？当然就远离颠倒梦想，入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从回归而说的，“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是从演化而言的。



◎ ……这些基本的东西你必然要理解。我们头脑只要一思维，一想，就是有限，就是极性对待。我叫同学们想一个绝对的、非极性的，你就想不出来。你想爸爸，对个妈妈；想男人，对个女人；想总统，对个百姓；想个左耳，对个右耳；想个右手，对个左手。任你着去想，你想不出来一个没有极性的、绝对的事物，绝对的概念、无量的概念是无法想出来的。举个例子，你说我想个无限，正好对个有限；你想个桌子，正好对应凳子。所以同学们，

用语言思维一想，就把你卡在有限中了，束缚在二相的极性观念中了。聪明的同学已经就从这里面悟出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喔！语言思维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到某种境界上，语言思维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所以，老子有句话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佛家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道可道”，第二个道是语言说，道是非极性的、绝对的、无限的，道“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独立”就是绝对么，“独立而不改”就是绝对而永恒不变。“寂兮寥兮”，就是一无所有，周遍法界。把这个周遍法界的、无量无边的，而且是绝对“存在”的这个“东西”，该叫个什么呢？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现在“道可道”，如果那个绝对的“道”用语言一说呢？便成了“非常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个“道”了。因为，语言思维是极性的、有限的，“道”是非极性的、无限的、绝对的，用语言的二相性、有限性、极性性来描述“道”，就成了“道可道，非常道”。即使你懂得“道”，你证悟了“道”，你用语言说出来就不是那个“道”。为什么？语言一说，把绝对就成相对了，把一相就成二相了，把本来的面目就成思维对待的事物了。“名可名”，“道”有没有名？没有名。“道”没有名字，“强为之名曰道”，勉勉强强，硬给它安个名字。不安名字怎么跟你交流？不安名字不能交流，那你说交流是几相？（学生：二相。）

对！交流就是二相，有内外，一个说的，一个听的，这就是二相。那么，交流的时候必须要有个名词来交流，比如说，“这个”（粉笔），“这个”是个什么？你见过“这个”，要是你给你妈妈说“这个”时，你妈妈就不理解“这个”，所以需要不需要个名字？（学生：需要。）

那谁需要个名字？二相的表达需要名字。有限的二相交流的时候就需要名字，如果一相就不需要了。“名可名，非常名”，所以谁的名字都是假的。生上个儿子，他爸爸安个名字，爸爸跟儿子就是二相。同学们知道，用思维你永远思维不出个无限，思维不出个绝对，思维不出个一相，故思维一定是有限的、二相的、极性的，所以“心行处灭”。“道”是非极性的、一相的、无限的，用语言一说，“道”就断了，就找不着“道”了，所以“言语道断”。大脑思维，中国古人都归结为心，心一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思维，思维一进行，绝对的无限性就灭了！把一相非极性的、绝对无限的那个境界和状态就灭了，这就叫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所以，如来经常说，不可思议。要入第一义的绝对和无限，就要不思，不可思；不议，不可议。思是思维，议是



言说，无限是不可思维的，也是不可言说的。

◎ ……在《庄子》这里面，一相的绝对就叫“玄珠”，二相的相对就是根尘二边。你看，“知”、“离朱”、“喫诟”这都代表二相，这也就告诉我们，你用感官的反映论能认识绝对真理吗？不能！所以，老子就讲，有欲观其微，无欲观其妙。我们感官二相的认识，只能认识相、名、妄想。感官认识的前提是二相，故只能认识二相的相、名、妄想。你看，这是个什么？（学生：镜子。）这呢？（学生：黑板擦。）两个一样不一样？（学生：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有差异么。这你是认识的，是你的眼睛分辨出来的。这两个东西的形状样子不一样，相不一样，有了差异，才把这个约定俗成为镜子，这个为黑板擦。如果我们的祖先一开始把这个黑板擦叫镜子呢？行不行？（学生：行。）

完全可以么！如果我们的祖先把月亮叫太阳，太阳叫月亮，我们今天就倒过来叫了。今天你要是把月亮叫太阳，把太阳叫月亮还感到可笑，这哪有真理呢？没有真理。所以，用感官能不能认识世界？老子说可以认识，但只能认识“微”，所谓“有欲观其微”。也就是说，只能认识相、名、妄想，是二相的认识。那何为“微”呢？古代最外边的城墙就叫“微”。那么，今天说的“微”就是代表外在、表面的现象，非本质的非真实的现象就叫“微”。什么叫“有欲”呢？“有欲”就是指感官的认识！感官就叫“有欲”。你的眼睛有什么欲望？有什么欲求？眼睛喜欢看西施，不喜欢看东施，知道西施、东施不？（学生：知道。）

眼睛的欲望是喜欢看好看的，耳朵爱听表扬的，不爱听批评的！鼻子也有欲，鼻子想干什么？为什么上厕所不多呆一会儿？鼻子有欲，它的欲望是喜闻有香味的！依此类推，舌头爱吃好吃的，皮肤爱接触软绵的，屁股上扎针就不愿意。意根上欲享乐，不爱受苦，这都是“有欲”。这个“有欲”就是感官的贪图和欲望！这里老子讲的“有欲”是什么意思？“有欲”就是指感官的认识么！感官怎么能认识真理呢？感官确实不能认识真理。比如古人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别人批评了，你就不愿意。所以，感官能不能认识真理？不能认识真理。虽然杨贵妃好看，那是祸国殃民的恶缘。你的感官认识不了这些东西，或者说感官的认识往往是错误的。凭感官的想象，要满足感官的欲求，非要把你陷入万丈深渊里去不行。为什么呢？感官不能认识真理，只能观其表面现象，不是真理的认识通道。所以，“有欲”的感官

认识连相对真理都认识不了，何况绝对真理?!为什么“感官认识”认识不了真理?根本的原因是感官本身是二相，感官认识的事物也只能是二相。所以，认识不了一相的绝对真理。

再看“无欲”，什么叫“无欲”呢?“无欲”是不依靠感官认识的另外一类认识通道。注意啊!认识通道，一种是感官的认识通道，一种是非感官的认识通道。感官的认识通道只能认识相、名、妄想的“徼”，非感官的认识通道就能认识一相绝对的“妙”。什么叫妙?本质的东西，核心的东西，深邃的东西，这就叫“妙”。用真理来说，“徼”是相对的知识，“妙”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用什么来认识?用“无欲”的通道来认识。所以，同学们要注意，这里就有很重要的结论了，用感官是认识不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理的，认识不了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的，也就是说，认识不了绝对真理。感官认识不了绝对真理，要认识绝对真理必须是要用“无欲”的认识通道(非感官认识)。那么，非感官跟感官有什么差异呢?感官就是贪图眼耳鼻舌身意的满足，就叫“有欲”!什么叫“无欲”呢?不贪图眼耳鼻舌身意的享受和满足，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的一种状态，其属性是正智，正智就是开显了般若智，就叫“无欲观其妙”，智慧自然就来了。

◎ ……这里说明了纯数理的认识工具并非人类唯一的认识方式，还有非数理的“无欲观其妙”的认识，以及五眼六通的现量顿悟的高级认识通道。如果人类只会用数理的认识通道，或者只以数理的“有欲”认识来认识事物的话，有时候甚至往往是很荒唐的。蜜蜂不懂数理的认识工具，也不懂建筑学，也不会电脑，但是蜜蜂做出的蜂巢误差比你电脑计算的误差还要小。蜜蜂没学过数学，没学过物理，也没学过化学，它做蜂巢的那个东西，吐出来就是那样。它不懂数学，六边形的建筑结构却做得非常准确，可以说连一点误差都没有。你看，这就是本身具有一种现量的认识通道，不然蜜蜂凭什么着会筑蜂巢?为什么?凭什么?如果你从数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怎么会做蜂巢?能做的那么准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上，它也是一种“顿悟的现量”，每一个蜜蜂都有这种现量的信息结构。

◎ ……从色盲、猫头鹰眼、哈哈镜、空中虚华和可见光等等例子可知，感官的处理是不真实的，故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因其六根见相皆是感官处理所得到的非真实相，故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亦曰：色(所代表的五蕴、六尘)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色(所代表

的五蕴、六尘)!

◎ ……人见水月相，明白虚妄不实，故不在水中捞月亮去，但猴子没有人的智慧认识，将水月当作客观存在，而世代在夜晚去捞月亮。我们要是佛陀的智慧，就会明白所谓的“客观世界”，实如水月一样虚幻。人们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时，就如猴子认为水月是客观真实存在一样荒唐!

“有欲”只能“观其微”，“无欲”才能“观其妙”，大智慧的老子证悟“微”、“妙”同源同时，“同出而异名”，故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恍”是什么？老子说“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象”者，无物也；“物”者有形也。说“物”之时“物”是“象”，说“象”之时“象”是“物”。说惚之时惚是恍，说恍之时恍是惚，哪有客观存在?!佛陀说，“无有定法如来可说”，“第一义中无有决定”。说色之时色是空，说空之时空是色，无有一决定的事物存在，何况有独立的客观存在?!佛陀说，“诸法究竟如水月”，“诸法空相”，“诸相非相”。说正负数时正负数（诸法、诸相）是零（空相、非相），说零（空相、非相）时零是正负数（诸法、诸相）。

◎ ……“常有欲以观其微”，“微”就是表面的现象嘛，虚假的幻化相，“有欲”的感官就只能认识这个“微”。“无欲以观其妙”，那个“妙”就是《易经·系辞》讲的“唯深”、“唯几”、“唯神”的本体。《易经》是干什么的？“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是圣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智慧，是圣人洗心退藏于密的行持。讲理论和修证合一的大道理的经典就是《易经》。“极深”就是深到这个“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易”，就深到这个地方，还能深到哪里去？深到这个地方了，这就叫“唯深”。圣人用《易经》引导着叫你到极深处。“唯几”，就是最细微处，最细微处就是一无所有的实相本体了。

◎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人讲的经络问题，到底有没有经络呢？现代医学按照古人讲的经络进行针刺麻醉，还可以开刀，针灸治病也已经几千年了，所以不能说经络不存在。那么，反过来要问，中国古人是怎么认识经络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认识学说——认识论。我们现代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感官的反映来得到的，几乎是单一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因而自然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有局限性的认识那自然是不可能完美、完善、彻底、究竟的。很显然，经络学说是从“无欲观其妙”而证得的，不是感官观察到

的。

老子对反映论研究得非常清楚，他讲“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有欲”就是五官反映的认识，它只能观其表面的现象（徼）。如果还要认识大宇宙万事万物更深层次的规律，那必须通过另外一套认识通道才能得到，那就是“无欲”的认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深入研究儒释道的学说，更不会认为儒释道的学说涉及的是深层次的科学。有些人不知道，还说，那不是迷信吗？这样说的话就没法深入了解了，所以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在认识论里边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突破人们习惯认识的束缚。所以，老子一开始就讲“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讲语言的局限性。另外他还讲了认识的不同层次性，以及认识的方式方法的不同。他提倡“无欲观其妙”，“塞其兑，闭其门”，主张不能只依赖于感官反映而作为其认识的唯一依据，必须要清除感官反映处理的假象迷惑，尤其是对更深层次的认识，必须要排除感官反映的影响，把向外奔驰的六根、六识塞起来、闭起来才能证悟本来。佛学上把感官的反映认识通道和机制归结为六根、六尘、六识，主张要把这六根、六尘、六识断掉，以避免我们受到的自身感官处理感受的迷惑，得到不客观、不真实的认识。佛学认为我们有八识，要把这八识中的识念都断掉，才能认识真实之存在。那么，这八识中的识念是哪里来的？就是通过主客、能所的极性观念反映输进去的，是反馈的烙印。只有把这些烙印都清洗掉时，才能转识成智。如何转呢？老子讲，“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掉我们感官处理假象的迷惑，佛家叫断见思惑。损到无为时，才能无不为。从功用讲，无不为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你要干什么就能达到什么。一个人修到对感官的反映达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自如程度时，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实现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先清除内心的贪、瞋、痴。从后天讲，贪瞋痴正就是由于对外界事物的反映所造成挂碍的各种心理活动和烙印。

《心经》中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怎样才能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就是要六根不外驰，反观内照。这个时候不是用反映来看，不是跑到外面去学，而是要观，要“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对自性智慧的开显，你跑出去实践的内容越多，所知道的内容就越少。是故圣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出门能知道天下的万事万物，不看窗户外面就能知道天道的运行。这正就是

以心观心、以物观物的另一套“无欲”认识通道。

色、受、想、行、识都是当体皆空。《心经》中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无眼耳鼻舌身意”指六根的反映不究竟，“无色声香味触法”指六根反映产生的感觉不真实，“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指连我们的意识都不是本来属性的存在，“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这正就是在“无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认识状态下所认识的究竟真理。对本体本质的认识，感官的“有欲”认识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借助“无欲”的“观自在”状态，才能“观其妙”。“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认识到真实的存在，体证到真实的状态和属性，本具的灵光智慧开显，知实相无相，本不生灭，本来无一物，还有什么挂碍和恐怖呢？我们的一切迷惑无知、痛苦灾难和颠倒梦想都是缺乏智慧造成的，而智慧的缺乏又是由于没有启用“无欲”的认识方法的结果。为什么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谈举止都不能不受已有知见的障蔽呢？就是因为没有真实智慧的知见，被自己先入为主的、人人都具有的习惯思维方式和处理系统的模式所障碍了，所以就经常把颠倒梦想当作真实的存在而作茧自缚。佛家讲的达到“究竟涅槃”，正就是老子讲的修德符道了，唯道是从了，与道合一了，和道的状态属性一样了，即具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属性了，也就是佛家讲的清净本然、不生不灭、究竟一相、常住妙明的状态了。

……人类如果不是通过“无欲”的认识通道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人们也无法了解更深层次的规律。谁能够了解华藏世界有多大？我们刚说了，佛学上讲的有许多内容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宇宙万物是怎么起源的？《道德经》、《楞严经》讲的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讲得那么精辟，那么深邃。时代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大多数人都不看这些圣人的经典了，因而对这里面的科学规律和深层次的认识也就不了解了。圣人们的大智慧被淹没在这些故纸堆里被尘封了起来，或者就是干脆贴上“迷信”的标签而不屑一顾。你问去，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什么叫佛都不知道，甚至有的还会说：“那就是迷信嘛，就是寺庙里塑的泥疙瘩嘛！”有些大学生还跟我辩论说：“佛不是迷信吗？”那么，你问他什么是迷信？他也不知道。你问什么是佛？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是迷信。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知见呢？正就是被尘俗所染封，完全被限制在

了“有欲”的认识通道里，不了解这些东西了，名词概念的内涵也已经被人们宣传得异化了，因而对古人大智慧的宝贵之处就根本知道了。

◎ ……始母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嘛！你看这个简单不简单！我是妈妈生的，我妈妈也有妈妈，妈妈的妈妈的妈妈……，这就是最简单的回归溯源，也是禅悟过程。就通过这么个简单的操作，当你这么回归的时候，就能把“软件”无序化的紊乱都理顺了。就像梳子梳头发一样，自自然然，不知不觉中就理顺了。所以，有的人很真诚的操作，心态就回归了。心态的回归使“软件”的紊乱得到了洗涤清理，病就好了，心身健康了。当然最有价值的是智慧的开显，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完善，“软件”的有序化。

◎ ……现在你回过头来看一看，直指涅槃妙心的法门，直下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你看，交龙文化一开始就叫归根溯源，回归自然。老子就叫“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这个“始”跟“母”就是指的本体本源、本心本性。归根认母，就是直指这个本体本源。本体本源是最简单、最究竟、最原始、最素朴的本来，一切圣贤之道的目的在明这个本来，见这个本来。这个本来是吾人的本心本性，是宇宙的本源本体，吾人与宇宙都是同一个本来。所以，一切圣人只有明见这个本来了，才可以称之为圣。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人，明见这个本来，就叫“空空如也”，叫“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叫“天命之性”，叫“明德”，叫“至诚”。老子明见这个本来，就叫“道”、“朴”、“无极”、“婴儿”、“谷神不死”、“玄览”、“玄德”、“大象”、“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比喻为“橐籥”、“混成之物”。佛陀称之为“大觉”、“圆觉”、“如来藏”、“妙明真心”、“妙真如性”、“佛性”、“涅槃妙心”、“了不可得”、“毕竟空”、“毕竟无生”、“无所有”、“空空”、“真如”、“如如”；惠能叫“自性”。儒释道的圣人们都证到了这个本来，所以儒释道所代表的圣贤之道才是真正的真理——绝对真理。绝对的时候就唯一，唯一的时候就不二，不二的时候就只是一个，只是一个的时候就一相，一相的时候就无相，无相的时候就真空，真空的时候就是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空=有、有=空，佛陀称之为“于有非有，于无非无”。我们通俗地叫，说有之时有是无、说无之时无是有，始终归到真空绝对，这就叫归根溯源，回归本来。也是我们这次讲的“足欢喜，真简单”。

◎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逻辑思维推导出来的，是他参悟出来的，是顿悟出来的。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呢？不是用什么公式推导出来的，是

他一下子顿悟了之后，噢！原来是这个样子！悟了之后，建立一个方程，于是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对论。现在这就叫“直觉”思维！逻辑推理也好，顿悟也好，都是认识方式，都有其规律存在。

要深入认识事物的规律，首先应当先认识认识的规律。老子讲：“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里的“欲”不是指欲望的欲，“欲”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感官系统。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欲望不就满足的是我们的感官吗？所以老子就用“有欲”来代表我们的感官认识。“徼”就是表层外在的东西，形式的东西。它的原意就是指边塞、边界，非中心内核之意。即感官反映的“有欲”认识，只能认识到“徼”，也就是表面的东西。比方说这两个东西（指两个杯子）中间有引力，质量越大，引力越大。认识到质量愈大引力愈大，在极性的世界和极性的观念里面，我们找不出最终根本的规律来，没法找。即使找出来，也仍然是极性的规律，佛学叫因缘所生法，并非究竟。那么，如何去找出这根本的规律呢？老子就叫“常无欲以观其妙”，也就是说只有在“无欲”的状态之下才能“观其妙”。那么，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反复讲真如实相的道理。

你看，《心经》上就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还必须是“行深”，浅了还不行，只有“深”到一定的层次时，才“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说才能认识到真如实相，最本质的面目。这里用的是“照”，而不是“视”或是“看”等等。“照”是“无欲”状态下的灵光智慧之照，是寂照之照，是明白的透析，是“妙明”“明妙”。就如同镜子照山河大地一样，历历在目，尽览无余。为什么是“照”见五蕴皆空，而不是“看”见五蕴皆空呢？“照”是大智慧的观照！佛学上就叫大圆镜智！大家看墙上这面镜子，古人讲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谁站在镜子面前，都会现（显）出谁的像来，这就是镜子的“照”性。你想一想，假若把你变成个周遍十方的镜子，那么你也就会去“照”览无余，清晰透彻。噢！千山万水、你我他、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镜子就给你显照，不是思考和“看”出来的。“看”是我们感官反映处理的感受，是分别分析的结果，也就是循业发现的现象和感受。思考叫识念，是第六识（意识）处理出来的观念和感受，叫颠倒梦想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用第六识——意识，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没法认识古人，没法认识那些大智慧者，我们就与这些圣人们之间相隔千里。你说你的，他说他的，

隔得太远了，真是天壤之别。所以，开悟了的人就会知道圣人智慧的深邃，就会赞叹其伟大！伟大！然而悟不了的人就无法理解圣人们在说什么！因为不理解就按照自己的浅层认识妄加评论，甚至还口诛笔伐，那他只好永远在物质世界这个层次里面打转转了。有的还是些名人学者，也用自己的识念来认识圣人们的智慧之证悟，现在需要转识成智，将识念转成大圆镜智。

◎ ……现在你看，东方的圣人早都超越这个“有欲观其徼”，你用感官来认识世界，你只能看到一个表面的假象，没有真实内容。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观其妙”？“妙”就是本质，“妙”就是真理，“妙”就是绝对真理，我们就要找绝对真理。“无欲”才能“观其妙”，就是说，你抛开了因你感官系统的限制，就不给你提供假信息、假现象了，你才能得出绝对的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就叫“妙”。所以，古圣老子就说“无欲观其妙”。我们“无欲”的通道是更准确的更真实的一套认识系统，这套认识系统不叫认识，就叫正智正觉。“无欲”的认识，它开显般若智，见到绝对真空的本性，证得一相无相的境界。

佛陀说：“若见有相，则言无相。我今不见有相，亦不见无相。”“若住有想、我想中者，般若波罗蜜便有处所。般若波罗蜜若住于无，亦是我想，亦名处所。离此二处，住无所住，如诸佛住，安处寂灭，非思议境界，如是不思议名般若波罗蜜住处。般若波罗蜜处，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作。般若波罗蜜即不思议，不思议即般若波罗蜜”。老子讲的“无欲观其妙”，正是佛陀讲的般若波罗蜜，或不思议界。般若波罗蜜无相无作，“不思议界即无生无灭界，无生无灭界即不思议界”，这正是“无欲”的“妙”境。

老子就叫“无欲”。“无欲”是一相无相的认识通道，因为一相无相，故没有二相“有欲”的干扰。你看，老子跟佛陀没商量，说的完全一样！那时候没手机，一个在印度，一个在中国，远得很。但是，老子说“无欲观其妙”，佛陀说“不思议界”、“般若波罗蜜”无相无作，都是一个道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都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处理出来的六尘相（色、声、香、味、触、法）。处理出来的相都不真实，是人类共同的这么一种感官系统处理出来的，叫集体欺骗。

◎ ……我们的感官都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什么呢？满足自己的感官追求。我刚才说了，狗闻着大便是香的，人闻着是臭的，大便你见了不能满足你的感官享受，但是却能满足狗的感官欲望。吾人感官都有所欲，所以



老子把感官的认识通道叫做“有欲”的认识通道，把非感官的认识通道，称之为“无欲”的认识通道。因为，“有欲”的认识不能认识真理，尤其是绝对真理。

……老子引用过来，用“观其微”表示认识的层次浅显，只能看到表面现象，不能认识真理的内核！“有欲”只能观其微，用感官来认识的时候靠不住，你只能观其微。你说是道尔顿的对还是他妈的对？搞不清楚。你说狗的对还是人的对？这个没法判定。我们人的眼睛有三种视锥细胞，一种视杆细胞，这四种视神经细胞调配就处理出七色光，如果人人都是道尔顿的处理系统，那他妈反而成了色盲。所以，感官认识只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所谓“真理”，其实根本就不是真理。如来说：“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人见的水，鬼却见是火，鱼见是空气，天人见是琉璃，同是一物，业信息结构不同，感官处理出来的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这就说明，哪有一物是真实存在呢?!是人的水对还是鬼的火对？是鱼的空气对还是天人的琉璃对？都不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显相都是共业召感的假相。从绝对真理看，“诸相非相”，“本来无一物”，本来毕竟空，了不可得，真空绝对，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所谓不存在的存在！

◎ ……你首先要认识，你这个认识的“仪器”本身，前提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就已经知道了，我们人类所认识的世界，是以我们使用的这套“仪器”为依据的，是这套“仪器”处理的结果，绝非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佛陀把我们感官处理的认识叫“循业发现”；老子叫“有欲观其微”，两位大圣都说，感官所认识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存在。西方的一位哲人说，走到哪里都是自己的眼睛欺骗自己。爱因斯坦也说，物质和时间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人类生活就在一定生理官器限制的范围内，故所见闻觉知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应所知量”，“循业发现”，绝非真实。

◎ ……西方人的“宇宙弦”理论，就是中国古人的无极而太极的演化过程。哪有实物存在？只是人的心识“S”线振动形成的幻化相，这是科学家近来才明白的！“S”线的振动构成了各种各样的信息结构，不同的信息结构，采取能量和物质的不同形态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能量世界、物质世界。“S”线乃吾人心识活动的表示，不同的心识活动产生不同的“S”线，不同“S”线形成极性一对的不同信息结构。极性的一对信息结构同时

出现，现出二相感官分别的能量和物质的存在。根本地说，一相为无相之实相，二相显现的是幻化虚妄之相。这些极性相状，乃“一剪二鸡”同时存在，不存在前后的过程。愚人不了，要找起始点，宇宙没有起始点，因为一人一宇宙，一人一世界！鸡先蛋后、蛋先鸡后的争论，乃幼稚极性观念禁锢的产物！明悟后成一笑话，但西方人极性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很难突破！

佛陀早就了透了宇宙世界的问题，但却成了当代人的苦苦追求，等到拼死拼活得出一种认识时，前边未知的问题更为艰难了，因二相极性的“有欲”只能“观其微”，只有“无欲”才能“观其妙”。但现代人很难入“无欲”的状态，故老子、佛陀终为大圣大智者。

波水一如，波不异水、水不异波，波即是水、水即是波。绝对一相的纯信息态是本体，喻为水；二相相对的能量、物质等形态的信息结构为虚妄幻化相，喻为波。本体实相（绝对一相喻水）和幻化的妄相（相对二相喻波）构成了世界的“存在”！实相（水）不异妄相（波），妄相（波）不异实相（水）；实相（水）即是妄相（波），妄相（波）即是实相（水）。妄相被人们感官处理成真实相，实相无相本无妄相之相让人们去感知，故迷惑不解成凡夫。凡所有相，皆吾人“S”线（心识）信息结构的循业相（信息结构佛陀称之为业），一切的相都是循信息结构所发现的（循业发现）。“有欲”的认识通道是很难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他们不修证佛的智慧，只凭“聪明”来研究“智慧”，故“无门关”入不了！如来说，“一念无明起，山河大地生”，“随有所念，境界现前”。人们不了境界乃自心现量，波在水中现，无水不现波，不知宇宙万物乃吾人各种信息结构的“心波”所为。

◎ ……事实上，老子讲的比这些就更更要深沉得多了。老子讲，无欲观其妙，有欲观其微；“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都是讲的认识嘛！我们也如此，先要从认识入手。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没有正确的结论。要认识老子讲的理论，必须先要从认识老子入手，去认识老子的认识。否则，我们根本不会有所深入。就像一个抽烟的人，他描述出来的抽烟的感受，给不抽烟的人说不清楚。说得再多，语言的局限性不会摆脱，不抽烟的人怎么理解都理解不来。所以，诸如释迦牟尼佛、老子等圣人们的那些认识，绝不是经过咱们现在所用的科学仪器实验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主客合一、物我相契的操作实证出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现量，不是比量。逻辑思维的推断根本没法领悟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这

些圣人们都领悟到了一个根本的存在，也就是大宇宙演化的根本起源。现代科学有关宇宙的产生以大爆炸理论提出来，说是由一个高温、高压、高密、无限小的奇点爆炸而形成。那么，奇点之前又是什么呢？一些人就从老子所讲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认识中受到启发，认识到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东方的哲人作了一个注脚。

现代科学的实验是人感官和思维等各种功能外化处理的“感受”，所用的仪器只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的外延之器具。再精密，再灵敏，所得的结论不出思维“运算”的窠臼，所以仍属于老子讲的“有欲认识”的范畴。以此所得的结论仍属“微”的层次。圣人们抛开了感官和逻辑思维的局限和干扰，进入“无欲认识”的状态，用最高级、最先进、最精密、最灵敏的“仪器”——人，来观照宇宙万事万物存在的本质，因使用“仪器”先进，观察观照者的素质超凡，故认识的深度、广度、真实程度远远超过科学实验的“有欲认识”的认识。故老子称为“有欲观其微”，“无欲观其妙”。“妙”就是真实存在，“微”却是幻化的现象。

◎ ……当一心达到深度的时候，就能开智慧，佛家叫定能开慧，这个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中庸》讲：“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是一种状态，相当于佛家讲的寂，佛陀讲实相本体是寂（诚）而常照（明），照（明）而常寂（诚）。所以，“诚则明矣”，就是“净极光通达”，由定发慧。“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至诚”就是老子讲的“虚极静笃”，“前知”不能只理解成预先知道，也表示智慧的超前开发。“至诚”可以开发智慧。佛陀也讲“不假禅那，无有智慧”。老子讲，“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只有心地寂静了，才能显出本具的妙明真心，才能恢复本来的“命”和“常”的状态，从而达到自性智慧开显的“明”。

儒释道的先哲圣人们都有共同的认识，其实，人类本来就存在着“无欲”的认识通道，就看能不能打开来，能不能开显。惠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字不识，言下大悟，明心见性，“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大学》上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静”、“安”是禅定的不同层次，“虑”是观照，合起来就是“止观”，也叫“禅定”；“得”是智慧的开显，也就是“明明德”，庄子叫“虚室生白”。人类多少万年以来，一直就启用这么一种认识系统和认识方式。伏羲怎么能创造出八卦呢？那不只是仰观俯察得来的，那是“无

欲”灵光智慧的开显。后来人们关闭了“无欲”的通道，只留下“有欲”的认识了，“无欲”认识的窗户被纸糊起来了，人们就不知道这里边的道理了。

◎ ……老子对演化产生和存在的状态，描述得很详细。首先，以“无名”、“有名”把演化的状态分为两大类。“天地”是指我们的整个宇宙，亦是物质世界的总称。如以产生物质世界为界线，“天地之始”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演化的发端。以大爆炸理论的“奇点”爆炸而言的话，在此之前的存在状态统称为“无名”；而对应于“奇点”的爆炸，则称为产生万物的“母”。“始”与“母”是以演化的方向来区分的，我们把“一”作为始点的话，朝零（道）的方向来说，“一”便是“无名”、“始”；朝“二”的方向说，“一”便是“有名”、“母”。“天地之始”和“万物之母”是以不同的角度描述演化的某一状态，所以“无名”是指该状态和以前所有演化存在状态的范畴；“有名”则是指该状态和以后所有演化存在状态的范畴。但有一点要注意，老子讲的东西是从无限的链环中抽象出事物的共性，他所讲的概念、范畴、状态、规律、属性等，往往都是普适性的，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链环中，有不同的对应，我们在此是以能量与物质的层次来谈演化的。另外，“无名”就是佛学讲的“一念无明”未起的状态；“有名”是无明不觉生三细（动相、转相、现相）的形成。“万物”则是六粗之相（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业相、业系苦相）。

老子讲：“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佛学讲“戒、定、慧”，依戒资定，依定发慧，依慧成佛，佛者三觉圆满。“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佛家认为，佛性（真性、自性）本来人人具足，它灵明洞彻，湛寂常恒，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但由于被妄想执著掩蔽，使其智慧德能不能开显。慧远说：“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悟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佛学讲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我执、藏），要转识成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末那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藏识、或阿赖耶

识)为大圆镜智。如何转识为智、开显自性?要通过戒、定、慧的六度来完成。《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通过对境不起,过而不留,不执著,不著相,则灵明智慧自然显露,宇宙万有寂照洞彻。《楞严经》讲:“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

……儒家讲:“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格物而后知至”。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周敦颐曰:“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

朱熹曰:“人性本明,如宝珠沉浊水中,明不可见。去了浊水,则宝珠依旧自明。”

王夫之曰:“天曰无极,人曰至善,通天人曰诚,合体用曰中。”

儒释道三家在认识方法上,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强调非感观认识通道的,认为人除了感官认识通道外,还存在非感官的内省、内证的体悟认识方法。而这种方法三家共同认为,必须关闭感官的认识,排除物欲杂念,进而达到静、寂、诚、中,而妙、慧、几微、神明自通自显。老子承认感官认识只能认识“徼”,只能用于“为学”,要认识“妙”、“明”,必须要达“无欲”状态,而“无欲”状态要通过塞闭“兑”“门”(感官通道),“损之”来自感官的杂念纷扰,进入“虚极”“静笃”的“无疵”境界,修德符道,则“玄览”明照,万事万物朗然开显,妙道自备。

佛家认为般若智慧,自性具足,要达觉成智,则要六根不染六尘,排除妄念执著,无住寂静,自然大智显露,恍然明悟,灵明洞彻。佛学八识,前五识属于感官反映,六、七识仍是各种思维的认识过程,转识成智最终目的是要开显“如来智慧德相”,达到“大圆镜”一样的无空不照、无物不显、无时不彻的般若智慧。如何开显自性,佛学则强调崇尚德性,修六度万行,

心不染不著，禅定寂静，灵光智慧自然现前。

儒家敦伦修德，止于至善，格物去欲，“介如石焉”，心不逐相，人欲格除，纯善至净，朗然昭明，体用具现，知微知彰。儒家亦是通過精诚而达内省，达到至诚的认识状态，使自心不妄不杂，纯真至善，进入了识自性，开显人的本来之性。儒家认为人的本来之性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之性，认识人的本来之性，就了解了天之性、物之性。天之性无私无欲，至善至纯，人要格去物欲，诚善致中，杂染尽除，心体虚静而明通，寂湛而大觉。儒家的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与知天、事天相通，依然是排浊而现“宝珠”，和佛道两家的佛性显露，无欲常明，同工异曲。

◎ ……伏羲作八卦的目的是要“以通神明之德”，叫你“类万物之情”，叫你知体相用一如嘛！“只是一个”嘛！这就是伏羲证悟的大智慧。这一段太重要了，这是孔老夫子研究《易经》写下的心得报告，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明白地知道，孔老夫子穷理尽性了。穷理尽性之后，相跟性再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就归于“命”（“以至于命”）。这个“命”佛法上就叫如如，不二，咱们就叫“只是一个”。老子叫“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你看“有欲以观其微”，微是什么？相用！感官能感到的是什么？相用。感官能不能看到体性？感知不到。“有欲观其微”观的是相用，“无欲观其妙”呢，观的是体性！“妙”是体性，“微”是相用。“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这不就说明了性相不二、“只是一个”吗？！

在佛法未传东土以前，世世代代所有证悟的圣贤都受伏羲先天八卦的引导，都是通过伏羲的先天八卦而悟入的。你看，老子知道先天八卦表达的内涵，说“微”跟“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现在看一看，“微”就是指八卦及无穷的卦爻，“妙”就是代表一无所有的中空。有形象的“微”跟没有形象的“妙”，同出一个本源（众妙之门）。于是，说微之时微是妙，说妙之时妙是微，这就叫“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老子也是通过先天八卦证悟的。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 ……注意啊！“有欲”的认识就是住在有量上，无欲的认识就是不住有量，直指无量。记下，“有欲”的认识，就是把心住在有量上，“无欲”的认识不住有量，直指无量，这是由“有欲”的认识认识到“无欲”认识的一种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观念。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个，认识了之后，下一步我们就好办了。

好，同学们，“有欲”的认识就著在有量的相上。有量的相就是普里戈津讲的“看得见的世界”。那么，为什么他们都突不破，认识不到“精细的实体”呢？为什么他们很难认识到绝对，很难认识到究竟了义处呢？就是他们都住在有量上。

◎ ……现代科学的许多成果为东方的哲人做了个注脚。波尔到中国来时，一看到太极图就惊了，他的爵位勋章就是个太极图。西方人惊叹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用一个太极图囊括了万事万物的规律。所以，同学们在这里就要认识到，东方文化也可以称为东方科学。虽然现代人还不认可，但将来他们一定会认识到这是科学。这种科学不是用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观测到的，而是用比这些更精密的“仪器”才能够认识，这就是人。人的确是个最精密的仪器，现代科学范畴内还有比人更精密的仪器吗？释迦牟尼佛和老子正就是用这个最先进的仪器来研究事物，观察事物。现代人用望远镜，释迦牟尼佛是用他的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因而他所领悟到的就远不是现代望远镜所能及的了。再比如老子，他讲：“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虚极静笃，就是把心里的杂念清除得干干净净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就是回复到本来的面目。“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寂静的状态中才能开智慧。释迦佛叫“由戒生定，由定开慧”。儒家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儒释道讲的“德”（指“止于至善”的“明德”）、“慧”、“明”都是人本有的大智慧，这种大智慧是通过“无欲”的通道显示出来的。那么这一种认识的方式、方法，原先西方人是不重视的，现在西方许多科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东方人的智慧，可我们却觉得人家西方的月亮比咱们东方的圆。你们将会看到，用不了几十年，当人们再回过头来看时，就会发现东方哲人的大智慧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科学在二十一世纪要发生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要由研究物质的世界转到研究能量的世界，再到研究信息的世界。

◎ ……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咱们人就是万物之一物。“道”就是本源，是信息状态与属性的统一体。有关信息的世界，作为我们物质世界层次的人，很难理解和体悟。能量世界的状态、属性，有一定现代科学基础的人还可以理解，但对信息世界就根本无法用我们物质的层次能够理解。比如说一些宗教的解释，它往往容易神秘化，传来传去最

后就流于形式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很感慨地说，正法、像法时代，有好多体证的证悟者，人家对宇宙人生的理解靠的是“无欲观其妙”的证悟，而我们末法时代的人只能从文字上来理解，而文字语言极性的局限性又不能领悟非极性的状态和属性。所以，佛家讲“依文解义，三世佛冤”。只有通过证悟才行，证悟什么呢？你看《心经》上的第一句话就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要“行深”，浅了还不行，行深到什么状态呢？“般若波罗蜜多”，翻译成汉语就叫大智慧到彼岸。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道”。等你真正到达彼岸时，也就是指从这个极性的状态进入到那个非极性的状态了。

人们常说，把你从苦海里救出来，这是指什么呢？其中的道理很深，当你从这个纷繁杂乱的物质状态“行深”到“般若波罗蜜多”的信息态的时候，就恢复了你的本来面目了。这就是老子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万事万物有一个总根源。当心地寂静下来的时候就能恢复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个时候，大智慧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这就像这个房子的窗户，原来是用纸糊着的，一下子捅破之后，才看到内外虚空是一体，本无主客之分，自己真的大得很。这就比喻我们其实在一个很狭隘的状态中生活着，中国人就叫作井中之蛙。包括我们现代科学，也只是感官摄取、思维推断的“有欲认识”处理的结果，仍在物质的层次上来认识世界。岂不知越是这样认识，主客观就越分离，就离本来面目越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越来越远离释迦牟尼佛和老子的那个境界和认识状态了，远离得没法理解了。

老子是顿悟，他悟得了“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与后来惠能的顿悟都是一个道理。包括爱因斯坦，从认识上来说，他也是顿悟。当他思维专注一处的时候就不是我们一般平常的状态了，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国古人的翻译非常严谨，用的是“照”，咱们是“看”哩，“照”跟“看”是两码事。看是由内向外，照是由外向内，严格地说就没有内外。薛定谔说，每一个人的自性本体都是一个大我，跟万物合一，古人称之为“天人合一”，用佛法的话讲就是“常、乐、我、净”的我。当认识达到一定的状态、属性时就没有界线之分了。要亲自进入那个状态，因为只有亲自证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其认识才是真正究竟的认识，我们现在所探



究的一切也就全然朗现，明明白白。老子把这个认识就叫“无欲”的认识。“无欲”的欲不只是欲望的欲，这里的“欲”是指感官系统。“无欲”就表示不用感官系统来认识，而这在现在的人看来是很难接受的。

◎ ……这就是所有圣人要表达的无上境界和究竟之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原来二者是同一个东西嘛！这就进入了“只是一个”的如如之体，孔老夫子就叫“空空如也”。儒释道到这个地方了，就合到一起了。这就是佛陀讲的般若实相，老子讲的“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我们这一段讲如如，讲“只是一个”，就是这个境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有欲观其徼”，八卦就是徼，中空就是妙。凡夫用感官来看那个卦象，就流落到“变易”算卦中去了，那就是凡夫。“无欲观其妙”，无欲的人才能观其“中空”的那个妙道。但这个“有欲”跟“无欲”“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是一个本体，同出自一源，只是名字不一样。“玄之又玄”，什么叫“玄之又玄”？就是“中空”的“妙”（体性）等于八卦的“徼”（相用），八卦的“徼”等于“中空”的“妙”；中空的体性（“妙”）等于八卦的相用（“徼”），八卦的相用（“徼”）等于中空的体性（“妙”），这就是“玄之又玄”。“只是一个”了，就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在这个地方。掌握了这个之后，就宇宙在乎手，万物存乎心。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宇宙就在你的手里掌着，万事万物只是你的一心。

当我们“无思也，无为也”，就进入无极状态；当我有思、有为的时候，就进入了太极的状态。简单不简单？所以你看，是不是讲心地法门？！明白了就契悟大道其乐无穷，不明白了听不进去，不知道说的什么！你把八卦跟中空圆融不二，中空不异、即是八卦，只是一个东西，掌握了这一点就不得了啦！你就摸到伏羲的脉搏了，也就能摸到孔老夫子的心地了。把这些内涵掌握了之后，儒释道三家就都通了。因为真理只有一个，绝对的只有一个，不可能是三个。佛陀证到绝对了，就那一个绝对；孔老夫子证到绝对了，还是那一个绝对；老子证到绝对，亦是那个绝对，只不过名字表述不一样。老子说没名字，哪有个名字？“其名不去”，“名可名，非常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用这个心地法门，亦是用先天八卦，就可以把儒释道三家都合起来了，就能合一啊！

◎ ……老子讲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正是讲纯信息态的一无所有（“寂兮

寥兮”）就是一切都有（混成之物、天地）、一切都有即是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之本体。世界存在的层次就是这三大世界（物质世界、能量世界、信息世界）。三大世界只是一个“东西”，只是分为三种不同的表达形式而已！只有信息世界是非极性或隐极性的非极性而存在的。其它的物质、能量世界都是极性相对而存在的。非极性是绝对独立的真实存在，极性是相对有条件的幻化虚妄之存在。虽然是水月镜花般的虚妄存在，但它和真实的本体本性无二无别，只是同一个“东西”。正如老子所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极性的物质、能量世界就属于“徼”，非极性的信息世界就属于“妙”。“徼”“妙”同源，同体不二，但存在的方式大有差异。

## 第二章 讲记摘录

◎ ……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极性世界的事物和一切名词概念，都是对待而有。凡是对待而有的东西，都是本来不存在的，所谓“诸法本无，对待不有”，就是这个道理。佛陀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凡所有相都是极性对待而存在的。犹如太极图中的阴阳两半，不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不能一极单独存在，而是极性两端互为存在的前提。无阴则无阳，无阳则无阴；阴以阳的存在为前提，阳以阴的存在为前提。这里老子说的是美以恶为前提，善以不善为前提，有以无为前提，难以易为前提，长以短为前提，高下、音声、前后都是以对方为前提而存在的。一切极性的事物，都是以对方为前提而存在的虚妄幻化相，而一切凡夫却著这种虚妄对待的幻化相而不明白，从而认假为真，在有为法和有为相中徒生烦恼痛苦而不能解脱。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让众生认识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世界万物的本来，所谓“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 ……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万事万物乃性所显的相也！性循众生不同的业，展现为根尘识空的万法相，这也是“道法自然”的因果规律。因为性至虚、至妙、至柔、至明，摸不得动不得，一摸一动便有境相出现。用太极图表示，“S”

线一波动，就必然（“而不辞”）产生根尘、依正、主客的“万物作焉”，性循业现相，但与性本身无关，性不生不灭（“生而不有”）、不增不减（“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诸法究竟如水月”，“诸法空相”，有业者见“万物作焉”，无业者清净本然。所以，性本无万法万相（“夫唯不居”），如如不动（“是以不去”）。

◎ ……圣人在这给我们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你看老子怎么讲，老子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为什么“生而不有”？你看，水晶球生了没有？水晶球上的影像尽管变化，其实是一无所有。“生而不有”就是佛陀讲的“生而无生”。水晶球上产生了影像就是老子说的生，那生了影像之后，水晶球增减了没有？没有。水晶球不增不减，没有任何变化，所以“生而无生”，“生而不有”。现在水晶球上面有像，水晶球没有说那是我做的，没有为我所有，所谓“为而不恃”。水晶球能显现出影像来，它能起这个用，这叫真空妙有，也是空不异、即是五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这叫妙有真空，也是五蕴不异、即是空。

“功成而弗居”，虽然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虽然“不死”的“谷神”能产生万事万物，但它是“功成而弗居”。因为妙有还是真空，妙现的相用还是体性，“变易”不异、即是“不易”，五蕴不异、即是空，“太极本无极”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正是因为有这三个特性，所以“是以不去”，永远存在。注意，我们想不生不灭、不生不死，就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空跟五蕴的关系，“不易”跟“变易”的关系，也就是“道”跟万物的关系。“道”能产生万物，但是“道”从来不说是我产生的，是我做的，是应该属于我的，道从不居功自傲。为什么圣人都讲的是同样一个道理？因为他亲自证到了本体，本体就是他的法身慧命，也就是空性的大我。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看，水晶球是寂然不动，寂然不动中产生了这个影像，寂然不动中“功成而弗居”，“为而不恃”，“生而不有”，从来没有一种感觉是我的。宇宙万物只是我们真空本性所显现的影像，都是空性大我循业所形成的自心现量。现量是两相的小我和世界，小我不知道空性大我才是真正的“我”，执著在小我的所有、所居、所恃上，不知道小我是空性大我的一个妙用相，是大我使用的一个“工

具”。一切心身世界的相都是空性大我的立体影像，也是自己真空本性所显现的五蕴万法相。见万法相只是自心的现量，是自己真空本性的显现和表达，也是空性大我本身。这在《易经·系辞》中称之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能认识“一阴一阳之谓道”，能认识“五蕴不异、即是空”，能认识“性现量真空”，这就叫“继之者善也”。能直下见“一阴一阳”就见“道”，能直下见五蕴即是真空本性，能直下认识现量即是真空本性，这就是“成之者性也”。

……你看，持地菩萨怎么专修？每天到市场上去给人背东西，每天给人推车子，修桥补路，不问斗价，不问利害，不问人我。开始的时候一分钱都不要，后来闹饥荒了，给人背东西就要一分钱。一见毗舍浮佛之后，他问毗舍浮佛，他的这个修持方法对不对？大地怎么平？毗舍浮佛告诉他，心平地平。心怎么平？不要有分别心就平了。所以，同样是个劳动，如果你心不分别，畅畅快地、高高兴兴地劳动完了之后，全是功德。一旦分别，我干的比他的多，他干的比我少，就这一念分别心的“切割”，功德就受损了。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是谁的风格？“道”的风格，“道”就具备“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什么叫修道？修道就是向“道”看齐，向“不易”看齐，就是向真空看齐。你看真空里面，“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是故真空里面没有色，没有受想行识，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才真空了。你有了色受想行识能不能真空？不能真空。我们修道就要修到“不易”，要修到那个实相本体，你就要始终契入实相本体。

### 第三章 讲记摘录

◎ ……心态修好了，你的天眼开了，那就更方便了，可以更好地为众生服务，可以多做善事、好事。但如果你心态没修好，按照这种心态，你天眼开了，看见隔壁邻居家有金条，这心里就“恍恍惚”的，心上波浪就起伏了，这贪心、妄想心使你难受，难受完了就嫉妒，胡思乱想，“哼！肯定是贪污下的，肯定是偷来的”。然后，那金条再进一步引诱，使你心乱。老子讲过，“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一见“可欲”，这东西最后引诱你就偷去了，于是就堕入罪恶的深渊。你说天眼开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天眼没开时，你心态平平常常的，心态好好的；而天眼开了，反而把自己害了。没有

正确的观念就把自己害了。当你没有正确的心态，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时，你有特异的功能，那不一定是好事。

◎ ……老子也讲，“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就是外境外物的客体对主体（心）的影响。人见心爱之物，便被物转，产生贪心妄见，而使清静本然之心扰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这就说明了境对心的影响，没有一定定力的人，对境必然产生妄心。什么时候见境不起妄念，不被外境所转，这就是修行有素的标志。惠能也讲，“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可知境（客体）对主体的影响而产生了“有念”和“妄想”。把尘对根、客体对主体的影响绝对化，就形成了哲学上的机械唯物论。众生都是被外界的影响所支配的凡夫，所以见外境不能自主，总是被境所转，被物所转。唯物论这是一种最为普遍被人们能接受的学说了，因为我们都在极性主客对立的观念之中生存，都用“有欲”的感官来认识，来交流。于是形成最为习惯最为牢固的认识观念。当你见到“可欲”之时，这是你衡量自己是凡夫还是圣人的最好境界。这不需要用别的什么特殊方法，就能知道你的半斤八两。老子说的“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这只是对凡夫的境界而言的。圣者是大智慧者，他能转物也能转境，所以不需要“不尚”、“不贵”、“不见”的被动操作，圣者犹如莲花出污不染，方显圣者本色，在任何境界中能“观自在”。但圣者要“使民无知无欲”，不被物转，不被境迁，这可是极为难办到的事。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希望人们“为无为”，修行达到无为的境界，才能“无不治”。个人修行虽不易，但成就者也不少，若要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可是比个人修行成就则为更难的事了，非大圣大愿所不能成的。

#### 第四章 讲记摘录

◎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本无一物，冲虚无相，但“不说断灭相”，道可妙用无穷，“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性空真色，性色真空，清静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道冲”就是“清静本然，周遍法界”，一无所有，但可随众生心，产生一切应该产生的万物（“应所知量”）。其机制原理是“循业发现”，众生有什么业就

发现什么相。

“循业发现”，众生业无尽，则发现的相无尽，但“冲虚”的道永无穷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用之或不盈”）。性本一无所有，才能现相无穷。佛陀讲：“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老子讲：“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事万物，无不是此妙明元心（“大道”）所显，世间诸所有物（“其可左右”）都是大道所显的各种相（“泛兮”）。相是业相，是“冲虚”本体所显的幻化相，但相妄性真，见妄相就见真性。

“道冲”，道虽一无所有，但“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本来无一物，但可循业发现万物。只要众生的业存在，就“动而愈出”各种相，业愈复杂，相就愈多，随不同“S”线的业信息结构，产生出不同的万法万相，也就是无穷无尽的根尘万象、主客万物、依正万类。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真空妙有和循业发现的机制所产生的。这种机制，老子称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表示一无所有（“道冲”），“神”表示妙用无穷，不可思议。“不死”表示永恒常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可见，道虽一无所有，但不死寂，妙用无穷，可产生天地万物（“谓天地根”）。虽生天地万物，但本体不生不灭（“绵绵若存”），不增不减（“用之不勤”），这就是“循业发现”的机制（“玄牝之门”）。

“玄牝”喻妙不可言的一个“生殖器”，此“生殖器”产生天地万物，其原理是依“S”线的业信息结构，产生阴阳、天地、日月、男女等的一切对待事物，“不死”的“谷神”则是“万物之宗”。“谷神”就是性，天地万物就是相。性虽无形无相（“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但真实存在，“唯此一事实”，叫“一真法界”，“一实境界”，“般若实相”、“妙明真心”、“妙真如性”。“湛兮似若存”（“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佛陀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这就叫“谷神不死”，“随众生心”的业信息结构，妙现万物。

◎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是什么状态？冲。“冲”就是一无所有，就是虚无一物。“宗”就是祖宗，就是指本体本源。子孙后代都是从祖宗来的，宇宙万物都是从本体本源来的，也就是从“道”来的。“道”就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的一切都产生于“道”。“道”虽然一无所有，真空绝对，但它妙用无穷。“不盈”指取之不尽、用之不尽之意。这个一无所有的、妙用而无损益的“道”，是宇宙万物的究竟本源，

所谓“渊兮似万物之宗”。

◎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你看“道冲”，“冲”是一无所有嘛，正是先天八卦的中空！虽然是中空，但可以演化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卦。依次类推，可以演出无穷无数的卦象，无穷无数的卦爻，这就叫“用”啊。“不盈”就是相用不穷尽的意思。你看，老子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一无所有的“道”就是无穷无尽的“相用”，无穷无尽的“相用”就是一无所有的“道”，体相用一如，体相用不二，这个道理很深。直指绝对的本体，就叫“渊兮”，万物是相用，“似万物之宗”就是体相用圆融。八卦就代表万物，那个中空就代表本体。本体跟万物之间的关系是一如不二，孔老夫子就叫“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个“渊”也可以理解成本源、本来。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锐”就叫棱角，把那个棱角挫掉，取掉，就叫“挫其锐”。你看，每一个凡夫都有“锐”，“锐”就是贪瞋痴等习气和毛病么！动不动贪瞋痴就来了。贪瞋痴就给你造下了无量无边的罪业，今天所见的一切万法万相都是贪瞋痴造下的，“皆由无始贪瞋痴”。见相即是业相。佛言：“见即为妄。”只要你所见的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见即为妄”。“何以故？一切万有，无生无相，本不自名，悉皆空寂”。这跟伏羲先天八卦的表达一样。中间空，就叫“悉皆空寂”，“无生无相”。你看，中空是无生无相，是空寂，没有名字。但由“无生无相”的中空（空寂）产生出来了一切万有，八卦就代表一切万有。

八卦所代表的一切万有却都是“无生无相”。说着有个乾卦，可对着个坤卦；有个坎卦，可对着个离卦；有个阳，可对着个阴，一合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正说明一切阴阳相对的卦爻本来就没有，就叫“无生”。“无生”了就叫无相。唉！“一切法相亦复如是”。说一切法相时，一切法相就是空寂；说空寂时，空寂就是一切法相，这就圆融了。所以，锐需要不需要挫？不挫就生法相，就著法相，不挫怎么入“只是一个”的圆融呢？！

万法万相就叫“纷”。你首先要知道见相即是妄，有相即是业相，也是罪业的见证。修佛法就是要修到无相的法身，你只要有形有相那就是有业的见证，你没罪业哪来的五蕴幻化身？！即使是转轮圣王、大梵天王还有个身，只是比我们的身相殊胜而已！有身即是业，善业也是业，恶业也是业。当你

是一无所有法身的时候，周遍的时候，“罪福皆空无所住”。所以，要“解其纷”，把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缘关系全要释解。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是不是错综复杂的因缘关系？你不“解”，世世代代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贪瞋痴，世世代代叫你不得顺心，世世代代叫你痛苦万千。明白了这个道理，怎么“解”？怎么“挫”？就是说相用时，相用是体性；说体性时，体性是相用，体相用不二，这就是“解”，这就是彻底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怎么就“和”了呢？相用即是体性，体性即是相用，这不就“和其光，同其尘”了吗？！说“光”跟“尘”时，“光”跟“尘”就是“道冲”；说“道冲”时，“道冲”就是“光”跟“尘”。

“湛兮似若存”，“湛”就是刚才说的“悉皆空寂”，“湛”就是表示“悉皆空寂”。悉皆空寂，但却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此之为“似若存”。因其体相用不二，故说空寂时空寂是相用，说相用时相用是空寂。

“道冲”是谁的儿子？有没有生“道冲”的？“道冲”是绝对一相，若有生“道冲”的，“道冲”则非绝对一相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时候，这就叫“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比创造万物的上帝还早。

“一切众生身亦如是，身尚不有，云何有见”。现在看，身有没有？怎么着没身，没身就没五蕴，五蕴就是身，五蕴就是相。相有没有？不能说没有。你看，乾卦也是相，坤卦也是相，坎、离也是相。但这些相本来就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乾、坎、艮、震、巽、坤、离、兑的八卦所代表的万法万物万事的相，一一相合，皆成中空的本无一物、本无一法，不生不灭，这就叫无生。无生当然没有相，故说“一切万有，无生无相，悉皆空寂”。

◎ ……老子通过伏羲的先天八卦也开悟了，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是冲虚的，一无所有，但是用起来，那相用却无穷无尽。那你就知道，老子也是从先天八卦里面证悟了。从伏羲以后，三皇五帝，所有证悟的人，都是通过伏羲的先天八卦而悟道的，我们要悟解伏羲这个先天八卦的真实内容。从先天八卦，你就可以知道，说中空时，中空就是一切卦爻；说卦爻时，卦爻就是中空。卦爻代表相用，中空就代表体性。那么，说体性时体性是一切相用，说相用时相用就是体性。既然体性是一无所有，相用是一切都有，那就是说一切都有时，一切都有就是一无所有；说一无所有时，一无所有就是一切都有，只是一个！所以，伏羲的先天八卦就是用来表示“只是一个”的。研究《易经》的人很少有人去认识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之道鲜



矣”。

◎ ……佛家的空是具有不空的内容，这种“空”支配着万事万物。这就和老子的“无”类似了，老子认为本源之态为“无”的状态。“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切有都产生于或缘生于真如实相的“空”、“无”之态。佛家从万有假相认识“空”的实相。道家从“无”的根本来阐述“有”的相依，而且推及万事万物都出自“无”的本体，并终归于“无”，“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无物”。“无名，天地之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大象无形”，“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佛、道对“空”、“无”的认识，精神是一致的，“空”、“无”不是空无一切，而是“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老子的“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有生于无”，“有无相生”。这是佛道两家从状态上对宇宙本体的认识。

## 第五章 讲记摘录

◎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指见万物皆是平等一如的相，凡是天地万物之相，无不是道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所以都是道的本体本身。在这个境界上，宇宙万物都像“刍狗”一样平等，不分别有情无情，也不分别高低贵贱，这和佛陀讲的“诸法平等，无有高下”是一个道理。这是站在究竟一相的“道”的角度看待万物，万物只是道的表达和证明，以及只是道本身，才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仁就是大仁，有仁就是小仁。你把无情的物相和转轮圣王之相一样看待，这个慈悲之心是大还是小？这叫大慈悲心，这不是普通人的那个分别心的慈悲心，而是无缘的大慈心，同体的大悲心。你有私心杂念，只看见你的娃娃就可爱，看见别人的娃娃就不可爱。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是体道之人，所以圣人和道一样没有分别心，对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平等看待，你把蚂蚁和国王都当作草狗娃娃一样平等看待，这就是最大的平等心和最大的仁慈心。体道的圣人，见到一切有情都是体性的表达，圣人没有分别心，更不著相看待，是见相见性。所以，大仁的“不仁”皆以百姓为“刍狗”。换句话说，大仁的“不仁”皆以

百姓为道体，一切有情皆为“刍狗”和一切有情皆为道体，这是平等一如的表达。佛陀也说过类似的话，佛陀讲，“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这和一切众生皆为草狗娃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是佛都是同一个道理。老子和佛陀表达的不一样，但意趣却是相同的。

你看，圣人的智慧一样不一样？证到究竟处的圣人，都在表达同一个绝对真理。这里老子讲的跟《金刚经》说的一样不一样？一样。为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为什么“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这个要把很深的问题理料出来，看你能不能理解？比如说，把你成水晶球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一人一世界，一人一宇宙，你已经成“天地”（以水晶球喻）了，你已经成圣人（以水晶球喻）了。圣人不仁，以一切影像为刍狗，是不是？这个道理懂了没有？你就是世界，你就是宇宙，你就是道，犹如你就是水晶球本身，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待宇宙万物，是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陆九渊也体悟到这个道理了，他说“宇宙是吾心，吾心是宇宙”。佛陀讲“唯我独尊”，老庄讲唯道独尊，这就是有情无情、天地万物只是一个，无二无别，到此究竟的一相，是不是一切都等同“刍狗”了？！你能认识到此，你的智慧就深得很了！现在你和天地万物都是水晶球上的影像了，你把一切影像都当成“刍狗”，当成道，当成佛，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是名××”，是名“刍狗”，是名道，是名佛，《金刚经》上称之“是名众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切众生皆喻为水晶球上的影像，对水晶球来说，一切影像皆是平等的，因为一切影像处其性皆是水晶球，所以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众生皆平等一如，和什么一如？和水晶球一如，和道一如，和佛一如，所以就无度众生之说。有情和无情一如了，也就是和道一如了，说明有情无情与道皆是无二无别的究竟一相，这就是佛陀和老子究竟了义的大智慧。

◎ ……都是假的，都是一种感受！梦中吃饭也能吃饱，梦中丢了钱也很伤心，梦中刀子戳也疼，这个世间的一切如梦啊！正因为一切如梦如幻，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一切众生和天地万物之相都和梦境中的事物一样，梦醒来时，梦境一无所有，本不存在。同理，天地万物和一切众生也是本不存在的、一无所有的梦境。因为一切众生就是水晶球上的影像，有影像是水晶球，无影像是水晶球；你做梦是我们的真空本性，你不作梦还是我们的真空本性；你有宇宙万物的相是绝对的真空本体，

你无宇宙万物的相还是绝对的真空本体。明白此理，就能更深刻地体悟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也就能明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我看见你们这些众生，是在我的“水晶球”上显示出来的“影像”；你看着我这个众生，是在你的水晶球上显示出来的“影像”，一人一世界，一人一宇宙，你要好好地体悟这个道理。水晶球的质地是一样的，是表示同体同性的，但水晶球在不同的时空点上所展现的影像不一样。同理，众生的真空本性都是一样的，但循各自所造的业不同，展现出各自的心身和世界不一样，不同众生的心身和世界差别很大，就像水晶球上的影像差别很大，但都是同一本体本源本性。也就是说，一切影像都具同一水晶球的体性。

为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为什么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一切都不著，一切都是虚假的幻相，一切幻相都不要在你的“软件”上落下执著的信息结构。如果你把它当真的时候，你必然落下分别执著的业信息结构。所有的凡夫迷惑不解，因不明白天地万物的相是什么而分别执著造身口意三业，使得众生痛苦不堪，烦恼不止，六道轮回不能解脱。若能见天地万物、一切众生皆为“刍狗”，以平等一如的心就不造业了。佛陀说“知是空华，即无轮转”。知道天地万物、有情无情皆如空中虚华，有此智慧即无轮转，即无烦恼和痛苦，即得解脱。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研究所研究空中虚华呢？因为人们对空中虚华大彻大悟了，所以就不必成立研究所去研究它。如若人们都大彻大悟了天地万物、有情无情是什么，也就不必要佛陀、老子降世了。

……假如现在我在这里讲课，门口立着两个草狗娃娃，你心上记不记？不记。但是，现在大门口放着这么大的两个金子做成的狗娃娃，那你就在这里坐不住了。两个草狗娃娃放到门口你心不着意，不贪恋妄想；如果是两个金子做的狗娃娃，那你就心波荡漾、妄想纷飞、贪心不舍，你自然就坐不安稳了。一旦把宇宙万物当成“刍狗”之后，就相当于“照见五蕴皆空”。既然都是“刍狗”，你着念不着念？攀缘不攀缘？执著不执著？向往不向往？想不想那个东西？不想有没有妄念？没妄念就不产生业信息结构。没有业信息结构你就能够解脱。圣人讲的这些道理，要好好地理解，一旦理解了，你就心上觉悟了！

◎ ……你看，凡是极性的东西，一平均就是非极性。实际上，冻死了、

热死了都是苦嘛！高兴死了、忧愁死了不是苦吗？饿死了、撑死了不是苦吗？极性世界的东西都是痛苦啊！圣人们认识到都是痛苦，最终都是一个虚幻。原来两极平均一下，最后都是空的。所以，圣人追求的是非极性的智慧和慈悲，是非极性的状态和属性。这种状态就叫智慧的慈悲。所以这个智慧的慈悲，老子研究得非常深。“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是智慧的慈悲，没有分别的慈悲，没有极性的慈悲，平等一如的慈悲……。一碗水平平地放着，没有高、没有低就是平静。清净平等的这个觉悟，叫清净平等觉，也叫平等的智慧。从这种智慧流露出来，自然就是慈悲。老子把这个慈悲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猛听起来，天地、圣人这都不仁嘛！这不仁的人还能当圣人？不仁还是天地的属性吗？这里的仁是情感啊！道的属性是没有情感的，咱们都是极性属性的情感。刚才咱们说，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就有慈心，但那种慈心不是智慧的慈心，不是清净平等觉。恰恰相反，是私心啊！是私心杂念。对自己的娃娃有慈心，对别人的娃娃没慈心，不是私心杂念吗？！这不是清净平等觉，不是“天地不仁”的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是清净平等，把国王当成草狗娃娃，把蚂蚁也当成草狗娃娃，把石头也当成草狗娃娃。反过来说，把个石头当国王一样看待，这不是慈悲之心吗？这就叫智慧的慈悲之心。所以，学佛修行就要修出慈悲之心，慈悲的心态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智慧属性。

◎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是老子奉献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老子讲，社会是由“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演变程序而退化的。天地的不仁是指天地没有失道，没有失德，就是没有退化到“仁”的状态，所以说“天地不仁”。什么时候讲仁呢？“大道废，有仁义”嘛！大道丢失了才讲仁义嘛！讲仁义时，是没有道和德了，失去了道和德之后才讲仁义嘛！天地没有失道，也没有失德，它讲什么仁义呢？

我们要回归逆返，就要修德符道。我们现在把礼节都失去了，所以首先循礼，然后归义，然后复仁，然后修德，再来符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存在仁的这个层次，它是道和德的层次。道和德的层次不存在仁，所以把万物当刍狗（草狗娃）嘛！就是万物同视，一视同仁，把万物和人等同起来对待，可见慈悲到何等程度！把水杯子和人等同起来，这叫推己及物。老子的奉献人生已经达到推己及物的境界了。孔子是推己及人，“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子讲的比这个概念还要大，层次还要深，推己及物，“奉献”更大。老子推己及万物，及到什么物呢？及到刍狗，把刍狗跟人一样的仁慈，你说他的这个慈悲之心到了何等的境界啊！他的这种一视同仁的状态多么高尚啊！要是具备了这种境界的慈悲奉献，哪有什么心态和生态的不平衡呢？他的这种奉献人生的追求，他的这种人生价值观念，是人们智慧追求的极终发展方向。他把万物一视同仁，这就是老子高尚的境界和圆满的智慧！这个认识跟释迦牟尼佛的认识一样，有情无情同圆种智。释迦牟尼佛就认为众生平等，他要普渡众生。众生的概念，包括不同形态的所有层次的具有情识的生命体。老子讲的万物里边包括所有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他提倡对万物都要一视同仁，这就是老子奉献人生的无私、无我、无为精神之所在。

老子提倡的奉献，包括给自然界“奉献”，我们要给自然界“奉献”，造成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我们要回归自然，我们要把万物与人同视，把大自然的一滴水都不能浪费，对每一滴水都要抱有慈心爱念，对每一滴水都不能污染浪费，不能说它没生命，就任意挥霍浪费，这都不符合老子的自然精神，也不是老子的奉献精神。

◎ ……你看，药王菩萨为众生舍身无数，我们释迦如来行菩萨道时，他为众生舍头目髓脑多得数不过来了。佛陀说，他舍过的眼睛堆起来比须弥山都大，他舍过的血水比四大海水都多。这就把一般的人都吓坏了，其实在大菩萨的那个境界上，他已经知道真如本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老百姓俗言道：借下的辘辘，借下的场，尽边摊。佛菩萨知道一切现化的身相都是为度化众生而来的，真身是他的法身，法身本性不增不减，以现化身为众生服务，愿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因为，法身正如老子比喻的风箱，“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法身一无所有，但能生万法，具足一切，“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所以，证果的圣人根本就不怜惜现化的身心之相，只是充分利用一次次的现化身，大作梦幻佛事，成就大愿，度化众生，无为自在，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吾人因不了解本具的法身慧命，只知死死地执著这个身心的小我，我执障碍了法身慧命的开显。所以，只能在这个六道中轮回不止。一切圣贤之道，都首先要破除吾人的坚固我执，才能升华境界，终止小我无量劫的生死轮回。

◎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虚而不屈”，是老子用一个风箱来

比喻。老子的大智慧把宇宙万物非常深奥的道理，用一个风箱的比喻说得再透彻不过了。知道吗？一个风箱里面有什么？空空的，一无所有，那个一无所有就代表零、真空、易、道、混成之物。老子用“风”表示宇宙万物的产生，那个风箱一无所有，就叫“虚”。风箱虽“虚”，但出风而不尽，永远能吹出“风”，永不止息，就称之“不屈”。虽然风箱里空无一物，一无所有，但你把这个风要扇光用尽，是不可能的。风能用尽吗？用不尽！你要扇出多少风，里面就有多少风。何以见得？“动而愈出”嘛！你越动越扇，出来的风就越多。你不动不扇了呢？就“虚”无一物，一无所有，寂然不动。你看，寂然不动的时候，那个风箱就不出风，看起来一无所有，但是一无所有的那个东西，可以给你产生用不完的风。“不屈”就是用不完、取不尽。“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正表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真空绝对，由真空绝对产生宇宙万物。所以，那个风箱的“虚”就表示零，不动的时候，就是零。寂然不动的风箱，一“感”就出风，手拉风箱的时候就是“感”，一“感”要多少风就出多少风，那个风箱里面的风永远扇不光。能扇光吗？扇不光。现在你看电风扇、电吹风，越吹风越大，这就叫“动而愈出”。

◎ ……那么，现在我敲杯子，有没有声音？有。如果不是妙有，把你的闻性听着、听着就听光了，你就再听不到了。你看，那个花生长着、长着再有花生吗？再没花生了。花生仁种上一长，就变成花生苗了；麦粒种上就长成麦苗了，麦粒就没有了。因为它不是妙有的真空本体，生了之后就变了，不能“不变随缘”。如果能够妙有，老子比喻为“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你看老子说，道是至虚、至柔、至妙、至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用不完。这说明了个什么道理？这正说明了，道、实相、自性、佛性，只有这个东西才能够时时起妙用而不消耗。因为本体本性是真空绝对，是一无所有的妙明属性，所以再起相用也不增减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这就是本体本性的不死寂不断灭的属性和状态。真空本性是状态和属性的合一，是无状态的状态，是无性之性，但却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其他一切的存在都是这个唯一真实“存在”的显现相，犹如镜中的影像。同理，宇宙万物都是真空绝对立体大圆镜上的“影像”，只有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既然是唯一真实的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的体性，所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永不消耗，永不不灭，这才是理想意义上的“永动机”。这就是老子说的“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永远用不完，你越用越

多。就像水晶球上无影像时，你在前面跑过来跑过去，速度越快，水晶球上就映现出的影像变化越多。但水晶球消耗了没有？没有。如果消耗了，就会像麦粒长成麦苗一样，水晶球就没了。水晶球是个有形的东西，我们的佛性是无形的本来，比水晶球更妙更明，佛性是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要记住这几个字！

◎ ……再看老子讲的那个“道”，“道可道，非常道”，叫“常道”就是“不易”，不变化，如果变了就不叫常了。佛法上经常讲无常，那就是指生灭变化的极性对待的事物。常，就指永恒存在的本体，所以“常道”就是指“空空如也”的真空本性。不变的“常道”可以给你展现出天地万物来。你看，“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个“虚”就指的是“空空如也”的本体，本体虽然一无所有，虚无一物，但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屈”的生化之源，老子称之为“玄牝之门”。“虚而不屈”是指本体虽一无所有，真空绝对，但它不死寂不断灭，能生天地万物，虽生天地万物，它是“随缘不变”，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所以称之为“虚而不屈”。

“动而愈出”者，是指真空本性虽一无所有，但你只要“感”它，便能生出天地万物，你越“感”它，就是越“动”它，它就给你产生出更多的事物来，这在佛法上就叫“随有所念，境界现前”，也称之为“循业发现”。你的业越多，业作用于“空空如也”的本体，就给你循业发现出更多的事物来，这就叫“动而愈出”。“空空如也”的实相本体，你想把它用光用尽，那是不可能的。老子把本体实相（“谷神”）就比喻为那个风箱，这个很形象，风箱里面什么都没有，就表示真空本性一无所有，但你扇动风箱的时候，越扇风出的越多，但“空空如也”的风箱并不增减，也不生灭。风箱越拉动出风越多，看起来一无所有，但不可能将风箱中的风扇光扇尽，这就极妙地表达了本体实相与万物之间的关系。“空空如也”的风箱，你拉动它的时候，就能给你产生无穷无尽的风。犹如镜子，它可以给你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影像来，但对镜体毫无影响，根本不增减镜体。实相本体可以给我们产生天地万物，但产生的天地万物再多，仍不增减实相本体，也不生灭实相本体，真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 第六章 讲记摘录

◎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这就是本体。“易无体”，易有没有体？“易”就是“中空”的“无方”、“无体”，“易”就是“中空”。“中空”哪有体？就叫“易无体”。那“神”呢？“神”表示不死寂，“神”就是能妙有的意思！“神”是妙，无方是无穷无尽的意思，无处所无边际的意思。“无方”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无穷无尽之意。“神”是妙用嘛。一无所有的“易”，寂然不动，无思也，无为也，但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说有无穷的妙用。这个“易”性相都没有，只是一个“寂然不动”，这个就叫“易无体”。“易无体”、“寂然不动”，但不死寂，能起妙用，故曰有“神”啊！“神”是什么？“谷神不死”的“神”（老子叫“谷神不死”），“谷”就是这里的“易无体”，一无所有嘛，就叫无相无体（“易无体”）。“谷”是一无所有的“寂然不动”的表达。老子说的“神”和孔老夫子说的“神”都是妙用的意思，表明不死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神无方”就含不断灭的意思。“无方”就是无穷的意思，无有方所不是无穷吗？！“无方”也指无穷的妙用嘛！无穷的妙用就叫“神无方”。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代表一无所有，“神”代表妙用无穷，“谷神”正说的是本体、本性的状态和属性。孔老夫子说的“神无方”、“易无体”，跟老子说的“谷神不死”是一个道理。那么，这都是从哪里来的？从伏羲的先天八卦来的。先天八卦的那个“空”可以妙现出来太极、二仪、四象、八卦以及无穷无尽的万事万物。先天八卦的中空妙用无穷，就叫“神无方”。那为什么它能够起无穷的妙用呢？因为它没有体相（“易无体”）。这里的“体”就表示没有相，无相的意思。一无所有，无相无形，这就叫“易无体”。你品一下孔老夫子的这个味道，领悟一下伏羲的心地法门，你再看一看“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这是老子所领悟的先天八卦，跟孔子所领悟的先天八卦一样不一样？表达不一样，意趣是一模一样。记住“神无方，易无体”，“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那么，“神无方而易无体”在哪里呢？就是天地之化，“曲成万物”，昼夜之道！昼夜之道，“曲成万物”，天地之化，就是“神无方”、“易无体”嘛！那么，老子说的“谷神不死”在哪里去了？“玄牝之门”哪里去了？变成天地



万物了，就是现在的天地万物嘛！那天地万物是什么？就是“谷神不死”。“谷神不死”不异、即是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不异、即是“谷神不死”，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懂得伏羲的先天八卦了。

◎ ……“寂然不动”就是常住，“至神”就叫妙明，老子叫“谷神不死”。空虚的一无所有就叫“谷”，“谷”是有“神”的。“神”就是可以变现一切，就为妙。一无所有的“寂然不动”，但是非常神妙，就叫真空可以妙有。“不死”呢，永恒常住。“谷神不死”，还是说的一无所有的常住妙明嘛！佛陀说，净极光通达，把一切障碍都消除了，我们的本觉是圆满的、清净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就是洗心达到“退藏于密”，没有障碍了，也还是周遍的意思。

◎ ……故古人讲：静极（真空）必动（妙有），动极必静，动静不二，空有不二，才是诸佛本心，“玄之又玄”之妙明。老子讲：“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空灵能起诸用，谓之“不死”；“谷神”者，真空妙明者也；“不死”者，能生万物者也；“玄牝”者，生化之机也，是天地万物的变现之源。能了彻真如实相的空有不二，性相一如，就透诸关。证空是初关；了空有互资是重关；空有不二，超越空有，圆融空有，契如是者，则透牢关。

◎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一段就是讲一无所有的“道”不死寂，不断灭，它不但产生了天地万物，而且还妙用无穷。简而言之，“不死”的“谷神”（真空本性）可以妙有，“是谓玄牝”；但妙有不但影响真空绝对，而且还是真空绝对之本身，所谓妙有真空者也，才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一切妙有的宇宙万物都是幻影般的存在，它不影响“不死”“谷神”的真空属性。犹如镜子现像，永无穷尽，但不影响镜体，亦不增减镜子，所以“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 ……“穷心穷到忘心处”，穷心顿悟本无心，无心之心是真心，你若证到无心处，根尘识空顿时休。唯我独尊无一物，根尘识空全是“心”。“明心见性圆融彻”，明心见性就要圆融到本心无心、本性无性，无性无心的此心此性，就是现前的根尘识空的宇宙万物。圆融到此，就能大彻大悟。“原是这个只这个”，那“这个”是什么？（众：就是“我”。）只是“我”，唯我独尊。我们讲过了，唯我独尊就是禅。原来只是个唯我独尊，只是个“我”。

“这个常作这个用”，这个“我”真空绝对，但是妙用是无穷，“我”才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本体本源。所以，老子说“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用不完，用不尽，你再起妙用，再起幻化相，“谷神”如如不动，不增减分毫。老子用了个风箱的比喻，再妙不过了。那个风箱里面你不搨的时候一无所有。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但你把它来回搨动，风就出来了。你越搨的厉害，风出的越多。“犹如橐龠”，这个比喻可不得了，这就是一无所有的“这个”常作“这个”用。正如老子所说，感官不能见其“道”的存在，但它却是时时起用，妙用无穷，所以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老子把这个“我”叫做“谷神”。“谷”就是一无所有；“神”，就是不死寂，不断灭，妙用无穷。“谷神不死”就是赵州和尚说的“活物”。为什么赵州叫“活物”，老子叫“不死”呢？这个空性的大我，虽然一无所有，但它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明白了这一点，你为什么不发菩提大愿？没有愿力是不能成就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愿力就是“这个”的妙用。既然是“这个”的用，“这个”的用没有穷尽。“这个”无边无际，无形无象，那你怎么能把它用完呢？

“这个常作这个用”，“这个”是用不完的，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你怎么能把一无所有用完用光呢？那才是真正的“永动机”。你要起什么妙用，就能起什么妙用。所以你看，哪一个佛菩萨的愿没有完成？只是时间迟早不一样，都就完成了。只要你能发出来的大愿，都能够圆满。为什么？你发菩提心，还是“这个”的作用。菩提心从哪里出来？还是“这个”发出来的相用。你只要知道是“这个”的作用，那你尽管发，还害怕什么？小心量的人怕把愿发大了，完不成怎么办？这是不了解“谷神不死”的“活物”的表现，也是凡夫心量不大的体现。所以，不敢发大愿的人，一定是下劣心。不敢发是业障障着的结果，业障障住了，你怎么能发出大愿呢？当你的业障轻的时候，自然就能发出大誓大愿来。地藏菩萨的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大愿的大心早都把你带到佛的境界上了。

◎ ……唯独伏羲、佛陀、老子、孔子、庄子这样大智慧的人，才能认识到真如实性。你看，伏羲“以通神明之德”，老子叫“谷神不死”。“谷神”就是那个电影屏幕，电影屏幕死不死？电影屏幕生不生？（学生：不生。）

谷就是山谷，山谷里面就是空虚的么，谷就是虚的意思。神呢？就是妙的意思。心上空无一切了，就叫谷。谷了之后，神妙就展现出来了，那个一

无所有的“谷”，才是永恒存在的不死，才是真空绝对的“屏幕”。在这个“屏幕”上，神妙就展现出来了。这就是刚才给你说的，你要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电影屏幕变不变？（学生：不变。）

电影屏幕不变，空无一切，就是“谷”，但是它可以产生天地万物的一切“电影影像”，故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你能认识这一点，你就有大智慧了，所谓“虚室生白”了。你能认识这个的时候，你才知道宇宙万物只是个吾人自性本体上的“影像”，你才能认识到宇宙万物根来源去的机制原理。

◎ ……你看佛家人就讲，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也”。到“无极”的“大统一场”境界，则宇宙在乎吾手，万物存乎吾心。回归到本体之后，就不再烦恼痛苦了，也不像你一天为三顿饭着奔奔波波。

你回归到本性还吃不吃饭？这阳的一半就是你，要吃的饭就是阴的这一半，是不是？这边是主，就是你；那边是客，就是外边的饭。那么，回归到无极了，还吃饭不吃饭？（学生：不吃。）

当然不吃饭。还生死不生死？有没有生死？（学生：没有。）

没有生死。你看，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吃不喝，不来不去，就叫万古常存，永恒存在。老子讲“没身不殆”、“谷神不死”。什么叫谷神？一无所有就叫谷神。谷就是虚无，一无所有的本性就叫谷。神呢？就是妙性的妙用无穷之意。“谷神不死”，一无所有的本性永恒存在；不死是不生灭变化，永恒存在。“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什么意思呢？谷神不死就是大统一场，“玄牝”这是一个比喻，“玄牝”就是没有形状的生殖器，它可以产生万事万物。“玄牝之门”产生什么呢？产生天地，天地都是“玄牝”产生的。“谷神不死”的那个“玄牝”怎么产生呢？“玄牝之门”，就像一架钢琴，天天弹，能把曲调弹完吗？弹不完。“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就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也就是永远不会把钢琴弹着弹不出曲子了。钢琴你尽管弹，它尽管出音调。老子比喻了一个风箱，你什么时候能把风箱里面的风扇完？能扇完吗？扇不完，“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就是说风箱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把风箱一动，越扇得快，风就越多。这就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永远用不光。所以同学们，叫你回到“谷神不死”的“大统一场”，你就像那个风箱一样，永远用不完，

无为而无不为，不就成了“永动机”了吗?!

你看，从大统一场产生万事万物的道理，懂了之后你怎么生存？一个人生存就是从万物回归到五行，由五行回归到阴阳，负阴抱阳回归到太极，再回到无极，就回到大统一场，这样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存。同学们，大统一场是一无所有的神妙，“谷神不死”。道教最高的境界叫大罗天，佛家就叫一真法界，儒家就叫“天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尽性”，回归，归到哪里？归到这个“天命”上，就叫本源。到了这里了，体现出来的是什么？你看，这个宇宙有多大，你的身就有多大，叫“周遍法界，不动周圆”。到了这么一个无相一相的“身体形态”，有没有形状？没有形状。没有形状的形状，老子就叫“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个时候，你是道德圆满，智慧圆满。智慧圆满就是“明明德”圆满了；道德圆满就是“亲民”圆满了；“明明德”和“亲民”都圆满了就叫“止于至善”。佛家人就叫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你看，儒家、佛家说的一样，老子就叫归根复命。“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先归到五行，再归到阴阳，再归到太极。“归根曰静”，归到根上不动了。“静曰复命”，复命就是归到无极上了，归到大统一场了。复命就常存，回归到“谷神不死”的大统一场，就恢复了本来。常是什么意思？永恒不变就叫常，不生不灭就叫常，永恒存在就叫常。“知常曰明”，到这一步了，归于大统一场了，大智慧就开显了。这个时候你看，道家说的，儒家说的，佛家说的，跟科学讲的都殊途同归了。

◎ ……你看，我们的祖先伟大不伟大？他就知道“易”态，知道“易”态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那个妙明真心，就是无思无为的寂然不动的这个“易”态，就是本体啊！佛陀就叫清净本然。佛经上的清净本然、一无所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就是这个“易”态。这个“易”不是死的，一“感”就给你产生天地万物，“遂通天下”。“感”是什么？“感”就是老子讲的“动而愈出”的“动”，天下万物都是从这个寂然不动的“易”态里面“感”出来的。那个寂然不动的“易”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本体，就叫“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老子讲“谷神不死”，“谷”就是虚无一切，冲虚，就是山谷的谷。谷里面有什么？山谷里面一无所有，如果“有”不能叫谷，谷是空虚的意思。“谷神”，“神”就是妙的意思，妙明的意思。“谷神不死”，为什么不“死”呢？“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那个不死的“谷神”，能够产生天地万物。你看，这跟“感而遂通天下”的道理

一样不一样？一样的。

惠能也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具足一切。这个自性“本无动摇”，“本自清净”，不变化，不动摇，本来清净，但是能够生出万事万物来。那佛法上这样的说法就更多了，佛家人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一无所有就是真空，寂然不动了就叫真空。但真空可以妙有，你看现代科学研究宇宙从哪里起源，也得出从一无所有的真空态对称性破缺产生了宇宙万物。宇宙弦理论表明，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由振动的闭合圈形成的，就相当于个曲调音符都源自未弹的钢琴。所以你看，老子讲“虚而不屈”，虽然寂然不动，一无所有，就是虚；“不屈”就是用不完。“虚而不屈”，看起来一无所有，但是你用不完。他用个风箱表示，风箱里面哪有风？找不着风，但是风箱拉动的时候，“动而愈出”，风箱越拉风越多。那风箱里的风在哪里藏着呢？没有嘛。你打开风箱，一无所有。但是，你只要把风箱一拉动，越动得快，越拉得急，风就给你出来的越多。所以，妙明真心一无所有，随着你的“S”线的业信息结构的极化，给你产生出来相应的万事万物，就叫循业发现。“谷神不死”能产生天地万物，还“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 ……物质当体皆空，眼根上展现出的色空相，是借眼根显示的幻化相，非真实相。凡根尘相对唯识所现之物皆依众生业信息结构而对应显现。地、水、火、风、空、见、识等相皆是虚妄幻化相，科学研究到究竟处，就会得出当体皆空的结论！如，牛顿把物质质量看作是不变量，而爱因斯坦却看作是与运动速度相关的量。而“宇宙弦”理论认为，心物皆是宇宙弦的不同振动态，犹如声音就是各种振动的声波。而宇宙弦的振动态从哪里来，如何振动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人们何日能认识到此呢？！若能认识到“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境地，“宇宙弦”理论也不够用了！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关系还梗在前，直过此地，还未亲历一真法界的涅槃境地——绝对的寂灭本源！

◎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死”的“谷神”产生了天地万物，但“空空如也”的实相本体寂然不动，没有丝毫的生灭增减，这就说明实相本体、“常道”、“不易”、空的体性所产生的宇宙万物都是虚妄不实的，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佛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诸法本无”，“诸法无生”，“诸法空相”，“一切诸法悉皆空寂”，“本来无一物”，本来一无所有。但你只要乱摸乱动它，它就给你变现出“应所知量”的循业发现。犹如镜中现影，影

像再多与镜体毫无关系。镜子给你变出十法界的现象来，十法界犹如影像一样虚幻不实。一切圣者都证到了只有一个真的，那个就是“空空如也”的自体本性，也叫“谷神不死”的“常道”，亦称之本无一物的妙真如性、真空绝对的妙明真心。叫个什么都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圣者们都证到唯一真实的、一无所有的宇宙本体，这就是万教归一的根本所在。至于老子叫个“道”，孔子叫个寂然不动的“易”、“空空如也”，佛陀叫个“本性空”、妙真如性、妙真如心、如来藏、大觉、圆觉、佛性、自性、本性等，穆罕默德叫个“安拉”，耶稣叫个“上帝”，数学上叫个“零”，物理上叫个“真空”，哲学上叫个“绝对真理”，不管叫什么，只要他的意旨是唯一的本源、本体、本来、本根就行了。明白了这个终极的道理，就是万法归一的根本所在。

◎ ……你看，老子讲：“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就是山谷的谷，表示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般若实相、绝对空。“谷”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一无所有中不死寂，不断灭，有“神”妙的功用。“神”是什么？“神”既不是神仙的神，也不是神鬼的神，正就是佛法上讲的能起妙用，是神妙的神，是妙的意思。一无所有的“那个”妙得很，叫妙真如性。虽然一无所有，但能给你循业现出一切都有来，老子叫“无为而无不为”。妙用无穷就是“神”，死不死？不死，死了就叫顽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它可以给你产生天地万物，它能够给你展现出天地万物。“谷神不死”，就是孔子说的“寂然不动”的“易”能感而产生天地万物，也是佛陀讲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老子讲的“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的混成之物，就是指“谷神”；“周行而不殆”就是指“不死”。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合起来说，就是“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就是“周行而不殆”。这跟《易经》上说的“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相通的。

佛陀也讲如来藏具足一切，能生万法。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识界，如是乃至，即意识界。即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罗、即毗梨耶、即羼提、即禅那、即般刺若、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即怛闍阿

竭、即阿罗河、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乐，即我、即净。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妙明心元”。六祖惠能把它描述成为“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你看，证到那里的圣者都是同一境界。

“谷神不死”，能生天地万物。“绵绵若存”，永远用不完。只要S线一起，对应的万事万物就出来了。“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勤”就是尽的意思，“不勤”就是用之不尽。老子的大智慧还举了个很巧妙的例子，举了个风箱，这个风箱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你不动那个风箱的时候，那个风箱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虚无所有，空空如也。但你看着风箱里面是虚的，是一无所有，可是“虚而不屈”，你用不完，用不尽。“动而愈出”，你越扇，出来的风就越多。扇风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S线越多，给你产生的万事万物就越复杂。那无极圈就是个“风箱”，你的起心动念就是“拉风箱”，你越是起心动念，给你产生的根尘识空的万事万物就越多，“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 ……只有达到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程度上，才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用不完。“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就是佛性的特点，它能生万物，所以叫“独立而不改”。你把这一条要记住！你现在要把佛性明明白白地感觉到。比如说，昨天丢了十块钱，生出了个垂头丧气的沮丧心，今天又捡了二十，产生了个高兴的心。你看，能生一个沮丧的心，也能生一个高兴的心，后天还能生出个别的心，天天随境界的变化心在变。这个心到死的一天，都不会说变的疲乏了，再变不动了，再不能产生了。到死的时候都会说“麻烦得很”，还能产生个“麻烦得很”的心。能产生各种妄心的心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佛性，现在你就要识取、要把握，唯有这个妙心、佛性尽管能生，生而不竭，动而愈出。你只要交感它，它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宇宙万物，所谓“用之不勤”。

你现在要慢慢地识取，佛性在哪里？能“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就是佛性，就是自性啊！你看我们的自性，能产生见闻觉知、言谈举止。昨天见了之后，今天早上起来又能见，晚上睡觉时不见了，但是梦中又见。这一个尽管能见、尽管能听、尽管能思考、尽管能变化的，天天能够随缘而变，但是变而不变的的就是那个本体本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就是我们的佛性。你一定要识取不变而变、变而不变的这个东西，这就是佛性！

我们眼睛天天能看见东西，天天能见，就是老子讲的用之而不竭，永远

用不完，这就是佛性！一切有相的东西都能够用完，只有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东西，那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具有这种属性的才能妙有，所以只有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真空本体才能妙有。真空本体、本性这才是真正的“永动机”，它如镜子现像一样，现像不减损镜体，所以叫真空妙有、妙有真空。

## 第七章 讲记摘录

◎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地长久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自己，这就是因无私而能长久存在。所谓“不自生”，就是不为自己生。根本的原因是本来无我，天地万法皆无自性，如来说“知一切法无我”，诸法无自性，“诸法本无”，所以诸法不自生。天地这一法也无自性，也不自生，“故能长生”。圣人效此天地无私而“不自生”的属性，故圣人无己，圣人无相，圣人无身，圣人无私，才成就“身先”、“身存”，“故能成其私”。

◎ ……老子讲“以其无私耶而成其私”，只有无私奉献的时候，才能成其私，这是一条奉献人生的规律。所以，真正的奉献人生，绝不存利己之想，菩萨精神实际上是无我利他，在大我的境界中利益一切众生，做众生的不请之友，在无所得心中彻底奉献，所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在无四相中利益他人，这才是真正的菩萨精神。

◎ ……你看老子的智慧，“以其无私耶而成其私”，无私心的人才能利己，因为我们有私心，所以不能利己。无我利他，奉献人生，成就他人，圆满自己，这种效应就是“以其无私耶而成其私”。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你就能走一条解脱之道，这就叫解脱知见，以解脱知见指导人生，使自他都得到解脱，这就是奉献人生的目的。

## 第八章 讲记摘录

◎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老子比喻奉献人生达到自然流露的一种高境界。能像水一样利万物的奉献精神，才能说是真正的“无私奉献”。因为水利万物是无私自然之举，让水冲厕所它没有卑下的委



曲感；让它上国宴，它也没有尊荣的自豪感，因为水无分别之情识。可见自我自私之心念，是建立奉献人生的天然障碍。

◎ ……老子经常用水来比喻柔软，“上善若水”，水你一摸一动就变，因为水柔软嘛。你要是把橡皮泥捏一下就扁了，橡皮泥比水晶球柔，但没有水柔，世间一切诸所有物无一能够虚柔过真空本性的。凡是越虚越柔的东西，就越妙越明，就越不敢乱摸乱动。为什么？一摸一动就变。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东西，你只要摸一下，“假使百千劫，所做业不亡”，这个可不得了！什么都赶不上真空本性虚柔妙明！

◎ ……老子《道德经》上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我们就要向“水”学习，“水”无量劫以来就发“菩提心”了（这是个比喻）。所以，你说菩提心我不会发，古人就给你教了个办法，就像水一样就是菩提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你看水争不争？它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是利别人，不是害别人。那么，洪水是不是害人？是谁让洪水横流？谁让地球表面上有七分水三分陆地？你自己贪心重，所以水就多；你自己瞋恨心重，所以火就多；你自己愚痴心重，所以风就大。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水火风处处有，哪来的？是我们自己召感来的。

所以，要能够按老子说的，“处众人之所恶”，众人讨厌的工作，不爱去的地方，水就去了。你把水拿上冲厕所去，它就去冲厕所；你叫它上国宴，它就上国宴。总之，它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它是自自然然“处众人之所恶”的。发菩提心的人，也要像水一样，利益大众，不为自己，尽量做为而不为自己争贪，只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精神。

……众人所讨厌的、不爱干的都是什么事情？就是对他没利的事。众人喜欢干的呢？恰恰是对他有利的事，什么事情对他有利他就干。因为众人都愚痴着不知道什么叫利，什么叫害，连利害都不知道。他的那个利害关系就是他那个低境界的意识，是在他那个小聪明认识下所得出的利与害。佛陀就比喻为“刀尖之蜜”，刀尖之蜜他也贪占，他不怕割舌之患，他没智慧认识不了真正的利害关系，所以众人所厌恶的就是不能利己的事情。老子说这样的事情，发菩提心的人就要“处”之，所谓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

◎ ……现在我执、身见还特别严重，贪瞋痴还把我们控制得死死的，所以深法不能讲，不敢讲，妙法也无法讲。“处众人之所恶”，就与道接近，

所以我们提倡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建立奉献人生，追求无私奉献，这就是提高我们素质的必要条件。别人不喜欢干的，你干就接近于道，接近于道就是接近成佛。如果别人喜欢干的，你就离得远远的。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挨打受骂，但佛陀偏说“有人捶骂，同于称赞”，若人打骂你，那你就当赞扬一样。佛的儿子让人家打的头破流血时，舍利弗说，千万不能起瞋恨心，如果起了瞋恨心，比挨打还吃亏大。挨打不吃亏，挨骂也不吃亏，反而还消业障，修忍辱而积累功德。如果自己起了贪瞋痴的心，就如铁器腐蚀，自损自体，就吃大亏了。一个修行人起了私心杂念，实际上就吃了大亏。一念私心起，百万障门开，贪瞋痴的任何一念都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障碍。

◎ ……持地菩萨的修行法门，就是给人家背东西，一分钱都不要，在市场上给人把东西背到家里，放下就走了。后来发饥荒时，也只要一文钱，别人的车陷到泥里面，他用菩萨的神力帮助他们。你看，菩萨把神通、功能用来干什么？用来给众生排忧解难。他没有自己，不贪名闻利养，“贪”的是如何救度众生。凡夫干了一点事，就想着工资多少，报酬多少，而菩萨的精神就是一天想着我奉献了多少。一个菩萨想的是如何多奉献，多助人，多教化人，这才是真菩萨。如果一个菩萨一事当先想着，这个对我有利没利？这个对我好不好？这个我心里喜欢不喜欢？那就麻烦了，这叫假菩萨。你看《优婆塞戒经》上讲假菩萨和真菩萨，实义菩萨就是真菩萨。什么叫真菩萨？“处众人之所恶”，众人不爱干的，你干；众人喜欢干的，你偏偏退避三舍，让给他人，这就是真菩萨。

◎ ……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把自己的私心杂念、贪欲妄想要放下。要懂得只有发了菩提心，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只有发了菩提心才能成佛。发了菩提心，就能“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金刚经》上讲，菩萨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于布施。众人都是住色声香味触法，住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为自己，是私心。好看的你喜欢，好听的你喜欢，香的你爱闻，味道好的你爱吃，绵软的你爱接受，心上最爱听表扬的，这就叫住了色声香味触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做一切善事。注意！这是《金刚经》的基本精神，你看众人都是喜欢贪色声香味触法，但是《金刚经》不让你贪著六尘而行于布施，而做一切善事。

◎ ……谁给你种下庄稼的？根本没种过庄稼么，长什么庄稼呢？什么时候撒过小麦和谷子？尽长的毒草。你看，尽是叫你争，竞争、斗争、战争。

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人心地如水，像水一样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那么，活着为什么？谁能答上来，你活着是为什么？那蚂蚁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也是活着。活着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一定是要“安贫守道，唯慧是业”。要追求智慧，追求智慧干什么？就算智慧通达，追求智慧干什么？谁能答上来？注意，这些东西没人给你说，你活上几辈人都不知道，越活就越糊涂了。刚才讲了，活着就是要开显智慧，智慧在我们本体上就带有，“明德”本来就有，只是没明着出来。智慧本身就有，圆满具足，一定要把我们圆满具足的智慧开显出来。把这个智慧开显出来干什么？一定要活着就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自然界，为一切众生服务。有了智慧就是要为一切众生服务，要舍己为人，这样心量就放大了，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之后，环中有没有点了？没有我的时候环中有没有点？（众：没有。）

没有点了，你就跟环一样了，就是“永动机”了。唉！一定要成为个永动机。……你能听到这样的学说，你能听到，从你耳朵里过一遍，都种下未来打开你智慧的种子，都给你种下不可思议的善根。你未来就知道，活着就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自然界，为一切众生服务。

◎ ……“后顺得常”，谦让处后，“处众人之所恶”，随顺其后，“故几于道”。随顺其后，你就得“常”，“常”就是道，与道相符。“知常曰明”，“常”就是道，明就是智慧。为什么现在的家庭都很痛苦呢？各自不守各自的属性了，硬是听上不正确的观念要平等，与道不相符，怎么平等？你看《易经》里怎么讲平等，“后顺得常”，你随顺你的属性，你就能得道，你争个前面后面能干什么？你要解脱，得道就叫解脱。谦恭随顺，往后退让，这是坤阴的属性。乾阳勇往直前，是乾阳的属性。如果一个男人尽往后退缩，不敢往前走，吓得畏缩不前，那也是迷了，那就是“后迷失道，前争得常”，是不是？各把各自的属性要把持好呢。举一个例子，你看，那个江青不顺坤道，到处显露她，显露的结果反而是堕入深渊，这就是“先迷失道”的例子。东汉明帝的马皇后，史家称她通达贤明，严于律己，素朴文雅，谦让温和，品行端庄，贤惠有德，深明大义。她常穿粗丝之服，非常节俭，反对挥霍浪费，身先示范，母仪天下，勤奋好学，管束外戚，禁封外戚，史称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贤后，一直被后人称颂，这就是“后顺得常”。

◎ ……所以，人活一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叫奉献人生；只有一条

路可走，就叫无我利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叫“处众人之所恶”；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以布施、持戒、辱忍、精进、禅定、智慧行菩萨道；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叫“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只有一条路可走，“回归于婴儿”，“回归于无极”，“回归于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圆满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 ……咱们举的例子也很多，就刚才学习的这个材料上，福特的一张纸扭转了福特的一生。福特那个时候是个穷学生，他进门看见地上有一张纸，就把这一张纸捡起来了。但是，你考虑过了没有，这一张纸不重，但心地不到位，境界不到位，层次不到位，那一张纸捡不捡？那一张纸是不捡的。有私心的人，那一张纸他不会像福特那样去捡。人都糊涂着呢，糊涂在什么地方？糊涂就糊涂在对自己有利就干，没利就不干。其实，对自己有利，是不是真的有利？凡是对自己有利的，都不会有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是对大家、对众生有利，就要干这样的事情，所谓“为而不争”，不为自己争，而为大家争着干奉献的事。若不这样，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功德利益。没利的事情干了，看着没利，其实真实的功德利益就在其中。不是经常讲吗？说有利之时有利是没利，说没利之时没利是有利，这不正就是如来讲的“于有非有，于无非无”的大道理吗？！这也正是老子讲的“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几于道”不就是最大的功德利益吗？

◎ ……老子说“处众人之所恶”，众人不爱干的事情怎么办？老子教的办法是，众人不爱干的事情你就干去。“处众人之所恶”，是众人认为对他没有利益的事，就不喜欢去做。对大家有利，对自己没利的事情，圣人教导你偏偏要去做，你才能“几于道”。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就才能于道接近。“几于道”，是指这个人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的境界已经跟道接近了，还要什么利益呢？！

◎ ……所以，现在学佛法要把大慈悲心，“大慈悲光明云”，要把大喜心、大舍心，学着学着，慢慢要开显，这就是真实波罗蜜。为什么？无所得心才是我们的本来心。你活着就要为大众服务，你活着就要为他人活着，你活着就要无我利他，这就是“处众人之所恶”。众人最讨厌的是什么事情？众人最讨厌的是没利的事情叫他干，吃亏的事情叫他做，这就是“众人之所恶”。老子是圣人，他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你看是不是？你能“处

众人之所恶”，一定就跟道接近了。

◎ ……奉献人生是智者高尚追求的必经之道，是大志之人净化、完善、圆满心灵、人格、智慧之必需，也是我们自性本体的自然属性。所以，圣人最高层次的人格就是奉献人生，就是无私的奉献。所有的大道哲理和宗教不可缺少的魅力，也就在提倡奉献人生和建立奉献人生上。圣人们都把人生建立在奉献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为大家、为社会、为人类、为一切众生奉献而不索取。之所以这样，才成为一个圣者，才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符道者，才能天长地久嘛！怎样才能天长地久呢？怎样才能经久不衰呢？怎样才能万世流芳呢？就是圣人体现天道的不自生，他不为自己，要为他人。释迦牟尼佛国王不当，江山不要，美女不贪，为什么呢？说法讲经四十多年，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门票和拜师费。老子体现“道隐无名”、清净无为的奉献精神，他一点都没有名利之图嘛，连五千言，按《史记》讲也是尹喜“强为”而“著”，非有意而作。老子大智若愚，没有所谓的惊人之举，默默一生，正是体现他无欲、无私、无为、自然精神的一个典范。

“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以他的大智慧告诉人们，要建立奉献人生，只有不争，才能有奉献精神。只有奉献，才有价值和意义，才能有“无尤”的幸福人生。刚才有个学者发言提到施舍，佛家就讲施舍，六度里面第一度就叫布施，也就是施舍嘛！有财施舍，有法施舍，有无畏施舍，也就是财产的施舍和精神智慧的施舍，一句话，一切施舍都是奉献人生的内容。老子讲的“夫唯不争”，就是不为自己争嘛！你不为自己争就没烦恼，就没有忧愁。人人不为自己，人人都奉献的时候，人人都是奉献的对象，人人都是奉献的受益者。这样，不但个人“无尤”，社会也“无尤”，这就符合老子奉献人生的精神了。

◎ ……佛家用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阐教化人。不行八正道，儒家称不义，佛家则谓造恶业、苦业。佛家要求“照见五蕴皆空”，无挂无碍；儒家要人对不义的富贵，视若如浮云；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夫唯不争，故无尤。”要认识到“莫之能守”，“自遗其咎”，就不敢争。要不争，就要有“如浮云”的见解和“照见五蕴皆空”的认识。有了这种境界，就会自然不争，不争才能“无尤”。

◎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

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这里讲的“善”是什么意思呢？“善”是指非极性的绝对一相之境界，达到真空绝对的一相境界所做的一切都是“善”。佛陀讲，“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也就是说，始终在第一义的真空绝对中所运作施为的一切都属于“善”。具体地说，只要心契于道，于道不离的不思议中，而所起的见闻觉知、言谈举止、起心动念、行住坐卧、运作施为等一切妙用相都叫“善”，所以说“善”是指非极性的绝对一相的境界。如“居善地”，就是见有相无相皆是实相；“心善渊”，见一切有念无念皆为觉性；“与善仁”，见一切有情无情皆平等一如，或一视同仁；“言善信”，有言无言皆诚信无欺；“政善治”，一切举措和办法皆为长治久安，文明教化百姓；“事善能”，在一切事物之中皆为圆通无碍；“动善时”，在一切运作施为中适宜、适时、适度。因为始终不离大道，时时不离本体，处处皆是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唯道独尊，唯我独尊，那还和谁争呢？一相本无争，绝对不需争，真空没有争，无相争什么？所以，“不须息心除妄想，只因无事可商量”，这就是“夫唯不争，故无尤”。

## 第九章 讲记摘录

◎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是老子讲极性世界的规律，极性世界两极对立，必然要运动变化。怎么运动变化呢？就是“物极必反”！这是一条极性世界铁的规律，谁都不能违背。极性事物的进行必然趋向极端，到极端时，就要反方向运动，也就是趋向另一端运动变化。所以，“盈”、“锐”、“满”的极端，必然走向反方向，水“盈”必溢，“锐”颖必折，月“满”必亏，“富贵而骄”必招祸患。极性世界的众生，无能力驾驭这种极性的规律，所以在运动变化中必然先趋极化，必然要走到极端，然后再“撞南墙”回头，等回头时必然是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凡夫的人生就在这种物极必反中“享受”着沉重的痛苦的折磨，但还很少有醒悟者。只有圣者才能把持中庸之道，守中而不趋极化，所以他“功成名遂身退”与“天道”相合。在世法里面，张良就是功成名遂而身退的保全者，韩信则为“盈”、“锐”、“满”的不善驾驭者。所以，最后落得个“自遗其咎”，被“天道”所抛弃的可悲境地。

## 第十章 讲记摘录

◎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玄览”就是指大圆镜智，就是空如来藏，就是吾人的本性。吾人本性的“大圆镜”，因贪著“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而被污染了。现在要清洗（“涤除”）这些污垢（“疵”），污垢就是相。如何清除才能使大圆镜上就无瑕疵了？一切相显现在性的真空大圆镜上（“玄览”），要扫除性上的相，往哪里扫？性外无相，相外无性，妄外无真，真外无妄，相“不异”、“即是”性时，妄=真，真=妄，才能“无疵”！所以，“涤除玄览”的妙法是见相见性，妄即是真，体相用一如，则无事可商量的，如如一相，就“玄览”独耀，究竟一相，所谓无相，此之谓“玄览”“无疵”。

“天门”者，六根也！“开阖”者，根尘相对也。根尘相对、六根门头能见相见性，就不生识造业，也不落下业信息结构的烙印，就“无雌”（雌者，接纳也！见相著相之谓也）。

“四达”者，指一相无碍也。智慧达到一相，才叫“明白”。一相无内外，唯道独尊，“唯我独尊”，只是一个真空本性，则无所知。无所知，才是知一切。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能到般若一相的“无知”之境（“无知”），就圆通无碍，此之谓“明白四达”。

相由性生（“生之”），由性所现（“畜之”），但性本无生（“生而不有”），诸法空相，当体皆空（“为而不恃”），循业现相，实如水月（“长而不宰”）。能明白性由相显、相由性生、生而无生（如久蹲者立见空华，未蹲者本无空华可见）之理，就能明心见性。彻悟万法的相用与本性一体不二，达此境地，谓之“玄德”。“玄德”者，明心无相，见性无见者也！

◎ ……老子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也就是涤除玄鉴，能无疵。我们的镜子都能看得见，你看，这个水晶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们也有一个跟这个水晶球一样的妙明真心，老子就叫玄；那么佛陀说“常、乐、我、净”的真我，也就是真常。如来叫我们守真常，实际那个真常就指的是我们的实相本体。

◎ ……到底有没有高低？有没有来去？有没有十方？谁敢说没有，愚

痴众生就打你“色身星散”。但是，世界就像一层一层的塑料布，揭过一层又一层的变化着，把业妄清除掉、清洗掉，老子叫“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把业妄清除了一层又一层，清除你大圆镜上的瑕疵、污垢，如果能清除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的大圆镜就无疵了。净了之后，则一无所有，唯我独尊，此之谓“暴露无遗”，所谓“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凡是实相本体上没有的东西，现在你有了，那就像我们身上的尘垢一样，一层一层要清洗掉，这就叫“涤除玄览”。认识达到“知见无见”，无我无人，体相用一如，超越一切极性对待，只有真的一个，就没有尘垢了，所谓唯有一真实，“无二亦无三”。

◎ ……“玄览”是什么？就是佛法上讲的大圆镜智，老子就叫“玄览”。“涤除”，就是清洗，把那个玄览，把那个看不见的真空大圆镜，周遍法界的那个镜子要“洗净”。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就是“能无疵乎”？擦镜子，“涤除玄览”，是因为玄览原来就有啊！如果玄览没有，你擦个什么？没玄览你涤除个什么？洗衣粉再放的多，肥皂再搓的多，没有东西你洗什么？因为有一个玄览，有一个大圆镜，就把这个大圆镜怎么样明出来，清除干净，自然智慧就出来了。“涤除玄览”就是直指涅槃妙心，只有真的一个，认识到只有涅槃妙心独尊独存时，就“玄览”无疵了，这是极为究竟的理论和修法。

◎ ……你看水晶球，一无所有，清静本然，现在生出像了。生出像来不增减水晶球的大小、体积、重量，也不影响水晶球的质地，所以就是“生而不有”。生出来就是“为”，“恃”是依靠的意思，比如这上面生了一个佛像，但水晶球不说我有佛像，水晶球仍是一无所有，一切影像靠不住。你看，这个水晶球里面男男女女的影像很多，但你知道不可恃，靠不住，这就是“为而不恃”。水晶球长养万物的一切影像而不主宰它们，因为影像虚幻不实，本不存在，水晶球仍是一无所有，这就是“妙有真空”的道理。你看，一无所有的水晶球能产生一切影像，这就是“真空妙有”。但产生的一切影像根本不影响水晶球本体的一无所有，这就是“妙有真空”。这个一无所有就是真空，产生了影像就是妙有，妙有的东西虚幻不实，本不存在，仍是真空本体，这就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真空本性不受任何影响；二、真空本性中产生的一切还是真空本性本身。所以，真空妙有的一切，就称之为“不有”、“不恃”、“不宰”，所谓妙有真空者也！



再看，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水晶球现在放在这里，是随这周围的缘显出影像，放到那里是随那个周围的缘显出影像，你看像就不一样，这就叫随缘。随缘了上面才能妙有。但是随缘不变，始终是真空！不变却能随缘变现出一切影像来。但真空本性独立而不改，也就是道始终不变，谁都改变不了道。但是道又是“周行而不殆”，虽然真空绝对，不生不灭，但是可以变化。“周行”表示各种各样的变化，“殆”是结束了，尽了。“周行而不殆”是它可以永远产生东西，但不影响本体，犹如水晶球可以产生影像，但不消耗水晶球，水晶球仍然是用不尽的，使用不完的，故曰“不殆”。没听说过人照镜子把镜子照薄了，这就是“周行而不殆”。你要体悟，佛陀和老子的语言不一样，但道理、精神却是一样的。镜子上的像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你把这些道理懂了，就知道我们的实相本体、道、佛性正就是这样子的，道、佛性能产生宇宙万物，但道、佛性“不有”、“不恃”、“不宰”宇宙万物，因为宇宙万物是真空绝对的道、佛性所展现的影像。这些影像是循业发现的，根本不存在的，也不影响道和佛性的真空绝对属性，所以道和佛性“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惠能没读过《道德经》，但是他证了之后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他能知道自性本来清净，这就是老子说的“寂兮”，佛陀说的清净本然。“何期自性，本无动摇”。本不动摇就是独立而不改，就是佛陀说的常住妙明，常住不变。“何期自性，本不生灭。”本不生灭还是个“不改”。但是，“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一切是可以产生出一切万事万物来，而自身不会消耗，不会结束，这就是“周行而不殆”！“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是“道”周行于宇宙万法之中，产生出来的万法不影响自性。如果产生万法把自性用光了，那就麻烦了，那肯定不是自性。若产生一个东西，把原来的母体消耗了，那就不是实相本体了。实相本体一无所有、真空绝对，它能产生一切，但不影响本体的一无所有和真空绝对，具备这样属性的“这个”称之为本体本性，把这种本体本性老子称之为“道”，惠能称之为“自性”，佛陀称之为“实相”、“佛性”。

你看，小麦种上变成麦苗了，种下的那个麦粒再没有了，那个小麦粒就不是实相。本体、自性、实相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这就是个判别实相本体的依据。凡能产生一切，但不影响原来本有的状态和属

性的那个“东西”，就叫实相本体、道、佛性、自性。你看，只有实相本体、佛性、自性、道能够产生宇宙万物，但它本身根本不变，不受丝毫的影响，这就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具备这样属性的“东西”，就是实相本体、道、自性、佛性。可见，只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其它的都是此本体本性的虚妄幻化相。明白此道理，就能懂得老子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同时也就能理解老子讲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说的“谷神”，这是表达道的状态和属性的。老子还用风箱的“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来表达“道”的属性，风箱内虽然一无所有，但它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风，虽然产生无穷无尽的风，但不影响风箱的一无所有。“道”正就具有这种状态和属性，所以凡能产生一切，而不影响产生一切的本体，把这样的本体才可以称之为唯一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实相本体、真如本性、道、自性、佛性、妙明真心、妙真如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的“那个”。

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才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本体本性，其它的能生、能为、能长的一切都不能当作本体本性，都是因缘生法，本无自性。比如：三岁的娃娃长到五十岁，那个三岁的娃娃还在不在？不在。这就说明那个娃娃不是实相本体，因为他的生长变化把原有的那个东西消耗掉了，是行而有殆，一行就结束了。麦粒变成麦苗了，麦粒殆了，结束了，也就是用尽了，它不是“周行而不殆”。凡是生灭变化的东西，能够消耗它的母体，影响它的母体，这种母体就不是本体本性；凡是能生灭变化而不消耗、不影响它的母体之“物”，这种母体之“物”就可以称作本体本性。可见，本体本性只能是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的状态和属性，具有这种状态属性的本体本性是唯一的不二的，也就是只是一个真的。有情无情都只是同一个本体本性，都来自只是一个真的“存在”，所谓万物同源，“归元性无二”，万法归一，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说，凡是不能清净本然的、周遍法界的、不生不灭的、妙明常住的、周行而不殆的，就不是实相本体。只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才是本体本源，才是真如实相，才是实相本体。也只有真如实相才能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才能“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 ……老子讲的“不有”、“不恃”、“不宰”，是因为妙有的东西只能

是真空，妙有的东西是虚妄不实的幻有，犹如水月镜花“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虽似有而不有，虽可现相而不可恃，虽有生长变化而不可宰。何以故？本性所产生的一切还是本性故，“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故，妙有仍是真空，犹如水晶球上的影像虽有而“不有”、“不恃”、“不宰”，水晶球的本体如如不动，没有丝毫变化。

◎ ……老子推崇的圣人，怀有仁慈之德，能体道顺道，“唯道是从”，当然会“应无所住”的无私奉献，体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这种“玄德”是道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属性。人们背离了道的这种属性，产生了私心杂念和贪欲妄想，三教的学说都是为净化这种不道的欲念和行为而阐教的。

◎ ……因为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和它妙有妙现的一切相，互相不排不拒，只是一个，这就叫不排真空原理，这才叫妙有。我们用这个水晶球作比喻，因水晶球本身不是至妙、至明、至虚、至柔，所以它不能成为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凡是非真空而产生的变化相，都是因缘生法，是对待法，只有真空的妙有是“道法自然”的“循业发现”，此类妙有仍是真空，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因为真空与妙有只是一个自身自体，故生而无生，为而无为，长而不长，眼不见眼，体性不知体性，只是一个不知只是一个，此之谓真空妙有的真正含义。

◎ ……现在你转正觉的时候，就要抓住佛性是明明朗朗的。要知道，实相本体至虚、至柔、至妙、至明，它能生万物，万物不能生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你只要乱摸乱动就给你变，只要一有缘它就变，为什么？太灵敏。

## 第十一章 讲记摘录

◎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极性世界的一切器物，有相必有用，有用必有相，一切相用无一不是极性对待的属性，相的极性对待必然产生极性“用”的功效。以极性的无相便产生有相的功用，以极性的有相便产生极性无相的功用，有无相资，便产生有相无相的器用，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切极性世界中的相用，

都是以极性对待相为前提而互资互用的。老子这一章讲的看来是因缘法，实质是要叫人们从因缘的对待法中见到非因非缘的绝对本体。但这一章没有明确提出来，当你懂得老子的心地法门时，你就知道，有无的对待相正是非有非无的绝对本体所采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能理解老子的弦外之音了。

◎ ……色、受、想、行、识本来都是一无所有的本体所产生的相用。有相必有用，有用必依相。色是相，受想行识也是相，是相皆有用，所以色受想行识都有用。譬如说，我们见的色相，包括虚空相，这就是明明显显的相嘛！房子的色相就有房用，因虚空的色相才有住用。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其实这正是讲因相而有用、有用必依相的道理。究竟地说，是讲体相用一如的大道理，通过相用要见到本体。因为极性的相用中必然有体性的不二相随，相对的相用中必然有绝对的本体一如存在，这就是因相用显体，见相见性。

## 第十二章 讲记摘录

◎ ……所以，我们要理解圣人们的苦心和远大眼光的智慧，不要以满足自己的私心杂念、贪欲妄想来诋毁圣人的仪礼戒规。人类感谢圣人都来不及，怎么还有诋毁、诽谤、排斥、打击、破坏等的害人灭道行为呢？这难道不是最愚痴不过的事情吗？！

孔子讲，“欲而不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老子讲，“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佛陀讲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瞋、不痴），“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断欲无求，当得宿命”，“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情爱于色，岂惮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

欲，其大无外。”“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挠，精进无为，吾保此人必得道矣。”“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道人见欲，必当远之。”“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去心垢染，行即清净矣。”“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心无厌足，惟得多求，增长罪恶。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道，惟慧是业。”“五欲过患，虽为俗人，不染世乐。”“舍离五欲，修心圣道”，“永断生死，常住快乐”。这些无非都是大圣们的慈悲之心为众生的长远利益而着想，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教”。这都是圣人们为众生彻底解脱而阐述的究竟微妙的大道理，也是圣者大慈悲心的体现。只有有眼光的智者才能体悟圣者的悲心，凡夫愚人难究其奥。

贪恋五欲之乐的人，他不知道他贪恋五欲之乐是在造恶业的信息结构，会得罪报的，他逃不脱他造下的这个业信息结构的控制，也就是他摆不脱“烟瘾”来操作他，他还感到贪五欲之乐是享受，好像占了什么便宜似的。实际上，贪五欲之乐就破坏了“软件”，凡是五欲之乐都是降低我们“软件”版本（灵性）的腐蚀剂，都是自己来摧残自己。孔老夫子说的“欲而不贪”，老子说的“知足常乐”，佛陀说的“舍离五欲，修心圣道”，“常念知足，安贫守道，惟慧是业”，这才是真理，这才是圣道，这才是圣人对众生的慈悲救度。因为人们没有智慧，认识不了究竟的真理，随顺贪欲的本能而放纵五欲之乐来摧残我们的真空绝对本性，所以圣人谆谆教导，不厌其烦地阐述微妙之理，让人们开显智慧，认识更宝贵、更真实的真空绝对本性，不要对真空绝对本性以五欲的“享受”去摧残。五欲之乐是真空本性的腐蚀剂，是阻碍真空本性开显的魔法魔道魔障魔业。诸有智者则必能认识到这一点，一切愚人之所以愚，就愚在以五欲之乐去摧残真空本性。

你把真空本性掩盖了，覆盖了，显不出来就叫摧残。所以，古人叫我们要借假体修真身，不敢放纵而满足五欲享乐，不敢为这个幻身服务。这个幻身犹如水泡，大海就是真实的我。每一个人就是个水泡，你若为这个水泡服务，就是追求虚幻不实的人生；你为这个水泡而活着，这一生就白白地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要知道，得一个人身太不容易了！你看，有天眼的人就知道，我们无量劫得这个人身太宝贵了，大多数的时间在三恶道。你看，得了个人身，如果把这一期生命的“软件”没有修好，白白地浪费了时光，把灵性降

低了，再要恢复，是极为艰难的事情。若堕到三恶道，就难有出期，有的变成蚊虫、苍蝇，有的成为饿鬼，有的入地狱，时时受苦，你看可怕不可怕？所以，得个人身不容易啊！故不敢为幻身服务，唯有用大智慧来有序化吾人的“软件”，实践奉献人生，这才是唯一的一条光明大道。

### 第十三章 讲记摘录

◎ ……“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因为有这个身就不能真见佛。所以，这个身是什么身？罪报之身。罪报之身你还舍不得？你真的认识到这是罪报之身了，把这个罪报之身“一烧”，皮肤尽脱落。你看“烧”了一次，得了个色身三昧；再“烧”一次，得了个金刚三昧；再“烧”一次，就得个首楞严三昧。最后，把那个业报的幻化身“烧”光了，“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就成佛了。“烧”是什么呢？“烧”是除去你无明愚痴的智慧法宝。

◎ ……也可以说，我们的认识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中造出来的。如果把我们将看成“仪器”的话，造仪器的时候，用的那个材料就是极性材料。极性世界具有极性属性的原子、分子组成了我们的身体（硬件），我们怎么能不受极性规律的制约呢？电子的自转、绕核旋转，电子的负电性、质子的正电性，这些都是极性属性的体现。极性的属性和状态必然反映到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中，就称为“法生种种心生”。

老子讲：“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因为我们有极性物质组成的这个身，因为有了这个极性之身，就会有极性之法，就会有极性的属性，就要受到极性规律的制约。极性交感和极性运动的生长成亡等规律，死死地牵制着我们，使我们在形态和思维上都受其规定。就拿我们极性的人来说，不是男就是女，可又有谁去进一步想一想，为什么地球上男、女的极性形态呢？人们不想这个问题，把这都当成自然习惯，习以为常。你看，有男有女，而且数量大概还差不多，这些宏观的形态都有其微观的机制，不知你想没想过这些现象。追溯它的动因，可追溯到组成我们肉体的原子，原子本身就是由极性的负电属性的电子和正电属性的原子核组成的。宏观的极性和微观的极性是一致的，宏观极性是微观极性的展现和演化，但极性的根本属性并无改变。如何摆脱极性属性的制约，这是迈向自由王国的根本障碍，释迦牟尼佛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如何让人们迈向自由王国。目标指出

了，心里也明白了，剩下的就是发大愿和实施大行了，希望大家都能有所进步，有所实证。

◎ ……首先要认识到，我们今天的一切困难就是这个物质身所造成的。你看，我们有这个有限身的时候，就是老子说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吾身是什么？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部分组成我们的身。这个有限的身形成了主客对立，于是就不知道绝对的“空性大我”了。所以，《心经》告诉我们“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要人们明白真正的身是“以无所得”的“空性大我”，而不是五蕴、六根组成的这个小我。小我是“空性大我”的幻化身，是我们循业发现的假体，现在要回复真正的我——“空性大我”。首先要认识到六根组成的小我本来不存在，因执著小我不知道有真正的“我”，所以《心经》从色身开始否定（“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五阴、六根、六尘、六识等根本就不存在，连声闻、缘觉、菩萨、佛圣者也不存在，众生法和佛法也本来不存在，直到“以无所得”，这才是真正的“空性大我”。

◎ ……我们在极性的物质世界，摄取能量是维持我们这个“耗散结构”体正常运行的本能，也是我们最大的制约。所以老子讲，“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有身”就是有这个“耗散结构”体，但人们不了解这个身（耗散结构体）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形成机制相当复杂，这里不能细述，只说是我们失去“无私奉献”知见的摄取心态与行为而造成的！正是无始以来，我们有私有欲、攀缘摄取、人我炽然的邪知邪见，给我们带来了必然摄取物质、能量的“大患”之身。只有大智慧的圣人才能无私奉献，不为己积，利乐有情。“为人”和“与人”愈多，心态愈无私；愈无私则“软件”愈有序化；愈有序化则“大患”愈少；“大患”愈少则安稳自在、解脱安乐愈多，直至“大患”无有，逍遥自在，彻底摆脱必然王国的制约，进入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王国。正因为只有圣者有这个智慧的知见，所以他们能够无私奉献终身。“利而不害”和“为而不争”成为圣者人生的准则，也是一切追求高层次、高境界智慧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们为什么有忧愁呢？就是有我这个身，有“我”字，有“自私”，有“贪心”。

有了这个物质的身体，就要受物质世界根本规律的制约。周转循环的规律支配你，就要摄取能量，就要攫取物质。因为我们是一个物质的躯体，我们的人体是一个“耗散结构”体。这个“耗散结构”体必须要补充能量，没有能量，你就不能生存，不能维持，所以要摄取能量。摄取能量必须要有食物，把食物里面的能量提取出来维持人的生存，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能够生存的基本条件。因为我们“有身”，就为身的生存而产生贪欲之心。这种贪欲之心，集中表现在物欲上。一定的物质条件是生存的基础，但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不遏制人膨胀的物欲，人与人的争夺，国家、人类社会的争夺必定不可免，最终人人都在争夺中痛苦地生存。这种生存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生存。所以，这种有身为我的自私贪欲，只能给我们带来“大患”。老子提倡“无身”、“无我”的奉献人生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光明大道。现在的人不了解老子的大智慧，盲目地追求物质享受，奢侈无度，暴殄天物，浪费惊人，“为目不为腹”，放纵“有身”的本能，膨胀贪欲妄想，致使我们“有身”的负担愈来愈严重。贪五欲之乐，依赖物质的生存愈严重，束缚更多，使人类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障碍愈多，自身功能愈来愈退化，人们在愚昧中饮鸩止渴。所以，老子大声疾呼：“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 ……儒释道三教的圣人都认为祸患罪恶来自自利（有身、我执、著我和我所）和贪欲。由于我们有自私自利之心，才有满足私利和欲望的各种“欲得”、“可欲”、“不知足”、心无厌足，各种“欲得”、“可欲”、“不知足”、心无厌足、“喻于利”（物欲）、“求诸人”（争贪）、“下达”（膨胀私欲）等都是本能的追求。本能是物质世界周转循环规律在人性上的体现，其特征是私心杂念与贪欲妄想。老子的大智慧认识到一切的祸患都缘于“为吾有身”（有自我），有身就要为“吾身”攫取物质和摄取能量，于是私欲自发产生。由于“著我我所”（自私、自利、自我），产生各种为我的邪念和满足贪欲的邪见与邪行，于是贪爱之心、瞋恨之心、无明愚痴、妒恨吝啬之心等促使人堕落后为“小人”。“小人”是追求、膨胀、放纵私念贪欲的人。这种“小人”由于要满足自己低级的私欲本能，必然要追求物欲（喻于利），贪多无厌（下达），争夺索取，常与人争（求诸人），如此下去，“多怨”，“罪”、“祸”、“咎”则必然紧随其后。正因为这种结果，三教圣人大声疾呼，要净化心灵，完善



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

## 第十四章 讲记摘录

◎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我们讲了，凡是两相都有见，只有一相是无见。所以，“视之不见名曰夷”，“夷”就是平的意思，平了才是一相，坑坑洼洼就不是一相，有起有伏就不是一相，只有究竟一相了，就无可见。比如说只有一个真空，而且真空是你自身，哪有见？没有见。没有见的一相就是“视之不见”。

那么“听之不闻名曰希”，没声音就叫“希”，“希”是没有的意思。“大音希声”，最大声是没有声的声，只有两相分成主客内外才能听。你看，“当！当！当！”这里敲了一下就有声音，能听见，耳根跟声尘成了两相，就有听闻。“听之不闻”的时候是一相，一相没有外边你听什么？没有听上的，听个不可听，听个无听，这就是“希”。

“抟之不得名曰微”，只有在两相有内外主客的时候，才能取、摸、抟、拿东西。你看，我手里能拿个粉笔，能抟，我把这个东西拿着来。“抟”就相当于摸，摸着有个东西。一相的时候没外边，有没有个东西？没有。没有就叫“微”，“微”还是没有的意思。“希”跟“微”都是没有的意思。

其实这里是利用你的听、视、抟来说明一相的无相，因为无相所以没有听、视、抟。视是眼根，听是耳根，抟是身根，用这三根代表我们的六根。既然是希、夷、微的一相无相时，那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没有。那没有六根怎么听呢？视呢？抟呢？所以，希、夷、微就是讲绝对真空的一无所有，是讲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本性不知本性，本体不见本体，犹如眼不见眼，所以希、夷、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混而为一”的“一”，就是唯我独尊的“我”，唯道独尊的“道”，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所以在本体本性中就没有一切相对的极性存在。

从修道来说，逆返的时候，你修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抟而不得的时候，就达到一相了，就是刚才说的“唯道是从”。

“此三者不可致诘”，“希”、“夷”、“微”再不能问，再不能追究，因为一相无相，唯道独尊，唯我独尊，你没法追究，你没法“致诘”。为什么这个没法追究？因为它是究竟一相只我此心此性，无内无外，无主无客，故只能是“无思也，无为也”。你怎么问它？你怎么考究它、思维它呢？一问一思维就成了可思可为的极性对待了。给你说一相不可思不可议，所以“不可致诘”就是佛法里讲的不可思不可议。

“故混而为一”，就是只是一个无内无外的“混而为一”。只有绝对真空、一无所有、般若实相、妙真如性就是“混而为一”。为什么要个“混”字呢？真空绝对是一相无相，一无所有，但是它不死寂，不断灭，能产生五蕴万法的一切极性对待，具足一切，就叫“混”。为什么叫“一”呢？因为这三者一无所有，究竟一相，绝对真空，无形无相，无声无嗅，故不可思不可议。这和“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表达是同一个意思。但道之本体一感之后，有了S线的信息结构，就能够产生天地万物，产生出的一切万法相仍不异、即是绝对的真空，这就是体相用不二的“混而为一”。佛法上就叫圆融宝觉，圆融宝觉是一无所有，但是里面圆融着万事万物。

现在看，这里讲的绝对真空，是不是《心经》上讲的空？空不异、即是五蕴。这个空里面能产生五蕴万法，故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你看，《道德经》讲的深不深？和《心经》上能对应上吗？能对应上。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皦”是亮的意思，“昧”是暗的意思。有没有明暗？在绝对里面哪有明暗？明暗是一对极性的对待，如果阳是明，阴就是暗。这个绝对真空里面没有明暗。那么，没有明暗，有没有六根六尘？“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六尘，绝对真空是一相无相，本无一物，所以一切极性的对待都没有。无极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绝对真空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有了就不叫绝对真空。其实，《老子》十四章讲的是《心经》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直到“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以无所得故”，什么都没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绳绳”是连续的意思，表示不间断，没有界限，没有边界，是无量无边的意思。是指“道”是不间断的、连续的，没有差别的究竟一相。它独立独尊，圆满周遍，无量无边，那能不能给它安名字？一相绝对，一无所有，谁给它安名字？一个无量无边的东西

没有名字，“绳绳不可名”。只有一相无相的真空才“不可名”，它是一物不存，一物不有，但又圆融一切，这就是《心经》讲的“空”，绝对空。

“复归于无物”，只要有一个微尘，哪怕是有一个原子、分子、夸克，都叫有物。有物就是两相，无物就叫一相；有物就是有，无物就是空。你看，“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里讲的一无所有、真空绝对的“无物”就是本体本性。老子害怕你又著在那个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上，那就成顽空了。绝对真空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虽然一无所有，本来无一物，但是它里面可以妙现一切信息结构，成就一切相用，明白了体相用一如，就知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本体在哪里？就是一切相用，所谓“恍惚”就是指一切相用，也就是真空的妙有，妙有就是“恍惚”。一旦“恍惚”了，一念无明起来了，就有S线的信息结构。随S线的信息结构必然相用的境界现前，所谓“随有所念，境界现前”者也。明白了体相用不二，现前的境界就是相用，见相用就是体性本身，“是谓无状之状（体性），无物之象（体性），是谓惚恍（相用）”。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这是老子对体相用不二的一种绝妙表达。“无状之状”是表示真空绝对的“道”的状态，虽然“道”没有形状，但它通过“惚恍”的信息结构可以产生出“象”与“物”来。比如说，那个瓜籽里出来了一个瓜蔓，有瓜吗？还没见瓜，但是它的那个信息结构里面就包含着这个瓜。一旦“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惚恍”之后，就有S线的信息结构了。老子给你在这里说，这个绝对真空的一无所有的本体，你可不要把它当作断灭空，它可以给你产生一切。你只要一“惚恍”，“象”跟“物”就都出来了，这就表示是“活物”。你看，是不是赵州说的“活物”？它是活的。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个绝对真空有没有个头跟尾？你从前面迎去没头，你怎么迎？你跟在后面没尾，你怎么随？无迎无随，无头无尾，这就表达的是一相无相、真空绝对的本体。你看，古人的这个表达巧妙得很，而惠能大师也说“吾有一物，无头无尾”。你看，证到绝对真理的人说的话一样不一样？完全一样，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内心所证悟的那个境界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不得了！

六祖说：“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你看这个“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就是无头无尾，无前无后，也

是无背无面。前面讲的“绳绳不可名”，是不是“无名无字”？是“无名无字”。我有这一物，哪一物？就这个无名无字、无头无尾、无始无终、无大无小、无背无面的这一物，这就是本体本性之“物”。老子也叫“道之为物”，“有物混成”，它是非物之物，非有之有，非相之相，未见之见，“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这是指“道”的时间无量性；“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是指“道”的空间无量性。“道”是无时间无空间的，可是从古到今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道”所驾驭着的，执掌着的。从古到今，从未有过变化，因为“道”无时空的极性观念，无三世的差异，无十方的差别，这是讲“道”的绝对性、独立性、非因缘性、无时空性。“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从古到今只有“道”，只是“道”，别无它有，这就是“唯道独尊”。“道”是什么？“道”就是吾人的真空本性。此性唯一真实存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人人的“空性大我”，所以“唯我独尊”。其实“唯道独尊”就是“唯我独尊”，明白这一点的人就能悟道证道，与道无二无别，达到“唯道是从”，大顺于道，佛陀叫“如来随顺觉性”，儒家人叫“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你看，前面讲的“绳绳不可名”，“无物”，“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是从空间来讲，没有空间；这句话说的前后也可以是空间，也可以是时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和这个“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已经告诉你，有没有时空？无时间，无空间。时间和空间就是对极性两相差异性的描述，没有差异就无时空可谈。我们的本体本源（道）是究竟一相，本无一物，哪有差异呢？所以，我们的本体本源没有时空的属性，故三世十方唯道独尊。佛陀在《金刚经》上就讲“无我相（无主体），无人相（无客体），无众生相（无空间），无寿者相（无时间）”。“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无空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无时间。能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万事万物的本源了，所谓“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这个“始”不是开始，是本源的意思。“古始”就是最根本最究竟的本体本源。这个“古始”是一无所有、真空绝对的、永恒不变的“道”，哲学上就叫本体，《心经》就叫空，数学上叫零，物理上叫真空，佛陀就叫本性空、妙真如性、妙真如心，孔子就叫“空空如也”、“寂然不动”的“易”，周敦颐就叫无极，基督教就叫“上帝”，伊斯兰教就叫“安拉”。你看，懂了

就是一回事情。能够知道“古始”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本体，这就是前面讲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把一切都归到“古始”上，归到本源上，你才对“道”有了正确的知见和正确的认识。“道”是一切万物的根本，它总持着宇宙的万法万象，这就是“是谓道纪”。

“是谓道纪”是什么意思？“道纪”就是纲纪，纲纪在这里指的是总持。这是说你要认识万事万物，必须抓住这个总持就认识了。你看，你经常念“妙湛总持不动尊”，这就是叫你要抓住“寂然不动”的、一无所有的这个道之总持，这个总持就叫“道纪”。

归根溯源的时候，归到本源上就叫“古始”。“能知古始”，一定是你修到那个境界了，你没修到那里，怎么能知道“古始”呢？修到“古始”了，这就把万事万物的本根、本源抓住了，原来万事万物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归根复命，就到本源上了，你才知道天地万物是绝对真空的本体本源上现出来的虚妄幻化相，这一下子就从总体上全部掌握把握了，就叫“道纪”。这不就是纲举目张嘛！就像那个渔网，你看着是乱七八糟，你不要管，你只要把纲抓住，把主要的东西抓住就行了。你看，你们女同志的头发多得很，你从猴皮筋的那个地方抓住，就全抓住了。所以，要认识天地万物的时候，你就要认识这个本源“古始”。同理，你要认识五蕴的时候，就归到“空”，“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了之后，你才知道，原来五蕴代表的万法都是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展现出来的幻妄相，是真空本性本身，所以五蕴即是空。我的真空本性在哪里去了？空即是五蕴。抓住这个就叫“道纪”。你看十四章和二十一章这两章，讲的深不深？深的不得了啊！这两章的重点就是般若讲的破空、归空，叫你认识本性空、真空本性才是本源本体。认识本源本体了，才知无穷妙用的总持是“道”，此之谓“道纪”。

◎ “道之为物”是“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道之为物”一相（“绳绳”）无相（“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绝对而“不可名”，是一无所有的真空（“无物”）。虽说它是一无所有的真空，但它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的宇宙万物的本体，它亘古亘今“存在”（“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源头，“是谓天地根”。一切有思有为所“感”“寂然不动”“易”态而产生的天下万物，都是虚妄不实的幻影，是生灭无常的假相，

所以老子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不可见（“视之不见”），不可闻（“听之不闻”），不可抟（“抟之不得”），无形无象（“复归于无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无前无后（“不见其首”、“不见其后”），就是无空间性，“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就是无时间性。道无时空属性，所以道周遍法界，不动周圆，无三世古今，道万古常青，不生不灭。认识到道无三世十方，古今同道，相在变化生灭，显出时空性（三世十方），性无变迁，如如不动，无量劫就是当下一念。无边的世界，“远曰反”，点即全体，明白这些道理，就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明心见性了，了彻性相的关系，就知时空本是差异性的表达，无差异就无时空性，无时空性就无古今十方，明此就叫“能知古始”。透过无时间空间的极性观念，超越三世十方的极性对待，了彻无古无今、无前无后的大道属性，“是谓道纪”（成道证道的纲要）。

◎ ……色从六根上来讲主要对的是眼根，六根里面眼根所对的尘就叫色尘。以色跟现在来对照的话，有的人说是物质，物质不能完全代表色，粗略的对照是可以的，但细微的就不能对照了。虚空也是色，叫色边际相，那你怎么能对物质呢？这么说吧，在相对中，有形有相的都可以叫色。这个虚空本来没相，但是相对于色，相对出来一个空相，如来叫色边际相。学《心经》要深化，就要先认识“空”是绝对空，还要认识到相对空已经包括在绝对空里面了。你看那个太极图，如果说把阳半当有，那阴半就是空，这是相对空。相对空只能说明具体，不能说明全体。因为太极图阴阳两半的空有都是真空绝对的无极所有，所以相对空包含在绝对空中。用相对空解《心经》，不到位，不究竟，必须要用绝对空来解《心经》。圣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孔子“叩其两端而竭焉”，而达到“空空如也”的境地。“空空”就是真空，“两端”就是五蕴。“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佛者，“空空如也”者也，真空绝对本性也。老子讲“无状之状，无物之相”、“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的“道”。“独立”就是绝对，清静本然和无相状而空寂的“道”，就指真空绝对的本体。所以，儒释道的圣人都认识到真空绝对才是究竟了义。



◎ ……所以，释迦牟尼佛、孔子、老子这些伟大的圣人们，都提纲挈领，抓住实质，抓住总纲，佛家称“总持”，“一实相印”印之，真如实观；

老子讲：“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圣人们从本源上来把握，便能了悟一切……。

◎ ……“夷”、“希”、“微”是相对于人的感官感受而言的，是老子用来描述无色、无声、无形的存在状态的名词。“夷”、“希”、“微”的状态超出了我们的感官认识功能，用感官的感受是没法理解的（此三者，不可致诘）。“希”、“夷”、“微”混而合一的状态与属性，只能用“无欲”的认识通道去认识。在“无欲”的超感官认识状态下，老子认识到这种“一”是无上无下、无里无外、不明不暗、无阴无阳和不可名状的“无物”，它是无相之实相，本无一物之“存在”。很显然这是老子在描述道的属性和状态。

## 第十五章 讲记摘录

◎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善为士者”就是追求无上觉道的“高级知识分子”，这种“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是指证到究竟一相、无二无别的大智慧者。因为，证到了一相无相、真空绝对的本体，这就叫“深不可识”。识是二相的认识，一相无内外，就没有识。“深不可识”是指一相的无识之智，也就是佛法上讲的转识成智的大智慧者。一相无相的本体就是吾人的本性，本性无性，本体无体，无言无思，亦不可思不可议。正因为不可思不可议，“故强为之容”。也就是说，一相绝对的本体不可思不可言，但为了给众生交流，不得不思，不得不言，“故强为之容”。这就是老子说的“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是说老子不得已而“字”之，不得已而“名”之，《金刚经》称之为“是名某某”（是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因为本无名、无字，但不妨用一切名、用一切字来表达和交流。比如是实相，即非实相，是名实相；是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等等。一个不可思维无法描述的真真空绝对之本体，便可以用一切名来名之，犹如自己的孩子生下来本无任何名字，故其父按他的所好来任意命名。若孩子一生下来额角上就贴着一个名字，那你就不能任意命名了。这就是所谓的“是名

某某”的道理。何以故？是某某等于即非某某，即非某某等于是某某。

懂得这个道理，就懂得老子下面所描述的“道”的状态和属性。在这里老子把道的状态和属性用悟道、证道之人的言谈举止、运作施为来作形象的表达，所谓如“若冬涉川”、如“若畏四邻”、如“若冰之将释”、如“若朴”、如“若谷”，如若“静之徐清”，如若“安以久”而“徐生”，如若“蔽不新成”等等。这些“强为之容”，正就是“是名某某”的方便善巧之表达。学人通过“豫兮”、“犹兮”、“俨兮”、“涣兮”、“敦兮”、“旷兮”、“混兮”、“不盈”等的气质和容貌来体现“道”的内在精神。

“保此道”的悟道证道者，他就能明白“蔽不新成”的“道”之理。“道”是永恒不变的，不受任何影响的，所以它是“蔽不新成”。“蔽”者，旧也，原来本有的意思，仍旧不变的意思，本来如是的意思，如如不动的意思，所以“道”不能“新成”，所谓的“如来”、“空空如也”、“寂然不动”、“如如不动”、“寂灭现前”、“大般涅槃”，这都说明了“蔽不新成”，不受任何影响，《心经》所谓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此之谓“蔽”者也！松籽变成了松树，不见原来的松籽（蔽）了，这就把松籽的“蔽”变化为“新成”的松树了，此之谓“蔽而新成”者也。“蔽不新成”，这句话太妙了，这正表达了如如不动的本体，学人不敢错解其意，若不明老子的心地，便会产生出许多歧义来。

“道”是“朴”、“谷”、“安以久”、“不盈”，但它能妙用无穷，所谓“动之徐生”者也。“朴”、“谷”、“安以久”、“不盈”、真空的“道”，是本来本体（“朴”），是一无所有（“谷”），是真空绝对、如如不动（“安”），永恒常住（“久”），圆满十方，周遍法界（“不盈”）。所以，契合此道者，也就是与道合一者，和道一样久（道乃久），和道一样“不亡”，当然就“蔽不新成”了。

## 第十六章 讲记摘录

◎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夫物芸芸”是万法万相，“命”与“常”是体性。“万物”在六根门头



“并作”时，凡夫迷惑不解，智者在“虚极”、“静笃”中，就认识到了性与相的关系。相如水月镜花，究竟空相，本无所有。但循业现相之人，要知道相由性现，相不离性，性外无相。所以，归根复命，就是由相显性，见相见性（“复命”）。直到性相不二，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性相一如），就是“知常曰明”。不知性相如如（“不知常”），就见相著相，分别识心炽盛，必“妄作凶”，生死轮回不了。知相“不异”、“即是”性，性“不异”、“即是”相，性相只是一个，就入圆融宝觉（“知常曰明”）。到此究竟一相的境界，只唯此心此性。因此心此性一相无相，真空绝对，周遍法界，含容万物，所以老子用“容”、“公”、“全”、“天”、“道”、“没身不殆”来描述此心此性的状态和属性。“虚极”“静笃”是说道的清静本然，归根复命是说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本源，“常”是说道的永恒不变性，“明”是说道本具圆满的般若智，也就是吾人真空本性本来的灵光智慧，佛陀叫大觉、圆觉、一切智智、一切种智，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也！

证道才知永恒不变的本体本性，一切万事万物皆是本体本性所显，此之谓“知常容”。本体本性在哪里？就是一切万事万物。吾人的妙明真心囊括宇宙万物，此之谓“容乃公”。吾心是宇宙，宇宙是吾心，此之谓“公乃全”。性相不二，只是一个如如本体，此之谓“全乃天”。只是一个无一个，本体无体，本性无性，此之谓“天乃道”。契入唯道独尊，唯我独尊，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此之谓“道乃久，没身不殆”者也！

老子让人们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修法，体证体悟宇宙万物与本体本性本来不二。但人们却迷惑在六根门头的万法相中，不认识体相用一如的关系，更不知道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的“真实存在”。所以，通过归根溯源的理论和修法，让人们了解清静本然的、周遍法界的、永恒常住的本体本性，契证此本体的妙明真心，与本具的妙真如性相融合；开显性相一如的圆觉，彻证彻悟非性非相的大觉，达到究竟解脱，与道常存，究竟涅槃，所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要在虚极、静笃中才能把纷杂的万事万物的本源找着。“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要归到本源上去。“复命曰常”，才把一个不变的东西找着了。“知常曰明”，你达到那个层次了，就一下子彻悟了世界本来的面目。原来万事万物都是同一个本体！而且本体是究竟一相、无二无别、心物一如、本来无一物的“存在”。那个

证悟下的东西不是学理知识，你学下的东西都是接受别人的认识，心地法门必须要从自心地上证得，亲临其境，绝非说说而已。

◎ ……你看儒家人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道是须臾都不可离的，也就是说“道”是从不间断，从不生灭，永恒存在。老子也讲这个道理，“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这个“常”就是永恒不变的意思。“知常曰明”，你认识到有永恒不变的本性存在，这才有智慧。所以，你看儒释道的圣人三家都讲的话，其意趣是一样的。薛定谔说，我的死亡也并非是我的生命结束，也是讲“硬件”消失后，还有生命更本质的存在形态。薛定谔说的“蓝图”，和我们讲的“软件”相似，怀胎的受精卵只是一个“硬件”，人的受精卵为什么就长成成人了而不是其它？人的受精卵不可能长成一只狗？狗的受精卵不可能长成一个人。为什么？依据“软件”的底本不同之故，也就是薛定谔说的“蓝图”不同。他叫“蓝图”，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软件”的程序。你看，修一栋楼房的蓝图，就是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嘛！这个楼房就是根据那个图纸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薛定谔说的他的生命是由“蓝图”而产生的。人死之后，“蓝图”不会消失，只是变换“蓝图”的内容，相当于在前一个“图纸”的基础上，改进或增减了“图纸”的信息结构。

◎ ……老子也讲：“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万事万物，芸芸无量，多得很，复杂得很，但千枝万叶，各归其根。一棵树千枝万叶，你在枝梢上找去，永远找不着一个头绪，从枝梢到树杈，从树杈到树股，从树股来到树干的分枝，再到树干，再归到根上。“归根曰静”，再不纷杂了，就入定了。“静曰复命”，定了才能回归本然，见到本来面目，这就是“复命”，才到本源上了。“命”不是命运的命，命就是本来面目，才找到本来面目了。“复命曰常”，从生灭变化中，认识到不生灭不变化的实相本体。你认识到“命”了，就是认识到宇宙人生的本来了，本体了。“知常曰明”，能明白一切运动变化的就在不运动不变化中运动变化。这个时候你找到了不可须臾离的“东西”，这就证道悟道了。永恒不变，永远存在，这个就叫“常”。把“这个”找着了之后，知道常了，大智慧就开显了，就叫“知常曰明”。这个就相当于孟子说的“求其放心而已”，把放走、丢失的心给找回来了。你看，孔孟说的跟老子说的一样不一样？一样。

◎ ……“不知常，妄作凶。”那么，知常是什么？知常就是明心见性。你看，为什么禅宗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宝珠自有，不明心见性的人不知道。明心见性的人知道明心无相，见性不见。一旦明心见性了，就叫知常，所以“知常”就叫“曰明”。你不知常，你就不知道我们的佛性本来清静、不生不灭、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你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就说明你还没有抓住佛法的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我们的佛性常，是本有！

你看《涅槃经》上佛陀在临涅槃之前，反复就讲了两件事情：众生皆有佛性和佛性常不变！这个不变不是我们说的像石头一样的不变，不变是随缘不变，它能随缘给你现出各种相来，但现一切相不影响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佛性。你看，这个水晶球放在哪个地方，就随哪个地方的缘显出不一样的像。虽然随缘所现的影像不一样，但水晶球如如不动，还是水晶球，影像不增减水晶球，也不生灭水晶球。原来那些影像都是假相，都是妙有的幻化相。虽然真空可以妙有，但妙有仍是真空，要明白佛性是真空，妙有不影响真空本性。真空佛性妙有变幻成虚空大地、日月星辰、猪狗马羊等有情无情的一切，一切都是佛性随缘所变现的，都是循业所发现的。循业所现，随缘所现，不影响真空本性的独立而不改，真空本性还是真空本性。因它一无所有，谁也影响不了它，谁也改变不了它，只是随众生业信息结构产生“应所知量”，自然而然地该变现什么就变现什么，循我们的业，你造下的业是什么，就变现个什么，这就是“道法自然”。

大家看那个打骂她妈的妇女，造的业已经是狼心狗肺了。其实狼和狗是一个家族，最早的时候，狗就是狼驯化来的，人骂人说你狼心狗肺，她造下的业是狼心狗肺的业，真空本性就给她妙有一个狗相。你造的业是极乐世界的业，真空就给你显示一个八功德水，无极之身，《无量寿经》上就叫无极之身。你造下的业是佛的智慧之业，那你就成了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三念处、八大自在，这就是佛陀无量劫做下的智慧业化，人家做了个没业的业。咱们尽做下的是“起心动念无非是罪”的业，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知常，妄作凶”。不知世界是循业发现，不知依正报是循自己所造的业同时显现。不信因果的人，随有所念境界现前的人，不知道人人都有佛性的人，就是“不知常，妄做凶”的人。

◎ ……你看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到“命”上了，就到了本源本体上了。“复命曰常”，复命了，才亲证这个如如不动的本来。这个

本来面目的“命”，常住不灭，永恒如是。“知常曰明”，这个“常”就是佛家讲的“佛性”是常的“常”，“知常”就是明心见性。“明”，就是大智慧的开显，是本有灵光智慧的流露，就是佛法上讲的“常住妙明”。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了，才亲证这个“常住妙明”的本性。

“知常曰明”，知常就明了。那么，什么时候就知常了？明心见性了就知常了，就不“妄作凶”。不明心见性，起心动念就是“妄作凶”。“妄作凶”是什么意思？违背至虚、至柔、至明、至妙的道之属性。正觉是什么？正觉就是觉悟至虚、至柔、至明、至妙的道之属性。

◎ ……“把我冤枉了，把我痛苦着差点熬不过来了”，这说明你认为心不是幻。你认为你的这个心是真的，你把这个妄心、幻身当成了真实，不知道那是真空本性循业所现的业报相，结果执著这个幻身幻心。这种执著本身就是一种缘，这种缘作用于真空本性，本性随缘就变。你说你冤枉，你痛苦，你的这个冤枉痛苦又是一个缘，又作用于至虚、至柔、至明、至妙的本体，本体也要随缘变化。所以，变来变去把虚明柔妙的本体变得不像样子了。也就是说，变哩、变哩把棉花变成鞋底了。所以，至虚、至柔、至明、至妙的真空本性，动不得、摸不得，一摸一动马上就变了。

所以，“不知常，妄作凶”，你只要不知常就必然“妄作凶”。常是什么？常是一相无相的虚、柔、明、妙之本体。你知道“常”是一相无相的一无所有，到这个境界，你就明白“常”具有至虚、至柔、至明、至妙的属性。你“不知常”的时候，“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为什么？无非是极化你的本体本性，无非是极化你的“软件”，得到的结果就是凡夫的“反者道之动”，所谓定业成熟，罪报现前。

◎ ……佛陀出世是要叫我们认识这些虚假的幻影，不著这些幻化相，直下从幻化相中见到真如实性、真空本性，如来藏的妙真如性。这和老子讲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是同一个道理，先要让我们认识到见闻觉知的一切事物，都是生灭变化无常的假相，不分别执著这些假相，透过“夫物芸芸”的假相，要归根复命，见到永恒存在（“常”）的真空本性，所谓明心见性（“知常曰明”）。

如果不认识六根门头的一切相是虚假不实的幻影，不明白有真“常”的妙真如性，就是“不知常”。凡是“不知常”的人都是著在幻化相上迷惑不解的人，犹如猴子被水月相所迷惑，而执著其相去捞水月一样，这不是“妄

作凶”吗?!更何况对外界事物迷惑不解并分别执著的严重后果,就是生业识而轮回不已,这才是最大的“妄作凶”!如果知道真空本性一相无相、周遍法界,那个才是真正的“我”,所谓空性的大我。空性大我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量周法界(“知常容”),虽无形无相,那才叫真形真相(“全乃天,天乃道”)。它不生灭变化(“道乃久”),不轮回周转(“没身不殆”),“常(‘道乃久,没身不殆’)、乐(一相无受,无苦乐之受)、我(空性大我)、净(‘命’、‘明’)”。这就是佛陀说的“我以妙明不生不灭合如来藏,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以一相无相的空性大我与如来藏的真如性契合,必然不著一切法相事物,心遍十方,量周沙界,以此真空绝对的境界,来“感”如来藏的妙真如性,自然循此“感”产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妙觉明性”就是老子说的“道”,道本“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清净本然,一无所有,真空绝对,只是一个无一个,这就是无境界的境界,所谓“圣智现量”。到此境地,当然就“灭尘合觉”了,从而开显(“故发”)了吾人本具的真如妙性之灵光(“真如妙觉明性”)。

当我们与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只是一个时,就叫始觉合于本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完成了归根复命“知常曰明”的回归过程,达到了与宇宙万物的本体本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的境地,这才是“唯我独尊”的本来面目。孔老夫子把这本来面目称之为“空空如也”,老子称之为“常”、“明”、“容”、“公”、“全”、“天”、“道”者也。此“空空如也”的本来面目就是诸佛的法身,也是我们空性大我的自身,所谓“没身不殆”者也。到此境界,这就成佛成圣了,就能“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无为而无不为”,所以“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

◎ ……佛陀说的“如来藏”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孔子说的“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易”态。

如来藏是如何妙现宇宙万物的?佛陀讲那是“循业发现”所形成的,就像镜子现影一样,随物现前,镜像发现。所现镜影虚幻不实,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真空大圆镜上所现的宇宙万物之“影像”,犹如镜花水月一样虚妄幻化。

这个混成之物是个无物之“物”,因为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不可见闻觉知,但又真实存在,而且比天地还早,是生天生地的本体本源。虽

然它是天地之根，能生世界万法，能生宇宙万物，但它“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周行而不殆”，就可知它所产生的宇宙万物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一种虚妄的幻化相，是生灭无常的假相，故说天、地、人都不能长久。而且还感叹“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可见，老子认识到混成之物所产生的有情无情都是虚妄不实的，所以他要人们归根复命，要见到不生不灭的“命”、“常”、“道”，并要契合“命”、“常”与“道”，这才是他认识宇宙万物的目的，所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所说的“命”、“常”与“道”，也就是我们说的真空本性，儒家人叫“天命之性”，佛陀叫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如果一种理论不了解生灭变化的现量是虚假的，不认识现量背后有不可见闻觉知的真实本体，这样的理论决不是圣道。

◎ ……儒、释、道三家所谓的尽性、见性、养性，那都是智慧大德之人回归到本源时，识达本性的写照。回归溯源就要达到最本质的自然状态和属性，这就叫回归自然。当人们回归溯源，寻根问祖，找根和源在哪里时，这不正是一种禅悟的过程吗？当人们回归溯源，寻根追根时，正就是一个清除杂念的禅观过程。老子讲：“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我们无始劫输给“软件”中的杂乱中毒“信号”（夫物芸芸），只有在归根复命的过程中，才能有序化。

大家想一想，圣人们为什么要叫人们回归溯源呢？为什么没有叫人们展望未来呢？因为圣人知道回归自然的人都是返闻闻自性，而展望未来都是贪欲妄想和私心杂念的膨胀，那只能给“软件”反馈不良的信息。展望未来，我明年竞选看能不能当上个总统？我未来能不能发财？我儿子能不能考上大学？我能不能找上一个漂亮老婆？所谓的展望未来，几乎都是私心杂念和贪欲妄想的放纵。所以，老子要叫人们“塞其兑，闭其门”，“致虚极，守静笃”，“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所以说，老子讲的归根复命，就是释迦佛讲的六根不外驰，返闻闻自性，“生灭既灭，寂灭现前”，也是儒家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都是讲回归的理论和学说。“命”、“自性”、“明德”就是本来的面目，本来的状态和属性。只有复命知常，寂灭现前，“明明德”时，才能知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一真法界、般若实相、妙真如性，这就叫知“常”。

“知常曰明”，我们的“明德”明出来了，自性具足的大智慧就显露出来了，这就是人人本具的圆满本觉，亦称圆觉。从圆觉上流出大智慧的灵光与自在，这是我们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所以，回归溯源既是治病的程序，又是我们修行禅悟的止观过程。只是我们平时没这么说，如果说得太深沉、复杂了，大家就没法操作了。不能操作，那就没意义了，所以我们就要让它通俗化、大众化、普遍化。如果把这说成深奥的理论，就难以操作了。所以，以“寻根溯源”、“归根问祖”这样一种大多数人都很容易理解的方式，也是引导大家最终实现“软、硬件”的实质性回归的极妙操作。

◎ ……实际上以佛法讲，一切都是佛法，科学也是佛法；以道讲，一切都是“道”，佛法也是道，科学也是道，万事万物都是道；不管名词概念怎么讲，这对回归的本质而言又有何妨呢？无非是说法上的不同嘛！可现在的人们就很难接受。但是有谁能肯定我们现在应用的名词概念，在一千年之后不会被嫌弃呢？！现在搞悼念时一般是送个花圈，认为很文明，但说不定在一千年后我们的这种做法也会被认为是迷信，就像现在把烧香磕头看成是迷信一样。所以，这些都是随时代而变的。但是非极性的大智慧是不会变的，非极性的大智慧所处的状态，佛学上就叫一真法界，老子就叫道，儒家就叫天命。“天命”不是说命运，“天命之谓性”，它指的是本体的属性。老子讲的“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就是指要复归到我们的本来面目上。

◎ ……所以用语言、思维、六根外驰的这么一种认识系统是无法找到真如本体的。谁能找着？“象罔”就能找着，“象罔”是谁？就是无相，达到无相的状态时，正就是老子讲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状态，什么都损没有了，才能契入实相的属性，才能修德符道。所以，无四相、四见的“象罔”就找着深邃幽隐的“玄珠”了。即把人“软件”上的识念、观念都损没有了，自然就进入了清净本然、常住妙明的不二之境了，“玄珠”自然显现，自心自明“玄珠”是什么。老子讲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到虚极静笃，外界的任何东西不输入，内界的杂念丝毫不起，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归根就是要达到实相寂照的状态，“寂兮寥兮”，自性大定，才能恢复到本来的“命”，“命”就是本来的面目。“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只有恢复到本来的面目上，才能不生不灭，常住不变，“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才是真理的面目，

就叫“常”。认识了这个状态和属性之后，才有大智慧，就叫“明”了。庄子就叫“虚室生白”，突然一下子一切事情就清楚明白了，就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和一切万事万物本来存在的状态和属性了。

◎ ……为什么不找一个不周转循环的永恒存在呢？有运动就有静止，有生灭就有不生灭，有轮转就有不轮转。孔子就认识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命”就是不生不灭的非极性状态。老子讲“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明确地讲，“复命”才能常住不灭，而修德符道、“唯道是从”才能“复命”。“复命”也就是从极性态的“夫物芸芸”的纷杂万物回归到本体的究竟一相、无二无别、永恒常住的非极性态。“常”了才能“明”，佛家称为定能开慧。“清净本然”，才能“常住妙明”，所以老子特别强调“知常曰明”。到了这个层次了，才称为“死而不亡者寿”，与道合体。

《大学》让我们“明明德”，“止于至善”。“至善”的状态就是天人合一的状态，契入本根本性的状态。这种状态则体现着“常住妙明”的属性。释迦牟尼佛让人们六度万行，回归到非极性的彼岸，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佛经上讲的三界，就是极性状态不同的三个层次：从欲界到色界，由色界到无色界，由无色界到跳出三界，直达一真法界。实际上是讲由粗极性到细极性，再到非极性的回归过程，也就是从生死、生灭到了不生不死，“生灭既灭”、“寂灭现前”的归根溯源过程。

◎ ……但真实的存在面目与人们的理解不理解、相信不相信没有关系。我们不相信只能说明我们愚昧可怜，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因为真如实相是“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存在，你知道真如实相，认识真如实相，悟证真如实相，这就叫“知常曰明”了。你“不知常”，则“妄作凶”。我们对大智慧圣人们的认识不相信、不理解，妄加指责和评论，亦是“不知常，妄作凶”的一种表现。狭义相对论讲空间能缩短，时间还能延长。这一点我们的感官能够认识理解吗？用牛顿的时空理论来衡量的话，爱因斯坦的时空认识不是也成为“神话”和“迷信”了吗？人们认识的层次和境界是有天壤之别的，切忌以己度人。否则，就必然是“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 ……质量与能量之间的相互转换，也属于不同世界层次的转换。比如原子弹，它就是由质量转换成能量了。大爆炸理论讲的就是从能量转换成物质的演化。大爆炸理论认为，有一个奇点，它高密、高压、高温，体积为



零，它爆炸了之后就产生了我们的宇宙。那么，我们现在要问，那个奇点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事实上大智慧的老子早在几千年前就讲到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大爆炸理论认识到了“有”，还没有认识到“无”。真空对称性破缺的学说得出和老子类似的观点——“有生于无”。宇宙产生于真空，由真空对称性破缺以后才产生了宇宙，而这正就是交龙文化所讲到的非极性破开以后进入极性的世界。极性世界的形成，先到能量的极性，能量世界的极性互交互感就产生了“力”场，而在能量的世界里，一切力场是统一的。然后再由能量物化，物化到物质世界出现时，各种力场就分开了，万有引力、电磁互相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这四种力场就都分家了，各在各自的领域里。比如一粒种子，就相当于宇宙的总源，它是统一的，后来生长出来之后，从树干上生出千枝万叶，就分开了，而我们就相当于在这个千枝万叶上蹲着。世界最高层次的属性不是在树的千枝万叶上，而是在树干和树根上。当然这是个比喻，老子就叫“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归根复命时，就知道本源状态了，就有大智慧了。也就是说，当归到根上时，我们就恢复到本来的自然状态了。也只有恢复到了本来的自然状态时，才“知常”了。那么什么是“常”呢？“常”正就是我们讲的非极性的世界。现在我们是在极性的世界里面蹲着呢，大小、上下、多少、来去、男女、尊卑……都是极性世界的东西。只有在这个非极性的世界里，我们才知道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常”的属性，而“知常”时，我们也就“明”了。佛学称为“常住妙明”，“明心见性”了；庄子就叫“虚室生白”了；儒家就叫“明明德”，“止于至善”了。

◎ ……所以，世界观的问题最重要！一个伟大的圣人，对世界观都是很了悟的。把这个世界观搞清楚了之后，下面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搞不清楚，人生观是糊涂的，价值观就不能落实。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用佛陀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回到一真法界；用孔子的说法，就是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命是什么？儒家把本来面目就叫性、命。用老子的说法，我们要悟道、证道、得道，唯道是从，大顺于道。“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要复命，要回复到本来面目，复命才能知常。到了常的境界了，你才能明白，你常住才能够妙明。不能常住，如何妙明呢？

在极性观念中，心识波动中，两相分别中，那我们永远是迷惑的。迷惑了，我们就没智慧了，没智慧了必然“妄作凶”，老子讲，“不知常，妄作凶”。这个“常”就是佛家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本性空”。佛陀说，“无明缘行，行缘识”，一直到老死忧悲苦恼等十二个环节循环周转，都是由无明造成的，没有智慧造成的。所以，佛陀的世界观是一真法界，一无所有，本体空寂，但灵明妙湛。最后归结到只有一个妙明真心。所以，必须要有智慧，才能明白这个宇宙的真相。

◎ ……“为什么要慈悲呢？合算不合算？”因为佛希望你升华境界，趋向无上菩提，使众生皆成佛，此是佛之唯一心愿。慈悲是成佛的必要条件，也是升华不同境界的基本条件。作为人，有无慈悲之心，是衡量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一个没有慈悲之心的人，其人的生存价值只展现动物的本能属性，儒家称为不仁不义的小人；道家称为“妄作凶”的缺德之人；佛家称为贪瞋痴三毒熏心的恶人。有智慧的人，绝不作小人、缺德之人、恶人、坏人，因为此等人现在未来都会遭受无量无边的痛苦灾难！所以，圣人们要我们有慈悲之心正是他们的慈悲。

◎ ……老子也提出了解脱周转循环规律的理论和方法。“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周转循环的芸芸万物，只有归到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静）的本体（复命）时，才能永恒存在（“常”、“容”、“公”、“全”、“天”、“道”、“久”、不生不灭的“不殆”）。

◎ ……我们用一棵树做为比喻，来说明主客体的本质。道喻为从树种到参天大树，在种子和树干阶段本是一体，无二无别，究竟一相。但到树干上分出树杈时，南北两杈各分其体，于是主客分立，内外有别，互为宾主，形成坚固的主客观之分。老子认识到主客极性的演变分化属性，便描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比喻为树籽，“一”喻为树干，“二”喻为树杈，“三”喻为树枝，“万物”喻为千枝万叶。实际上，主客观念是宇宙演化到一定阶段的极性属性在人“头脑”里的反映。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从自身的思维中难以解脱。于是人们便执著在这种观念中顽固不化，就像你说的总是空不了自己的一种固有观念。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老子用逆返归根的方法，使人们脱出作茧自缚的迷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

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从千枝万叶回归，便将分杈分枝的极性就泯灭了，不复存在了。归到根，本无主客之分，连主客观念都不复存在。“复命”就是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也就是非主非客的“存在”，这种存在状态就叫作“常”，“常”就是佛家讲的不生不灭的无相之实相。

当人们回归到“常”的实相之境界时，这个境地的“现量”才是真理的“认识”，也就是究竟的“认识”，故称为“知常曰明”。在我们这个层次的认识是不究竟的，是相对的认识。达到“知常”的层次，才能明白世界本来的真实面目；明白了本来面目就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证悟的妙明智慧之所观的观照，而不是思维意识的学理推究。你看，惠能“明心见性”后，认识到“常”是“本来无一物”的“存在”。“本来无一物”，也就是说既无主体之物，也无客体之物，亦无主客观念这一物。

◎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要建立彻底的无私奉献，必须要从大道哲理上得到认识的突破，不从道理（大道之理）上明悉，就是常说的“看不破”，“看不破”当然“放不下”。彻底认识了为什么要奉献？奉献要达到什么目的？不明白奉献的机制（看不破），怎么能建立奉献人生的实践（放得下）呢？老子让人们先要“知常”，知“道”之不生不灭之“常”，知“道”之无私无欲之“常”，知“道”之无为自然之“常”，知“道”之妙明圆净之“常”，知“道”之究竟一相之“常”。“常”则无人我、主客、内外之极性分别，故知常则无二无别，究竟一相；究竟一相则周遍法界，心纳宇宙。这种心量必然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才能全其自性之属性，与天和道的无私无欲、无为自然之状态属性相符，当然就成无量寿（时空无量），哪有所“殆”呢？！可见“没身不殆”的人生，必然是体现“容”、“公”、“全”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只有无私奉献精神才能“死而不亡”和“没身不殆”。

## 第十九章 讲记摘录

◎ ……所以，伟大的圣人，尤其像老子这样伟大的圣人，他要实践他的奉献人生，也希望人人都建立奉献人生。于是就告诫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要贪欲妄想太大，不要私心杂念过重，不要把你的这个“贪欲”放纵和膨胀，否则就建立不起奉献的人生。因为贪欲这个东西，你要放

纵和膨胀它就把你的层次和境界越降越低。人的贪欲往往落脚到各种享受上，为这种享受，最终都落实在物质的争夺上。为我所用，为我所有，就势必要争贪夺抢，那怎么能建立奉献的人生呢？要建立奉献的人生观，就要具备老子讲的“少私寡欲”。“少私寡欲”之人，必然私心杂念和贪欲妄想微薄，垢轻德厚，烦恼障碍不了自心，私心蒙蔽不了公心，于是就奠定了奉献人生的基础。

◎ ……中庸的状态与属性和老子讲的“道”和“一”的状态雷同，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非极性、永久性、稳定性、本源性。道与中庸人性化的属性，就是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属性。通过修道，战胜自我，充分体现这种属性（无私、无欲、无为、自然），透彻领悟道与中庸非极性的完美状态和境界就会与道相符的。

人类本能（贪欲私念）的放纵，就是趋极性的过程，这种过程使得“能量”升高，稳定性下降，混乱度增大，对称性破缺，和谐完美性丢失。趋极化使人类本性潜隐，道德沦丧，心态失衡，人的心灵不安宁（不稳定），社会秩序紊乱（对称性降低），文明衰落（和谐完美性的丢失）；同样趋极性运动导致自然状态的破坏，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污染，疾病的丛生，运行规律的失常。老子看到极化的不稳定和危害，告诫人们“少私寡欲”，回归自然，修德符道。

◎ 儒家讲“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佛家讲：“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究竟一相，无二无别。平等普遍，圆满十方，不二随顺。”

圣人们都在讲非极性的真实性、根本性、制约性；讲极性的相对性、暂时性、虚妄性、无常变化性。圣人们要我们效法“天之道”的去极性，不要放纵“人之道”的趋极性。因为人的极性思维模式是“奉有馀而损不足”，为了遏制人们极化的恶果，圣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规律。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知

止”，“知足”，“绝巧弃利”，“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佛家从三皈五戒（皈佛之觉，皈法之正，皈僧之净；戒杀、盗、淫、妄、酒）到“六度”万行，都是去极性而趋非极性的操作。照此而操作，古人就叫修行。修去极性的偏颇心态和言行，回归到非极性的正道上来。

## 第二十章 讲记摘录

◎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人们都在根尘相对的二相中攀缘外境，造生死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和痛苦。老子说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不在二相中极化，不见相著相，而是超越极性的二相，进入非极性的一相绝对之境。非极性的一相绝对之境就是“母”，母者本体本根本源本性也。老子的伟大处就是“贵食母”，就是时时契入“道”的真空一相的本体本源中，与道不二，大顺于道，唯道是从，这就是老子异于众人的根本特征。众人都糊涂在二相对立中，根本不知道对立的二相乃是非极性绝对本体所显现的幻化相，众人著在幻化相中不能解脱，老子知道二相的幻化相不异、即是绝对的本体本根，所以老子能转物自在，见物见本心，见相见本性，见形而下的器就见形而上的道，明彻只有“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常道”独存独尊，这就是老子的“贵食母”。

◎ ……真空本性儒家也叫天命之性，回归此天命之性就叫修道，修道而悟道者就叫闻道、见道；“大顺于道”者谓之“玄德”，“唯道是从”者谓之“孔德”；“不住一切相”，“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说“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佛陀讲“安贫守道，唯慧是业”，“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三教圣人都让人们闻道、悟道、证道脱出六道轮回，回归清净本然的“古家”，所谓回归自然。

## 第二十一章 讲记摘录

◎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现在你看，“孔德之容”，“孔”就是大的意思，大德之容，字面意思就是大德的容貌，实际上就是指你修行达到的境界。你修行达到什么境界了？达到了“唯道是从”，道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跟道一致了，跟道一体了，佛法上就叫始觉合于本觉。你已经跟道同一、合一的时候，就是“孔德之容”。

道是什么？老子讲，道是混成之“物”。“道之为物”是说“道”是存在的一种状态，这种存在是无存在的“存在”，这种状态是无状态的“状态”，因为“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但却能产生宇宙万物，故称之为混成之物（“有物混成”）。这里说的“道之为物”是指“道”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因为“道之为物”“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可见，“道”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绝对独立，而不受任何条件影响的特殊之“物”，是“本来无一物”的一物。这样的“道之为物”，很显然是说的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的宇宙万物的本体、本性、本根、本源。

前面已经说过，体相用一如，体相用不二的道理，你就知道，“道之为物”的体和“恍兮惚兮”的“物”、“惚兮恍兮”的“象”，二者是体相用的关系。体相用是无二无别的，所以“道之为物，唯恍唯惚”，这是说体相用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换句话说，“道之为物”不异、即是“唯恍唯惚”，“唯恍唯惚”不异、即是“道之为物”。

“道”的本体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具足一切“混成”地、水、火、风、空、见、识等二十五有，所有的宇宙万物都在“道”里面包含着。道无形无象，那怎么包含呢？你看，镜子就比喻是道，镜子（道）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可以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现胡现汉的镜像不影响不增减镜体本身，因为镜像与镜体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虽然能妙现一切幻化相，但是本体真空绝对的属性不受妙现相的影响，始终所现的相用跟道的本体无二无别，只是一个。

明白了体相用不二，只是一个，那只是一个还有没有语言和思维呢？当然没有。只是一个给谁说？谁来说？只是一个怎么思怎么议？不可思不可议。什么时候就到了只是一个？只有一相无相、真空绝对时才能只是一个。可见，只是一个必然是一无所有、毕竟空、了不可得，连体相用的名字都不存在，也就是非体性非相用的只是一个无一个。把这个只是一个无一个的真空本性，可对应为老子说的“窈兮冥兮”，下面的“精”、“真”、“信”就是

对“窈兮冥兮”的真空本性所做的描述。这种描述，是说只是一个无一个的真空本性是究竟一相的无相“状态”（“精”），这种无相的一相虽然一无所有、毕竟空，但是它才是宇宙间最真实最本质的“存在”（“其精甚真”）。何以见得呢？“其中有信”！这是说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的、了不可得的窈冥状态，绝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时时处处都可以验证的！在哪里？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运作施为等的一切法、相、事、物，也就是老子说的“恍”、“惚”、“象”、“物”等的相用。

如果人们能够体证到体相用一如，非体非相用的“窈兮冥兮”的境界和层次，就能知道“道之为物”是“精”（一相无相）、“真”、“信”（唯一真实可靠的存在，其他一切的法、相、事、物都是虚妄幻化相，但都是用来证明“窈冥态”唯一真实本体的）的唯一绝对的真空独存体，世间的一切宇宙万物只是这唯一绝对真空独存体所采取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只有唯一绝对的真空独存体，这就是老子说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种“精”、“真”、“信”的“窈冥态”永恒存在，真空无相，无时空性，无名无字，但却是宇宙万物和一切世间相的本体本源，这就是老子说的“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老子在这一章主要要描述“道之为物”是真空绝对的，是无时空无差异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本源（“众甫”），是“本来无一物”的“唯道独尊”、“唯我独尊”。这是老子大顺于道、唯道是从的境界表达，也是老子证到究竟了义的实相本体（道）的见证。这一章就说明了老子是不可思议的大智慧圣者，是证到真空绝对境界的圣人。

◎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你悟一悟，老子讲的这个“恍”跟“惚”是什么意思？正就是我们说的起妙用，也就是真空妙有者也。真空的“道”妙有为“恍”与“惚”，也就是将一无所有的“道”体妙现成“象”与“物”的相用。“惟恍惟惚”，就是说“道之为物”时，非恍即惚、非惚即恍。也就是说，道在哪里？道即是“恍”与“惚”，道即是“象”与“物”，体相用一如嘛！注意，“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跟“惚”，你可以暂时对应成念起念落，你先这样对应，然后再往深里引。比如说，念起来了是恍，念落下去了就是惚；或者是念起来了是惚，念落下去是恍，这都无所谓。你看，“道之为物”，你要妙用的时候，就成为恍惚的“象”和“物”，说恍说惚那是老子指妙用。道本来是一无所有的，“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它是

独立、绝对、一无所有。独立的东西必须是一无所有才能绝对，凡是“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那“惟恍惟惚”呢？咱们用太极图来说，绝对的无极本体里面起了S线，就成了阴阳两半相对的太极，如果说S线的波峰是恍，波谷就是惚，那你倒过来说是一模一样的。“太极本无极”，这就是体相用不二的表达。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是什么意思？这个“象”正就是S线代表的信息结构，S线一波动，就是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当恍惚之际，阴阳两半同时现前。也就是表示一个信息结构起来了，一个念头起来了，一念无明起来了，于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有信息结构了，有这个S线出现的时候，阴阳两边同时出现。“象”和“物”都是指恍兮惚兮的不同S线的信息结构所展现的不同层次的境界现前。

……S线一波动，S线两边就同时出现阴阳、天地、根尘、主客、内外、空有、男女等一切极性对待的现量。随S线的出现，一切对待的境界必然现前，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出现了。比如说，如果太极图的阳半叫唯物的话，那阴半就叫唯心，这不是“其中有象”吗？！如果阳半是男的话，阴半就是女，这不是“其中有物”吗？！原来一无所有的道之物，现在因恍惚妙现出“象”和“物”来，这就是无极而太极的演化开始，也是天地万物的生成程序。现在有“物”有“象”了，就代表一切都有了。佛陀叫一念无明起，三细六粗相随而生，所谓“一法才起，万法相随”者也。

一念无明就是这个S线，这个S线一波动，阴阳两半的太极就现前，再加上整体的太极图的这个外圈，合起来就叫三细。现在你看，“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根和尘出现了没有？根和尘出现了，这就是“其中有物”。那其中这个物是怎么来的呢？是依S线的信息结构而现前的，所谓“随有所念，境界现前”。这个S线的信息结构一出现之后，根尘两面、主体跟客体同时出现。

现在看，“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跟“冥”表示程度就更深入了，更精细了。在“窈”跟“冥”的深层次状态中，“惚”跟“恍”再没有了。没有了就是抽了S线，把S线一抽，“其中有精”。“精”是指一相无相的真实存在，所谓真如实相。“象”是指S线的信息结构，“物”就指的是阴阳对待的万事万物，“窈兮冥兮”是指抽掉S线的一无所有，也就是真空绝对的真实存在。但老子在这里不说一无所有，说“其中有精”，是最纯的最真实



的自体本性，“精”就是纯的意思。“其中有精”，是说它不是断灭的，它里面有真实的内容，“其精甚真”，这个才是最真实的唯一“存在”。

这就是说，把S线去掉之后，一相无相的绝对真空才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妙真如性、本性空，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是“精”。什么叫精？精就指的是精纯，没有杂质。没有杂质了，就是一相无相。一相无相就是无极本体，一相无相就是绝对真空，一相无相就是般若实相，一相无相就是佛性，那个就叫“精”。“其精甚真”，只有这个东西是真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时出现的“象”，出现的“物”，都是虚假的幻化相。

“其中有信”，这个“信”是指真实不虚而可以验证的意思，在这里是说有一个最根本的最真实的“存在”，这就是前面说的无存在的“存在”，真空绝对的“存在”，一相无相的“存在”，只是一个无一个的“存在”。那个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虽然是一无所有，但不是一般人说的顽空，也不是死寂和断灭的什么都没有。那个空是真实的不空，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它是唯一不变的本体本性，所以叫个存在都不对应了，一相无相都无存在，只好方便地表达为“存在”。“其中有信”就是说，抽掉S线之后的“窈兮冥兮”，这个一无所有的绝对真空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验证的。那怎么验证？一会儿给你讲十四章就是验证。这个“信”就是叫你知道，这是真实唯一“存在”的，它可以给你展现在一切相用中，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你怎么知道有“信”呢？你怎么知道是真实的呢？因为“道”这个“物”可以“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是说道之物采取了“恍”、“惚”、“象”、“物”的存在方式，犹如零采取了正负数的存在方式一样，来说明零是真实存在的。同理，“道”采取了“恍”、“惚”、“象”、“物”的存在方式，来说明道之物是真实存在的。何以知道我们这个虚空中有看不见的水分子？说不信了到冬天你看，早上玻璃窗上有冰出现，这就证明了空气中有水分子。这就是有“信”。验证了没有？验证了。

再看，你会起心动念，会有心识思维，会行住坐卧，这一切就是一无所有的本性给你展现出来的“象”的信息结构。一无所有中能产生信息结构，有了信息结构可以产生物象，这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见证？这是不是“信”？所以，这个“信”就是你一无所有本性存在的见证。

拿来一杯水，说这里面有氯离子，那怎么证明这杯水里面有氯离子呢？滴点硝酸银就能证实有没有。所以，这个“信”就表示“道”（真空绝对的

本性、妙真如性)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你真实修道的时候就能把握了。原来我们今天的行住坐卧、言谈举止、起心动念都是道之“信”,也就是“道”真实存在的表达和见证。比如说这是某某人的儿子,何以见得?可以验证嘛!怎么验证?如果他拿了一个新玩具,你看哪个孩子最先跑去要这个玩具,就证明那个孩子就是他儿子,这也是“其中有信”。

现在你看一看,“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五蕴不异、即是空的“空”。恍、惚就是我们已经起了念,这里就对应想,想就是一个念头,那空即是想。你看,“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空即是想,识别也是,空即是识。那何以见得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可以验证的,你学了《心经》这一段,就是“想即是空”、“识即是空”。

再看,“色即是空”,物象出来了,“其中有物”,这些物象是从哪里来的?从道来的。你只要“惟恍惟惚”的时候,道之物就给你展现出相跟用来。但是没S线的时候,不展现,你不恍惚的时候,就是“窈兮冥兮”了。“窈兮冥兮”的时候是一相无相、真空绝对、一无所有,那才叫精,如果里面有个杂质能不能叫精?不精。

现在看,“自古及今,其名不去”。道是究竟一相、真空绝对,谁给它安名字?能安名字吗?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因为已经证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了,“宇宙是吾心,吾心是宇宙”,我就是那个真空绝对的本性,真空绝对的本性就是我,只有一个“空性大我”,“唯我独尊”,只是一个,谁给谁安名字?你给你安名字有必要吗?只有两相有差异了才能安名字。

你看,“自古及今”,道是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没有古今,所以没有时间。“其名不去”,道是周遍法界,圆满十方,有没有差异?没差异,没差异就没空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这说明“道”(真空绝对的本性、本性空、佛性)是独立独尊,无处不在处处在,没有空间;无时不有时时有,没有时间。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哪有时空之念呢?时空只有在差异中才存在,一相无差异就是吾人的真空本性,唯真空本性独存,只是一个空性的大我,所以根本就没有时空。但没有时空究竟一相的“道”“以阅众甫”。“甫”就是开头、起源,也可以引用成父亲、本源。它是宇宙万物的父亲,宇宙万物的本源,一切宇宙万物都从这里产生,这就叫“以阅众甫”。

“以阅众甫”,现在注意,阴阳两半代表的心身(阳半)世界(阴半)就是“众”,是谁看呢?是那个无极圈看太极的阴阳两半所代表的万事万物,

这就是“阅”。原来太极所有的万事万物都产生于一无所有的无极本体，也就是吾人的真空本性，《心经》上叫绝对“空”，是那个“空”产生下的。这么说吧，你儿子是你生下的，你看着他从生下来到长大，你还知道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以阅众甫”。

“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我怎么知道宇宙万物是从哪里来的？“以此”，就是从道之物来的。他认识“道”了，证到“道”了，“唯道是从”之后，知道“道”就是宇宙的本体本源，从本体本源产生的一切万事万物，仍在本体本源之中。既然明了是从道之本体本源产生的万事万物，那知道不知道本体本源？当然知道了，“以阅众甫”。你看，这个本源是精的、纯的、一无所有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其名不去”的。现在这一段话简单了吧！那么，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呢？必须是“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始觉合于本觉，修证到这一步了，你就知道这一段话的意思，不然你不知道。

现在注意，这就已经告诉你，这个“象”跟“物”实际上就对应《心经》里面的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受想行识即是空，这个空就是“甫”，就是本体本源。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这个本体本源，现在演化成了五蕴万法，这就是空变现成了五蕴。真空中所现之物还是真空本身，所谓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所以就“空即是五蕴，五蕴即是空”。道之物是一无所有的真空，但“道”的真空在哪里呢？正就是“象”跟“物”的现量。佛法上讲“性现量真空，性空真现量”，所以“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就对应《心经》的空不异五蕴、五蕴不异空，只不过是说法不一样罢了。

◎ ……老子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何谓恍惚、惚恍？就是表达零（“道之为物”）的一对正负数，如正一和负一，亦如乾卦和坤卦，这是以相对来表达绝对的说法。

“道之为物”就是无色（视之不见名曰夷）、无声（听之不闻名曰希）、无相（抟之不得名曰微）的“混而为一”的真空绝对之“物”（“道之为物”）。此“物”无形无暗（“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不可须臾离，是不间断的究竟一相（“绳绳”）的无名（“不可名”）、无相（“复归于无物”）之“物”；此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此物不断灭，不死寂，妙用无穷，能生万物（“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不断灭的真空绝对本体本性在哪里？就是恍惚、惚恍的“物”与“象”！

“物”、“象”是相对属性，以相对表达绝对的“道之为物”，这是证道的一种方便，也是阐明体相用一如的一种表达。

“道之为物”因其绝对真空，故它无首无尾、无前无后（“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无古无今（“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无始无终（“能知古始”），这就是道的状态属性的总的概括（“是谓道纪”）。道是绝对的真空之性（“独立而不改”，“寂兮寥兮”），但道不断灭，妙用而无穷（“周行而不殆”）。以相用来“见”道体，这就是“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就是以相对的“惚兮恍兮”的“象”和“恍兮惚兮”的“物”来把握绝对真空的“道”，证明真空绝对的“道”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

因其“道”是真空绝对，故说道之时道是惟恍惟惚的“象”、“物”，说惟恍惟惚时惟恍惟惚是“道之为物”。这就是老子用相对的“象”、“物”来表达真空绝对的“道之为物”的大智慧。因为“道之为物”和“惟恍惟惚”原本无二无别，“独立而不改”，只是一个绝对的真空本体，本来无一物，哪谁给道来安名？一有名就成了二相，道是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故绝对的道是不能用思维、语言、文字等的极性观念来表达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虽然一无所有，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觉知，但它是最真实的存在，所谓“窈兮冥兮”的“精”、“真”、“信”，就表明道是真实不虚、不断灭、不死寂的“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的真空属性。

◎ ……什么叫纯信息态？就是老子说的“其精甚真”嘛！“其精甚真”的时候“其中有信”。“精”是表示一相无杂，“真”是表示唯一不变的本体实相，“信”表示的是不断灭、不死寂的真实不虚。老子讲的正就是一相无相的真空本性，才是唯一真实的永恒“存在”。所以，纯信息态是真空绝对本性的现代说法，不管表达成什么，必须要跟本体、本性、本心的本来面目相契合。本来是什么面目？本来正就是孔老夫子讲的“空空如也”。先空掉我相，再空掉法相，空掉此二执的“有”，便就是与“有”相对的“空”，再把这个相对的“空”也空掉了，就是空空的真空。真空就是如，如就是本来面目，“空空如也”这是孔老夫子形容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本心的表达。

◎ ……我们无量劫以来就自己欺骗着自己，觉得外边有一个真实客观存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经常感觉到真有客观的世界存在。事实上，电子云告诉我们，那个用波来说的话，波强的地方就是电子云密度大的地方。反过

来说，电子云密度大的地方又是波强的地方。物质的不真实性是科学和圣人共同认识的。佛陀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真实”。什么是“真实”？诸相=非相，非相=诸相，这才是真实相！说粒度性时，粒度性是波动性；说波动性时，波动性是粒度性。说诸相时，诸相是非相；说非相时，非相是诸相；说有之时有是无，说无之时无是有，这才是非颠倒觉。老子说，“无状（此处可对应波动性）之状（此处可对应粒度性），无物（亦对应波动性）之象（亦对应粒度性），是谓惚恍。”“道（真空绝对之真实）之为物（事物之物，非物质之物），惟恍惟惚（这里可看作，既是波动性又是粒度性）。惚兮（喻粒度性）恍兮（喻波动性），其中有象（象指虚假的波动性，说粒度性时却是波动性）；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指错觉的粒度性，亦说波动性时却是粒度性）”。这就是波粒二象性的真实存在。或者说，诸相（一切物质的存在，喻粒度性）等于非相（一切波动性的非物质的存在），非相（波动性）等于诸相（粒度性），你才能认识“道”的真实性。这种道的真实性，佛陀称之为“如来”。“如来”就是真实存在的一种表达，所以佛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 ……能量态和信息态都是超感官而存在的，所以老子描述道的不同层次的状态与属性时，有时指的是信息态；有时指的是能量信息态；有时指的是不同层次的“平衡态”，不管是哪个层次的状态，属性规律是全息的。我们讨论的是宇宙演化的状态属性问题，故我们只着眼于演化的过程。如“惚恍态”、“恍惚态”、“窈冥态”等不同状态，我们只讨论演化的层次性。从能量和物质的世界来看，“惚恍态”和“恍惚态”是能量信息态（A态）和物质能量信息态（B态）等相互转换的“状态平衡”的写照。称为“惚恍态”，是由B态转化为“A态”，这是一种“复归于无物”而体现出能量信息态中信息结构和能量属性的状态（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由A态转化为B态，称为“恍惚态”，这是一种“其中有物”而体现出物质能量信息态的状态。老子描述的“惚恍态”和“恍惚态”类似动态平衡。“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是老子对能量态和物质态处于动态平衡时交替显现的真实描述。这和真空理论的“真空涨落”、“真空极化”、“真空自发破缺”可以联系起来。量子场论认为，真空是处于基态的量子场，它的“涨落”、“极化”和“对称性破缺”可形成各种激发态，从而不断进行着粒子和虚粒子的产生与湮灭。一方面由真空基态激发产生粒子，另一方面产

生的粒子同基态中的虚粒子相互作用而湮灭。“唯恍唯惚”则形象地描述了这种产生与湮灭的过程。“其中有象”可对应真空中各种激发态的能量信息结构，“其中有物”可对应真空激发态中产生的各种粒子。

## 第二十二章 讲记摘录

◎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老子讲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这里的曲全、枉直、洼盈、敝新、少得、多惑等，亦代表极性对待的一切相，“抱一”的“一”就是指道的本体本性。老子根本的用意是要人们超越极性的对待相，入非极性（“一”）的究竟一相的绝对之境界！何以故？一切极性的对待相不异、即是一相绝对的本体，一相绝对的本体不异、即是一切极性的对待相。一个修道的人，能明白体相用一如，能透彻一切对待的相和绝对的真空本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此之谓悟道、明道、证道者也！

佛陀讲，“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如是乃至五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名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如来说五阴、六根、六尘、六识等一切幻化相，都是如来藏的妙真如性所显现的“影像”。犹如镜中现的镜像一样，镜像生灭变化，“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来来往往，变动不居，但镜像再变化还是镜体，一切镜像只是镜体，也就是说，一切幻化的相用皆是道之本体。万象归体，万法归一，这就是“抱一为天下式”。

天下万物，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到本体本性本根本源的道上，唯道独尊，一切法相事物皆是水月镜花般的假相，相妄性真，性相不二，只是一个如如不动的不死之“谷神”，有此解脱知见，就是“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修学人要明白老子的“抱一”法门，能在事事物物中抱一，就是“诚全而归之”。尤其是在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门头，见一切有相无相的相对，都要“抱一”

而归真空绝对的道体，真真实实地在六根门头悟道、见道、明道、证道。

吾人的道体在哪里？通过六根的“仪器”，都转化成六根门头的有相和无相了。道体在眼根上转化为有色无色的相，在耳根上转化为有声无声的相，在鼻根上转化为有香无香的相，在舌根上转化为有味无味的相，在身根上转化为有触无触的相，有意根上转化为有念无念的相。道体和相用不二，体相用只是一个如如之心，所以见一切相用直下就见道之本体本性本心。老子把这见相见性、见物见心、见法见道的直指法门，称之为“抱一为天下式”。佛陀把“抱一”法门称之为“如来法门”。

“何谓如来法门？佛言：眼是解脱门，耳鼻舌身意是解脱门。所以者何？眼空，无我无我所，性自尔。耳鼻舌身意空，无我无我所，性自尔。梵天，当知诸入皆入此解脱门，正行则不虚诳故。色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一切诸法皆入是门，所谓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无生门、无灭门、无所从来门、无所从去门、无退门、无起门、性常清净门、离自体门。”如来说根尘识空、主客内外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性自尔”，只此“性自尔”就是“抱一”、“归一”、“得一”。此“抱一”法门和“性自尔”的如来法门，都说明了老子 and 佛陀的大智慧的同一性，亦说明了老子和佛陀都证到了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的本来。

“抱一为天下式”，这是超越极性进入非极性的智慧法门，是古今中外一切圣人的智慧之结晶，也是一切圣道的根本特征，亦是勘验是否成圣的标志。圣人是教化凡夫来的，凡夫在极性二相的世界中出不去了，其根本原因是不明对待的相是什么，迷惑在假相上，被境所转，被物所牵，无法解脱。修习人只要明白了性相的关系（相妄性真，相“不异”、“即是”性，相外无性，性外无相），做到见相见性，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必然解脱。

◎ ……科学也是佛法的一部分。科学是佛家讲的“俗谛”，佛法讲的是第一义谛，叫真谛。老子讲“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就是讲“独立而不改”的真空绝对的“第一义”。孔子把“真谛”表达为“叩其两端而竭焉”进入“空空如也”的境地。这也是说，从相对（两端）的俗谛进入绝对（空空如也）的真谛。西方科学文化一开始就不知道有真谛，只从物质世界的现象开始，研究相对的俗谛，直到科学纵深发展的时候，才意识到有感官认识不了的真谛存在。

◎ ……老子曰：“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少私

寡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为而不争”。孔子要人“毋我”，“见利思义”，“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先事后得”，“义然后取”，“欲而不贪”。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佛学讲：“常念知足，安贫守道，惟慧是业。”“若欲脱诸苦恼，当现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处。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

三教文化都从战胜过分的贪欲入手来净化心灵。首先要求人们不要执著低级的“自我”，老子讲的“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四不自”，都是“毋我”之意，只有认识自我危害，才能有战胜自我的修行，这才能谈及私欲贪念的净化。三教文化都以“知足”、“知止”、“寡欲”、“不欲”、“不贪”，先止其私心和贪欲，这是净化心灵的第一步。一个不知足的自私自利之人，因其无止境的贪欲，则痛苦终身。为欲贪驱使苦恼无尽，再要是利令智昏，损人利己，不仁不义，争、贪、夺、抢，则害人害己，祸乱社会，所以“少私”、“知足”、“寡欲”、“不贪”、“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就成为心灵净化的开始。继而做到“先事后得”，先工作、先劳动、先付出，然后再讲自我所得。人人要是都“先事”而“后得”，争、贪、夺、抢自然停止而消亡，进而“为而不争”，多奉献，少索取，多为他人、大家、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而不为自己争夺贪占。如果净化到“不欲”，那当然就“虽赏之不窃”。

如何理解“知足常乐”、“知足之人虽贫而富”的哲理，这也是心灵净化后高境界的智慧见解。净化心灵看起来浅显，但它是非常伟大的心灵工程，三教文化都把净化心灵作为完善人格的先决条件。

## 第二十三章 讲记摘录

◎ ……老子也对周转循环的规律和其解脱方法做了深刻的描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可见，天地人的宇宙万物，无一不在周转循环规律的制约之下。“反者，道之动。”一切运动变化的事物，总是物极必反，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如人一生下来，就大踏步地迈向死亡，其经历的过程则是生、长、成、亡。同



理，死亡的即刻，又大踏步地迈向复生。犹如太阳东升，便直趋西落，西落后又即赴东升，故形成周转循环的无始无终的否定之否定（佛陀将此过程，描述为“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随处灭尽，当处出生。佛陀把有情众生的周转循环叫六道轮回，生死不了）。“物壮则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都是老子讲周转循环规律属性、状态和过程的。

◎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同于道者”，明心见性之人也！是证悟。“同于德者”，明悟道理，是理悟之人。“同于道者”，见相见性，性相不二，明悟本来，见到自心自性者，当然与道同（“道亦乐得之”）。理悟之人，未达“同于道”，而“同于德者”，自然“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不明性相之理，见相分别严重，见相不见性，与道无缘，当面错过（“同于失者”），堕在生死道中不了自性（“失亦乐得之”）。凡夫不信性相关系，见相著相，认幻为真，迷惑在相中。不信“诸法空相”，不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信不足焉”），所以他不认为有性相不二之理，也不转正觉，见相不见性（“有不信焉”）。

## 第二十五章 讲记摘录

◎ ……你慢慢地对实相本体认识了之后，你再读《道德经》，心里边就知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能知道名字吗？如果知道名字，就没证到一相，不知道名字才到一相了。一相哪有名字？！

所以，老子讲：“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你看，有多大？有没有水池子大？比那大；有没有洞庭湖大？还比那大……再大，这就叫逝！难道跟东海一样大吗？还比那大。“逝”就是让你走远，如果有边界，就不逝了，大得没有边界，“大曰逝，逝曰远”，走了三步也是逝，走了十步也是逝，再远、再远、再远，远、远、远……，一直要逝得远远的……。有多远？“远曰反”，返回来了，远跟近一样。既然远跟近一样，有没有远近？远和近相等，就超越了远近。超越了远近之后，这个大是没有大小的大，是没有远近的大。那是一种语言的表达，在跟你交流时就说大，但又害怕你著

在相对大的相上，所以说“远曰反”，返过来远跟近是一样的了，远等于近，没有远近。所以，老子说“强为之名曰大”，原来这个大是绝对的“大”，是勉强叫个“大”，这个大是没有大小的“大”。释迦牟尼佛说的本体有没有远近的这么一对极性？没有，非大非小，非远非近，非来非去。这个智慧还了得！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为什么道大？道是没有远近的大，天也是没有远近的大，地也是没有远近的大，人也是没有远近的大。这是什么意思？你说道是没有远近的大还可说得过去，为什么天、地、人也是没有大小的大呢？这个道理何在？就算天是没有大小的大，这个地总是有限量的么，怎么地也是没有大小的大呢？就算地是没有大小的大，但这个人总是清清楚楚的有大小嘛，怎么人亦大？

这个深的不得了！我们刚讲了真空妙有、妙有真空，道大是什么？真空大；天、地、人是什么大？妙有大。天就是个虚空嘛，妙明真心、真空有多大，虚空就有多大。你有那个业，实相本体循你的业，被你的业妄一转就成了天了。地呢？“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地也是周遍法界，地水火风都是周遍法界。那人呢？人亦大。天、地、人都是道体的妙用相，体相用一如，体相用只是一个，所以妙用相还是真空本体本身。我们把真空本体喻为真空大圆镜，那天、地、人是真空大圆镜中的镜像，镜像不异、即是镜体，镜体不异、即是镜像，所以天地人的诸法相即是真空大圆镜本身，跟真空大圆镜无二无别。所以说“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的诸法相和真空本体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是从体相用不二来讲的。这正说明体等于相用，相用等于体，非体非相用，这就是究竟。

但在因缘法里，只说天、地、人的相用。一切相用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法中的极性两端总是互相依存，互相依赖，互相生灭，所以免不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因果规律，也必然会导出“循业发现”而进行的“道法自然”的机制原理。老子的“道法自然”和佛陀讲的“循业发现”，这都是究竟意义上的规律所在，是讲非因缘非自然的甚深微妙法。

“随有所念，境界现前”，有什么念的信息结构，就同时给你现出与此相应的境界相。犹如无极而太极，有什么样的S线的信息结构，就展现出什

么样的阴阳两半。我们娑婆世界现在的人，都展现恶业的信息结构，所以我们依正报的阴阳两半都是五浊恶世的现象；而极乐世界的人，展现诸上善人的S线，就显示出莲花化生、七宝池、八功德水的阴阳两半。随不同业信息结构作用于真空绝对的本体，就“循业发现”其“应所知量”。循业发现这是宇宙间的最根本的规律，最究竟的机制原理。老子把这最深奥最微妙的机制原理描述为“道法自然”，这是佛陀和老子大智慧的相同之处，也是圣人证到究竟了义真空绝对大智慧的真实表现。

《楞严经》上讲的地、水、火、风、空、见、识，“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正就讲的是这个道理。七大都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就称为“大”。叫大，是指这些相用都是真空本体本身，犹如镜像就是镜子本体，镜像与镜体无二无别，只是一个，只是吾人的心识分别，妄分为体相用。其实，犹如衣帽鞋袜仍是棉花，一切金器具都是一金，天地人并地水火风空见识只是一个真空本性，故称七大和四大。

你看，老子也讲“楞严”，这是从第一义谛来讲，从性上来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从相上来讲的。人是四大假合的业妄相，人在地球上，天冷了你就得穿棉衣，天热了你就得穿单衣，所以“人法地”。你这块地的冷热是与太阳抛洒到地面的阳光有关，也就是与太阳光照射大地的多少有关，夏天太阳直射下来就热得很，冬天太阳斜着照地，故冷得很，所以“地法天”。什么是天？天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宇宙万物无一不遵循极性世界的规律进行运动变化。极性世界的运动规律是怎么产生的？是无极而太极，一念无明极化，形成了宇宙演化的开始，层层极化无极非极性的真空本体，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天地人。天地人都体现极性世界的规律，而极性世界的规律都来自非极性本体而产生的，所以极性世界的一切规律都有一种恢复非极性本体的属性，于是，就形成了极性世界互交互感的运动变化规律，所以“天法道”。

“道”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是一无所有的唯一真实“存在”，佛法上叫做“大圆镜智”，或简称为真空“大圆镜”。宇宙万物、天地人都是这唯一真实“存在”的“大圆镜”的“镜像”，“镜像”和“大圆镜”只是一个，这就是道。道是本体、本性、本源，天地人是道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道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自然而然的进行，没有主宰，没有指使，所以“道法

自然”。道在哪里？道就是它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道体在哪里？就是它的相用。体相用一如，体相用不二，体相用只是一个，故说体之时体是相用，说相用之时相用是体，本非体非相用，只是一个无一个，随众生念展现不同的相用，这就叫“道法自然”。

……一切幻妄相都是从“道法自然”中出来的，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的天地人是怎么来的？都是道法自然产生下的。正如佛陀所说，“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菩提妙明元心”就是道，“世间诸所有物”就是天地人，所以天地人皆是道，道就是天地人，所谓道外无天地人，天地人外无道，天地人与道只是一个，这就是老子所说的“自然”，亦是“道法自然”的旨意所在。

◎ ……你看，老子怎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说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混成之物”。“混成之物”，它不是物质的物。说有一个东西叫“混成之物”，是什么样子的“物”呢？“先天地生”，比天地还早。你看，“遂通天下之故”，才产生天地万物。老子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比天地早的一种状态。“寂兮寥兮”，“寂”就是寂然不动的意思，“寥”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寂兮寥兮”，就说明这个“混成之物”是一无所有、无量无边、寂然不动的无相之实相也！我们什么时候就无量无边了？只有无思无为的时候就“一念不生全体现”，全体现就是无量无边的状态了。所以，“寂兮”就是寂然不动。“寥兮”呢？就是无量无边，无思无为。“独立而不改”，是指“混成之物”是绝对的，是非极性的状态。你看，这个“易”也是绝对的，因绝对才寂然不动，相对必然妄动。“易”跟谁都不对待，就是绝对。老子说的“独立”，“独立”就是绝对。“独立而不改”，谁能影响它？“不与万法为侣”。“不与万法为侣”，人家是独立的，是绝对的。“周行而不殆”，指永恒存在的本体，它可妙现一切，虽妙现一切，本体却不生不灭，这就是“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的表达。

◎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里的“物”不是有形物质的物，它是指天地产生之前存在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物”是状态和属性未分的存在状态（混成）。“寂兮寥兮”，是以人的感官来形容此“物”是无形无色、无声无音的主客一体的“存在”。“寂兮”是清净本然的状态。“寥兮”是周遍法界、不动周圆的属性。这种存在状态原本就是平等圆满、无二无别的“如是”，它的状态和属性是合一的，本来就是究竟一相的存在，是根本的存在，

是本质的存在，无法影响，也无法干预，它按其本来的属性永恒存在。这一种无始无终、不生不灭（周行不殆）的存在状态就只能是演化本源（为天地母）的存在状态了，也就是数轴上零对应的状态和属性了。老子把这种演化本源的存在状态称为“道”，也称为“大”。“大”是指周遍，“逝”、“远”、“反”是指囊括所有，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圆满十方，涵盖一切，是如来藏的妙真如性之意。在谈自然演化的状态与属性时，“道大”的存在状态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描述对象。其它的天大、地大、人大则是“道大”的“常住妙明、不动周圆”的妙真如性缘起的现象。

可见，道的存在状态，相对于人的感官认识具有很特殊的属性（“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但“道”确实是一种常住妙明的真实存在（“有情有信”），而且道圆满具足、本自清静、本不生灭、无始无终（“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无边无际（“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无所不包，无所不为，规范一切，“能生万物”（“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见“道”的存在状态只能是非极性的信息态了，它是演化能量和物质等不同层次的本源。

……“人法地”，指人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自然产生的，必然要顺应“地”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这就是宇宙演化赋予人的属性。比如，人是在地球大气层形成氧气、氮气一定比例的环境中演化产生的，我们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个环境（如污染空气），最终就破坏了我们自己，怎么能称得上“人法地”呢？人是在地球“水圈”中无污染的水质环境中演化而成的，人应该顺应和维护这种自然环境，人只有“法地”的自然属性，才体现了演化赋予人的属性。“法”就是充分体现“地”本有的状态和属性，以人的贪欲妄想和私心杂念来改造自然，得到的只是眼前的小利，最终丢失的是长远的大利。为了获得能源和高速方便之小利，空气污染严重到威胁人类生存之时，就丢失了人类根本之“大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原本如此，不存在人为的作为和妄为，所以是自然而然的相法相依，使演化状态与属性井然有序的体现。老子从演化的整体系统的观念出发，极科学极深刻地认识到相法相依的关系，这是老子的大智慧之所在，未来科学与社会的发展会让人类认识到这一点的。

◎ 如何明心见性？如何证悟？用老子的话叫“知常”，知常就是认识到永恒不变的本性唯一真实存在。知道我们的自性本体是常，守真常，就了

脱生灭、生死的变化，佛陀就叫了脱生死，跳出六道轮回。修习人要清楚这个目标，我们无量劫以来“不知常”，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永恒常住、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老子就叫“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寂”就是寂静，清净本然；“寥”是广阔无垠，没有边际，周遍法界；“独立而不改”，就是绝对唯一，不受任何影响，故不生不灭，永恒常住。“周行而不殆”，就是存在于一切运动变化的事物中永无终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殆”就是竭的意思，终结了，没有了。绝对本体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独立而不改”就是不变，不变就是不生不灭，是随缘不变，是真空！“周行而不殆”是指它能够产生宇宙万物，周行于一切事物中，这就是不变随缘。随缘就是妙有，是真空妙有。这是老子描述道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属性。

道就比喻成这个水晶球，你看水晶球清净不清净？清净得很，清净本然，里面一无所有，干干净净，这是“寂兮”，无量无边了就是“寥兮”。水晶球有影像就是随缘，缘就是条件，外界的环境就是缘，外界的环境是什么水晶球上就有什么样的影像，这就是随缘，随着条件变化影像就变了。虽然环境变化，水晶球上的影像变化，但是水晶球的本体不变，它是独立绝对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影响它，不能改变它，这就是“独立而不改”。你看，水晶球里面是真空（用白纸衬底），一无所有，虽然是一无所有的真空，但可以妙有出一切影像，这就是真空妙有。在这个地方妙有的影像是这样，在那个地方妙有的影像是那样。为什么叫妙有？有而不有，就叫妙有；空而不空，就叫真空。

◎ ……老子又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一个东西存在，比天地的生成还早。“寂兮寥兮”，没声音，摸不着，看不见，就相当于现在人们讲的真空态。“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谁也不能改变它，它不生不灭，自古一直存在，本来面目就是那个样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知道该叫个什么？给它安了个名字，就叫做“强为之名曰大”，勉强称作大。你看这个认识，多了得，多究竟！这是老子用“无欲认识”的通道“实验”（证得）得到的，不是哲学家的推理，不是识心识念逻辑思维的产物。这是现代人应该充分正视的问题。

◎ ……老子证到绝对的真空本性，说“有物混成”，什么叫个混成之物？佛法上就叫如来藏。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是真空绝对的宇宙本体，它

虽然一无所有，但能妙现一切，正如六祖惠能所说“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个具足一切、能生万法的自性（真空本性、如来藏）就是老子说的“混成之物”。因为此“物”是天地之根，“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所以就知此“物”是绝对（独立的）、真空（寂兮）的、无边无际（寥兮）的，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本体（先天地生），虽然它能生万法，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此“物”“周行而不殆”。这样一个绝对、真空、一相无相的、无边无际的能生天地万物的混成之“物”，正就是佛陀所说的如来藏之含义，也是孔子所说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寂然不动”的“易”。老子把他说的混成之物命名为“道”，所以又叫“道之为物”。

◎ ……什么叫混成之物？混成之物不是具体的物，但它却包含着万物，这正就是惠能讲的“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楞严》上讲，二十五有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说明妙真如性里面包含了二十五有。那妙真如性在哪里呢？就是二十五有，不离二十五有。色受想行识不异、即是空，原来色受想行识都是在一个共同的本底上所展现出的差异相。

◎ ……什么是“寂兮寥兮”？寂然不动，一无所有，就是“寂”。“寥兮”，指周遍无垠，无量无边。所以，画个无极圈这是对“寂兮寥兮”的方便表达，是表示清静本然、一无所有、无量无边的意思。什么是“独立而不改”？“独立”就是绝对，“不改”是不受任何影响。无极空圈是绝对的，一相无内外，真空绝对，谁改变它呢？谁影响它呢？这是说绝对的东西是不运动变化的、永恒的、无始无终的。

什么是“周行而不殆”？“周行”首先指的是“道”不动周圆，老子也叫“天下往”，“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孔子称之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为什么呢？“神无方而易无体”之故。另外，“周行”是指虽循业现相产生宇宙万物，但不管产生什么，根本都不增减不影响混成之物的独立存在。犹如镜子不管现什么像，不增减不影响镜体一样。犹如太极图的阴阳两半一刻不停地在运动变化，但它不增减不影响无极圈本身。

你看，这个太极图是阴阳两半，阴鱼里面有一个阳眼，阳眼渐渐扩大，把原来的阴鱼全变成了阳鱼，然后在阳极处又出现个阴眼；阳鱼里面有个阴眼，阴眼慢慢扩大，把原来的阳鱼变成阴鱼，然后在阴极处又出现个阳眼。阴阳两半一刻不停地尽管在变化，这也叫周行不殆。“周行而不殆”，指运动

变化无穷尽，不结束，不停止。前面讲的是“寂兮寥兮”，后面讲的是“周行而不殆”，这就把无极跟太极、绝对跟相对统一起来了，阴阳两半相等，等号法门的时候就成绝对。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死的，真空可以妙有，妙有仍是真空，这就把妙有的相对和真空的绝对圆融了。

你看，数轴上的一切数都是虚假的，数轴上的数都是对待法，有正五就有个负五，有正一就有个负一，有个正无穷就有个负无穷。你看着数轴上有无穷无尽的数，但加起来只有个零，这个零就是咱们说的无极、真空绝对、本性空、般若实相，那一切数就是阴阳鱼两边对待的一切万事万法，只不过抽象成了数。一切数是诠释零的，零是一切数的本根本源，零也是诠释一切数的。这就和“五蕴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相对应了，五蕴就对应正负数，空就对应零。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等号法门就一下应用范围大了：无极等于太极，太极等于无极；相对等于绝对，绝对等于相对；显现等于隐微，隐微等于显现；现量等于性空，性空等于现量；两相等于一相，一相等于两相；空空等于六十二见，六十二见等于空空；众生等于佛，佛等于众生；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等于六根性，六根性等于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点等于全体，全体等于点；镜像等于镜子，镜子等于镜像；波等于水，水等于波，依此类推，凡是极性对待的事物，都可以用等号法门“叩其两端而竭焉”，达到非极性的“空空如也”，亦用等号法门直下直指妙真如性、涅槃妙心、真空本性，这是何等明快简捷的理论和修法。

现在你看，你要说有，你就执著在太极上，是常见；你要说无，就执著到无极上，是断见。那到底是太极还是无极？说哪一个都不是般若实相，说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绝对中没有一个太极、无极，没有一个相对、绝对，如果有相对跟绝对，那还是极性一对的对待。这个时候你就能体悟到“无思也无为也”，你一动念，说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落到相对中，不是绝对了，绝对是连一切极性观念都没有。

那么，佛陀在这里就把无极太极、一相两相、绝对相对的关系，用“色受想行识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表达的既具体，又抽象，又在当下，还意义深远，不离这个。《心经》里面的这二十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



即是行。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把一切语言思维都破除了。

你一想，想即是空；你一感受，受即是空；你不停地写，是行，行即是空；你不停地分别，识即是空；你见一切相，色即是空，都是空的。那么空是什么？空即是色，空即是受，空即是想，空即是行，空即是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佛法就是两个水桶，一只桶满着，一只桶空着，你要说空，他“咣”把这一桶水给你填满；你要说有，“咣”他再把这桶水倒空。这是不理解佛法的人所说的话，带点讽刺的味道，但是说出了一个道理。这个聪明人也认识到佛陀要讲的一个目的、目标、东西，老子叫“混成之物”，或者叫道，或者叫大、“常道”；如来叫般若实相、妙真如性、妙真如心、佛性、圆觉、大觉、本性空、真空绝对；儒家呢？也叫天命之性、空空如也、寂然不动、明德。

现在的问题在“分别执著”上。我们分别什么？执著什么？我们的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你看，从物质到能量，从能量到信息，从信息到纯信息，到纯信息的时候一无所有，但却无所不有，一无所有就是一切都有，一切都有就是一无所有，这是本来面目！

注意，同学们在有限的时候，你就执著一切有和一切无，你的执著无非是有和无，总不离极性的对待相和其观念。众生皆有这样的情识，皆有这样的执著分别。有限就是二相，无限就是一相。有限就不能周遍，不能周遍必然就有个外边，必然有界相面。一个有限的东西，它就有内外、上下、左右。一个有限的东西，大、大、大，大到无边无量了，像虚空一样，虚空没有边际，到无边无际的时候，就是无限的一无所有；但展现有限的时候，就是一切都有。当一无所有的无限时，究竟一相，无内无外，“唯我独尊”，必然无名无姓，也无法给“独立”、绝对安名字，所以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其名不去”。这个一无所有的无限，老子称之为“寂兮寥兮”。“寂”是寂静，一无所有；“寥”是广阔无垠，没有边际。

凡是一个无量无边的东西，有没有质量？没有质量。有质量的东西不能无量无边，就像一个有静止质量的东西，能不能达到光速？达不到！你只要静止质量，光速是达不到的。你要知道，要达到光速，必须是没有静止质量。但是，光虽然没有静止质量，还有运动质量，故光速也是有限的。你看，光速是每秒三十万公里，为什么不是四十万公里？有限嘛！依此类推，同学

们，一个无限的东西才能周遍，一个有限的东西不能周遍。那么，等着到无限的时候，无限的存在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这个东西，既没有质量，又没有形状，这就是老子讲的，“复归于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大象无形”。

无限的时候“无物”，不但没有物质，能量也没有。无物的物不只是物质的物了，凡是有相的东西都叫物。头脑里想了一个楼房，你摸去摸不着，看去看不见，也是一物。同学们，头脑里只要一想，想出一个东西的时候，都是有限的。你的头脑想不出个无限。注意啊！思维不能思维出无限，因为你一思维的时候就是二相，二相必然有限。既然思维不能思维出无限，那我们说的无限是哪里来的？当我们说无限的时候，无限已经成了我们头脑里的一个名词了，是与有限相对待的极性观念了。所以，思维不能思维出无限，语言思维都是有限的，都是二相的。语言思维是极性的属性。

◎ ……老子说的混成之物，“先天地生”，比天地还早；“寂兮”，一无所有；“寥兮”，周遍法界，无量无边；“独立而不改”，是绝对的，没有跟它相对的；“周行而不殆”，永不消耗，永不衰竭。“殆”就是消耗完了，不殆就是永远消耗不完。那么，把“这个”叫个什么名字？绝对的“这个”无名无姓，“其名不去”，一相无名。既然绝对谁给它安名字？如果有人给它安名字不就是相对了嘛！说生了个儿子，他爸给安了个名字，父子相对。绝对的东西是一相，无内无外，无二无别，哪有名字？！注意啊，绝对的东西是一相，既然是一相有没有外边？（学生：没有外边。）

一相没有外边，有外边就成了二相了。你看，这个杯子跟这个盖子是几相？二相。你看，每个人是几相？二相么！心身叫内，世界叫外，主、客二相么。绝对的东西是一相，相对的东西是二相。只有相对二相的事物才能运动变化，绝对一相是不运动不变化的，所以“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那么，这个绝对的一相叫什么？能安上名字吗？说“吾不知其名”，哪有名字？有名字就二相了。注意啊！有名字就成二相了。说，我给你安个名字，当我给你安名字的时候，你一相，我一相，二相。绝对一相的时候哪有名字？没有名字。你看，老子的大智慧伟大不伟大？他说“吾不知其名”。那么，他不是研究到那里了，他是证悟到那里了，证到一相了。科学是研究，科学存在的前提是二相，东方哲人的大智慧是一相，所以西方人说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知道东方圣者的大智慧。你看老子就说“有

物混成”，有一个物那是绝对的，永恒存在的。西方人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证到老子的境界。所以，西方人讲的东西大多是相对的，或带相对残余。因为，没有证到绝对，过两年就被新的结论推翻了。牛顿创造了牛顿力学，牛顿的框架被相对论就推翻了。那过一段相对论还要被推翻，……相对论的前提是不能超过光速的，但确实有超光速存在。为什么西方人发现的东西总不是绝对真理？哪怕科学再发展，它还是相对真理。为什么？他们没有证到绝对真理，老子、孔子、佛陀、中国的惠能，像这样的大圣人们都证到一相的绝对了。

“字之曰道”，把它叫个道，“强名之曰大”。只要有名、有言说、有思维就是极性的二相。老子证到一相了，但是要给我们讲的时候还得用个名词概念来交流，故“字之曰道”。本来就是没有名字，一相无名，一相连思维都没有，哪有名相？！“其名不去”，一相无名。一相是真空绝对的唯一真实的“存在”，是一种大智慧的“圆融宝觉”，“宝明妙性”，方便的表达为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

◎ ……有差异么！你看，虽然都长着五官七窍，一个和一个的样子不一样。打个比方，如果这一百多个同学都没有差异了，连名字都没有必要了。你看，没有差异就无名了。只要事物一模一样，完全一样，就是老子说的，“吾不知其名”，“其名不去”。老子说，道是一相，哪有名字？注意啊！一相无名，一相无差异故无名，二相有差异才有名。

◎ ……那么，我们讲的是事物的运动变化，现在你应该明白，噢！原来有一个不运动不变化的“道”存在，绝对的“道”，叫一个名字就成相对了，你只要能叫出个名字的东西都就成相对的事物了。那么叫道，还有个非道；叫正道，还有个邪道；叫大道，还有个小道。你一旦安上名字，就都成相对的了。“远曰反”的时候，远等于近，大等于小，无远近无大小。大等于小还有没有大小？没有大小了，也没有相对了，只是绝对独存。大等于小，大减小等于几？（学生：零。）

◎ ……《易学入门》中对“无极”有如下理解：“无极，无穷尽，无方体，无界域，是为无象之象。即为无象之象，何象？既已谓之无象之象，则非无象，非有非无，故无以名之，名之曰无极。有极无极，本非二也，与其落于无，毋宁象以有。然则是象也，非象非数，待人摈去者也。先天小象，一阴对一阳，对则交，交则非阴非阳，非阴非阳则不有不无，不有不无，付

诸无言矣。先天大象，阴卦对阳卦（亦即一阴对一阳），对则交，交则非阴非阳。开象也，人我皆然。合象也，亦人我皆然，是为大同，是为至善。虽行而付诸无行，精神所归，归于真常，此太昊所造之华胥氏国也。……而《河图》之十，本为五数中央之一点，而其外层之一九十，二八十，三七十，四六十，即为五数之四点。虚位之十既无，则无异于中央之十之四点何来？以《河图》之一九也，二八也，三七也，四六也，皆与内层之十相合故也。既无内层，外层必因之而无，二层皆无，则中五之四方各一，而同于最中央之一者不见矣。”

无穷尽，无方体，无界域，无象之象的“无极”，这和老子描述的“道”，佛家讲的“实相”都雷同。老子曰道为“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返也，这和佛家描述的“如来藏”、“不动周圆”、“周遍法界”是一个道理，都是指无穷尽，无处不在处处在的无量“时空”属性。无界域，无象、无方体的“无极”与老子描述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夷、希、微”的“道”类似，“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状态和属性；同样，佛经对实相本体的阐述亦类似，说实相本体是“本来无一物”，实相无相，无形无状，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究竟一相，无二无别，不变不异，平等普遍，无所不至，圆满十方，不生不灭，无大无小，无来无去。可见“无极”者，道也，实相也，三教文化表达不同，实则无异。因为“归元性无二”，三教圣人之领悟实与古圣伏羲“则”图、书悟道无异。

◎ ……只是一个就叫如，就叫本来。本来的面目就叫“天命”。你看，老子有一句话叫“道法自然”，“自然”就是本来，把那个本来就叫“天命”。佛法上把那个本来就叫如如、真如、妙真如心。孔老夫子叫什么？“空空如也”。所以，伏羲作易八卦干什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老子讲道，道是个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之物”的道，比天地还早。“寂兮寥兮”，寂者，清净本然；寥者，周遍法界，不动周圆。“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不生不灭，无始无终。“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你看，这就是本源啊！印度人把那个道就划成个零的符号（0），这就是零的发明权。实际上老子的道就是零，因为“道生一”嘛！从万物回归到三、二、一，直至回归到零位的道。到零上啦！那是个无边无际、圆满十方、无二无别的究竟一相，零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本来无一物”，但却是具足一切，能生万物的永恒存在。永恒了才是真的，不永恒的东西都是变化无常的，哪有个真实可言呢?!现在，太阳正往中间走，走到中间啦，再偏中向那边走，最后就落下去了。明天早上又上来啦!再进行刹那变动的运行，就这样周转循环永不停息!这个有没有个头绪呢?没有!

◎ ……“0”和“一”可以说就是“真我”，其它的都是假的，都是演化出来的。“0”、“一”可以演化出一切数来。最根本的就是“0”。在数轴原点，这边一个正一，那边一个负一，正一加负一等于0，这时原先虚妄的正一、负一就不存在了。除“0”以外，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唯有“0”不是虚妄的，是真真实实的。“0”永远消灭不了，即使消灭了，大不了还是个“0”嘛! $0+0=0$ ， $0\times 0=0$ ， $0-0=0$ ，怎么也拿它没办法，怎么也拿不掉!但其它一切虚妄之数，正负相加就消失了，不能永恒存在。这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就是零，就是非极性状态。老子讲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个“有物混成”就指的是“0”；“寂兮寥兮”，“0”既大而无外，又清净本然，没有任何声音，无边无际；“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不生不灭，无始无终，谁都奈何不了它；“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给“0”就安了个“道”!

那么，我们修行为什么又要讲这些呢?就是叫人始终都要契入到“0”的状态中。如果都是“0”的话，那就都是非极性了。问题是杀、盗、淫、妄、酒都不是“0”，既然都不是“0”，那么自然就是虚妄的、假的。假的东西，通过加、减、乘、除就都可以消灭了。只有“0”消灭不了，那么这就说明唯有“0”是真的。老子正是认识了这一点，才说出了《道德经》。惠能也曾说：“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大无小，无里无面。”这是什么呢?还是个“0”啊!本来面目就是那个样子。那么，有没有非极性的世界呢?大家现在就知道了，有!是存在着的!用这些很简单的数学公式解极性和非极性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虚妄的，什么是真实的。凡是脱离了“0”的，没契入到“0”里面的，那都是虚妄的。如，喝了一瓶酒，花了三十块钱，不是“0”了，那么是假的；说了一句谎话，卖了个假冒伪劣产品，赚了一百块钱，那么不是“0”了，也是假的；看那几个女人，多漂亮啊!“几个”、“漂亮”，这都不是“0”，亦是幻化。凡是有具体数目的，具体限制的，都不是“0”。你生气了，生了几次气?0次气!0次气就是没生气，“0”里面没生气。所以，你随时都可以用“0”这个非极性的般若实相来衡量是不是

达到了“0”，零就是“体”，其它的都是“相”、“用”。“相”和“用”始终能跟“体”一样的时候，那就修成了。那么这也是一个法门。因此说修行不难吧，难得很！说难吧，还真不难！连香炉也在说法，翠竹、黄花也都在说法，烟筒、灯泡一切都在说法呢。所以，只要大家能听懂的话，那自然也就一通百通了。

◎ ……这是佛陀一证悟就讲的世界观……。所以，不管是宗教界也好、学术界也好、哲学界也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世界观。世界观的问题解决了，后面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华藏世界，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也认识到了，这个“大”字，就对应佛陀说的一真法界。说“寂兮寥兮”，“寥”，无边无垠，无边无际嘛！孔子在《易经》中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那么，佛陀讲的就更细了，一念无明起，三细六粗，你看佛教先讲三细，然后讲六粗，这都是讲宇宙演化的世界观。佛陀在《华严经》上讲，先有虚空界，再有无色界→色界→欲界，这就对应我们的演化过程。所以，从一真法界上，因一念无明的妄动，在物理学上讲就是一个波动，中国古人的智慧，就在一个无极圈中画了一个“S”线，那个“S”线就是波动，波峰波谷。《楞严》上讲一念无明就进入了晦昧虚空，也就是进入了我们交龙文化讲的隐极性的世界。从非极性到了隐极性的世界，老子就叫“道生一”，孔子就叫“易有太极”。这个“易”不是《易经》的易，“易”就是本来面目，它具有不易、变易的属性。不易者真空，变易者妙有。他的“易有太极”，就是从这个真空中妙有产生太极，进入了隐极性的世界。再由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

你看，儒释道开始都讲世界观。佛陀讲的明了透彻，在《楞严》上讲，一念无明起，山河大地生。虽然世界观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们不专门讲世界观，引出世界观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认识世界，佛陀讲缘起法，又讲非因缘非自然，非因缘非自然就是非缘起的世界，我们叫非极性的世界，没有极性。没有极性，也就是没有对立，没有对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真法界。

◎ ……所以，这个东西只是个引导而已，引导叫你开悟，契入到般若实相上了，那些虚假的东西就都不要了，连佛法都抛弃了。为什么抛弃呢？

仍是一种法执障碍。法执都抛弃了，主观、客观就都不要了，没有主观和客观了，就没有我执和法执了。“名可名，非常名”，你能安上名字的那都是极性的事物，名字本身就是极性的事物，非极性是平等一如的，哪有名字呢？名字都是表达差异性的，是差异性的一种表现嘛！非极性无二无别，究竟一相，没有差异，你安个名字干什么？没必要！另外，安上任何名字都不对，所以老子就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不能叫个什么。不是不知道，那个状态你给它安任何名字都安不上，你安上名字就不对。“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说，我给硬安了个名字就叫“道”。“强为之名曰大”，牵强地、勉强地硬给它安了个名字，曰“大”。道的属性是“大”，多大？其大无外！无外之大，周遍法界，不动周圆，一定是无量、无极的属性。无量无极了，也就没有时空和主客的属性了，所以大而无外就等于小而无内。

◎ ……你看，这个“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既然“寂然不动”，生灭不生灭？不生灭么。这个东西是无相的，无相的这个事物连相都没有，还生什么？还灭什么？你看这意趣，三位圣人表达的实质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吾不知其名”，我不知道这叫个什么名字？能叫名字吗？如果叫什么名字，肯定就错了。一相无名，绝对的一相，谁给它安名呢？！有谁给它安名，就成了二相的相对，而非绝对！所以，“独立而不改”的绝对是无名的。“无名”才能成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才能“先天地生”。这个地方正显老子的大智慧。“吾不知其名”，有知就是二相，无知才是一相。老子讲“知无知”，孔子讲“无知也”，都是讲一相无外（当然无内）的非极性境界的。那么，无名跟你怎么交流呢？唉！故“字之曰道”，这安上个名字，就叫“道”。“强为之名曰大”，勉勉强强地就叫个“大”。又害怕你钻到这个名相里面了，你看第一句话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叫出名字的就不是那个常名，常名无名，常道不可道，不可言说。不可言说，无文字相，也无思维相。你看，老子说“强为之名曰大”。说大，又害怕你钻到“大”的对待名相中，又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有多大？大的那个和小的这个是一样的，远的那个和近的这个是等同，是大等于小，远等于近。唉呀！到这个智慧，这就才说是绝对一相。大等于小，远等于近，有没有极性观念了？没有极性观念了，这就绝对了。

现在我们看一看，如来说是由无相产生了无不相，反过来说，产生的无

不相，相相都无相，这才叫实相。用中国人的话说，真空妙有，妙有真空。那么孔子的表达呢？“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因为天下的万物都是感着出来的，你不感了么，在不在？你不感了就不在了。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产生的这个万物，还是寂然不动。虽寂然不动，能感着出来天下的万事万物。你看，这个这（指水晶球）就叫寂然不动，可以感出天下万物，但感出天下万物之后，仍是寂然不动，本体变了没有？没有！天下万物是真的假的？是假的，叫幻化相么。老子说的混成之物，就是后来安了个名字叫道、叫大的宇宙万物之本体。这个本体孔子就叫“易”。在佛经上呢？就叫实相。“先天地生”，就是天地的本源么。有了天地才生万物，这不就是“遂通天下之故”吗？！这不是“无相不相”吗？！虽然“无相不相”，但是你感出来的相相都是幻化相，本来寂然不动，不生不灭，“不相无相”。虽然“感而遂通天下”，但是它是常“寂然不动”。寂然不动，是表示无生无灭。

那么，先天地生的这个混成之物，“寂兮寥兮”，无生无灭，为什么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呢？“感”下的么，是“感而遂生”的。老子叫“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谷神不死”，“用之不勤”，就知道是生而未生，未生而生。凡所生皆是虚妄幻化，犹风箱动而生风，愈动愈风多，但风箱不增不减，故曰无生也！

◎ ……老子“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就说明，不得不用极性的名相来交流，但用极性名相交流时，就成“道可道，非常道”。“道”能不能道？不能道，一道就不是那个“常道”。那么，那个叫什么？无名可名，“道隐无名”，“其名不去”，“名可名，非常名”。能不能名？不能名！唯道独尊，谁叫道名？大道“独立而不改”，绝对真空，只此空性大我独尊，能名能思能言吗？本来无名无言，默然无语。你看，老子说的还是这个最深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再看孔子，“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把你的众生知见，就是极性观念，把极性的两端超越抛弃，就叫“叩其两端而竭焉”。超越你的这个极性思维和极性观念，泯灭你这个对待的极性属性，除掉你的一切知见，就是“空空如也”的本性。所以，三教圣人都讲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空空如也”的本体本性。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修行人都不能离开的问题。如果修行人离开这个问题，你就不能到究竟了义，你就不能转正觉。你怎么转？



你看，儒家人讲“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既然道不可须臾离，道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找道？“道不远人”，无处不在处处在，无处不有处处有。近也是道，远也是道，离也是道，不离也是道，这就是“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大道周遍法界，圆满十方，不动周圆，无远无近，无处非处，无离非离，道是“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绝对真空。所以，大道无形，冲虚如谷，“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但却不死寂不断灭，从古到今“以阅众甫”。

◎ ……“其名不去”。有人给它安名字，一定是站在“道”之外了，就不是一相了，就成了二相了。

所以，真空绝对的一相（道），“道隐无名”，老子又称“无名之朴”。因为绝对，既“可名于小”，又“可名为大”，实则绝对一相中，大=小，小=大，无大无小。庄子的大智慧说：“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然是一，一了则周遍法界，究竟一相，无主客内外了，那谁给它安名字？！庄子又说：“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既然你叫了个“一”，怎么能说没名字呢？！所以，对真空绝对来说，有名则成垢，无名则无法表达，故圣人皆是以有名来表达无名，以有言来表达无言。故佛陀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 ……那么，什么样的相是最大的相？无相之相就是最大的相。所以，没有速度的那个速度就叫不动周圆，没有相的东西才是实相。为什么？有相的东西可离啊，有相的东西是具体的，有界面的，不能周遍的，不能永恒存在。凡是一个有相的东西不能永恒存在，都是假的。这个学过《金刚经》的人就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真实相呢？真实相自然就是实相无相，无相的那个相才是实相和最大相。无速的那个速是最大速，没有速度，不动周圆。什么叫不动周圆？比如说，我坐到这里，而我的法身遍满，无处不在处处在，这就叫不动周圆。

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不动周圆，实相无相，只有这么一个“状态”，才不可须臾离啊！那你没办法离，时时在，处处在，离不了。所谓明心见性就要明这个时时处处在的，就要见不可须臾离的这个。这只有圣人证到这个绝对了，就叫绝对真理。老子说的“有物混成”，就指这个不可须臾离的“物”。哪个物？不是具体的事物，是什么物？就说的是绝对的这一物；不可须臾离的这一物；是“先天地生”，比天地还早的一“物”。它是“寂兮寥兮”，“寂”，

一无所有，清静本然，就叫寂。有了不能叫寂，只有一无所有才叫寂。“寥”呢？周遍法界，不动周圆，就叫寥。说辽阔无垠，无垠就没有边界，大着没有边界。“独立而不改”，是指绝对，没有相对的东西。你看，我们具体的事物，可离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内外相对，上下相对，大小相对，远近相对，男女相对，阴阳相对，天地相对，具体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既然是这样，你看儒家人讲的“不可须臾离”，跟佛家人讲的实相无相、不动周圆、究竟一相、无二无别、圆满十方是不是一个道理？你看，“可离非道也”，能够离的那个东西不是道，不是实相，不是真如相，不是永恒的本体本性。所以，古今中外的圣贤都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个真如实相，就是见到这个，明了这个，悟到这个，要证到这个，那就大事毕矣。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那就没办法了，你看就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你把它圆融贯通了之后，你看这个智慧深不深？然后给你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 ……什么叫实性？实的东西不是假的，不生灭变化、永恒存在的就叫实。生灭变化的、暂时存在的、相对存在的、意识分别规定的一切，都叫虚妄。相是虚妄，本性真实，性相不二，只是一个，才算明白了《心经》。《心经》明白了，三藏十二部就都明白了，你就能明白只有性是朗朗现前，叫“性自尔”。性自然就是本来那个样子，不需修为，不需造作，老子就叫做道法自然。自然就是本来那个样子，谁也没有规定它，谁也没有创造它，谁也没有指挥它，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真空绝对。因为是吾人的本性，所以非因缘非自然。因缘是两相，自然是不知真空本性，亦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究竟地说还是两相。老子说的“道法自然”不是真常外道的自然，而是指道本来如是，“性自尔”。因为本来就是吾人的本性，是本性了，就独尊独存，谈什么因缘、自然的对待观念？把《楞严经》说成真常外道的人，根本不知道真空绝对是吾人的本性。你是真空绝对时，“性自尔”，就像你是无极圈时，一相无内外，谈什么自然、因缘的极性思维观念？因为此境界中，一相无相，哪有言说思维？叫不可思议。你认为是真常外道时，那你在思议！你根本就不知道真空就是本性，真空本性是不可思不可议，哪来的因缘自然的对立？哪有真常外道的极性思维？

◎ ……老子在《道德经》上也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是什么？天、地、人就是阴阳两半和S线。“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是什么？道就是无极，就是般若实相、真如实性、妙真如性。你看，太极圈里面有内容吗？有内容。是什么？天、地、人。“道法自然”，有人说“道”是法自然的，认为道上面还有个自然，不是这样！无极、太极就代表了万事万物的总法则，这个法则不是你创造的，是自然形成的。三细六粗是不是你创造的？三细六粗就是道法自然。“随有所念，境界现前”这就是“道法自然”，循业发现也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讲规律的必然性的。

这根竹竿长，那根竹竿短，是不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九峰山的佛法是什么？九峰山的石头是大的大、小的小。大也不是你创造下的，小也不是你创造下的，那是你分别下的。如果你不分别呢？就是那个！你不分别就没有大小，你一分别就有大小，但有大小不影响绝对空。一条鱼大，一条鱼小，影响不影响鱼缸？不影响鱼缸。装进去大鱼叫鱼缸，装进去小鱼叫鱼缸，是不是道法自然？所以，是要破你的识心，识心一破，回过头来，又道法自然。“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暑夏一股香风从南面吹进来，吹到殿堂里面，必然就凉快，“殿阁生微凉”，这就是“道法自然”。

◎ ……实际上这并不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觉醒，人们忘记了我们祖先的大智慧，更不知道“硬件性文明”（对应物质文明）之外，还有“软件性文明”。我们的古圣先贤们曾经以“软件性文明”的大智慧深刻洞察过人类生存方式的各种可能，他们得出了各种方案中的不同价值评估，指出了人类社会如何合理的生存，如何体现人类真正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儒释道的圣贤文化就是这类课题的研究所得。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明了人是大自然演化的产物，大自然是大宇宙演化的产物，大自然、大宇宙却是人的大自然、大宇宙，人不能脱离自然，因为人是大自然在一定环境、一定阶段的产物。人脱离产生自己的自然演化环境，就像胎儿脱离母胞生存一样，这不是最佳的生存方案。同样，人类要征服自然，这是没有认识到世界存在不同层次的一种幼稚与愚昧的妄想。大智慧的老子让“人法地”，地就是演化我们地球人类的自然环境，而地球的这个环境是太阳系这个大环境演化在一定时空的产物；同样，银河系也是整个宇宙演化到一定时空的产物……。所以，老子讲“地法天”，所有不同的时空层次都是地的“天”。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天)也没有孤立存在，还有能量和信息的世界存在。物质靠能量来运动，能量靠

信息来规定。所以，老子指出：“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的宇宙（物质世界），可看作老子讲的“天”，“天法道”就是我们的宇宙受能量、信息的状态和属性（道）来制约，“道”按照本有的“自然”法则而“周行不殆”。老子认识到人类征服自然，会受“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规律的报复，人无法征服地、天、道，而且征服地、天、道就是破坏我们自身生存的胞胎，也就是在扼杀自己，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我们的循业发现的依报存在。所以，老子几千年前就给后代揭示出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科学规律。

放纵本能使人类和社会在自私、愚昧、堕落、罪恶的争、贪、夺、抢、杀中痛苦的熬煎，把现代“文明”的成果都用在人对付人、算计人、征服人、戕害人上，用自己创造的文明来祸害自己。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一切为我的学说思想，使人们的心态失衡，放纵了人类自私贪婪的低级本能，使老子讲的“祸”、“咎”、“罪”火烧自身，自食恶果。

◎ ……人们不注意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结果乱砍滥伐。你看，江河全都污染了，人类现在是整个不自然了，全世界都是这样。在城市里集中盖楼房，把人口集中起来，而且住在楼房里，光用水来冲厕所这一项，那污染该有多大？！

◎ ……人类不净化心灵，不完善人格，盲目发展某些技巧，弊大于利，甚至走极端，人类自己给自己挖陷阱。比如说现在的沙尘暴，一起来后人们没办法，你以为人能改造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在自然界才是“地”上的一部分，地法的是天，天法的是道。所以，我们这是“鸡蛋碰石头”，最终是自掘坟墓，自己就把自己毁坏了。光发展科技，而忽视人的素质教育，人类愚昧的危险就危险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不能这样盲目地发展这些，要十分重视心灵、人格、智慧和境界的培养，让理智高尚的情操驾驭科技的运行。否则，将是骑虎难下，盐水止渴，愈走愈危险。

## 第二十六章 讲记摘录

◎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老子这里讲的“重”和“静”，是指道的本体本性所具有的寂然不动和清静本然的

属性。“重”喻如如不动，“轻”喻变动；“静”是指清净无妄，“躁”是指妄动不已。不动的道之本体本性（“重”）在哪里呢？就是易动易变的各种幻相。这里老子要我们认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动和不动只是一个，动在不动上动，不动用动来显现（“重为轻根”），如若只著在运动变化的显现相上而不见不动的本体，就是“轻则失本”，也就是不明白体性与相用不二。犹如见镜像不见镜体，著在镜像上迷惑不已。亦如猴子不知水月处是水，还去水中捞月，此亦谓之“轻则失本”也。

清净本然的道体在哪里呢？就是变动不居的妄心妄念，如果只著在妄心妄念上，不见清净本然的体性，犹如见振动的水波而不见水的本体，此为“躁则失君”。要认识波水一如，明白无水不现波，就知道“静为躁君”。

能在“轻”“躁”的运动变化中见不运动不变化的“根”和“君”，这就是在一切生灭无常的相用中，直下见到如如不动的体性，这就是“终日行不离辘轳”。“辘轳”者，喻如如不动的本体也，也是指本根和君主也。这都是老子以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根本和主宰，也就是本根、本体、本性、本源的道。圣人终日与道不相离（“不离辘轳”）。“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是指即使在荣华富贵之时，财色名利之中，仍然是超凡脱俗，一尘不染，清净本然，如如不动。

心地法门中，心为一切之主宰，心时时契入真空本性，心不离一相绝对的道，这就是圣人的境界。这和佛陀讲的“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是相通的。“万乘之主”是喻心为主宰，心契于道，绝不敢被妄心妄念所干扰而与道体相离。如果在运动变化中，在生灭无常的幻化相中迷失了方向，也就是在一切变动不居的相用中不见如如不动的体性，这就是“以身轻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无限的道体，这里的“身”是指有限的相用。不能像猴子一样迷惑在水月的幻化相中而不见水的本体。如来说，“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世间的一切法相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有限之物，而“菩提妙明元心”则是不运动不变化的无限的真空绝对之本体、本性、本心。心物一元，内外一体，主客不分，二十五有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 第二十七章 讲记摘录

◎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者无关键而

不可开，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善行”者无行，“善言”者无言，“善计”者无思无虑，“善闭”者无闭，“善结”者无结，这里的“善”是指唯道是从者、大顺于道者而言。“道”本一相无相，故无“无辙迹”、“无瑕谪”、“不用筹策”、“无关键而不可开”、“无绳约而不可解”。契合于道者，有情无情同一本体本源，故“常善救人”、“常善救物”。因为，主客内外、根尘识空、心身世界都是自己真空本性（道）所显现的相，所以这一切都同根同源，同是一体，故不可弃，也弃不了，到此境界的人，当然就无弃人、无弃物。儒家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善与不善等的一切极性对待的显现相皆与隐微的真空绝对本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就是“要妙”。不懂得相对不异、即是绝对，绝对不异、即是相对；有情无情的相不异、即是真空绝对的本体，真空绝对的本体不异、即是有情无情的相；一切相不异、即是性，性不异、即是一切相的这些道理，就是“虽智大迷”。

极性对待互为“师”“资”，善人是不善人学习的榜样，不善人是善人的一面镜子。善人见不善人不是朝外责备对方，而是首先反省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不善之处。以此不善人为借鉴，首先清除自己心灵上的不善污点，这就是不善人是善人之资。先把自己修养好，然后再去关怀别人，善意提出不善人的不善之处，让不善人改正。孔子也有类似的表达，“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因为极性对待的双方是同一本体，是同一本源，所以究竟地讲，自他都是自己的妙明真心循业所现之量。所以，不著在相对的所现之量上互相责备，如果著在自他相上互相责备，那一定是不悟道见道之人。就算辨别出一个是非曲直，那还是愚痴凡夫的境界，不是大智慧的解脱。所以，老子说“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就是不著善与不善的一对极性，也不著自他的分别。如果著在自他、善不善的相上，就说你是善人，你的对，你有智慧，那也都是不悟道见道的愚痴表现，所谓的“虽智大迷”。

老子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人们在极性对待相上不著对待的一切相，而是要从对待相上见到绝对的本性。著在对待相上，即使说的最正确、最聪明、最智慧、最能耐、最伟大，那也没有脱出极性观念制约的桎梏，仍然是见相

著相的凡夫。大圣老子要人们直下从善不善、自他的对待相中见到真空绝对本性，“是谓要妙”。

极性对待都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皆是虚妄幻化的虚假存在，究其实质，犹如空华水月，本不存在。所以，“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这是老子让人们不要在极性虚幻的假相中分别执著，要看到一切极性的虚假相，都是真空绝对所显现的幻化相，犹如镜子所显现的镜像，二者只是一个，见镜像就是镜子。同理，见一切极性对待的事物，直下就见真空本性，也就是直下悟道、见道，这就是“善行”、“善言”、“善计”、“善闭”、“善结”的大智慧者。

如果著在极性对待的相中，这就是“贵其师”，“爱其资”，即使对极性对待的幻化相研究得多透彻，认识得多深刻，表现得自己多聪明，这都是无智慧的“大迷”。何以故？前提就错！不知道极性世界的一切现象无一真实存在，皆是非极性本体所存在的一种存在方式，犹如金器具是金子所采取的一种存在方式，一切金器具仍是金子本身。所以，有智慧的人就不著在相对的假相上要小聪明，而是着眼在见一切相只见本体本性的大智慧上，就不被宇宙万法相所迷惑，就能转物自在，成为“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的圣人。佛陀说“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老子说的“常善救人”、“常善救物”最深刻的含义就是能转人转物，见人见物时直下就见真空本性的道。圣人以此究竟了义的道理去度化一切众生，叫一切众生有此智慧的认识和境界，这才是圣人“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的“袭明”。

“袭明”者，于道相契合者也，也是说大顺于道、唯道是从的有智慧之人。所以，只有于道契合的“袭明”者，才能认识有情无情同圆种智，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因为一切都是道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也是道体本身，故人与物都不可弃，才是“善救人”、“善救物”。明白此理，就在一切世间相中不迷惑了。

“袭明”者，犹如如来讲的随顺觉性者也。《圆觉经》讲：“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善男子，但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彼诸众生闻

是法门，信解受持，不生惊畏，是则名为随顺觉性。善男子，汝等当知，如是众生，已曾供养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及大菩萨，植众德本，佛说是人，名为成就一切种智。”

◎ ……三教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增益智慧的哲理，是要人们达到最完美、最完善的境界，这种境界儒家叫成圣；释家叫成佛；道家叫成仙。这些名词虽异，但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至善至美的人格，是要使人的境界提高，使人的道德智慧圆满。为此目的，三教各用其哲理教化世人，普化世人。要把人都教化成至善之人就是“大学之道”；“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有道之人就慈悲救度他人，教化他人，不能遗弃任何人，连物都不遗弃，何况人乎！能救人救物这才是最大的慈悲和最深层次的智慧（袭明）。爱自己推及爱别人，爱别人推及到爱万物，以自己之明来度化他人也明，这就是佛家自觉觉他的境界。“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有道圣人，无私无偏，大公无私，想把人们都教化成善良诚信之人。善的不善的、诚实的不诚实的，圣人都以善良心、诚信之心同样对待，目的是使不善和不诚信之人同归于善良信实。

## 第二十八章 讲记摘录

◎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性是一相非极性，相是二相的极性对待。凡相皆是极性属性。极性的事物都是对待出现的，是不能独立存在，极性二端互为存在的前提。非极性是独立存在的，是绝对的，无任何条件的。非极性是一相的无相，因无明不了无相是一相，从而将非极性的本体本性极化而分割，形成极性的对待事物，这正是周敦颐讲的“无极而太极”。于是，由绝对的一相便成为相对的二相。

反过来，极性的二相通过两极相等的超越法（等号法门），由极性的二相“太极本无极”而成为非极性一相。非极性到极性的过程，称为演化，极



性到非极性的过程叫回归。演化则堕落，堕入生死轮回；回归则转凡成圣，了脱生死羁绊。

“雄雌”、“黑白”、“荣辱”等代表极性二相的属性，“知”与“守”是圣人教人们不要极化，要回归。“知”和“守”的目的是要消除极性对待，转成非极性。“知”与“守”达到两极相等时，就回归于非极性的一相。“婴儿”、“无极”、“朴”就是非极性的表达。“天下溪”、“天下式”、“天下谷”是“知”与“守”达到两极相等时的转化点，或临界状态，我们叫转正觉、转心态。比如，+5和-5一对极性，“知”道+5，必然数轴上还有-5（“守”），如何消除极性？便有 $(-5)+5=0$ ，零就是“天下溪、式、谷”。又如：男人和女人是两极，当男=女=人时，极性就超越了。人是性，男女是相，相妄性真，不管男女都具备人性，就不著男女相。人性看不见、摸不着，但通过男女的相可表达出来。如：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母亲表现在生活情感的关心上，父亲则表现在教育子女的智慧道德要求上，于是爱的人性得以体现出来，人的性通过男女相的表达得到证明。如若著在男女相上，男的一天尽吃喝玩乐，女的一天尽梳妆打扮，那非堕落不成。修法上，著相入邪道，堕落不解脱；显性归大道，智慧得超脱。

性（“朴”）失掉了（“散”）必是著在相上（“器”），所以著相分别就无法转凡成圣，故“复归于朴”才是出路。但证道悟道的圣人，虽在“朴散为器”的世间，相是他妙用的“工具”。对凡夫来说，相是业相（循业发现的），是罪报；对圣者来说，相是妙用（如“官长”指挥人们一样自由自在）。圣人的妙用不极化（“不割”）本性（“大制”），是无作妙德，自在成就，无为而无不为。

◎ ……这跟昨晚上讲的有与无、常与无常、定与不定，都是同一个道理。一切相对的东西都是用来表达绝对的，绝对必须是要用两极相因的等号法门来表达，这就是“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无极中有没有阴阳两半？说有之时有是无，说无之时无是有；说阳之时阳是阴，说阴之时阴是阳。你要能透过这个机制原理，你学下的东西就活了，赵州和尚叫“活物”。老子就叫“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知雄守雌，目的要干什么？要回归于婴儿；知白守黑，目的要回归于无极；知荣守辱，目的要回归于朴，这就是“二道相因，生中道义”，这也叫等号法门。因为诸法都是对待法，一切对待本不存在，也就是诸法本来就无生，诸法根本就

不存在，诸法只是真空本性的表达方式。所以，一切极性对待都要回归到非极性的真空绝对，否则就在虚妄幻化的相上识心分别，不见真如本性。所以，用等号法门直接回归“婴儿”、“无极”、“朴”的非极性，这就叫“生中道义”。孔老夫子叫“叩其两端而竭焉”，进入“空空如也”的本体本来。能明白一切极性对待的法相事物本身就是真空本性采取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你能直下从相对见到绝对，这就叫“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所谓诸法无生，对待不有，才是真正的“诸法空相”、“以无所得”。

◎ ……佛陀讲“于有非有，于无非无”。有是非有，无是非无，一切对待法不著其名相，更不能迷惑在妄想中。始终要明白，数轴上只是零，没有正负数，正负数只是用来表达零是真实存在的。你看，正一加负一、正五加负五、正无穷加负无穷都是零，只有零，别无它有。零就是《心经》讲的“空”，也是老子讲的“朴”、“无极”、“婴儿”；正负数就是《心经》讲的五蕴，也是老子讲的雄雌、黑白、荣辱。老子讲“大制不割”，零就是“大制”，《心经》的“空”就是“大制”。“大制不割”是什么意思？是如如不动的意思。零和“空”是如如不动的，谁也分割不了它，也没有可分割的内容，因为真空绝对，你分割什么？零就是用正负数来表达，“空”就是显现为对待的相，那是我们极性观念的人的识心分别，认为绝对成了相对了，认为产生了宇宙万物，认为有五蕴的真实存在，其实一切识心分别的对象和识心分别者，都根本不存在，只存在零和“空”。犹如镜子中现出一切万物的影像，实际上镜子如如不动，只是识心分别的人妄觉到镜子中产生了影像。镜子中不管现出任何影像，影像还是镜子，影像和镜子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所以，镜像不影响镜体，因为镜像本不存在，只是镜体如如不动，寂然常存，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这就是所谓的“大制不割”。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你从这里就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是对待相都是假的，说阴说阳，说有说无，说大说小，说高说低，说男说女，这都是虚假幻化的相对相。相对的相那是假相，那是你的极性观念，是你的心识作怪。你不证悟的时候，你的识心总是在欺瞒哄骗你，使你总认为，是有是无，是常是无常，是阴是阳，是男是女；总觉得“大制”的绝对不存在，只存在两相的法相事物。所以，如来给我们说，“诸法实空，无性一相，所谓无相”。一相无相就是“大制”，“诸法实空”就是对待不有，诸法无生。既然诸法无生、对待不有，那当然“大制”就“不割”了。“大制不割”是指

清净本然的本体如如不动，也说明了雄雌、黑白、荣辱的对待不有，根本不存在。

“于有非有，于无非无。”这个话正就是“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也正是六祖说的“二道相因，生中道义”。你看，证悟必须要证悟这个东西，只有一个空性的我。但你可不要著到空性的我里，语言的坏处就坏在这里，你说个什么，他就著个什么，因为不知道语言本身就是极性的观念，用极性的观念来破极性的观念，犹如浊水洗脸，总洗不净。所以，为什么提倡叫你要明心见性呢？你明心见性，就从极性的思维中脱出来了，体证非极性的绝对，把语言、思维、文字的极性对待的缠绕就解除了。

◎ ……你一旦陷入有跟无了，那能讲清楚吗？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同理，有佛性吗？有没有佛性？××一天执著她有一个佛性。绝对是没有相对观念的，你落在有无中，这就叫极性识心的妄想。一部《涅槃经》佛陀反复就讲这个问题，最后结论是佛性是非有非无，亦有亦无。《楞严经》上还不是给你说，根尘识本非因缘，亦非自然；见性不即不离。有没有见性？不即不离；“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名，无戏论法”，就是这个道理。老子也是害怕你著在这个对待的虚假相上，故亦用“知××，守××，回归××”来破极性，显非极性。佛陀讲凡所有相皆是对待的虚妄，对待相是假相，那怎么办呢？见诸相非相，见一切对待相即是绝对的非相，也就是说，见一切相对即是绝对的表达方式和存在方式。犹如任一对正负数都是零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见诸相是非相则见如来，这就是从对待中见到绝对，也可以表达为诸相等于非相，非相等于诸相，则见如来；亦可表达为非诸相非非相，亦诸相亦非相，这就是于有非有、于无非无的道理。

昨晚上我讲的这个“于有非有，于无非无”，这《心经》上有没有？（众：有。）哪些话是“于有非有，于无非无”？（众：色就是空，空就是色。）

那么，老子说的回归于朴，回归于婴儿，回归于无极，《心经》上有没有？（众：有。）哪些话？（众：以无所得故，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诸法空相。）

哪一个朴、婴儿、无极？说不上来了吧？（众：……）《心经》你背的这么熟，你还是没办法，经义没有从心地上过去，再变换一下就又不知道

了，所以必须明心见性。现在我给你说的就这，你看，“于有非有，于无非无”，这不就是昨晚上讲的诸法空相、空相诸法吗？！非有是有，非无是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看，《心经》上就是这么表达的。老子就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你看只是表达不一样，意趣一样。

你看，诸法空相，当然空相诸法，这是对待的表达法，以对待表达绝对。雄跟雌是对待法，荣跟辱是对待法，黑跟白是对待法，对待法的目的在表达绝对，通过破对待法要得出绝对的“朴”、“无极”、“婴儿”。诸法空相，空相诸法。空相跟诸法、诸法跟空相，就得出来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个什么？这就叫“朴”，这就叫“无极”，这就叫“婴儿”。“婴儿”有没有分别心？（众：没有。）没分别心。

有没有对待法？目的是从对待法要到绝对上去。你看，生灭有没有了？没有了。增减有没有了？没有了。垢净有没有了？没有了。这在佛法上叫什么？叫不二。证悟就证悟极性与非极性不二，有与无不二，生灭、垢净、增减不二。如来叫如如，孔老夫子叫“空空如也”，老子叫“道”，“独立而不改”。为什么《法华》是究竟了义呢？唯佛与佛相通。通什么？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六祖和五祖给你讲，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才是真实，你要到如如。

雄跟雌，那是你有极性对待法，说这是个男的，那是个女的；这是个雄的，那是个雌的。婴儿没有这个分别，婴儿连他爸和他妈都没分别，硬是他妈给教着说，喂奶的就是你妈，抽烟的是你爸。哈哈！这给娃娃硬强化，天天强化，抽烟的那是你爸，喂奶的这是你妈。生下来的娃娃有没有哪个是他爸，哪个是他妈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么。所以，叫你回归到婴儿，回归婴儿就代表绝对么。

黑白是你的分别心识观念，叫你回归到无极，就无黑白的两极了。你要用等号法门直下破除极性，回归非极性。“朴”是什么？“朴”就是那个原木。如果把这个原木已经做成桌子跟凳子了，做成门跟窗户了，就都成了对待法了。“朴”的绝对破开了就成相对了，所谓无极而太极。现在是要回归，要太极复无极，太极本无极。你看，《笠翁对韵》，天对地，男对女，高对低，小对大，尽是对法，这就是我们极性的世界。极性世界无一事一物不是对待，连我们的思维语言全是对待的体现。也就是说，没有对待就不会有极性的思

维和语言，语言和思维本身就是极性对待法。

“知其雄，守其雌”，叫你赶快从雄雌对待的虚妄观念中跳出来。黑白是对待，荣辱是对待，从对待中入到绝对上，就是“婴儿”、“朴”、“无极”。

你看，这个讲完了老子就讲，“大制不割”。“大制”就是“婴儿”、“无极”、“朴”代表的真空绝对。“大制不割”，你割不了，真空绝对、一无所有你怎么“割”？说我把那个原木破成板，做成桌子，做成凳子了，就这样还是不割，割是你的分别。把棉花变成衣帽鞋袜了，你认为割了，实际上就是变成衣帽鞋袜的相，还是棉花纤维，相变，棉花纤维的性不变，棉花纤维还是棉花纤维，这就是“大制不割”。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这些话对我们来说，老子讲的太深了！但对明白的人来说，并不深，对明心见性的人来讲浅得很，但众生却不知道说的什么。那圣人用之为“官长”，“官长”者，表示圣人自由自在，不被极性对待事物所迷惑，见一切极性的法相事物仍是如如不动的真空绝对之本体，这就是“圣人用之”而“大制不割”。那凡夫用之呢？凡夫用之则为庶民，大制全割。“官长”有职有权，故能自由自在，不受他人影响；庶民无职无权，总是受制于人，不能自如自在。这是指到了圣人的境界，见相不著相，能转物自在，能自在无碍。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总是被五蕴万法的相所迷惑，所干扰。所以，《心经》讲五蕴万法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万法，到此境界就不被极性对待法所污染，就能“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才是真实”。有了如如之心的圣人，见到万境仍是如如的本体，这就是“大制不割”。普通人不明白“五蕴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的道理，总是被万境所迷惑，见相著相，大制全割，无法解脱，没有自由，故喻之为“庶民”。

圣人就知道这个，什么黑白、荣辱、雄雌，这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雄的时候对面必是雌，说阴的时候对面必是阳，雄雌、阴阳是不能分割的，互为存在的前提。或者说，阳本不存在，因阴而有；阴本不存在，因阳而有，一切对待都不存在，因识心的分割而有。既然对待都不存在，绝对的“道”、真空本性、“大制”能被对待分割吗？不能。因为分割“大制”的对待法根本就不存在，对待法无生，所以佛陀说“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法与非法本来不存在，所以“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既然对待法无生，根本不有，那为什么还有雄雌、黑白、荣辱呢？圣人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一切不存在的对待法，只是用来引导众生认识绝对的方便表达。对待法都作为工具来使用，这就是“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这里的“官长”就代表妙用的工具之意，佛法上就叫真空妙有。但还要知道妙用的工具本不存在，就叫妙有真空。妙有真空就叫“大制不割”，只有圣人才能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也就是说，只有圣人才明白诸法不生，对待不有，但还善巧方便地应用对待的诸法来引导众生，度化众生。这就是《心经》所讲的对待的五蕴万法不异、即是绝对的“空”，绝对的“空”不异、即是对待的五蕴万法。

只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就能自如自在地应用极性对待法而不受污染，始终住在非极性的究竟一相上，这就是“大制不割”。我们不是经常讲不思议中的见闻觉知吗？如果你能在不思议的境界中，一切见闻觉知都不影响你，有此妙用的境界，那一定是圣者的智慧才有，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知其雄，守其雌”，不是叫你守，“守”是什么意思？“不异、即是”的意思。

“知其雄，守其雌”，五蕴即是空。“知其雌，守其雄”呢？空即是五蕴。非雄非雌就是“婴儿”，非白非黑就是“无极”，非荣非辱就是“朴”。非法非非法就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以无所得”，也就是“朴”、“婴儿”、“无极”。我说你《心经》不懂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说明了个什么？

（小×：只有一个绝对。）

（张××：非空非色。）

（陈××：一无所有。）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相当于“知其雄，守其雌；知其雌，守其雄”。极性对待法就是雄雌，破极性对待法就是非极性的绝对。说雄之时雄在雌，说雌之时雌在雄，非雄非雌，亦雄亦雌，雄等于雌，雌等于雄，这就与《心经》的“五蕴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相对应了。你看，这一下《道德经》跟《心经》不就互通了吗？

五蕴即是空，这就说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时候就“则见如来”。“诸法空相”，“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不说不空相诸法、照见空即是五蕴呢？因为你无量劫的病是火毒炽盛，

只能败毒，用黄连上清丸，不敢用人参养荣丸。你的病是无量劫著有，不是著空，你连空都没体悟过，你著什么空？你无量劫就不知道是空。所以，《心经》也好，《道德经》也好，他先破你有的执著。你经常见五蕴是实有，所以先认识五蕴皆空。

这个问题一过去，就知道“诸法实空”。既然“诸法实空”，什么叫诸法？实空就是诸法，诸法就是实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破完了就是凡所有相皆是真实；凡所有相皆是真实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是一个，目的要达到法界无差别，法界无差别就是如如。你念佛、明心见性到这个地方了，你就知道如如了。

现在看，阿弥陀佛是什么？这是什么（举一物示）？这理论学完了，到实践上就又知道了。什么是阿弥陀佛？（众：诸法即是空相。）念了几个字？阿、弥、陀、佛，一个字一法，这是几法？四法，三法就是众法，就叫诸法。三个法就叫诸法，三个人就叫众。“诸法实空”，那空是什么？空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诸法诸相，诸法诸相皆空，所以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直下就是真空的本性。真空本性在哪里？直下就是这句阿弥陀佛。以此念佛，就入实相念佛。念阿弥陀佛就是真空本性的妙用。真空本性在哪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等于真空本性，真空本性等于念阿弥陀佛，这也是“五蕴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的互通说。

◎ ……你看，你这样把个直直的绳子振摇一下，振摇的结果是形成一上一下的波形。虽然一根直绳成了波峰波谷的形状，但绳子变了没有？没有。绳子生灭了没有？也没有。绳子振摇了，还是一根直线绳子。你就才知道，绳子的波峰波谷就是虚妄相，这些虚妄相根本不影响绳子的存在，知波峰波谷的绳子相还是绳子，所以“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增减，没有生灭，这就叫“朴”、“无极”、“婴儿”，这就叫“大制”。“大制”割不割？这根绳子你再振摇，振幅再大，还是这根绳子。绳子变了没有？没有！所以“大制不割”。就是十二级台风现在变成十八级了，太平洋的海浪原来是五米，现在变成二十米，三十米了，还是太平洋，“大制不割”嘛！“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不影响真空本性，诸法即是真空本性，这就是老子说的“大制不割”。棉花纤维通过纺线、织布、裁剪、缝纫，变成衣帽鞋袜了，衣帽鞋袜仍是棉花纤维，变了没有？没有。大制割了没有？（众：没有。）

……没增没减，没生没灭，“大制不割”，所以有念无念皆是觉性。觉性变不变？有念无念是你的一种观念，你的任何观念都不影响觉性本身。烦恼不异菩提，菩提不异烦恼，不管你是菩提烦恼，“大制不割”，本性如如不动。你再清净和再烦恼，痛苦死和高兴死，皆是等价。为什么？“大制不割”嘛！你现在要慢慢地体悟这个道理。老子讲的这一段，这和《心经》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黑白、荣辱、雄雌的五蕴法不异、即是婴儿、无极、朴的空。

◎ ……你看，老子讲“大智若愚”，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众：智等于愚。）

为什么大智若愚？智与愚是一对极性的对待，凡极性的对待都用等号法门回归非极性，这才是究竟了义。“若”是如的意思，等于的意思，大智如愚，智等于愚，智即是愚，这是不是等号法门？能懂这个道理，你就明白真空绝对了。

对待法必须破除，因为对待不有，诸法无生，破对待与诸法的时候，破的当下就是立，破极性就是显非极性，破对待就是显绝对，破的目的不是破，破的目的是在立，立一个什么？立一个不立。诸法空相的目的，得出个什么结论？得出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说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要立一个凡所有相皆是真实。明白这个道理，就叫“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说个诸法空相，那反过来就是空相诸法；五蕴即是空，反过来就是空即是五蕴。所以，《心经》弄通了，就万法皆通了。

既然五蕴即是空、空即是五蕴，说明了个什么？说明了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能够了透这个里面的道理，就翻身了。你念佛要念到这个地方，也就翻身了。转正觉转到这个地方，你才能够明心见性。一无所有就是一切都有，一无所得才得一切，一切都得就等于一无所得。什么叫零？

（小×：一切数。）你怎么知道的？（小×：你给学生讲课时我听到的。）给学生讲的时候听下的，零是什么？（××：零是坐标上的原点。）坐标原点？所以，你不明白，换一个说法又不懂了。零就是正一加负一，正无穷加负无穷。那一切正负数是什么？是零嘛！零是一无所有，一切正负数就是一切都有。你看，所有的科学技术、无情都在说法，这就是古人讲的无情说法不思議。

◎ ……你没到位，你不知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法与非法都要舍。“譬如筏喻”，筏不就是过河的筏子么。过了河，总不能把筏子背到旅馆



去。一切有都要舍，何况一切空呢?!空有都要舍。如何舍?空即是有、有即是空，这不就舍了吗?!是某某即非某某，即非某某是某某，某某等于即非某某，就是“是名某某”。什么叫是名某某?(××:是名某某就是某某等于非某某。)那怎么某某能等于非某某呢?(××:非某某等于某某。)你是从哪里学到的?(××:从无学学的。)从无学学的。“是名某某”正就是“知其雄，守其雌”的什么?婴儿嘛;“知其白，守其黑”的无极;“知其荣，守其辱”的朴。“是名某某”就是“是某某等于非某某，非某某等于是某某”，就叫是名某某。你看，《金刚经》整个就讲了个这个内容。

……法圆融无碍了之后，你就知道同样一句话，儒家怎么讲，道家怎么讲，佛家怎么讲。把三家的理论圆通了，自然就三教合一了。

老子讲的“知某某，守某某，回归某某”，儒家怎么讲?(众:叩其两端而竭焉，空空如也。)对!这刚讲过了。(××:易，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你看，小×打了几遍，我看能不能知道?抓耳朵，耳朵上没写着。(小×:易，无思也无为也。)那才是说空么。(小×:感而遂通天下。)那是说有。圣人证到的境界，你要懂，绝对的境界是很微妙的。把这个书(指《明心见性的要旨》)能看五遍，就能开悟。中国人用无极太极，这可不是一般的智慧，这种说法佛经上没有，但是义趣却是相通的，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周敦颐把无极跟太极的关系表达为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这个确实了不得。孔老夫子把伏羲的易理明白了之后，就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些话要说多深就有多深。“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说法是说的什么?(××:有等于无，等于道。)你看，古人这个智慧，雄和雌是不是阴阳?黑白是不是阴阳?荣辱是不是阴阳?你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是指什么?(××:我们讲的妙真如性。)这个道是什么?就是无极、朴、婴儿。一阴一阳是对待法，道是绝对。你证不到绝对上，就不算圣人，要证到绝对上。“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不异、即是道。一切极性的对待全抽象为一阴一阳，五蕴万法即是一阴一阳，五蕴万法不异、即是空，你就知道一阴一阳代表的五蕴万法即是道(空)，所以孔老夫子讲的“道”正就是《心经》中讲的“空”。由此可知，一阴一阳所代表的五蕴万法之相对和“道”所代表的真空绝对的空，正是“不异、即是”的关系。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和“五蕴万法不异、

即是空”是完全相通的。

伏羲和孔子的这个说法，《楞严经》怎么讲？（小×：二十五有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楞严经》讲，“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这一阴一阳就代表了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阴变成阳，冬天变成夏天，晚间变成白天，夏天变成冬天，白天变成晚间，这是不是一阴一阳？年年有个立冬、立春，你要从这里面找出“道”。道是什么？从一阴一阳的对待法里面，找出绝对的“道”。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二十五有都是一阴一阳。你看，是不是对待法？都是对待法，对待法就叫一阴一阳。你从一阴一阳里面认识到“道”，佛陀说，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道”是什么？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继”，实际上就指明白这个道理，勇往直前，不退转，有这个认识和精神，就是“善”。“善”了必然能成就。成就什么呢？成就“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就是《中庸》讲的“天命之谓性”。孔子说的“成之者性”就是证到“天命之性”。你明白了一阴一阳的宇宙万法直下就是真空本性之“道”，对此说法能认同都不容易，何况对此直指法门受持修行，精进不退，那一定是难能可贵了，这不就是“善”吗？!能将此“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直指法门圆融无碍，达到应用自如，这就是究竟的大彻大悟。其成就是与“天命之性”契合无间，老子称之为大顺于道，“唯道是从”，佛家称之为“始觉合于本觉”。这就是孔老夫子“成之者性”的究竟所在。

◎ ……现在咱们看一看，“叩其两端而竭焉”，咱们现在就叫超越极性对待。怎么超越？你看老子也是讲这个，“知其雄，守其雌”，雄雌是不是一对？“叩其两端而竭焉”，超越雄雌，超越了雄雌就叫“常德不离”。“常德”就是非极性的状态，非极性就叫常德。“常德不离”，也就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知其白，守其黑，常德不忒”，与常德不相违背。“知其荣，守其辱，常德乃足。”你看，黑白、荣辱、雄雌是两端，“叩其两端而竭焉”，就要超越这个两端，超越极性，进入非极性就是“常德”。进入了非极性，就叫回归于婴儿、回归于无极、回归于朴。“婴儿”、“无极”、“朴”，就是孔子讲的“空空如也”。无极，没有极了，没有两端了。“朴”就是本来，就叫本来面目，本来的面目就是一无所有“不可须臾离的道”啊！婴儿是一种比喻，刚生下来的婴儿没有第六识，没有分别心。生下来的婴儿，你看用这个

来比喻非常准确，他没有分别意识，第六识没有建立，是硬强化、强化，把第六识就激活了。所以，回归于婴儿的时候，就是破除这些极性观念，从第六识上破除。那么，现在我们要修证的时候，我们六根要转正觉，首先在六根门头，你先要不分别，就是回归到婴儿，回归到无极，回归到朴。那这一步难不难？难。为什么呢？你已经识心猛利了，现在见什么就分别什么，不能回归于婴儿。如果真的回归于婴儿了，就是孔子说的“空空如也”。

◎ ……你看，老子怎么“叩其两端而竭焉”？他用“知其雄，守其雌”。如果阳半是雄，那阴半就是雌。“知其雄，守其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说雄之时雌是雌，说雌之时雌是雄，这就是“知其雄，守其雌”的道理，这不就“叩其两端而竭焉”了吗？雄=雌，雌=雄，这不就超越雄雌了吗？！超越了雄雌之后，就是“常德不离”。从而将雄雌的相对变成“常德不离”的绝对。“常德不离”，“常”是不变了，“德”是属性。无极圈就是常，无极的属性是什么？就是“足欢喜”。当然，“常德”的属性也是“足欢喜”。可见，“足欢喜”是“常德”的属性。“常德”的属性是慈悲，是智慧，是良心。那么，“常德”再离不离了？再不离了。“常德不离”，就天天欢喜，佛法上就叫常、乐、我、净。“常”是“真简单”，“乐”是“足欢喜”。为什么？“我”是一相了，就清净无为了。真正的“足欢喜”就是清净无为。

现在你看，老子就用“知雄守雌”达到“常德不离”，孔老夫子的“叩其两端而竭焉”达到“空空如也”。“空空如也”是不是“真简单”？“空空如也”就是“真简单”。

事相上，“叩其两端而竭焉”，怎么“竭焉”呢？就是你欢喜我欢喜的“足欢喜”；没条件，你欢喜我欢喜，这直下就“叩其两端而竭焉”了。“叩其两端而竭焉”，老子表达为“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实际上这是在讲等号法门，用等号法门超越极性对待，达到非极性的“常德不离”、“常德不忒”、“常德乃足”。“常德”若“不离”、“不忒”、“乃足”，这不就是常德圆满吗？！常德圆满就说的是无极本性，咱们用这个无极圈来说的话，就是无极本心。是不是讲的无极本心？你看，回归于婴儿，回归于无极，回归于朴。“婴儿”、“无极”、“朴”还不是指这一个空圈吗？！所以你看，“叩其两端而竭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这直下就归到“婴儿”、“无极”、“朴”的“真简单”上了。如果你能到“足欢喜、真简单”，其他的一切都省下了，不需要那么复杂了。

◎ ……老子还讲，“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这是讲超越极性两极，使两极相等而泯灭两极，进入非极性的“婴儿”、“无极”、“朴”，从而“唯道是从”，大顺于道。解脱极性相对的周转循环规律的制约，达到“死而不亡者寿”，“长生久视之道”，终证“谷神不死”。从“挫其锐，解其纷”开始超越对待，继而“和其光，同其尘”泯灭极性相对，最后，“无为而无不为”，妙用无穷，自在无碍，所谓“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达到“唯我（道）独尊”，“道法自然”，“大制不割”，终成佛陀所说的，“无作妙力，自在成就”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所谓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

## 第二十九章 讲记摘录

◎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为者”、“执者”一定是有为法，有为法必然是二相的对待。二相对待中“为”与“执”都是著相分别的产物，是不知道大道一相、真空绝对的愚痴所为。一个修道者有为、有执必然败之、失之，与道不符。道是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不可为，不可执，亦无失无败，只要契入只是一个的唯我独尊、唯道独尊，就无内外主客，就无极性观念，就无对待相，当然就无所执无所为了。无所执、所为还谈什么败之、失之？修道之人，要“去甚、去奢、去泰”，“甚”、“奢”、“泰”都是极性极化为极端的表现，一个人不管是修行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有“甚”、“奢”、“泰”的极端存在，必然会失之、败之，因为与大道非极性真空绝对相违背。所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完成老子破极性的“守中”之修法。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语言思维都是极性对待的存在相，多言一定是著在对待的极性观念上，远离非极性的大道。所以，老子要人“去甚、去奢、去泰”而“守中”。通过“守中”，达到去极性而回归非极性，才能够唯道是从，大顺于道。

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这是极性世界的根本规律之一。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物壮”者，意指极性推到极端的“甚”、“奢”、“泰”，到了“甚”、“奢”、“泰”就是“物壮则老”，远离大道非极性的属性和状态，故曰“不道”。当到“甚”、“奢”、“泰”时，就“不道早已”，与道相违，“妄作凶”，“强梁者不得其死”，“必有凶年”，所以“有道者不处”也！

极性事物和极性观念不可推到极点，一定要“守中”，否则必然“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轻”与“躁”都是极性对待的相，一切极性对待的观念中，共同的特点就是著相分别，不见非极性的本体，不能回归于无极，不能回归于朴，不知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结果用极性的观念去作用于非极性的真空绝对本体，必然要得“罪”、“祸”、“咎”。所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圣道就是要“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泯没极性的对待，去除趋极性的“甚”、“奢”、“泰”，达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守中”。否则，“勇于敢则死”，“物极必反”，“希有不伤其手”者。

### 第三十三章 讲记摘录

◎ ……人在追求名利，贪五欲之乐，聚敛钱财珍宝，但人道受天道间接的制约，并受人类社会自身运行法则的调节，人过分的贪欲并没有给人带来心、身的健康和真正的享受。

“知足者富”，这是老子的至理名言，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是永远不能满足的。没有体道、悟道的人，有了相应的环境和条件，欲望就来了，就又不满足了。饥肠辘辘之时，只欲粗茶淡饭充饥而已；有粗食思细食，有素食思肉食，吃了猪肉想鸡肉；吃了低等动物还想吃高等动物，现在居然吃起猴脑来了，也未必得到满足。同样，拥有太平洋，还妄想拥有地球；拥有地球，还妄想贪占月球；贪占了太阳系，还想贪占银河系……。要以物质的丰富来止欲遏贪，那是没有认识到人本能贪欲机制的一种愿望。只有净化人的心灵，遏制人的本能，恢复人的本性，回归自然，悟道体道，自然就会追求“软件”的有序化，才能重视本性的复归，才能意识到精神文明的价值，才能体会到老子所说的“知足者富”的哲理。如果一个人不知足，不知止，恣情纵欲，那必然就带来“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和“行妨”等的心身憔悴，最终致使“软、硬件”紊乱无序。

老子讲：“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者富”。人们要认识老子的精神所在，在人道上，老子叫人知足止欲，淡化物欲，提倡精神文明，进而净化人的本能，达到修德符道的目的。

在人“硬件”性功能强化的同时，五官感受的“五欲”本能也随之膨胀，

而人为满足人本能的贪欲争斗则愈来愈严重，造成了“软件”性功能的退化，“硬件”性功能的强化，于是形成了人的一系列生理性行为和社会性行为。诸如：提取能量的形式唯一化（饮食），认识通道愈趋于单一化（五官反映），精神文明贫乏化，物质文明享受化，智慧道德淡漠化，社会秩序紊乱化，主客关系割裂化，人天关系阻隔化，总之一句话，本性潜隐本能化。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处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

◎ ……那么，什么叫救度众生？什么叫教化众生？就是要叫众生脱出自己妄心编织的这么一个苦海。这个苦海在哪里？就在自己的妄心上。有没有这个苦海？根本没有，连这个世界都没有，这个世界也是自己妄心编成这个样子了。心生法生，法生心生，互相影响，使得身、心、世界的业相炽然存在。

要是一念转过来之后，啊！才知道原来“空空如也”。你看，孔老夫子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达到“空空如也”。“空空如也”就是“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那就是吾人的真空本性。真空本性，老子叫做“有物混成”。什么是混成之物呢？就是“道冲”的一无所有即是“用之而不盈”的一切都有，简单地说，一无所有等于一切都有，一切都有等于一无所有，就是“混成之物”的道。犹如，一无所有的零等于一切都有的对待数，一切都有的对待数等于一无所有的零，一切都有的对待数是虚妄的，是零的诠释和表达，故说只有零。零就是道，道是真空绝对，故说“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当你进入“寂兮寥兮”，无思无为的时候，你的那些妄心识念、贪欲妄想、私心杂念，一概虚妄，根本就不影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如如之心。

只有大觉，只有明明历历的智慧之心。你为什么在进入那个明明历历的智慧之心呢？这佛菩萨就叫法身。到法身了，就有无边无量的功德智慧，也不再感冒了（大家笑），再不为吃饭穿衣烦恼痛苦了，再不为找对象、买房子、争名夺利而忧悲苦恼了。因为法身无身，是周遍法界身，无边身，所以就没有我们有限身的烦恼痛苦了。连身都没有了，你害怕不害怕？没有身才是真身，没有身不是划不来，而是身遍十方，周遍法界，老子叫“死而不亡者寿”。死掉了小我的有限身，得了“不亡”而“寿”的无边身之大我。你说，划得来划不来？以不坚身换了个金刚不坏身，你以个小我的有限身换了个大我的无边身，佛法上就叫无量寿、无量光，也就是诸佛的法身。你说

你吃亏不吃亏？成就了法身，你就无为而无不为，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化、十四无畏、四不思议，叫观自在，叫自在解脱，只存在一个圆融宝觉。

### 第三十四章 讲记摘录

◎ ……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矣；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矣。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无处不在处处在。那么，大道在哪里？“泛兮”，到处横流过，前后左右、上下四方无处不是道。万物（相）依道（性）而生（现），借道而有。庄子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道“无所不在”，“无乎逃物”。物外无道，道外无物，老庄何其智者欤？！但道“生而不辞”，“道法自然”，循业现出万事万物，但道无我无我所心（“不名有”），万物在因缘法中生长成亡（“衣养万物”）无占有心（“不为主”）。这是讲性与有相无相无关。六根性（自性）与有相无相无关，与醒睡无关，与死活无关，性“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究竟一相，相即是性，性即是相，性相不二，故曰“不辞”、“不名有”、“不为主”。

性一相周遍，清净本然，“常无欲，可名于小”；“万法不离自性”（“万物归焉”），但“不为主”，说明性无大小，点即全体，全体是点，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故“可名为大”。“常无欲，可名于小”，而“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那么，道是大还是小？前言小而后言大，皆同喻一道，岂不是“小=大=道”吗？这就巧妙的说明“道”（性）无大小、（性）无时空的属性，相才有大小、时空的属性。超越了大小的极性（“以其终不自为大”）观念，才能进入绝对的“大”（“故能成其大”）。绝对的“大”，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大”，是无大之“大”，大等于小、小等于大之“大”。

◎ ……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大道泛兮”，“泛”表示什么？水泛滥了之后，就到处流走了。泛滥了，这是表示大道是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道”是周遍法界的，圆满十方的，这跟“执大象，天下往”的道理一样。“大象”就是道，什么是最大的“象”？无相就是最大的“象”，一无所有才是最大的有。道在哪里？“天下往”，普天下无处不在处处在。“其

可左右”，是指上下左右无处不在。“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大道是周遍法界，圆满十方，上下左右前后没有不在处。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儒家人叫“须臾不可离”。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恃”是依赖、依仗。万事万物就是依“道”而生，依“道”而有。万事万物不离“道”，就是“不辞”。“道”嫌不嫌万事万物？“道”辞不辞万事万物？“道”和万物无二无别，“同谓之玄”，只是一个，所以不弃不辞。这就是说，一切万物都是从大道（真空绝对、空）上来的，是依靠大道（真空本性）而产生的。这个意思是说，五蕴万法是从哪里来的？从“空”来的。前面讲了大道就是“冲虚”的真空，真空就是《心经》中的“空”，空不异、即是五蕴，五蕴不异、即是空，这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万物归焉而不为主”。何以故？五蕴和真空本性“玄之又玄”故，只是一个故，无二无别故。

五蕴万物就是依这个大道本体（空、真空绝对本性）而产生的“镜像”，镜像处还是镜子。所以，“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谓的“不辞”是什么？注意，老子的智慧不得了！“不辞”是一个还是两个？能够辞就说明是两相，只是一个就不存在辞不辞，所以“不辞”就是“不异”，就是“即是”的意思。也可以说，万物不异、即是大道，大道不异、即是万物，大道与万物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对应过来就是《心经》的“五蕴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你看，老子用了个“不辞”，佛陀就用了个“不异、即是”，道理一样不一样？心里明白就一样了。

“功成不名有”，真空绝对产生了五蕴，但真空绝对不说那是我产生的，没有感觉到这是我。虽然产生了万事万物，功成了“不名有”。一旦有的时候是几相了？只要有就是两相。“不名有”是说真空本性妙有之物，还是真空本性本身，所谓妙有真空。虽妙有宇宙万物，但宇宙万物究竟还是一相，还是真空绝对本身。

虽然产生了万事万物，但真空本性中产生的一切还是真空本性本身，与真空本性无二无别，这就是“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你看，万事万物都是依靠本源而长养，但是它没有个我，没有两相的主客、内外，所以“不名有”、“不为主”。这是说的什么？这就告诉我们，真空绝对本性（道）虽然产生了五蕴万法的一切有，但空不异、即是五蕴。



虽然真空绝对之性（道）长养万物生灵，但五蕴万法的这一切有只是真空本性（道）的存在方式，是真空本性（道）本身，与真空本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你看，惠能就叫“万法不离自性”，自性具足一切，能产生万法，所以万法跟自性是一不是二，佛法上叫“不二之性”。如果是二了，就“名有”，就“为主”，说是我的！有没有个我的？没有，究竟一相。所以，“不辞”、“不名有”、“不为主”，就是《心经》讲的五蕴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

“常无欲，可名于小。”“无欲”，没有欲望，在这里就是没有S线。你看，无极圈里一念不生，没妄想，没企求，什么想法都没有，那你就可以叫它小。“小”是表示什么？就是最它低下，唯它小。融四岁能让梨，为什么？唯我小么。你看，唯道小，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这不是唯道小吗，唯道低下吗？道无有大小，道无有高低，所以说大说小都是“是名道”的方便表达。所以，这里的“小”就是唯道独尊，哪有大小？有大小就不能“常无欲”。只有一相无相才能“常无欲”，一相无相哪有大小之说？“可名于小”，“可名为大”，大等于小，小等于大，这才是“常无欲”的一相无相之属性。

……别人问庄子，什么叫道？庄子说：秕稗子。说：这么低下？又说，是屎尿、砖瓦。唉呀！把道一下说成屎尿、砖瓦，每况愈下，不敢听了。那么，屎尿、砖瓦是不是道产生的？（学人：是。）你看，低不低？是不是“可名于小”？

道有没有高低、大小？道是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高低大小是两相的极性对待，对绝对的道来说，它采取相对的两端表达的时候，必须要体现出“叩其两端而竭焉”，才能恢复“空空如也”的真空绝对之属性。所以，把绝对的道表示为小时，小不异、即是大；表示为大时，大不异、即是小。因为只有大等于小、小等于大、高等于低、低等于高，才能“叩其两端而竭焉”进入“空空如也”的真空绝对。所以，老子讲“常无欲可名于小矣，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这就是说，说小之时小是大，说大之时大是小，无大无小，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就叫道。佛陀叫“不动道场”，“一毛端现宝王刹”（小等于大），“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小中现大）。

你看，《华严》上讲，一切都从此法界出，一切都归于此法界。法界就是真空本性，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从此法界出的，可是万事万物都归于此法界。

你看，我们现在活着，那是从哪里来的？从本性上起来的。那死了死到哪里去？还是死到本性上去。一切万事万物产生于本性，又灭于本性，一切生灭运动的变化不影响真空本性，真空本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你说它小，可万物都归复它；你说它大，它连一个想法、念头都没有。没有参照的一相说什么大小？！你说它大，就是小；你说它小，就是大。所以，“道”是什么？大等于小、小等于大就叫道，六祖惠能叫“二道相因，生中道义”。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你看一看，你认为大的东西大不大？不大。用《金刚经》的话来说，是大即非大，是名大。你一旦要说是大的时候，那是对待法。你说这个水晶球比鸡蛋大，那么地球比水晶球大，太阳又比地球大。你一旦有个大的时候，就都在相对的对待法里面。凡是相对的事物都是有限的、局部的，是点，所以就不大。“终不自为大”才是大，“不自为大”是没有对比，没有相对的对待，那就是绝对、全体、无限的一相无相的本体本性。

绝对、无限、无相、一相的无大才是大，也就是没大的大才是真正的绝对之大。有大之大，一定是相对之大，一切相对的有不能大于绝对的无，故《金刚经》讲，“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不住相”就是绝对，绝对是无大之小，无小之大，于大非大，于小非小，是名为大，是名为小。

……“天命之谓性”，就是我们的真空本性，就是《心经》上讲的绝对空。“率性之谓道”，你认识到这一个绝对真空了，证到这个真空了，你就得道了。现在你还没得道，就要修道，“修道之谓教”。现在学习着没有？学习就是教你修道悟道。教学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要“率性”。“率”就是顺从的意思，“率”什么性？“率”天命之性，也就是大顺于道，“唯道是从”，“如来随顺觉性”，始觉合于本觉，也就是契合我们真空绝对的本性。你跟“天命之性”一样了就叫“率性”，那就“谓之道”。你只有证道、悟道、得道了，就才和道一样了，也就是与真空本性无二无别了，才大顺于道，“唯道是从”。

### 第三十五章 讲记摘录

◎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

“大象”者，大道也，根性也！“乐与饵”者，表示六根门头的相也！“执大象”者，是明道、悟道、证道之者，是明了性相不二、物我一如、“唯我独尊”的圣者。所以，他明白性相如如，“宇宙是吾心，吾心是宇宙”（“执大象”），就通达无碍（“往而不害”）。人们就碍在见相透不过去，若见相见性，性相一如本自己，当然“安平太”。若见相著相，耳闻声尘（“乐”）、舌尝味（“饵”），都著在声与味等的六尘相上，就被境所转（“过客止”），成为著相的凡夫。“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可见，见相见性，不分别相，不执著相，就可成道而观自在。“天下往”而无害，就得力于不分别境物，直接从六根门头的相中，透相见性！

◎ ……六根门头你只要见相见性、见相即是性的时候就叫观自在！如果你见相不见性，一定是识心分别，六根只见六尘，那你就不自在了。“乐与饵，过客止。”是指在六根门头被相所粘，执著外境不能自在，所以“过客止”。

老子给你说“执大象，天下往”，“大象”是什么？以眼根来说，“大象”就是见性，亦是六根之性，当然就是真空本性了。“执大象”，是指与真空本性相契合了。在修法上说，见六根门头的一切相，只是“性自尔”，只有真空本性，这就叫“执大象”。“大象”无相，周遍法界。从修法上说，“执大象”就是始终只有真空本性的“大象”存在，“本来无一物”。“以无所得”的境界就是“执大象”。“执大象”才能观自在，时时心住一相无相的“大象”，才能转物，不被物转。

《楞严经》重要的修法是转物，“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心身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见物就见真空本性，这就叫转物。一切“物”都是真空本性的表达、证明及其本身，一切“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见物相就见真空本性，有此智慧的境地，“则同如来”。物不管大小巨细，不管毛端须弥，只要是物，直下皆是真空本性存在的证明，亦是真空本性本身。所以，一毛端的出现，正显示了真空本性真实不虚。十方国土不就在真空本性上显现吗？所以，“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这就更进一步地说明，一切法相事物只是用来表达真空本性存在的见证。抓住这一点，就能知道“唯妙觉明（真空本性），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

只有真空本性的“妙觉明”唯一真实存在，也就是“性自尔”“圆照法界”，周遍十方，只是真空本性（“一”）采取的存在方式不一样（“无量”）。虽然采取的存在方式无穷无尽（“无量”），但无尽的存在方式始终还是真空本性本身（“一”），这就是“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道理。

◎ ……我这个小拄杖子和你的三世诸佛、山河大地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不平等么。平等，这就是等号法门。法法都平等，因为诸法本无，法法只是本性的存在方式，只是真空本性的表达和证明，法法直下就是真空本性本身，归到这里，才能理解诸法平等和诸法本无的道理。平等的时候有没有大小？有没有圣凡？没有！你看，昨天咱们说的那个公案，将这个拄杖子插下说，道得也碍，道不得也碍。你一说，就陷到言思的极性对待中。言思是什么？言思就是极性对待。你说的有理由，是极性的言思；你说的无道理，还是极性的言思，有道理没道理，都不超越极性的对待，还在极性观念中缠绕，你就见不到非极性的真空绝对。

这个公案，就看你的极性观念破了没有？你看，人家归宗禅师就说，“也只是这个”，别无它有，这不就超越极性就到绝对了吗？也只这个独立存在，还说什么碍不碍呢？你到只这个时，大就等于小，碍等于不碍，这正是孔老夫子讲的“叩其两端而竭焉”，超越极性的两端，就进入非极性的“空空如也”。“空空如也”就是究竟一相的本心本性，也就是唯此一心的这个，只此觉性的这个，本无一物的这个，那还说什么碍不碍？只有这个本心本性一相周遍，契入这个境界，老子就叫“唯道是从”，也叫“执大象”。“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你看，只有本心本性独尊独存时，当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不是“天下往”了吗？我们有障碍就有害，没障碍就没害了。“往而不害，安平太”，一无所有，真空绝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怎么能不“安平太”？！反过来说，你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事事就有碍。

### 第三十六章 讲记摘录

◎ ……老子经常用水来比喻柔软，“上善若水”，水你一摸一动就变，因为水柔软嘛。你要是把橡皮泥捏一下就扁了，橡皮泥比水晶球柔，但没有水柔，世间的一切诸所有物无一能够虚柔过真空本性。凡是越虚越柔的东西，就越妙越明，就越不敢乱摸乱动。为什么？一摸一动就变。至虚、至柔、至

妙、至明的东西，你只要摸一下，“假使百千劫，所做业不亡”，这个可不得了！什么都赶不上真空本性虚柔妙明！只有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真空本体才能妙有万物，其他的都不能妙有万物。你看，虚空也是至柔、至虚，但不明不妙，所以它不能产生万物。虚空有太阳时明，没太阳时黑暗。水也柔、也妙，清清的水里面就把千山万物都映在里面就叫妙，清彻透明就叫明。但水说不上至柔，它没有虚空柔，虚空也没有真空柔。

有形的东西没有能柔过水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天下柔软莫过于水，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越柔弱的东西越强，它就有一种属性，坚忍不拔，精进不懈，这就是老子说的“柔弱胜刚强”。越刚强的就越失去坚忍不拔、精进不懈的这一种属性。比如石头很硬，但滴水可以穿石。物质世界有形有体的唯有水最厉害，水柔弱得很，攻坚唯有它厉害。柔弱的东西具有一种无坚不摧的作用，越是刚强的，越失去这一种作用。比如八磅锤硬得很，能把石头砸碎，但它克服不了水，用八磅锤砸水，一败涂地。掉到水里，水就把它锈蚀光了。所以，修道的人就要学水的这种属性。但在究竟意义上，修道的人要直入真空本性，这是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本体，是我们法身慧命本身，直契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本体本性，也是始觉合于本觉，就是悟道、证道、得道，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 第三十七章 讲记摘录

◎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心）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心）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吾人若顿悟自性本来无欠无余，圆满具足，本无烦恼，亦无生灭，无漏涅槃，清净自然，只因妄心颠倒，妄念极化分割而有生死烦恼，迷惑执著。若能守此妙明真心（“侯王守之”，“但用此心”），不需修证，法尔如是，道法自然，一切极性观念皆“自化”、“自宾”，当下此心是佛，何劳把捉！

六根门头的定业相，以及当下的受想行识，无一不是此妙心的作用，此

心具足智慧德能，“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

“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一念平直（‘S’线不波动，就是‘但用此心’，‘侯王’守之），即是众生成佛”。佛陀讲：“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视无上乘如梦金帛，视佛道如眼前华”。

顿悟法门，不假修证，因本自具足，修之者妄动也！“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吾心是宇宙，宇宙是吾心”，吾心“独立而不改（绝对），周行而不殆（不生不灭）”，只要“一念平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众生当下是佛！能念念、时时、日日、月月、年年若此，便为果上佛！

吾人投胎落凡，真性盖迷，能顿悟并消，则为上上根器；若不能，则镜需磨，明理除习，功到自然有路！

◎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当我们的妄心妄念起来时，就要直指涅槃妙心，直契“无名之朴”，当下就无极性观念了，所谓“夫亦将无欲”。超越了极性对待的观念，就能进入“虚极”“静笃”的大定状态，自然就“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天下”者，喻吾人的本心本性也，本心本性没有极性观念的干扰，就本来“自定”。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指“道”清净本然的、寂兮寥兮的“寂然不动”的状态属性；“有为”是指“道”妙用无穷、具足一切、妙现一切的作用。“无为而无不为”，是指大顺于道、唯道是从的圣者，能“无作妙力，自在成就”，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具有三十二应化、十四无畏、四不思议的无不为。

“侯王”者，指我们的心，也就是主宰我们的妄心，妄心若能直契妙明真心，就是“侯王若能守之”，必然妄念顿歇，妄想顿息，自然一切妄心、妄行、妄作都“自化”。佛陀讲，“尽诸动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只有我们直指涅槃妙心，才能“尽诸动念，思想心息”。那么，怎么才能直指涅槃妙心呢？就是见心身世界的一切相只见真空本性，只是涅槃妙心，心法色法不异、即是本心本性，这就“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定”。

### 第三十八章 讲记摘录

◎ ……老子讲“道”，道既体现状态，又体现属性。老子讲的道是状态和属性的统一，是状态和属性不分的混而为一。那么大道有没有属性呢？有属性，道的属性就是无私、无欲、无为、自然。大家都说“九九归真”一语，老子就教导人们要返朴归真嘛！要归到“无极态”，要归到“婴儿态”，要归到“朴”的状态。所以，老子的学说是回归学说，凡是回归学说和回归操作，无不主张奉献人生的。老子提出归根返朴，归根复命，回复本有的属性，也就是道的属性。用儒家的话讲，就是回复本有的明德；用佛家的话讲，就要达到涅槃寂静、妙明常住的状态。如何回归？如何复命？如何“明明德”？如何常住妙明？无一不涉及奉献人生的实践。交龙文化是回归文化，她继承了古圣先贤的回归智慧，同样以提倡奉献人生而为万世开太平。

老子要人们“修德符道”，以人生的社会活动来看，要符道的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属性，建立和实践奉献人生，则成为根本的“修德”内容。如果奉献人生的修习能达到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程度，那你就真的修德符道了，你就得道了。

在老子的学说中，宇宙的演化也好，社会的发展也好，人生的演变也好，都是从道而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从道的属性在人类社会的演化变迁状况来讲的，“失礼而后法”，看来这也是人性变迁中的规律了。我们已经走到物极必反的这么一个境界、境地和状态了，现在必须要回归。在这个回归的历史时刻，老子的学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老子几千年前就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回归智慧。

◎ ……智慧对应的是道德，聪明隐藏的是诡诈。你看我们现在的人，与古代圣贤相比，表面看起来是聪明了，但却没智慧了，愚昧了，显露了本能的技巧奸诈，丧失了本性的智慧道德。好多自然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例如沙尘暴的侵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有些人只管凭着自己的贪欲乱砍滥伐，只想着经济利益，哪管什么背后所引发的灾难和潜在的危害。森林砍伐了，水土流失了，植被开垦了，生态破坏了，自然沙尘暴也就产生了，而且肆虐的程度是一年比一年厉害。人们只知道攫取眼前

利益的聪明，却不具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广博远大的智慧眼光；只知道损人利己的奸诈聪明，而不懂得“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至诚智慧。另一方面，人们只知道风沙迷了自己的眼睛，而不知道这是眼光短浅的显现。再就是理论上即使认识了，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为保护生态付诸心血呢？现代人类基本上是“上下交征利”，急功近利，所以只有狡诈的聪明，缺乏道德的智慧。

你看，一些人聪明到什么程度了，唯利是图，至死不悟的程度。这是一种麻木，麻木得根本没智慧了。为什么如此呢？私心杂念、贪欲妄想太大。杂念在热力学上叫混乱度，混乱度越大，有序化程度就越低。这种心态的显示就是，从表面看似是聪明了，但却越远离有序化了。有序化就是道德。达到热力学第三定律的时候才整齐了，才能显出智慧。现在的人普遍没有了道德观念，丧失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做人的基本规范。我们学校的×××给我讲，现在社会上说什么老师是“眼镜蛇”，大夫是“白狼”，警察是“黑狗”。我一听心里就感到难受，这些都是值得人们尊重的职业，怎么在人们眼中都成了毒蛇猛兽了呢？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都是因我们失去了本性具有的良知，放纵自己本能的贪欲造成的结果。正人先正己，全人类都以圣贤的大智慧来塑造我们的人生，并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时，我们才能谈得上文明和发展。你刚说，为什么现在的人不如古代了？老子有个“公式”就可说明这个问题，“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那个时候还不敢想象“失礼而后法”。从目前看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有时也很难约束人们的行为了，那再接下来不就只剩“失法而后枪”了吗！老子的时代，道和德就都失了，所以孔子就讲仁义，以补救丢失的道与德；仁义丢失了，就用礼节来束缚；礼节也管不住了，法就产生了，用严刑威慑；当法也威慑不了人们的贪欲妄想时，怎么办呢？西方的进化论就来了，那就是弱肉强食。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相对应地出现这些理论是必然的。弱肉强食是动物的本能，但我们人类也都遵循着这个本能而愈演愈烈，还美其名曰是“竞争”。你看，现在人们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古代的人大多数很纯朴，心灵净化，人格完善。那么，有戒有定自然就有慧。

◎ ……人要是没有智慧，没有文明了，比毒蛇猛兽还可怕。所以，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讲文明。你看，老子讲修道，修道这是最高、精、尖的追求了，若能大顺于道，“唯道是从”，这是修道修德的最高层次。其实道的状



态属性人人原本就具足，不假修习就有。那为什么还要修道呢？因为有而未显，修习只是开显本性而已！开出本有，明其本无，此之谓修道者也！时时处在真空绝对之中，真空绝对就是自己的本性，本性就是真空绝对，若此真空绝对本性“唯我独尊”时，就是唯道独尊，此之谓未失道也。当道丢失了，就用德来补，“失道而后德”。道就是绝对真理，失道就是进入了相对境界。“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中国的古圣先贤，从三皇五帝说起，他们都是圣人，所以他们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以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总纲，行与政教化一体。他们治理天下时，国民都要修心养性，开显道心，就叫修道。修道就是要和绝对真理符合，要实践绝对真理。这些名词太古老了，你们已经听不懂了。三皇是谁？（学生：伏羲……。）唉！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你连你的祖先都不知道！你说你们怎么文明复兴？！

……古人对三皇五帝有不同的说法，还是以孔老夫子说的为准。三皇：伏羲、神农、轩辕，五帝指颛顼、帝喾、尧、舜、禹。我们从三皇五帝这些圣人开始，国民的教育都是以净化人心，开显道心，达到究竟一相和自在妙用作为目的。你看，最高的“学位”就是“道心”，实践“道心”就是最高“职称”。道心开显就是本性的开显，达到精一无杂、自由自在的妙用时，就是道德圆满的境界。伏羲时代，人类普遍失道，以后的时代更是每况愈下。老子早就知道了，人类社会在心灵人格方面，是退化而不是在进化，越走心灵智慧越落后，越染污越潜隐，而不是越走越前进。

道没有了，就修德。修德干什么呢？修德来符道，叫你修德符道。你看，老子讲：“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些你就不懂了。道比德的层次高，得道之人不需修德，得道之人他早都超越德的层次，他的德本就具足，还修什么德？！所以，就叫“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当你修德为不失德时，一定是丢了德的层次，这就是“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犹如君主不求官，这就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的层次，其属性就是“上德”。也是说大顺于道时，必具“上德”，所以不需修德（“有德”），表明德本具足（“是以有德”）。求官之人必是臣，失道之后只讲德，你不是君主，你官职再大，仍是臣子，不是君王。故失道的层次再修德，已失去了无为无不为的境界，只在德的层次中，已成为有为的境界，所谓“下德”的境界，不知道“道”所本具的圆满之德，故曰“是以无德”。其它的依此类

推，德失掉了，就用仁来补；仁失掉了，就用义来补；连义也失掉了，就只能用礼来补。礼在老子看来，已经是人心溃败，社会衰落到不可收拾了。所以，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后，用礼来规范人心和社会时，老子认为这已经到了人心浇漓不古、社会混乱不堪的地步了！

同学们，到了春秋时候，老子的时代，已经只能靠礼来维持了。从今天来看，就更不堪回首了。老子没有讲“失礼而后法”，因为老子时代礼还维系着整个社会及人心，法还不具普遍现象，不是主导性的社会、人心规范。等到礼的作用失效了，法则必随其后，真正成为“失礼而后法”。礼节没有了，人不遵守礼节了，就只能靠法律维系了。你看，现在就靠什么？（学生：法律。）靠法律。现在人类已是“失法而后枪”了，枪、大炮、原子弹、导弹等，不是法律来说话的时代了，是以实力对比来“评理”的时代了，以枪杆来说话了，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国内法、国际法都不起作用了，所谓“无法无天”的时期了！由此可知，人类社会的文明倒退，人心不古，心灵不净化，人格不完善，境界层次每况愈下，智慧灵光潜隐，甚至泯灭。

同学们，人类社会在伏羲的时候已经是普遍失道而德的时代了，从古籍上咱们可以看到，能够实践道心的人，能够符合道心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德的这个品位上，德的这个境界上，德的这个智慧心灵上。大概到了神农的时候，德已经都不行了，丢失了。丢失了之后，到了黄帝时期，主要就讲仁心，讲仁德。

《尚书》说尧：“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称赞尧王为人，严肃认真，智慧明达，文雅思聪，安祥稳重，平和恭敬，才高谦让，举贤纳能。他的仁德智慧之光，流泽四方，充盈天地。尧王智德兼备，充分发挥，以使亲族和睦，百官谨守职责，所属治理清明，万邦和谐共处，天下黎民友善和睦，社会祥和昌盛。一位仁德的君主使亲族、百官、部落、天下黎民遍行仁德和睦，这正是仁德层次的写照。

孔子赞尧曰：“大哉！尧王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尧王太伟大了！崇高无比，像天一样高大，只尧王有这种德能。他的伟大，天下人民

不知如何称赞他了。他以仁德普化天下，他将天下百姓以“文”化之，达到文明昌盛。好多人把“文章”当作礼仪制度，非也！尧王是仁德普化天下，以仁德风貌通行天下，“文章”“焕乎”，正是文化之功达到文明昌盛的景象。

民间对尧王美德的传说很多，仅举一例，同学们感受一下。有人送一大红公鸡给尧王，因此鸡报时极准，那时没钟表，就当计时器用，而且此鸡还很通人性。送鸡的人是敬重尧王为民服务的精神，但他知道尧王是不会要的，就打发儿子送去。儿子幼小，说尧伯伯，这鸡很特别，是我们家的一宝，我父亲一定要叫你收下，为你作报时用。尧王笑了笑说，谢谢你父亲的好意，不过我们家也有一宝，那就是爱天下的黎民百姓，我收下这只鸡，你们家失去一宝，我们家也失去一宝，这多不值得啊！还是把鸡拿回去吧，使我们两家都不失宝，那该多好啊！听了尧王的一番说教，这儿子也无言可答了，急中生智，反正我父亲安排让送给你，我完成父命就行了，丢下鸡撒腿就跑。尧王把鸡松绑，大红公鸡领悟尧王的心意，腾空飞回本家去了。这也是仁德化世的象征。

《尚书》说舜：“帝舜曰重华，协于帝。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大舜帮助帝尧理政，他的圣明与尧相合，大舜智慧深邃，温和谦逊的才德充塞天地之间，他的品德上下皆知，尧王也有所闻，于是授职让他治理国家。他负责推行仁德之教，他以身作则，普化天下百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得以普及。尧又让他总理百官，处理政务，结果各种政务井然有序，百业兴旺。又让大舜接待四方来宾、诸侯酋长，他都能与之和睦相处，赢得四方首领的恭敬钦仰。最后，让他经历了艰难险阻，暴风雷电的极端环境，他也方寸不乱，主宰弗紊，乱中不迷，难中不退。

大舜仁德的民间传说也很多。说有一年尧王专门去访大舜，结果在一处碰见一青年人驾着一黄一黑的一对牛犁地。尧王不认识大舜，尧王见大舜的犁上拴了个簸箕，就问，牛耕地为什么要拴个簸箕？年轻人说：“有时，我想让牛走的快一点，两个牛是一对，我打任一牛时，那头牛猛地一拽，两头牛就都拉痛了。所以，我不忍心打牛，我就敲这个簸箕，两个牛就都知道要走的快一点。”你看，大舜的这个仁德的心，泽及耕牛了。尧王暗暗地高兴这位青年的仁德之心。然后问：“你的这两头牛哪一头好？黄牛好还是黑牛

好？”大舜楞了半天才说：“我的两头牛一样好。”然后尧王就走了。走远了之后，这个年轻人追上去说：“长者等一等，等一等！”尧王说，你有什么事情？年青人说，你刚才问我的牛哪一头好，我当着我的牛不能说哪一头好。我说黄牛好，黑牛心里不痛快；我说黑牛好，黄牛心里不高兴。所以，我就只好把你哄了，我说我的两头牛一样好。但是，我把你哄骗了，我又于心不忍，所以我给你专门跑来说说，我的黄牛比黑牛好。尧王一听，更重视这位眼前的年青人了，这真是一位仁德之心的君子！

尧王问：“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说：“我排行老大，人称我为大舜。”噢哟！原来这就是四方大家都推荐的赫赫有名的大舜！尧王正要找这个人，结果不期而遇，而且一切考察都是多余的了。尧王再没察访，直接回到国都，心上已经定了，能把他的牛都这么爱护，那能不把百姓爱护吗？！我把王位不交给这样的人还交给谁？尧舜是仁德的体现。还有大禹王，为治理天下洪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禹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都是圣德仁君的典范。所以，孔子也盛赞舜与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舜和禹真是太伟大崇高了！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不图谋私利，不为自己享受。

同学们，这就是五帝时期的仁德片段，这都是见于典籍的，实际上五帝时期的仁德比这更丰富得多。到五帝以后，仁德丢失了，夏商周时，仁德基本上都丢失了，就靠仁和义兼行了。文王父子还推行仁德，已经成为局部现象了，西周后，仁德殆尽。没听过春秋无义战吗？那个时候人的义都丢失了。孔圣人出世的时候，义都丢失了。

从周公开始制礼作乐以化天下，此后只好用礼来规范了。礼仪是周公定的，这说明西周的时期，仁义已经衰落了，只好定礼仪，叫每一个人都遵守礼节。君有君礼，臣有臣礼，夫有夫礼，妇有妇礼，子有子礼，长幼、上下都是以礼仪来规范。同学们想一想，用礼来规范的时候，道、德、仁、义早都丢失了，不遍行了。有道的时候，德不是主要的；有德的时候，仁不是主要的；有仁的时候，义不是主要的；有义的时候，礼不是主要的。

同学们，三国的时候，著名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个人就是守一个“义”字。关云长能够在曹营里封侯拜将，享受富贵荣华，但这个“义”字在不在？一听到他哥哥刘备在哪里，哪怕艰难困苦，什么荣华富贵，视如粪土，就靠个“义”字，就这忠、义二字，关云长就赢得了千古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敬仰。那不是说是谁树立下的，你再权威，没有道德仁义是树立不起

来的！愈是自己给自己以权势树立，结果相形更为低下。袁世凯把他自己树立，能树立起来吗？！树立不起来！为什么？你必须要做到仁义道德才行。否则，一切的聪明和本事都无济于事，就算是大科学家，没有德行，也得不到人们的赞许，更不要说尊敬了。实践道、德、仁、义的人，必然人人爱戴，人人尊敬，人人纪念。华盛顿是美国人尊敬，而林肯则是全世界人人敬仰。为什么？林肯的道、德、仁、义体现得更为充分！佛陀、老子、孔子、耶稣、惠能、爱因斯坦等是心灵、人格、境界、智慧的化身，所以永远受人尊崇。

你们喜欢袁世凯还是喜欢孙中山？（学生：孙中山。）你为什么喜欢他？一辈子流亡，艰难困苦，连饭都吃不上；袁世凯重兵在握，大权在手，你为什么却喜欢一个穷困潦倒、颠簸流离的人呢？靠的是什么？你看，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能把总统位让给袁世凯，为的是国家和百姓。而袁世凯当了总统后，又想当皇帝，全是自私自利，并无天下为公的思想，孙中山却以“天下为公”为自己的座右铭。你看，一样不一样？心地不一样，智慧不一样，所以孙中山就赢得了一个“国父”的称号，而袁世凯也“赢得”了独夫民贼、窃国大盗的“殊荣”。

同学们现在看，道、德、仁、义失了之后，周公定礼，孔子推行礼教。中国几千年基本上就靠礼仪维系。现在叫你尊师重教、父慈子孝，这都是礼仪里面的内容。那么，今天礼仪再提倡不提倡了？哪有礼仪？礼都失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夫不像夫，妻不像妻，全乱套了，礼节全失了。没办法了，这个人类社会怎么管理？只好定法。

你以为有法就文明？有法就说明你失去了道、德、仁、义、礼的高层次，才靠法律来维持，就说明文明已经倒退了。你没智慧了，尽是一些没“义”无“礼”之人才需定法，若人人有义有礼，法则不是主要的规范方式。现在，全世界尽是一些忘恩负义的无“礼”之人。失去道，失去德，失去仁，失去义，现在连礼都不遵守了，国际上要定一个国际法，国内也要定下各种各样的法律，不然还要混乱。

靠法来治理，说明了圣贤文化的衰微，文明不存了。你看，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越多，就说明这个人类社会越混乱。法令越多，只能证明“盗贼”越多。现在，同学们看一看，我们的锁子都是几保险（众大笑）？保险锁、保险柜、铁门铁窗，来人不敢开门，从猫眼窥伺，显得多么狼狈可怜！这种铁窗生活就是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结果造成

的！更为可怜的是全人类都崇尚竞争理念，只知道“钱”之一字，根本忘失了道德仁义的人性，全陷入糊涂中迷惑不解，不知道人生存的价值何在？方向何在？

尧舜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门都不需关闭，还要个锁子干什么？你们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还是生活在铁门铁窗的环境中价值和意义？你说哪个好？现在你看，像世界上有些地方出去就要把枪带上，汽车都是防弹玻璃的。你说，生活在尧舜的时代是进步呢，还是生活在失去道、德、仁、义、礼的法治时代是社会进步呢？

现在礼都失去了，只好用法。法遵守不遵守？你看，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不能贪污，定下贪污罪。你说现代的人能止住贪污吗？（学生：止不住。）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把贪污制止住了？因为人心失去了道德仁义，这些失去了之后，他的心已经野了，成了贪婪的狼心、兽性了，没有智慧了，见钱就虎视眈眈。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兽性理论都成为这个时代的时尚了，甚至当成文明、文化了。也不知道生存竞争的恐惧了，更不知道唯利是图的竞争是人性消亡的体现，所以就不知羞耻，无惭无愧了！把一些低劣野蛮的理论还要推广到全人类，变兽理为人理，岂不痛哉！

报纸上刚刚登过，一些国家的前领导人，因经济问题被审判。行贿的、受贿的、贪污的，这些现象比比皆是。同学们想一想，尧、舜、禹贪污不贪污？文王、武王、周公贪污不贪污？孔子贪污不贪污？孟子贪污不贪污？孔孟之道就提倡仁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仁德、仁道。学习圣贤的文化，效法圣贤的文明，实践圣贤的人格，照这样走就好，人类就文明；你不照这样走，那人类就混乱，这是规律，谁都没办法。

法都没办法规范了，只好用枪维持。靠枪维持的时候，谁的枪杆子厉害，谁就当老大。那今天谁当老大？（学生：美国。）对，美国么！因为，美国人的军舰、航空母舰、导弹比别人多，军事力量比别的国家具有优势，他就有发言权，这就是“失法而后枪”了，就靠的是武力。同学们想一想，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这一步了，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学生：退步。）

你注意一下，现在人类已经退到这一步了，人类居然还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人类已经把道、德、仁、义、礼全失掉之后，进入了一个无礼（理）无法的时代。这个时候人生的价值跟意义何在？想过没有？到底是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好，还是三保险、五保险、铁门铁窗，还有个猫眼，人都不敢见好？你说，现在是不是到了人类害怕人类的时代了？我们已经走到哪一步了？！文明何在？道德何在？智慧何在？同学们想过没有？（学生：没想过。）没想过，你还认为你现在比古人发展了，是人家古人笑你，还是你笑人家？

几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说，末法时期，地球上要下酸雨。现在酸雨下了没有？（学生：下了。）下了。他怎么知道的？他说这个时候的人，听的声音都不是柔和的、悦耳的声音，不是善心善念的声音，而到处听到的是恶声恶语。现在你看，警车叫的刺耳声，救护车叫的急迫声，防空演习叫的恐怖声，哪有一种柔和悦耳之音呢？！圣人早就知道，人类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之后，必然循恶业发现这些现象。唉呀！我说这些圣人太伟大了，他就知道这个时候连耳朵听的声音都变了，何况水质都污染了，食品都污染了，空气都污染了。何以故？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心地污染造成的！

◎ ……会万物为己了，所有的万物都是我自己，宇宙是我，我是宇宙，古人讲天人合一，正就是“会万物为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人合一了，还有没有天跟人？（柳：没有。）

那么，哪个是你？（柳：这是唯道是从。）

唯道是从，大顺于道。你看，这就是上德、玄德，到了这个境界了就叫玄德。“上德不德”，上德还有德，就不是上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大我无我，是以真我，大受无受是为真受，就叫三昧正受。如果全是白色，还有没有个白色？你要明白，一色无色，一心无心，一相无相。“上德不德”，只是一个时就无一个。

◎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从老子讲的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说明人类社会经历了道、德、仁、义、礼的不同层次的不同文明。老子衡量文明的程度，是以道、德、仁、义、礼的精神风貌为其标准的。老子没有用物质财富来衡量文明的程度，并非老子失聪。因为老子认识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当人们的心灵不净化和人格不完善时，物质财富（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之器、难得之货）给人类并不能带来道德仁义的文明。相反地给人

类带来了“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和“行妨”的不文明。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老子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与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文化教育、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密切相关，而不是以财富的多寡、生产力的高低来衡量。一个社会处于贪欲私念膨胀的状态，只能以争、贪、夺、抢体现出人本能的低级性和愚昧性，这绝不是文明社会的特征。物欲炽盛，贪得无厌，纵使物质再多也不会产生“欲而不贪”、“为而不争”、“慈悲喜舍”的文明风尚来。历史上和珅因贪赃而富甲天下，但至死没有因物质财富增多而产生知足不贪的观念和赈贫济困的善行，更谈不上产生无私奉献和为民尽瘁的高尚品质来。所以，人类社会只在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动力下，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指导人类社会的意识活动，这是与人类社会高度文明的发展相乖违的。因为这种思想的引导，只能产生“可欲”、“不知足”、“欲得”的罪、“祸”、“咎”，不能自发产生高尚的情操和高雅的境界。所以，大智慧的老子把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以道、德、仁、义、礼的体现来衡量，而不以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多寡来衡量。

◎ ……文王治西岐的时候，没有监狱！“画地为牢”，大家听过没有？没监狱么。犯了法，画个圈圈，让你站在里面就是监狱。现在“画地为牢”适应吗？铁丝网都不起作用了。但那个时候的人自觉遵守，人的道德水准很高。现在叫你们看来，那是愚昧，那是笑话。是愚昧还是道德？（学生：道德。）

现在你掏钱去找，能不能找上这样的人？说你犯法了，画上个圈让你站在里面自觉受罚，行吗？！同学们想一想，人类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退步了还是进步了？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几千年前的老子就认为，社会的道德仁义水准是随着人欲的发展，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人类从三皇五帝，直到夏、商、周，总体上是处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历史轨迹中。人类曾有过道的境界层次，后来把道失了，没道的时候，就用修德来符道。就个人来讲，人从本具的道体上，把“道心”失了。但失道时，“德心”并不缺失，修德圆满之人还可恢复道的高层次。初丢失道时，德心还是圆满的。人类社会到三皇结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把“德心”的层次都失掉了。到五帝的时候，就讲仁德。德的层次不普及了，只有少数人还保持，“德心”不圆了，“仁



心”是圆满的。

到了三代的时候，仁德之心已缺失了，不圆满了，道德的层次早都丢失了，已经没有了。到春秋时候，孔子在世的时候，仁心已经失掉了，连义都已经不全了，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此时。弥补的办法就是礼，所以就讲礼，以礼来规范人。最早是用道心来规范人，道心失了就用德心来规范人，后来就用仁心来规范人，其次就用义来规范人，最后就用礼来规范人。老子、孔子的时代，礼乐也崩溃了，周礼丧失大半。圣人出世，以儒道两家的学说挽救一些有善根的人，度化一些境界层次高尚的人，但大多数人已经到“失礼而后法”的境界了。荀子的学说标志着礼失而法兴的时代到来。待到荀子的学生时代，礼仪基本上丧失了，或者说丧失得极为严重了。此后，礼法兼用，礼丧而法兴。用礼之时，这都是人心随道、德、仁、义的下滑，已经把高层次丢失了，就用低层次来弥补。每失去高层次的境界，人类文明就缺失了自觉性。随着道、德、仁、义、礼的退化，人类文明的自觉性越来越丢失了。正如老子所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人类社会已经退转到现在，还有没有自觉性了？（学生：没有。）

没有自觉性了就要制定礼节，必须遵守礼节。到了春秋战国时候，礼节能起作用吗？还保留点遗迹，但人们已经不是守礼为荣，反而以为守礼是迂腐。到现在了，守礼也成为笑话了，所以现在的人说宋襄公的守礼是蠢猪式的。接着礼都没有了，没有礼之后，就麻烦了！人的观念全变了，遵守道、德、仁、义、礼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是以自私利己为标准来衡量人生观和价值观了。没礼了之后就定法么。法的出现，已经表明人类社会的人性极为衰败，几殆丧尽的时代出现了。所以，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越多，表明“盗贼”越多。因为，“盗贼”已经丧失道、德、仁、义、礼的境界了，用道、德、仁、义、礼来约束“盗贼”，已是对牛弹琴了。人的善良本性潜隐了，愚痴到认为人性本恶了，于是荀子学说就出现了。老庄、孔孟的性善论人们不认识了，浅显的道理还要争论，说明道、德、仁、义、礼丧失殆尽！

同学们想一想，今天你给狼讲要孝顺父母，那“狼”得开多少“研讨会”来确定该不该孝顺父母！若要给满脑子竞争观念的人讲奉献人生，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失礼而后法”的时代，已成为荒唐！现在呢？法都丢了。丢了没有？说不准贪污，贪污不

贪污？……国际法不遵守了，国家的基本法律不遵守了，这就剩下赤裸裸的权力和武力了，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强权实力说了算。谁有枪，谁就厉害。完了没有？！所以，就出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实力战胜公理。

我们处在佛陀讲的减劫时期，所以老子讲，人类社会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如果是以科技来衡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前进的话，老鹰比人飞得高，还不耗油；四条腿的往往比两条腿的跑得快，好多动物的五官功能都比我们人灵敏。所以，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科技来算，是以人性的开显为标准的，是以道、德、仁、义、礼的普遍程度来衡量的。

同学们，我经常说，现在人类不学习圣贤的智慧了，整个人类糊涂了。有道德、有智慧、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糊涂的人越来越稀罕了，所以人类文明因圣贤文化的凋落而慢慢消亡，这就是佛陀所谓的末法时期。现在整个人类的认识观念彻底转变了，到了公开提倡“生存竞争”的时代。每次人类文明发展到以科技取胜的竞争时代，人类就步入了死胡同。同学们，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并非纯属神话，那是人类曾有过的科技高水平的久远之传说。用科技竞争来衡量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我们整个人类方向性的错误。因为，违背了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天道。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违背了这个“道法自然”，违背了“天之道”，就会受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的自然“平衡”。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整个人类高科技的发展，乃是人与人之间争贪夺抢的竞争产物。凡是人类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就走到死胡同了，也是人类失掉道、德、仁、义、礼的结果！

所以，老子讲，“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明确地说，技巧（指科技）兴而奇物起，利器（尖端武器，各种高科技）多而人糊涂，礼失法彰而盗心多。所以，老子主张“有什伯（佰）之器而不用”，“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无量劫来，人道上经历过多少次的兴衰变化，都是以道、德、仁、义、礼、法、强力（包括科技竞争）的周转循环程序，不得不的在体现规律的进行。文明毁灭了，可又再来一次，像割麦的一样，割完了再种。

现在面临着又一次新的高科技时代，上一次我给你们说了，转基因的技术、克隆技术，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干预了，“硬件性文明”彻底取代“软件性文明”的时代到了，会更加加速人类异化的进程。所以，圣贤文化及文明对人性开显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还有一些善根成熟的人非常需要圣贤的大智慧！所以，在“硬件性文明”的大潮流下，应该做一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或许在一段时期照亮人类文明那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局势逼迫得人们不得不发展科技，但也不得不把圣贤大智慧的道理传给人类，在不得不的人类循共业的发现下，让人类仍然具有一些清醒的头脑，从而福佑整个人类。

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或许唯科学主义这种认为只有科学真理才能认识世界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欧美人的毛病，而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上挽救我们。”“远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中国思想已经前进到科学人文主义的地位。”“想来没有比欧美和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的。”

英国的科学哲学家罗素也呼吁人类：“如果要我们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

罗素还说：“我们（指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争斗、开发、无休无止地变化、冲破和破坏，而指向破坏的效率，只能以毁灭而告终。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够从它所鄙视的东方文明学得一些智能的话，它将走向毁灭的终极。”

爱因斯坦也说：“单靠知识和技术并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那些道德标准与道德价值应该置于科学真理之上。对我来说，人类固然要感谢有创造性的人，但更应该感谢像释迦牟尼佛和耶稣那样的人。”“我们不能了解的东西，实际上是存在的，它以最高智慧与内在的美丽表示出来，而我们愚笨的感官只能感到它们最粗浅的形式”。“宇宙的整体性经验是高出科学研究的最大泉源”。“对宇宙动植万类都一视同仁”。他还说：“如果我重新是个年青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做科学家、学者或教师。”爱因斯坦感叹地说：“科学劳动成果竟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

普里戈津也说：“今天的科学正使我们的世界降格，几代以来的愉快和惊奇的源泉，在它一触之下，变得干涸，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失去了人性。”“他们并未想去发现隐藏在变化后面的不变东西。”

我们要认识圣贤的大智慧，在不能不发展科技的同时，必须头脑清楚，对人类负责，只有以圣贤文明来补时代之偏，别无它法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将我国固有之德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之物质科学迎头赶上。”

同学们，科技是一只“潘多拉盒子”，当打开这只盒子的时候，谁也再无法去制止它，所谓骑虎难下，只好都疲于奔命了！现在不要有反科技的错觉，现在谁也反不了科技的洪流，只是提醒人类要在不得已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驾稳人类的航船，让人们沐浴圣贤大智慧的法雨，这也是我对同学们的负责，也是对人类社会尽点微薄之力，以慰其心而已！

◎ ……“物质文明”极大地满足了人的贪欲本能，人们要认识到这种满足物欲贪求的“文明”，使人的“硬件”自我适应功能大大退化，使原有的机体通道逐渐淤塞。对人的“软件”来讲，有序化程度随贪欲本能的强化而降低，因为各种贪欲妄想和私心杂念的意识和行为，给“软件”反馈的“中毒”信号增加，致使人的本性覆盖，“软件”的混乱度增大。把这种本能强化，本性潜隐的过程，老子叫做失道、失德、失仁、失义的过程。人背道的所为和贪欲的妄为，使人由道德的高层次依次降低，到老子的时代已经降到失义而后礼的层次。降到礼的层次，人的忠信品行已丧，道、德、仁、义不足以防范人的贪欲本能，只好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用礼来遏制人的不道、不德、不仁、不义的妄想与妄行。但礼也被少数人的私欲贪念而异化，畸形发展。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背后，人类没有意识到我们的道、德、仁、义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更没有意识到我们满足本能是以丢失本性为其代价的！人类应从老子的哲理中领悟我们的愚昧可怜，重新用老子的大智慧来审定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假若我们放纵本能到狼的程度，即使我们的物质很丰富，只能是处于“兽人”的层次，怎么能和具有道德、仁义、忠信、纯朴、高尚、智慧的高层次境界相提并论呢？所以，我们要领悟老子的大智慧，遏制我们的本能，恢复我们的本性，提高我们人类现在所处的层次和地位。

◎ ……老祖宗伏羲笑今人没智慧，不懂八卦易理，今人笑伏羲生活简陋，没见过五星级饭店；孔老夫子“百代可知”，叹“君子之道鲜矣”，忧未

来的人智慧闭塞，人格沦丧，鲜廉寡耻，不讲仁义礼智，不行孝悌忠信，孔子无可奈何的叹笑今人；今人亦笑孔子迂腐落后，不识时务，“不务正业”，亏损多少利润，少赚多少钱财，浪费多少精力，枉费多少功夫，活得若“丧家之犬”，有什么了不起，他的财产上亿了没有？你说谁优谁劣？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力（竞争力、权力、压力、强力、武力）。今天的人早已失去了道的时代、德的时代，对仁义的时代亦无印象，对礼的时代已很陌生，对法的时代已经淡化，早已进入并崇尚力的时代了！春秋时期，还保留宋襄公式的“义”、“礼”存在，今人却晒之为“蠢猪”式的“义”、“礼”。老子认为，以礼来规范人，是人类“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忠信的心灵人格丢失后，就以礼来约束人。用礼的时代，人心已浇漓，道德丧尽，仁义已衰，这标志着人类社会混乱的开始）”也。

就“乱之首”的“礼”，而今人谓之“吃人的礼教”，批了又批，骂了又骂，直到子女杀父母，学生打老师；为官的无廉无耻，心安理得的贪污；为民的不恭不敬，不择手段的赚钱，整个社会陷入了缺德不仁、忘恩负义、粗野无礼、无法无天的地步。到底谁优劣？！老子讲“大丈夫处其厚（要修德符道，仁慈修身，忠孝信义），不居其薄（为人忠信，仁义立身，礼貌庄严）；处其实（处在道德仁义的境界），不居其华（不屑在枝叶末梢的礼法层次）”。今人习惯于竞争、斗争、战争的低层次低境界（“居其华”），根本就不晓得道德仁义的高层次高境界。

◎ ……私欲膨胀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于是竞争为尚，进而争贪夺抢，借权攫利，依势作威，武力征服，战争频起，“共相残害，生恼乱心”，使得人人不安，个个痛苦，“常怀恐怖”，各种忧伤苦恼、怨憎诃责、瞋忿怒吼、淫杀盗妄、贪婪愚痴、寒热饥渴、病患呻吟、斗争狂痴、车鸣炮轰、奸佞险恶、污秽下流、呻吟嗟叹等各种音声无处不有，遍地充塞。所以，不净化心灵、不完善人格、不回归自然，行吗？！

大智慧的老子早就叹息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世风日下，提出“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治疗方案。儒家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治理人心社会的八根支柱，以八柱顶天，维系人心，稳定社会；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达到国治而天下平，这都是大智慧的圣人洞察彻悉到的宇宙人生的规律。这些规律不是哪位圣人独创的，而是像万有

引力一样，本就存在，只是圣人认识了，并将规律人格化，成为体现规律的化身，故以圣言量来表达而已！所以，尊崇圣人的教导，恭敬圣人的智慧道德，那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诽谤圣人，无视圣言圣教，肆意曲解圣人的大智慧，只能放纵人类的本能，导致失去仁义礼智的高层次而堕入低级下流的低层次。于是，人心恶化，道德丧失，“上下交征利”，尔虞我诈，奸伪并起，“盗贼多有”，“人多伎巧，奇物滋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心溃败，贪欲瞋恨，智慧泯灭，却诡诈聪明；良知殆尽，却虚伪文明。你想，一个生存在内怀毒心、外食毒物的“五浊”世界，内外皆毒，怎么能不人人“中毒”呢？发展到儒家所说的，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地步，怎么能有序化人类社会呢？结果是人心残忍，恶心裸露，共相残害，生恼乱心；“啖肉饮血，剥皮而衣”，成为当今世界“文明”外衣下的真实内容。故有言道：君不君，好战不仁；臣不臣，贪污不忠；父不父，其身不正；子不子，不孝不顺；师不师，苟且不明；徒不徒，唯利不恭。朋友反目而相争，同窗妒嫉而怀恨。从而飞潜动植无一不遭杀伐，自然环境无处不受污染，人类社会紊乱，天下国家纷争。至此，人而不人，迫使人人思虑，如何祥和互敬；矛盾重重，强逼国国寻求，何致天下太平！

◎ ……谁能和顺于道德？一体了就能和顺，二相就不能和顺。一相的和顺，叫大顺。大顺无顺就叫“玄德”。“玄德”有没有德？玄是“玄之又玄”的玄，玄是不可思议的究竟一相之意。“玄德”无德，正就是“上德不德”；同理，大顺无顺，就这个道理。

#### 第四十章 讲记摘录

◎ ……你看，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把你这个“有”就看成大爆炸的“奇点”，这个“奇点”不是上帝创造的，“有生于无”。“有”是来自于“无”。“无”是什么？什么叫“无”？老子安了个名字，叫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么说吧，“有物混成”，就是有个“混成”之“物”，这是个什么物呢？“寂兮”、“寥兮”，寂就是一无所有，寥就是周遍法界。你看一下，老子的这个智慧，“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就是道么！道是个什么？道就是真空绝对，本无一物。但

道不是顽空，可以妙现一切，所谓“道冲，或用之而不盈”，“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就是所谓的“混成”之“物”，或“有物混成”。“道冲”、“谷神不死”、混成之物，周敦颐把它称之为无极，孔老夫子在《易经·系辞》上就叫“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这就是孔老夫子的宇宙演化论。你看，孔子的宇宙演化学说，其智慧远远超过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 ……我们看到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是哪里来的？就是你乱摸乱动真空本性变来的，所以叫“反者道之动”。你违反至妙、至明、至虚、至柔，它就给你“动”。这个“反”的第一层意思是违反，你违反它，只要你不符合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这个条件它就给你变，这就叫“反者道之动”。动就变了，变动！如果你不违反它，你跟它一样柔、虚、妙、明，它绝不变。大顺于道、“唯道是从”的时候变不变？不变。“无为而无不为”的时候变不变？不变。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化、十四种无畏，能做这么多的应化、变化，叫无作妙德、自在成就的无不为，它起用的时候仍然是至明、至妙、至虚、至柔。所以，它与道的属性不反，不反就不动。

“弱者道之用”，与“反者道之动”是相通的，“弱”就是用，弱就是削弱，弱是对至虚、至明、至妙、至柔的本体本性的不“大顺”，不“是从”，因不顺、不从于道，便起相用，于是就循业发现“道之用”。一“弱”就给你变了，瞋恨心就是对道的“弱”与“反”，于是就变“动”成火的相用，这就是凡夫的动，凡夫的用。也有圣人的“反者道之动”，就是“执大象”而“反”。就如岩石一样如如不动，就是顺着道的那个样子，大菩萨就是“大顺于道”的“反”，这种“反”是起妙用。“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这是圣人的“反者道之动”。圣人也会“弱者道之用”，他是借用这个至虚、至柔、至明、至妙的属性来起各种功用，这就是佛菩萨的妙用，佛菩萨都会起这样的妙用。

◎ ……老子讲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马上又接着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前面讲的是原理机制，后面讲的是宇宙的演化，是讲宇宙万物是怎么产生的。你说天下万物是哪里来的？有是哪里来的？万物来自于有，有来自于无。“无”就是一相无相的真空本体，喻为无极；“有”是指无极中产生的“S”线而成的太极，一切宇宙万物都是打破了太极的隐极性的非极性而产生的。这种产生的机制仍是来自“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

用”，就这么来的。你乱摸乱动，就违反了至虚、至柔、至妙、至明的属性。你自在起妙用的时候，就不是乱摸乱动了。佛就不是乱摸乱动，佛照样说话，照样走路，照样吃饭，人家是“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无为而无不为。咱们说话、吃饭、走路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妄作凶”！

◎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不道法自然，人为的操作，必然给你“反者道之动”。所以，我很早就给你们说过，科学技术不能救人类，不但不能救人类，甚至还能毁坏人类。古圣先贤的大智慧就体现在不叫畸形地发展科学，不要违背人性的去发展科技。正如庄子所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科技之道不是圣贤不知，而是为人类长远之计，“羞而不为也”。凡是从利己出发而发展科技的，都是缺乏圣贤理论引导的地区，都是缺乏文化文明的蛮荒之地所兴起的，犹如狼虫虎豹的利爪毒牙之猖獗，则是温顺牛羊之灾难。野蛮落后的区域走上了发展科技而损人利己的这条道路，一旦科技无遏制地在人类出现，必然加速摧毁人类！科技发展的初期，人们陶醉在获得科技的利益而放纵发展，等到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就无法控制了，不是人来控制科技，而是科技来控制人类。犹如吸食鸦片的人，开始渴望不已，等到成瘾之后，不是你来控制烟瘾，而是烟瘾来控制你。现在人类的悲哀就是不知科技“烟毒”的危害，全世界都渴望不已，等到全部中毒之后，人类就进入了可怕的历史阶段。有智慧的人现在已经慢慢地认识到这一点了，但绝大多数人正在昏睡之中。环境的污染、人心的溃败、人类社会的畸形发展，逼的人类不得不认识到科技发展的巨大危害，但当人类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吸毒者只好以毒品度日，所谓饮鸩止渴，盐水止渴，只好恶性循环。你占科技一分的便宜，日后你便要吃它十分的亏。自然界没有哪个规律说只有便宜没有损害的，波峰有多高，波谷有多低。佛陀讲，功德天与黑暗女不相舍离，利益与损害那是对等的。极性的世界当一极发生变化时，另一极同时感应，产生相应的变化。

◎ ……大爆炸理论中所谓的那个奇点，正就是老子讲的“有”，何况有关奇点的理论也还不一定对。就算对，也只是“有”的层次。那“有”是哪里来的？“有”是从“无”来的。那“无”是个什么呢？老子叫“朴”，又叫“道”。它是状态和属性的统一体，交龙文化就把它叫作信息态。信息



世界的状态、属性用文字语言是无法描述的，所以我们只得借用现代科学中有关的名词术语来权定为“信息态”。交龙文化将世界分为三大层次：物质的世界、能量的世界、信息的世界。咱们就属于物质的层次。用老子的话讲就是视之能见、听之能闻、抟之能得的世界。也就是说能够看得见，听得着，摸得着，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实物粒子形成的物体。

◎ ……现在我们看，大爆炸理论讲的由奇点产生宇宙，那奇点之前是什么？这个理论本身没说清楚，但老子早有大智慧的描述。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我们现在从有跟无的关系来说。所谓的宇宙演化、宇宙的起源，就是从无到有。演化出天地万物来，这就叫有。那有之前是什么？你看天下万物，上有日月星辰，下有山河大地，中间还有我们人，这叫万物。这个宇宙万物，大爆炸理论说起源于“奇点”。这个“奇点”正就是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的“有”。用大爆炸理论来说，天下万物生于那个“奇点”么，“奇点”就叫“有”么。有生于哪里？（学生：无。）大爆炸理论只讲到“有”了，老子已经讲到“无”上了，知道“有生于无”。那“无”是个什么？那“有”是个什么？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万物就是大爆炸理论说的一百多亿年的宇宙，这就是万物。那么那个“有”呢？那个“奇点”正是“有”。注意，“有”是一，妙道就在这个“一”里面。那个道呢？（学生：是零。）

对！道是零么。那个零就是“无”么。注意，这个零就是“无”，“有”就是一，这就是老子的说法。

◎ ……宇宙产生于真空，真空的对称性破缺或挠动产生了宇宙演化的开始。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产生于一个高温、高压、高密度“奇点”的爆炸，这种说法很形象，由此爆炸而进行能量到物质的演化。这从整体来看不无道理，但它是来自于我们认识水平和认识通道层次的对应。和老子讲的“天下万物生于有”可粗略对应。即该理论的“奇点”对应“有”的层次。那么“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说大爆炸理论中所谓的这个“奇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理论本身就说不清楚了。但老子明白地讲，“有生于无”，老子的认识就很深了。那么“无”是什么呢？“无”就是老子讲的“道”。“道”不是虚无一切的概念，而是真实存在的状态。只不过这种状态不是物质态和能量态，是非极性的状态。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就是老子的宇宙演化学说。实际上老子的宇宙起源学说，可对应为现在的真空学说。真空物理学讲，由真空对称性的破缺、挠动产生了能量。你看，就有了能级，正能级、负能级，狄拉克早就预言了这个正负能级。那么，现在的真空物理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深入了，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老子讲的“有生于无”了。老子的“无”用现在的认识来看，就可以对应为真空态。但这只是牵强对应，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层次认识上的对应。“道”的状态属性要比真空态更深邃！“道”用交龙文化来讲，就是非极性的信息状态，非极性了就无能量的阶梯了。你看非极性“破”开来就形成正能级场、负能级场，如正电子、负电子。

◎ ……在《易经》的智慧里面，孔子讲的“易”就是无极。“易有太极”，就是由“无极而太极”。听过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吗？“无极而太极”，就是“易有太极”，这里的“易”就是指本体。哲学上讲本体，宇宙万物都有个本体。本体就是本源，就是本来面目。哲学上的本体是指真实存在的本来，也是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把这个太极的阴阳两半分开来，阳半，就叫乾卦；阴半，就叫坤卦。乾坤二卦，就代表了极性世界显极性相对的存在，从乾坤二卦的属性就可知宇宙万事万物的对待特征，所以《易经》是极为深刻的。

同学们，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就可以对应太极了，就算是太极。太极从哪里来的？“有生于无”。老子讲的“无”，就是周敦颐讲的全极，《易经》讲的“易”。所以，有一位西方人一看戏剧上姜子牙晃动的那个“无”字旗子，“哗”的一下子就把思路打开了。你看，老子用十一个字把宇宙演化说的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西方的科学家辛辛苦苦的给东方的圣人做了个注脚，就是给东方圣人做了个实验，证实东方圣人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科学越发展，越说明儒释道圣人的伟大。

你就从这里知道，宇宙万物都是“有生于无”，无就是“道”，“道”就叫混成之物。宇宙演化的初始，周敦颐叫“无极而太极”。太极静而生阴，动而生阳，然后由阴阳两仪破开来（《易经》就叫乾卦、坤卦）生成五行，五行生万物，这就是宇宙演化的脉络。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无”，也相当于数学上讲的零。数轴上的对待数（对称数）都是诠释零的，把正一跟负一相加是个零，正五跟负五相加是零，正无穷加负无穷是零，所以一切数的背景都是零。好了！那

个零就叫无极，也叫道，也叫“易”，物理上叫真空。现在注意！易、零会思考吗？会作为吗？不会么！所以，老子就叫“寂兮”，孔子叫“寂然不动”。零里面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老子说是“道冲”。零有多大？要多大就多大，要多小就多小。所以佛陀讲，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零无大无小，亦大亦小，要多小就多小，要多大就多大，所以零是“小而无内，大而无外”的。零（“易”）“无思也，无为也”。当不思考的时候还有什么有为的运作吗？无思无为的时候，就“寂然不动”。

◎ ……老子讲，“反者道之动”，这是《道德经》中极为重要的原理。“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易经》还是说的这个道理，“穷则变”，物极必反。凡物的物极必反是业报，是报应。坏事做到头了，恶贯满盈了，叫恶报现前。这种变不是《易经》的这个变，《易经》的这个变，是当你著什么观念，把你著的这个观念要变通。变通之后，左右不著，人我不著，前后不著，万法不著的时候就通了。二道相因就是变，生了中道就叫通；二相归到一相，极性观念被超越了，清除了，这就久了，“死而不亡者寿”。死什么？死你的极性观念，二相对待；不亡的是什么？就是一相的绝对。也就是说，究竟一相，不二之道。永恒存在的就叫寿。到这个时候了，就是“道乃久”。

◎ ……另外“存乎辞”，是圣人从所有的运动变化中，认识到运动变化的这个规律的表达。比如说，佛陀见天下之动，体证出两句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佛陀从“鼓天下之动”，更深入的揭示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老子用“反者道之动”、“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来表达。现在哲学上就说，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这说明哲学家根本未证到老子、佛陀的境界。世界上真有形而上的道，“万法不离自性”，本体就是道，自性本体就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形而下的相在运动变化，这就是“天下之动”。你看，人们看到“天下之动”了之后，就会从这个运动变化中抽象出其中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道”之理。

◎ ……虽然量子转换，“打造土行孙”已经实验，但仅是证明了古人所说的东西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一步一步通过不同的渠道就会证实古代圣人的伟大之处。那么古人为什么能有这么个认识，他是怎么得来的呢？就是刚才讲的，他们是内求，不是外求。走内求的路线而不是走外求的路线，因为这两条路线恰好相反。内求法正是老子讲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实践越多，对“道”和“实相”的认识越

浅。因为知识是积累起来的，你没有学几何就不知道几何，没有学俄语就不懂俄语，这些东西都是极性思维的一种认识，当体皆空。比如俄语，假如说世界上的人都学汉语的话，你就不知道俄语，不需要俄语，也就没有它客观存在的必然性，都是相对的。但是最根本存在的东西，佛学上就叫“般若实相”、“真如实相”；老子就叫“道”，这是本源状态，本来面目，这才是真真实实的。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是先天地生，比天地还要早，天地也是由它演化出来的，这和佛学讲的“空生大觉中”是一个道理。“独立而不改”，谁都不能干涉它。“周行而不殆”，永远不会损坏，天地会毁坏，银河系也会毁坏，宇宙也会毁坏，但“道”与“大觉”不会坏。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二百亿光年的宇宙，就是在二百亿光年前，由一个很小的奇点爆炸而产生的，这是……。

……是大爆炸理论，他们所说的这个“奇点”才是老子讲的“有”的层次。万物，就是天地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对应的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奇点”。那么爆炸的“奇点”是从哪里来的呢？老子早在几千年前就知道，“有生于无”，是从“无”产生的。西方人一看，就觉得不可思议！遵循老子的“有生于无”就必然发现真空对称性破缺产生宇宙的理论。用交龙文化讲就是打破了非极性后进入了极性的两极，犹如把太极图拆成一阴一阳，阴阳之间就有场，互交互感这就叫能量，把能量物质化了就形成了我们的物质状态了。

◎ ……你看，大爆炸理论上的“奇点”，就是老子说的“有”，“天下万物”就是我们这个宇宙世界。这个宇宙世界就来自这个奇点，这个想法对不对？你只说它的那个前提对不对？无限小，无限高温，无限的密度，这是数理方程得出的结论。现在就算他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才到了老子说的“有”，“有”就是这个奇点。现在你要问这个点是从哪里来的？西方人只从数理上推着出来，嗯！有个无限小的点。那数理方程的建立，其前提就是对待的二相，所以前提就有问题！

◎ ……《老子》里边包含着好多富有哲理性的现代科学的东西。比如说，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就是宇宙演化的方程式嘛！很简捷的几句话就说得明明白白了。……现在科学对宇宙的演化提出了大爆炸理论。就算这个大爆炸理论是

成立的，那也才仅仅到“有”的层次，可这个“有”又是怎么来的呢？还是搞不清楚。现在的真空量子理论认为，宇宙的起源是真空对称性破缺引起的。其实早在佛家、道家的经典中就已描述得很清楚了。《楞严经》中讲，由虚空产生邻虚尘，邻虚尘产生微尘，再由微尘产生了大地。你看释迦牟尼佛说得多么清楚。老子就更简单了，只是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么“无”是什么呢？“窈兮冥兮”，“惚兮恍兮”，“象帝之先”等等，这些描述都是指世界的不同状态和不同层次。老子用非常简捷的话语就说明了世间万物产生的至深道理，确实非常好啊！“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这是演化的不同层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这就是源头。然后从这个源头开始一层一层就下去了。现在就叫微观学说、宇宙演化学说，对此我们现代人不能理解。交龙文化是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这三个世界层次？三个世界层次的理论又是怎么来的呢？是以世界存在的状态和属性来划分的。灵山有很多被大家称作奇光异彩的照片，这些照片也帮助我们认识其中的规律。法门寺有关佛舍利放光的事情，在《人民日报》上进行了报道。几千年前的骨头怎么能放光呢？其中的奥秘就很深，但是它再奥秘，再虚玄，里面总是有规律存在的。

◎ ……如老子，他把刚才说的这么多的内容仅用十一个字就表达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是说极性的物质世界生于“有”，“有”是能量的世界，“无”是非极性的信息世界。你们理解的真空态，这个真空里边没有原子，没有分子，但它里边却还隐含着能量。而现在我们说的非极性的“真空”连能量都没有，是纯信息态。太极图是隐极性的非极性信息态的表示，一半阳，一半阴，它可以产生隐极性的能量态，就好比是一半负能级，一半正能级。狄拉克预言的正电子，就是在数学上从这个角度推得的，认为有正电子的能级，现在已证实了正电子的存在。正电子和负电子湮灭之后就产生光子，而光子还是有运动质量的，还可以进一步的回归，最后一直回归到真空态。

◎ ……我们现在认识的宇宙不管有多大，哪怕有一千亿光年，但仍然还是物质的世界。用任何再高级、再精密的仪器都不可能测到其他属性的世界。对能量世界的研究不能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只适用于研究物质世界，不能研究能量的世界，信息的世界就更不能研究了。那么，老子在几千年前就知道宇宙的起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智慧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胡编的吗？绝对不是！现代科学越发展，越能证明老子的伟大之处。

◎ ……从属性上讲，儒释道三家都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动不居和循环往复，儒家讲“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和佛家讲的“缘起”是一个道理，也和老子讲的“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都有相通之处。《易经》讲穷、变、通、久；老子讲“祸者福之所依，福者祸之所伏，孰知其极”？“道法自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佛家讲“诸行无常”，“缘生缘灭”，“万法因缘生”、“成、住、坏、空”，三家都讲的是世界变动不居的属性和互为因果的规律。“道法自然”、“缘生缘灭”、“天地之大德曰生”，都是指在自然法则的运行下，所体现出的生灭变化规律。在这一点上，儒释道三家的认识都是精深微妙的。此外，道家的“祸者福之所依，福者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反者道之动”；佛家的“成、住、坏、空”的周而复始、“十二因缘”的因果关系；儒家的“物不可以终通”、“物不可以终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原始反终”，都说明了宇宙万有循环往复的运动变化属性。儒释道在世界的层次性、变化性、周转循环性等的根本认识上是一致的，这正是儒释道文化的智慧和真理之所在。

◎ ……那么，眼泪是从哪里来的？一“感”而产生的，“感”就是一无所有的无极绝对真空中，起了“S”线，然后阴阳所代表的天下万物都出现了，因“感”就产生了宇宙万物。唉呀！你看中国的先圣们伟大的简直不得了！那么，现在看一看，“有物混成”的这个“混成”，它也是个零，也称为道。道就是混成之物，“混成”之“物”不是个物，它“寂兮寥兮”，什么都没有，可是它周遍法界，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在时时在，不可须臾离。六祖表达为：“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六祖说的“自性”具足一切，能生万法，就是老子说的“混成”之“物”。此“物”非物，但具足一切，能“感”而产生宇宙万物，却是绝对的真空本体。

所以，老子的“有物混成”说的太妙了。虽“混成之物”一无所有（“道冲”、“谷神”），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但此“物”是“万物之宗”，“是谓天地根”，“万物恃之而生”，“衣养万物”，“万物归焉”，“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无为而无不为”。

那个零也是什么都没有，但零不动周圆，周遍法界，到处存在，无处不

在，无时不在，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数。好了！看宇宙万物的本体，本体就是那个“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你看这个智慧得了！你要是从小学学这些东西，今天我这么讲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赞叹你祖先的伟大。给他们磕个头应该不应该？（学生：应该！）

#### 第四十一章 讲记摘录

◎ ……你能不能建立奉献人生的心态？这个心态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理解，没有智慧就不能理解，没有大智慧就不能实践，一般的智慧连知道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能理解，只当做一个虚妄荒唐的笑料而已，这正就是老子说的“下士闻道，大笑；弗笑，不足以为道”。你看，建立奉献人生的都是谁？都是菩萨，连声闻缘觉都没有彻底建立奉献人生。那你想一想，建立奉献人生的都是什么境界？菩萨境界。像我们这样的初发心菩萨有没有奉献人生的目标？有奉献人生的目标也是为自己。是不是？捐两个钱衡量一下看哪个功德大，那是为谁？为自己。所以，小菩萨不会奉献人生，只是认同提倡而已。如果今天能够真心建立奉献人生，这就不得了了！而且把人生的乐趣放在奉献人生上，那是什么境界？是不是大菩萨？那就是大得很的大菩萨。你看，文殊、普贤、弥勒、观音、势至，像这样的大菩萨，他们的乐趣在哪里呢？在奉献上。就这只是一个层次，乐于奉献，乐于度化众生。你看，佛说菩萨以什么为烦恼？菩萨也有“烦恼”，菩萨以度众生为执著。但是，这个境界你没有到大行菩萨道的时候，你连建立人生的乐趣在奉献的这个心态都没有，还谈不上后面的所谓“烦恼”。每一个阶梯都不能逾越，必须一步一步地上。

◎ ……守闻性就是守真常，常就是不变。时时只是闻性，有声音是闻性起作用着听到声音，没声音也是闻性起作用着无声。没声音的时候空空旷旷的，一点声音没有的那个就叫无声。你能听到的这（敲东西）叫有声，我不敲时这是无声，老子说“大音希声”。“希”是没有的意思，最大的声音是没声音。没声音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没声音？是依据有声音衬托出来的没声音。有声和无声都是闻性的相用，没闻性你哪能听到有声无声？没闻性你怎么能听到没声音？所以，超越有声无声的相，才是闻性。闻性是亦有声亦无声，有声等于无声，无声等于有声，这就是闻性，闻性是绝对的，与有声无

声的相对无关。犹如有影像的是水晶球，无影像的是水晶球，有影像等于无影像，无影像等于有影像，这正说的是绝对的水晶球。

◎ 现在看，“听之不闻名曰希”，那个绝对的东西看不见，听不到，所谓“听之不闻”。希不是希少，希是没有的意思，希是无的意思。何以见得呢？因为老子还有一句话，叫“大音希声”。最大的声音是没声音的声音。一切有的相，都是有限，都是极性对待；把有限推到无限，把有相推到无相，才是真正的非极性存在。非极性是无相无限，一相绝对；极性是有相有限，二相相对，二者本来无二无别。所以，老子就用相对的有限有相来表达绝对的无限无相。“大音希声”，音声是有相有限的相对，但“大音希声”就表达无相无限的绝对。同样的道理，你就能理解“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象无形”、“大白若辱”、“上德若谷”、“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等等。这一切都是用相对的有相有限来表达绝对的无相无限的智慧描述，老子明彻的知道，绝对不异、即是相对，相对不异、即是绝对，故以相对来表达不可言思的绝对，这是老子的大智慧表现。佛陀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以极性表达非极性，以有限表达无限，以有相表达无相，这都是大智慧圣人的境界。所以，如来说，非法非非法，无实无虚，不增不减等等，就是用法与非法、实与虚、增与减等的相对来表达绝对的真实“存在”。绝对是不可言思的，绝对没有语言相、文字相、思维相，那怎么跟众生交流呢？那怎么来引导众生呢？所以，就得用大智慧的方便善巧来表达真空绝对的唯一真实性。你看，老子还用“大智若愚”，“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都是用极性的相对来表达非极性的绝对智慧善巧。明昧、进退、夷类、上谷、白与辱、广与不足、质与渝，智愚、成缺、盈冲、直屈、巧拙、辩讷都是极性对待的一对，用极性对待表达非极性的绝对，只有佛陀、老子才有这样的大智慧，才能明白这些究竟了义之处。所以，“大智若愚”，“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象无形”，“大白若辱”，“上德若谷”，“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等这类的表达，正说明老子大智慧的所在。

用极性表达非极性，无非有三类形式：非×非非×；亦×亦非×；×等于非×，非×等于×。如非法非非法，不即不离，其上不曠，其下不昧；亦



有亦无，即心即佛；五蕴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心、佛、众生三无差等；烦恼即是菩提；于有非有，于无非无。

……唯哪一个物体是最大的相？无相的那个相是最大相，也是显明的相。只有无相的那个“物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最显明，所谓的“大象无形”。同理，最明显最显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最显现的就是那个最不显现的，同学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是说，最显现的等于最不显现的，最显现的和最不显现的只是一个！是不是？“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相无相的就叫隐、微。你看，数轴上你能看见的都是对待的数，正负数。那隐、微的是什么？（学生：零。）

看不见的是零，隐而不现的是零，但显现的一切对待数不但不排零，而且这些对待数本身就是零的表达和零本身。所以，唯零隐微，是零不可见；唯零显现，是因为一切对待数本身就是零的一种表达，也是零本身。你看，唯这个零隐微，可是唯它显露，唯隐藏的那个东西最显露。为什么呢？隐藏的和显露的是一个“东西”，犹如水和水月不一不异，但只是一个。所有的相对数都是诠释零的，故零和相对数只是一个“东西”。数就代表万法、万相、万物、万事，数是一种假相。那么，数是用来表达什么的？（学生：表达零的。）

零是绝对的存在。所以，隐、微就是那个零么！看起来零你见不到，实际上唯零最显现，因为一切对待数都是零的表达和证明，而且是零本身！所以，最明显的还是那个零，最隐藏的也是那个零。从而可知，一切数的存在是假相，凡所有数（相）皆是虚妄。一切你能够看见的东西都是表达那个看不见的。注意！一切你能够看见（闻觉知）的东西，都是表达不可见（闻觉知）的。一切相对的东西都是对绝对的表达。唉哟！把这个记住，你就会无量劫受用无穷。你现在理解不出来它的意趣和味道。唯没有的那个东西最多，唯不可见的最显现。没有的那个东西就叫绝对，有的那个东西，显现出来的就叫相对。那个隐跟微的东西，唯它显现，唯它明了。极性世界中一切相对的数、物、相、事、法都是诠释零、性、理、如的，而绝对和相对只是一个！这个能理解吗？这一点理解了，也就明白“道心惟微”。

◎ ……零是一个什么信息？零是一个无信息结构的纯信息态。你看，零可以看作没有信息结构的纯信息结构。没有信息结构的那个信息结构也是

一个信息结构，只是信息结构的一种特殊形态。就像数字里面，0、1、2、3、4、5、6、7、8、9，0是不是个数？0不是个数。既然不是个数，为什么一切数都以0为背景？所以，它是一个不是数的数！你看，老子怎么表达呢？大智慧的老子说，“大音希声”，最大的声音是哪个声音？没有声音的声音才是最大的声音。“大音希声”，“大器免成”，同学们，学过没有？（学生：学过。）

最大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个声音，最大的器具就是没有做成的那个器具。那么，最大的数呢？就是没有数的那个数——零！宇（空间）宙（时间）最本源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无宇（空间）无宙（时间）的真空绝对本体，老子叫“道”，孔子叫“易”，佛陀叫“实相”、“妙明真心”、“妙真如性”、“佛性”，惠能叫“自性”、“真如自性”。真空绝对那是不可名的，“绳绳不可名”，“道隐无名”，“其名不去”，“名可名，非常名”。因为真空绝对那是你的本性，唯真空绝对的本性独尊，那怎么有名呢？谁给它安名？有谁给它安名，不就与真空绝对的本性成二相了吗？怎么独尊独存呢？所以，老子的“道隐无名”的论述真是蕴涵着不可思议的大智慧，那是证到唯道独尊、唯我独尊体悟出来的。证到究竟一相、真空绝对时，自然就“无隅”、“免成”、“希声”、“无形”、“无名”、“无象”，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只要有形有相，就不能大过“大象无形”；你只要有音有声，就不能大过“大音希声”；你只要有器可成，就不能大过“大器免成”；你只要有方有隅，就不能大过“大方无隅”。你只有陷入极性对待，就无法大过非极性，犹如太极图的阴阳两半，合起来也大不过无极，极性有限的事物，永远是非极性无限事物的臣属。老子要人们“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这就是要从相到性，从有限到无限，从有相到无相，从相对到绝对，自然就“没身不殆”了。

“死而不亡者寿”，这是说要死去有相有限的极性对待，超越极性的对待，进入非极性的无限和绝对，才能“道乃久，没身不殆”，“死而不亡者寿”，“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 ……那么，你就明白，只要是一个可离的东西，肯定是一个有相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有了相之后，就不能周遍。你只要叫相，就有相界面。你看，这两个物体之间就有相界面（指桌上的东西），有一个相界面，你看这两个东西就可离开了。所以，有速度的是可离的，有形状样子的是可离的。

那么，不可离的是什么？没有速度。注意！没有速度才是最大的速度，无声才是大声，你看老子讲“大音希声”，大智慧的人就能认识到这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理解老子的“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道泛兮”。那么，现在不可离的东西一定是一个没有速度的、没有相的东西。一旦有相就有界面，就可离，不可离的东西，一定是无相的。有相了就可离，你再大的相都可离，虚空的相是最大的，你看可离。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就离了。

◎ ……不破极性，就不能明心见性。这就叫“大学之道”！

“小学之道”，“中学之道”都是极性，“大学之道”就是要进入非极性！所以“明德”的属性是非极性。古人善用这个“大”字，例如老子的《道德经》里就多处讲到“大”，都有特殊的用意，即超越极性。你看，“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所以“大学之道”的“大”是超越极性的“大”，不是大小的大。“明德”和“亲民”都要从超越极性的一相的非极性来认识，否则后面的“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就不能解释。

◎ ……在极性的世界里，你说谁对谁错？谁重要谁不重要？是妈妈重要还是爸爸重要？男的重要还是女的重要？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就是驴推磨，在极性里面你就找不出一个答案来。所以，当你不懂圣人的经教，没有圣贤的智慧时，硬要找一个先有什么，你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既然鸡和蛋是一对极性的话，你只能超越它。你在鸡和蛋里面永远找不出一个头绪，但是可以超越，超越鸡和蛋。太极图的阴半就是蛋，阳半就是鸡，阴阳两半就是极性，超越极性，抽掉“S”线就是个无极圈。超越极性到非极性了，没男没女，没阴没阳，没上没下，没左没右。你看那个无极里面就没有极性了，叫超越极性。你把极性一超越，修道就完成了。只要有一个层次的极性没清除的时候，都有极性的对立，没有任何对立的时候就超越了极性，进入了非极性。

老子真是个大智慧的人，确确实实，你不得不佩服，读到他的那个地方了，你就感觉到，唉呀！这个智慧还了得！你看他就说：“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音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你看这个屈跟直，是不是一对矛盾？一对极性？那么，你如何超越这个屈直？“若”就是同一的意思，相

等的意思，同样的意思。“大直若屈”，屈和直划等号了，还有没有这个极性？就没有了。唉呀！老子的那个智慧啊，这个就不得了！佛陀的智慧也是这样。你先看惠能怎么说，“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唉呀！大智慧的人，二道就是二极，二极相因中道就出来了。佛陀直接就说，“脱离两极为中道”，不要二极，不就是中道嘛，脱离两极为中道；老子的守中、执中、抱一、得一；孔子叫中庸，不偏不倚。所以，有智慧的人，他都会超越极性。所以，能够超越极性的人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为什么孔子要中庸，老子要守中，佛陀要中道？都是为超越极性对待嘛！你看，这个智慧是不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以，“大直若屈”，直和屈一样了，还有什么极性呢？极性自然就泯没了，就超越了。

这一超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把那些极性里面的是非矛盾就没有了。你把太极图里面的“S”线一抽，没极性了你再超什么？就太极复无极了。所以，这时就叫“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法跟非法是不是一对极性？要把它超越，超越的时候，什么左派右派，都超越；什么法与非法，都超越。为什么要舍？你看慈悲喜舍的舍，一般人就当成舍两个钱，舍点粮。不只是那个舍，舍是舍什么？舍极性观念，一切极性事物、极性观念都要舍掉，你就解脱了。能舍之人才能解脱。你执著到那个地方就被极性把你控制得死死地，你就不能舍了。“那么，他打了我三拳就白打了吗？”那你不舍了你就经常执著着；你经常执著着，你就经常记那三拳的仇恨；记那三拳的仇恨，永远解不脱的时候，两个人永远就在那个低层次的境界中。你把我打了，我再来打你，你打我，我打你，永远都不得解脱，死上三辈子再转着来还是互相打，打完之后还是个互相打，变个狗还要互相咬几口，为什么呢？你不能超越，永远在低层次不得出去了。所以，修道的人为什么一切极性都要超越？什么冤仇，什么债务，都要超越它，一切极性都要超越；什么皇帝、大臣，一切都超越；什么金钱、美女，一切都超越。你超越了，就成功了。你不能超越，就始终把你卡得死死地，这就是为什么要“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呢？！

## 第四十二章 讲记摘录

◎ ……老子的《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讲宇宙的生成论说，虽然和孔子的名词不同，但其哲理不无雷同。

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吏，历代典籍阅览方便，精通伏羲的八卦易理，认识伏羲的认识，对老子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从无到有到万物的演化是老子对伏羲易理的领悟和创新。老子的“道”对应“易”态中的“无极态”；老子的“一”对应“易”态中的“太极态”；“二”对应两仪；“三”是参与产生万物的各类极性的相合态，这是太极态负阴抱阳孕育生化的“软件”程序在极性世界演化过程中的全息显现。老子领悟到了大宇宙演化的模式，契合、继承和开拓了伏羲先圣的慧命，集成和开创了道学的理论体系。

◎ ……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一”，“道”就是零点，在数学上表示为零，交龙文化就叫非极性态；“一”就是隐极性态，犹如太极图的负阴抱阳；然后由这个隐极性破开来的“二”就显示出极性事物的两极特征。在极性世界里，极性的两极要产生互交互感，相互交感的平衡态就是“三”。“三”是极性世界极性交感的“平衡中介态”，它是进一步演化的新起点。极性演化要产生新的极性事物，都必须要通过“三”的程序。那么由“三”的负阴抱阳，就生开了；再负阴抱阳，再生；一直下去，天地万事万物就都是这样生出来的。

◎ ……寂然不动的“易”，能够“感而遂通天下”，这正就是“无极而太极”。“易”便成了天下万物的本源本体，此之谓“遂通天下之故”也。什么是“感”呢？佛法上叫一念无明起，也就是无极中产生了S线而成为太极（“无极而太极”），这就是寂然不动的“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也是宇宙万物起源的机制原理。S线就代表“思”和“为”的“感”，把一无所有的无极一“感”，就成了天下万物的太极，太极就代表五蕴万法、宇宙万物。“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这就指的是无极本体、“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无极而太极，也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者，“易”也，无极也，真空本性也。朱熹讲“物物一太极”，就是指天下万物、五蕴万法都是极性世界的对待之物，都是相对而有的因缘生法，都是负阴抱阳的太极关系。太极中的阴阳两半不能独立存在，互为存在的前提，除阴无阳，除阳无阴，所以一阴一阳的宇宙万物都是对待而有。“冲气以为和”的太极存在方式，佛法称之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 ……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自然本有属性的尚中。道的本源是负阴抱阳的无极性态，体现“中”的属性，万物负阴抱

阳是“发”之“中节”，“冲气以为和”是自然属性的必然结果，“发而皆中节”是效法自然属性的“唯道是从”。《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阴一阳“致中和”时，也就是“中庸其至矣”，就符合道，能执持一阴一阳的极性，使之“负阴抱阳”到“冲”“和”的层次，就相当于继承了道的无为自然之属性，也就体现了道无私无欲的本性，当然这样的人就“止于至善”了（继之者善也），能达到这样的“执中”、“守中”的“中和”状态，天命之性尽“率”无遗（成之者性也），于是“止于至善”的人就“率性”符道（率性之谓道）。

老子曰：“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损有馀而补不足”，“这是天道自然”“尚中”的运行；“损不足以奉有馀”，这是“小人反中庸”而违背自然“尚中”的“无忌惮”（小人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这是老子叫人“允执厥中”的驭道方法。老子告诫人们不要偏离“中”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就是说偏离“中和”，过犹不及，也是不尚中而违反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

从天地万物到人，违背阴阳平衡的“冲”“和”是对自然规律鲁莽的蠢举。负阴抱阳的冲和态是中道的象征，把它图式化就是“太极”，把它象数化就是“一”，“抱一”“守一”就是中。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得“一”则“中”，“中”则合而平衡统一，则“中”（符合）道矣！“物物一太极”，物物只要“得一”，就和谐“守中”，就圆满具足。天的圆满具足就是“清”，地的圆满具足就是“宁”，神的圆满具足就是“灵”，谷的圆满具足就是“盈”，万物的圆满具足就是“生”，候王的圆满具足就是“天下正”。这里的“守中”“得一”，是指超越极性进入非极性，超越对待进入绝对的圆满具足，任何事物都要“守中”“得一”，才能将其美满圆融。和则生祥，中则至善，“守中”“得一”者则圆满具足，圆满具足则无缺无憾，则无损无毁，无伤无害。所以，天、地、神、万物、王侯都以“得一”才能圆满各自的功用和事业。否则，就像老子所说的“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极性世界的任何事物，要能够在极性对待中圆满具

足，就必须超越极性进入非极性，也就是要“守中”“得一”，相和相谐，和合才生。生什么？生“清”、“宁”、“灵”、“盈”、“生”、“天下正”。

老子说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这就是讲“守中”“得一”达到的圆满具足的状态。到此圆满具足的“守中”“得一”的非极性状态，就比作“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和之至”就是非极性的“守中”之至，“得一”之至，当然就完全与道的一相无相、真空绝对相契合，也就是大顺于道，唯道是从。以这种非极性“道”的状态驾驭一切极性的事物，必然就生出圆满具足的效应。

比如得道之人治世，就是“太上，下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得道之人妙用，“夫唯道，善贷且成”，“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得道之人“摄生”，“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所以，“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得道之人无不为，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得道之人根尘相对，能“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得道之人教化百姓则“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不以智治国”，“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得道之人所作福德，哪怕是“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

得道之人与他人相处，则“报怨以德”，以德报怨。

得道之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得道之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得道之人“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得道之人“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致数舆无舆，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得道之人不“甚爱”，不“多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得道之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得道之人“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得道之人“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守柔曰强”。

得道之人“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得道之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得道之人“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得道之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得道之人“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得道之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争；善用人者为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

得道之人“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天下莫能知”，“被褐怀玉”。

得道之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损有馀而补不足”，“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得道之人“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繝然而善谋”。得道之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柔弱胜刚强”，能“受国之垢”，能“受国不祥”，能为“社稷主”，能为“天下王”。

得道之人能“和大怨”，能“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能“司契”而不“司彻”，能“常与善人”。

得道之人能“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得道之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能“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遂身退”。

得道之人“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腹不为目”，“为无为”。能“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得道之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处众人之所恶”，“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得道之人能“爱民治国”，“明白四达”，“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长而不宰”。

得道之人“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若可托天下”。

得道之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得道之人“微妙元通”，“故能蔽不新成”。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得道之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得道之人“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得道之人“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得道之人“同于道”，“同于德”。“大制不割”。“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

得道之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得道之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不贵其师，不爱其资”。

得道之人“去甚，去奢，去泰”。

得道之人“天下莫能臣也”。“知止”而“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得道之人“自知”，“自胜”，“知足”，“死而不亡者寿”。

得道之人“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得道之人“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

得道之人“无为而无不为”。

◎ ……你看，如果把太极图的这半叫正的，那另一半一定就叫负的。注意，在极性世界的事物中，以及极性世界周转循环的过程中，宇宙万物都是以极性的一对而出现的，这就是同学们学过的对立统一规律。那么，这不光是中国古圣先贤知道，连西方的一些人也知道，你看西方哲学家叫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谁讲的？是古圣伏羲在先天八卦中阐述的。孔子、老子都作过精辟的表达：“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佛陀在《大般涅槃经》中讲：“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

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佛陀说，五蕴、六根、六尘、六识等，在凡夫看来都是极性对待的二法，都属于对立统一的极性属性，而佛陀讲的佛性、佛法，那是讲不二的非极性。六祖惠能大师也讲对立统一，《坛经》中说：“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瞋对，舍与慳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可见，对立统一规律是伏羲、佛陀、老子、孔子、惠能等提出来的，最早的发明权是伏羲。

“道生一，一生二”，这个“二”就讲对立统一。《易经》上讲的对立统一就是乾坤二卦，阴阳二爻。你看乾卦、坤卦，中国人叫阴阳么。你看，是不是极性对立的一对？那《易经》上就叫两仪。你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敦颐叫动静，是动跟静一对，阴阳动静。极性世界的一切周转循环的变化过程，始终保持着对立统一的规律，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负阴而抱阳”是对立，“冲气以为和”是统一。老子的这一段话，正讲的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万物负阴而抱阳”，万物都是阴阳一对，都是极性对立的统一。

为什么叫对立呢？因为，极性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成对出现的，都是两极相待的，这是非极性极化形成的“一剪二鸡”的效应导致的结果。说男女



你就能理解对立统一的属性了。男女是不是对立的？对立的。为什么男女是对立的呢？因为属性对立。但为什么又叫统一呢？“冲气以为

和”，男女以情感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家。又如正电荷跟负电荷，也是对立的一对；正物质跟反物质，也是对立的一对。但是正电荷和负电荷之间通过电场“冲气以为和”，形成一个统一的对立系统。你看，把两个带有相反旋转的一对微观粒子拉到无限远，比如说，一个是逆时针旋转，另一个就是顺时针旋转。你把那一个顺时针的变成逆时针时，这面无限远的另外

一个，它也马上倏地变了，原来是逆时针的同时就变成顺时针的了。这两个运动方向相反的、属性相反的，就叫阴阳一对，无法分开，总是联系在一起，形成对立统一的极性一对。

极性一对说明了什么呢？凡是极性对立的一对，它们之间都有一个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统一”靠的是有一种力场。万物都是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个“冲气”就是现代科学上叫的场，各种力场。电磁场、引力场、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都是一种力场么。

老子明明确确的知道，万物是负阴抱阳，靠冲气统一在一个系统中。冲是什么意思？虚的意思，就是无形无状的意思。冲是非物质的场，冲气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各种力场么！你懂得现代科学了，你再看古代圣人的经典，唉呀！你就不得不赞叹古圣们的伟大。冲气，有没有气？（学生：没有。）

不是冒烟的那个气，冲是虚的意思。冲气就是虚气。那古人没有现在的名词，就叫冲气。电磁场能看见吗？看不见！但你给这个桌子底下放上一块磁铁，磁铁走到哪里，桌面上的钉子“嘟嘟嘟”地跑到哪里。是谁叫它跑的？冲气么！这就说明，冲气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力场么。那个磁场、电场、引力场你能看见吗？（学生：看不见。）

但是它存在不存在？存在。电场你能看见吗？看不见。引力场你能看见吗？看不见。强相互作用力场、弱相互作用力场，能看见吗？看不见，但是它在作用。反过来再看，既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个男的和女的是不是对立统一？（学生：是。）

那怎么着对立统一的？男女的“冲气”是什么？也是一种力场么，叫“情场”，“爱情之场”。你看，两个人有缘了，相爱了，走的再远，能遮挡住吗？能不能把爱的情场挡住？挡不住，相隔的再远，几千几万里，都挡不住。所以，也是“冲气以为和”的对立统一。万事万物都是这样，那地球和太阳远得很，但是“冲气以为和”，它们之间有引力场，是不是拉得死死地？跑，能跑掉吗？跑不掉！所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周转循环的过程中，这对立统一也是根本规律之一。所有的万物都是极性对立的一对，对立统一规律这是宇宙演化到极性物质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

◎ ……“无相”属阴，“诸形象”属阳，幻出的身心当然为阳。可见，先阴后阳这是诸佛大智慧的根本认识。“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也是这个道理，“显”、“见”的相用是称体而起的，属于阳；隐微的本体本性用相用来

表达，体性为阴；阳者显见的相用也，阴者隐微的体性也，阳等于阴，阴等于阳，就回归于无极本体，这就是“太极本无极”的实质，只是一个的道理。虽然“隐”、“微”和“见”、“显”不同，但“同出而异名”，体相用不二，但显现的相用依体性而有，因为属阴的“空中（体性中）”原本无属阳的五蕴、六根、六尘、六识，本来无一物，一切相用（阳）皆从无相（阴）中而显现，故先阴而后阳。孔子讲：“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这就是先阴，“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就是后阳。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冲，或用之而不盈”。道无形无象，属阴；一、二、三、万物属阳，这就是道（阴）到万物（阳）的演化过程，正说明了是先阴后阳。“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若，用之不舍。”“谷神”、“玄牝”属阴，天地万物属阳，这都说明先阴后阳，先无后有，先绝对后相对，先无极后太极，先无限后有限，先体性后相用，这是从演化的角度来阐述的。这一点要注意，说演化时先有本体本源，说回归时却是体相用不二，根尘同源，阴阳两半同时出现，无先鸡或先蛋的一极存在，阴阳互为其根，互为存在的前提，这是从回归来讲。注意！演化与回归的说法都不是究竟的说法，是方便的说法，非是第一义，第一义中没有演化与回归，第一义中非体非相用，非阴非阳，非先非后，非主非客，非来非去，非有非无，非因缘非自然，非思非想，非念非不念，非法非非法，无一切极性对待，一无所得，毕竟空寂，只是一个无一个。

◎ ……“感”是无极而太极的过程，从太极态逆“感”（抽“S”线）则成“无思”“无为”的“寂然不动”之“易”，这就是太极复无极，或太极本无极的回归过程。“易有太极”就是“无极而太极”，“是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从“三细”演成“六粗”的过程，也就是“感”而遂生天地万物的过程。太极是隐极性的非极性态，是极性的二仪、四象、八卦、万物和非极性的“易”之间的中间状态。此状态便是老子讲的“万物之母”，也是老子“道生一”的“一”。

◎ ……当然信息的世界也有层次，有不同的信息结构，只不过是这种层次不同结构的语言描述，仍带着我们极性思维烙印的一种表达而已！比如，非极性的隐极性态也是一种非极性的信息态，但它已经带有内在的隐极性了，最巧妙的图示表达就是太极图了。

由非极性到隐极性的非极性，这就是非极性信息态极化的结果，这种极

化产生的隐极性，正就是佛学上讲的一念无明，形成了互为见分、相分关系的“阴阳鱼”。这种具有见分、相分合一的隐极性的产生，使究竟一相的非极性态转变为隐含负阴抱阳二相差异的隐极性非极性态，这种转变《楞严经》称为“晴明空”转为“晦昧虚空”，“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儒家称为“无极而太极”，“易有太极”；老子称为“道生一”，“有生于无”；庄子称为“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由非极性的“真如实相（如来藏、一真法界）”、“道”、“无极”到“晦昧虚空”（阿赖耶识）、“一”、“太极”的非极性的隐极性态，这是由非极性的信息态去向极性的能量态演化的一个程序。

由此非极性的隐极性态极化形成显极性态，也就是由见分、相分到能所及其主客分立的极性演变形成。产生了分立的极性后，从主体来说进入了“迷妄有虚空”，“知觉乃众生”的极性观念的形成；从客体来讲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极性事物。本来主客合一，或者说本无主客的“觉海性澄圆”，“循业发现”了极性的世界。

极性状态的确立，两极互感互交属性亦随之产生，于是便产生能量世界的力场特征。再经演化，能量态物化为物质态，形成了我们的物质世界。佛家从主体把这些演化过程描述为如来藏（晴明空）→阿赖耶识（八识）→末那识（七识）→意识（六识）→前五识（五官的感受与处理）。从客体讲描述为如来藏（晴明空）→晦昧虚空→无色界→有色界→欲界；老子就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就叫“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数轴的表达为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圣经》表达为上帝、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虽表达不同，但其描述的演化程序雷同……。

◎ ……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看，这个道就叫非极性，“道生一”，“一”就是太极。这个太极是隐极性的非极性，到“二”了，就已经是极性的层次了。那么，非极性的“生”，就是指这个妙明真心的“生”，就叫循业现相，生而非生，有业者见生，无业者本无。佛陀说，“如来自于诸法生知是不生，是故如来是实语者”。“诸法从本来，无生亦无起，无相无有成，亦无去来义”，“诸法无真实，妄取真实相”。“一切法真如体故，一切法现在真如体故”。所以，体相用一如，就是生而无生，无生而生。

由非极性产生极性的过程，就叫“道生一，一生二”的过程。到了我们极性的世界了，也要生。你看，极性的万物还要生，你也是妈妈生下的。那

怎么生？极性世界的生，跟非极性世界的生就不一样了，极性的生是生而非生，循业现相，非极性本体是本无生灭。但站在极性世界的二相中，生是因缘和合则生，必须要符合因缘法则。“二生三”，这个“三”不是一二三的三，这是很难理解的，在极性的世界要生的时候，必须是负阴抱阳的“三”才生。你看，阴一半，阳一半，再把它合起来，但这不是简单的揉合。

“三”是个什么？如果用我们人来说的话，你就更清楚了，“三”就是受精卵。你看，男的、女的就是二，二就是男女么！男女要生个孩子，首先是个受精卵。那个松树要再生出个松树，怎么生？就要靠那个松籽。注意啊！所有的植物的籽，你看都是两半，是不是两半？小麦粒也是两半，松子也是两半，核桃也是两半。你凡是拿一个籽种、种子，你看是不是两半？而且它发芽了之后，就先同时生出两片叶子，这也是“一生二”。注意，是同时生出两片叶子，不可能先长出一片，后长出一片。所以，极性世界中，极性的一对，不可能先有什么后有什么，极性二极都是同时出现的。那我问你，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阴还是先有阳？先有男还是先有女？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先有东还是先有西？极性一对的二，负阴抱阳形成的对立统一体，就是这个“三”。“三生万物”，都是两半的负阴抱阳状态才能生。你看，你的祖先聪明不聪明？把万事万物用这两句话已经说明白了。老子称“负阴而抱阳”的那个“三”，就是产生万物的机制。

那么，对人来讲，受精卵就叫“三”。极性世界的事物要生的时候，必须是阴阳两半和到一起才能生，“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不和不能生。进入极性的世界就要和，一和才能生，不和不能生。和气生祥，家和万事兴，和谐共处，和合生财，“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相和，以降甘霖”，夫妇相和，得生贵子。极性的世界，“和”是体现中道非极性的一种方式，故“和为贵”。

现在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知道，“三”不是一二三的三，不是数数字的，若是数数，那三后面应该是四了。有没有个四？没有。只说“三生万物”。极性世界的万物，都必须从阴阳相合的“三”才有。“万物负阴而抱阳”，三就是负阴抱阳，那个“负阴而抱阳”就又回到太极上了。你看，太极是不是负阴抱阳？太极就是负阴抱阳么！那么，在极性世界要生的时候，就又回归到负阴抱阳上，就叫“三生万物”，万事万物都不能脱离这个“三”而生。“三生万物”这就是极性世界的生化规律。

万物生的时候“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是什么意思？“冲”是虚的意思。你看，道家就有个《冲虚真经》。既然是虚么，还叫什么气呢？冲气是什么意思？这是很难理解的，“冲气”就是各种信息结构的信息场，信息结构的信息场就叫“冲气”！信息结构有没有形象？有没有状态？没有么！虚无飘渺。你头脑里想个油饼是个什么？是个信息结构。你能看见吗？你能摸着吗？你能拿着出来吗？没有，虚的。虚的，但有那个信息结构，中国人就叫“气”，我们现在就叫信息结构的信息场。一个人头脑里设计了一座摩天大厦，一百五十层，那个摩天大厦在哪里放着呢？说是在我的头脑里放着呢。你那么小的脑袋，这一片砖都装不下，能装下一座大厦吗？信息结构就叫“冲气”。你画个图纸，画个图纸的时候已经不叫“冲”了。画个图纸的话已经有平面的形了。是不是？再用土石、砖瓦、水泥堆着起来，就成了三维的物质态。

你看，这个楼房修起就是物质态，设计这个楼房的图纸就比喻为能量态。那个图纸没有画的时候，工程技术人员头脑里想下的那个就叫信息态，信息结构。“冲气以为和”是什么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结构么！一个受精卵就已经预示着是个孩子。这个受精卵一形成，这个生命就已经定型了。这个孩子从生到死的一切已经都在里面包含了。这个受精卵，刹那形成的时候就是三。“三”一形成的时候，是男还是女，大个子还是小个子，聪明还是愚昧，命运好还是命运不好，一切都在那个受精卵刹那之间就都规定好了，这种信息场就具备了产生过程的一切程序。除非你后天进行修习的操作，才能改变，不然已经是定的了。

我们说“S”线就是信息结构。“冲气以为和”的时候就是负阴抱阳，产生一种新的信息结构，这一种新的信息结构，就又演化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或是演化出一个新的宇宙万物来。

你看，老子的大智慧把一切万事万物的生化过程给你说的高度抽象。你的数学也好，物理也好，化学也好，生物也好，人体也好，万物有情也好，无情也好，他的这一个生化过程就规定的死死地了，一切都照这个规律走。这个“道生一”是非极性的世界，到“二生三”就是极性的世界。你看，它从非极性的世界到极性的世界，从极性的产生到极性的万物，老子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已经描述清楚了。西方文化的科学发展，再发展都逃不出这个框架。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讲了之后，你们现在已经整体上对宇宙万

物就有一个了解了。哦！这宇宙万物是这样来的！

◎ ……没有破缺的时候，就叫绝对真空，但真空不空，因真空极化就能产生一切。狄拉克早就预言了正负能级，预言了正电子，正电子已经证实了，同时也说明了真空不空，能产生一切。这就和佛法讲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相通了，也和惠能大师讲的“万法不离自性”对应了。《易经》上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佛陀讲，先有清明空，后有晦昧虚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相为身”。也就是先有大觉，然后在大觉中一念无明就产生三细六粗，宇宙世界就演化出来了。

◎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是“道”生下的。“道”是什么？“道”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妙明真心。老子说“道”“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正就是妙明真心的属性和状态。“寂”是清净本然，“寥”是周遍法界，“独立”是绝对，“不改”是永恒不变，“周行”是真空遍满，“不殆”是永无穷尽，妙用无穷，这就是妙明真心所具有的一相无相、真空绝对的状态和属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严格地说，应该是“一”、“二”、“三”、“万物”皆显在“道”上，都是“道”所现之物。

◎ ……再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易”既表示状态，又表示属性与规律。“易态”，表示演化根源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易”的状态和属性的统一体，和“道”一样，都是指非极性的各种信息态的存在。“一生二”和“太极生两仪”相对应，适用于信息→能量→物质的各个不同层次的演化，因为这类描述是抽象为普适性的象数表达，是全息性的。“一”和“太极”都表示非极性的隐极性态。“一生二”和“两仪”（阴阳）都表示极性的两极。“一生二”和“太极生两仪”表明从非极性态演化到极性态。极性世界（能量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全息着这种演化的过程。例如：负能态海洋中的电子（ $e^-$ ），可吸收非极性的光子而跃高到正能态去，形成正能态的电子和负能态的空穴，于是非极性的光子消失了，产生了极性的 $e^-$ 和 $e^+$ 。在这个层次上，光子就是“一”，就是“太极”；正、负电子（ $e^+$ 、 $e^-$ ）是“二”或“两仪”，两仪是极性的。中子（ $n$ ）衰变产生质子（ $p$ ）和电子（ $e^-$ ），在这个层次上，中子是“一”或“太极”；带正电的质子（ $p$ ）和



带负电的电子( $e^-$ )是极性的“二”，或“两仪”。依次类推，整个极性世界的事物都是全息层层体现。

老子讲的“三生万物”，指凡是极性事物层层演化产生时，必先是极性的两极结合成新的隐极性态(三)，这就是“二生三”。再由这个中和的“三”产生下一层次的极性事物，层层无尽，而产生“万物”。而“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讲的是极性事物的二分法则，说明极性事物依二分法则来演化，产生万物。“三生万物”强调演化过程的状态，而“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强调演化过程的象数。

◎ ……老子的《道德经》在论述宇宙本体的状态和属性时有这样几段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 ……同学们把印的材料拿出来，看第一个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老子给我们讲真空极化是怎么进行的。

道是什么呢？从数学的角度来说，道就是零！同学们看一看，这个零有多大呢？一切数都在零的这个背景上。看，正一加负一等于几？（学生：零。）

正十加负十呢？还是个零。再看，正无穷加负无穷等于几？零。这个零，“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你把它展开（“放之”）来的话，遍十方世界，这个零有多大？无量无边，大而无外之意，十方世界是无量无边。你要是把它收缩回来的话，“退藏于密”，密就是小到以至于无，小而无内之意，小到找都找不着。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个道？道就是零，道也是这个坐标轴上的相对数。你看，正一，负一；正五，负五；正十，负十；正无穷，负无穷。这些相对的数就代表万事万物，也就是宇宙万物！数轴上的这一切正负数，无量无边的正负数，要多少就有多少。但一切相对数都是用来诠释零的，也是对零的一种表达，更说明一切相对数的虚妄存在就是零的本身。数是零的极化，零是数的去极化，零与数不二，极化与去极化亦是一体。

《易经·系辞》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那什么是道？非极性的道没有语言相、思维相、文字相，孔老夫子叫“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道是绝对的属性，所谓“独立而不改”，那是无法用语言、思维来表达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因为大顺于道时是究竟一相，一相何有言说存在？故庄子曰：“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那么，去极性的非极性怎么表达？无语言相的非极性如何表达？那就只能用极性的语言表达出非极性的效果来，就是佛陀所谓的“说不可说”。孔老夫子把不可说的非极性绝对的道，用可说的极性相对的“一阴一阳”来表达。表达的结果要说明去极性的那个境界，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表达的精神实质。我们更简捷的说法是：说道之时道是一阴一阳，说一阴一阳时一阴一阳是道；说零之时零是数，说数之时数是零。无阴无阳，无相对数，就是阴等于阳，阳等于阴，一切相对数相等，这就是表达去极性的非极性。到了非极性，其实无零无数，无道无阴阳。

现在要问，无零无数、无道无阴阳是什么？这就难了，你们没法理解。还是回到三维坐标上，就是笛卡尔坐标。你看，所有的数，无穷的数都在哪里？都在零的背景上。但这些数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么！这些数不能单独存在。不能独立存在，就叫凡所有数皆是虚妄，若见诸数是非数的零，便是去极化的非极性。回归到一相的非极性，你便知道数是诠释零的，是零的极化；零是数的依托，是数的回归。你明白数妄零真，就能悟道！

再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看一看数轴上的这些数，都不能独立。为什么？这边有个正一，那边必定有一个负一。没有负一，正一不成立，一切数都是相对的，不能单独存在。对待数这是相辅相成的，这些数都不能独立存在，独立就是绝对的意思。

那么“有物混成”，这个“物”是个什么？这个“物”是非极性之“物”，乃事物之“物”，正就是这个零！“有物混成”，有一个东西是混成之物。什么叫“混成”呢？就是里面一无所有，但却是什么都包含着，宇宙万事万物都在里面包含着，是一切都有，把这个一无所有等于一切都有，一切都有却是一无所有，这样的一个“物”，就叫“混成”之“物”。那么，这个“混成”之“物”是个什么“物”呢？此“物”“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个“物”就叫“道”，道就指的是零。你看，这个道就指的是零！这个零是一无所有（“寂”）的绝对的

（“独立”）。但“混成”之“物”“为天下母”，是一切相对数的本源。所以，道是一切相对的本源，是一切相对去极化的非极性之归宿。

“寂兮寥兮”，一无所有就叫寂，无量无边就叫寥。“独立而不改”，是指绝对的属性，所以零就是绝对的、独立的。“周行而不殆”就是妙用无穷而不生不灭之意思，亦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之意。“周行而不殆”，它永远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但却永不生灭，如如不动。所以这个零，你要把它消灭，消灭不了；你要是把它扫除，扫除不了，它是绝对独立存在的。但这个“混成”之“物”是天下之母。天下，就代表万事万物么！它是天下万物的本源，就称为天下母。可见，天下万事万物的纷杂，和零一无所有的“寂然不动”，原本不二，这就是去极化超越极性的究竟之层次。

那么同学们看一看，这个本源，老子说我不知道叫个什么名字，但他证得了，他跟道同一了，他是一相，不可思不可议，他是证得的。但是要给你表达的时候，就得用相对的语言给你表达，要表达就得安个名字，“字之曰道”，就叫道。一相无名无称，叫个“道”即非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只好“强为之名曰大”。老子又害怕你钻到大小的极性里面出不来了，又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你看，有大就必然有小，大是以小来存在的，小是以大为前提的，老子就害怕你钻到相对的大小里面，不了解他说的“强为之名曰大”的绝对境界。所以，“大曰逝”的“大”，是没有相对大小的大；“逝曰远”，再远，把这个相对的大扩得远远的，这就已经大到无量无边的大了。注意啊！无限的大，仍是相对的大。只要你说个大，只要你头脑里说大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相对小的分别心识。为了消除极性大小的观念，老子又说了一句话，“远曰反”。

“远曰反”是什么意思？就是指无限远跟无限近是同一个东西，无量无边的大和无限的小是等同的、不二的、一样的。唉呀！“远曰反”这一句话就不得了。这就表明，“强为之名曰大”的“大”是绝对的“大”，绝对的“大”没有大小，或者说大等于小。现在看，既然大等于小了，大减小等于几？（学生：零。）

又回到绝对的零上了！所以，道是个什么？是绝对的真空，是零么！你要能体悟到这一位圣人的智慧，他亲自证到那个零上了，你就能领悟到“远曰反”的含意了！道是绝对的，道包含着一切相对，绝对外无相对，相对外无绝对，这就是“混成之物”的“如是相，如是性”。

现在接上看上面的“道生一”。“一”是个什么呢？刚才我们说“道”是零，是无极，是真空绝对的本性。“一”是什么？一是太极么！你现在看一看，这个零是绝对，零是无量无边，没有边际，没有大小，没有量，没有数。注意啊！这个零是没有大小，没有边际的。你看，在坐标原点中心，要多小就多小，但是展开来呢？要多大就多大，所以零无大小。刚才我们说了，一切数就叫天下万物、宇宙万物。那么，你就知道，宇宙万事万物的背景是零。可见，现在你见闻觉知到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虚假的，都是相对存在的。比如说，正电子跟负电子不能相遇，一相遇，“哗”便湮灭了，不存在了，变成光子成中性的了。万事万物都是极性的正负属性，这边是阳（正），那边则是阴（负），万事万物都是阴阳、正负的两极，这就是对零真实存在的表达，以妄显真，全妄皆真。真的就是零，妄的就是一切对待数。知数是零真实存在的见证，是不可见零的显现，亦是零本身。明白此理，则见数见零，见相见性，见极性的宇宙万物就见非极性的道。道就是零，太极就是一，阴阳则是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注意啊！三是两极负阴抱阳的合体，是极性事物的中和态，是因缘生法的必备条件，是化生万物的中间过程。

宇宙起源就是讲真空极化的，也就是讲演化的，真空极化的初始，周敦颐叫“无极而太极”，佛陀叫“一念无明起”。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老子讲的“道生一”，就是周敦颐说的“无极而太极”。你要去极化（回归）的时候，就是“阴阳合而返太极”。用周敦颐的说法，极化、演化的时候，“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S”线一振动就叫“无极而太极”。这个“S”线一振动，就相当于钢琴弹了。钢琴的那个弦一弹，就叫动么！动了就是极化、演化，这就是“动而生阳”！

同学们上课之前从哪里来？是不是上课之前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是动么！现在呢？“动极而静”，你看现在坐下，静了。一直坐在这听课，就是静。坐上三个小时，“静极复动”，就坐不住了，只等着下课出去。是不是？你看一看，你在这个相对的世界里面，你动极了就生静。打篮球，打了三个小时，够过瘾了吧！剧烈活动三个小时之后就干什么？是不是就越剧烈了？是不是就跑的更快了？不行么！“动极而静”，动哩动哩就不能动了。“静极复动”，休息了三个礼拜，手里没碰篮球就痒痒开了，就是“静极复动”。“动极而静，静极复动”，相对的事物都是这样。在社会的运动变化中就叫“分

久必合，合久必分”，“反者道之动”。你看，是不是？相对的世界相对的事物就是物极必反，“动极而静，静极复动”。那个打拳击的头都打破了，打的真热闹。是不是动极？打完了之后，跟一滩稀泥一样，就动不了了。万事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记住这个道理，把持中道，脱离两极才是正道。所以，在极性的世界，既有极化的演化，又有去极化的回归，去极化、回归和极化、演化这是极性世界两个同时存在的过程。

你看“分阴分阳”，阴阳就是两仪，由阴阳再“阳变阴合”。什么叫阳变阴合？二生三就叫阳变阴合。现在注意啊！《老子》跟《易经》都是二分法。再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不是二分法？！老子叫的道，《易经》就叫“易”。《易经》叫的太极，老子把这个太极叫一。你看，按照《易经》的说法，太极分成两仪，以卦象表示为乾卦、坤卦，这就叫阴阳，这是讲极化、演化。阴阳返太极，太极负阴抱阳，内部是隐极性的非极性，所以太极叫隐极性的非极性，这是讲去极化的回归。一旦分成阴阳乾坤了，就是将绝对的非极性完全变成了相对的极性。

同学们，现在我们在哪里？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演化到阴阳、五行了。“……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到了“五气”、“四时”的时候，这就演化到极性属性的物质世界了。

再看回归，还是看周敦颐的论述。五行回归过来是阴阳乾坤么！叫阴阳，是一对；叫乾坤，是一对。然后再从阴阳回归到太极。注意啊！阴阳一回归就是太极么！太极里面有个“S”线，把“S”线一抽呢？哦！原来太极的这个圈跟无极的这个圈是同一个圈，所谓“太极本无极也”。

“太极本无极也”是什么意思？这么说吧，太极之外无无极，无极之外无太极。你看，太极这个圈圈(☯)跟无极这个圈圈(○)一样不一样？（学生：一样。）

一模一样。差异是什么呢？里面有个“S”线，“S”线就是一个波峰跟波谷么！这个无极态就好像一架钢琴，没弹的时候就叫无极态，弹了之后就叫太极态。那弹了是钢琴，不弹还是钢琴么！所以，“太极本无极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演化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来自哪里？都来自“易”、无极、“混成”之“物”。这个里面“易”就是“道”，“道”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包含。包含天地万物，但是你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转而不得”，一无所有。就像刚才画的数轴，那个零里

面有什么？一无所有，但是所有的数的背景都是零，这就是“无极之真”，只有无极是真的。注意啊！只有无极才是本体本源。这个无极就叫“易”，就叫“道”，只有这个是真的，其它的都是虚假的，都是相对存在的。把正一跟负一加到一起，就什么也没有了。有的说着把男跟女放到一起，能不能没有？也没有了。你以为还在？！他的特性跟她的特性，阴阳一对，男女一对，特性都没有了，都转变到哪里去了？就是“二生三”。

现在把这个看完。“二五之精”，“二”就是阴阳，“五”就是五行。“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周敦颐的这一段论述，所有的万物都是由二气交感而化生的。

把这一段了解了，回过头来再看老子说的“二生三”。“三”不是一二三的三，“三”正就是周敦颐讲的“二气交感”，负阴抱阳，“妙合而凝”，成为“化生万物”的发端。化生万物呢？二就又生这个三。二气交感就是三，也就是负阴抱阳。在人来说的话，负阴抱阳就叫受精卵。你看，就这个受精卵，把男方的特性、女方的特性全部一融合，就成了个“三”了。这个“三”的“负阴而抱阳”，“二气交感”，“冲气以为和”，“和”了就生，阴阳相合就又生。一生的时候，上一轮的两极对待结束了，两极的特性就消失在“三”中了，该是下一轮的极化、演化了。这个受精卵一生，又是新一轮的开始，所以就叫“三生万物”。极性世界所有的化生过程都是这样的。

你看，所有的植物种子都是两半。注意啊，两半合在一起的那个就叫“三”。两半合在一起就又是一个新的种子，这个新的种子就叫“三”。小麦也好，葵花也好，松树也好，所有的植物种到地里面，一发芽是两片叶子么！你要是懂得生物胚胎学的话，一个受精卵第一次分裂的时候，也就分裂出两个细胞，然后再分裂生长，分哩分哩，一直长成个人了。小麦苗也是先生出两个叶子来，然后四个叶子，再六个叶子，叶子长哩长哩，杆子长了，再抽穗，你看还是二分。你不管它怎么长，总是极化二分的。到最后，在那个小麦上又结了一个麦穗，麦穗里面生出小麦粒，就又成了几了？二生成三了。把那个小麦粒拿上，再种到地里，就又发芽，一分为二……

同学们会说，那不就是重复循环嘛！不对，任何一个植物的品种、种子，它的每一代都有与它上一代的差异，代代都有差异，就叫变异。小麦种上十代八代之后，跟前面的第一代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就变了，就是“万物

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今天我们都叫炎黄子孙，但跟炎黄不一样了。你看，我们的祖先那么文明，那么智慧，那么聪明，现在的这些子孙后代，又愚笨，又没礼节，又没人格，又没智慧。你看，我们的祖先多伟大，多聪明智慧！你觉得你跟轩辕黄帝比，你跟炎帝神农比，跟伏羲比一比，怎么样？你有智慧还是伏羲有智慧？伏羲不是几千年，是以万年为单位而计算的，他留下来的八卦、《易经》，你现在能看懂吗？看都看不懂，何谈创造发明八卦、《易经》呢？！有人说应当一代比一代强，不见得！如果真的一代比一代强，为什么易理八卦连看都看不懂呢？极化、演化是一代不如一代，当我们去极化、回归是一代胜过一代。

因为一个品种，它演化哩演化哩，越来越变性了，变质了，所以过两天要产生一个新品种。比如说，现在我们种的小麦，不是神农时候的小麦了，小麦品种都变了。你今天吃的瓜果，不要说是跟几千年、几万年前相比，就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吃的那个瓜果味道都很好，比现在的瓜果味道好得多。现在的那些桃子、瓜果没味道么。你说桃子不大吗，有一斤多重的桃子哩，大得很，但是没有过去的那个味道了。那是你们没尝过着，连你们现在吃的小麦都没味道。我小的时候，端午节吃新麦，就香的不得了。现在没味道了，再加上添加剂，就更没味道了。

所以同学们，今天你处的世界已经极化、演化，一代不如一代了。你看，智慧赶不上孔子，赶不上老子，赶不上庄子，赶不上孟子，更赶不上马祖、惠能、达摩、佛陀等。这正是老子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极化形成的演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现在看，任何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合而成太极的这个“三”产生的，“三”是下一轮新的负阴抱阳之太极，这个“三”是下一轮的负阴抱阳。每一次生的时候，都是阴阳合而返太极，然后就是完成“二生三”，“三”再生万物。你看，“万物负阴而抱阳”，无一物不全息太极负阴抱阳的根本属性。“冲气以为和”，这就更深了。什么叫“冲气”？冲者，虚也。冲就是一无所有，“冲气”就是一无所有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能量场和信息场。“冲气”用“S”线表示，“S”线是个无形的相界面，是不同信息结构的一种表达。

同学们，无极是个整体，不是画了个圈圈就那么大，那个圈圈就表示没有大小，无边无际，无形无状，一无所有。现在看，凡是有相界面处，不是感受，就是感应。有情的相界面产生感受，无情的相界面产生感应。凡一个

事物有相界面，就相当于太极的“S”线，把整体分开了，这半叫阳，那半就叫阴，阴跟阳有一个界线。你看，这个“S”线不就是一个界线嘛！这是阳的一相，那是阴的一相，二相不一样。你看，每一个同学是不是有相界面？你们相互之间都隔开了。你的胳膊长在你身上，他的长在他身上。你不了解这里的道理。你每一个学生都有相界面，依相界面就分开了。同学们见过下象棋的，楚河汉界是什么意思？相界面么！以楚河汉界的相界面隔开了！人与人以相界面隔开成了我、你、他。哪来个我、你、他？有相界面了才叫我、你、他么。

现在注意啊！你看，这个桌子跟那个桌子之间有个相界面，黑板跟我之间有相界面，我跟你之间有相界面，地球跟太阳之间有相界面，电子跟原子核之间也有相界面，隔开了没有？都隔开了，就叫有间。二相有间，一相无间，相界面就叫有间隔。同学们，你给我找上一个没有相界面的事物。能找着吗？找不着！你已经早跟整体分开了。现在注意啊！这是给你讲“冲气以为和”。什么叫“冲气”你知道了，凡是有相界面处的感受和感应就叫“冲气”，或者说是信息场的交感就叫“冲气”，能量信息场的交感也叫“冲气”。你看，你这个人就是有感情的，就叫有情。这个桌子与那个桌子没感情，就叫无情。虽然无情，只要有相界面存在，仍有感应存在。有情就产生一种感受，有情的相界面处就产生感受。无情呢？在相界面处就产生一种感应。你看，你是有情还是无情？哟！不知道你自己是有情还是无情？（学生：有情。）

有情和无情怎么分呢？你看，你有没有感受？比如说人家骂你是个“狗东西”！你有没有感受？（学生：有。）有什么感受？（学生：生气。）对么！生气也是一种感受么！那么，你把桌子骂了呢？它有没有感受？（学生：没有。）但是同学们，只要有相界面，没有感受就有感应。你看，这个桌子跟这个桌子之间有没有感应？（学生：有。）它有万有引力么！一个正电子，一个负电子，有相界面，只要有相界面，无情就要感应。正负电场互相作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就是电磁感应。两个物体之间有引力的感应，在原子核内部还有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

现在科学已经研究了，无情的感应：第一种，引力相互作用：所有粒子都具有这种引力的相互作用，其间的作用是交换引力子，其力程可达无限远处，其强度数量级约为 $10^{-38}$ 。因为其强度极小，而微观粒子的质量都很小，因此在微观粒子领域里，引力相互作用相对于其他相互作用很小，可以忽略



不计。但是，对宏观物体来说，尤其是在宇宙天体领域里，因星际间星系间物体质量巨大，引力相互作用则起主导作用。

第二种是电磁相互作用：在所有的荷电粒子和光子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其强度的数量级约为  $10^{-2}$ 。理论上讲，其有效力程可达无穷远（但作用力的大小却是随距离增加而减小的）。光子是电磁作用的媒介粒子，荷电粒子之间的电磁相互作用是由于它们之间交换了光子而形成的。有些守恒定律，如同位旋守恒在电磁相互作用中遭到破坏。电磁相互作用的特征时间约为  $10^{-21}$  秒。电磁相互作用理论比较成熟，是各种相互作用理论中认识得最完整的理论。

第三种是强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力是结合核子成为原子核的核力，在介子和重子相碰撞时产生粒子过程的相互作用，也是强相互作用力，其有效力程约为  $10^{-13}$  厘米，表征其强度的数量级约为  $1\sim 10$ 。当两个强子相互接近到相距  $10^{-13}$  厘米左右时，就会发生强相互作用。其特征时间将是  $\sim 10^{-23}$  秒，也就是说，强相互作用在  $\sim 10^{-23}$  秒内进行完毕。在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有守恒定律都成立，具有最高的对称性。光子和轻子没有直接的强相互作用，而重子和介子具有直接的强相互作用，故后者称为“强子”。

第四种是弱相互作用：除光子外，粒子都具有弱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粒子衰变的过程中。其强度的数量级在低能时约为  $10^{-6}$ ，在高速时可达  $10^{-5}$ 。好多守恒定律，如同位旋、奇异数、宇称、电荷共轭等不变性，在弱相互作用时均遭到破坏。弱相互作用的有效力程小于  $10^{-15}$  厘米，但弱相互作用的粒子相互作用的几率很小，只有  $10^{-10}$ 。其特征时间可由  $10^{-18}$  秒直到 15 分钟。

没生命的物体就是无情的物体，它就有这四种相互作用。记下了没有？好，现在你看，只要有相界面，无情就给你产生这么几种相互作用。那么有情呢？这无情的四种相互作用，每个有情都有。注意啊！无情的这四种相互作用，每个有情都有，有情的除了无情的四种相互作用力以外，还要受到超越这四种力的感受作用。

刚才我说，人家骂了个“狗东西”，你生气了，这是四种力里面的哪一种力？强相互作用还是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还是引力相互作用？哪一种都不是么！对一个有情来讲，这四种相互作用力能不能表达人家骂了个“狗东西”所产生的感受，你就生气了这一种感受？四种相互作用力能表

达出来吗？表达不出来。你用哪一种相互作用力能测定你的生气？都不能测定！所以，有情更复杂了，还有感受。感受是什么呢？人家骂了个狗东西，心里就不高兴。如果这句“狗东西”是你爸骂的，顶多不愿意。如果是别人骂的呢？你就马上生气了。如果是你的仇人骂的呢？那就打开架了。所以你看，光这个“狗东西”，不同的人感受就不一样。唉呀！这里面就更复杂了。所以，有情的这个感受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感应”。

感受也好，感应也好，都是为恢复原本一相的去极化的二相之反应。一相的本体被极化分割成了二相的对待事物时，就有一种去极化回归原本一相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有情无情之间，就是感受感应。所以，极性的世界中，用感受或感应将二相的极性对待，又联系成“准一相”的状态，来显示宇宙万物都在相互联系之中，形成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大中现小、小中现大；“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帝网珠式的效应。因为原本一体无分，是一个整体，所谓天人合一，究竟一相。极化、演化形成了天地万物的一切都有，但它仍是原本一无所有的本体所包含的一切都有。所以，极化与去极化本是一体的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在极性的世界中，要体现非极性的属性，感受、感应就是体现非极性属性的不同方式。

◎ ……极性的事物没有自由，没有“我”，一切由感受或感应来摆布，由你不由你？人家骂一个“狗东西”，由你吗？不由的你就生气了。由你不由你？你控制不了。人家说个你比雷锋还好，你也就没办法了，不由你的就高兴。你说你哪有自由？有没有自由？到底骂了个“狗东西”跟说“比雷锋还好”感受不一样，但摸去能摸着吗？闻去能闻着吗？尝去能尝到吗？就是耳朵听下的，有形有状没有？无形无状。无形无状，不就是“冲”嘛！是不是“冲”？谁看见过万有引力？谁见过电磁相互作用力？谁都没有看见，但是通过事物相互作用就显示出来了，用仪器能测出来。你高兴的心情和你生气的心情，摸去摸不着，但是能表现出来。是不是？脸色就不一样了，心上的一种感受就更明显了。

要是说有情的爱情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这用什么来测定呢？吕布爱貂蝉，你用哪种相互作用来测定到底爱的有多深？能不能测定？拿个什么仪器能测定？测定不了！但有情的感受却是明明显显、真真实实的。虽说感受虚妄，但感受能叫人死去活来，这在凡夫心上是千真万确的。感应还可以用仪器来测定，这个感受能不能用仪器来测定？（学生：不能。）

能！若是不能，那失恋之后，他（她）怎么会说，唉呀！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学生：哈哈……）

谁知道你多痛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感应可以用仪器来测定，感受用人制造的仪器是测定不出来的，要用比人制造的仪器还要高级的仪器才能测出来。这个最高级的仪器是什么？最高级的这个仪器就是你自身。天底下没有比这个更自动化、更高精尖的“仪器”了，唯有人这个“仪器”是最精密的、最自动化的、最准确的。比如说，你失恋了，别人也没法知道你的内心到底有多痛苦。谁知道？你这个最高级的仪器就可以测着出来，其他的仪器都测不出来了。

所以，注意啊！感应跟感受正就是老子讲的“冲气”。现在能理解“冲气”了吗？理解了没有？（学生：理解了！）看这一段，“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当万物负阴抱阳的时候，阴阳是几相？二相。一个二相的东西，一定有相界面，靠什么连接起来？靠“冲气”么！“冲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真实存在。如果考大学考了680分，你爸高兴的那个程度怎么测定？你高兴的那个程度怎么测定？只有用最高级的这个“仪器”来测定，就叫感受。所以同学们，凡是有相界面处，不是感受，就是感应。你的祖先，老子的大智慧不得了，叫“冲气以为和”。

◎ ……“二生三”的“三”不是一、二、三的“三”，是把分成二相的极性对立的事物，再负阴抱阳合起来就叫“三”。“三”就生万物，就是生生无穷的意思。“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三再生个万物。三是重复“一”的太极，故朱熹说，“物物一太极”。任何宇宙万事万物，都演化成极性对立统一的二相了，由这个二相再要生的时候，必须要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才能生万物。

◎ ……注意啊！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靠什么联系在一起的？万事万物里面就包括有情和无情，靠什么？靠“冲气以为和”。为什么叫“和”呢？“和”是什么意思？“和”，就是井然有序的联成“准一相”的整体。同学们，宇宙万物那么多，你先看一看那个原子，那么小的一点点原子，有的核外有几十个电子，有的有成百个电子，这才占了一点点体积，而且运动速度都接近光速了，那么高速的运转，没听说哪一个电子碰了头着把原子毁了。你的身上有多少电子？随便找一个物体，有情无情里面有多少电子？唉呀！无量无数的电子，就在一个小小的一点范围内高速运转，核内

还有质子、中子。你看，汽车过十字路口还要站个警察来指挥，那些电子、质子谁都没指挥，但从来没碰破过头，碰了没有？出车祸了没有？没听说谁头上的电子出了车祸了，把脑袋炸了。（学生：哈哈……）

为什么呢？“冲气以为和”，井然有序，形成一个“整体”了么！你看，那么小的范围内，那么多电子高速运转，没碰着一个，没毁掉一个原子，也没毁掉一个电子，就靠的“冲气以为和”。你看，你的祖先早就知道这些，我才举了个微观的。宏观的天体你看多不多？只银河系就有一两千亿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比太阳大得多的恒星也多得很，碰了没有？没有碰么！就你们这一班学生，坐的这么密密麻麻的，谁把谁碰了？为什么？井然有序么。靠的什么才井然有序呢？就是靠的感受跟感应，自动化的调节就叫“冲气以为和”。宇宙万物都井然有序的进行。你会说，那我失恋了就怎么那么痛苦？也是井然有序，该你痛苦的时候就要痛苦。为什么？谁叫你不回归一相，谁叫你极化自己的心身世界成了二相呢？二相的有情必然有痛苦烦恼的感受，一相“大我”就无痛苦烦恼了！为什么？一相无相界面，就无感受了。现在你种了痛苦的因了，因你有相界面，成了二相的心、身、世界，就必然要受二相痛苦的报应。

“冲气以为和”，有情跟无情的感受、感应联系着万事万物。如果没有这个“冲气以为和”，整个世界就支离破碎，整个世界就不成系统，就不成体系，那就乱套了。其他的不说了，如果没有“冲气以为和”，两个不认识的人能组成一个家庭吗？你看，两个不认识的人就一见钟情，或者说，一见就眼红，如临宿敌。要没有“冲气以为和”，这一切的爱憎都是不可能的！

古代有个小军官，骑马路过一个寺院，突然想进去转一圈，于是下马到了门口，进去之后，看见寺院里坐着一个禅师，弟子都站在周围。这个小军官一见老禅师，拉弓就要射杀他。这个时候周围的弟子说，你怎么能平白无故伤害我们的师父呢？弟子们就阻挡。正在这个时候，这位老禅师说叫他射，不要阻拦，今天要了却这一桩因缘。这个小军官一听，哟！我要杀他，他竟然不叫弟子阻拦！觉的非常惊奇，就问为什么不叫阻拦。老禅师说，你不知道，你是两世人，我是一世人。几十年前，因为我们两个发生了口角，三言两语就打开了，我失手打死了你，于是我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就修道，这条命也是捡来的，本来杀人要偿命的。因我认真修道，修通了，证悟了，但还不能得正果，因为还欠着你的一条命债。禅师知道仇人要来，于是就提前给

弟子安排了后事，坐在这里等。老禅师说，几十年前我杀了你，现在该你杀我了，所以我今天不赖账，就等你来杀我。小军官一听，才明白了。说，我说怎么一看见你就气不打一处来，就想杀了你，原来如此！

这个跟一见钟情的道理一样。那么同学们，这种感受靠的什么？靠的就是“冲气以为和”么！所以，他造下的业，他把人家杀了，两个人的软件上都落下业的烙印，有业信息结构的烙印，两个有相界面，有相界面之后就互相感应跟感受。一感应，一感受，不由的那个小军官就气不打一处来，就要杀他。老和尚说你该杀我。所以你看，今生一见面就仇恨深得很。同学们有这样的感受吗？素不相识的人，初次见面，就有爱憎的感受，为什么？就是“冲气”的交感么！那个喜欢跟憎恶从哪里来？你找出的理由都不是理由。你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都是井然有序的，是以感应、感受而促使的。

老子有句话，叫“道法自然”。同学们，什么叫道法自然？以人事来讲，就是“冲气以为和”，二相的感受、感应使之自然进行，形成井然有序！

感应跟感受把你牵得死死的，就如地球也想跑，能跑掉吗？太阳把它抓得死死的。你跑，跑不掉。靠什么？（学生：万有引力。）

太阳的引力把地球抓住不放，跑不掉。那么，两个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能够结合到一起？现代的人就叫爱情。爱情是个什么？“冲气以为和”么！看不见，摸不着，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冲气以为和”，在感应、感受中井然有序。

◎ ……二为什么生三呢？注意啊，这个很有哲理，到了二了，乾坤、阴阳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极性的世界。你看，是不是到了极性的世界？是不是阴阳两半？阴一端，阳一端，就叫极性。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就是极性的世界，在极性的世界，你找不到一个非极性的东西，连你起心动念都是极性的。叫你想出一个非极性的东西，你想不出来。你一说话，一起心一动念，就是极性的。所以，我们就在极性的世界，在极性世界的事物中生存。易、无极、道、妙明真心，这是儒释道圣人讲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哲学上叫本体，物理学就叫绝对真空。宇宙万物就是从这个绝对真空极化而产生的，将非极性的本源、本体，极化分成了阴阳两半。到乾坤阴阳的时候已经极化了。极化了一半是阴，一半是阳。或一个叫乾卦，一个叫坤卦，这就是中国人的大智慧。用阴阳、乾坤表示极性世界万事万物的极性对立。现在同学们看一看，前后、上下、左右、男女等，是不是极性对立？全是极性对待。“易”（无极

的真空绝对)一感就生。这个易态、道、妙明真心,你只要一感一动,当即就变化,从非极性产生极性。就像一潭湛水,你只要扔上个沙粒,它就动开了,这个非极性的本体一无所有,故非常灵敏,摸不得,动不得,一摸一动(“感”)就变,所谓“真如不守自性,遇缘则变”。于是,就形成“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机制原理。

◎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里面就包括人了。人是怎么产生的?人是“三生万物”中的“一物”,人是演化产生出来的,这是老子的说法。道就是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把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一切自然之谜用最简捷、最概括的语言进行的一种描述。狄拉克的大数假说,以及人择原理都表明,地球上出现人与这个引力常数、电子的质量、质子的质量,还有其它的一些常数,诸如:普朗克常数、哈勃常数、光速、宇宙的平均密度等数值有关,这些常数的一些数字关系形成大数假说,这个数约为 1039。大数假说表明,各种不同的自然常数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非常有序的。正是它们的有序性,才能生成成人,错一点都生不成人。简单地讲,宏观跟微观的参数只要变上一点点,就生不成人了,所以这个人精妙的不得了。人择原理认为,似乎表明宇宙的演化是朝向产生人的方向而进行的,演化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人。其实,道法自然,演化无目的,皆是循业发现,一切众生界不灭,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什么样的 S 线就有什么样的阴阳两半,这也是“三生万物”的机制原理和根本规律。

#### 第四十三章 讲记摘录

◎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下至柔的就是真空绝对一相无相的道,道是天下万物的本体本源,一切法相事物都依道而生,起自于道,也灭于道。一切极性事物的生灭变化不离道体。天下万物乃是道体所采取的存在方式,犹如镜子采取了镜像的存在方式,水采取了水波的存在方式,棉花采取了衣帽鞋袜的存在方式。镜子与镜像不二,只是一个;波水不二,只是一个;棉花与衣帽鞋袜同一纤维,只是一个;天下万物与至柔、至虚、至妙、至明的道体不二,只是一个。所以,

道体在哪里？道体就是天下的万物，道体与天下万物只是一个，所以老子就叫“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至坚”者指一切宇宙万物也，“无有入于无间”者，这里是指万物与道体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所以，天下万物只是一个唯道独尊。道是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所以明白只唯道独尊，就是“知无为之有益”，就是无言说、无思维的非极性道之所化。这种让百姓知道唯有真空绝对的道体独存，就是对众生最高的智慧滋养。这是天下最为尊贵稀有的法施舍，成就众生般若智的开显，让众生达到究竟了义的解脱。虽然这种境界不容易达到，但这却是圣人下世化世的本怀，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 第四十五章 讲记摘录

◎ ……老子讲的超越极性对待的内容很多，如“大”字法门，“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盈若冲”等等，智愚、巧拙、盈冲都代表极性的相，“大”字代表性，“若”表示相等之意。只要极性的两极相等（“若”）了，就无二了，无二就是本性，佛陀叫“无二之性”，老子就叫“大”字超越法。

#### 第四十六章 讲记摘录

◎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我们人类社会因为没有重视老子奉献人生大智慧的认识，使我们人类社会陷入了所谓“文明的困境”。心态不平衡，生态不平衡，人与自然高度脱离。本来和我们融为一体的大自然，由于我们贪五欲之乐，由于我们追求所谓的物质文明，使我们人类的道德沦丧，心态畸形，行为失常，这就是老子讲的“心发狂”和“行妨”。这种“心发狂”和“行妨”现在已经达到危险的境地。老子的慈悲之心和大智慧引导人们和告诫人们，要“去甚、去奢、去泰”；要“为腹不为目，去彼取此”；要“慈”，要“俭”；要“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要体会“知足之足，常足”；要“常善救人”、“常善救物”。总之，老子要人们认识大自然规律之运行，损我们贪欲的“有馀”来补我们“奉献”的“不足”。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回归自然，把所谓物质性“硬件文明”的追求，换为精神性“软件文明”的追求，

使人类摆脱困境，走出死胡同。为达到这一切，我们就要效法老子提倡的奉献精神，建立奉献人生。圣人们已经认识到大自然的根本规律之后，只怕人们战胜不了自我，人类向歧途“发展”，泯灭和丧失本性。所以，让人们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指明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最高生存智慧。

#### 第四十七章 讲记摘录

◎ ……现在看，老子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这个不得了！什么叫“不出户”、“不窥牖”？窗户就叫牖么。不往窗户外边看，就知道天道的运行；不从门里面出去，就知道天下的事。“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是感官的认识，不是有欲的认识，这是指无欲的认识，就叫非感官认识，所有的圣人都是非感官认识。感官认识只能认识六根门头的相，而且是见相著相；非感官认识是见六根门头的相就见本性。六根门头的相尽管在变化，但本性本体如如不动，永不变化。你“为道日损”就不著相，而且见相见性，能在六根门头见相见性，就是“知天下”、“见天道”。明白万事万物只是真空绝对本性存在的表达和见证，也知道本性无处不在处在。所以，在户牖内见真空本性跟户牖外见真空本性无二无别。因为，六根门头的一切相都是真空本性的表达，而且这一切相跟真空本性同是一体，只是一个。所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内外的，远近的，真空绝对本性只是一个，故直下在六根门头就见真空绝对的本性，何须远处觅道？若往远处觅道，就知你不能直下时时处处见道见性。因为，本性大道无时空的差异性，三世无别，十方不异，真空绝对，如如不动，何有时空的不同？！所以，明心见性之人，悟道证道之人，时时见性，处处证道，不须远走他方，直下就见，当下就明。不能直下见相见性之人，走到哪里也不能明心见性。因为，只有感官著相分别的“有欲”认识，这种“有欲”认识，“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为什么？不能见相见性之故！若能见相见性，在室内见空见色的“见”（见性）和室外见日月星辰、虚空大地的“见”（见性），有什么差异？！室内之“见”和室外之“见”，相不一样，但“见”（见性）无差异，只是同一个“见”（见性）。所以，“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有欲”的感官认识只是见相分别（“观其徼”），“无欲”的非感官认识是用智慧法眼觑透万事万物的本质（“观其妙”）。大圣佛陀五眼六通，明鉴一切，在见闻觉知的“有欲”认识中，就能明悟亲证“无欲”的“妙”境。明白“徼”、“妙”同源同时，也就是性相不二，本自如如，只有正智才能了知。所以，老子说，有欲与无欲，徼与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只要把握见闻觉知的“有欲”认识的各种相（“徼”），就是“无欲”认识妙性、妙心、妙道的一种表达和其真实存在的见证，就能见相见性。

另外，还要明白，“有欲”与“无欲”，“徼”（相）与“妙”（性），本是同根同源同体同时，“同出而异名”，只是一个真空绝对的本性，别无它有，最终归到佛陀讲的“唯我独尊”，就是认识论的终极。不说圣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都知道三天之后有东南风，周瑜知道不？周瑜就不知道。而且同学们，你真的转识成智了，就能开显五眼六通的功能。

◎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六根之性遍满，无处不在。所以，见性明心悟道，何处不是道场？！只要根性在处都能明心见性，只要六根转正觉，就能“知天下”，“见天道”。“不出户”，“不窥牖”，见性常存，闻性不灭，觉性不迁，六根之性须臾不可离，故不需要“出户”、“窥牖”。“不出户”、“不窥牖”可见者，性也！出户、窥牖所见者，相也！相各处不同，故需“其出弥远”。但“其出弥远”，只是见相广博，于见性无补。不见性，你再识多见广，不能开显大智慧，更不能解脱。而且见相著相愈多，识心妄想愈膨胀，心狂意乱，愈不悟道明道，故曰：“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故圣人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是指明心见性、与道相契的圣人，般若智慧开显，般若无智无所不知（“不行而知”）。圣人五眼六通，“无为而无不为”，故“不见而名”，无为而成。

◎ 老子讲，圣人者，“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这更说明圣人们是具有一种大智慧的，能够自如地掌握一切事物的变化情况。他们是通过不同信息通道来认识的。“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就表明，你实践认识的知识越多，不开显自性，你本性灵光智慧的通道越闭塞，不同世界之间沟通交流就越不自如，障碍就越多。为什么呢？第六识上的极性观念就把非极性的通道堵塞了，打不开了，所以不能用有欲的认识通道来认识无欲的状态。所以，老子要人们“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要“无欲观其妙”，

要“致虚极，守静笃”，要“涤除玄览”，然后才能把信息通道打开，把能量通道打开。信息通道打开之后，你才能明心见性，智慧开显。“知常曰明”，你才会知道，噢！不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来转换。

事实上，佛陀的修行法门正就是如何来实现这种转换的方式方法。形象地讲就是一把钥匙，只是给极性观念的人说不清楚，因为语言文字太局限了，无法表达圣人们的高层次和高境界。但我们必须要认识这里面的科学规律，不要把它迷信化。然而，我们现在好多不懂的人就都把它迷信化了，尤其是有些有知识的人，作茧自缚，用自己迷信的观念来对待人家的大智慧，就是说，这些人已经迷到自己已有的那一点点的知识里了，没法脱离出去，没法突破，因而这个迷茫就老是挡着自己的路。所以，老子就叫人们要“塞其兑，闭其门”；佛家就叫人们认识六根、六尘、六识的虚幻性；庄子就叫“虚室”，即赶快把心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像一间房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放，这个时候自性之光自然就迸发出来了，这就叫“生白”；儒家就叫“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就是擦的意思，把窗子的玻璃擦干净之后，那光线自然就进来了，“明德”就自现了。

#### 第四十八章 讲记摘录

◎ ……老子的名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些圣人太伟大了！能理解圣人这个伟大的智慧，你也就没白活。同学们，“学”是二相。你今天干什么着呢？（学生：学习。）

学习，你学谁的？是你的还是我的？（学生：你的。）

哈哈！当然是我的，你是学我的知识，那我跟你是几相？（学生：二相。）

学习是二相。“为学日益”，日益就是天天增长，你要追求二相的学问，那你就天天学习。你没到美国去，你没见过纽约，更谈不上你见过那个自由女神；你没到乐山，你就没见乐山大佛；你没到天水，就没见过麦积山。好了，你天天学，“为学”才能天天增长，二相的知识只能是增益积累来的。现在你看，同学们为什么一直从小学学到大学？是你天天学习来的，学习是二相，这种二相的学习，佛陀就叫“有学”。“有学”就说明你还没有智慧么，未达到“无学”。“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同学们，“为学日益”，二相的学问你要天天学了才知道，不学了你就不知道。

你没学过数学，那就不会解方程。你没学过化学，你就不会办化工厂，你就只能是学，因为它是二相。

为道是几相？为道是一相，所以“为道日损”。损什么？损相、名、妄想。为学是把二相的知识积攒的越来越多，为道就是把二相的对待认识全部要减损掉，清除尽，不要二相的极性观念。减损到什么程度？“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什么叫“无为”？没有任何极化的作为、对待的操作，一无所有，一相无相，就是“无为”的境界。注意啊！一无所有，一相无相，无思无作，这就叫无为。“为道”，追求一相就叫为道。追求一相的如如正智，要契入真空绝对，自然就是无为的状态。不像二相的知识天天要学习，恰好相反，一相的真空绝对，天天要损减，损减相、名、妄想的极性观念。损减，“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到真空绝对、一无所有、无思无为的这个境界了，才“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就叫“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妙用无穷。也可以表达为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修道，学道，悟道，证道，就是要达到“无为而无不为”。

◎ ……用语言能讲吗？语言究其实质只是我们极性世界的一种交流工具。而那些转换自如的人都是非极性态，处在非极性的世界，我们极性的思维和极性的交流难以表达。我们经常说的大小、多少、来去、男女、粗细、高低、贵贱等等，这都是极性的东西，他们那里哪会有这些极性的东西呢？语言是极性的，不能表达非极性世界的事物。老子就叫“道可道，非常道”；佛家常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只要你著念地一想，就把那个通道给阻隔了，就好比是把锁子插钥匙的孔穴塞住了。所以，为什么不叫你用识心动念去想呢？因为这样想下的东西只是一些学理知识，尽是识念。老子就叫“为学日益”。“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也是积累起来的，是通过感官反映认识的知识。“为道日损”，恰好相反，不需要输入杂质信号，而是要清除这些识念，清除的愈干净愈好，所以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当你处于无为的层次境界时，就能在不同世界穿梭自如，不是“无不为”了吗！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

◎ ……老子曰：“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天下者，周遍之妙明真心也。“取天下”者，心契周遍之一相者也。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才能心遍法界，究竟一相。若心有事，界相阻隔，极化分立，则无法契入涅槃妙心。只有一切不住不著，无用心处，无心再用，无“S”线

波动时，自然心周遍法界，不动周圆，这就是禅！无用心，无心用，不落空亡，了了分明，妙应妙用却圆通。有念无念、有心无心、有想无想，皆是“海印发光”。

◎ ……当把贪戒掉之后，自然就定了。再不争，再不贪，再不抢，再不夺，再不妄想，再没有私心杂念，就定了。那么“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见境不起，面对酒、色、财、气都不动心。定了之后，通道就打开了，智慧就来了。大圣们都是在定之后才得到了智慧，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禅定得到了智慧。那么老子怎么也会有那样的大智慧呢？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通过他讲的话就能明白：“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就说明他是通过损有馀而达无不为的，用佛家的话来讲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老子讲“塞其兑，闭其门”，把五官有欲的东西关闭起来，把内外的干扰都清除掉，最后损到什么都没有时，即“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不就是大智慧来了吗！儒家讲：“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交龙文化提倡人们都要从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入手，最后达到升华境界、增益智慧的目的。当然，现在要大家都达到这个程度，困难还比较大。但是，打扫错误总能行吧？净化心灵总能行吧？完善人格总能行吧？那么慢慢地增长智慧，一步一步地走，最终必定就达到境界升华了。罗汉一升华就到菩萨了，菩萨一升华就到佛了，坏人变成好人也是境界升华。比如，杀牛盗马的人，不杀牛盗马、不为非作歹了，这也是境界升华了。那么，好人更加完善，这也是境界升华了。

◎ ……老子不讲有主宰。老子已经认识很深了，他不说有主宰。那么，有没有主宰这个问题，这是一种阐述角度不同的问题。用“上帝来造人”的话说，这是一种最简便的说法。那么上帝是什么呢？西方人把上帝说成是一个全能的、无所不能的“神”。应该说这个“神”是拟人化的。按实际讲，上帝应该是规律的规律。这样的说法，就和老子所说的道是一回事，只不过“上苍造人”之说是一种直观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瓜蔓上结瓜，按演化顺序产生的说法。老子认为，一切都产生于道，道是无为而无不为。“道无为”就不是有意志的产生，但是“无不为”却具有“上帝造人”的同等功效，只是老子更深了一步。佛陀也有类似的说法，真空妙有，性空缘起，“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也是讲“无为而

无不为”的自然属性的演变。

◎ ……而主客合一的实验，不易为众多的人形成重复性的技术操作，故“阳春白雪，和者弥寡”，形不成众多人的“共识”，所以被人们更多地误解，其原因是人们不了解两类“实验”的不同特点和不同的效用，造成了格格不入的局面。

老子明确地说，有欲观其微，无欲观其妙。主客分立的“有欲”“实验”的认识，只能了解表面、外在、非本质的现象；而主客合一的“无欲”“实验”的认识可以深入更深层次的规律认识。事实上，两类的认识和“实验”并不是截然分开和互不联系的，而是互相促进和互相影响的。比如，爱因斯坦通过主客合一的体悟，灵感思维出相对论的认识，然后形成主客分立实验的观察，变成科学；而惠能通过主客分立的听闻，一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音声，马上触发了主客合一的认识，明心见性，顿悟真实存在，智慧泉涌，不识一字而能透悉宇宙人生的本末原委。其实，古今中外两类“实验”互相影响的事例很多，正确对待两类“实验”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宝贵的智慧财富。执一端而诋毁另一端都是错误的，因为认识的阶段不同，认识的境界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所以各自发挥各自的特点为人类的文明多做“利而不害”的事。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主客分立的认识是靠学习、实践积累而来的，这就是“为学日益”；主客合一的认识却需要“塞其兑，闭其门”，六根不外驰，反闻闻自性而得到。所以，老子讲：“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主客合一的“为道”认识，是通过减损极性观念而开显智慧的。减损的办法、方法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致虚极，守静笃”，而达到主客合一的“玄同”，进而“归根”、“复命”。也就是说，当极性观念逐渐损减直至完全没有，达到“无为”境地，则大智慧的妙用才自如显现，“无不为”也。佛法讲，“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达到“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了。

可见主客合一的认识，最终可达到彻底解脱，逍遥自在，以可逆性的无为自然运作，获得“无作妙力”的大自在，对主客体都没有任何烙印和影响，真正做到了“利而不害”、为而有益的善利，这才算是真正进入了“自由王

国”。而主客分立的认识，虽然以高科技造福人类，但当人类获益的同时，极化加剧，造成主客体不可逆的痕迹，形成打破平衡的短期效应。况且极化造成对客体物质和器械的依赖性增强，导致活动范围和自由度都减小，给人类枷锁越套越紧，越缩越窄，最终不是解脱，而是造成心态失衡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使得人类的活动，陷入得利而贻害、“作为”而有损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

大智慧的圣人们了知其两类文明的利弊，把主客合一的文明称为“软件性文明”；把主客分立的文明称为“硬件性文明”。所以，圣人负责任的、长远的看待问题，究竟慈悲的呼吁人类走“软件性文明”的道路，“修德符道”，“唯道是从”。“旋汝倒闻机，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止于至善”。

我们处于极性的世界，主客观念分立坚固，儒释道的圣人们对此了解得非常清楚。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释迦牟尼佛说：“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说心有无明。”“无明”就是咱们说的主客观念的雏形，它是极性观念的演变之始。主客观念是粗极性，无明是细极性。由非极性到极性的产生，再由细极性到粗极性，形成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正是形成我们内外主客的过程。本来是“究竟一相，无二无别”，无能无所，非主非客的“一真法界”、真如实相，因妄心不明白实相本体是究竟一相，“自心取自心”，镜子照镜子，故产生一念无明的极性，由此极性演化，形成“三细、六粗”的极性变迁，直到我们这样的主客观念的分立。因为实相本体是平等不二之境，清净本然，周遍无量，犹如虚空的非极性态。由非极性态“自心取自心”就形成了“见、相”、“能、所”关系，于是将“真心”变成了“妄心”。这里的心是指存在的状态属性，不要一说“心”就是唯心，这是一种浅薄的依文解意。“真心”是指非极性态，“妄心”是指极性态。“真心”变“妄心”的一念无明，儒家的表达是“无极而太极”；老子表达为“道生一”。

◎ ……这个就是“空”和“有”的关系问题。你看《心经》中讲，“是故空中无色”，“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到那个时候，一切万事万物当达到信息态的时候，在本源状态上一样的，是无二无别的一相。你说的一部分仍在极性的观念中，那个时候就没有部分，部

分的观念仍是我们头脑里的一种极性观念。你看，为什么佛家不叫我们起心动念？因为我们一起心动念就是极性的观念，我们用语言表达只能说极性的话，我们没有非极性的话。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这个道不能说呢？因为道是非极性的，人的语言是心声，心就是咱们说的第六识的思维，思维就是极性的，极性的东西用语言表达，表达的语言必然是极性的。所以，极性的东西不能描述非极性的东西。“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佛家说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为什么呢？你一起心动念，极性观念就像尘土一样把镜子覆盖了，所以不能用极性的思维和语言来契入非极性。老子就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什么叫你“损之又损”？不叫你起心，不叫你动念。“不叫我起心动念，我怎么研究呢？我怎么判断呢？”你一定会这样想，因为你的研究探索都是识念，佛学上讲要转识成智。为什么叫“知障”？你有知识，你的知识都是对极性事物的认识，是极性的观念。你的极性观念和知识越多，就越障碍你本性智慧的开显。为什么佛家叫你不要输入极性的观念，叫你损掉？老子也讲，“塞其兑，闭其门”，把感官歪曲的反映摒除；“和其光，同其尘”，消除极性的观念，进入了混融无对待的状态，然后才能进入“无欲”的境界而“观其妙”。没有外界感官的极性反映了，用“无欲”的通道来认识，再不用“有欲”的通道了。“有欲”的通道产生极性的观念，眼、耳、鼻、舌都是有欲的通道。“无欲”的通道是六根不外驰，“反闻闻自性”，达到自性开显的高层次。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损什么？损你原来的极性观念，把你极性的观念全部擦掉，把主观、客观、时间、空间、大小、多少、上下、来去等所有的极性观念全部擦掉，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老子就叫“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达到非极性的无为状态，你才能无不为。惠能擦干净了，一下子明心见性，光线“哗”地就进来了，庄子就叫“虚室生白”。虚、虚、虚，虚到一定程度了，就“生白”，大智慧开显了，于是无为而无不为了，佛家就叫自在解脱。观自在菩萨自在到无作妙力、自在成就的程度，愿以什么身得度者就现什么身，真是逍遥自在，无为而无不为。

现在我们就懂得了，语言和思维的极性，这些极性正就是我们进入非极性通道上的障碍。如何清除这些障碍呢？老子叫我们“致虚极，守静笃”；儒家叫我们“至诚”，达到至诚的状态，就进入非极性的世界了；佛家就叫

你戒、定、慧，由戒入定，由定入慧。定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杂念，排除极性观念，达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状态，“净极光通达”，大智慧就来了。你看《大学》上“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都是去极性，排除极性杂念，开显清净本然的自性的过程。这时候你就知道，老子为什么讲“道可道，非常道”；庄子反复讲停止你的语言；《维摩诘经》上讲，“於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坐下不吭声了。于是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不二就是非极性。语言是极性的，所以一说不就成极性的了？！佛经上还讲“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是故大慧，当离言说诸妄想相”。“一切性自性，言说法如影”。“经经说妄想，终不出于名。若离于言语，亦无有所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你不受语言思维极性的干扰，没有语言相，没有思维相，才彻底地把极性排除了，才表现出了非极性的不二。

◎ ……所以说“软件”上的识念，在佛学上讲就是无始劫以来造成的。每一生都像现在这样给你输进去这种极性的识念、观念，这个观念输进去之后就是一层“脏东西”。而要想恢复原先大圆镜智的光亮清洁，就必须要把这些“脏东西”全擦掉，而擦的过程正就是你所问的转识成智的过程。用老子的话讲就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把极性观念的认识“损”掉，这就是转识成智。

欧阳：我好像觉得这还不是一回事。（众笑）

就是“明明德”嘛，第一个“明”就是表示擦嘛，“涤除玄览”，归根复命，复命知常，“知常曰明”嘛！具体地操作是“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不欲以静，天下（心身）将自正”。交龙文化的打扫错误，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增益智慧，升华境界，就是在转识成智。由戒资定，由定发慧，也是转识成智。“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也是转识成智。知“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知虚空者，即空华相”，“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更是转识成智了。“致虚极、守静笃”，是渐转；醒觉梦中幻，了知本性圆，是顿转。

◎ ……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意思是知识学问要靠一天天的积累，而“为道”恰好相反，是要把原先输进去的东西全部损掉，“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一直损到“无为”的时候，才能“无



不为”。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才能“照见五蕴皆空”，也才能“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五蕴”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物质和精神，但物质和精神对道和般若实相来讲都是虚幻的，如空中华、水中月。可这些认识对生存在我们物质世界的人而言，要理解又谈何容易！

◎ ……尤其是研究老子，当我们有了这套理论，反过来再看老子的时候，唉呀！老子多伟大啊！人家早就把世界的不同层次说得清清楚楚了。

有关《老子》的好多问题，从文字上没法理解，甚至有时还越弄越糊涂。比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等，如果不认识老子的认识和老子的境界，就无法理解。这是因为老子讲的好多东西都是在“无欲”的认识状态下，沟通了特殊的信息通道而体证得到的。

苑：比较深奥！

不进入他那个状态，就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比如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前者是“有欲认识”的比量，后者是“无欲认识”的现量。比量日益而博闻，现量日损而证悟。又如“道可道，非常道”，语言是我们物质世界信息交流的一种方式，一旦脱离了这么一个物质的层次，那么用语言就没法描述，没法交流。老子讲的“道”，不是物质和能量的层次，是非物质层次的信息状态。对信息态的把握是比较难的，这就像铁匠打铁，木匠锯木，如何就能刚刚合适，那种微妙的感受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用语言是没法描述的。现量所展现的是信息结构，是各种规律的真实机制，是顿现而不是推理研究。《道德经》里面的语言文字都是随顺当时的语言习惯而表达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那样的语言来表达“道”的状态和属性。比如“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将其对应物质世界的微观层次，这不就是量子理论和测不准原理的一种现量表述吗？！

◎ ……直到通过日食测试到光的弯曲现象之后，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被承认，但他仅仅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认识的一部分。我们现在都是“有欲观其微”，用“有欲的认识”去认识深层次的规律，这个方向就不对。应该以六根不外驰，“反闻闻自性”的认识方法，也就是老子讲的“无欲观其妙”。老子讲的这个“欲”不能只理解成贪欲的欲，这个“欲”表示我们的感官认识系统。我们的一切享受都是为感官服务的，所以叫“有欲”。“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是把这些欲念都要损掉，“以至于无为”的时候，纯粹是自性

的开显。《楞严经》上讲六根互用，你看，破色受想行识五阴，识阴一破，展现大圆镜智，那个智慧就是人“软件”本底的自性灵光，人的“软件”本底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软件”本底上的烙印污染不同。英国的生理学家克里克（F·H·C·Crick）研究大脑，获得诺贝尔奖金，他认为，确实还有一个控制大脑的东西存在。

◎ ……我们现在都是通过我们感官的反映来认识，也就是说这个认识论是建立在我们感官反映的基础上。这到底对不对呢？咱们已经讲过，对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老子、庄子这些大智慧者都讲得特别深奥！你看，老子在讲到认识的方式时就说，有欲观其微，无欲观其妙，“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怎么认识呢？这些伟大的圣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悟、亲身证悟而得出来的认识，因而非常深，非常精！因为他们使用了最精密的“仪器”和最自动化的处理，这就是人自身的这台“仪器”。作为我们一般人而言，没有那样的经历，当然不会知道他们认识的层次与境界。当我们也到了那种层次的时候就会明白，这太伟大了！我们现在是望尘莫及呀！

#### 第四十九章 讲记摘录

◎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就是修德符道的人。“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的人，才叫圣人。符道之人，思维言行，一切的一切，都是体现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道的属性。这样的圣人就没有“心”，没有什么“心”？没有“常心”，没有常人的背道之心、违道之心。常人的心就是贪欲妄想之心、私心杂念之心。他没有常人之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给“百姓”奉献嘛！也就是圣人的人生价值就在于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奉献自己的智慧与德能。正如《华严经》所说：“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於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於众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於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善男子，汝於此义应如是解，以於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

圣人以大悲心随顺众生，以利乐有情为人生内容，以救度一切众生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圣人不同于百姓“常心”的地方。百姓之心想并非都是奉献之心想。一般公民的心往往是把你的东西给我，我就高兴；把我的给你，就不高兴。但老子就以“百姓心为心”，你需要，那我就奉献给你，而且无所图报、无任何目的。如果人人都能够奉献给别人的时候，那人类社会还竞争、争夺什么？哪还有战争残杀呢？没有争、贪、夺、抢的自私心态和行为，那时我们就“无尤”了。

◎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德善”、“德信”是脱离了极性对待的“善”和“信”，也就是绝对的“善”、“信”。绝对的“善”、“信”是一相无分别的“善”、“信”，是自体不二的“善”、“信”，这种“善”、“信”必然体现出无缘大慈、自体大悲之心，这种大慈大悲就是非慈悲非非慈悲。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无我相、无人相的孝慈。圣人没有常人的识心分别，以自体大悲、无缘大慈之心，平等一如地对待天下众生。所以，“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这是指圣人要让众生具有道的一相无相之心，浑然一体的无分别之心，性相不二的如如之心。因为“百姓皆注其耳目”，六根外驰，攀缘六尘，著相分别，造生死之业，六道轮回，痛苦万千。所以，圣人悲悯众生因识心分别而产生见相著相的极性观念，在极性对待中烦恼不已，痛苦不堪。

为从根本上解决众生的烦恼痛苦，圣人提出“回归于婴儿”，“回归于朴”，“回归于无极”。这就是用“道”的平等一如之心驱散众生极性分别的妄想心，从而产生无缘大慈、自体大悲的究竟一相的妙真如心。以己之心和百姓之心只是一个心，所谓“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就进入真空绝对的一心之无心，这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的任务，就是要教化众生转凡成圣，转有心为无心，转妄心为真心，转杂心为一心，转见相著相为见相见性，转极性心态为非极性心态，这就是“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凡夫众生无始劫来，用二相的妄心分别识取主客内外的一切

事物，见相分别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气，所谓“百姓皆注其耳目”。如何直下见相见性？如何直指涅槃妙心、妙明真心？这是圣人解脱众生烦恼痛苦的根本任务。

## 第五十章 讲记摘录

◎ ……老子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这是老子讲生命轮回的三种类型，一类是贪生怕死的，一类是各种原因求死而想摆脱困境的，还有一类是想尽各种办法要健康长寿的，但使用的方法不得当，求生反而害生。只有“善摄生者”，以正确的修持方式、方法了脱了生死。“善摄生者”，达到了“无死地”的境地，解脱了周转循环规律的制约。

◎ ……老子这里讲的“出生入死”，就是佛家人讲的生死轮回。人道上的生死轮回是依“循业发现”展现生死轮回的，业是因人的身、口、意而造的。老子以造业的不同把人分为三类：一类是贪生、求生、追求长生；一类是不贪生、不求生、不追求长生；一类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命形态。这三类人基本上就把人道的人都概括全了。老子所说的各有十分之三，这是以他那个时代说的，现在到了末法时代，就不一定是这个比例了。还有一类叫“善摄生者”，这类按老子所说，只能占十分之一。求生、贪生、求长生的第一类，都注重这一生的生命形态，生怕丢失这种生命形态的存在，结果造身口意三业，形成出生入死的六道轮回之业。

第二类众生因在人道上生活的非常烦恼痛苦，自己不能自在做主，自己的生命控制在他人手中，任人宰割，非分而死，横祸而亡，甚至自己轻生而寻短见，摧残自己的生命。秦始皇修筑长城，埃及法老修建金字塔，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古今中外的各种军事大战，以及各种政治迫害，还有水旱瘟疫等自然灾害，都造成了天灾人祸的“死之徒”，这何止十分之三呢？举一例可知，古罗马具有一百万人的城市，一场瘟疫就死去了八十万人。中国汉代人口高达五六千万，但因战争、饥荒到三国时只有一千多万了，所以这类“死

之徒”的确数量很大。

“人之生，动之死地”者，这类人有的是为求健康长寿，以各种办法来延年益寿，但使用方法不当，反而促使生命夭折。这类人还有些是不求健康长寿，而是求转生到更高层次的善道上去，比如升天。有这种人生观的人，他一心行善做好事，但不一定此生追求长寿健康，甚至有些人还希望及早地升天，成神成仙，转生到更高一级的地方去。现在这一类的人不多了。

以上三类人，都在出生入死的六道轮回中，不能解脱生死轮回的痛苦，大多数还不知道有生死轮回，基本上是靠因果报应而自然形成“出生入死”的。正如佛陀所说，循业发现“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命是不会间断的，生命是连续的。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出生入死”的三类。

还有一类“善摄生者”，老子说这一类占十分之一，其实这一类人现在就更少了，少之又少，以至于无。什么叫“善摄生者”？实际上就是将物质形态的生命转为高层次信息态、能量态的生命形态之人，这类人转化为信息态、能量态，“兕虎”、“甲兵”、“角爪”、“兵刃”等物质形态没法相接触了，所以说“无死地”了。这种转化了的生命形态，物质态是无法伤害的，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不起作用。这类“善摄生者”，有的已经跳出了六道轮回，再不“出生入死”了，也就是说，再没有生死的业力了。

## 第五十一章 讲记摘录

◎ ……“道生之”是指演化产生的状态；“德畜之”是演化产生状态的相应之属性；“物形之，势成之”，是指演化到一定的阶段便产生出有形的物体来。与此同时，相应物体的性质和相互作用所遵循的规律、定律也随之形成。例如：演化产生了重子和介子的状态（道生之），重子和介子能够产生强相互作用的属性，便寓于其状态之中（德畜之）。当质子、中子（都是重子）生成原子核时（物形之），核力自然而产生作用，同时原子核和电子形成原子的性质亦随之产生（势成之）。又如，当演化出现人时（道生之），人的本能（贪欲私念）和本性的（智慧良知）属性便蕴含在人性中（德畜之），当人成长到不同的年龄阶段和遇到不同境地时（物形之），本能与本性促使的人性就自然显露出来（势成之）。万物的一切莫不来自道和德的自然而“生”、“畜”，“道生之，德畜之”乃是自然演化而具有的属性，并非有为而

是无为（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从而“长”、“育”、“成”、护养、保持都具有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玄德”属性。因为万事万物皆是缘起性空的幻妄称相，其生灭来去的变化，皆是道（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因缘合离的演化现象，是循业所现的生灭来去现象，具有“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性质，所以老子说具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微妙属性（玄德）。“玄德”是指自然演化的本质规律和属性。

我们认识的宇宙演化现象只是认识的一定层次，要认识宇宙本来如是的面目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就要深究老子讲的“玄德”，认识“玄德”是观其“妙”（无欲观其妙），只有能“观其妙”，才能了知“徼”（有欲观其徼），知“妙”与“徼”的关系（玄德），就认识了“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知“道冲”而“用之”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自然会明白演化在不同层次不同事物中的展现机制，从而突破我们认识、观测、研究的局限，彻底弄清“妙”与“徼”的“同出而异名”。于是知晓“色（徼）不异空（妙），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演化本质。

◎ ……到底哪一个是实相？色是实相，还是空是实相？佛陀说那个本体就是实相。但如来又说，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得个“无实无虚”！一无所得就是“无实”，“无实”是一无所有，“无虚”就是一切都有，一无所有等于一切都有，这就是真如实相。所以，《无量义经》上讲，“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即无相也；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那一法就叫无相，无相就是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无相不相”，指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可以给你展现出一切相来（“无相不相”），虽然展现出无不相来，无不相还是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不相无相”）。这正说明了，一无所有的真空本性和一切都有法相事物原本只是一个，这就叫“实相”。后来的祖师大德把这一段话总结成简单的一句话“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说真空就是我们的本体，能妙有出来一切，但妙有出来的一切仍是真空。

这一段话的确涵盖了如来心地法门的奥妙。如来说他讲了四十年佛法，才讲这么深刻的道理，要能了解这一段话的佛法妙理，的确是不容易的。掌握了真空本性可妙有的一切，而妙有的一切仍是真空本性，只有真空本性独存，但它可妙用一切，无为而无不为。《无量义》的这个道理，佛陀在《楞严经》上概括为“性×真空，性空真×”。凡某某皆不离真空本性，皆即是真空本性，

真空本性采取了某某的存在形式，一切见闻觉知的存在，皆是本性存在的证明和表达。这就和《心经》讲的五蕴万法不异、即是真空本性（空）完全圆融贯通了。老子也给我们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你看，“道”虽能产生万物，产生的万物并非“道”所有，因为“道”所生的万物是一不是二，所以“生而不有”，这和佛陀讲的“生而无生”是一个道理。“不恃”、“不宰”的究竟含义仍是讲“道”与万物不二，这才是“道”的究竟处。

## 第五十二章 讲记摘录

◎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始”与“母”者，性也！“天下”与“子”者，相也！相（天下）源自性（“母”）。知道相依性有（“既得其母”），就知相妄性真（“以知其子”），就要见相见性（“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与性合一，自无生灭变化（“没身不殆”）。塞兑闭门，不是说紧闭六门（六根），而是指在六根门头转正觉，见相见性，当下明心，就不需要“肯綮修证”，终身劳苦（“终身不勤”）。如若“开其兑，济其事”，也就是攀缘六根门头的六尘相（“开其兑”），见相著相（“济其事”），乃必然根尘相对生识，因识而业妄不了，就永无出离轮回之日，这生没希望解脱（“终身不救”）。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塞兑闭门，见相见性，用此法门（转正觉），直离诸相（“挫其锐”），不被相所迷惑（“解其纷”）。达到性相不二（“和其光”），性“不异”、“即是”相，相“不异”、“即是”性（“同其尘”），性相如如，就是“玄同”。“玄同”者，“法界无差别相”也！直下见相见性，直指涅槃妙心，就性相一如，见万境自如如，达到如如之心，就是“玄同”的境界。“玄同”就是我们说的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无一个。

◎ ……你看，老子为什么讲“塞其兑，闭其门”？兑和门就表示六根，那不是把六根塞住，闭住，而是叫你见相离相，“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塞兑闭门就表示不著相。你能不能离一切相？离不了。为什么？识心太锐太纷。只有转正觉，见相见性，就再不被境所转了，这就叫能转物了。你这么猛锐猛利的分别识心是怎么造成的？是无始劫见相著相，分别执著形成的，

现在要逆返回归，无始劫的习气毛病就都展现出来了，来障碍我们。

老子给我们说，“挫其锐，解其纷”，然后呢？“和其光，同其尘”。性和相一如了就“和”了。见相见性就“同其尘”了，和光同尘就表示明悟心性，就“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了。色受想行识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色受想行识，这就叫和光同尘，这就叫正觉。所以，能转正觉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 第五十三章 讲记摘录

◎ ……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往往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看，老子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假使我真的有智慧，就体现在“行于大道”。表现在哪里？就是无私无欲、无为自然。那么，一个人心地不好，这首先是一种愚痴愚昧的表现。打个比方，有的人残害动物，他就认为动物那就是供人杀的，叫人吃的。那么，这一种残忍的心，这一种以残害其它众生生命来养活自己生命的看法，这一种见地，正就是一种愚痴的表现。为什么要杀生害命？为满足自己的私心杂念、贪欲妄想。凡从利己出发的，为自己的，都是愚痴的表现。为什么？利己的从来利不了己，为自己的从来为不了自己，损人利己的偏偏害人害己。修行人恰好相反，心态是要无我，而且要无我来利他，要无私奉献。之所以有这么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没有智慧！

◎ ……佛家讲，人人皆有佛性，用《大学》的话就是人人皆有“明德”。所以，最大的学问、最大的修法、最大的智慧就是要“明明德”！

老子讲：“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就是说，假如我真的有智慧应当干什么？就应该修道！有没有智慧，就看你修不修道；反过来，如果你真是个修道的人，就说明你有智慧。“介”就是真实、真正的意思。即我要是真正地有智慧、有认识，表现在哪里呢？要“行于大道”！从人生观的角度讲，也就是说这一生最有价值的事情“在明明德”！就是把自己的“明德”明出来，把本有的灵光智慧开显出来，这就是最大的学问！佛陀讲，“安贫守道，唯慧是业”。最大的事业，不是追求钱财富贵，不是“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而是追求境界的升华，智慧的开显。这是大智慧的老子给人们指出的一条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佛陀说，他降世只是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之知见是圆满的智慧！叫我们要入佛之知见，就是要入圆满的智慧，正就是“明明德”！所以，佛出现于世也是为“明明德”！老子让我们“介然有知，行于大道”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为“明明德”！老子讲“知常曰明”，就是明心见性，开显本具的大智慧，就是佛陀所谓的般若智、一切种智。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儒、释、道三教圣人都是叫我们要“明明德”，开显智慧。那么，要“明明德”，开显智慧，说明我们人人皆有“明德”，人人都具般若智，只是没“明”出来。就像这个镜子，我们要擦明它。这就要“行于大道”，追求智慧，才能开显“明德”。

## 第五十四章 讲记摘录

◎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都是老子的至理名言。老子要人们不要走极端，“盈”、“锐”的极端是不稳定的（不可长保），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他要人们去极化（知足、知止）而趋于稳定（可以长久）。老子要人们效法天道的去极性，“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自然规律是去极化的，“损有馀（去极）而补不足”，达到平衡的和谐之美。

老子的大智慧就在于阐述了回归自然和修德符道的哲理。“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由极性的世界回归到非极性的世界（归根），体现出非极性状态的属性（复命），在稳定、有序、和谐、完美中，认识非极性态的永恒性（常）、本然性（静）、智慧性（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事物演化与回归之理，不领悟非极性的永恒、完美、智慧的存在状态，必然做事走极端（作凶）而违反自然之道。老子给人们指出了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的去极化方法，要人们“去甚、去奢、去泰”，“守中”，“抱一为天下式”，回归到“婴儿”、“无极”、“朴”的非极性态。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唯道是从”是老子要求人们去极化和回归的标准。多做有利于他人、社会、自然界的事（利而不害），尽可能为他人、社会、自然界多奉献（为），少索取。不要争、贪、

夺、抢（不争），修德纯厚到像初生婴儿的心态一样，达到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状态，必然与道常存。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极性推进方向，促使本能的放纵，贪欲妄想的膨胀的极性显现。物欲的追求，自然和谐的失却，这不是进步，也不是发展，那是无序的、愚昧的、非自然的、失和谐的退步与堕落。真正的进步与发展的标志是：更完善、更完美的和谐统一，更自然、更对称的非极性化，更道德、更智慧的文明昌盛。

老子看到，人类社会失却和谐完美的非极性状态，认识到趋极性演化的轨迹（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是无序化和不稳定的。所以，老子大力提倡朴化社会风尚。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于之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只有修德的去极性回归，才能德润四方，普化天下，心态平衡，生态文明，“道法自然”，回归道的和谐有序和完美智慧的文明状态。

## 第五十六章 讲记摘录

◎ ……所以，引导的那些方便善巧用过了就再不用了。等你透彻了，就无言说了，老子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人人都证悟了的东西，你再去说“非真非妄”，人家就会笑话你。犹如人人都知道水月虚妄，水本无月，你要给别人以劝说不要捞水月去，那人家不笑话你吗？有个人刚学了化学，知道食盐的化学名称叫氯化钠，他跑去给商店里的售货员说买二斤氯化钠，虽然你说的不错，但营业员会笑话你的。人人明白的东西不需要再赘言，自己明白的东西就是知者不言，庄子就叫“无为谓”。“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只有真空绝对本性，你给谁答？有谁来问？所以，“非不答，不知答也”，一相无问无答，绝对无答无问。一相绝对，无外无内，离诸言思，才是智者。

有了“只是一个”的真知真见，亦只是一个“水晶球”独存时，就实无法名水晶球，是水晶球即非水晶球，是名水晶球。因为你心里明白了，姑

且把它叫做“水晶球”。实际上真正明白了之后，就无名字相，无思维相，更没言说相，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 老子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庄子曰：“‘知’谓‘无为谓’曰：‘子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处在究竟一相的“唯我独尊”之境，谁问谁答？有问有答则成二相。老子“强为之名曰大”，也是为了交流的不得已！所以，对究竟一相不可思不可议，但还要智慧方便的来表达，故佛陀讲“是××，即非××，是名××”。

孔子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这都是说明究竟一相是用文字、语言不能表达的。伏羲古圣以先天八卦来显示中空的绝对本体，也就是究竟一相，都是同一个旨意！

周敦颐把究竟一相的绝对本体叫个无极，就更直观了。这和用零来表示“寂然不动”一样直观。无极就表示孔子讲的“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易”态，也就是数轴上的零。

只有到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之“零”，就没有相对的亲疏、利害、贵贱之极性对待了。到“零”境界的圣者，没有差别，达到无同无异的“玄同”，所谓“法界无差别相”，只是一个无一个的真空绝对，那当然就“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到此境界，故为“天下贵”。

## 第五十七章 讲记摘录

◎ ……“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说的“以无事取天下”。什么是“无事”呢？唯道独尊就无事了，唯我独尊就无物了，无事无物正是大道周遍法界的属性和状态。天下的整体就是大道本身，所以“以无事取天下”就是与道契合。有事有物必然是极性对待的相状，陷入极性的对待中，必然要受极性事物的制约。“民多利器”，社会必然混乱，你看科技越发达，社会问题就越多。“人多伎巧”，“奇物”

就必然层出不穷；奸心诈意越多，坑蒙拐骗就防不慎防；法令法规越多，就说明违法乱纪者越夥；禁忌越多，百姓的苦难就越多。所以，圣人以无事取天下，以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非极性境界而治理天下，天下百姓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 第五十八章 讲记摘录

◎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固日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祸福的一对极性是互相转换的，这是极性规律运行变化必然的结果。老子说极性的事物总是要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祸福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个凡夫是无法驾驭祸福互相“倚”“伏”的运行法则的，只有修道的人、超越极性的人，才能“守中”而不趋极化。在极性的对待中，谁知道极性究竟是哪一端对哪一端错？这就是“孰知其极，其无正”。只有进入非极性的非祸非福的境地，彻底泯灭了祸福的极性对待，才能够摆脱祸福极性的制约。但人们迷得太久了，根本不知道超越极性进入非极性的道理，所以必然被祸福相互转化打得晕头转向，所谓“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循环反复，永无终止。所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显示棱角，不炫耀自己，恪守一相无相的非极性属性，体现“不割”、“不刿”、“不肆”、“不耀”的平等一如。

## 第五十九章 讲记摘录

◎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嗇”者，本意是稼穡的意思，是指务农的耕耘过程，这里的“嗇”是指修道人时时以道心为修持，为耕耘。务农之人的耕耘是为收获，修道之人时时与道相符，为悟道证道。“早服”者，是指及早地与道相符，这则是大功大德。与道相符了，唯道是从了，大顺于道了，就无为而无不为了，所谓

“重积德则无不克”。修德符道，与道无二，只是一个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这个时候“道”不知“道”，自不知自，犹如眼不知眼一样，佛法上就叫如来也不知如，因为如就是如来，所以“莫知其极”。达到与道合一，唯道是从、大顺于道，就是唯道独尊，唯我独尊，只是一个无一个，就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常住妙明，此之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要治国之人能够掌握大道，就有资格治理天下，为天下主。这和佛陀说的，国王必须要受《梵网经戒》才有资格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因为从三皇五帝以来，就以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作为传位的法宝。这十六字心法就讲的是君王必须要“惟精唯一”的掌握道心，才能教化危险可怕的人心。道心是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人心是二相对立的极性相对，君王要将人心化为道心，自己必须明白大道。明白大道之人，就知大道“莫知其极”，大道是无有边际、无量无限的真空绝对。明道悟道之人，就可以一相不极化，“允执厥中”，国运永恒，长治久安。

## 第六十章 讲记摘录

◎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大等于小、小等于大的非极性表达。一个人能够进入无大无小的真空绝对之境，就认识到极性对待事物的一切都是虚妄幻化，就不执著一切虚妄幻化的事物了。用《金刚经》的话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大小就代表一切极性的诸相，非相就是道的真空绝对相，知道真空绝对和一切极性的相对相只是一个，这就是“以道莅天下”。一个人进入大道的非极性时，一切极性的鬼、神、人都不能作用于干扰于非极性的究竟一相，这就是老子所说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到了“道莅天下”时，就是唯道独尊，唯我独尊。道就是人的真空本性，我就是空性的大我，道即是空性的大我，空性的大我即是道，道与我无二无别，只是一个，那还有谁相伤相妨呢？只要进入“以道莅天下”，就无鬼、神、人、圣人的区别了，所谓究竟一相、无二无别，唯道独尊，故无二相的一切极性对待，所以就“两不相伤”，只“德交归焉”。

什么叫只“德交归焉”？就是修德符道，彻底超越极性的二相，进入非

极性的究竟一相，就只有自己的真空本性独存，也就是唯道“独立而不改”。佛法上叫“唯我独尊”，唯有“大觉”、“圆觉”、“觉性”绝对独存，别无他有。到此境界，就是德交归于道，德不异、即是道，道不异、即是德，此之谓“上德不德”、“唯道是从”、“大顺于道”者。

## 第六十一章 讲记摘录

◎ ……这个正月里咱们都讲过了，你要知道，各是各的属性，“乃顺承天”，明明显显，天在人道上就是男人，女人承顺男人。这样说，一些浅薄分子会说，承顺男人，那不平等，这把男人架到我们头上不平等。实际上，这就错了。女人“乃顺承天”的时候，你看“坤厚载物”，男人孩子都是她的，凡这个地球上的东西是不是她的？都是她的，全是她的。所以，老子讲“牝胜牡”。老子“牝胜牡”一句话就总结了，你雄性的动物厉害得很，最后叫雌性的把它胜了。你懂得这个道理了，哪有个庸俗的平等和不平等？只有属性的平等。《易经》把这个乾坤二卦的属性，从本源上开始的属性，一直贯穿到末梢。所以，懂得《易经》的理论之后，你在世间干一切事情都叫妙用，你应该这样干。

◎ ……乾的“大始”和“成象”，都源自一无所有的本体本源。坤虽“后得主”，但能“效法”而“成物”，最终资生万物，“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一切都归坤道所有。这就是《归藏》之义，最终是落入坤阴而永久。这正是《华严经》讲的，一切都从此法界（本体本源）出，一切都归于此法界。所以，老子说：“牝常以静胜牡”，“柔之胜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正是“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归藏》之易道就取于此，老子主柔，亦源自易理大道也！

## 第六十二章 讲记摘录

◎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万物都是极性对待的事物，道是非极性的真空绝对。但你要知道，绝对不异、即是相对，相对不异、即是绝对。所以，相对的善与不善者，都是绝对真空的“道”所采取的存在方式。故老子说，“道”是相对万物的本源(“奥”)。善与不善之人都不能脱离“道”的本体本源，只是善人契合于道，知道“道”绝对一相的宝贵性，而不善人不理解“道”的尊贵，但是不善人仍然在“道”本源本体中存在，这就是“不善人之所保”。就是不善人的恶心恶行，也是“道”的本体本性的一种展现方式，抛不了，弃不了。

如来讲，“见贪欲性即是真际，见瞋恚际即是真际，见愚痴际即是真际，则能毕灭业障之罪”。这就是说，知道“唯道独尊”，善与不善只是大道的不同表现方式，清除贪瞋痴的非道时，就相当于清除大道的本体本性，大道的本体本性是无法清除的，所以“人之不善，何弃之有”？犹如水月舀尽水亦干，镜像刮完镜亦无。能知道善与不善都是大道的存在方式，亦是大道本身，所谓只是一个真空绝对的本性，能认识这一点的人，“则能毕灭业障之罪”。什么世间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不如明白唯道独尊的智慧。有了这种唯道独尊的大智慧，必然进入一相无相的一无所得之境界，亦必然清除一切业障之罪，使自己成为唯我独尊的“天下贵”。

### 第六十三章 讲记摘录

◎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

这是老子讲从极性转为非极性的修法，也是讲等号法门。“为”、“事”、“味”、“大小”、“多少”，这些都是极性的对待观念和极性的修持方法，“无为”、“无事”、“无味”、大等于小、多等于少，这是非极性境界的属性和状态。老子是要以极性的观念和极性的修为来去极性，达到非极性的层次和境界。“为”个“无为”，就是有为等于无为；“事”个“无事”，就是有事等于无事；“味”个“无味”，就是有味等于无味；“学”个“无学”，就是有学等于无学；“欲”个“不欲”，就是有欲等于无欲。同理，大等于小，多等于少，用等号法门就清除了一切极性观念和极性的操作。老子这一段讲的以极性的方便来回归非极性的本体，这和佛陀讲的“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是一个道理。

◎ ……“报怨以德”，这是老子的名言。它包含着奉献是无条件的，

不分亲疏远近的，不分恩仇好恶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只有老子这样的大圣才能有这样智慧的见解。佛陀一代时教，提倡大乘精神，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增益智慧、升华境界、回归自然。释迦牟尼佛的名言：“有人捶骂（打骂），同于称赞”，这和老子的“报怨以德”是相通的，都是认识了深层次规律的超凡的智慧之举。“报怨以德”、“有人捶骂，同于称赞”，不是“阿Q”精神，而是圣人超凡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

“闻过则喜”、“报怨以德”、“有人捶骂，同于称赞”，这是儒道释三家圣人们提倡无私奉献的具体操作。一个人能做到“闻过则喜”、“报怨以德”、“有人捶骂，同于称赞”，这个人一定是超凡入圣了，这个人也必然是忍辱波罗蜜的典范，当然也是无私奉献的真实体现者。

老子的大智慧要我们回归自然。要回归自然，就必然先要具备回归的心态；回归的心态是六根不外驰、反观内照的知见；反观内照的操作，就是时时了知自己贪心、私心等的妄想，转贪、瞋、痴、慢、疑、嫉妒等妄心为正觉心、正念心；正觉正念之心的根本作用，就体现在无私奉献的人生观上。人们只要认同和建立奉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必然心灵净化、心态平衡；心态平衡了才能生态平衡，于是才能达到物质层次的回归自然，进而上升到能量、信息层次的回归自然。

◎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极性世界中，极性对待始终相随，二极相因，相辅相成，才能转极性为非极性，才能成就其功德事业。也就是说，把易事当作难事，易与难相等；把小事当作大事，小与大相等，用这样的非极性观念对待极性的难易大小，则无难事无大事，世界就会平等一如，无极性极化的对待，自然就无难易大小的差别。

一切难都来自于易，因心有轻易，便形成天下的难事，故“多易必多难”。一切大都来自于细小，因心忽于细小，便形成天下的大事，故多忽于细小，便形成更多的大事。有智慧的人“终不为大”，从不忽略细小，“故能成其大”，也就是说，不轻视、不忽略细小就无有大事难事。圣人对易事小事“犹难之”，故圣人“终无难”。



## 第六十四章 讲记摘录

◎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攀缘外境为“为者”，执著外境为“执之”。见相分别执著，就必“失”、“败”。圣人破相离相，见相见性，不分别，不执著，故“无败”、“无失”。性相不二，才可“无为”、“无执”。当妄=真，真=妄；相=性，性=相，就无事可商量，也就“无为”、“无执”了。

◎ ……老子讲“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主客内外、心身世界就是万物，佛法把万物分为依报、正报，依报为太极图阴半的话，那正报就是太极图的阳半，依、正的阴阳两半所代表的万物，都是因S线的信息结构不同而展现出内容的差异。虽然依、正报的万物有无穷的差别，但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原理，也就是依S线的业信息结构不同自然而然地展现主客内外的万物，也就是循业（S线的业信息结构）发现依正报的世界和心身。

一人一世界，一人一宇宙，何以故？各人有各人的S线的业信息结构故，每个人的业信息结构都不相同故，故展现的依正报的万物自然有异。老子说的“辅万物之自然”的究竟说法，就是要人们造好自己的业信息结构，在循业发现中不强求不故意造作，也就是不与循业发现相违背。在定业现前时，我们要顺从忍耐，“辅万物之自然”，也就是“道法自然”而“不敢为”。“不敢为”是指业果现前的时候不抵赖，不强扭，不乖违，而是要顺万物的“道法自然”之原理，“辅万物”循业发现之机制。这不是消极的承顺，而是最有效的大顺。“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在于造好自己的业信息结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造好了，“道法自然”，果必然是善报；因没有造好，循业发现，果必然是恶报。要在因上“敢为”，守戒、守法、守礼、守规，这就是大有作为，敢于作为。有智慧的人，在果报现前时，却不敢为，不敢逆天背理，不敢犯戒犯规、犯法背礼。这两方面做到了，就是“辅万物之自然”。

……人是怎么产生的？人不是谁“造”的，老子叫道法自然，是自然而然演化产生出来的。这个给人来讲不直观，怎么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狄拉克的“大数假说”和“人择原理”说明了人的产生是在极其严密的规律支配下精确地进行，如果说精确严密到“无作妙力，自在成就”的程度，就

好像这一定是有谁在控制来制造似的。其实，他们又错了一个问题，要是有意志的控制来造的话，就是“有为”，“有为”绝对达不到大数假说的精密。只有无为的时候才能无不为，这是老庄的大智慧。人一“有为”就不能达到无为，就不能完美。“有为”，有为的东西绝不完美，绝不完善。最完善的东西绝对是无为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无为”才是最精密的东西。比如说，大自然在人类未出现之前，谁都没有操作，大兴安岭的松树长得那么好！太平洋的水那么自然。人一操作，恰好相反，大兴安岭的树长不成了，太平洋的水也污染了。所以，老庄大智慧的伟大之处是发现了大自然的“无为”状态，是最精密最玄妙的状态，是最能体现本质属性的状态。人为地创造之后，就受人意识的干扰，绝对不能完美完善。从这个角度看，人不是“造”出来的，要是人“造人”就不会造得这么完善。

## 第六十五章 讲记摘录

◎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世间人穷其一生在执著相，把分别执著相的能耐当作“聪明”。“善为道”，不是叫百姓去追求见相分别，执著相的“聪明”（“非以明民”），而是让人们不分别、执著根尘相，要让人们见相见性，彻底解脱，这就是所谓的“将以愚之”！如果能这样“愚民”，百姓都转正觉，就超凡入圣了！

◎ ……不同世界更深层次的规律和奥妙，老子叫作“玄德”，“玄德深矣，远矣”。深远的“玄德”，人们难以接触、接受，更不好理解，因此释迦牟尼佛就把众生叫可怜悯者。老子、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极其深邃，能够接触领悟他们的大智慧，这可能是人生最幸福的享受了。所以，人们常讲，“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大道难遇。老子说的“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就是让人们认识“深矣远矣”的“玄德”是隐微不可见的，与我们感官见显现的物相反。形而下的“器物”，能用见闻觉知去把握，形而上的“道体”却不能用见闻觉知去把握。只有明白了形而下的器皆起自形而上的道，而且还不排不拒道，因为道是一无所有的真空态，故无有所排，所以形而下与形而上无二无别，只是一个。于是，见“器物”直下就见“道体”，这就是佛家讲的直指涅槃妙心，也是老子讲的大顺于道。

如何直指涅槃妙心？也就是要明白，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

一切法相事物皆是此妙心觉性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一切物都是用来证明“道”的存在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显现的“物”和隐微的“道”，原本只是一个，无二无别。能认识这一点，见物就见心，心物不二，就直指涅槃妙心了，也就大顺于道了。

## 第六十六章 讲记摘录

◎ ……“亨”者，亨通也！无障碍也，无一时一处一事不畅通，都是融洽、完善、美好的因缘凑合。“利”者，符合道义，和合无争，大家同益也。“贞”者，于第一义而不动的妙用也。孔子将乾卦的元、亨、利、贞的乾元属性，体现在人道上冠以仁、礼、义、智的四德，也就是人本具有的四种属性。仁德是君子的首善，君子能仁德，正像老子所说：“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故能得到大众的推举，而成为民众的首脑。因这样的贤圣之人，对人有同体的大悲心，故与人为善，互谦互让，“无争”无为，无事不通，礼仪规范，事事无碍，“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在给人指示如何正确的生存，如何把握人生观和价值观。你看，大海处在最低位，成为“百谷王”，圣者为一切众生服务，恒顺众生，为众生修法，为度化众生而来到世间，为众生着发菩提心，一切都是以众生的究竟解脱为目的的。所以，“后其身而身先”，为众生服务而“乐推不厌”。老子的大智慧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显露自己，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为自己的私利着想，不要有任何个人的企图打算，自然就成就“上民”、“先民”，自然就“处上”、“处前”。这样的例子世出世法都很多，释迦如来为众生求法，舍去的头目髓脑堆积如山，而成就了一代大圣如来，人人景仰，万世尊崇，智慧圆满，名遍十方，穷尽未来，无佛不说，无佛不赞。

## 第六十七章 讲记摘录

◎ ……所以，唯有大乘菩萨精神，无我利他的时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干一切事情，只是想着为众生奉献，所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就要有这个心，你看你的心是不是这个心？老子就讲，“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者爱众生，俭

者惜物。老子说无弃于人，无弃于物。人与物，有情无情同圆种智。为什么“不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显露自己。如果真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就不必要显露自己了，那就不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一定有“我”，有“我”必有他，自他二相就不能证果。“不敢为天下先”是没有“我”，没“我”了就是一宝。没我的时候才能利他，有我不能利他，有我的利他也是有目的的，最终还是为自己。发菩提心就是无我利他，所以《华严经》讲，忘失菩提心，做一切善事也是魔业。什么时候就忘失菩提心了？有我、有我执、有我见时就忘失菩提心。那么，为什么给儿子都能奉献？是我的儿子。为什么给别人不能奉献？因为有“我”在，别人不是我。所以，有“我”就不能无私奉献，不能无私奉献，就忘失菩提心；忘失菩提心，做一切事就是魔业。可见，根本就在个“我”字上，一部《金刚经》着重就在破我相。因为“诸法无我”，本来无我，大我无我，无我才是真我，故有我一切圣果不能成就。

◎ ……那么心态、层次提高表现在哪里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要落实到佛家所说的慈悲流露，慈悲流露表现在慈心悲意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矫揉造作。慈悲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慈者，愿人得乐。当一个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高的时候，能产生由衷的高兴和随喜的心态就是慈心。愿人得乐，说起来简单，这可是最难的事了！慈比悲难得多，悲是拔人以苦，见别人可怜、低下、经济条件不好、穷困潦倒，不如自己了所产生的同情心、怜悯心，这个同情心比慈心容易产生。悲意，孟子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容易产生。最难的就是慈心了，所以老子说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第一宝是慈心，可见最重要、最难的是慈心。比如咱们两个一块工作，表现一样，把我提上去了，你能不能高兴？做到这个就不容易。“唉哟！领导把他偏袒了。”比如我很可怜，你的同情心容易产生。俗语道：“人人都同情弱者。”慈心容易产生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父母亲指望孩子超过他们，对子女超过他们，他们是很高兴的，要是别人就不行了。所以，这种心态不是圣人们所主张的慈心，不叫慈，叫情，这叫情慈，不叫智慈，不是智慧的慈心，是一种情感的慈心。

◎ ……老子的奉献精神就是要叫人“一慈”、“二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慈”者，愿人得乐。得什么乐呢？并不只是物质的享受之乐，而是道德智慧的一种高境界之乐。认识深层次的哲理，具备高层次的智慧，这就是

一种真正的“乐”，要叫人得到这一种“乐”。有这一种“乐”的时候，你才能“无尤”，才能“常与善人”嘛！你没有这种“乐”，怎么能“善人”呢？那就不能“善人”，也不能“善物”。老子讲的俭，有节俭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淡泊的意思，恬淡虚无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有贪心，不要有私心，要无私无欲，自然无为。这是一种俭朴、淡泊的奉献人生之体现。

◎ ……对灵山“十四条”（忤逆不孝、作风败坏、挥霍浪费、贪污腐化、拐骗偷抢、损人坑害、抽赌恶习、打骂妄语、邪说谤道、不仁不义、杀生害命、迷信献祭、慢圣不敬、辱骂先祖），好多人说：“张老师，这是你怎么作下的？”我怎么能作呢？！我不作个五十四条，为什么作个十四条？那都是规律的要求，规律要求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想，不能这样说，因为不符合非极性的清净平等的规律属性。凡是极性的东西都要把它消除掉，戒律就是按照消除极性规律来定的。

老子的名言：“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们孝心不足，就提倡孝顺父母，人们的忤逆不孝对“软件”危害最大，难以升华境界，所以忤逆不孝是第一条错误；人们的作风不能自发地守好，最易于极量化“软件”，影响不同层次的转换，所以就要求作风正派；人们随便浪费，成恶习了，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贻害后代，极化人的思想，障碍“软件”有序化，所以就要求不要挥霍浪费；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贪污，他要贪污，膨胀他的贪心，循恶业就堕落到低层次了，所以就要求不要贪污腐化；其它的依次类推，皆是极化“软件”烙印、紊乱“软件”、损害“软件”，使得现前的“硬件”产生疾病，未来循业现境更为可怕！你看，这是不是规律？凡是极性规律中体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不能不限制。戒律不是随便定的，为什么没定个戒律说叫你偷人？为什么不定这个戒律呢？佛是要求你心态达到慈悲之心，所以就要求定戒律。为什么不能证果？为什么不能得定？我们的私心杂念和贪欲妄想、贪瞋痴慢疑一点没有转化，反省起来非常严重，非常可怕。贪、瞋、痴、慢、疑都是什么？极性的东西。本来这是一条直线，非极性，你一贪就不平了。所以，你修行的时候要把心修好，最终都是为修这个心。

老子讲：“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就是《易经》上讲的谦卦的属性。儒家讲谦虚、谦让是美德，谦虚、谦让是去极性的，所以就“不敢为天下先”。道家、佛家谦虚到什么程度？谦虚到要无我、忘我。连我都没有了，实际上谦虚达到忘我、无

我的程度，这是最谦虚了。《金刚经》上叫破我执、我相、我见，交龙文化的说法就是起心动念、战胜自我，达到应无所住的心态。凡是极性的东西就应该去掉，才是正确的见地，才能谈真正的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才是“不敢为天下先”的真慈悲，慈悲就是无我的心态。

◎ ……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一个心灵净化、良知显露的人，他会用自己的善良之心，去推想和体贴别人，这就是孔子讲的恕道，自己不喜欢，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要推己及人。能够推己及人的体人之心，进而培养成同情别人的“恻隐之心”，把这种体贴同情之心发展成“爱人”的“仁心”。在家恭敬自己的长辈称为孝，爱敬兄长称为悌，“仁心”先从自己的家庭亲人开始，这是基本。给自己的亲人没有仁心的话，那怎么能“泛爱众”呢？所以，儒家特别强调先从孝悌开始，把孝悌作为“仁爱”的基础，为善之发端。只有有“仁心”的人，才能“成人之美”，才能“亲亲而仁民”（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及仁爱所有的人），才能“老人老”、“幼人幼”，让人人都能互“老”互“幼”，“仁爱”天下之民，再把互相仁爱推及爱护万物（仁民而爱物）。

◎ ……老子的三宝，第一宝是慈。可见三教文化在慈悲、仁爱、奉献利他方面是一致的。只有具备慈心了，才能勇于奉献，难舍能舍，无私奉献；难行能行，勇于做为（慈故能勇）。孔子也讲“仁者必有勇”，仁慈之勇不是自利的拼死拼活之勇，而是仁慈的舍己为人之勇。老子讲的“善救人”，“善救物”，仍含推己及人及物的仁爱慈悲精神。三教文化把推己及人及物作为境界升华的特征。

人们一般能理解同情人，爱护人，但往往不能理解同情物，爱护物，所以肆意践踏和暴殄天物，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对生灵滥杀滥捕，对动植物无情的破坏，就是缺乏“常善救物”和“仁民而爱物”的慈悲之心。老子的“圣人无常心”，就是指人格完善的人，没有低级的自私自利之心，只有慈爱奉献的仁者之心，以愿世人（百姓）得乐之心为心，没有分别之心，所以善者和不善者都以善心待之，这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认识和状态，老子

称这种境界状态为“德善”。这种“德善”已超过了“仁善”，因为“失德而后仁”。在“德善”的境界，对人和万物一样慈悲和同情，是深层次的“一视同仁”。所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在“德”的层次上，视天地人为一体，人与万物同性，刍狗与百姓无分的推己及物，也是“仁民而爱物”和“慈无量心”的深化。

## 第七十章 讲记摘录

◎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见相见性的转正觉最简单，易懂易行。但是，人们无量劫习惯于根尘相对，攀缘生识。所以，“莫能知，莫能行”。吾人先要明性相不二之理，然后要“回头”，一定发愿见相见性，“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达如如之境，则能“知我”、“则我”。

## 第七十一章 讲记摘录

◎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什么叫“知不知”？一相就无知，二相就有知；一相的不知才是非极性的高境界，所以称之为“上”。二相有内外，故而有知，有知是极性的低层次，如果你不知道有知的低层次，这一定是修道的大病，此之谓“不知知，病”。修道之人必须指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的涅槃妙心，也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无知也，空空如也”。老子讲的“知不知”，就是直指涅槃妙心，就是直下进入“空空如也”的真空绝对，这当然是最高的境界了。如果你不能进入究竟一相的真空绝对的“知不知”，那你一定是陷入二相的“有知”中，不明修道的要害，所谓“不知知”的大病。如果你不知道“知”是二相的识心分别，那你就不能入大道的门庭。庄子讲寻找“玄珠”的公案，知和喫诟、离朱等二相的感官认识无法找到“玄珠”，只有“象罔”的一相无相境界才能契合“玄珠”的大道，所以“不知知，病”。

圣人之所以不病，是因为圣人知道“叩其两端而竭焉”的“空空如也”，超越极性的对待进入非极性，所以圣人不处二相的极性对待，时时处处在一

相的非极性中，所以不会受二相极性的任何干扰，这就是“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 第七十三章 讲记摘录

◎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老子强调不争，不争是不为己争，要无私无欲。只有无私无欲，才能不争。人们的争夺都是自我意识支配下的、以满足“自我”的一种摄取心态与行为。天道的运行是自然无为的，没有自我意识，更没有自我意识支配下的争夺心理和行为，故“天道不争”。

天道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不争”，是基于因缘关系的极性变化机制，这种机制是因缘凑合则生，因缘离散则灭。一环套一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迭相更生，后浪推前浪，体现在万事万物的运行上，则为井然有序。依程序自然展现，就是“善胜”。“善胜”是没有情识的必然，但对有情识的人来讲，只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才能体现“天之道”的“善胜”。对“善胜”来讲，根本不存在功名利禄的自私情欲，也不存在声名显赫和身居要位的“表现欲”。所以，只有奉献的自然心态才符合天道，也只有无私无为的缘生缘灭机制，才不受制于自我意识的“自生”。

“自生”的根本特征是为我所有，而天之道却体现着道的无私无欲，没有主客、能所、内外、人我的自然运行。可见，无私奉献的人生观是天道本有属性在人性上的体现，也是我们原所具有和本自具足的天性。我们本应如此，但因后天情识的覆障，被自私自利的妄心所作用而不能开显而已！

◎ ……老子也说因果及因果规律。《道德经》中讲：“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说的这个道理，就是讲因果和因果规律，这句话是老子对因果规律的直接表达。明确提出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虽然因果规律看不见、摸不着，犹如恢恢之天网，但是在因与果的前后过程中，的确展现的淋漓尽致，使人们不得不相信因果，不得不重视因果。一个人有无智慧，这个人成熟不成熟，就取决于他对因果的相信不相信、认识不认识、体验没体验。如果他相信因果，认识因果，体验过因果的真实不虚，这个人已经有了智慧，说明这个人已经成熟。如果连因果都不相信，根本没有认识展现出因果的报应，也没有体验出因果规律的作用，这个人不是愚顽就是幼稚。



◎ ……老子对因果怎么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个道理就讲的是因果，这句话根本就是因果。那么，《易经》上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还是因果，这是明确表达因果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这个家庭经常积德向善，这个家族一定会兴旺发达。“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这个家庭要是尽干一些缺德事，那必然给你带来祸殃、灾难。

◎ ……老子比孔子稍早一点，他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个天就是我们现在叫的自然和自然规律。“天网恢恢”，自然界的因果规律，无形无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老子把它比喻成一个网，这就说明因果规律把整个宇宙众生都网住了。也就是说，任何万事万物都不能不被因果规律所制约，这就是所谓的“疏而不失”。虽然这个网孔大得很，但是没有一条“鱼”能够漏网的。老子这个话就告诉我们，因果规律千真万确，绝不含糊，古人形容为丝毫不爽。“爽”就是违背、差失之意，丝毫不爽就是一点都不会错。

讲因果最多的是释迦牟尼佛。因果规律贯穿着整个佛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六道轮回，因果通三世，释迦牟尼佛讲得最多。因果报应和因果法则在佛的十二大类经中体现的最为突出。有讲佛陀三世因果的《本生经》，有讲弟子三世因果的《本事经》，整个十二大经内，无一类不讲因果规律。这类的事例非常之多，《本生经》、《本事经》、《贤愚经》、《六度集经》、《譬喻经》、《地藏经》等都是专门来讲因果的经典。儒、释、道的圣贤文化里，要说找哪一条规律三家都共同，那就是现在要说的因果规律。因果规律这是儒、释、道三家都提倡的、互相间毫无异议的。

◎ ……我给你们举一个我经历过的真真实实的事情。二十年前，××厂有个年轻的司机，他的腿不红不肿，但就剧疼不止，凑巧碰上我，他说，我这个腿疼得很厉害，上海、北京都看过了，骨肉都没损伤，什么都好着，就是往死里疼。你说这个病奇怪不奇怪？其实，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他曾经开车的时候在马路上碾死了个老太太，他不但没管老太太还开车跑了。噢！这个就奇怪了，这件事他爱人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一次，我问他弟弟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哥曾压死过人？说不知道么。于是，家人问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一问之后，这个年轻人抱头痛哭，说有这件事，我给父母亲都没说过。是他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从西和县的公路上开车过来，把一

位晒粮的老太太给碾死了，吓得他一溜烟跑了。说你是不是从老太太的脖子上碾过去的？他说就是从脖子上碾过去的。他还承认说，在兰州七里河，晚上开车也撞死了一个人，半夜里没人知道，他就跑了。好了，“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跑掉了没有？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逃脱了赔款，逃脱了刑事责任，但是因果规律能逃脱吗？最后这个病人问，他的病怎样才能好？碾死的鬼魂说，要想好的话，就要怎么怎么做。他说，“那我办不到”。最后他自己捐献了一些钱，就有几个礼拜一点都不疼了，好好的了。后来，他认为病好了，也不相信因果了，据说又赌博去了，在赌博场上，突然“哇”的叫唤了一声，当场就疼死了。这是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因果规律丝毫不爽。

同学们，给你讲因缘法则和因果规律，从伦理道德来讲，从天体宇宙上来讲，从微观世界来讲，都不能脱离这个因果关系。一定要记住圣者老子的话，“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个因果关系作用着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为什么圣人教导我们要仁义礼智信，做一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人？要慈悲喜舍，要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就是要种善因得善果。“为而不争”就是为他人尽量多做贡献，不谋私利，不争着为自己。“利而不害”，你所做的事情只能利于他人，利于大家，利于社会，利于一切众生，利于自然界，就不会造下恶业，尽是善业净业，哪有恶报现前呢？！你看，老子要求我们应该这样做，你就不种恶因不得恶果，你就种善因得善果。老百姓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你看纳米材料，这也是因缘关系。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要把这个金块融化掉，必须要加热到 1063℃，否则它不融化。如果说是纳米金呢？如果我们把这一块金子变成纳米的粒度，那么你看，它在 330℃就融化了。你看，大块的金就是因，果就是它能耐住 1063℃的高温。那么纳米的金呢？纳米的粒度是因，得的果是 330℃就融化。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这么个因果锁链。所以，儒释道圣人教导我们的一定要记下，“为而不争，利而不害”，“慈悲喜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个人真的按这样操作，懂得因果规律，这一辈子你就是掌握真理的人，你一定就会得到自在、自由。否则，你就必然被因缘法则、因果规律把你打倒。

◎ ……你看，现在有一些当了一官半职的人，他不懂这个因、缘、果的关系，认为我有权力，我贪污了就白贪污了。贪污是因，身败名裂，家破

人亡，就是果。贪污的因果锁链就是这样。所以同学们，任何坏事都不敢干，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因果关系，就会胡作非为。胡作非为的结果，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因果规律的。老子讲：“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网你能看见吗？什么网？就是因缘变化法则，因果锁链规律，那个网你看不见。“疏”就是网眼很大，“不失”就是没有一个漏网的。把谁漏网了？同学们，你们只是看到眼前惩罚了的，法办了的，那是法律的制裁。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因果规律的制裁，这因果规律的制裁是更根本的制裁，因果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 ……任何一点事情都是一法才起，万法相随。一定要知道，任何一个因不要随便建立，恶因不作，善因不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任何一种恶都不要做，任何一种善都要奉行，保证你生生世世吉祥如意，平安顺利。你们年轻人没经历过这些事情，像我经历的因果规律就多着不得了。同学们，现在你们学的知识都是浅显的道理。我刚才说的，撞死了两个人，腿不红不肿，最后疼死了，是什么道理？（学生：因果。）

对！因果么！清朝末年山西闹饥荒，到处是饿死的人。有个山西巡抚，把朝廷拨的几十万两赈灾的白银给贪污了。贪污之后，他有钱了，在乡里修桥、盖庙、修路……什么善事都做。死了之后，有一个会通灵的法国人，这个巡抚的太太说我家老爷一辈子行善，你给我查一查么，看他死后在哪里？通灵者到处找不着。正巧老太太的儿子暴死，这个法国人就跟她儿子的信息接通，问他，你现在在哪里？他儿子让把他的妻子叫来，给他妻子说，赶快给我做佛事，不然我就要下地狱。老太太问他儿子，你爸现在在哪里？儿子说，我爸早被打到无间地狱里去了。老太太说，你爸一辈子干好事，怎么能到无间地狱里面去呢？他说，开始我也不相信，后来看了善恶簿才知道，我爸爸所有的钱都是贪污下朝廷赈灾的银两。因他贪污，饿死了千千万万的人，故罪大恶极，打入无间地狱。这个事情是真真实实的，当年在上海的报刊上也登过，现在有书介绍，还拍成了电影。而且这个巡抚贪污了之后，朝廷派了两个人来查，他把贪污的银子给这两个查案的人每人分了一份，于是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最后，这两个查案的人都死的非常惨。这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因果大案。

同学们，“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因果规律丝毫不爽。佛陀讲“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假使百千劫”，一劫多少？

一个大劫是二百多亿年，一个小劫是一千六百八十万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你作下的业，并不会随时间而消失，只是等因缘成熟的时候，“因缘会遇时”，因缘和合的时候，“果报还自受”。你自己做下的业，造下的因，必然要受果报。

“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些话一定要记住。现在当今世界，不信因果的人太多了，所以尽情干坏事，种恶因，现恶报，天灾人祸在世界上横发乱现，皆是人类共业的召感，究其根由，都是不信因果的报应！给百姓不进行因果的教育，这是教育上最大的失误。结果是把各国的百姓搞的愚愚昧昧，导致胡作非为，肆意妄为，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最终是你不信因果，因果信你。你说我不信明天太阳从东边上来，这与你信不信有什么关系？你说你不信，那明天太阳就不上来了吗？你不信因果，因果规律能放过你吗？假使百千劫，你所做的业都不亡。你今天背上个英语单词，这就是做了业了；你昨天写下的作文，就是作业；你中学学下的物理、化学、数学都是作业。如果你中学没有学好语文、物理、数学、化学，或者是历史、地理，你今天能考上大学吗？你在中学里上学做下的作业，起作用着没有？不但今天起作用，未来还要起作用。你看，你做下的作业，数学作业、物理作业、化学作业、语文作业、地理作业，这些作业都起作用着。所以，你才能考上大学，才能在大学里学习。所以，你所做的业不亡，如果亡了你还能考上大学吗？如果说你做下的数、理、化作业都亡了，做完之后没有了，那你能考上大学吗？考上大学，能胜任大学的学习吗？所以，业亡不亡？先说业亡不亡？业不亡！等着因缘会遇的时候，因缘和合的时候果报还要自受。

◎ ……我们祖先很伟大的一点，就是认识了这个因果规律。老子比孔子还稍微早一点，他在《道德经》里面讲了一个“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讲的天，可以把它叫作自然规律。“天网恢恢”，自然界的规律，你看去看不见，摸去你也摸不着，但是这个规律准确到什么程度上了？像打鱼的网，疏而不失。虽然这个网孔很大，但是没有一条鱼可以漏网的。老子这个话就告诉我们，因果规律千真万确，绝不含糊。古人形容丝毫不爽，一丝一毫都不错！所以，在古代文化、传统文化里面，儒、释、道三家，要找一条三家共有的规律，那就是因果规律，这是三家都共同的。而且这个认识，自从佛经翻译过来之后，通过佛陀的大智慧，才知道因果是通三世。

## 第七十四章 讲记摘录

◎ ……艾滋病就是天花的一种变种。任何自然存在和自然生存之物，都有形成它的必然。人只认为它对我们有害，那我们人对自然界有没有害？咱们对大宇宙来说不也是一种病毒吗？害了这个星球，又害那个星球。大宇宙如果要把你杀了，你也会说：“唉！怎么把我给杀了呢？”道理都是一样的。生命形式存在的自然，不能随意干预。老子讲，“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道法自然”，人为地代替自然规律（司杀者）的运行，犹如“代大匠斫”，必然要伤其手。佛陀要人们契入实相本体的属性，老子不是也讲“唯道是从”吗？你道法自然的时候，一切就都和谐了。

## 第七十七章 讲记摘录

◎ ……那么天道的规律是什么呢？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是如何来运行的呢？是如何来平衡的呢？老子讲，“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相反，“损不足以奉有馀”。咱们人就是爱锦上添花，人有私欲贪心嘛！以锦上添花的手段来达到自我的私欲和贪心的目的。天之道的自然规律不是这样，“损有馀而补不足”是要雪里送炭啊！而人不体现天道的无私奉献精神，唯利是图，无利不做！雪里送炭得不到回报，无利可图，故“损不足以奉有馀”。由此可见，正是人间缺少了奉献人生的知见与实践，才使人类社会失去了文明的基础。“上下交征利”，唯利所驱，就谈不上文明进步。老子阐述天道、圣道，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指明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要建立人类奉献人生的社会群体。老子反复讲这个奉献的人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不为己有，不为己贪，但要积极的“生”、“为”、“长”。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自然界大胆作为，这才是大智大德；但以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而作为时，这才是深邃的智慧。

这个德是指属性，“玄德”则是道的属性。奉献人生做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你才能达到高境界本有的属性。什么属性？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奉献属性。圣人有了这个属性，所以“圣人

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可见，奉献人生是自利利他的智慧操作。人人奉献则人人受益；家家奉献则家家和顺；国国奉献则天下太平，何愁世界不安乐！

◎ ……我们的喜怒哀乐在哪里？都在这一条直线上。你把高出这条直线的波峰补到波谷上，不就平了吗？！这就是老子讲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要把我们波动的心回归到不波动的本体上，也就是要转凡成圣，这一切的修习都在心地上，都在损喜怒哀乐的“有余”来补不喜怒哀乐的“不足”。你的心上没有喜怒哀乐的波动之后，马上就是一条直线。那一条直线就叫妙明真心、佛性、真如自性、实相，那个永远不动，哪怕你再哭天喊地，哪怕把你高兴死，把你忧愁死，那个背景犹如一条直线，始终不动。老子就叫“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佛陀说“实相无相，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 ……老子在几千年前就讲平衡原理，即：“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把多余的去掉，补到不足的地方，就平衡了，非常简单。“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为什么？因为人不按照天道而行，不按照自然而行，所以必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像沙尘暴，一年不知刮多少次，刮得叫人不得不认识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的伟大之处。这些哲人确实是认识得非常深刻啊！然而我们中国人现在却对祖先的这些大智慧很不重视，重视的程度还不如西方人。

◎ ……演化的时候由道演化，回归的时候还要回归到道的状态上去。对道的状态、属性的认识，对涅槃状态和属性的认识，都是古人通过“无欲”的认识方法，在对深层次规律的认识过程中“研究”得到的。也正是通过这么一种认识的方法论，才导致了人类认识的飞跃。所以，可以说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再到社会科学，儒释道学说涉及到了各个领域，而且通过各种学说都展现出来了。比如刚才我们讲的宇宙的演化，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你看仅十一个字就把宇宙演化讲完了。再看他讲的平衡原理：“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多么简捷深刻。平衡原理是先由老子阐明的，勒夏特里到十八世纪才提出来的。

◎ ……所以，科学技术是没法给人类带来永久的利益。科学技术的利益，就像你吃上半斤的肉，你给人家这边还上八两，吃半斤还八两，这是规律。你要吃科学的利益，你必须受科学的害。科学界就叫双刃剑，这把双

刃剑已经讨论了多少年了。你看，只要有一个国家有原子弹，就会起连锁反应，全世界都要有原子弹，那是迟早的问题。美国有了原子弹，苏联不能落后；苏联有了原子弹，中国不能落后；中国有了原子弹，印度不能没有原子弹，连小小的国家都有原子弹。所以，科学技术，你吃它多少利益，你就要受它多少亏。核电可以受眼前的益，但往后有长久的祸患。科学技术是一种极化现象，是打破平衡趋极化的操作，必然要受到平衡原理的制约。“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利用自然界的本有的极化现象，在损有余而补不足中人类利用其自然的能量，是符合天道运行的，如生物能、风能、地热、海洋能、太阳能等。生物能还是太阳能量转化的，地球上风的能量很大，但是风能我们利用的太低，天天吹的风能没有多少利用起来，现在人们应该重视了。未来的风能是一种能源。地热能呢？你看，地底下火山爆发出来的是红岩浆，那温度很高，但是很难控制。自然稳定的就可以利用，你像我们青藏高原上有一些地热，把鸡蛋放在里面也能给你煮熟，天天喷着。温泉就可以利用。

◎ ……同学们，今天空气污染了，水质污染了，食品污染了，人心污染了。你吃的食品很少有不污染的，没有毒的很难找着了，现在人类越来越走上困境了。原来我们有个抗生素，盘尼西林发明以来，治好很多的病，但现在把细菌已经锻炼着都杀不死了，细菌已经不害怕你的抗生素了，培养出来的细菌是任何药物都不怕了。完了，这一下子完了，赶快禁止使用。当你吃了它的利益的时候，相应的危害就接踵而来。佛陀把这种不顾后果的所谓的发展，喻为舔刀尖之蜜——舔刀尖之蜜，有割舌之患。看一看正弦曲线，波峰有多高，波谷就有多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占多少便宜，就吃多少亏。

西方人用杀菌的办法，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这一套？因为杀菌的办法这就能够消灭病菌病毒吗？！其实，人体患病不在于有没有病菌，有没有病毒。你要是把我们的牙齿、指甲在高倍显微镜底下一看，还把你吓坏了。佛陀在几千年前说，人体是个虫巢，是一个虫的窝么。我们的大小肠你要是真的用显微镜一看，那把你吓得晚上还能睡着觉？那里面的细菌病毒多着胜过你河滩上的沙子。但是你不要害怕，人体，中国人叫阴阳平衡，这个平衡和那个无序平衡是两回事，阴阳平衡就不生病。抗生素才出现了多少年？一二百年了，但培养锻炼出的细菌没办法对治了，细菌也在抗生素中锻炼出来了，孙

大圣不是也在八卦炉中锻炼出来了吗?!在炼丹炉里面准备要把孙大圣烧死，结果炼了个火眼睛睛，谁也打不过了，没办法了。这都是高人的高台教化，用小说来教化你，你不要培养它，你一培养它，它反过来的力量是十倍、百倍、千倍，那就完了。

极性世界中的极性事物，有多少益，就有多少害，阴阳对等嘛！中国古人的大智慧，叫“道法自然”，顺其自然。调解阴阳平衡使细菌病毒不极化，不偏颇，自然相生相克，保持平衡始终无害。过去生孩子是自然生，生下来有的成活，有的夭亡，但自然规律保持着生态平衡，男女比例不失调。但现在人为控制死亡，生一个成一个，人口太多了，没办法了，就搞计划生育，不用自然规律来生杀予夺，你就得人为的来生杀予夺，不叫细菌自然完成，那你就叫“大细菌”（喻人）人为地拿刀子去完成（杀），或用药物引产，你说哪一种方式残忍？你说哪一种方式好？（学生：自然规律好。）

中国古人早就提倡要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不要人为的操作。人为的操作就不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了。一切事物人为的操作，往往比自然选择更为苛刻，更失人道。因为，“反者道之动”也，人为的操作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不能人为干涉，什么事情人一干涉，那就不自然了。你不要人为的干涉，“道法自然”，叫自然选择，自然淘汰，自然生存就好了。因为，“道法自然”是无为的状态，无为的状态更具有道德的属性和文明智慧的操作。

◎ ……《老子》基本上有一半讲的是现代科学原理。比如说老子就早已阐述了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理论；认识论的“有欲”、“无欲”通道的理论；万事万物自组织系统的平衡原理；对立统一的和谐理论；运动变化的物极必返理论（质量互变理论）；道法自然的驭道理论（按规律办事）；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无私奉献理论（天下为公的道德品质）等等。老子早就把这些都总结出来了，而且是非常深刻和简练的。例如：世界上公认的平衡原理的发明者是法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勒夏特里。实际上老子的讲述比他的要简捷得多，通俗得多，即：“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我给学生讲课时就说，平衡原理老子早就阐述了，那是老子的大智慧。

◎ ……我们处在极性的世界，非极性世界是极性世界的本源，极性世界的任何事物都要受非极性规律的制约。这种制约的体现，老子就叫“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你怎么运动？怎么跳？跳得越高，跌得越痛。因为



本来是平等清净的非极性本然状态，也就是素朴的水平状态，一旦“朴散为器”就会产生高低不平的极性。就像杠杆一样，你把一端翘得越高，那另一端就降得越低，最终平衡原理促使它仍要趋向平衡。这就是非极性的规律制约着极性事物的运转。“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多余的要损掉，不足的要补上去，这是极性世界中受非极性规律制约的最简单的定律表达。这个定律老子描述得最明了。西方人就叫平衡原理，以勒夏特里的名字命名，已经是在老子之后很晚了。实际上平衡原理是老子发现的，这个规律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包括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制约得死死地。因为极性世界的本源属性是非极性的，所以你不能只看经济发达不发达。经济再发达，如果没有落实到道德、智慧、心灵、人格的提高和完善上，那是一场空，瞎奔波。不懂得这个道理，至死不悟，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仍是一个可怜悯者。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谈不上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建立正确“三观”的人，他的价值观无非就是吃喝玩乐，说穿了就是一种低级的感官刺激，动物性的本能追求。人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开发我们本有的灵光智慧，开显本性。人们不了解具有时空属性的外在世界是什么，瞎追求，从头到尾，一生都在狭隘的观念中颠倒梦想。人们只追求感官嗜欲之乐，岂不知愈追求，层次境界就愈低下，顺着贪欲堕深渊！可惜人们难以认识本能的危害，可怜人们不了解本性开显的广阔和旷怡。人生真正的价值是境界升华的内求，而不是感官刺激的外求。我们的文化由高处往低处走，指的就是由内求转向外求，由追求境界、智慧转向追求感官的欲乐，使得智慧匮乏、道德沦丧，而私心杂念和贪欲妄想却得到了膨胀，离我们的本性愈来愈远，这就是由高处往底处走。

◎ ……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讲的“道”就是零。一、二、三，三生万物，万物的极数对应着“九”，“九”是最大数。你看，古代帝王称他为“九五之尊”，因为“九”是极性事物中的最大数。“零”是极性世界的本源，“十”是极性世界物极必反的回归，是对极个性化极端的否定。极性世界的事物，极化到极端的结果必然被非极性否定，这是极性思维的人谁也驾驭不了的规律。因为极性规律被非极性属性死死地制约着，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例如，当一个人放纵贪欲，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当这种极个性化极端到“九”的结果时，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是因果规律的惩罚，于是又回到一无所有的“零（或十）”位，到头来还是空空如

也。再看，夏至日不长，冬至日不短，日中必移，月满必亏，无一不在否定极端、极化，这正就是“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规律的体现。这个“天之道”正是非极性属性对极性规律的制约，一切极性事物的背后都受非极性世界的实相属性所牵制，圣人们大智慧的认识就在于此。所以，他们教诲人们不要极性化，要中庸，中道，守中，执中。

## 第七十八章 讲记摘录

◎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知能胜，以其无能易之。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柔弱胜刚强，这是老子在非极性境界认识到极性世界的必然规律，也是老子大智慧的一种体现。柔弱与刚强这一对事物，人们都认为刚强者要占上风，但岂不知极性事物受着非极性规律的制约。何以故？非极性的平等一如制约着极性事物的运动变化，这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体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非极性制约，所以长远的究竟地看，柔弱必然胜刚强，这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运行体现着非极性规律制约的必然性。你越极化的刚强，就越被柔弱所屈服，这种规律是谁都驾驭不了的，也是谁都不能够人为阻止的。夏至到了极点必然被严寒所取代，月圆满到极点必然要亏损至无，损至无时，必须又趋于圆满。俗言道：日中必移，月满必亏。这是谁也驾驭不了的极性运行法则，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之必然。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把它深化，最终就达到柔弱者即刚强，垢辱者即荣贵，这就是“正言若反”的根本所在。“正言若反”的“若”字，是指不异、即是的意思，和“大智若愚”的“若”是一个意思，智等于愚，愚等于智，这才是非智非愚的“大智”，也就是超越了智愚极性的非极性之“智”。同理，正等于反，反等于正，这才是非正非反的真正之言（“正言”）。古人也把这句话理解成“正言合道而反俗”，这只是从事相上的表面认识，而不是究竟意义上的根本所在。“正言若反”是老子超越极性的等号法门之应用，一切极性的对待，只要二极相等，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时，就恢复到非极性的究竟一相上，平等一如，无有高下，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正言若反”的

含义。

老子说能“受国之垢”，能“受国不祥”，这不是处于最低谷了吗？能为“社稷主”，能为“天下王”，这个不是处于最颠顶了吗？波峰波谷是极性世界极性事物的必然现象，但懂得了非极性规律的制约，就明白波峰波谷必然要回归于究竟一相的平等一如。所以，波峰等于波谷，这是非极性水体的清净本然。老子站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必然性中，得出“正言若反”的至理名言。“正言若反”，可以应用到任何极性事物上，也是我们驾驭极性世界规律的法宝。比如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正就是“正言若反”的具体体现。修行人为什么要默默无闻地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开显智慧？因为有“正言若反”法则的指引，必然会成就修道的乐趣和境界升华、开显智慧的目标实现。我们经常说的“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正言若反”，只有有智慧的人才看到这一点，眼光短浅的鼠目之辈，怎么能认识这么深刻的道理呢？！

佛陀三大阿僧祇劫勤修苦练，无我利他，为度化众生舍了无数的头目髓脑、江山城池，结果成就了五眼六通、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八大自在、三念处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你懂得“正言若反”的道理和规律，你就在人生的道路上坦然自在，智慧明彻，发大菩提心，追求无上正等正觉，这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第七十九章 讲记摘录

◎ ……“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为什么“和大怨，必有馀怨”呢？因为你仍在极性的恩怨之中，没有彻底解脱。老子有“报怨以德”的说法，这是站在非极性的角度，彻底清除了怨与德的极性对待，也就是说，当怨等于德、德等于怨的时候，就非德非怨，这就是老子说的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执左契”这是老子指高一层的境界，也就是超越极性的非极性境界。在非极性的境界中，就没有人与我的对待了。“不责于人”是人等于我、我等于人的同体不二的高境界。古人是以左是高尚，以右为低下，左为阳，右为阴。“执左契”是比喻站在非极性的高境界中，泯没了极性的对待。犹如佛陀讲的破了我相、人相的对待，

进入了无我相、无人相的高层次，自然就有德了。到了一相非极性的有德之人，就有同体大悲心、无缘大慈心，所以他把天下百姓看作同他是一体，那怎么能苛求别人呢？如果不能到非极性的境界，即使就是和了大怨，那极性的恩怨观念并没清除，所以不能称之为善。从此可知，老子在这里讲的“善”，是指非极性的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之境界。所以，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何为“天道”呢？天道就是真空绝对、一相无相的大道，在这种大道的境界，唯道独尊，唯我独尊，哪有亲疏远近的二相呢？只要谁契入绝对一相的境界，就与天道相契合，此之谓“常与善人”者也。谁能够与天道的非极性属性相对应，天道就常与此人不相舍离，所谓“与道常存”者也。也就是说，天道与谁无二无别，只是一个，就是“常与善人”。

## 第八十章 讲记摘录

◎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不是讲倒退的历史翻转，而是要明白大道的无文字性（“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无语言性、无思维性。“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指不需要用语言交流的高层次，所谓无语言相。“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乃是指无心识分别的无思维相，这是指修道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和《楞伽经》如来讲的无思维相、无语言相、无文字相是相通的，是指无为无欲的道法自然的生活乐趣，处在一相无相的境界。“甲兵”“舟舆”等的二相极性对待根本就不需要，也不需要各种器械的使用，亦不需要国土范围的扩张，更不需要争夺管制更多的百姓和人众，这都是老子讲时时与道相符的圣者以“无为”治理天下所形成的高度文明的表现，也是高境界高层次的一种存在方式。不能从字面来理解老子所说的体道之属性，依文解意，老子蒙冤，必然将大道的描述俗化为社会政治的现象。

## 第八十一章 讲记摘录

◎ ……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明明德；下化众生，亲民；上求佛道要使智慧圆满，下化众生要使功德圆满。智慧圆满就是觉悟圆满，功德圆满就是诸行圆满。菩萨行圆满、觉行圆满者就是佛，“止于至善”者就是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止于至善”。我们这一生的任务就是行菩萨道，这就是人生观，菩萨道一直要行的跟世界观相符合，那这个人生就只有利益他人、利益大众、利益社会、利益十方众生、利益有情无情的一切事物，老子就叫“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就叫正确的人生观。

老天爷的自然规律是什么？只能利人利物，绝不能害人害物。你害人害物，这就与天道违背了，利人利物这就与天道相符合了。那么圣人之道呢？圣人教导我们以什么为正确的人生观？是为而不争。什么叫为？大胆的要为他人、为社会、为大家做一切贡献，奉献自己的一切！但是不争，不为自己争，而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自然界奉献毕生的精力，这就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为而不争。昨天晚上我们讲的是大道之行，那是孔子讲的话，“大道之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自己没有给大家尽上这个力，绝不为自己的目的而尽这个力。你看，圣人的大道都是一模一样的。

明白了我这一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一体一相的无上境界，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生观！那么具体地来讲，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就是为他人做好事，为大家做好事，为社会做好事，为自然界做好事，绝不只利于自己，更不损人利己。而这一生的人生观，就是服务大家、服务社会、服务自然界。这就是昨天咱们讲的欢喜菩萨。

欢喜在哪里？他人欢喜我欢喜，他人高兴我高兴，欢喜在为给他人服务，为众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世界服务，这就是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和价值。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为大众服务的服务器。注意噢！这个身体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那是借来的，这个身体不是你的，这是借下的。是不是借下的？过一百年，你这个身体还能不能用？不论谁的这个仪器，顶多借上一百年。正确的人生观是，这是你借来的仪器，这个工具你就要充分的利用，你就应好好

地工作。“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你这一个仪器用完了之后，你就心里说，我这个仪器没白借，这个仪器我充分发挥了作用。到临终的一天，你心地安然，安然必然对应的层次境界升高。那么，大家都希望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你只要做到这一点，这个正确的人生观树立了，你必然往生极乐世界。现在就要把这个“服务器”用好，这个“服务器”用不好的人，一辈子瞎活了一场，死了之后还要到三恶道上受报去。因为你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为非作歹，危害社会，你经常是害而不利，一为就争，完了，恶报现前，这就不得了了。

◎ ……比如你去弘扬佛法，自己掏钱买的车票，你就心地坦荡得很，这才体现了无我利他的精神，你会感到心地畅快得很。你心里不计较这些东西的时候，心地很平坦，一下没障碍了，就是应无所住。无我了就能应无所住，生无我之心。真到无我之心时，自然就无法，法是因我而有。无我无法，自然就入无生法忍，直至真空绝对的“唯我独尊”。所以，心地法门从初观心到究竟圆满，要害就在无我。有我万法呈，无我才是涅槃境。法我来自人我，人我来自虚妄的我执我见，先破人我执得人我空，再破法我执得法我空。破除人我了脱分段生死，破除法我了脱变异生死，破除二我执的“有”，则破与“有”相对的“空”，明白除有无空，除空无有，便能直下空掉空，所谓空空。越此三空，究其实质，根本在一个“我”字。能直下无我，才能“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 ……老子讲“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就是奉献精神。要有大作为，这个作为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奉献。你能够做出你的所为，各尽所能，就是把你的所长、所能全奉献出来。“不争”就是没有个人目的和企图，不为自己攫取金钱和名利，不为自己抬高地位，而是为大家奉献，就叫奉献的人生。“利而不害”就是一切起心动念、言谈举止，无非是有利于他人，有利于自然界，绝不给主客内外造成有害的后果。更深层次的“利而不害”，那是体现着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天道属性和规律属性。凡是能利益一切有情无情的无为之“作为”，佛陀称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只有这种“生其心”和“作为”才能不给环境留下任何不可逆的痕迹——唯道是从。释迦牟尼佛称为“圣智现量”、“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只有达到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无上境界之圣人，他的奉献人生才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才会“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无为而无不为”，

这就是“奉献人生”的终极体现。

◎ ……奉献的人生就是真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老子讲：“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个“天”，不是老百姓说的老天爷的天，是指自然规律，也就是说自然属性都是利而不害的。那么什么叫圣人呢？智慧道德超出我们凡人的人，达到智、德圆满的人就是圣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为”，就是作为，就是为他人、为社会、为自然界多做有益的贡献，而不为自己去争。

◎ ……老子给我们讲了，要“为而不争”。什么叫为而不争呢？就是要你建立奉献的人生，时时刻刻地想着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自然界而“为”，不要时时刻刻想着为自己而“争”。我们建立奉献的人生，体现了我们本性的属性。你尽量为他人、为社会、为大家多奉献；你有多少才能就展现多少才能；尽量使你的劳动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大家。同样的，你也是为而不争，他也是这样“为”，大家都这样“为”，那么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就像大家今天在这儿，中秋佳节团圆的一样，其乐融融。如果是你贪我争，弄得我们的心神都不安宁，导致的结果呢？每一个人在中毒状态中不知道自己的境界和层次，像抽大烟的一样，拔不出来，越陷越深，成了可怜悯者。

◎ ……我们应该用有限的宝贵生命多为他人、为大家奉献，多为社会和自然界做些有益的事，真正做到老子讲的“利而不害”和“为而不争”，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使自己的生存更有意义，生命更有价值。在这种认识和心态中生活，就会自然而然地有序化我们的“软件”，那么自然也就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 ……再看瞋。现在的人瞋恨心很严重，恶心杀人的，残害动物的，没有慈悲之心的，有些事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干出来的。可见，不学习圣贤文化，科技知识再多，并没有净化人的心灵，完善人的人格，使人性的境界层次没有提高，狼心还是狼心，只是虚膺了高等教育的称号，有些事情发生在教育界，实在是令人很痛心。但是，痛心的不只是这些孩子们，痛心的是孩子们从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受过圣贤文化的熏陶。老子让人们“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你看，圣人伟大不伟大？一个人干什么事情，出发点一定是要利于他人，利于社会，利于大众，利于自然界。你的出发点必须是这样，你必须是对他人、社会、大家、众生、自然界都要有利，而不

能害他们。你看，你的祖先有这么高超的文化，有这么高超的理论。“为而不争”，要尽力作为，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整个众生来工作。“不争”就是不给自己争。你看，你的祖先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明文化。

◎ ……同学们，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追求“硬件性文明”的路，不重视“软件性文明”的学习与修行。全世界的学校里都不重视“软件性文明”的开发，家长不教育子女，整个世界尽是教着叫人们竞争、斗争，尽教的是非人性的东西，没有教导像老子说的“为而不争”，“利而不害”，要为他人工作，为他人着想，为一切众生奉献服务。记住一句话，“活着就是为给他人服务来的”。如果你能够做到活着就是为他人服务来的，你这一生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那你还有什么痛苦和烦恼呢？你的所有的痛苦烦恼都是为你自己着想而来的。为自己着想，得不到了就烦恼，甚至瞋恨，能得到了就贪欲。贪欲心和瞋恨心加起来就是愚痴心，所以，就越来越堕落，堕落哩、堕落哩，把你的“软件”就破坏了。人是由“软件”和“硬件”组成的，把你的“软件”破坏了之后，那你就只有下堕的一条死路。越堕越低，把你堕成畜生、饿鬼、地狱，就越来越可怜了！

◎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给我们讲奉献人生，要奉献。这就是老子说的“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你大胆的要作为，害怕的是自己没有给他人、大家、社会、人类作出奉献，你给他人、给大家越奉献，你的功德就越大，你的智慧就越得到开显；你的境界就越得到升华，你生命的境界层次就越来越高；就能转凡成圣，与观音同一慈悲，与文殊同一智慧，那将是何等殊胜？！如果你越自私自利，就把你生命的层次越堕越低了，就把你拉到小人的地位上了，就与畜生、饿鬼、地狱众生为伍了。如果你能够奉献，为而不争，利而不害，那你就是君子。如果你像水一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你将悟道、证道、成道而解脱自在，与道常存！

你看，文天祥就是君子，岳飞是君子。你看张自忠将军，抗战的时候是一位军长，上战场前就给妻子家人都把书信留好了，说我要誓死保卫国土。你看，打到最后，几乎全军覆灭，为国为民捐躯，真是感人啊！天地有正气，正气就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奉献，活着是为给他人奉献来的，这就是正气。像这样的为国家、为民族、为大家的人，你看，“力，恶其不出于己身”。所以说，为保卫这个国土，为这个战争，我没有出力，这是最遗憾的



事情，最可恶的事情。文天祥呢？元朝劝他投降，让他官复原职，他说他别无所求，只求一死足矣，为国捐躯，死的光荣。张弘范投降敌人，落了个千古骂名，臭如狗屎。文天祥大家都知道，有正气，儒家人叫杀身成仁。杀身成仁的人没有吃亏，为什么？他杀身成仁之后，他下一生的境界升得很高，生命的层次就变了，福德功德都增大了，故不吃亏。因为，生命是连续的。那么，你要宣传圣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我要大胆的为社会多奉献，多出力，但是不为自己来争，不把财货藏到自己身上、家里，这样的人一定最终解脱自在，跳出轮回的制约，从极性世界升华到非极性世界，也就是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北极圈附近有一个民族，叫爱斯基摩人，这个民族的小伙子一年勤勤恳恳地在外面打猎，那里又不种庄稼，北冰洋不种庄稼，就是个打猎么。每一年就相当于中国的春节了，把他一年所有的收获都要放到广场上，叫全族的人都看，看谁的收获多。然后把这些东西平均分给部落里的每一个人，谁打的多就高兴。他的价值、人生观是什么呢？我这一年给咱们这个部落打的猎物多，给大家分的多就高兴。打的少的人呢？就没趣，因为我给大家贡献的太少了。你看，这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现代典范，爱斯基摩人还保持着“天下为公”的思想。

另外，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大家都学过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学了，孔子的这一句话，联合国都采用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整个世界人人都能接受，每个国家都能接受，每个民族都能接受，每个宗教都能接受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当然赶不上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也赶不上老子“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以德报怨”、“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的境界；更赶不上大乘佛法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波罗蜜的境界。但这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这一点达不到，这个人一定会下堕。

◎ ……一提到无私、无欲、不争、不贪、节欲、俭朴，有些人就认为老子的学说是个倒退学说，认为老子的主张是消极的、避世的。这个不对！老子明明确确地讲，要“为而不争”嘛！怎么为呢？你为别人多奉献，你为大家多作为，你为社会多付出。你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人类多付出，少索取，这是你智慧开显的象征，绝不是消极愚昧的表现。没有智慧的人往

往显露出自私自利的“聪明”，岂不知目光短浅、心眼狭小的为我之争贪，正是对“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和“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规律不认识的愚痴！老子提倡的是智慧认识的奉献人生，而不是愚痴无知的无可奈何和矫揉造作的故意作为！

◎ ……那么，《大学》讲的不是外格物，而是内格物。物是什么？物是物欲，是贪图物质享受的物欲。内格物就是格去你的私心杂念、贪欲妄想，格去你膨胀、放纵的本能。不要膨胀自己的私心杂念，不要放纵自己的贪欲妄想，这就叫内格物。内格物跟外格物是合起来的。内不格私心杂念、贪欲妄想，外格物的智慧不能开显。正是我们的内格物清除了我们的贪欲妄想、私心杂念，我们的心才就正了。不然我们的心不正，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短期效应，不顾长远的大局，这样的心叫邪心、黑心、私心、贪心、愚痴心、嫉妒心、傲慢心、瞋恨心。这些不正确的心都要用格物格掉，把物格掉了才能正心。心一正意就诚了，人人都是大公无私，人人都是智慧开显，人人都是为别人，像老子说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我建这个工厂，我要利而不害，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有利于大家，不危害社会环境，不危害任何一个人，连生物也不危害，植物也不危害，这就是老子讲的“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只能有利，不能有害。你看，西方人把那个洋垃圾到处给别的国家输送，连我们国家都有。先进国家把他们这些垃圾都给落后国家输送着去，他是利己损他，也就叫损人利己。他为什么损人利己呢？心不正意不诚了，人心污染了。所以，老子的大智慧，孔子的大智慧，要“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社会要发展，我们应当要有所作为，但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一定是不争，不为自己争，不为我的一己私利，不为一个小组的利益，不为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利益整个人类，为整个大家，为了整个全局的他人。所以，这个里边的道理要明白，要使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都不污染，根本的治理就在人心。所以，古人讲的大学之道，就是让人们明白最大的学问，最高深的哲理，是先从格物致知开始，然后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这么混乱，根本的原因是输入了西方生存竞争的低级、下劣、腐朽的文化，竞争是低层次、低境界的文化。你看，什么落后的、黄色的、腐败的，这些东西哪里来的？都是来自西方的生存竞争。为什么要

生存竞争呢？要最大化利益自身，是自私自利的下劣观念，这是动物界的规律嘛！狼把兔子吃上，老虎把狼吃上，反正你竞争不过我，我把你吃上就是竞争优胜者，至于对方，“那活该如此”！这种理念，谈什么文明？！你说这一种动物界的规律能称得上是文明吗？这不是文明，这是一种野蛮落后的低层次意识啊！把我们刚才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从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入手，体现出“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圣贤高境界的文明，应普化推广到世界上，才是人间正道！遗憾的是把圣贤智慧没有推广到世界上，偏偏地把竞争的愚痴心推广到世界上了。现在是不是竞争？连我们国家都鼓励学生也要竞争，是不是要竞争？不竞争不行了，人家拳头打到你脸上了，你怎么办？逼的你不得不竞争。所以，现在人类社会文明倒退，文明衰落，还美其名曰是社会发展了。发展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横眉冷对，人见人没有友爱之情，没有慈悲之心，没有仁爱之心，全是唯利是图。尽管想着损人利己，时时怀着狡诈诡猾，要说是利他之心却是全无。你看，上至总统首相，下至老百姓，起心动念都是什么？都是想的利益自己。东西方人都是这样，这就是世风日下。

◎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我们要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人都奉献，人人都建立奉献人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奉献人生的受益者。你给他奉献，那他给谁奉献？他不是给你奉献吗？！你只奉献，不索取，那别人也不会与你争。人人奉献天下哪有纷争？真正无私奉献的人，你跟他争什么？无法争，争也争不过，因为虚空中钉不住钉子嘛！

老子非常推崇水的利他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提倡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而不争”的品格，让人们追求“不欲”的大公无私境界（欲不欲），有了大公无私的境界，自然不会受贵重财物的诱惑（不贵难得之货），心灵净化的人和人格完善的人，没有自私自我，故不为自己敛财聚物（圣人不积），尽己之能奉献他人与社会，他不计回报，不图有得，他的心灵和人格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和敬重，结果使他心灵越纯净，人格越完善，境界越高雅，这难道不是他的“愈有”和“愈多”吗？！

## 交龙文化和回归文化丛书

- 《回归自然》(上、中、下)  
《奉献人生》(上、下)  
《交龙文化谈说论》(上、中、下)  
《伏羲与人类文明》  
《老子的道论》  
《老子的大智慧》  
《老子与禅讲记》  
《三教文化古今谈》(上、下)  
《**自然科学与圣贤文化——启蒙讲记汇编**》(上、下)  
《**东西文化互通说——启蒙讲记汇编**》(上、下)  
《心法心悟》(上、下)  
《心悟心法》(上、下)  
《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的要旨》(上、下)  
《**圣贤智慧互通说——以儒家说同**》(上、中、下)  
《**圣贤智慧互通说——以道家说同**》(上、中、下)  
《**圣贤智慧互通说——以佛家说同**》(上、中、下)  
《**东西文化认同说——现代学者文摘**》(上)  
《**东西文化认同说——东西文化比较**》(下)  
《**交龙灵山诗词楹联书信选**》  
《**圣贤的奉献人生**》(上、中、下)  
《**认识世界的钥匙**》(上、中、下)  
《**佛经精句选解**》(上、中、下)  
《**回归文化论谈**》(上、下)  
《**心地法门——开启智慧的钥匙**》(上、下)  
《**净化心灵、完善人格**》(上、中、下)  
《**交龙灵山的精神**》(上、中、下)  
《**佛家经典讲记**》系列丛书(心经、金刚经、楞严经、法华经、坛经、华严经、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三昧经、入法界体性经、诸法本无经、佛说心地观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圆觉经、大般若经选、小品般若等等)。  
《**儒释道经典讲记**》系列丛书(庄子、列子、老子、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宋明理学及心学、历代禅宗祖师语录等等)。  
以上黑体字为已出版的书，楷体字为未出版的书。

# 声 明

鉴于各地翻印交龙文化（回归文化）丛书的现象，本丛书编委会声明如下：

本丛书版权不限，允许翻印，但因社会上流通翻印有的售价太高，引起不良的反应，因为本丛书从未收费，均以赠阅来流通。故，希望翻印者不要牟取暴利，以免影响本丛书的声誉及其所提倡的奉献人生的精神。本丛书编辑委员会对仅收工本费的翻印者表示欢迎和真挚的谢意！

回归文化（交龙文化）丛书编委会

回归文化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 編：張戡坤

本書編委：張戡坤 蔡愛武 李荷蓓 毛曉雅 王麗紅 王建華  
朱 雲

回归文化丛书

# 老子的大智慧——兼論儒釋道文化的同一性

張戡坤 著

---

著 者：張戡坤

出 版 者：光大出版社

EVERBRIGHT PRESS

香港北角錦屏街 45-61 號東發大廈 D 座 14 樓 1403 室

Point, HongKong

承 印 者：西安明瑞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1/16 開

印 張：

字 數：39.6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印 數：1000 冊

書 號：ISBN 978-988-99738-5-8

---

免費贈閱